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二四四冊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二四四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1.87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二四四册目次

子部・小說家類

皇明世說新語八卷附釋名一卷

〔明〕李紹文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明世說新語八卷》提要

皇明世說新語目録

簡傲　排調　輕詆

卷之八

假譎　黜免　儉嗇　汰侈

忿狷　讒險　尤悔　紕漏

惑溺　仇隙

共三十六篇一千五百一十事

皇明世說新語目錄終

附名公校閱姓氏

惺所許樂善　伯生陸應陽　七澤張所望

完三杜士全　咸甫馮大受　眉公陳繼儒

伯還朱本淳　侗初張鼐　景和朱本洽

彥恭杜士基　伯復張睿頫　仁甫林有麟

神超姜雲龍　弱峻甫凌雲

附釋名

徐達亦稱太傅亦稱中山王

宋濂字景濂號潛溪亦稱文憲

劉基字伯溫亦稱誠意亦稱文成

方孝孺亦稱正學亦稱遜志亦稱希古

僧道衍字斯道亦稱少師亦稱姚廣孝

楊士奇亦稱文貞亦稱東楊亦稱東里

楊榮亦稱文敏亦稱西楊

楊溥亦稱文定亦稱南楊亦稱石首

胡濙亦稱忠安　夏原吉亦稱忠靖

解縉字大紳　楊翥字仲舉

周忱字恂如亦稱文襄　王翺號九皐亦稱忠肅

劉大夏亦稱忠宣　于謙亦稱少保亦稱肅愍

韓雍亦稱襄毅　李時勉號古廉亦稱忠文

朱希周亦稱恭靖　薛瑄號敬軒亦稱文清

徐有貞初名珵亦稱武功亦稱天全翁

張寧亦稱汀州　李賢亦稱文達亦稱南陽
毛澄亦稱文簡　劉健字希賢亦稱文靖
蔡清字介夫號虛齋　謝遷號木齋亦稱文正
李東陽號西涯亦稱文正亦稱長沙
許進亦稱襄毅子誥稱莊敏讚稱文簡
商輅亦稱文毅　陳循號芳洲
郭登亦稱定襄　余子俊亦稱肅敏
王恕亦稱端毅　程敏政號篁墩

陳音字師召號愧齋　楊繼宗字子器
章綸亦稱恭毅　丘濬字仲深亦稱文莊
山雲亦稱襄毅　吳與弼號康齋亦稱聘君
崔銑字子鍾　劉鉉亦稱文恭
張元禎字廷祥　王越字世昌亦稱威寧
王直亦稱文端　劉球亦稱忠愍
康莊亦稱恭敏　羅欽順號整菴亦稱文莊
陳獻章號白沙　劉定之字主靜亦稱文安

邢泉字定之　楊守陳亦稱文懿
何孟春號燕泉　儲瓘號柴墟亦稱文懿
邵寶字國賢號二泉亦稱文莊
桑悅字民懌　呂柟字仲木號涇野
魏驥亦稱文靖　呂原字逢原亦稱文懿
陳選亦稱恭愍　章懋號楓山亦稱文懿
林俊號見素　王鏊號守溪亦稱文恪
楊一清號邃菴又號石淙亦稱文襄

蔣瑤亦稱恭靖　周經亦稱文端
張弼字汝弼號東海　吳寬號匏菴亦稱文定
費宏號鵞湖亦稱文憲　梁儲亦稱文康亦稱厚翁
錢福號鶴灘　何喬新字廷秀亦稱文肅
楊廷和號石齋　胡世寧亦稱端敏
孫燧亦稱忠烈　張敷華亦稱簡肅
王守仁號陽明亦稱文成亦稱新建
王瓊號晉溪　舒芬字國裳

徐禎卿字昌穀　楊慎字用修號升菴
李夢陽字獻吉號崆峒亦稱北地
何景明字仲默號大復亦稱信陽
薛蕙字君采　張含字愈光號禺山
都穆字玄敬號南濠　梁材號儉菴
董玘號中峰　霍韜號渭厓亦稱文敏
張孚敬初名璁號羅峰亦稱文忠亦稱永嘉
桂萼號古山亦稱文襄　陸深號儼山亦稱文裕

嚴嵩號介溪亦稱分宜亦稱相嵩
夏言號桂洲亦稱文愍亦稱貴溪
徐階號存齋亦稱文貞亦稱華亭
鄭曉號淡泉亦稱端簡　顧璘字華玉號東橋
楊博號虞坡　孫承恩號毅齋亦稱文簡
王廷陳號夢澤　陸粲字子餘號貞山
趙貞吉號大周　唐樞號一菴
王維楨號槐野　鄒守益號東廓亦稱文莊

屠應峻號漸山　薛應旂號方山
羅洪先亦稱文恭　唐順之字應德號荆川
陸樹聲號平泉亦稱宮保亦稱宗伯
沈鍊號青崖　楊爵號斛山
楊允繩號抑齋　楊繼盛號椒山亦稱忠愍
沈周字啓南號石田　唐寅號六如
徐霖字子仁號髯仙　祝允明號枝山
文徵明字徵仲號衡山亦稱太史

李攀龍字于鱗號滄溟亦稱歷下
王世貞字元美號鳳洲亦稱司寇
李春芳亦稱文定亦稱興化
徐中行字子與　張居正號太岳亦稱江陵
汪道昆字伯玉　申時行號瑤泉亦稱吳門
張佳胤字肖甫　王錫爵號荆石亦稱太倉
張九一字助甫　張位號洪陽亦稱豫章
王世懋字敬美號麟洲　周思兼字叔夜號萊峰

吳國倫字明卿　　　　劉以謙號定宇亦稱文潔
鄒元標號南皐　　　　李多見號思弦
屠隆字長卿　　　　馮夢禎號具區
陶望齡號石簣　　　　袁宏道字中郎亦稱石公
熊劍化字神阿號際華亦稱令君
江盈科號晴淥　　　　孫一元字太初
盧柟字次楩　　　　沈明臣字嘉則
謝榛字茂秦　　　　俞允文字仲蔚

莫雲卿字廷韓　　　　王寅字仲虎號十嶽
陳繼儒號眉公　　　　先君字元薦號中條

編中名姓一見者不在釋名之例

皇明世說新語卷之一

雲間李紹文節之甫撰

德行

太祖召宋濂問廷臣臧否第言善者復問否者爲誰濂曰其善者與臣交臣故知之其否者縱有之臣不知也卒無所毀

浦江鄭氏十世勿異爨食指千餘人田賦各有所司出納絲毫無敢私者諸婦事女工不與家政子孫

馴行孝謹家畜兩馬一出則一爲之不食入國朝曰濬曰洧曰濂曰湜皆以行誼聞　上召見問治家長久之道對曰守家法而已

宋潛溪臨財廉嘗大書其門曰寧以忍餓死不可以苟利生

方遜志嘗臥病絕糧家人以報輒曰古人有三旬九食饑無儲粟者窮豈獨我哉相與大笑而止

方希古磔于市膚骨碎糜詔弗得收其門人某毀儀

客裴厲聲乞子詭哭久肉詐疹擲久骨且笑且罵俟
閒則竊遺骸注于橐而密瘞之

宋文憲不置田宅或勸為子孫計曰貧富豈一家物
哉吾乃所以遺之也

楊榮從　文皇北征與胡廣金純金幼孜迷失道入
窮谷中幼孜墮馬胡金二公不顧而去公下馬為
整鞍轡不數步幼孜復墮馬鞍盡裂公即以所乘
馬讓之自乘騍馬從夜至旦不勝其疲異日謁

上幼孜備奏　上嘉公之義公謝曰僚友之分誼
所宜然　上曰廣獨非友耶何不顧而去也

夏忠靖夜閱文書撫案嘆息筆欲下而止者再夫人
問之公曰吾適所批者歲終大辟奏也筆一下死
生決矣是以惨沮筆不忍下

夏忠靖公與同列飲于他所夜歸值雪過禁門有欲
不下馬者公曰君子不以冥冥懈行

兵侍徐晞少為吏有戍絕勾丁而誤及者其人訴脫
貧無可餽具酒食令妻為而出避之晞絕裾而走
微夜具文移竟脫之明日向其人曰汝何至此

薛瑄致政歸絕糧子惇私慍曰人家好好作官他遽
退休受困誰怨瑄聞之曰我雖困而道自亨也

胡居仁家貧甚鶉衣簞食處之泰然或為之憂則曰
以仁義潤身以牙籤潤屋足矣

夏寅嘗語坐客曰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學一可惜也
此日閒過二可惜也此身一敗三可惜也

楊文懿公守陳泊然自處未嘗求進權貴重其賢欲
援之使所親諭意守陳謝却之曰吾猶嫠婦也守
節三十年今老矣豈白首而改節耶

陳壽延撫延綏與虜戰三勝或諷壽注子弟姓名戰
籍中當有功賞壽曰吾子弟皆不諳弓馬竟不許

蔡虛齋嘗即其臥處自題云命好德不好王侯同腐
草德好命不好顏淵任窮

郤吏莊嘗云願為真士夫不願為假道學

章懋云吾人居常處困無須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
下民到于今稱之語使覺自警振不爲窮困所撓
韓雍監江西巡撫經恭和念陳芳洲爲崇王朗祭墓
下涕淚不已曰士爲知己者死何能報也
劉文恭鉉家訓甚嚴子瀹舉進士使南方戒之曰見
利無苟得也比還閱其衣篋乃喜曰無玷吾門矣
魏比部褒服除當補三月餘不報或謂公不當有所
造請耶公笑曰我一款段馬不數步而僵且歸矣

亦不知何門可造請也
劉忠宣教子讀書兼力農常督耕雨中曰習勤忘勞
習逸成惰吾困之將以益之也
楊文貞年十二鄉人請爲童子師有鄉生携書過館
下色凄甚公問故云有母不能養公曰嗟乎人孰
無母乃分其徒之半與之俾得束修奉母
陳恭愍做范文正置田贍族號思遠莊及卒族人以
公無餘貲舉用還公子恭戴不可曰先人置此以

行義也戴取而私之獨無愧乎
鄒維明博學多藝務爲韜晦偶乘興畫一梅尋悔曰
有一能即蔽一能何乃自表暴耶
孝皇朝或獻戰車之法大司空曾鑑入朝　上問戰
車可行乎鑑茫然無對叩首曰容臣查究三刖對
如初左右爲戰慄鑑色不動及退　上謂侍臣曰
曾尚書至誠他人孰不支離妄對
劉髦會試下第歸過洚水滸一女子髦載歸遣人送

還至則親識絕矣令婦善視伺爲擇婿婿日渠巳
無家吾亦無後正使從人未必勝君殆處二一室後
生大學士定之參議寅之
黃潤玉制行不苟京有富翁僅一女招先生爲宿其
家先生辭或問之曰瓜田不納履也
章文懿爲祭酒諸生尤櫬以母病不得歸省晝夜涕
泣公命之歸或謂例沮公曰至尊以孝治天下不
忍絕其母子之情

商文毅致政歸劉文安見其子孫多賢乃嘆曰吾與
公同處若干年未嘗見公筆下妄殺一人宜乎子
孫若是公應曰實不敢使朝廷妄殺一人
薛西原性好施嘗脫綿襖施貧者或曰焉得人人而
濟之西原曰但不負此心耳
耿九疇還監運使有廉聲嘗臨水坐有童子戲其傍
九疇曰此水何清也童子曰尚不如使君之清
王忠肅翺自遼東還餽遺一無所受其太監者同事

久持明珠數顆餽之曰公却吾餽吾有死矣翺不
得已受之乃密縫衣領間夫人亦不知也後太監
死其任貧甚翺召之令買第宅其人訝問遂解其
珠與之曰值可千金饒置第也
朱裳按山東常茹素遠旬無肉人稱為長齋御史
李時勉因觀燈拾一金釵即書其門落金釵者驗取
越數日有婦人造焉即還之後其夫具幣往謝公
笑曰吾今索謝當不歸汝却之

薛文清嘗曰某二十年治一怒字尚不能消磨方信
克己之難劉文肅曰某平生最受此字之害敢不
奉斯言為師訓
咸寧令李文祥遷職方監司餽遺悉謝却之人以孟
子宋薛兼金為言文祥曰孟子大賢必有所處吾
學過中不敢假以自欺也
劉忠宣致政自為壽藏記叙其平生歷履歲月刻之
石曰恐後人溢美重我地下累耳

毛文簡澄薦賢恒如不及未嘗自言其人知而來謝
則曰余忘之矣
吳廷舉平生篤友誼遊太學時南城羅玘年四十以
貲貢公與之交會玘病痢從者亦死公為煮粥餉
之負之登厠一晝夜十數返不為勞玘語人曰玘
四十年前生我者父母四十年後生我者吳公也
崔銑作南祭酒忤旨罷歸行橐無江南一物因自笑
曰人言金祭酒我今若冰矣

謝思中父死遺之以金思中語人曰吾先人詒我以
此幸得不厭當爲先人廣德音毋徒效守錢虜爲
遇朋友告匱者即賑之
定西侯蔣義有貸其金三斤久弗能償者或曰必致
于理始可得義嘆曰始吾濟其急今責之仁者固
如是乎即焚其券
楊士奇婦家有壞塚世遠無遺骸術家謂葬此後必
貴欲以贈公公曰幽明一理攘人之室而居之其

得者失者皆能安乎
朱恭靖公聞居官以墨敗者必掩面曰此耳聞之過
焉有冠裳而盜跖者耶
御史柳彥輝貸陸坦銀五十兩不立券獨柳子仲益
知之後彥輝卒仲益戍遼陽數年赦還貧甚絲積
粒聚得銀五十兩拜坦墓納金坦子以無券辭仲
益曰若雖不知吾實知之吾翁與若翁知之吾弗
償異日何面目見兩翁于地下也

知州江一麟陞副郎出十金令州民趙姓修官舫比
行公知所費加倍遞取銀六兩扇墨直四兩償之
其妻曰既知十金即當償足其數別以扇舉酬勞
公何靳此江面發赤亟與趙以四金補之趙堅不
受江怒曰是使我不如一婦人矣趙乃受
軒輗涖浙三日一肉食故舊過者留一飯至厚者
方烹一雞聞者驚曰軒恩使殺雞爲客大破費矣
粵西胥廣爲御史歸貧甚居荒村故人按部廣意其

必來訪無所得饌自漁于江故人猝至騶從既過
廣登岸即走踰後垣入衣冠肅客客曰公何汙流
濆髮廣曰適在近村聞公至躡屣趨迎故耳左右
竊笑曰絕似江中打魚人
劉球之弟玭令莆田寄球一夏布球即日封還貽書
戒之曰守清白以光前人他非所望于弟者
張悅爲侍郎有四川監司某者請教公曰川行甚險
州縣卑官携妻帑往者寔以軀命博升斗祿於不

測舉家褻魚腹矣君輩幸毋以微罪斥去之
都督王信不嘗私産曰俭足以久死之後不以後累
子孫者我所遺也
馮俊爲舉子時逐什一之利于山東頗有息視所得
價皆僞銀也俊悉投于河曰無滔後人
李子奇遊維揚有囚當納紙銀于官而無從出窘甚
李欲周之友人笑曰揚州罰贖之人數萬雖罄家
難遍也李曰不然吾及耳目中人耳安問其他

安福劉隶以講學不倦其兄沮之曰子事毋孝事兄
悌矣以講學爲對曰兄視吾外可免悔尤吾視吾
內猶未眞切兄曰審如是老夫當率以聽
潘司空禮歸田舍其盜夜掠之有粟數升一敝衾耳
盜驚嘆叩頭曰使在官皆若公我輩安能亂
王鳳因暴雨漂從父棺父命浮水救之棺轉而壓復
躍以抱再壓再躍扶拽以歸郡守盈曰兒抱棺之
勇可以死孝矣

羅果齋訓子曰富貴非一家物須要看得破
梁儉菴尚書嘗曰秀才讀書不要錢是分內事不可
向人說況欲驕人乎
胡端敏自著贊云瞞人之事弗爲害人之心弗存有
利于國之事雖死弗避三者吾將持是以終身焉
南司業劉髙鄉試報捷悵然泣下曰奈二親何
陳白沙喪毋服闋終不衣錦綉曰昔爲親娛耳
席應珍髫年卽辭家學老氏孝于毋毋死之後祀享

必痛泣或謂親愛既割何得狥禮君是之過應珍
曰吾法當割愛入道然世間豈有不孝神仙
胡鐸督學閩中人稱胡道學又謂小夫子同列有以
術試公者公不疑其詐久之其人曰胡公篤實眞
古君子也
松郡小崑山陳氏者負人三十千不能償爲主人所
逼欲鬻其婦相持而泣右客過之問知其故慨然
曰所負多雖鬻汝婦烏能償耶吾不忍見汝夫婦

生別也贈以三千千拂衣登舟不告姓氏而去

錢塘王琦五十致政不治產值歲祲冬真大雪日僵臥不能出門有唁者曰當路甚重公舉一言何所不濟乃自若如此琦曰吾求無愧于心耳心無愧餒寒無不樂也

尚書楊翥德冠一時隣家搆舍其桷溜墜其庭公不問曰晴日多雨日少也又或侵其址公有普天之下皆王土再過些兒也不妨之句

薛遠歷官大司馬家無長物食無兼味室無媵妾曰少吾事親不足今安恐有餘

吳文定在吏部以喪歸過西偏一曲諸嫂嫗奔避公語騶從曰彼亦貧迫不得已耳吾既不能濟而菫之安可沮其糊口計耶同車述行戒勿行此

盛寅嘗夢有奇樹于家者惡欲併遂私發用之竊而自訟曰豈平日義心不明以致此耶竟三日不飧

景暘與張貢約爲婚貢旋死暘曰禮聘未行已心許矣恐負吾友于地下乎召其子妻之一女以粧匳其友潘準曰可使景女不字乎願字吾子暘乃求姊以從曰廢吾女有所歸埒亦不至無以爲家也

張寧晚年無子禱于家廟曰寧何陰禍至廢先人傍一妾遽云誤我謹節陰隲耳公即日嫁者數人

曹鼐爲泰和典史因捕盜獲一女子甚美目之心動輒以片紙書曹鼐不可四字火之已復書火之如是者數十次終夕竟不及亂

陳茂烈奉使廣東所司致贐乃謝曰我窮時嘗授徒兩泉司尚不欲規利于人況今日耶

梁文康入仕至歸老附郭不增寸土廣州貳守沈尚經曰順德南海番禺梁厚翁無百畝田所有者香山浮坦從化賊巢廢敝不食之土耳

楊文定謙謹小心吏卒亦不敢慢嘗曰士君子一言一行幽明無愧然後無忝乎父母生身之恩

或問楊文貞平日所行曰不能爲善亦不能爲惡

有樂如己之樂有憂如己之憂而已

陳祭酒敬宗遇僚屬諸生極嚴有懷忿而訟之者閣
文襄謂公當具疏辨雪因代爲具草多遷就之詞
公見之驚曰無乃欺君乎或笑曰在法惟奏事不
實耳公曰被誣事小欺君罪大乃具實以聞

廣文李譔不受贄諸生莫銘者取古畫求楊尚書爲
題咏贈之譔曰如此使我市名矣録詩還其畫

楊解山爲御史一載欲告歸侍養其友止之曰御史

三載則得封與何不少待公曰菽水之懽天性之
愛古人不以三公易一日之養吾志决矣

祭酒李時勉坐困首木于太學幾斃太學生石大用
草疏請自代同輩沮之大用奮然曰朋友急難詩
歌鶺鴒况師乎

江彬侍寵驕縱府丞寇涂水獨不爲禮彬銜之日偵
公無所得偵者竊謂公曰提督將不利于公可一
往謝公曰死生有命豈人可爲君得禍謝豈可免

廬陵孫鼎督學南畿每閱諸生試卷雖盛暑或燈下
亦必衣冠焚香朗誦而去取之侍者請先生解衣
曰士子一生功名發軔于此此時豈無神明在上
與各家祖宗之靈森列左右小子豈敢不敬

唐六如在家絲毫不苟其詩有閑來寫幅青山賣不
使人間作業錢之句

蔣性中爲給事歸甚清介嘗駕一小舟入城遇潮落
船不得進二僕牽挽蔣自刺船大爲他舟詈辱二
僕厲聲曰此是蔣給事爾無横也蔣叱家人曰保

哄人此處安得有蔣給事

張簡肅爲郎中有屠人告衙隷易公銀者同官詰之
曰焉知非張衙銀乎屠叩首曰張衙惟有俸銀

蜀劉翁壽嘗夜有盗入翁曰有米十餘升君可取去
肯留一升旦日餉二子幸矣後盗遇翁問曰公曾
被盗乎曰無也曰取公米公曰留一升有之乎曰
無也曰盗即我也公盛德若此忍取公米乎悉還

之翁曰寶刻君子寧取受君不卒却之

劉大臨內艱署于棺陸武惠遺之美材可百金公返其直不得後抵京武惠死矣公呼其子繹授直曰吾以不欺志也

有以諱書求文徵仲鑒定者雖贋物必曰真蹟人問其故先生曰凡買書畫者必有餘之家此人貪而賣物待此舉火我一言阻之舉家受困矣

徐中行為官貧士有所干請度力不能猶強應之曰

柰何令客有慚色

俞中丞諫文徵仲年家也念徵仲貧而才欲遺之金謂曰若不苦朝夕耶徵仲曰朝夕饘粥具也俞公故指徵仲藍衫曰敝乃至此乎徵仲佯為不悟者曰雨暫敝吾衣耳俞公竟不忍言遺金事

華學士察嘗言吾有五不欺一不敢欺天二不敢欺君三不敢欺親四不敢欺友五不敢欺民

王問念父春秋高疏改南部便養其父謚不欲行乃承命繪扇三十握握書一詩曰月日一易之如吾日侍也

麻城劉莊襄贈翁仲倫家貧初婚之夕有偷兒入室公起視乃素識者公曰乃汝耶即檢夫人首飾數件與之命速去許以不言垂老夫人問為誰公曰業已許不言柰何問及

楊椒山在獄時有吏應生者頗為周旋尚書屢禁之勿為動又欲自具草申救故椒山嘗曰藏子血三

年而碧者即地下必有以報應生

萬士亨士和舉進士其父古齋公每遺書曰願若輩為好人不願若輩為好官

尤安禮命其子洒掃執爨問曰大人地從何處掃起

都穆初任南武庫郎啟土得千餘金曰吾聞非其有而取者殃及其身與其得金致禍孰若棄金就安即上疏降 旨留武庫公署

趙樂善守肇慶携二端硯歸有欲譽其廉者趙曰清

獻自携一硯吾實取二心愧多矣人呼爲趙變硯

陸平泉初姓林會試時王華爲松守夢城隍庭于皆
保林若人問之名樹聲明日召林外父李問曰汝
壻平日何爲李曰只是不苟是科平泉會試第一

孫忠烈被難長子伯泉嚙指承血被戈赴義志殲逆
黨以畢先志後官都督哭拜而歿

楊二山性至孝爲吏侍御每朝參畢閉門謝絕拜謁
便服侍毋側盥漱匜盂搔摩扶掖無不親之春且

爲村裝負太夫人逍遥行花叢中笑姿香蔭歡娛
竟日

溫一齋撫浙導人在座邸無與爲歡公父子自娛晨
昏輒奉手談數局對酌大白　以爲常

廣東張璉倡亂犯漳郡諸生汪一清被執賊又執一
婦人至汪視之乃友人妻也因紿賊此吾妹請無
汙之以待贖不則吾與妹俱碎首于此矣賊令汪
及婚并置一空室昏且相對月餘贖歸[illegible]亂

羅一峰家居偶暑客飯不知絕糧也夫人乞鄰得[illegible]
粟數升旋炒旋脫日已酉矣一峰曠然不以爲意

羅倫欲置義田贍族進賢令呂升以堂食錢助之羅
不受曰食以堂名非公可得私者

常熟徐駿少時蓄鴿父撻之遂篤志于學後父亡遇
鴿飛鳴必思親訓涕泣不已人稱爲泣鴿先生

王艮冬日至親所親方以務盥涼水乃痛哭曰艮爲
人子令親天寒盥涼水而不知也尚得爲人乎遂

出代親役入奉養惟謹

錢鶴灘請告門生某守維楊遣使迎公越朞不赴後
始一至諸大賈爭先迎謁公曰病夫來看廣陵濤
莫有起色并一問瓊花消息耳無心跨鶴也遂潛
歸太守追之不得

申瑤泉未壯而仕未艾而相未耆而歸勇退于急流
大隱于鬧市適適爲園休休爲菴署其堂云有賦
歸來順四時成功者退心無毀譽同三代直道而

行海內傳誦

臨江守錢有罪　上震怒亟欲正法吳門相公曰守固可罪第即其郡戮一守如政體何爲一守停刑數年眞仁人用心也

張洪陽曰我無是心而人疑之於我何與我無是事而人誣之於我何與縱火燒空何處着熱風波洶湧虛舟自閒

豫章張相公曰貧莫誇儉富莫誇廉居勢要莫談無

官情處山林莫談負經濟

焦竑曰吾鄉自耿天臺倡道以來多向學者李逢陽楊希淳爲魁桀李以敦篤勝楊以透脫勝皆彬彬君子也兩人生同地學同方歿同時亦甚異

王思質忤分宜下獄多方苦之獨楊比部道亨視獄延款慰存寬其桎梏或以分宜威勢撼公弗爲動

金陵史忠人呼爲史癡女笄當嫁壻貧不能具禮史詭携觀燈同妻送至壻家取笑而別

言語一

太祖欲殺一犯法者東宮欲宥之　太祖問刑部郎袁凱對曰　陛下法之正　東宮心之慈

上虞謝客庵得罪　太祖親鞫之謝抗言文華殿非用刑之地　陛下非問刑之官願下法司

周玄素善畫　太祖諭曰爲朕畫天下江山繪于殿壁玄素對曰臣未嘗遍歷九州不能奉詔惟　陛下賜草規模臣謹依潤之　太祖即操筆倏成大

勢玄素對曰　陛下山河已定豈能復動

太祖微行至其寺見一僧治爨問曰爾僧耶有度牒否答曰眞和尚不用度牒眞皇帝不用玉璽

太祖召浦江鄭濟至京嘉嘆其家法厚賜遣還　高后曰他食指千餘人欲爲　陛下事何所不能　太祖隨復召問汝家十世同居何以得此濟荅曰惟不聽婦言耳　太祖大笑遣還

宋濂在　上前所陳說不爲文飾隱蔽雖問及家事

亦一一道之嘗曰君猶父也天也其可欺耶
國初郊祝文有予我字　上怒將罪作者桂彥良進
曰湯祀天曰予小子履武祭天曰我將我飾儒生
泥古不通煩　上譴呵衆得釋
王天爵舉賢良　高皇問何以治州縣對曰首要得
民心又問何以治郡對曰戒左右無爲州縣擾又
問何以理藩司對曰臣井蛙無遠大之識不敢强
惑　聖聽　上曰謙而婉天爵之對也

新昌梁孟敬國初應聘修元史成遂乞骸骨曰與二
三野老婆娑丘樊野老曰吾輩脫戰征之苦享太
平之福何以祝吾君孟敬舉手曰願吾君恭己九
重存心四海撫天理而遏人欲進君子而退小人
野老曰愈于華封三祝
高帝崩成建文即位燕王來奔喪而不朝謂已叔父
行也給事中龔叔安奏曰彖簡朝天殿下行君臣
之禮龍衣拂地宮中叙叔侄之情

駙馬梅殷守淮南北　文皇正位罷兵入見　上慰
都尉在軍無乃勞乎對曰勞而無功徒負愧耳
解縉幼時藐然有碩大之望嘗自謂曰處其心常在
熙春麗日之間則天下無可惡之人
白昂成進士候鄉先達胡忠安公問處世之要胡曰
多栽桃李少種荊棘
文皇論平交趾功問夏原吉曰陞與賞孰便對曰賞
賚于一時有限陞賞于後日無窮多陞不若重賞

文皇北征命　太子監國　上問監國事楊士奇言
太子孝敬仁明每進御用物皆親封識車駕北
征不敢寧居駕還始即安　上曰此子道當然士
奇對曰古聖賢亦皆盡其當然者耳
成祖偶宣二三給事中至榻前詢其姓名其一對曰
臣姓黃名某由進士出身除給事中　上曰何用
繕陳對曰幼讀睿論對君不可不詳
仁宗嘗問院判蔣用文保和之要對曰在養正氣正

氣完邪氣無自而入又問卿醫效遲速何如對曰
善治疾者必固本急之恐傷其本聖人所以戒欲
速也識者知用文以醫諫
正統初因旱蝗令大臣自陳衆欲歸田以謝天譴東
書郭璡獨以爲不可云非是貪位但　主上幼冲
吾輩皆　先帝簡任受付托豈可輕去只宜戴罪
修省以回天意
李賢啟　英廟云聞　陛下夏不揮扇冬不近爐果

然否　上曰實然賢奏曰　陛下聖質所禀堅厚
如此蓋由體備中和之氣聞宋仁宗亦然臣等受
氣薄者不用扇不近爐不能過也
廣西帥府一鄭牢者老隷也性鯁直敢言山雲毅鎮
守日進之曰世謂爲將不忌貪矧廣西素尚貨利
我亦可貪否牢曰公初到如一新潔白袍一沾汙
點暴終不可湔也公又曰人云土夷餽送之物常
不納彼必疑且忿奈何牢言居官黷貨則朝廷有
重法乃不畏朝廷反畏蠻子耶
章文懿嘗言學者奉身不可好華侈苟好華侈必致
貪得他日居官決不能清白
于少保扈從征高煦罪人既得　宣宗命公數其不
軌辭嚴義正矢口而成大稱　上旨
宣宗御經筵翰林進講二老歸文王章問曰伯夷太
公皆處東海而歸文王及武王伐紂太公佐之伯
夷叩馬而諫所見何以不同講官對曰太公以救
民爲心伯夷以君臣爲重　宣宗曰太公之心在

當時伯夷之心在萬世無非爲天下生民也
宣德間楊文貞退朝閑門謝客楊文敏頗通請謁
上責文敏曰卿何不恤外議文敏頓首曰臣日侍
形庭與天顏相接他人欲見而無隙若不啟門納
天下士兵民休戚孰得而知
英廟患官軍俸闕李賢曰自古國家最患冗食今官
軍有增無減如人只生不死無處着矣

穎州守朱勝淸介嘗言吏貪吾詞不付房獄卒貪義

囚不下獄隸貪吾杖不輕決

楊善使虜也先問　上皇回更臨御否善言天位已
定難再易也又問古堯舜事如何善言堯讓位于
舜今日兄讓位于弟正合古堯舜事

也先設宴餞上皇楊善侍也先令善坐　上皇亦曰
從太師言坐善曰雖草野不敢失君臣禮

劉忠宣以戶侍出經畫戎政或曰邊糧草半屬京貴

子弟此行剛且取禍公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
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俟至彼圖之

錦衣指揮劉敬因石亨進坐有謂敬曾邀亨至直房
同飲欲坐朋黨韓雍曰亨得志時誰不趨聚其門
若以一飯坐罪則曾赴宴會者何以罪之

英廟召王忠肅入文華殿顧問畢見其衣後穿笑問
其故公對曰臣適在部衣此聞命遂不及易臣聞
君命召不俟駕暇易衣乎

孝宗朝有上言山西石膽子益壽者命中官採求經
年不得時王維爲憲使中官曰其物載書中何云
無也王曰鳳凰麒麟古書所載今果有乎

桑悅調州博士丘文莊贈牡丹一種戲曰後當遷洛
陽令對曰明公知未形事豈已飲上池水乎

蔣瑤守維揚　武宗南巡有旨取瓊花以觀公奏曰
此花生于某年爲瑞應至徽欽北轅此種已絕今
止存其名耳　上默然

禮侍業歷轉吏侍禮書姚夔設宴鄭重因曰敝鄉親
友干謁者衆煩公垂念業唯唯亡何姚進太宰業
携酒往賀執盃獻于姚曰今日送鄉里遷先生矣

康海語劉瑾曰天有夏必有冬以歛之有雷霆必有
雨澤以濡之今公威則震矣而恩未舒宜思消長
之道瑾憮然曰直吾兄也未有以此言告我者

胡槩巡撫江南用法嚴刻周忱濟之以寬凡告訐赦
不省或面訐公不及胡卿公徐答云胡卿勅書令

其袪除民害我勑書只令撫安軍民委任自擾耳
舉人王琰嘗以史中諸疑惧質之薛文清如宋太祖
授受事公辭思曰多聞闕疑若此闕之可也
楊守陳語徐少詹曰平昔才無半斗而喜作文飲僅
可數合而喜與賓客燕酣行不能里許而喜游陟
今皆不復爾入朝班滿前皆少年新貴人獨以白
髮青衫廁其後雖未謀引去宦況已索然矣
儲瓘疏薦謫籍遺才丁璣張吉王純敖敏元李文祥

曰與其旋求敢諫之士不若先用已試之人
或言有善讀書不善做官者張悅笑曰此不善讀書
耳豈有遵書本行而誤者耶
弘治間雲南晝晦五日朝命考察雲貴官員林見素
疏災之由繫朝廷不在雲貴在大臣不在小臣
弘治中周文端經爲吏侍上言時政中有黜樂戲一
事尤激後有蹤跡爲此草者以問尚書耿裕曰宜
以實對耿曰吾爲尚書不宜他諉

張懿簡鵬嘗戒僚屬曰處事不忠不明患不公耳公
則何事不可爲
布衣沈鑒能記誦放言自廢人目爲沈瘋晚或問云
今居大位享大福者必有學問有學問者多貧賤
無福何也鑒曰有學問便是福何須富貴
張鉞令清苑有廉名監司旌異之因戒之曰汲水于
盎始非不澄澈久之鮮有不腐者爾信廉矣盍保
其終張抗聲曰水可腐鉞不可腐也

陳循爲首揆學士陳文欲援引以進循難之文嘗于
他所 英廟語循曰閣下缺人辦事陳文如何對
曰文固宜但少歷練欠老成耳文知之詣循曰先
生不能援人又于 上前沮之何也循曰此言密
邇公何由知然則歷練老成者果未至也
余肅敏爲戶部郎嘗有兩勢家爭田未決部檄公理
之甲以其地名與己姓同以爲其家故產公曰然
則張家灣張產耶

逆瑾欲罪平江伯陳瑄之子。李東陽謂瑄有漕運大功，金書鐵券子孫免死。瑾曰：國初功臣如常遇春輩有百戰功，今子孫已無況。瑄不從厮殺，罰何足惜。東陽曰：漢高親定十八侯位次，以蕭何第一。何但供給餽餉不絕，遂為萬世功。設當時餽餉不繼，雖百張良、十韓信，豈能助漢。陳瑄通南北漕運，每歲四百萬石至京師，誠國家萬世之利。瑾默然。

童楓山以僉憲考績北上，遂乞解官。時冢宰尹旻慰留之曰：不罷軟，不貪酷，不老疾，如何可退？先生對曰：古人正色立朝，某之罷軟多矣；古人一介不取，某之貪多矣；古人視民如傷，某之酷多矣；年雖未艾，鬚髮蚤白，亦可謂老疾矣。尹為之動。

劉文靖去國，杜門謝客，然聞六飛出狩，終日不樂，曰：古人處江湖則憂其君，況嘗備位大臣者乎。

翰時初第，王肅敏廷相見其文而善之，意不欲公外補。公對曰：必不我也，誰當外者？王奇其言。

夏桂洲曰：朝廷設言官，當取其風裁，不當取其德量；當取其戇直，不當取其疏通；當取其有廟廊珪璋之器，不當取其有簿書鹽米之能。

高岱嘗論正德間逆瑾之亂政，漢十常侍、唐甘露之黨也；河北、山東、江西、四川之寇，漢黃巾、唐黃巢之亂也；宸濠之稱兵，漢七國、晉八王之孽也；江彬之握柄，漢何進召董卓之釁也。備是數者而國猶磐石，乃知天命有在。

趙大周在京師，何吉陽問曰：大周近來何故全不講學？大周曰：不講。吉陽又問曰：若不講，何所成就？大周應曰：不講就是我成就處。

劉瑾欲殺李夢陽，康海詣瑾曰：昔高力士寵冠羣臣，且為李白脫靴，公能之乎？瑾曰：請即為先生脫之。海曰：不然。李夢陽高于李白數倍，海固萬不及一也。下獄而公不救，奈何？瑾曰：聞命，即當斡旋矣。

李夢陽劾張鶴齡有云：陛下待張氏者厚矣。上

震怒下錦衣獄劉徤從容請其故 上曰他直呼
不諱 皇后爲張氏徤曰張氏指鶴齡也昔漢人曰爲
劉氏者左袒宋人曰趙氏安而苗氏危夢陽所云
若曰張家 天顏悅

正德中楊文襄嘗言今日務在省事不在多事在守
法不在變法在安靜不在紛擾在寬簡不在煩苛

儲璀答林待用云平世用人多循資格感公意欲以
積薪待僕不知當路之見正如太倉之放陳也

王陽明中會試同舍有以不第爲恥者陽明慰之曰
世以不得第爲恥吾以不得第動心爲恥

世廟登極之日御龍袍頗長 上俛視不已大學士
楊廷和奏云 陛下垂衣裳而天下治 上悅

張孚敬欲撤天下學宮聖像徐階爲編修抗疏爭之
孚敬曰有一毫不似吾親即拜他人矣階曰有一
毫似吾親庸可棄乎孚敬聲色俱厲曰若叛我階
曰叛起于附其素不附明公何得云叛

一卷終

皇明世說新語卷之二

雲間李紹文節之甫撰

言語下

唐珣知福州未上任迎公者援故事請先謁潘臬公
曰未成婦而見姑嫜可乎

總制王瓊採甘露以獻因言天旱民饑願以甘露降
祥而感上天以旱乾爲災而恤下民請大賑䘏以
上應天眷茂膺景福

劉忠宣語後進曰居官以正己爲先所謂正己不但
當戒利亦當戒名

景泰時嘗爲銀豆賜內侍爲閧笑又爲金錢 上御
經筵擲地令講官就地拾之稱爲恩典楊守陳在
翰林賦銀豆謠末云願將銀豆三千斛活取枯骸
百萬人黃瑜讀此嘆曰國阜用汰至此極矣

憲宗即位銳意平兩廣集廷臣議本兵王竑曰峽賊
稱亂由守臣失策專事招撫長其桀驁譬諸驕子

愈惜愈啼非流血撻之啼不止遂發兵討之

黄寺丞伯固當　武宗非狩人心危懼公服除或尼其行公題壁曰茅屋石田爲生太拙鶏豕馬革自許何愚蓋有志殉國也

余肅敏嘗曰大臣謀國遇有大利害當以身任之慎勿恣交市恩爲遠怨自全之地

御史王相被閹鑑搆下詔獄朱裳抗疏曰朝廷設御史如齊民畜猫捕鼠猫鼠相持主人其可助鼠耶

朱恭靖爲南冢宰適當考察南科無一人去者或以恭靖爲私公曰使一曹皆賢必去一人以爲公則一曹偶皆不肖亦將姑去一二以塞責乎

楊繼宗守嘉興有勢人子由貲官謀署縣篆大竊將金公至收治追金御史行郡欲出之乃詰公曰盜有失主乎公曰朝廷即失主又詰曰原告何人公曰知府即原告御史有慚色

廖恭敏爲給事時東里楊公當國家人不律者公抗章論之或曰獨不爲楊公地耶曰此所以報公也

焦芳在内閣吏書許進以屢擬不准往訴司禮監言芳之專太監黄中曰女肯請命乎曰未也中曰是宜不從彼實師女有司耳豈容不問

黄仲昭歷選郎十五年嘗曰國朝用人猶農家積粟粟積于豐年乃可濟饑才儲于平時乃可濟用

黄鞏嘗曰人生仕宦至公卿不過三十年惟立身行道爲千載不朽世人往往以彼易此何耶

玄墓山寺門有巨松甚鬱茂堪輿家言當門不利勸僧去之天全翁至山中僧以是請翁笑曰木在門中成閑字僧家正要閑也僧遂止

孝廟每召大臣問安得太平如帝王時劉大夏對曰但得事事皆如今日與臺閣議當而行久之自治

李西涯論節用度如闢河然節一分則上有一分之益廣儲蓄如源泉然積一分則下有一分之利人稱其引類親切

嘉靖初講官顧鼎臣講孟子咸丘蒙章至放勲殂落
語侍臣皆驚顧徐云堯是時已百有二十歲矣聖
心始安
世廟怒御史馬録故入人罪欲坐奸黨律誅之楊一
清曰録無當死之罪律無可擬之條　上從之
楊文襄總制全陜每諭諸將曰無事常如有事時隄
防有事還如無事時鎮靜
嘉靖間議沙汰生員御史楊宜謂督學奉行過刻少

者以文辭見黜長者以齒貌不容沮父兄教子弟
之念驅衣冠爲田野之傭乞加意作養
張文忠與桂文襄同加太子太保文忠獨固辭曰前
星未耀不敢虛當此官特改加少保
嘉靖庚戌虜薄都城求貢錦衣經歷沈鍊力言不可
相嵩及吏部夏邦謨惟阿左右曰若何小吏多談
乃爾公應曰主憂臣辱此其時也大吏不言小吏
懷忠悃者何忍緘默

嘉靖辛酉七月朔日食一分五杪宗伯袁煒言　皇
上以父事天以兄事日羣陰退伏萬象輝華是以
日位旺榮氛祲銷鑠與不食同
嘉靖壬戌冬至日甘露降于　顯陵禮部言　顯陵
二聖發祥之地冬至一陽來復之期斯地斯時
奇逢妙合宜令百官稱賀耶　聖孝感通之徵
世廟諭徐文貞曰君知人惟堯舜與我　太祖耳君
嵩者朕所自簡不才若此階曰堯用四凶後加放

殛　太祖用胡惟庸後以罪誅　皇上始知嵩之
才而用之後因聽子貪縱而斥遣皆無損于明
文徵明名重一時周王以古鼎古鏡徽王以金寶
餽贄使者曰王無所求特慕先生耳盍一啟封文
遜謝曰王賜也啟之而後辭不恭竟不啟
王寅喜于房書策乃字仲房人有薦其贅書者寅曰
非吾事也吾逃儒入老逃老入禪乃今無所逃矣
陞宮保平泉喜購佳紙筆或謂善書者不擇紙筆公

日此謂無可無不可者耳下此惟務其可者

陸平泉不蓄琴客曰昔陶靖節蓄無絃琴君并琴不蓄視靖節又進一解矣平泉曰雖然此近于貪濮自傳王夷甫口不言阿堵物耳

李中谿無子其友慰之曰須知孔子不以孔鯉傳釋迦不以羅睺傳老聃不以子宗傳待嗣而後傳則古今有子者何限也

舊例京官三品始乘轎科道多騎馬後皆私用轎矣

王化按浙一舉人大帽入謁化問曰君冠起自何時舉人應聲曰即起于大人乘轎之年

其令僉監司欲斥之陳渠爲中丞笑曰此地窮苦不比貴鄉畢不滿橐也監司曰盜刼貧家豈得無罪

陸宗伯樹聲請告諸大老送之時李已趙錦皆在坐趙曰觀陸公此行使天下曉得朝廷之上有不愛爵祿之臣李曰陸公實有病豈是爲家忘國之人

陸平泉爲祭酒請告歸時唐荊川以中丞與僚嘆曰公得請未知余何日歸耳陸曰其如西賓病則主人只得放回公乃良醫病勢未愈如何肯放回來

安其嫁女唐順之遺以布被作書曰布被誠質陋然厠于刺繡結綺綾羅玄朱之側如菁蕭土鼓而與朱絃玉磬金鍾大鏞相答響乃更足以成文采如貴介公子既美且都而有一山澤老叟逍遙曳杖其間更足粧點風景不知其爲質且陋也

陸平泉同唐荊川謁陳少陽祠祠額題宋贈秘閣修

撰平泉曰一修撰何加于少陽盍書宋太學生使人興感荊川曰君言固當如沒高宗悔過之善何

李于麟將應召許左史殿卿餽之賻于麟謂徐子與曰昔貢禹賣田以赴彈冠之會未聞王陽出黃金裝其橐 乃左史餽贐盈鎰亦難矣

眞人張彥頫府第災請賜更造給諫黃臣言欒巴噀酒殿廷成都火滅彥頫果有道術曾不能救其家之燬將焉用之

楊博巡撫薊遼防秋畢當還吏書吳鵬沮之曰宣大
重鎮非博不可鄭曉曰博在宣大則宣大安在本
兵則九邊安乃召回
王槐野曰仕路如沙竇以杖鑽之則竅通而明抽杖
則塞此君子貴知命
李攀龍曰不朽者文不晦者心
鄒南臯作仁文會與同志講學或曰會非古也南臯
曰羣居終日宴遊徵逐古耶

李思弦曰古之知言易今之知言難古也蔽而說今
也明而說古也陷而溺今也通而溺古也離而邪
今也洞而邪古也窮而遁今也達而遁
有客讀邵堯夫詩曰征誅揖讓何等也以一盃一局
覰之至耶小矣嗚呼今古豪傑大抵皆然小中見
大大中見小舉一毛端建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
法輪此實至理非干戲論
河南稱天中歲多大水人謂天地意盈耳熊際華曰
不然此天虛懷而地善下
熊際華曰度梅嶺懸車絕壁累騎攫擐如彈珠千仞
神骨俱峭過此盡康夷耳入平處不先示人以易
山殊有意
熊際華曰夢以昨日爲前身可以今夕爲來世亦可
夢餘猶憶舊時事卽謂知已往可且日能道夢中
語卽謂知方來亦可
熊際華謂比干墓云紂疑比干而剖出其心後世無

不知比干之心者乃知聖人正不必有心
中丞胡執禮議增江南役銀給諫林景暘奉使歸力
言當減胡邀飲深夜林起增衣胡曰賦欲減衣欲
增何耶林曰增所當增減所當減議得寢
先典客中條公嘗曰人到墓誌銘完日必非其人所
作之善人到供招定日必非其人所犯之罪
衷中卽爲吳令病免曰以令致病以病解令令致病
令誠苦我病解令病不樂我耶

西湖飛來峰石上多佛像天竺後壁是王叔明書劉
落處孫李子補之方豪慮因江南過杭題曰飛來
峰天奇也自楊總統琢之天奇損矣叔明畫人奇
也自孫李子補之人奇索矣二者乃山中千載不
平疑案李子法官也不斷是案何以服人

鄧文潔曰功名富貴是兩事不要輕看功名世少功
名之士多富貴之士如宋韓范諸公方稱功名

林同卿景暘好賙貧乏每曰與其爲無益以求冥福
不若爲有益以濟生人

鄒南皋論劾張江陵張欲置之死侍郎周思敬笑語
張曰豎子何足圖一金吾校尉多着氣力豎子化
爲烏有矣第天下大事方以府身肩之柰何以天
下之身爲豎子伐性乎且天下將窺政府喜怒也
江陵意解鄒竟免死

吳因之曰造謗者甚忙受謗者甚閒忙者不能造閒
者之命閒者則能定忙者之品

文學

蜀王愛博古　高皇鍾愛之呼爲蜀秀才

仁宗日記萬言詞翰兼精尤善舉業在青宮時每得
試錄輙指瑕疵手標識之以示宫臣曰使我應舉
豈不堪作狀元天子耶

國初宋學士濂以文柄雄視四海會禮部郎博買羣
籍談論風發雷厲嚴陵徐尊生嘗曰南京有博學
之士二人一以舌爲筆一以筆爲舌指二公也

學士歐陽玄評宋景濂文氣韻沉雄如淮陰出師百
戰百勝志不少懾神思飄逸如列子御風翩然驀
舉不沾塵土辭調爾雅如殷彝周鼎龍文漫滅古
意獨存態度多變如晴霽終南衆騶前陳應接不
暇非才具衆長識邁千古安能與于斯

太祖平江西王禕進頌　上曰浙東有二儒者卿與
宋濂耳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

劉伯溫少遊燕偶入書肆見象緯占經閱之默記無

遺騖者欲以遺公公曰已在胸中無勤惠也
劉文成初見　太祖問能詩乎對曰儒者末事何謂
不能　上方食指所用斑竹箸使賦之基應聲曰
一對湘江玉並看二妃曾灑淚痕斑　上顰蹙曰
秀才氣味曰未也漢家四百年天下盡在張良一
借間　上大悅
宋景濂亟稱方正學文曰歐陽少師蘇長公姑置弗
論其餘諸子與之角逐文場不知孰先孰後也

宋濂同孫愼被執愼曰祖讀萬卷書乃有今日公曰
爲我讀書少未知明哲保身之理讀書何爲非
高皇覽琵琶記曰五經四書如五穀家家不可缺琵
琶記如珍羞百味富貴家其可缺耶
王紳幼孤鞠于其兄終讀書慷慨有志操長從宋潛
溪遊宋教爲文章卽能馳騁變化出人意表宋亟
稱曰吾友待制公有後矣
元幼主死　太祖命作文祭之多不稱旨乃榜示朝

門有能撰文者予賞海虞錢畯方蘇後湖遂草一
通以進中有云爾夫天下乃夷狄之所本無我得
天下、乃中華之所固有。　上大喜
毘陵陳濟善記書其子問曰外人云父善記書有之
乎曰然子曰擇一書請父試誦之可乎曰可乃探
朱子成書提一首句濟遂朗誦終篇不誤
成祖巡北有白鵲之瑞　仁宗監國例有表賀命贊
善某撰稿以示楊士奇楊曰甚寂寥且不着題因

改一聯云望金門而送喜馴彤陛以有儀又云與
鳳同類蹌蹌于帝舜之庭如玉其輝皜皜在文王
之囿　仁宗喜曰此方是帝王家白鵲氣象
解縉稱王偁人品在蘇長公之列文亦相類至于詩
則陵轢漢唐使眉山見之未必不避席而煬也
南楊奉命撰御製修國子監碑文題曰重建太學之
碑西楊謂凡言重建者謂既作之後再作也廟學
前元所建非國家事且廟與學二者不可缺一乃

改大明新建廟學之碑

楊溥在獄中十年家人供食久數絕糧又上命叵測日與死爲隣愈勵志讀書不輟同難者止之曰事已如此讀書何用答曰朝聞道夕死可也

吳君思稱楊文敏之文譬之春日園林羣英競秀清風澗谷幽蘭獨芳

曹[illegible]元鼐中會試乙榜不受教職願得煩劇一職自效改泰和典史公暇輒進學不倦復修舉子業其

尹詔之曰可作狀元鼐曰不如是不已

徐武功入翰林不屑詩文凡軍旅行役水利之類無不講求或曰公職在文字事此何爲公曰此孰非儒者事使朝廷一日有事用我雖欲學無及矣

王端毅語人曰吾兒承裕二十三中舉吾不欲其即仕且令靜覽羣書爛閱世務冀他日得實用耳

浦瑾評邵文莊之文其謹重精純得諸宋其雄渾森嚴得諸唐其爾雅深厚得諸漢其近古得諸先秦

周文安洪謨嘗著經書疑辨錄每曰吾爲此錄發經書之蘊正先儒之失破千載之惑雖三公之貴閣之榮不與易也

吳伯通論張汀州寧曰先生今之陸贄也蹇于時頗相類其文集與奏疏並傳無疑

尹直撰　紀太后哀冊中有覩漢家堯母之門增宋室某皇之慟二語　上恒誦不置左右奏曰此尹直所作　上曰朕固知也

尹直自南京入朝時　德王奏請其母妃之國詞甚哀切閣下不能難直曰臣能折之乃爲詞云爾母即吾母吾養即爾養爾以一國養不若朕以天下養也　德王遂服

劉定之嘗稱劉實喜著書尤用意于春秋中夜有得輒童子燃燈起書之如獲至寶

莆田陳俊在戶部素號練達部屬謂諸稿有陳公筆如獻金

楊廉云其自二十六七始見薛敬軒讀書錄國初以
來名公所著求其粹然一出于正未有或之先者
曹月川日事著述座下足着兩磚處皆穿
楊愼年二十四舉進士第一少師楊公設四事詢之
皆生平所未了愼從容酬對本末融貫少師嘆曰
此眞才子
孫榮僖公交初任南駕部每日散衙後僚輩各歸私
第或出訪客公獨退處一室默坐觀書或以爲言

則曰對聖賢語不猶愈于對賓客妻妾乎
楊升菴登眺山寺見雨霽虹蜺下飮澗水得句云渴
虹下飮玉池水斜日橫分蒼嶺霞張愈光曰斜字
猶未稱渴字後一年升菴偶閱莊子遂改睨日愈
光曰渴虹睨日古今奇句
吳文定未遇時受知于徐武功有人來乞墓志公曰
君欲名宦以榮親耶欲傳世之文耶其人言爲親
不死計正欲傳世耳公曰若是則吳寬見秀才其文
足傳世者盍往求之
吕文懿好著書嘗考一事不獲不懌者累昕夕一旦
考得之謂門人曰進我二階殊不若得此可喜
王虎谷云王晉溪才識雖優亦原學力觀其施諸經
濟無一不由平日講覈之素
王守溪欲于進士之外倣古制科之類兼通諸經博
洽子史者亟收之或曰今士子一經尚不能精如
餘經何公曰科目收天下士制科收天下非常之

士如此則無遺才
王元美論國朝習杜者凡數家孫宜得杜肉謝榛得
杜貌王維楨得杜筋鄭善夫得杜骨惟李夢陽具
體而微
逆瑾誅曉諭天下榜文楊李二閣下各作一篇意俱
不愜曰此等文章須史筆兼律筆方得體乃命各
部屬撰上東陽取梁儉菴作云法史能兼可愛
王元美云李獻吉才高氣雄風骨遒利天授既奇師

匠復古手闢草昧爲一代詞人之冠

弘治初北地李夢陽首爲古文以變宋元陋習學士大夫翕然從之其時濟南邊貢姑蘇徐禎卿信陽何景明最有名世稱四傑

何景明天才騰逸咳唾成珠嘗言文靡于隋韓力振之而古文亡于韓詩弱于陶謝力振之而古詩亡于謝人以爲知言

世稱何大復文侵謨匠雅欲騷儷選遐追周漢俯視六朝顧璘曰大復詩雖俏俊終是崆峒多一臂力

楊文襄稱李文正懷麓堂稿云高才絕學獨步一世如大河之源出崑崙至積石至龍門至底柱吞吐百川涵浴日月頃刻萬變而不知其所窮

李獻吉以文雄海內日中無人及閱徐禎卿文大加驚異遂與定交世稱李何亦稱徐李

雷尚書禮無書不讀鄭端簡曉尤留心國朝典章世稱古和知古淡泉知今

王子衡著愼言十三篇顧華玉閱竟曰原五行則先水火辯性本則主緣生語學術以貴經綸而施措則尚神識自我開先特標妙義殆所謂神解之妙不束於教而成一家之言者

王元美嘗云國初之業潛溪爲冠烏傷稱輔臺閣之體東里闢源長沙道流先秦之則北地反正歷下造玄理學之逃陽明造基晉江毘陵藻梲六朝之華昌穀示委蛇之汎瀾大要盡之矣

蔣山卿見祝允明所撰建康覲雲記吐舌曰文不在兹乎偏才曲學眞河伯未離龍門難與言水也

明興自高侍郎以還七言律流而極弊李文正公以太雅之宗尤能推轂後進而北地信陽諸公作矣王鳳洲云文正之于何李其陳涉之起漢高乎

李崆峒作詩一句不工即棄而弗錄何大復深惜之李答是自家物終久還來

文徵明文名滿天下尤長于法書沈石田極愛敬嘗

爲推案曰徵仲庚甲何異乃聰慧若此

胡宗憲撫將士爛柯山酒酣樂作命沈明臣作鐃歌鼓吹十章援筆立就至狹巷短兵相接處殺人如草不聞聲胡起捋明臣鬚曰何物沈郎雄快若是

沈嘉則遊金陵日醉胡姬肆中片語一出豪傑才俊咸遜巡避席謂天上歲星再謫先生亦自任不疑

王元美論七言律詩雖復盛唐代不數人人不數首古惟子美今或于鱗驟似駭耳久當論定

王元美贈徐子與長歌十絕句錄寄李于鱗適盧枏在于鱗郡齋把玩不覺神竦謂元美海內獨步茂秦瑣瑣水彊十倍不及也

周思兼年十八爲諸生才氣橫溢下筆千言不休嘗爲古詩歌陸文裕公見而奇之曰吾年二十發解時不辨生此語

汪道昆架上牙籤不啻萬卷客睥睨久之公曰無若其多聊備檢証人生所用書只須熟數種足之漢高取天下其最屬意者不過[illegible]少耳

我朝文章議者謂自李何而古至于鱗伯玉而精至元美而大

徐獻忠每見詩文之佳者曰此人肚內有丹

徐霖長于樂府　武皇南巡召見行在授以供奉官兩幸其第賜其堂名宸幸每御前揮灑或作長歌不加點綴辭意瑰麗人以李甫仙縹古宋擬之

李于鱗闇操謝榛詩示同社曰有布衣君此衆大駭

曰若布衣耶大是行家中人因拉入社

張四知夢張平子語之曰吾宗之彥在子矣寤而嘆曰嗟乎天將畀余窮愁著書耶乃所居環堵堅鐍其户戒門者毋通賓客月坐一室著述自娛

魏顯甫著楚史七十六卷時楚人何其亦爲楚史或言二史當合者顯甫意不懌曰五色可合縞白不可合也毋巳寧儉吾史乎

吳維嶽曰元美見答三絕校閱委頓將披誦可作益

氣散

張司馬時徹最善屠長卿文曰他人敏則淤遲則澀或下筆千言矢口無味或數語累月務爲刻深敏而不淤遲而不苦吾得屠生矣

王夢澤稱郭桐岡詩雄才捷勝異致通徹應景摛詞詞非補假酌形敷象隨適生成

宗臣嘗曰朝廷可使無文章之士則靈鳥不必鳴岐山而麒麟爲檮杌

莫如忠語客曰淵明犬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摹寫鄉村景色眞千古絕唱其舊有一聯頗亦可意客請之曰午屋雞已下趁花蜂未還

袁履善詩辛曰詞刻後進效之藉人目爲松江派王元美一夕與諸名士宴集競賦古體元美曰不然可擬袁履善體移時方成惟元美賦得羅漢一篇酷似其十一語云民脂盤十災在座無不人一王

袁中郎曰宗頭有焚書一部愁可破顏病可健脾

可醒眼甚得力

鄒智居龍泉菴貧無繼晷之給掃樹葉蓄之焚以照讀書達旦如是者三年遂成大儒

王元美論盧次楩之文是一冨胡羣𤦡悉聚所乏閒

朱公通融出入之妙耳

王世貞曰歌行之有獻吉也其猶龍乎仲默于鱗其猶麟鳳乎鳳質而龍變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熊令君曰文至六代衰穢甚矣韓昌黎談笑而反之

六經當年目爲平平而後乃稱奇絕以告繩纆馴而以語皇甫華則不懌蔽于鍾而頑於龍蚘者人情也

先君中條公著書數十萬言王鱗洲曰虞卿非窮愁不能著書古之士不遇有書足傳幸矣

陳繼儒曰讀未見書如得良友見已讀書如逢故人

陳繼儒曰幽居之中修竹名香清福已備如無福者定生他想更有福者佐以讀書

政事

洪武初楊卓為廣東行省員外郎有兵卒二十人入山伐木二卒邂逅一婦欲亂之不從即共殺婦婦家訴行省有司參政者悉捕二十人拷掠皆引服楊曰殺一婦安用二十卒細察詞色止罪二卒周曰員外何料事之審楊曰二十人存心宜善惡異如皆在即不能亂況殺之乎

韓文為留守尚書歲凶死者相枕移咨戶部請預支俸糧戶部以未得命為辭文曰救荒如救焚民命在旦夕安能忍死待耶遂發米六千石以賑

陳鎰巡撫陝西用法寬平民親愛之民之父母及身有疾者發願為鎰舁轎不辜醫藥祈禱輒愈一出行臺人爭舁之雖禁不息

章楓山[illegible]時惜不得做臨武知縣外官只有知縣可做以其親民惠易下及也

大司徒余子俊上言邊務宜用車戰謂運有足之城

策不飼之馬灼然可行

楊文敏朝回與客談疏廣傳客舉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之語稱其賢公曰事君竭忠盡力生死不計顧取老氏之言為身謀哉公退客曰聞公早年志不肯下漢唐宰相于此可見

夏忠靖治水役夫五十餘萬公布衣徒步盛暑揮蓋去曰衆赤體暴日中吾何忍

謝侍郎鐸稱黃仲昭在文選每見其喜則知賢者得進見其憂則知小人不得退十五年始終一節

阿魯台遣使納款請并女直吐蕃聽約束廷臣多許之獨黃淮曰此虜奸謀使各為心則易制并之難圖矣　文皇曰黃淮如立高岡無遠不見遂不許

劉繵按閩民有隨母出嫁者刲股療繼父疾有司以孝聞繵判曰棄本姓而冒他姓義已不明虧父體以濟父讐孝則安在

孔鏞守高州有盗嘯聚山谷孔匹馬入其巢開陳利

害盍感悟酋長百輩從公來中丞韓雍欲盡戮之
公執不可曰吾許以不死招撫而來君殺之是誘
之也不足伸威祇敗吾信
何文淵守溫州有兄弟鬩于婦言爭財搆訟者何判
云祇緣花底鶯聲巧致使天邊鴈影分兄弟泣謝
袁政令遂安未視篆夢小兒數十輩皆血淋漓挽令
衣覺而問諸父老荅曰此邑生女不舉恐費貲粧
也即日下令嚴禁後邑中生女皆名袁留

天順間北虜出沒河套爲邊患秦紘受命往議方畧
奏言搜河套復東勝皆事勢所難惟收新軍以實
邊選土兵以助守不但可責近效抑亦足爲長便
吳人徐某以貲爲太學生持其兄某陰事揭之途兄
坐罪王廷爲守廉知其事曰兄不義而橫于家弟
不諦而播諸國其兄已晃錮對主伍吏某安得儼
然因以爲利大冠若箕乃奪其太學生
高煦反楊榮勸　上親征　上有難色問夏原吉對
曰臣昨見命將而色變退語臣等而泣在廷如此
臨事可知宜卷甲而往一鼓可平所謂先聲有以
奪人也楊榮言是　上意遂決
王驥征麓川直抵金沙江西諸酋震怖曰自古漢人
無渡金沙江者今王師至眞天威也驥遂勒石江
上誓曰石爛江枯爾乃得渡諸酋聽命遂班師
雍泰副晋臬有千戶書英誣收謀逆百餘人鎮巡將
坐賞以聞公曰人命至重若出誣收可謂賞一奸
殺百良矣

高岱云趙充國不用辛武賢決征之策屯田以困先
零韓雍不用諸將久困之謀深入以破藤峽地利
夷情眞有同事而異形者
廖道南曰予爲編修時値楊邃菴柄國見其奬拔善
類練達事幾每奏報虜情羽檄旁午一夕十疏口
占指授悉合神筭
魏文靖在南都法司因旱恤刑有王剛惡逆訴究或

以爲年少欲緩之公曰此婦人之仁天道不時正
爲此也獄遂決明日雨
英宗北狩　郕王監國時于少保定議不欲急君遣
人謝之曰荷天地祖宗之靈國有主矣
馬諒任京省少恭民有惑于後妻欲置子于法者公
諭其父母曰昔夫子誅少正卯而有不孝以教令
不明也爾子有悖德乃吾屬教令之失非由爾民
之罪其父母感悟請釋之遂爲孝子

盛杲爲縣令有盜數百夜劫庫杲潛登庭樹貯朱墨
二缶俟盜出入濡筆灑其衣明旦閉城門審命還
者曰衣有迹者悉捕之不失一人
喬白巖爲留守尚書時寧藩謀逆聲言取南京兵已
至安慶白巖日領一老儒一醫士所至遊燕較奕
審觀形勢險要外若不以爲意者一時矯情鎮物
有費禕謝安之風
楊子器歷三縣俱有惠政兒童婦女皆知公名迹公

異政爲嘉話公嘗曰但官負民耳民何負于官哉
劉忠宣進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敕使臨門携二僮
以行兩廣人士聞公來如饑兒之歸乳母
王都督信奉命督漕即日上道語人曰荷國厚恩未
能報稱此行當以江水洗滌肺肝少盡區區
黃綬巡撫延綏見飲馬婦片布遮其下體公曰嗟乎
士之貧至此極乃驅之戰守耶令預支三月糧
沈希儀出兵多齎私財以行有先登與斬首者就陣

給賞不失頃刻公嘗笑曰人以貲財積賄賂博官
我以貲財積首級博官豈爲非計
虞謙爲大理卿讞獄必得其平大辟尤致慎曰彼無
憾我無憾矣
劉玉改南京僉都提督江洋聞宸濠反即傳檄遠近
同興義舉有曰即暴齊民尚能奮孤城之勇子房
韓相豈可忘五世之恩毋惑流言自貽顯戮
蔣瑤知揚州值　武宗南巡出漁得巨魚戲言可直

五百金江彬請以畀守令令如數輸直琎獨脫其
妻簪珥及數縑以進曰臣府庫無錢自辦此耳
上笑而遣之

逆濠搆飛語將甘心胡世寧孫忠烈明其無辜坐以
輕罪錢寧與濠交通欲殺之以快濠楊一清偶遇
寧于朝曰寧藩外論殊藉藉奈何爲之報復欲死
言者寧攫然曰此豈寧所得爲乎公笑曰第保全
胡世寧令其生還則物議自消矣胡得末減

武宗駐蹕太原有儀賓坐殺人下獄者賂江彬矯詔
赦之張璉時爲繡衣曰天顏咫尺憲臣不親奉
詔旨其孰敢信儀賓竟不免

康陵好佛自稱大慶法王外廷無敢諫傅文毅珪佯
爲不知者執奏孰爲大慶法王敢並至尊大不敬
當誅詔勿問

世宗謂暹卒不肯用命令取銀三萬兩犒之徐存齋
曰春防既賞秋防將引爲例賞不爲恩不賞適以
生怨不若足其糧餉賞則以待有功

淳安令海瑞抗直不阿上官時鄢懋卿以鹽法都御
史巡行郡縣所至叱咤風生懋卿妻從行爲裝五
綵輿令十二女子舁之令長以下皆膝行蒲伏比
至淳安供張甚薄瑞復抗言縣小民貧不足容車
馬懋卿怒甚知其不可辱斂威去之

徐文貞公柄國榜于座曰以威福還朝廷以政務還
諸司以黜陟還公論

川東故有禹坊會撫公阿寵臣陸某意檄所司爲其
遠祖宣公樹綽楔制視禹坊特敞張四知時僉蜀
臬斥之曰宣公雖名臣功高神禹耶亟縮之毋累
宣公爲也

施閏司理平樂郡產蓮酒上官恣取無度公曰雖涸
江水爲酒不能給也因作詩以諷自是少索蓮酒

李攀龍出守順德或問所以守順德者于鱗曰使吾
僕僕途道事嚴容拳鞲鞠腃睨上官之色而進之

則俱不能晨興坐堂皇揖屬吏考計延見鄉老問
疾苦為興除脫若承蜩矣
逆濠有鶴帶牌者民家犬噬之濠牒府欲捕民抵罪
南昌守祝瀚批曰鶴雖帶牌犬不識字禽獸相爭
何與人事
醴泉有饑婦剝觜食者邑捕之將磔之市徐聰為訓
導泣曰剝觜救饑今磔之是以饑易饑也令釋之
華民有失水得救而仇其人熊神阿判云此真風波

之民一日風波十二時人心無常天地反覆重門
襲室難道無敧檣折楫之時
時有娼婦訟其女為梟熊令君判去是鴇非鴇毋可
告女烏在女之不可使男訛言交亂誰知烏之雌雄
今之是非大率類此

皇明世說新語卷之三

雲間李紹文節之甫撰

方正

東莞人王成構亂何真舉義兵除之久不下真募人
能縛成者予錢十千成奴縛之以出求賞真如數
與之使人具湯鑊舁諸轉輪車上成懼謂烹已也
真乃縛奴于上烹之督奴妻炊火使數人鳴鼓推
車號于衆曰四境毋如奴縛主以罹此刑也

姑蘇王賓獨居陋巷郡守姚善往候見舍車躬詣門
賓問為誰應曰姚善乃開門延語及賓報謁而府
門再拜而返善自邀還辭曰非公事不敢入也
鄭克敬以廉受知　高廟嘗賜宴不食飲光祿卿以
聞上詰其故對曰今日臣父沒忌不忍食酒肉上
曰尊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況君命乎對曰臣聞
有父子而後有君臣
顧佐為應天府尹剛稜不撓吏民畏服勳戚斂手議

若謂其類包孝肅之知開封

周新爲御史彈劾敢言貴戚畏之目爲冷面寒鐵

周新見同列有過面責至無所容人以爲太甚輒抗聲曰責善朋友之道也苟阿諛何取友爲

景清過淳化主家有女爲妖所憑清宿其家是夜妖不至去却來女詰之曰避景秀才女告其父父追及清懇之清書景清在此四字令粘戶妖絕矣

歐陽韶爲御史　高皇乘怒欲殺一人同列莫敢諫

公趨進跪舉手加額連呼曰　陛下不可　陛下不可天顏爲霽其人得從輕典

周是修平生負氣節嘗曰忠臣不以得失爲憂故其言無不直貞女不以死生爲慮故其行無不果後是修死難卒償其志

劉璟偉貌豐髯論說英侃　太祖愛之金書除姦摘佞四字于鐵簡賜之令糾不正者時都御史袁泰奏事忤旨璟當大廷擊其項舉朝憚之

成祖欲廢太子楊榮諫不聽召張信問之　信言太子仁孝國之本不當廢　上曰如爾言我何以有天下爾何以從我信曰欺心事只可一作耳

孔約教諸　皇孫　太宗賜一小荆杖出西番柔韌可屈伸曰犯者以是撻之他日　皇孫有過約以拳連擊其首是夕　皇孫熱作　上召約責之約曰此　陛下命　上怒曰何不用吾杖約厲聲曰昔漢明帝尊師重傅　陛下奈何以教子罪師

國初一　上舍任左都掌院羣屬怨之約二三新差巡按者請教掌院者厲聲云出去不可使人怕回來不可使人笑羣屬凛然

檢討陳繼爲一婦人志墓已刻石矣有客詆此婦不孝繼即率童子碎其石曰吾豈妄譽不孝婦耶

永樂中有幼孫戲祖母者論當死刑部主政李厚曰童稚無知豈有惡逆施于親愛者坐之重辟枉矣遂上疏諫不聽繼以泣　上怒謫厚安南厚忻然

就道曰豈敢殺不辜以媚上耶

陳祚三上書三繫獄吳文定曰陳御史忠義之心剛
大之氣踣而復奮幾死不悔

西僧大寶法王來朝　文皇命夏原吉拜之原吉曰
王臣雖微序于諸侯之上况夷狄耶長揖而已

陳完舉鄉薦任涇縣教諭有清節適縣官送白金修
學完詢其所由來知爲贓罰曰吾聖人有靈決不
欲以此物修其宮即返之

定西侯蔣義剛毅忠信互忿不決者卒曰蔣公正人
也往質之比至義出一言折之兩悅服無後言

王振問楊士奇吾鄉人誰可大用者士奇首薦薛瑄
振即擢爲大理寺丞比至任士奇勸詣振謝瑄曰
安有受爵公朝拜恩私門耶竟不謝

楊瑛弘治初爲給事中嘗夜出遇貴璫爭道不恭批其
頰璫泣訴于　上　上云知是長楊何不讓之

薛瑄授御史內閣楊士奇等令人邀瑄欲識一面瑄
曰某忝糾劾之任無相識之理一日三楊于班行
中尋識之曰薛公見且不可得况得而屈乎

禮侍章敞使安南黎利賂以金珠異物堅却不受利
死朝廷以其子麟權署國事復命公往諭關吏曰
此天使即前却金者再來矣

林俊論劾僧繼曉內侍梁芳疏成赴通政司投之語
納言張某曰請屏人視張閱竟笑曰君能言人所
不能言吾輩愧之然雷霆之下恐未易處再思之

俊曰吾思已三矣云再也疏竟入

黃福持正不阿宣德初命觀戲曰臣性不好戲命圍
棋曰臣不會圍棋問何以不會曰臣幼時父師嚴
只教讀書不學無益之事

祭酒陳敬宗以不見內侍之故一任十八年王直爲
冢宰欲以司冦轉陞從容示意陳曰豈有與天下
英才終日講論道學顧以桎梏之徒見屏何哉

雍泰居鄉族黨有犯法者必告有司曰某是某非泰

原缺第七葉

無爲雍其屈法
景泰間內侍善增恃寵驕縱大臣有候其生日持贈
拜賀者科道論劾章既成林聰對衆復增二語曰
復起羣邪趨附之風大開小人奔競之路
正統時內侍王振跋扈王尚書直遇振未嘗少降詞
色同坐時直曰太監職四品我尚書二品岸然據
尊席振無如之何
司禮監黃賜毋死省寺監苑無弗往弔翰林獨不往

侍講徐瓊言于衆曰時且如此獨得不往乎陳音
怒曰堂堂翰林相率拜內臣之門天下其謂何斯
文其謂何詞氣憤激言者大沮
章文懿立朝凜不可奪自號懿夫或勸之少貶公曰
在我者有義與命在彼者我不知也
陳敬宗爲南祭酒奏績之京時貴有柄國者欲收之
門下托公同年周忱達意公曰敬宗忝爲人師表
而求謁中貴他日無以見諸生竟不往

侍公改北學公不可曰是亂法自我始矣
陳恭愍按江西屬吏有過爲乎諂者公曰妄自尊大
吾不敢也悅不以道吾不願也
魏文靖請老至京大學士陳循其所取士也請曰先
生雖位冢宰然未嘗立朝願少待事在吾輩文靖
語人曰渠將朝廷事爲巳事耶竟致仕去
王璡爲寧波守自奉儉約一日見饌兼魚肉大怒命
撤而瘞之世號埋羹太守

王忠肅爲冢宰仲孫以蔭入監將應秋試有司以印
卷白公公曰汝才可登第吾豈忍蔽之但汝本有
階設復倖中則妨一寒士矣裂卷火之
東楊晚年溺愛其子稷所爲多不法事嘗與鄉人爭
墓地交訴于朝法司不敢決請于士奇士奇心庇
其子曰往問鄉友羅汝敬法司從之羅正色曰吾
不知其他但每歲見鄉人上塚耳
閔司寇珪讞獄不稱旨　孝皇怒甚諭劉大夏曰爾

第云古昔何人斯此執法大夏對曰嘗聞孟子云
舜爲天子皐陶爲士執之而已

王翺典選外孫賴某欲得給事中 而夫人言之後選
縣令大不樂夫人咎翺曰身爲冢宰不能庇一外
孫耶翺正色曰婦人安知大計賴生年少登科爲
長令千分過矣知肯留心民事吾位可到何榮一
給事乎

羅文莊公歸養仲子乞書謁選冀得南缺公曰數字

不足惜惜詔義命二字不負生平訓汝謂何乃有
是言竟不許

楊文貞欲識吏部郎李賢示意南陽守陳正倫因邀
往見賢不肯曰無一面之雅而造門是求知也

南楊在內閣其子來京所過州縣無不餽遺惟江陵
令范理不爲禮公異之薦爲德安守或勸理宜致
書謝理曰宰相爲朝廷用人非私于理卒不往

孫文僖淳性敦介門生尹華亭以雲布寄淳不受囊
之曰古之爲令拔葵值矣今之爲令織布添花吾
不用妖服也

王忠肅奉 詔[illegible]于鹽山有司承媚多列屋若干
翺悉拆去之曰非 詔旨也

劉大夏忤逆瑾下獄有教公行賄者公曰如此而死
止累一身稱貸免死則累一生且累子孫矣

弘治初馬文升掌內臺奉 上耕籍田教坊司以雜
劇承應或出猥語文升厲色曰新天子當知稼穡

艱難豈宜以此瀆亂宸聽卽斥去

何喬新致政楊宣慰致金銀爲壽并獻名梓可爲棺
者皆不納或誚其好名何曰戒之在得正今日也

儲瓘在吏部覈選人才考註臧否無不曲當一時人
士竦然或曰儲君陽秋可畏

姚文灝自謂平生所能者三毀譽不入請托不行賄
賂不通而已

逆瑾專權京官見之皆跪諸翰林約謁瑾止長揖已

而入見前二跪若何塘奮髯曰先設不跪何又跪
也瑾問言者誰塘云河南何塘
楊繼宗守嘉興去日張皁送之曰楊伯想清白者僧
猶有金可抑公治郡始終無一足跡叔衣及門者
呂涇野家居有客爲欑與持三百金求公文公曰人
心如青天白日不意視如鳥獸客慚而退
江彬遊幸至揚州傳旨欲選繡女蔣瑶爲守曰揚
州止綉女三人江問何在蔣曰民間並無其有親

女三人朝廷必欲選可以備數江語塞
何廷秀使淮西巢令閻徽以嘗師其尊公贈以白金
廷秀却之徽曰吾以壽吾師非贈君也曰子欲壽
吾父因他人致之則可因吾致之則不可
楊石淙云數十年來大臣以直道去位爲時望歸者
兵部尚書河州王公吏部尚書曹南李公三原王
公不二三人河州謂竑曹南謂秉三原謂恕也
林聰被劾欲以奏擅選法論死尚書胡濙驚曰聰

至死却公論何郎移疾不出朝廷遣使來問對曰
老臣本無疾聞欲殺林聰心悸不安耳即命釋聰
中官金英奉使道南京公卿俱餞之江上獨薛文清
不往英至京言于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
倪岳爲冢宰極有風力嘗買一錦衣官之宅堅不受
價但云有鹽在淮上乞一書與張都堂獲支足矣
時在淮上者張敷華也張得書云我知倪冢宰風
裁第其老矣行且謀歸不能屈法以奉也

陸瑜爲司寇適衛卒誣指揮李斌弟健謀反錦衣門
達煅煉成獄三法司莫敢異論公獨明其寃達怒
語侵公公曰法司所執者祖宗之法耳吾何敢
舍所執法枉人滅族之罪
吳廷舉宰順德時有都御史召見曰順德大璫某者
屬我修其家廟縣令可理葺之吳曰今非有舊例
新恩一夫不敢役一錢不敢費也
江右撫臺居者多病孫燧至藩臬請改建孫曰有理

人無知地止移後堂向前數尺檻下得一古鏡背
刻昭明光運忠扶日月等語爲公死忠先兆
景泰間編修薩奇報易儲宜勸進祭酒劉鉉曰國子
監諫止則可勸進則不可
閹宦汪直以權幸延攬名士聞楊繼宗治郡名往吊
拜起手捋公鬚曰比聞楊繼宗名今貌乃爾公曰
繼宗貌陋但虧體辱親未之敢也直不復言
雍泰起副都御史時劉瑾當國卿佐遷除厚賂行謝

鄉人喻公公曰進退在天若奈我何
何大復師御史其客死京師權倖廖鵬者賻之棺謂
可結縉紳懽大復曰御史生不苟受奚爲受汙地
下耶乃約所知共賻金歛之竟却其棺
景暘在經筵每進講必先夕齋沐曰咫尺尊嚴不敢
不敬也
武宗將南幸人情危懼舒國裳約同志上疏乞留家
宰陸完出危言沮之公舉酒酧之曰匹夫不可奪

志吾輩乃爲大臣所奪乎疏竟上
寧藩謀不軌召都御史孫燧大罵曰我何負于汝奏
我七疏孫曰朝廷何負于汝汝反耶
逆濠煽惑朝野以目聞屠簡肅僑按江右謂所親曰
柰何令此強項御史來耶
屠應埈典試江右閣臣有屬其三子者屠曰國家百
七十餘年惟貢士之法秉公不廢耳茍徇私請安
用試爲遂行至則夢人有以酖進者辭不受覆地

地墳覺曰寧墳毋亂卒無所私
陸粲夜草疏力陳張桂二相之橫方屬草鬼嘯于庭
公叱曰非二氏家鬼耶何自阻我草具亟上之
馮御史恩以彗星見論劾輔臣謂張孚敬根本之彗
汪鋐腹心之彗方獻夫門庭之彗　上怒逮下詔
獄適汪鋐遷太宰以例會審南闕門汪令校卒持
公轉膝面之公即起立不跪辯甚強項觀者嘖嘖
嘆曰是御史鐵膝鐵口鐵膽鐵骨相傳爲四鐵御

史其子行可年十四刺臂血上疏得減戍
陸文裕公督學山西時晉王愛幸一樂工其子學讀
書前任督學考送入學公到任黜之晉王言之再
四公云寧可學校少一人不可以一人汚學校
陸深為講官一日講罷面奏曰今日講章非臣原撰
乃經閣臣改竄者　陛下有堯舜之資當令諸臣
各陳所見則聖德日新
李夢陽督學江右渡江有司請祀水神公怒命從者

縛神投諸江曰以水神投水得其所哉得其所哉
李應禎以中舍供奉　上命繕寫佛經李奏曰臣聞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未聞有佛經者
文徵明為翰林時上相楊公以召入文見獨後楊公
曰生不知而父與我友耶何後見我文毅然曰先
君子棄不肖三十餘年以一字及者不敢忘也故
不知相公與先君子友也竟立弗謝
黃端肅事前有五神廟欲毀之未幾病瘡危甚咸謂

黃輕言毀廟黃聞之曰吾與五神不俱存吾存廟
必毀神能死我廟存矣數日瘧止黃曰不可失信
于神遂毀之
王幹被誣罰運木石贖罪乃躬自負荷或勸其令子
弟代之曰此輩未嘗受吾富貴安可以勞苦及之
或俾隸卒曰非其罪也自竟其役
馬遂令昌邑麤衣糲飯淡如也其妻乘間言居官而
貧若是遂怒曰爾欲使我為善耶使我為非耶

應檟守常州遵憲綱不跪御史有山字太守之目
聞淵轉南司寇時張孚敬為相囑曰僕在南刑曹嘗
題詩郎舍中公至願為我勒石樹公後堂公不答
僚屬以請公曰此部尚書堂也紀法所在安敢以
相公令日故為郎官勒石卒不許
世廟宮中降紫姑仙能然不肅為冢宰直斥其非　上
震怒命中官鎖解歸原里為民時丁南湖守河間
見熊桎鎖遂放之且對中官云歸報第說丁某去

其杻鎖　上聞竟不怒

嘉靖間分宜柄國郎自推遷者必謁其子蕃蕃重扁後得志李淑從杭州還京第以兩吳綠往曰小泓于徒手者耳

寇悆水守寧波一巨室能訛是非成敗人爲曰吾作守爲國惜民爲民惜財而已是非在人成敗在天則何能知

錢海石薇性耿介或勸之少貶以求進公曰不屈汝山之股不折彭澤之腰吾嚴穴焉足矣

呂柟被斥陸完祖道相送陸曰公去矣余不知何日得行呂曰汝負心去我在三十里外候君

費宏官侍郎其兄奉常公宴以長少易位劉瑾適過之曰費秀才以羊易牛公答云趙中貴指鹿爲馬

陸平泉爲宗伯議陽明從祀欲俟論定閣大臨曰朝廷不難以伯爵酬公何況廟祀平泉曰伯爵者一代之典從祀者萬世之典卒不能奪

雅量

解大紳素無崖岸求文與書者日輻輳率與之無厭倦意或言有不當與者公笑曰雨露豈擇地而施哉且人孰不可與進者

嚴德明爲中丞請告　高皇怒黥其面後歸吳貧甚頭戴小帽已敝用雜布補綴教授李綺頗易之問曰老人家犯何法而面刺四字公因述前事且曰先時國法如秋荼仕者幾人得保首領余固不食之頑藥也此破帽豈易戴哉綺驚拜請罪

姚少師歸吳每肩履獨步偶遇一丞喝道來少師行如故丞怒執而笞之少師受笞不爲理有識者曰此少師也丞大驚伏地少師徐云且送郡獄明日出之謂太守曰此輩不識事一野僧行道何足怒而笞之吾昨乃相戲耳更不罪丞

夏原吉治水江南至崑山寓千墩寺中公所居不陳儀從坐一室視書如常人有鄉民數人來寺遊觀

雜坐其傍既而問僧尚書何在僧曰觀書者是也
民惶懼奔走公殊不爲意
夏忠靖公德量寬宏嘗有從隸汙所服織金賜衣懼
逃者曰汙可浣何懼爲吏壞所寶硯石匿不敢見
公召吏諭之曰物皆有壞吾未嘗惜此慰遣之
一進士戲乘夏原吉轎或告公公曰有志言者慚退
公忽未遇時里人有窘辱公者公爲尚書其人補吏
來京師公薦用之或曰彼不于公有憾乎公曰顧

其才可用柰何以私故掩人之長
王忠肅召爲冢宰舟次濟寧都水主事法以先後序
過關雖貴官不得越人怍之公曰彼立法安恐壞
之至部即調爲考功
顧佐執法下吏不堪乃誣奏佐受皂隸賂因放歸耕
楊士奇力辨　上即以訴吏付佐自治吏恐甚佐
一曰　上命我治汝我姑容之但改行爲善竟不問
或問夏忠靖曰量可學乎公曰某幼時有犯者未嘗

不怒始忍于色中忍于心久則自然
羅洪先作狀元時外舅曾太僕趣告曰喜吾婿斡此
大事也羅面發赤徐對曰丈夫事業更有許大在
此等三年遞一人奚足爲大事也是日猶袖米偕
何黃二公聯榻蕭寺中講學
宣宗命夏原吉遊西苑隸人問曰龍衣而髯者非至
尊乎　上回顧公下馬謝曰不能檢下臣之罪也
上曰朴哉斯隸賜之鈔

馬士權善徐武功石亨譖武功怨望逮捕并逮士權
拷掠瀕死終無所言乃摘武功誥券績禹補功語
出武功自撰實誣作逆士權始大呼曰有貞忠臣
也豈有自撰誥券露逆謀之理耶武功得釋感其
義以女許婚其子後日金齒歸負盟士權亦無言
冢宰王翱端方強毅恩讐一不介意嘗曰吏部豈報
復恩讐之地耶
薛文清爲廷尉欲出一冤婦王振嗾言官劾公故出

入人罪論死公怡然曰辦究獲咎死何愧焉臨刑
神色自若會振一老僕哭于廚下振問何以僕曰
聞今日䢖夫子將刑故泣振爲之動赦歸田里
耿九疇爲太宰深知儲瓘之賢調爲考功郎中嘗爲
一官得實九疇忽又改評瓘不從且云公所執何
異王介甫兩侍郎方並坐省中九疇大慙良久曰
我爲渠知已然非我莫能容也

屠滽位冢宰有鄉人假稱屠公子乞途騷動人以聞

皇明世說新語

于公聞公大加譴責公但呼而戒之曰汝爲我兒
亦不辱但難爲若翁耳法有明條自今愼無爲此

李秉巡撫宣府巡按張鵬待之倨已而鵬與楊瑄言
事謫戍兩廣林錦衣監行二人同梏行坐有妨時
秉開府江南二人道其地瑄咎鵬曰若往時少貶
李公今日能不少覩我乎語未畢秉至見二人哭
不能起命左右寬之二人曰此門錦衣親封邏者
在後何敢累公秉曰朝廷有責吾自當之遂懇林
得釋爲解其帶貽之二人安然得至戍所

陳白沙素不與物競鄰人有侵其居地者揚言曰陳
氏子我必辱之于途及見不覺自失先生曰尺土
地吾當爲若讓其人慙而去

葉與中喪妻求于肅愍作墓表不數日爲德勝門卑
蹐死葉効于公詔原之是日于公謂郎中王偉曰
葉公近日求作一文不意今日[illegible]此事若稍遲則
俗矣郎命紙一揮而成

皇明世說新語

主事曹恂怨冢宰王翺遇于朝扶翺欲之翺立不動
觀者謂恂必獲重譴翺具言恂實喪心奉　旨罷
其官令有司防其出入而已

李忠文公因除庭樹王振捏　旨逮獄錦衣官校至
公方坐東堂閱諸生試卷從容免冠就繫神色自
若呼諸生近前與語曰某人某處講是某處講非
某人今次勝前某人不及前次因顧僚屬曰還須
校定高下出牓語畢乃行

聶大年嘗有言譏王抑菴冢宰又大年病不起以詩
投抑菴云鏡中白髮難饒我江上青山欲待誰抑
菴見詩曰彼欲予志其墓耳大年卒抑菴爲志其墓
蔣□靖珦性寬厚守楊時出市有婦瀉水樓牎誤濺
公衣左右縛其夫至公叱去之或訐公大褻公曰
吾非好名婦誤耳夫則何辜
英廟北狩虜犯京師衆議以銅大將軍銃可以退虜
于謙乃掘土坑藏身□長繩緣毛自點火虜死炮

下者萬計或曰宋李綱不如也公曰四郊多壘卿
大夫之恥敢言功乎
陳鎰王文同掌內臺凡入臺陳或後至王輙命鳴鼓
集諸道御史升揖一日陳先至堂吏請擊鼓陳曰
少需諸道咸不平王至知之曰吾在陳公度中矣
胥太宰濂新衣白綾其澤吏捧硯誤傾墨汁偏息請
罪公曰吾方惡其白而欲染之適與吾合
尚書魏驥致政歸布衣老屐與野畯雜處會大旱浙

省三司禱雨公渡江從之雩乘竹兜行道中二司
前驅且至避入委巷猶謂吊丞也掖而出之二司
見公皇恐謝罪行禮畢倉皇訪公公已渡江矣
章懋爲南司成其子自金華來省道逢邏卒檢笞之已
知請罪公笑曰吾子垢衣敝履宜不識也
王英以都憲歸偶入邑令盛設酒饌邀英辭之竟赴
隣翁飯或怪之曰隣翁貧治具不若令易也
衡公岳知慶陽僚友諸婦會飲金荷燭然公內子荊

布而已既罷頗不樂公曰汝坐何處曰首席公曰
既坐首席又要服飾華美富貴可兼得耶
王司徒承裕幼時暑月如廁必置扇外舍牖間諸姊
欲試之使婢藏去王出視無扇輙往及三置三藏
之則不復置扇終無愠色諸姊相與笑曰七叔量
大如海其將鼻吸三斗醋耶
李西涯延徐文靖溥徐尚書瓊飲左右誤進酸酒文
靖連飲二卮次至瓊瓊曰真秀才酒也西涯語文

靖何不早言公笑曰鼻中尚欲吸三斗况口乎竟論

魏驥奉命往閩都考察所積俸貲寄一刑曹郎郎之

壻爲僞銀封識盡盜其眞者公知而不言後郎丞

其事盡數償公公駭曰君誤矣奈何以不明之助

加人不踰乎二鎰且在故無僞者迄不受

蔣恭靖爲御史時舟次有一野僧大肆詈罵公若不

聞郎命放舟次日復罵一主政遂遭箠楚僧訐奏

被逮詢之乃　國族也後問公所以忍者公曰以

一僧妄僭吾輩于中必有所恃下乘與較哉

御史林誠劾奏大學士商輅　憲廟欲譴誠輅奏曰

臣常懇　陛下優容言官如羅倫輩皆復收用今

誠以論臣斥之如公論何誠得復職

張莊懿公鎣巡按東省初到臨清偶酒家酒標墮落

其紗帽左右失色且日州守縛此人待罪公徐曰

此是上司過往處今後酒標須高掛逕遣出

陳鎬督學山東夜至濟陽公館庖人供膳忘置箸遽

公怒責請啟門外索公弗許庖人乃削柵條爲箸

公曰禮與食孰重竟不夜餐啖果數枚

御史李鐸詆斥梁文康後大理寺丞缺銓司曰按格

宜鐸惟鐸詆公議別擢公曰舉不避仇古制也立

擢鐸

魏文靖公致仕時往于田值御史官舟公岸引纜而

行御史惟問對曰魏驥又問曰蕭山魏驥又問曰

尚書歸老蕭山魏驥御史惶恐謝罪

李東王竑俱一時名臣致仕居鄉王高自標岸非其

人不與李出入閭巷與市井人對奕終日無忤王

曰朝廷大臣與閭巷小人遊戲何自輕之甚李曰

在朝在野固自不同

陳白沙訪莊定山莊挈舟送之維揚一士人素滑稽

同泛數十里極肆談鋒盡衽席褻昵之事故爲之

老困定山怒不能忍聲色俱厲白沙當其談時若

不聞其聲既去若不識其人定山深服之

楊文懿以洗馬乞假行次一驛其丞不知爲何官也
坐而抗禮卒然問曰公職洗馬日洗幾馬公漫應
曰勤則多洗懶則少洗無定數也

楊石齋在閣久濶無建白　武皇南巡有狂生上書
數其過公延禮生泣下曰久當不負良意後客訃
揄江彬衆始服公才量

嘉靖初言官聯疏劾梁文康假宸濠護衛兵公不辨
惟曰余只致仕去已矣不論衛兵專由也久之始

知主其事者楊石齋

瞿景淳佐吏部時有張司務者迂數迕公多吏譴及
考察尚書毛公欲黜之公爲請曰是迂故多吏譴
未及格也竟免黜

李春芳廷試後同志集飲適其堂上遣官至延入內
與語而別人皆知來報臚傳之信賀之李坦然曰
謂拙巻亦與進呈之列耳神色不動

蔡子木在京師與徐子與吳明卿張肖甫論文不合
後子木巡撫河南三人皆爲屬吏子木張宴備席
主禮身行酒炙曰吾烏得有其一以慢三君子

徐文貞致政家居爲怨家訐告張全山年八十餘往
候之曰今日贈老先生一字文貞曰何字曰忍字
文貞曰我亦贈公一字曰何字曰忘字

吳長史稷歸隱有司莫識其面里豪賤更役誤以公
名報令不知懸之榜公親往詣其下曰不能爲官
豈堪爲役令聞大愧

俞允文家貧不治生產其配絣澼洸助之猶不給也
允文獨夷然曰不能三食乎則姑二食乃至不二
食乎則又曰姑一食

熊令君出鄭州境肩輿劓絕顛仆輿夫驚泣因念裴
晉公倉皇失印雍容乃復故處遂覺意氣盡平整
輿而前數十步道傍有石題曰唐晉公裴公度墓
事偶如此

潘士藻嘗忿頑民因思書曰無忿疾于頑遂覺氣消

識鑒

洪武初京城既完　上謂劉基曰城高如此誰能踰之對曰人實不能踰除是燕子耳燕子者燕國之子隱語也基已知　成祖必有天下矣

高皇固守江東諸郡謀取浙東聞學正朱升名召問時務對曰高築墻廣積糧緩稱王

湯和有語及兵法者輒笑曰臨陣决機在智識敏達何泥古爲

況鍾爲禮部都吏時尚書呂震兼攝工部會神木厰失火有　旨令部官回話呂草疏示鍾鍾曰若依此奏恐不免罪請于燒毀木植中增揀退二字震大然之疏入有　旨報罷

洪武中郭德成爲驍騎指揮嘗入禁中　上以黄金二錠置其袖曰第歸勿宣出德成納靴中比出宮門佯醉脫靴露金閽人以聞　上曰吾賜也或尤之德成曰九閽嚴密藏金而出非竊耶且吾妹侍宮闈吾出入無間安知　上不以此相試耶

中山王追元帝將及遼鳴金使逸去常開平不能平中山曰是雖夷狄然嘗帝天下　主上將裂地而封之抑遂其心也既皆不可則縱之便

文皇謀起兵詹瓦忽墜色殊不懌道衍曰此祥也天欲　殿下易黄耳

靖難兵將起姚廣孝擇日至期疾風暴雨　上曰出師大風雨此兵家之忌廣孝對曰　陛下乃龍也

正要風雨大方得勢

靖難師起道衍每日師行必克但費兩日耳及敗東昌曰前固言之費兩日乃昌字也自此全勝矣

宣宗喜微行楊士奇曰　陛下尊居九重恩澤難徧豈無寃夫怨卒窺伺竊發後錦衣衛獲二盜伏林莽候車駕謀作亂者　上聞之曰士奇眞愛我

張莊簡悅督學兩浙始以糊名校士尋去之曰我且自疑人誰信我

王振謂三楊曰朝廷事頼三先生然皆高齡倦矣文貞曰老臣當盡瘁報國文敏曰不然當薦幾個後生報主耳振喜令具名翼日即薦陳循高穀苗衷等文貞讓文敏文敏曰彼厭吾輩矣一旦內中出片紙以某入閣則吾輩束手而已今數子皆是我輩人當一心力文貞嘆服

張都督遇素善石亨亨迎駕南宮時公適在京使人索賂將為公報功公執不可曰吾實未效勞敢欺君乎且貪無以為獻也後亨敗冒功陞官者皆削謫而公完名高節竟以壽終

仁宗親信夏原吉諸司所進章疏命擬　旨公多云某部知道或以問公公曰予奪之柄非臣下所敢專故付之六部定其可否復取　上裁則事有所分而權不下移

項忠討滿四有星孛于台斗占者以為不祥忠曰賊虐害生靈罪惡滔天仰仗　皇威問罪師直而壯兵法曰禁祥去疑攻之益急未幾果殲滅

劉大夏居職方賢聲甚著銓部議以太僕卿處之大夏語所知曰郎中轉京堂固人所欲但吾做秀才時嘗憤府縣政事不平今不得一親民官非素志也乃陞福建參政後遷布政使累官大司馬嘗言所以至今日得參政布政之力也

天順初朝廷頗好寶玩中貴奏宣德間王三保出使西洋獲奇寶無筭　上即命兵部查西洋水程時劉忠宣為職方匿其籍事亦寢後尚書詰都吏曰庫中案卷焉得失去忠宣從傍微笑曰三保下西洋所費錢糧鉅萬軍民死者亦萬計舊案在亦當毀之以拔其根尚足追究其有無耶尚書悚然

都憲徐有貞治張秋河有撓其議者曰不能塞河而顧開河耶使者至徐出二壺一竅五竅者各一注而瀉之則五竅者先涸使歸而議決

王忠肅在遼時有指揮孫璟以公事鞭戍卒王死其

妻女哭之相繼死或訴璟殺一家三人公曰卒死
以罪女死于父妻死于夫非殺也
北方流民聚襄鄧山中凡數十萬千戶楊英奏使河
南策其不早制必反乃上疏宜漸圖散遣不報後
劉千斤等作亂副使鄧本端追訟英先見謂一言
可當十萬師比于茂陵徐福
弘治閒京師西宣門有熊入城兵書馬文升乞嚴武
備郎中何孟春曰熊之爲兆既當備盜亦宜愼火

巳而果然蓋熊字能火故也
于肅愍甥欲公援入中書科公不許第曰試日但書
大明一統聖壽萬年八字而巳林如其言閣下雖
不滿其字竟不敢言其不佳遂置上等
豐慶歴河南方伯一縣令簠簋不飭懼甚乃以白金
爲燭餽之廰子以告公佯曰試燃之廰子曰燃而
不燃也公曰不燃則還之耳次日從容爲縣令曰
汝燭不燃盡出之以易燃者自今無復爾矣

周公瑛知廣德有道士作法能使童子舞公摘槲葉
置童子懷中戒曰汝第舞但槲葉落地則笞汝矣
童子心在守葉道士百計作法凝然不動
給事中徐昂論救韓文忤太監劉瑾落職歸或問瑾
等後來如何昂曰予觀瑾等非能以正相助者三
五年後必互爭權自相屠戮矣後果如昂言
黃綬改左都御史嚴甄御史量能委之火差薄于庭
日事貴得人耳資勞久近豈立官意哉

弘治庚戌徐文靖溥典會試夢人餽一大錢又夢餽
牡丹三本以語王守溪荅曰錢福有聲場屋大錢
之兆其在福乎獨牡丹之說不得楊介夫曰此亦
福之兆也不聞洛陽相君忠孝家可憐亦進姚黃
花爲錢惟演故事乎斯人高科必矣而非端士是
科會試廷試福皆第一而不克終
姚文敏夔知貢舉見主司偪遺名士必力薦之或曰
此非外簾所預公曰爲國得賢詎分內外

杭州重建戒壇須萬金兩司乃富民勸慕湖州胡
輝願一力當之憲長楊繼宗曰何易若此汝輝曰
民有一子不肖所積必為他人取何如奉承勝事
既而如數詣獻有司

梅溪一富翁貪吝之極陳良謨語客曰此人財積不
散又無一善狀當有奇禍歲餘陳又曰此人禍且
至矣客曰何也陳曰曩惟貪吝可鄙近則漸驕橫
矣非速禍哉未幾死于盜

武宗初年瑾等用事舉朝欲誅之期在必克獨許襄
毅曰此輩得踈斥足矣不然恐有甘露之變時不
能從卒貽縉紳數年之禍

宸濠謀逆外議藉藉皆云王陽明在數其去留不可
必王晉溪在本兵以為陽明必能成功朝廷不必
命將出師其壻偰士事入告晉溪曰外間人言若
此大人堅持此議恐滅族之禍不遠晉溪曰陽明
謀畧足了此不久捷音至矣不旬月果報捷

武宗彌留之際楊石齋定計誅江彬恐彬所領邊卒
數千倉猝為變謀之王晉溪王曰當録其扈從南
巡之功令至通州聽賞于是遣兵盡出彬遂成擒

瞿景淳介使鄭藩世子謬為恭敬餞迎用幣重公一
切謝弗納其使恭順侯以公故[illegible]弗納　上已密
使詗之侯語公詗狀曰微公吾幾中明法公曰吾
不知也第吾所持使當如是耳

世宗好言長生乙丑會試題夫政也者蒲盧也又民

之秉彝好是懿德　上問輔臣蒲盧是何物秉彝是
何義徐階對曰秉是有恒之義蒲盧是長生之物

張佳胤令滑巨盜任敬高章詐客吉挾匕首以千金
刼張張曰庫藏空虛我將貸諸豪右乃手書十人
名令人持百金來十人素善捕盜者須臾ゝ十二
十金以進公陽怒曰賦汝百金　一十也予之良
久察賊少懈一人前忽躍而就之刺一人縛一人
不踰刻殪巨盜于樽爼間遠近靡不頌首

薛頭陀欲授顧左山長生訣左山曰人之正氣自可
長留天地間何待解脱稱仙人薛笑而去
熊令君過孔子問津處行人喜有橋令君曰橋正不
須有無橋正好認迷津令成捷徑矣
熊隱辭云夫子思狂簡則曰斐然成章然則世事新
而多奇不幾于無章乎
吳阜之西多水築隄有夫概 刀者折夫神阿云
惡人之事甚於振巳之溺乎鄉誠不知務乃丘陵

而借力于川澤不敢謂有怵惕惻隱之心
熊神阿云西門豹治鄴鄴民苦于河伯娶婦夫可折
是河伯且以賄遷而歲夬歲折無巳時乎鄉誠若
河伯之黷貨也
江陵不奔喪余太將上疏詞懇而氣平其兄猶慮貫
禍紿曰疏中字有[illegible]余出疏草兄引燭焚之次日
鄒元標疏上詞太激廷杖幾斃王荊石時在翰院
嘆曰使余直指疏上當不令主上怒至此 三卷終

皇明世說新語卷之四

雲間李紹文節之甫撰

賞譽

劉誠意舉進士丞高安揭奚斯見而奇之曰此魏徵
之流而英特過之濟時器也
劉基嘗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同游者皆以爲慶雲
將分韻賦詩基獨縱飲不顧大言曰此天子氣也
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時無

有知者惟西蜀趙天澤曰此隆中諸葛也
胡閏嘗題竹詩于吳芮祠壁間 太祖征僞漢見之
深加嘆異陰記其姓名後以薦至闕 上識之曰
此題詩鄱陽廟者也
陶安在翰林 高皇賜一對曰國朝謀畧無雙士翰
苑文章第一家
桂彥良侍 高皇曰卿何官曰正字 上曰卿帝者
師也又曰江南大儒惟卿一人對曰臣不敢當宋

濂劉基　上曰濂文人耳基峻隘不如卿
太祖破漢班師論功行賞製鍍金字牌八字賜廖永
忠等曰班超群帥知遇雄師
劉基二子入朝　太祖奇之曰阿璉明秀阿璟凝重
伯溫有子矣
方孝孺為蜀府教授日與諸生講明聖學蜀獻王聞
其賢名其讀書之廬曰正學
李時勉忠文為大司成諸生頌之曰父母之心天地之量

蘇守況鍾知鄒亮名將薦用有毀之者揭匿名書于
府門況見之曰彼欲沮吾薦正欲速成亮名耳即
日具疏上試授吏部司務
薛文清論陳祚勁節苦心如金良百鍊訖無改色
蘇守姚善欲訪韓奕奕避入太湖善嘆曰韓先生可
謂名可聞而不可見也
羅欽順曰胡敬齋大類尹和靖皆是一敬字做成　此字大難
或問陳克菴羅一峯于王浚川浚川曰克菴節行振

世一峯學術衛道請折諸聖曰由克菴克之仁為
己任死而後已者乎由一峯見之行一不義殺一
不辜而得天下不為者乎
世稱丘文莊不可及者三自少至老手不釋卷好學
一也詩文滿天下絕不為中官作介慎二也歷官
四十載僅得張淮一園邸第始終不易廉靜三也
李文達薦年富為大司徒　上曰左右多不悅富者
賢對曰不悅衆正見其賢

謝方石惜方正學殞身滅族收其遺文梓行于世蔡
虛齋曰遜志一編乃天地正氣沉鬱百年而幾泯
者一旦得其全以顯行于世公之功大矣
劉大夏謂太監李榮曰某今日求退　上曰李榮亦
在朕前說卿好官其與老太監蹤跡遠何以如
此榮曰當朝大臣公名第一榮何敢蔽賢也
林俊謂陳茂烈隱衷粹行對天地而質鬼神其人品
在黃憲管寧之右

石文隱爲諸生時與兄戶部東濵公俱有文名李文
正每曰諸後進可托以柄斯文者其石氏季孝乎
薛文清年十五隨父任榮陽教諭大叅陳宗問行屬
至榮陽見文清文卽大嘉賞曰才雄氣廣他日祿
位不卑非余儕備員竊祿者比
邵二泉云論名臣于正統景泰間劉忠愍敦君臣大
義章恭毅明國家大紀于肅愍建社稷大功皆願
爲執鞭而不可得者

劉閣老健嘗語人曰國家養士百四五十年當其時
只養得一箇韓貫道者
丘文莊不屑一世每稱蔡介夫學醇行潔可方古人
王鏊少游京師吏侍葉盛奇其文時冢宰王翺新逝
盛曰失一王翺得一王鏊安知非後來忠肅乎
楊性吳人早有才敏從楊廉夫遊廉夫以銕笛道人
爲號故自爲老銕人遂以小銕稱性
雍部憲泰宦轍所至輒有遺愛人謂與華岳爭高

胡世寧薦詹事霍韜云薦賢如不及論事常有餘孤
忠勁節近世鮮儷
孝宗諭劉大夏戴珊曰朝覲避嫌文臣有閉戶不與
人接見者如卿二人雖開門延客誰敢通賄
李文達薦布政陸瑜爲刑部尚書石亨以私譖之同
事者欲擬侍郎公曰吾以尚書薦改擬侍郎則自
歉不信矣竟擬尚書
謝一夔初從尹鳳岐游尹語人曰謝君他日所造吾

不及也吾于文字間卜之矣後果大魁
崔莊敏恭未任吏部郎以甄別人才爲己任如翰林
彭教李傑張元禎費誾皆公品題于未遇一無所
失人謂公有藻鑑銓衡之具
王翺爲石亨所短休致得吉李賢力贊遂留之翺殊
不樂賢曰所以留者非爲公爲朝廷也
錢大叅出帑金櫬廣文徐聰賑荒或問錢奚捨縣而
任學也錢曰人也孝廉孝則不忍人廉則不愛金

景泰間御史練綱訐持羣臣短長不少假借歐陽廉
長于吏牘精敏過人時人語曰練綱口歐陽手

李文正謝文正劉文靖三人同心輔政時人語曰李
公謀劉公斷謝公尤侃侃

程信爲進士時以事詣内閣楊文定見而奇之與論
鄉郡人品高下應荅如流確有定見曰遠到之器

何孟春嘗遊李文正之門文正亟稱曰子當表吾楚

董中峯擇壻徧視里中見無當意者甬川尚書過中

峯[illegible]疏不可知卽欲妻之草琅琊陳東殆其人
乎乃艤舟江上呼陳視之面如玉澤睛如黑漆知
非閭閻兒子也董公乃離雞墳典丘索及莊列
呂覽言則滚滚對試之詞賦食頃輙辦語盡玄妙
董公乃自左右取日書親爲期日而遣之

爲理爲考功考察外官時臨穎内閣樂安冢宰翁
私厹欲去廣東河南陝西三省提學公曰魏校蕭
龍蕭鳴鳳卽今有數人物欲考此三人請先考

楊文懿守陳曰子房不見詞章玄齡僅辦符檄劉誠
意勳業造邦文章傳世可謂千古人豪

閻澹溪蜀人爲御史風裁凜然縉紳皆稱爲千尋劍
閣

禮部主事梁焯語人曰宸濠反時朝士歸心者十之
七且曰濠必成功屹屹不懼獨王晉溪一人

方良永劾奏朱寧其友黄鞏稱良永此疏足落權姦
之膽宇宙間不可無此一舉

蔡金諭邵文莊家稱孝子國稱名臣世稱醇儒傑然
爲天地間完德君子

楊文恪廉稱章文懿收四海天涯之學膺五福無疆
之年在漢東都不爲危言之叔度在宋鵝湖不立
異論之伯恭

御史曾璵稱王信脊梁鐵硬心腸木枯

陳憲副伯獻稱林文安瀚曰賤者卽之不知公貴卑
者卽之不知公尊不肖者卽之不知公賢且賢非

意相干者卽之始知公㰚然不可犯也

吳文定試久不售以貢入太學張汝弼見之曰天下亦有如此貢士也

禮書席書薦陽明石淙二公曰生在臣前見一人曰楊一清生在臣後見一人曰王守仁

薛應旂曰劉忠宣明識治理如賈誼通達國體如陸贄貞直不阿如汲黯廉潔不私如包極忠誠愨至如司馬光眞與先民遺軌

羅欽順服除復起爲禮書改冢宰皆力辭致仕識者謂其辭冢宰一節眞有鳳凰千仞之意

嘉靖間刑部重獄不決四事　上命梁材署部篆且爲勘理居數日四事俱得其情　上喜謂中官張佐曰得尚書十二員如材者朕無憂矣

林見素稱文衡山峻節孤風使人傾懷注臆有不可及之嘆

王元美稱中山王之賢蓋韓淮陰鄧高密曹濟陽合而爲一者

王世貞曰王端毅之在銓也其猶麟鳳乎于肅愍之在樞也庶幾蛟龍矣麟鳳天下望而知其瑞蛟龍天下望而畏其澤

韓文平論議公愚同甯子而竟保其身老似武公而不强于學

常熟錢昕爲方伯魚侃爲郡守俱以廉聞錢有父產王吏部嘗稱曰富不愛錢錢昕貧不愛錢魚侃

徐文貞稱陸埰曰陸公學則爲己不爲人仕則爲人不爲己

霍文敏與孫文簡談夜分不倦嘗曰與他人語苦欠伸思睡至與毅齋坐雖沉酣中不覺洒然醒矣

王龍溪語陸平泉曰他人以戒定慧救貪嗔癡公須以貪嗔癡救戒定慧

胡雲令松陽爲分巡胡有恒所知嘗謂雲曰官如氷衙如氷我最耳于清苦猶不及也

品藻

高皇問左師郎中陶安以劉基等四人之才安對曰臣謀畧不及劉基學問不及宋濂治民之才不如章溢葉琛 上然之

高皇欲相楊憲劉基與憲素厚以為不可 上怪之基曰憲有相才無相器 上曰汪廣洋何如曰此褊淺觀其人可知 上曰胡惟庸何如曰小犢將僨轅而破犂矣 上曰吾之相無踰先生基曰臣疾惡太深又不奈煩劇為之且孤大恩天下何患無才願明主悉心求之耳

高皇與劉誠意論文誠意謂宋濂第一其次臣不敢多讓又其次張孟兼

文廟嘗與解縉論蹇義等十人縉各疏其下于義曰其資厚重而中無定見于夏原吉曰有德有量而不遠小人于劉儁曰雖有才幹不知顧義于鄭賜曰可為君子頗短于才于李至剛曰誕而附勢雖

才不端于黃福曰秉心易直確有執守于陳瑛曰刻于用法好惡頗端于宋禮曰戇直而苛人怨不恤于陳洽曰疏通警敏亦不失正于方賓曰簿書之才駔儈之心既奏 文廟授 仁宗曰李至剛朕洞燭之矣餘徐驗之

正統間文貞為西楊文敏為東楊因居第別之文定郡望每書南郡世遂稱南楊西楊有相才東楊有相業南楊有相度故論我朝賢相必曰三楊

丘文莊掌太學踰十年論者謂師道尊嚴無愧李時勉而綜理微密過之

三楊在內閣評論翰林人物他日可當大任者西楊曰陳芳洲何如東楊指座曰芳洲不愁無此座但恐坐不安耳後果有茸州之行

彭幸菴曰我朝一代文明之盛經濟之學莫盛于劉誠意宋潛溪至道學之傳斷自澠池曹月川始

陳白沙曰胡居仁執守甚堅洒落不如莊孔暘楂緝

㵾氣質甚平果決不如沈眞卿惟洒落有壁立萬仞之志惟果决有眞金百鍊之剛他日擔當斯道孔暘眞卿而已

王維楨云楊石淙如龍王晉溪如虎龍在淵雷雨興焉虎在山草木茂焉人仰其爲祥亦駭其爲異

世論盛寶許氏父子曰襄毅弘毅莊敏毅而不弘文簡弘而不毅

何椒丘云章恭毅恂恂和易與人語開口見肺肝人

不知其剛也至臨大事決大議他人跼促君軒下駒公奮然爭之不以禍福顧慮此所爲恭毅也

天順間吏侍缺　上問李賢誰可任者賢曰無如禮部二人　上問優劣賢曰鄒幹端謹規模稍狹姚夔表裏俱稱有大臣之量　上曰然遂用之

泰和劉伯川善觀人楊士奇陳孟潔往候之因留款是日雪霽酒酣伯川命各賦詩孟潔有會待春風楊柳陌紅樓爭看綠衣郎之句士奇云不嫌寒氣侵人骨貪看梅花過野橋伯川顧孟潔笑曰十年勤苦只博紅樓一看耶子當不失鳳池進士顧士奇笑曰雖寒士當耐子當大用尚勉之後孟潔登第改翰吉士奇官至少師皆　如伯川言

楊石淙爲關中學憲李西涯遺書曰今年榜張潛冠手石淙答曰設無李夢陽張鳳翔二生潛不後矣及見試錄名第西涯公嘆且服曰是老知人

胡端敏公薦林俊楊一淸曰俊雖執古時俗或不之

喜然守正之節眞宋璟也一淸雖諧俗士論或不之歸然濟變之才眞姚崇也

申相公當國衆推石星爲大司馬申曰其材第可坐鎭雅俗耳本兵非其所長公歸而石用大誤國事

王荆石稱申瑶泉練達政務功表救時如姚元之密調宮府剪除城社如王孝先含茹異同網羅群才如韓稚圭固根本別順逆以長策制虜如趙克國

羅整菴品藻人才云超遷與久任相流遞超于前自

可責其後之久超于後固無負其前之淹

林見素與諸名公交李康惠承勛問諸公所長所短林一一荅之李請問公所長林遜謝請問公所短林乃虛心請問李曰某每侍教所聞惟節義文章而未嘗及學問公所長在是所短恐亦在是

楊文襄有故人餽實珠一斗受之客去分勞左右立盡有以貧歸者發槖助給率數十金羅念菴曰爲天下用財不以私蓄卽比于一介不取可也

劉忠宣席上有擧威寧伯之才者公正色曰王世昌有如此聰明方畧阿附權宦以取功名名節既壞所得爵位畢竟削奪爲天下笑非不智而何

嶺南人遊閩學者北士必問曰遊白沙先生門否以一字一墨爲驗因以輕重其人

楊月湖曰王虎谷王晉溪喬白巖稱晉中三傑說者謂虎谷廉靜過晉溪方剛過白巖也

尹旻司銓日有三舉子選除知縣邑不豫公曰吳以縣令爲小官且須努力後三人皆不終其職

王陽明論舉薦人才不可不愼譬如養蠶但雜一爛蠶于中則一筐好蠶盡爲所壞矣

李空同語楊邃菴曰今天下之才正德不如弘治弘治不如成化豈否泰有消長生才有高下耶想亦有之而未用用之而未盡耳

世論張文忠孚敬剛明峻潔一心奉公慷慨任事不避嫌怨果于自用休休之量是其所短

史稱李文康時秉政四年雖無大匡弼而議論常在寬平天下稱爲長者

楊用修曰唐詩有極劣者宋人採入全唐詩話使觀者曰是亦唐詩一體譬之燕趙多佳人其間有跛者眇者羝者齆者疥且痔者乃專房寵之曰是亦燕趙佳人之一種可乎

薛君采云俊逸終憐何大復粗豪不解李崆峒似何勝于李

李夢陽初爲戸曹快快不樂考滿日尚書佀鍾署其
考曰一官不滿其心三差不終其事
栴國禎讀焚書笑語人曰如此老者若與之有郤只
宜捧置蓮花座上朝夕率大衆禮拜以消折其福
不宜妄意挫抑反增其聲價也
何心隱以講學遨遊京師耿御史座上識故相張居
正曰此人能操天下柄耿不以爲然何又曰分宜
欲滅道學不能華亭欲興道學亦不能興滅者此

子也後果執大柄十餘年
張江陵初入館高新鄭器重之嘗曰他日當與公共
成化理張曰若撥亂反正創立規模合下便有條
理此公之事吾不能也然公性稍急使余在左右
啟常弦似不無少助
太倉王内閣荊石性端潔不輕接引王司寇鳳洲性
坦易多所容納其鄉人曹子念曰内閣是常清常
淨天尊司寇是大慈大悲菩薩

規箴

宋文憲奉制詠鷹有自古戒禽荒之句 上曰卿可
謂善諫矣
太祖與宋濂談神仙對曰漢武好神仙而方士至梁
武好佛而異僧集使移此心求賢則天下治
太祖嘗微行每至徐太傅家太傅病 帝忽至太傅
自枕褥下出一劒示 帝曰戒之戒之若他人得
以丼心也自後功臣家不一至矣

成祖兵初入城楊文敏迎見 上問何人對曰翰林
編修臣楊榮曰何如曰 殿下始入城先謁 陵
乎先入朝乎 成祖忻然曰非若言幾誤事矣
姑蘇錢彦自守甚高郡守姚善聞其賢迎置上座請
質經義彦曰此士子之務耳公今有官守何不談
時務而乃及此乃出一簡授善竟不交一言而去
視之則守禦制勝之策也
蔣縉應制題虎顧衆彪圖曰虎爲百獸尊誰敢觸其

怒慥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時　仁宗留守南京
文皇即日遣親信夏原吉往迎之

仁宗在東宮學士王達講乾之九四舉儲貳爲說講畢召問楊士奇曰于此恐無儲貳之說達不合議否士奇對曰講臣非正道不陳豈敢含譏　仁宗曰對我言此常人得此爻亦舉此說乎士奇因舉程子云乾卦中六爻人人有用聖賢有聖賢用衆人有衆人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

夏原吉嘗爲巡邊　上因取公橐糗嘗之笑曰卿何食此粗糲對曰臣食此足矣隨行將士尚多餒者

余肅敏弟子寡舉進士肅敏教之曰人固貴剛不可使人畏之如虎

英宗朝甘肅欽總兵會推吳瑾王翺以爲不可　上遽曰老王執拗王叩頭曰瑾是色目人甘肅地近西域多回回雜處豈不笑中國乏人

文淵閣在午門內學士每入以東西兩發相對坐李賢自吏部入欲循品秩設公座如部堂彭時不可賢駁曰烏有居是官不正其位者耶時曰欲正坐則華蓋武英諸殿大學士當何如

張羅峰內閣病卒大宗伯霍渭厓徵祭文于呂涇野公不可霍乃手書羅峯十善送公公荅書云公才如此倘不附私黨則一變爲正人有何不可

鄒來學由正郎改通叅猶不滿李文達曰誤矣才有餘位不足公論必以爲虧若才不足而得高位非

好消息也來學悔謝後歷顯秩愈覺斯言有驗

鄒志完切諫時事其友田承君曰願君無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爲者尚不止此

大理出石屏官其地者每載以餽人有李邦伯者獨寓意于送行詩中有云相思莫遣石屏贈閻刻南中德政碑梅純稱之曰可謂德業相勸矣

汪循謂程篁墩若擺脫得勢利兩字當爲我朝第一等人

長沙有朝士某者還鄉每客過必用鼓吹一 執友來訪朝士問曰翁素好誦詩近日誦何詩答曰近誦孫鳳洲贈歐陽圭齋詩甚有味乃朗然誦曰圭齋還是舊圭齋不帶些兒官樣回若使他人居二品門前簫鼓鬧如雷朝士大慚即輟鼓吹

宣宗登萬歲山御廣寒殿召翰林儒臣入登覽都畿山川形勝 上曰萬歲山玆宇順帝所日宴遊者豈不可感侍臣叩首曰紂之荒周之監也

錢塘一禪僧坐關三年不語不視王陽明往訪因喝之曰這和尚終日口巴巴說甚麼終日眼睜睜看甚麼僧驚起因問其家曰有母在曰起念否僧曰不能不起念先生因指本性諭之僧尋還家

吳僧智及從廣智訢公學文同袍者呵曰子才俊爽若此不思負荷大法丼作詩騷奴僕乎無盡燈揭所謂黃葉飄飄者不知作何見解智及槃不能荅目不交睫者逾月忽見秋葉隕庭豁然有省

呂柟為講官至云元順帝廢學縱欲 太祖一舉而取之不可不深念或訝其太直公曰賈山借秦爲喻文帝尚能用之況 主上明聖不爲漢文者乎

王陽明勦賊寄語楊仕德云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區區剪除鼠竊何足爲異

魏校答黃起亨云讀來書似猶以舊事介滯願開拓萬古心胸虛名在人間世辟猶閒雲在天浮漚在海聚散起滅何常之有

陳循當國纂修寰宇通志館中諸公日多不至乃命門吏揭不至者職名于東閣因揭一對云朝叅未到荷聖朝恩有覃時纂述不完忝志館書無成日

建文親屬因南城日誦佛 英宗隔垣聞之惻然及復辟諭張寧曰建文親屬吾欲釋之追復位號可乎寧頓首曰此天地之心也柰 太宗何不如釋而陰加厚賜庶爲兩得

英皇畱虜庭議迎復猶不决于尹襲遂榮獨投書內

閣高毅請從厚王直嘆曰此禮失而求之野耳

王恕召爲大冢宰至京郟智往見曰先先生且勿受職先請見君時政不善者歷陳上前庶其有濟一受官職再無可見之時矣

李西涯有一門生歸省兼告病西涯集同門諸人餞之即席賦詩爲贈汪石潭詩先成內云千年芝草供靈藥五色流泉洗道機衆共傳玩西涯獨將後一句抹去令改衆皆愕然西涯曰歸省與養病是

二事今單說養病似偏衆請西涯續之即援筆曰五色宮袍當彩衣衆嘆服

給事張寧欲以李秉爲兵書王竑掌內臺以奏草視李賢賢曰言官薦人但言其可用豈可預擬官職

羅洪先喪居不廢講學羅僑責之曰講學未爲無補獨嫌于喪次夫取益于友不若取益于心恐索子者當于牝牡驪黃外矣

楊升菴謂逸少有經濟才爲書名所掩藝之爲累大矣李思齋曰藝亦安能累人凡藝之極精者皆神人也況翰墨之爲藝哉先生偏矣

陸司寇卒御史行部不平楊守隙欲譖之于其來謁令閽人辭曰適聞弔陸尚書先至彼相候御史旋詣陸公先令其子主事君至彼辭曰家大人遲公良久不至歸矣

歸安嚴鳳以孝友聞同邑施氏兄弟爭產其弟訴之鳳鳳顰蹙曰吾兄懦吾正苦之得如若兄力量可

盡奪吾田君復何憂施感悟兄弟友愛終身

慈谿一縣令初至任謂羣下曰汝聞諺云破家縣令滅門刺史乎有父老對曰聞者士子多讀書某等只聞得豈弟君子民之父母縣令默然

頴川有姚尚書墓其神道碑穹窿高厚四面均馬國初州人侍郎某者欲割三分之一以刻墓表告之州守守曰何不割三分之二或問其故守曰吾欲使後人割侍郎碑者猶得中分耳侍郎聞之慙悔

胡東洲督學兩浙有士子某者懲以夏楚明年述職至京其人已狀元及第設席款胡以哥窯盤盞行酒曰此器世所寶也俗眼不識耳胡曰此器脆薄終不若良金美玉之器爲可寶也

李志學好談神仙然嗜醇耳耽姝麗李夢陽曰喧寂不共途動靜無並驅子謂果有楊州鶴乎李曰根汙泥而挺淸冷之上者蓮之所以神也夢陽曰汙泥不染者以其根蓮也子誠蓮則可非蓮則壞矣

聶大年云王抑菴冢宰求戴文進畫十年不得何如移十年求畫之心求天下之才則野無遺賢矣

鄒東廓受知于劉野亭劉歸鄒送之劉曰子國器也善自愛寧直無媚寧介無通寧恬無競

劉忠爲南冢宰因司屬王主事高之父家居素奢汰致貧乏乃遺金二十兩與高奉親曰恐尊公奉養不悅汝欲曲意承之則變節之事有未幸勿改節

邵康僖銳好箴規人梁儉菴遂觀察使公勉之曰大心胸以集衆善廣耳目以宣羣情

舒國裳嘗謝䞋恩馳入吏部堂屬嘖有煩言舒將奏其作威友人謂曰曾記定性書乎於怒時遽忘其怒舒謝曰子督過是也卽焚其草

章拯楓山之任官至司空淸操淳朴與楓山等致政歸有俸餘四五百金楓山知之大不樂曰汝此行做一場買賣回大有生息拯有慚色

劉忠宣語陸吉士深曰初入仕知己不宜多朋友三

數人得力者自可了一生過多則晚年受累

孫原貞舉進士以實錄事至杭屬學諸生給事筆硯時于肅愍在列進曰學校之設將養賢以爲用耶抑供專書辦耶孫下席迎上坐謝過

邵寶督學江西李西涯贈詩曰職在文章官在憲政宜嚴肅教宜寬邵語人曰某在江西深得其力

淸軍孔御史按嘉興里老多被箠楚死者楊繼宗爲知府入告曰爲治貴識體今公但當剔姦剔弊勸

懲官吏而已若逐里清審此有司事非憲體也
工侍某託閣改吏侍許進對衆面詰之曰公年尚未
秋已不早循資而往不憂不貴乃托斯人速化乎
王虎谷爲祠部郎疏請嚴試僧道精通玄典者始與
度牒王晉溪問曰謂此可塞異端乎此輩苟且衣
食尚與吾儒爭勝爲若使精通玄典又可奈何
天順初陳汝言言于　上曰翰林官皆帶列銜門銜
而本院學士乃無一人事體不便　上召問冢宰

王九皐對曰學士之職不輕今已太多汝言折之
曰唐有十八學士今何多也遂俱改學士
周文襄至崑山南登岸盛怒撻一人教授朱晃叱阜
隸令止進白公曰請姑息怒至衙門治之公從之
後召晃問故對曰下車之初觀瞻所係恐因怒傷
人累盛德耳
邵文莊爲李西涯門生邵雖在臺閣李尤箴規切磋
嘗批邵所作文後云予往時爲方石老彈射所苦

迄今爲感不知國賢亦耐得我否
喬白巖轉南司馬其師楊文襄移書相規曰君勿以
宦成自怠益自砥礪矜持求終令譽則予無似得
托姓名于不朽矣
沈石田問都南濠近有何得意作南濠自誦節婦詩
云白髮貞心在青燈淚眼枯石田曰有一字未穩
禮經云寡婦不夜哭何不改燈字爲春字
劉瑾恨王陽明不置王度不免潛至閩中與一異人

論出處且將遠遁其人曰汝有親在萬一瑾怒逮
爾父誣以北走胡南走粵何以應之遂決策返
王守仁素善劉養正劉謀逆守仁遍令用決其母喪
暴露守仁使人葬之且祭以文曰君臣之義不得
私于其身朋友之情尚可申于其母有儒生上書
辨論君臣朋友本無二理守仁愧屈
曹棟言大臣體國言官論事當如和羹相濟言官無
忌益見大臣之有容大臣休休乃有言官之謇諤

楊宗喬峭直與人議論不能下氣監臨者惡之幾不
免偶見桂古山道其事桂曰譬如對奕且饒一着
譬如爭路且退一步便無事矣宗喬惕然謝教
林希元欲征安南張岳規之曰欽州非用武之地尊
相無封侯之骨恐有後悔
唐一菴遊湛甘泉之門甘泉嘗問此間好山水曾遊
遍否古人遊名山大川必有所得一菴問何故有
得曰君有所得君自知之吾不可畀汝也

章楓山語陸儼山曰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凡見有
爵位者須自量胸中所有若不在其人之下何爲
畏之儼山舉以告劉司直劉徽晒曰楓山失言孟
子是藐其勢位楓山則藐其人矣
國學舊有荊公文集板陸儼山爲司成命模印數部
分遺朝士學録王玠屢頷言曰好好世界如何要
將王安石文字通行怕有做出安石事業者
何孚漸至孝葬母時積雨不止及輀車肩道雨若迂
避既葬廬墓夜有二虎守之後孚新舉鄉貢求李
西涯諸名公作廬墓詩陳白沙有直從天地閉三
冬之句蓋惜其自襮也
龔蘭巡撫淮安冗費汰盡一滑稽生進言曰公尚有
禁革不盡者龔忻然請教曰下體有袴用以蔽形
今爲兩股是虛費也去一存一所省布帛多矣龔
良久曰得無難于行乎生曰公之禁令皆此類也
不便于行者多矣龔乃稍弛厲禁

錦衣王佐卒陸炳代理衛篆勢燄張甚佐子不肖有
別墅三炳欲盡得之乃陷以罪并捕其母母膝行
前道其子罪甚詳子號呼曰見頃刻死矣母恐助
雪耶母指炳座而顧曰汝父坐此非一日作此等
事應亦非一生汝不肖于天道也何多言炳面赤
錢學士溥營第役傾里旅旅有惰者錢譴之對曰病
夫問曰何病對曰往時嘗提刑營第老夫從役傷
膂黄勞今敗尾瘦短矣老夫猶疾痛不即死茲役

之不力何敢辭罪錢謝遣之
王文恪修姑蘇志成楊循吉一顧發票即斥去後語王
文恪曰志修于我朝便當以蘇州名志姑蘇吳王
臺名也可以此名志乎
臨海金貢亨倦居應大猷以道義相友善金謝事家
居應復起用詣金言别金曰君此出他日回來要
將一副樣應容歸還我兩人竟保晚節

文衡山每言近來陸貞山最會做文字但開口便要
罵人亦是一病
謝茂秦素善李于鱗已而有隙謝在京師數于鱗不
法事衆默然魏順甫獨前質曰先生見之耶抑聞
之人耶謝遽曰亦聞之人耳順甫曰于鱗之善先
生天下莫不聞今以人言而遂信之不明有所聞
而不以告于鱗不忠不告于鱗而告士大夫顯者
不厚某請改事矣遂拂衣去
周叔夜赴楚臬請益于楊抑齋答云獨陽不生獨陰

不成片事不可六要好
吾謹就試有司盛餙冠服文頃刻就偶風動衣裙文
采五色爛然有司詬怒欲笞之然奇其文第曰有
如是才而不自愛是挾孤白裘反衣之耳
馮夢禎館試先一日杜門理舊業屠隆曰足下云登
情太薄欲登舜僕西湖之上僕信人也且先至湖
濟喚子矣今君為英雄欺人哉
羅近溪偕鄒昆巖諸同志訪悅心長老悅心過叩之

曰諸公皆可進此道獨不敢許近溪公愕然問故
曰載滿了近溪大服已謂昆巖諸公曰此語惟近
溪公能當對諸公却不敢道諸君皆大服
鄒南皐曰朋友有過貴在含蓄而默化之勿得當衆
攻激反阻其進
錢塘陳師曰近時士夫談禪者若雲間陸宗伯澄心
養靜內境坦夷而平湖之陸雖護持佛教緇流歸
之人云與陸雲間自別

捷悟

太祖一日欲刑人劉基請何爲　太祖語以所夢基曰三人頭上有血此眾字也以土傳之得土得眾之象也應在得夢時三日當有報比三日海寧果以城降　上喜悉出所刑人縱之

況鍾謁一勢閹拜下不荅歛揖起云老大監不喜拜且長揖

郭德成侍讌既醉免冠謝其頂濯然　上笑曰酒風漢頭毛如此非酒過耶德成曰臣猶厭其多欲盡髡之　上默然既醒遂盡剃其髮被緇誦佛乃免

永樂間吉安鄉民嘯聚先遣行人賫敕撫諭行月餘又遣韓觀統兵繼之至是江西三司奏言嘯聚者悉已復業　上語楊榮曰觀不至不下其降勅甚觀榮對曰討發奏之日觀尚未到不足褒

文皇內閣七人惟楊榮最少一日晚寧夏報被圍上急召內閣惟榮赴命　上曰爾從進呈解此今當遣何處兵救之榮曰不須救臣嘗隶使至彼其城堅其人習戰發已十日虜且退矣夜半報虜圍解　上諭榮曰何料之審也

景帝意欲易儲一日語太監金英曰七月初二　東宮生日也英叩頭云　東宮生日是十一月初二帝默然蓋景帝所言者懷獻所言者　憲廟也

成化乙未會試徐文靖公溥主考夢至一所大澤茫

茫忽一物若黿者昂首登岸公以三箭揷其上時王守溪新發解家在太湖公以爲其應也拆卷果第一深以狀頭望之竟爲忌者所抑未知夢之所屬後謂守溪曰吾當時所夢揷箭盡品字也其二品之兆乎後守溪登政府秩一品

正統間虜過京城徐珵倡南遷之議內臣皆叱詈之乃命人扶出江時宜值于左掖門徐曰吾主南遷不合矣江乃具言固守之策遂見稱賞命入閣

界春立春日正值　聖節衆議慶賀迎春先後未定
于肅愍至曰迎春宜先衆曰何據曰不見春王正
月春加王上宜先迎春
徐有貞治河張秋不能成功乃再三求水發源處百
計塞之莫發聞一僧有道有貞往訊之僧曰聖
人無欲有貞悟曰此下殆有龍窟所欲者珠也吾
能使之去乃鎔鐵汁灌之水始受塞遂成平道蓋
鐵汁能蝕珠龍愛珠故也

正統間朝廷勑一邊將本左府之職誤寫右府邊將
受勑疏請何府支俸衆歸罪武選鄭厚東楊徐曰
鄭主政豈不解王言如絲其出如綸乎初書既云
右府即合于右府帶俸何誤之有
商閣老罷職家居成化間被召再起初未有復職之
命至日衆竊誚難稱職名及陛見方巾絲縧青布
圓領自稱原籍爲民商輅行取到京
正統間官殿當繕繪計用牛膠高餘斤遣官[illegible]偽

南直隸巡撫周恂如辦供時公以議事至京進謁
塗勑使請公還治公曰第行自有處置至京奏京
庫所貯皮張歲久朽腐請出煎膠回治照數輸納
以新易舊可謂兩便
程公同知溫州領上官檄檢校鹽場稱度數日茫無
緒次有老翁獻計用井字法言訖即去程即命畫
地作井字排鹽九區高廣相等止稱其一而餘八
皆悉定不三日鹽無遺數

荊王嘗夢人云補我衣裳當保佑王子孫王曰汝何
人曰但張目而視側耳而聽當自知之後閱觀音
頓悟神語曰張目而視非觀乎側耳而聽非音乎
府旁有觀音閣王徙觀丞命修飾立碑記之
成化間中官黃賜同陸瑜王槩讞獄有兄與人爭毆
死之因而致死者法司奏當抵罪黃欲從末減二
公持不可黃大言曰同室之人鬬者尚被髮纓冠
而往救況其兄乎正在矜疑之例二公無以應

國家常朝諸臣奏事御前當准行者止以是字荅之
成化末年　上病舌澀每荅是字不便時鴻臚卿
施純請以照例二字易之　上大喜遂轉禮侍未
幾進尚書人目爲兩字尚書
賀欽給事中見陳白沙論學嘆曰至性不顯寶藏
猶霾世即用我我將以爲用即日上䟽解官去
英宗復辟頗悔于謙之冤曹[illegible]毛內死恭順侯吳瑾撫
寧伯朱永隨侍少頃張軏石亨自外至　上連以
杖截地曰好箇于謙好個于謙瑾承出語所親
曰觀　上意亨等無所逃矣後俱被誅
弘治乙丑昆山顧鼎臣爲狀元尹直家居謂人曰臣
字與成字同音鼎成龍駕名犯嫌諱至五月果然
都憲王竑董漕淮安始稱一老人傳檄公問汝年幾
何荅曰四十七公曰我亦四十七已見二毛而汝
尚壯容何也老人曰相公憂國憂民老人醉飽終
日公愀容曰名言也不久乞致仕

許忠節逵觀察江西語巡撫諸公曰寧府敢于爲逆
者特權臣也權臣曲右寧府者貪重賄也重賄廉
所不到者爲盜藪也剪盜則財困困則賄急急則
交解解則惡孤而吾志可行
王守仁聞地藏洞有異人坐臥松毛不火食遂歷崗
險至之其人正熟睡公俟其醒問最上一乘其人
曰周濂溪程明道是儒家兩個好秀才公恍然悟
李御僉浙臬時城慈溪甬半郭居者賄趙文華請廣
之公不可趙乃置酒于城外某山使人射矢及城
脚䟽曰城易及矢乃爾奈何公則令人以矢從他
山射至酒所曰盜城至此不能使矢無及也
世宗建皇史宬于重華殿西貯　寶訓及實錄　上
御書宬偶誤欲更之張孚敬曰惟天子考文御書
即爲綸綍矣勿更
周鑑覆舟江中幸無恙尋遷憲使嘆曰宦途之險猶
牛渚馬當也日行其間安能數徼天幸哉竟致仕

居樞與諸老人會講山中蔡龍溪先生問曰老此時尚有事當料理否皆云無之居曰方今嚴寒吾與諸君飲酒甚樂從者尚無鼓息之所不可不爲理會

蔣之曰宋儒格致之說久厭聽聞良知及知行合一之說一新耳目如餅魚鮮笋肥美爽口盤肴雖味如嚼冰若久而厭飫依舊用鵞鴨羊豕矣

王槐野曰功名謂之會會者聚也謂聚必有散譬諸宮宴宵有三爵輒去者有留連終夜者視主人意共何耳仕宦行藏大槩類此

周思兼曰食淡勝于肥甘食後方見貧賤勝于富貴當亦如是

熊神阿過歐陽文忠墓曰恐是醉翁渣滓耳恐不然神當在瑯琊林壑間

皇明世說新語卷之五

雲間李紹文節之甫輯

夙惠

方孝孺髫齔已善屬文見典冊所載聖賢遺跡忻然有嚮慕之志鄉人呼爲小韓子

解學士縉童時婦翁過其家解父抱縉置椅上婦翁云父立子坐禮乎解遽答云嫂溺叔援權也

楊文敏年十三或論古名相嘆爲不可及公徐云皐夔伊周或不可及其他未有不可學而至者

宋槃改元從江南富民實北京黃潤時年十二其父當行乃詣官請代官不從對曰父去日益老兒去日益長官異而從之

于謙七歲僧蘭古春見而奇之曰此他日救時宰相

李東陽四歲能作大書　景皇帝召見抱置膝上賜上林珍果六歲八歲復兩召之試講尚書皆與程敏政同召　上試對云螃蟹渾身甲冑敏政對曰

鳳凰徧體文章東陽對曰蜘蛛滿腹經綸後稱官
學士李大拜兆于此矣
楊季任僉浙憲嘗見數童從社學歸中一生手拋書
包爲戲季任召至前出對云童子六七人無如爾
狡生對曰太守二千石莫若公公且請賞季任許之
乃云莫若公廉季任詰之曰無賞文何如對曰莫
若公貪季任大奇之生名呂升官亦至大參憲
舒芬之父得一莚地形家曰此地當發鼎元然必四

世之後舒父曰我不能待也時芬童年曰父無憂
若地果勝請移三世祖骸瘞于此見即應矣父從
之芬果大魁
洪鍾四歲能作大書　憲宗召見命書聖壽無疆鍾
握筆久之不動　上曰汝寧有不識者乎鍾叩頭
曰臣非不識第此字不敢于地上寫耳　上命內
侍舁几一揮而就
正統間起送神童至京　上戲與丈餘紅羅使直書
一字乃以筆直竪如羅長傍加一點遂成上字
何遵幼時其祖折葵一枝付公命向日拜覓北面拜
祖怪問公曰翁獨不聞闕在北耶
彭春菴七歲從鄉父老入佛寺不拜寺僧強之不從
反叱之曰彼佛裸跣不衣冠我何拜爲
何文肅喬新幼閱陳子桱通鑑續編翰林周中規問
曰子桱書法何如曰先輩著述非後生敢議然呂
文煥降元不書其叛張世傑溺海不書死節曹彬

包拯之卒不書其官紀義軒則採怪誕不經之談
書遼金則失內夏外夷之義似有未當中規大驚
白其父冢宰公曰三郎學識不易及也
張簡肅敷華七歲時里社有竹木之祟乃指揮羣兒
斬伐殆盡
劉士壽幼時臥病其父即病所得其祀竈文驚喜曰
此子有八百受敵之才
張寧七歲題畫龍有云莫點金睛恐飛去

王宇幼穎悟迥絕異人張三丰抱視良久曰此兒靑
特不凡他日必爲河南人物貴顯不足言也
毛澄七歲善屬對姻戚長老喜之者贈以金錢受歸
即擲曰要此何用吾不欲遺長者故携歸耳
劉咸栗六歲侍客有談及天下阨塞及運道可憂者
趍而進曰勿使奸雄聞之
劉咸栗幼時侍父方伯公問天何依地何際終有壞
否及聞元會運世之說則又曰後之人將柰何方

伯笑曰童子何慮之遠
布衣陳剩夫家始微賤父鍜工也常携公攻業于人
其人容爲之防公年十二語其父曰父何執業而
蒙盜賊之名乎勸其父舍之
呂原九歲能文識者曰此子殆脫穎而出者
王道亨年十二作古塔詩云浮屠何代建峭拔入雲
端絕頂登臨處摩娑星斗寒劉中行見而奇之曰
屐來公舉頭紅日之句不過是也

倪文毅岳五歲侍文僖公問曰天上更有天地下亦
當有天蓋已悟天包地之理矣
王陽明幼問塾師曰何爲第一等事塾師曰惟讀書
登第耳陽明曰登第恐非第一等事或讀書學聖
賢耳其父笑曰汝欲做聖賢耶
謝璘八歲善詩客命賦暮秋援筆立就至紫塞風寒
鴈叫霜客驚嘆呼爲奇童
鳳翔王麒年十三爲知府張本齋所愛曰使讀書不

輟不數年天下無書矣
韓邦靖五歲讀論語至文王至德篇掩卷若有思者
父問對曰即如是武王非矣
孫文簡承恩五齡吴一齋以紅燭試破即荅曰色似
朝霞光同夜月吴曰此淸華色象異日華國之敎
王貞幼見帶刀者其師戲分韻教之作詩王輒成
句云少年醉舞洛陽街將軍血戰黄沙漠師驚曰
子異日必以文鳴世

豪爽

太祖造邦法制嚴峻王行欲往金陵其友堅沮之行大聲曰虎穴中好歇息

孫炎博學能文下筆輒數千言與人談古今成敗如懸河性嗜飲負氣一時交遊並豪俠輩嘗曰孫炎豈齪齪輩伍耶章句之士不在眉睫

永樂間有虜使至稱善飲有司推能伴者僅得一武弁猶恐不勝　上令廷臣自薦曾內翰棨請往

上問卿量幾何對曰臣量且當倍過此虜　上喜令往三人默飲終日初不可計虜使已酣武弁亦潦倒內翰奕然復命　上笑曰無論文學酒量豈不作我朝狀元乎

項忠討滿四矢石如雨累不少避馬文升勸其持重項曰奉命討賊久無成功死所甘心

郭定襄登守大同屢衂之後人心土崩愛登者泣曰事至此奈何登曰天祚國家必無可憂之事君胡勢莫過吾與此城當相存亡當不使諸君獨死

王竑少以經濟自許擢給事中曰士當希汲黯朱雲安能局促效轅下駒耶

劉源清巡撫宣大每戰必曰死入褒忠祠何恨

武安侯鄭亨治大同甚有威聲前呵一出街頭大家亦走避之當時亦大異此事

鄒智計偕道出三原時尚書王恕家居智往見且曰智此行非但會試正欲上疏使進君子退小人則

天下治恕不荅

徐有貞酒中忽問門下士杜堇曰汝謂何等人可作宰相堇謝不知公曰左邊堆數十萬金右邊殺人流血目不轉睛者真宰相也

方士李金鎗來吳徐武功召試其藝李運鎗庭中公哂之呼家人取吾棒來棒乃純鐵所為重六十餘斤顧李曰盍試諸李謝不習公笑起運棒如飛時時及李頸李懾伏不敢起公擲棒叱之吾曰吾豈

與君有技者耶

王恭毅竑尚氣居言路見事不平者輒爲扼腕自經

擊馬順後所至令行禁止人望而畏之曰此捶殺

馬順者自是名滿天下

憲宗開西廠命中官綰事勢焰不可嚮其黨嘗挾眷

夜帥邏校入兵部主事楊士偉家并拆其妻時陳

音居北舍亟乘墉呼曰爾何人乃擅辱朝臣其人

曰爾何人乃不畏西廠音曰我翰林侍讀陳音也

聲氣愈厲其人少戢

韓中丞雍膽力絕人兩司會集議兵適引賊數人至

公握刀付一布政曰公可手斬此賊布政戰縮公

笑曰公談兵何美殺一係囚猶爾臨陣當何如即

自持刀連斷數人頭衆懼有股絕者

何喬新守溫夜乘小艇訪虞徵君原璩坐久索飲村

居無所覓公嘆雖醨酪亦可乃出新鹽一餅共酌

劇談竟夕而別時稱何虞斷交

王文成少好奇隨海舶過仙姑島觀日出島有老人

留王宿半夜呼曰日出矣王起見海水都作臙脂

色日如巨屋見漢漸昇以爲平生奇觀莫是過也

湯徽勣東甌王孫負才使氣日記數萬言十五六爲

弟子員京兆尹下學徧召諸生徽勣後至當笞

大呼折尹聲振廡下尹懼慙卒筦之徽勣振袂走

出學門題詩府署云從今袖却經綸手且向江頭

理釣絲遂出遊江湖

梁有年上書請告時聲與籍甚嘗從吏部人有風其

且止者公笑曰吾自欲歸豈以刑部郎少之故一

吏部能縻我哉竟去弗顧

胡山人岳松與曾省吾善曾聞謂山人毒就武科自

見山人笑曰足下睎生能畢早汗辱中從然後從

見角弱扇乎執與同岸長揖論說先子與從世長

者遊以自愉快即六將軍不易矣

沈青霞宕從戍出塞飲讌酣所得客給事欲以其

任弘濂之入公即以濂世蕃曰吾代客酬也
沈青霞編管保安會總督楊順多殺平民報功青霞
以為詩刺之有曰白草黃沙風雨夜冤魂多少
覓頭顱或勸公隱默自全公曰我昔非言官今非
啞子若輩殺人欺君要賞吾誓不與共天
楊爵繫獄首尾八載每誦易以自遣人每勸止之公
曰吾身尚在吾何憾
楊用修謫滇中有東山之癖諸夷酋欲得其詩翰不

可乃以精白綾作褫遺諸伎服之使酒間乞書楊
欣然命筆醉墨淋漓裙袖酋重賞伎女購歸裝潢
成卷楊後亦知之便以為快
王冕大雪中赤足上潛嶽峯四顧大呼曰遍天地間
皆白玉合成使人心膽澄徹便欲仙去
冀司諫欽 元經才藝下開元經曰人各有時若
錐處囊中穎當自脫寧待援手他人乎儻果薦上
元經惟有披髮入山耳

楊爵家居有旨逮繫官校入郎與偕行諸校謂曰盍
內別乎爵曰去矣勿復顧
楊給諫允繩自言我目如懸電能開不能闔口如決
濤能吐不能合
楊繼盛論劾嚴嵩 上怒甚削刑 二王為辭杖公
百或遺之蚺蛇膽公曰椒山自有膽
全椒舊有項羽廟佘翔為令一炬焚之王元美曰此
殆為咸陽三月火復仇耳

李思齋曰大夫喜則清風朗月跳躍歌舞怒則迅雷
呼風鼓浪崩沙如三軍萬馬聲沸數里安得閑眼
愁眉作婦人女子賤態
徐文貞督學浙西道遇毛尚書伯溫過其舟毛曰君
得無饑否呼侍者捧大盤四其一蒸炙鵝鵝皆大
臠其二饅頭大如盌者各五十許又不具筯以
手擘之銀盤二使注酒長跽大嚼傍若無人時文
貞年少勇于酒互擧釂飲然而別曰公大器也

高捷罷歸莊居盜意其厚藏謀劫之司警者以報捷
令洞開大門手舞雙刀亦光如月慓疾如風盜皆
狂奔間有俯伏者呼曰三叔尚雄武如是耶

彭司馬澤晨訪郭武定置小酌念無酬酢者適張御
史之子至因取兩銀卅相對彭尚不肯脫衣酒十
餘行解帶褫衣曰進部未遲也屬有微雪又十餘
行曰部幸辭事可無進矣轟對無算至暮始別

唐荊川語王遵巖曰宇宙間有一二事人人見慣而
絕可笑者屠沽細人衣食少足死後必有一篇墓
誌達官貴公稍有名目死後必有一部詩文此等
文字家藏人蓄者盡舉祖龍手段作用一番則南
山棋炭竹木當盡減價矣

吳人張隱君云吾積財以防老也積快活以防死也

唐順之滿壁書志士不忘在溝壑語

三崖歐陽公數忤權倖有爲公寒心者公曰君子全
身遠害惟有不仕既爲官安得避禍

黃舍人道月與一二同年遊西山黃岸幘衣半臂紫
衿坐運錢騎馬挾彈飛鳥應手而落遊人從之如
雲郎以爲橋游人爲之語曰得山僧從舍人

鄧文潔晉病平生酷自愛及登崇山峻嶺不及絕處
不休不臨懸不壯每會神情獨得仙仙欲飛

楊最在獄不食因飯語周順之曰寧以璧碎石上作
羣玉屑安能與此侮汙爲全瓦礫耶

沈孟淵性好客每日設數筵酒食以待客至若無客

則令人於溪上探望惟恐不至也

龔大章每有所詣無遠近皆步或勸稍就舟楫先生
曰生吾足將安用哉

熊際華曰余泛赤壁亦以七月望夕因感賞古人賦
詩橫槊風雲氣豪舉酒屬客勝情乃足澆之

莫雲卿曰余嘗獨居山中時借榻僧舍每見林巒新
霽鳥聲碎耳巖扉初曉雲山盪胸一敞山椒紫翠
正落枕上仙仙乎覺身世之欲浮也

容止

吳伯宗少時舉止不凡識者奇之曰此兒玉光劍氣殆不可掩

忠誠伯茹瑺狀貌魁奇不妄言笑事　太祖十餘年小心無過　太祖嘗稱爲賢人君子

王禕長身山立人初見之若不可近及接之聽其言情意藹然恨知之晚

大同鉄巡撫李賢以王越薦及陛見　英宗曰王越

是爽利武職打扮遂用

倪文毅體貌豐碩目光燭然望之如神

天順初閣老皆被逐徐有貞李文達等代之後又繼以岳正　英宗始見徐曰徐有貞可惜無福又謂岳正醜擬胡子故此數人旋斥而文達儀度端凝得體始終保全安享富貴

韓雍精悍凋達　上喜以狀貌壓兵部右侍郎南陽白圭遣撫臣但得如雍者方稱

王守溪云成弘間翰林聲望最著者吳寬謝遷二人皆狀元及第儀貌修偉寬渾粹含弘遷明暢亮直並有公輔之望

林鶚貌莊重對妻子無惰容見小吏必束帶

謝一夔廷試第一傳臚之旦褎然衆中絹紗屬目李文達大喜得人後有及第者輒曰安得偉器如謝某者乎

王文莊鴻儒未遇郡守段堅一見歎曰子風神清徹

非塵埃中人

戶書吳琳致政歸朝廷遣使察之使者潛至其旁舍見一農人拔稻秧徐布于田貌甚端謹問曰此有吳尚書乎農人斂手對曰琳是也

丘文莊稱蔡介夫氣清而色和外圓而內辯

世宗幸太廟見張文忠公孚敬詰稱公貌奇才崛

趙大周云楊升菴在瀘州其服飾舉動似滁州一貴公子

莆田彭部爲吏侍人不見其笑容衆擬之包孝肅

孫一元善說玄虛渥頫飄鬚髯望之如神仙中人

黃道月在京邸飲蕡履常樓中望西山雲黃倚樹浮
白目光與雪射爛若燭銀長嘯內激山水盡裂

習孔教論瑯琊兄弟曰元美神仙相敬美王子相

三崖歐陽公眉目皎皙溫美蕰之如羽人處子

陸杰巡撫湖廣 世廟巡幸召見見公偉貌修髯進
退從容語近侍曰陸都堂真大臣也

自新

羅文恭玩內典得返聞旨覺此身在太虛視聽若寄
世外友人覩其顏貌驚服先生忽自省曰嘻是將
入禪那矣乃悔豈前功篤志聖學

岳正再起再廢有自京師來者傳 天語于正曰岳
正倒好只是大膽正因寫小像遂隱括其辭題于
上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惟帝念哉。必當有感。如
或赦汝。再敢不敢。

世廟諭內閣曰侍郎董玘 經筵內行禮先後俱無
遜讓之體其心可知玘聞之懼自是見 上屏息
如儀 上復謂內閣曰玘承諭後似加恭謹已知
省改其令安心供職

呂光洵按吳其給事欲爲富人居間適陸粲在座不
果言而別語所親曰雅陸公時時言地方利病又
勸其奏請蠲租彼爲公激昂吐辭我乃懷私業不
敢言思之愧死遂却富人金曰吾爲陸公所化矣

聶謹喜擊劍弄丸蹴踘六博日與諸少年飲胡姬肆
中醉輒出都門走馬平原識者咸目之曰此吾舍
人見耶舍人長者何爲令無子謹聞曰如人言必
何若乃稱舍人有見也或曰丈夫能以文章博上
第耳謹曰若是于謹何有遂謝諸少年始爲博士
業至掄魁才五月耳

助教李繼浮海李時勉爲司成時厭之後時勉忤權
被枷繼嘗救甚力輸求會昌伯得釋衆始稱之

企羨

楊彝請學省淡之上學徒稱衆楊士奇自廬陵來避近以求館事彝叩其中而器之乃告主人曰吾不足爲若師求吾之所師者師之遂辭去主人詢其所師者盖指士奇也竟延之

進士姜麟見陳白沙曰吾閲人多矣如此先生耳目口鼻人也所以視聽言動者殆非人也至京有問之者曰活孟子活孟子

廖道南曰予遊翰林見有亭一區曰柯亭有柏二株曰柯學士柏何其流風遺澤令人永矢勿諼也蓋其孤介之節剛正之氣所漸被者遠矣

廖學士雅自負博而辨又貴倨也所引說經史連拄諸生口獨魏裳避席奏對不窮又所請益時出其表學士自失曰何物少年乃爾足三冬耶

周與穎敏絕倫爲益榮裳入益恭士童文仲來謁公曰聞有周與者願與角公出南征詩百韻進兩生于前爲誦一過皆能悉記周復從未句倒誦至前章謝曰今而後知讓君矣

王陽明謫龍場驛丞歸至錢塘劉瑾遣人隨偵乃托言投江實附客舟至閩登岸奔山徑數十里夜扣一寺求宿僧故不納趨野廟倚香案臥蓋虎穴也夜半虎遶廊大吼不敢入黎明僧意必斃于虎將收其囊見陽明熟睡呼始醒驚曰公非常人也不然得無恙乎

嘉靖初朝鮮王奏呂柟馬理爲中國人才第一朝廷乞厚遇仍頒賜其所爲文使本國誦式

文待詔每稱沈啟南爲先生每謂人吾先生非人間人也神仙人也百文某安敢望

陸師道師事文徵明人謂陸公已貴胡折節乃爾公曰文先生以秘藏道無適非師奉之益篤

蔡林屋羽書法遒勁閒臨蘭亭十七帖人或從傍指擿其雖者羽曰不然吾非臨右軍吾乃效之爲詣

生與文待詔徵明齊名而巳

薛文懿曰待客之禮當存古意聞薛文淸待客立一雞一黍酒三行食飯而罷此可爲法

王元美云吾黨有三甫張肖甫雄爽流暢張助甫奇秀超詣余德甫精嚴穩稱皆吾所不及也

王寅喜談禪嘗執弟子禮禮古峰禪師長跪請曰寅往往遇異人無如師者師將安之師曰吾徧遊海內五嶽者三今將遊海外五嶽而後出世寅愈益

嚮慕因自號十嶽山人

梅衡湘答李卓吾云聞公有老態令人茫然損于公心向之未交一言何可老也

熊際華曰過吉水鄒南皋里水石冷冷眞使人懷廉立之想及過先生一語語不可了巳翩然有凌風弄月以歸之興矣

莫廷韓曰余生平無深好每見竹樹臨流小牕掩映便欲卜居其下

傷逝

宋景濂安置茂州道過高僧與語曰吾聞內典善惡必報吾平生所爲自謂無愧何至是哉僧曰先生于勝國嘗爲官乎曰編修僧默然濂是夜自經死

宋祭酒訥疾篤其子麟懇請監官請還家訥厲聲曰是何風雲氣少兒女情多邪在丁祀兩祭齋形中耶祭畢乃就舁歸遂卒

袁表曰國初死忠者如王禕之死滇南希烈之眞卿

也花雲之守姑熟祿山之杲卿也韓成之誑楚沛公之紀信也張子明之僞降晉人之解揚也他如胡越國之死金華孫玫之死括蒼其事與唐張鎬李絳頗相類

王行爲藍玉所知藍誅反行亦被執刑官無以入其罪命行供狀曰行本一介書生蒙藍大將軍禮遇拔卒今爲梟李焉敢不從遂以同謀被誅

文廟纘統陳迪責不屈與子丹山鳳山同磔于市

上命割其肉塞迥口因問肉味何如迥曰[illegible]忠
臣孝子肉甚香美

卓敬不屈 文皇就獄臨刑嘆曰變起宗親畧無經
畫敬死有餘罪神色凛然

文皇登極方孝孺不肯草詔凌遲示辱改命樓璉璉惶
懼受命歸而憤歎謂妻子同日得無愧方先生耶璉
曰我受刑尚可正恐累及爾輩耳自經死

淝河之戰平安操長鎗馳馬追 文皇幾及會馬蹶

被擒 上問曰向非馬蹶汝將何為安太言曰刺
殿下如刺朽耳 上壯而釋之久之 上問平
保兒尚在耶安聞自經死 不去

吳友雲使雲南有梁王使臣鐵知院等刼雲使降命
[illegible]服[illegible]後以見雲脅降曰汝不趣降乃欲降天子
[illegible]耶[illegible]覆可[illegible]辨遂遇害
于[illegible]兒乃 家[illegible]祠官制詞曰先帝已知
其狂欺 心實憐其忠

陳學士以寧自守清潔奉使安南礦辭而往臨終有
詩去國身惟有黔囊被番禁都無陸賈金

劉球疏諫撓權大忤逆璫即陛前捽球赴獄囑其黨
馬順肯拷即獄中支解之劉臨刑不知所訓惟大
呼曰死當訴 太祖 太宗

英廟復辟石亨誣奏于謙王文不軌廷鞫日王方辦
迎襄之誣于第云何辯爲縱 上不欲殺我石亨
輩必不相容遂默不對

高郵御史明卒時書二語云平生無一事欺天今日
送百骸歸地

周新臨刑大呼曰生爲直臣死當爲直鬼

少司寇林一鶚病久尹直往問安一鶚喘息應曰病
將三月當住俸矣明日報卒直曰林公不慮病不
起止慮俸當住蓋以廉貧之故可惜也

陳真晟卒郡守彭桓立石當道旁題曰大明閩[illegible]
上書請補正學泉南陳先生墓

武宗有旨擇日巡狩偏關中土繁麗興駕切諫不聽有金吾指揮張英者謂車駕出必不利乃肉袒露刃于胸囊土數升持諫疏當蹕道號哭諫不允即拔刀自刎血流滿地侍衛官縛　詔鞫英囊土何爲曰恐汙帝廷洒土掩血耳已而死獄中

陸震廷杖垂死復甦書與諸子曰吾筆乱神不乱也

宸濠將誅不軌瑞州守宋以方積忤濠意考績將之省父老遮曰公其以死行乎宋曰封疆之臣死封

疆吾雖死汝郡安矣至則濠果執付南昌獄竟死

宸濠之変許忠節逵不屈挺立受刑觀者壯之時其父家居聞江西有变殺一副使輒爲位易服而哭人惟問之父曰必吾兒也此其素志今果然矣

陽明先生臨終門人周積泣下問何遺言陽明微哂曰此心光明亦復何言

儲瓘病亟召友人顧璘王韋囑以後事至不能語猶舉筆作國恩未報親養未終八字無一語及家事

楊爵繋獄前後七年忽宮中火傳　詔忌赦爵及歸有大鳥集其舍爵曰吾將死矣未幾卒

施閏將死自謂曰吾如負債者今限滿須償耳

張鳳翔角尚丱舉于鄉馳騁騷賦落筆千萬言奇字爛錯綺文輝爽觀者咸謂子安再生支考復出遂舉進士卒年三十歲王子安二十九文考二十四人以二子擬鳳翔非讖乎

方伯張胥將卒語其子曰身後毋納賻傷我節毋作

誌表虛獎失我真毋聽人言作石獸器物侵我墓

宋山人應春性豪宕因窮遨遊海內後至武林縉紳有憐其老欲爲置棺衾者宋笑曰我自有結果處無需此八月錢塘潮盛宋飲酒大醉赴湖死

陳鎏方將死頭戴野花肩鵲遍遊田間狂醉二日乃辭世去

鄭善夫赴官鄢都督典友人期曰明年海上有紫氣東來是吾觀化至矣不一年果卒

棲逸

宋景濂云近來衰孱益甚自度不久人世居北有一岑陵山號曰小龍門其間多閒曠之地思架草屋三間以養老親此足一出衆事皆棄

常熟僧氏徐洪忽諭幹人潘珪曰吾家業盛矣必有代謝今將舍此而去之遂棄田宅授珪挈妻子築室先隴之側布衣蔬食謝遠交遊自號桃源水隱

太祖故人焦某屢命不起使人搜索之一日使荷雞酒由御街直入 上大喜命付光祿治具相飲甚歡已而出金銀角三罌命其自拾以官之焦取角授千戶數月出高橋門挂冠帶于桑樹而歸

太祖召郭德成爲都督郭免冠泣謝曰臣耽酒嗜臥不諳事情緩急位高祿重必有不理 上必殺我人情不過多得錢飲美酒隨意行適足了一生矣

胡九韶家貧力耕僅給衣食每日晡焚香謝天賜一日清福其妻笑曰一日三餐菜粥何名清福九韶曰吾幸生太平之世又幸一家骨肉飽煖又幸榻無病人獄無囚人非清福而何

道士鄧羽爲詩甚工自言居武林時忘情消白日高臥看青山動落花流水之機適閒雲野鶴之趣遂成意外不期然而然之句初無意于詩也

王文端公致政家居年踰八十每與夫人各乘肩輿循觀阡陌子孫稱觴上壽備享晚福一日坐觀澄江洪浚諭子孫曰初東里先生不欲我同事內閣

時不能平然使我在內則天順初元當坐盲禍今日安得與汝曹觀水爲樂哉

陳德勝自號龍潭老人耕隱不仕器度蕭雅重之語陳白沙曰過清江可問龍潭老人白沙往訪適龍潭雨中簑笠犁田乃延之入坐對榻傾倒析疑義白沙歎服而去龍潭語兒輩曰吳康齋非欺我者

姑蘇尤大參文度乞歸日以稼穡爲活人罕知者會尹冢宰與公同年托蘇守訪之因覓得一老翁絲

褏巷芒鞋麥帽遊、如也、人或告以郡侯至、即趨避
之、
楊升菴書壁云、老境病磨、難親筆硯、神前發願、不作
詩文、自今以始、朝粥一碗、夕燈一盞、作在家山僧
行逕、惟楊龐公谿諦所、有四字
呂仲木引疾歸、門人迎于途曰、夫子如京期年而又
返、何不憚煩也、呂曰、豈予得已哉、曠職素餐、在官
之酒脯、不若南山蔬食之爲甘也、

施峻罷歸、毎引詞客對酒、初閉入戶、輙手作而揖曰
幸爲不佞彈射、客有請者亦然、彈射訖、乃飲、或自
歌其詩、輙酣呼愉快、世謂其有稽阮之風
都玄敬斎居蕭然、樂奉賓客、銜杯道古、以永終日、或
至屢空、鍬笑曰、天地間當不令都生餓死、
王恭年六十餘、應至京師、同郡王偁戲恭曰、君無以
會稽草殺故來耶、恭笑謝曰、山中斧柯幸自無恙、
陳太和自號無住叟、衛平生蹤跡、非高峰則頂頷目

今吳中詩人能放浪水石間者一人而已
陸文裕公語朝士云、侯之迂狂、踈而不悔、近得秘法、
朝參之餘、杜門焚香、一味參禪習靜、雖書冊盡皆
掃去、乃大有益、
高叔嗣答袁永之云、僕高枕丘中、逃名世外、耕稼以
輸王稅、采樵以奉親顏、于時新穀既升、田家大洽、
肥羜亨以享神、枯魚爛而召友、蓑笠在戶、桔槔空
懸、濁醪相命、擊缶長歌、茲鄙人之自快、而故人之
所與也

薛蕙罷官、乃爲佳園宴處、痛罷爲詩、著老子解、供達
磨像案上、陳邵堯夫詩曰、足矣是矣、殆以尚矣
王立道病肺、欲疏歸、語人曰、脫吾疾瘳、以請而得走
錫山、當將腰斧伐林于海上、寄樵人、徜徉足終吾
年、當與黌齋冠冕絕矣
李于鱗請告歸、構一樓、東眺華不注、西挹鮑山、曰他
無所涵吾目也

子世懋好栽花果疏治一圃悉搆閩嶺奇卉及牡丹芍藥蓮菊之異名者藏之作學圃雜疏謂兒輩曰
吾他無所溷汝異日致一花供我月足矣
黃姬水好遊或嘲之曰子知會心不在遠何乃捨近囑而尋遐耶公笑曰苟欲會心寧知遠近吾以丘
壑視階庭以几席視靈山鳥飛魚泳惟意尚羊耳
徐獻忠罷歸語人曰越鳥南枝自有靈性鍾鼎萆董
不換我自在山林也

王穀祥家居二十年李默爲冢宰欲強起之王辭曰
豈有青年解綬白首彈冠者乎
曹時中作壽藏日徙坐片時曰此中無朝無暮無春
無秋恍恍乎天地未判之初
王元美曰余遊洞庭聚十日糧酒倍之行不問主所
至自津畫歷名勝與釣父羣長空皦然了無纖雲
靡夕不月靡飲不久清歌流觴遇興輒極涼暄天
劑秋不藺琴從行諸君周天善詩于念麗之陸丈

善書畫張生嗣之李生善奕奕稱國手黃生少年雅亦善酒李善供具佐吾饞口將書一通寄伯玉大
司馬署中必忻然而笑羨我五湖之曲也
沈鳳峰曰夜來月色清絕一碧無翳小園諸品影落清溪掩映如畫諸兒對影圍坐談諧雜俗醒醉相
笑樂劇飲無算命童子以吳音謳鶴南飛聲入雲
秋因念二十年誤落塵網奔走折腰豈知有四時
之景今幸得歸蒼松白鶴猶笑主人歸來之晚

袁石公曰花寄甁中與吾曹相對既不見摧于老雨
甚風又不受侮于鈍漢麤婢可以駐顏色保令終
豈古之餠隱者與郁伯承曰如此則羅亂花九錫
亦覺非禮之禮不如石公愛花以德也
黃勉之自稱山人其友戲之曰子誠山人也癖耽山
水不顧功名可謂山興瘦骨輕軀乘危涉險不煩
筇策上下如飛可謂山足目擊清輝便忘醉飽飯
擾一溢飲可曠旬可謂山腹談說形勝窮狀奧妙

含腴咀雋歌咏隨之若易牙調味口欲流涎可謂
山舌解意蒼頭追隨不倦搜奇以報主人可謂山
僕謂之山人宜哉
陳孝廉瑮搆別墅賁邑之北切前後塚纍纍或造陳
蹙曰目中每見此輩定不樂陳笑曰不然目中
日日見此輩乃使人不敢不樂
王麟洲宦關西見二叟策杖而行意甚適也王問何
以得此一叟對曰力田收穀可供饘粥釀泉爲酒

可酉親友臨野水看浮雲世事百不一聞一叟對
日濬池養魚灌園藝蔬教子讀書不識催租吏不
見縣大夫王作而謝曰眞太古之民
鄧定宇偕張陽和翁龍溪游古蘭寺班荊而坐浮觴
流曲水中接取以飲俄有孤鳥飛鳴而過笑曰此
勝絲竹矣
陸宗伯見莫雲卿山水卷曰余家九山中朝夕無非
畫境自來城居此景爲樵人牧豎所乾沒展卷頓
還舊觀復起余芒鞵竹杖之想
莫廷韓曰讀書夜坐鐘聲遠聞梵響相和從林端來
洒洒窻几上化作天籟虛無矣
廷韓曰山非高峻不佳不遠城市不佳不近林木不
佳無流泉不佳無寺觀不佳無雲霧不佳無樵牧
不佳古之眞隱曠士多托跡于名岳遐之山無隱
士則林虛故世有與居于山林道尊矣
莫雲卿曰晚涼箕踞臨池數酌閒設筆墨摹古帖一

二行援琴而鼓之神遊羲黃矣
陳繼儒曰香令人幽酒令人遠石令人雋琴令人寂
茶令人爽竹令人冷月令人孤棊令人閒杖令人
輕水令人空雲令人曠劍令人悲蒲團令人枯美
人令人憐僧令人淡花令人韻金石彝鼎令人古
陳眉公曰余每欲藏萬卷異書襲以異錦熏以異香
茅舍蘆簾紙窻土壁終身布衣嘯咏其中客曰果
爾亦是天壤閒一異人

五卷終

雲間李紹文節之甫撰

賢媛

洪武十年戸書滕德懋坐盜用軍糧腰斬　上遣使覘其妻妻方績麻于邸使者告曰若夫盜糧十萬死矣妻曰是宜死盜國家如許糧不以升合歸贍老妻其及固宜

劉寧爲刑部郎有以銀納瓜中行賄者妻安氏發之下詔褒寧廉介素信于妻妻能佐以義厚賜之

姚廣孝爲僧其姊知其好殺戒曰汝既爲和尚當發慈悲心及預靖難姊嘆曰和尚慈悲當如是耶

姚少師既貴還欲往見姊姊拒之曰貴人何用至貧家不納廣孝乃易僧服而往姊不得已出立堂中廣孝即遽下拜姊曰安用爾拜許多那曾見做和尚不了底是甚好人言畢入戸不復再見

工部尚書吳中貪財鉅萬厥妻嚴正須詰之曰妾呼其子宣詰嘆曰翰林先生果不虛妾吳中一篇語文何嘗説他清廉二字

解縉胡廣侍燕　文皇曰縉廣少同業仕同官縉已有子廣宜妻以女遂訂盟後縉子禎亮戍邊廣欲使女改適女以刀截耳血被兩頰曰薄命之婚皇上主之父面承之一與之盟終身不改背主遺父何用生爲越數年禎亮蒙宥女卒歸之

姑蘇潘純爲御史娶穆氏爲妾穆祖父皆世勲不知潘有室也其妻黄氏亦不知娶于穆自蘇至京純

懼館穆于他室穆知之執妹禮以見黄曰吾初不知有汝也吾有子婦田宅在鄉吾當還汝善事君子明日穆氏兄弟至將論純而歸女穆氏以理諭之黄氏又以女事其父兄感動和好後純出辜信陽二氏同處十六年無間言

劉氏許嫁盥山王其侏儒而陋既婚不能近婦時迸出與牧兒相追隨兩家父母欲令別嫁女泣曰得

夫若此天也棄而別圖又得一不如意者奈何縱其逆去吾寧奉佛終身不忍以一身事二夫也

江陰周鳳犯罪官司捕之歲久少懈乃暮夜潛歸其妻爲設酒食盡歡鳳欲就宿妻曰不可君在外久矣一宿後倘有身何以自明且人聞妾生子將蹤跡君爲累不小世謂其智而有禮

海州節婦司小花年十六未嫁夫亡歸夫家守節不二採訪使上其事所司以年未五十不合例時徐

宗實奉使兩淮上言曰厥婦既能哭夫于盛嫁之初又能剪髮于葬姑之後自當與立志卓異同科豈與守節尋常比例

祥符民袁海戍邊母病于家婦徐氏禱于空所玄帝佑之願進香武當以謝姑即愈夫還語之故夫與毋偕至飛昇臺姑言向姑危切時妾實許捐軀代姑今當如約衆方止之忽投身萬仞之崖矣衹而母與夫上殿遙見徐拜禮殿下駭問之徐言方隕體而下忽衆擁持之不覺已在此

趙氏歸于謝夫死時年二十有五有奪其志者氏斷髮自誓因嘆曰彼所利者財耳財不去禍終未殄乃盡奩嫁夫之幼妹聞人貧乏及橋梁當葺治者給之數年貲亦衰外議始息

羅循官憲副其妻與諸僚閫人宴集布衣荊簪介珠翠之間或勸之加飾曰素朴乃吾性也

閣老鉛山費公女明慧有文嫁宜興吳尚書之子少年多外好疎于伉儷女鬱鬱成疾臨亡爲書數百

言達公末綴一詩云啣指題詩寄老親洞房辜負十年春西江豈是無門第錯認荊溪薄倖人公見之哀慟幾絕

崑山顧方伯雍里之女嫁于孫甚有才情嘗作春日詩云春雨過春城春庭春草生春閨動春思春樹叫春鶯何良俊謂此詩可置玉臺新詠中

孟淑卿蘇人訓導澄女工詩嘗論朱淑貞詩曰作詩

須脫胎化質儕詩無香火氣乃復女子鉛粉亦褪
朱生故有俗病李易安可與語耳
貴池唐貴梅年適朱姑悍而淫諸姑淫者以百數
弗聽加之箠楚炮烙終不聽姑乃訟婦不孝通判
毛玉受賂倍加婦刑幾死親黨咸勸婦曰何不吐
實婦曰全吾名而汚吾姑可乎竟自經死
張莊懿子早卒聘趙氏女聞夫卒即至夫家守制有
司上其事旌之題曰趙女張節婦顧清曰言婦則
無所附麗言女則已去母家若不當旌者錢福曾

臂辨之引張良陶潛爲事類至千餘言
成國朱公殁于虜子某隨征獨返其母讓之曰汝父
死于國難汝隨征何獨生還豈利其爵棄而不顧
耶立命死之以廢子襲封
瑞州倅姜榮攝篆適華林賊攻城姜取印付妾竇氏
亟出捍賊不敵逸去賊突入城竇先藏印池水中
乃就縛時盛豹父子亦在難竇語賊曰盛家子在
何不遣其父報令贖我賊許之竇語盛曰我不即
死以印未付也今在某處歸幸言之即投井死
屠漸山欲治一僕僕求解于夫人夫人笑謂置一大
魚來莫測其指漸山嗜魚見而詫其肥夫人從傍
笑曰但水寬耳僕竟獲免
陳氏女聰慧知書年二十父良紹卒親長欲乘喪嫁
之女曰死者何人而欲吾膏沐衣綺乎
貞孝何婦華亭人聞有夫亡而獨存者輒唾之曰胡
不于夫絕時同死後竟行其志

肇慶學訓陳紀召以遷去寄二百金於諸生程衡越
五載衡與紀召皆死矣衡家又被盜或說衡妻潘
氏因而爲利者潘曰利人之有不義欺夫之名不
仁寧居以待後紀召子至舉而還之封識如故
諸城孝廉李相繼室馬氏年二十夫卒扃户峻絕不
問外事李同年侍御周公用過其家立階下曰馬
嫂盛德不敢請見又不敢廢禮北面再拜而去

術解

周顛仙詭譎　太祖每出輙伏道左以手畫地爲圈
曰打破一桶再做一桶盡一桶者一統之謂也
太祖每令鐵冠道人望氣言歷歷應及鄱陽大戰友
諒已中流矢死軍中尚未覺道人望風知之啓敵
曰友諒死矣其下猶力戰請爲文以祭使人持進
哭之則彼氣奪吾事濟矣如其言漢兵大潰
太祖初渡江遇一術士問曰天下擾擾紛紛屬之誰

與士曰願書字占之　上即拔劍畫一字于地士
俯伏拜曰土上一畫臣獨知爲王也
洪武初叅知政事劉王二公蒞淛改拱北樓爲來遠
張乘槎視之曰三日內主哀喪事如期王母病卒
劉公以曆日紙遏坐法王公延槎問故槎曰來者
喪字形遠者哀字形也旁二點相續者泪點也公
命槎易之乃名爲鎮海
冷謙傳仙術有貧者求濟於謙謙乃于壁間畫一門
一鶴守之令其人敲門門忽自開入其室金寳充
物蓋朝廷內帑也其人恣取以出不覺遺其引後
被執併逮謙謙謂逮者曰安得少水以救吾渴逮
者以缾汲水與之謙且飲且以足挿入缾中其身
漸隱至御前　高皇問之輙于缾中應如嚮　上
怒擊其缾碎之片片皆應終不知所在
山西金箔張者多幻術　高皇召試其術乃于袖中
出一鐵瓶書五符與水同入其中用火四炙缾中

初出如綫漸勃然皆五色雲彌布殿廷又以蓮子
撒金水河須臾蓮花萬柄以紙剪作採蓮船張在
船上採蓮唱吳歌　帝大笑忽失所在蓮與舟俱
不見但金水如舊耳
孝陵好微行嘗夜出暫止逆旅枕石眠草藉上中夜
有兩人共語一曰今夜此翁又出矣吾覘玄象當
在民舍中頭枕石脚踹耒而卧　上聞而異之即
以首足易位而寢又一人曰君誤矣此翁頭枕耤

脚踹石耳　上不覺汗浹于背卽還宮
國初有徐天明者奏國家災祥之數　上曰汝自知
乎對曰臣死于緋衣小兒之手　上故命一老千
戶押出斬之後知千戶裴嬰正非衣小兒矣
閣頭陀能于酷暑中坐竟日出行則小兒數十時隨
其後令遍身拭摩以爲快或上下俱赤體趺坐或
浴沸湯中遇食不問貴賤必分客有問道者曰治
國必先愛民養身莫善寡欲

劉誠意遊吳門中夜聞居人上梁誠意問其家貧富
及屋之豐儉左右曰貧家數楹屋耳　嘆曰惜乎不
久也左右問故曰此日此時上梁最吉家當大發
貧家驟富必復更置此屋旺氣一去其衰可待後
其家日裕不數歲果撤屋廣之貧落如故
洪武末年熒惑守心程濟上書曰兵起北方期在明
年朝廷怒其妄逮京詔獄明年靖難兵果起北平
董興征廣州賊夜半聞雞鳴輿問馬軾曰此何祥也
對曰雞不以時鳴由賞罰不明願公嚴軍令
袁忠徹初相　仁宗無天子祿元年四月遣使逮之
忠徹時爲大常丞見守備內臣跪請云聞有貴顯
其遲二十日得脫矣公接使命幸以他事羈之內
臣許諾已而使者至內臣令造檻車少緩數日囚
忠徹至臨淸遇遺詔免
徐武功方被殊眷劉原溥謂曰公氣甚不佳適與天
氣合公將不免武功曰奈何劉曰天上金氣甚沴

應當在公既而果罹其咎
徐武功問劉宗序曰見夜來天[illegible]宦官之禍作矣
我被曹吉祥所害至此恐其禍尤甚于我是月吉
祥之侄欽果反誅連及吉祥
皇甫仲和精占驗土木之難虜騎逼城下城中皆哭
仲和登高望謂衆人曰雲頭南大將氣至虜將退
矣明日楊洪石亨提兵入援虜果避去
徐有貞善天文己巳之禍前數月熒惑入南斗丞命

妻孥南歸皆重遷有難色公怒曰爾不急去直欲
作逵子婦也遂行過臨清數驛土木敗報至

陳郊精數學謂所親曰今歲狀頭當刑已而身罹之

文皇潛時有風李秀者陽狂奇譎惟　上知其人一
日奏曰明日臣生日欲邀三護衛飲　上笑令諸
校往秀持楮錢罣地煨之烟起衛人縱涕橫流楮
燼秀運箕揚灰被衆衣大聲曰如此時候若輩猶
不起耶衆以聞　上笑而已

弘治壬戌春初京師有善占天文者禮部諸公詰之
曰魁在何處曰文星在楚魁當在湖廣將揭曉復
命占之訝曰文星入楚淺入秦深魁當在陝西矣
是年湖廣魯鐸中會元陝西康海中狀元

彭時及第明年頒己巳之朔觀其書二至夏晝冬夜
各六十一刻退而求古諸家曆法無有也因問司
曆其先生荅曰曆者聖王所先本也苟以私智撓
之能無搖其本乎未幾有土木之變

錄綺嘗言其父客某解禽言見二雀啾鳴樹間父之
一雀飛鳴而過二雀忽飛去父客曰此二雀求其
侶不得彼一雀報言在東園樹林中故二雀飛去
也急令人視東園林中果然

正德中迎占國師于京師諸縉紳問占曰頃從陸來
乎從水來乎占曰吾乘龍來耳衆未信占乃出一
葫蘆傾一虫于碗內大如芥子占以水噀之漸長
數尺飛出檐前則二三丈矣雷雨大作衆請曰公
眞神人願收龍以止怖占叱之漸小仍入葫蘆中

王士能生一百二十餘歲楊循吉扣其所以壽荅曰
無他但平生不食肉不娶妻不識數不爭氣而已

孫福海有戲術常與諸少年納涼有美婦四五至孫
語少年曰汝欲見其足耶即晝地爲一字婦至見
晝處若巨溝即躍而足見諸人爲一笑

諸武胄餞王臣于海上罏白金一餅王受而擲諸海
水珠濺坐席武胄皆動色王謝曰銀在特相戲耳

出諸袖中

尹蓬頭居鐵鶴觀中修殿發土土中得鐵鶴士女悉集觀之尹笑撫之曰自我埋汝忽二百年矣幸再相見跨鐵鶴背飛上殿脊對衆高揖而去

僧孤月擅異術行橋上會女婦乘肩輿至罵僧不避頃之舁夫下橋復上往返數十度循不能去旁人曰必汝犯月大師耳可拜祈之僧曰吾有何能爾自行耳言訖舁夫足輕如故

登州一道人自稱酒量莫敵大姓某聞而延之磬五大石而去登蓬萊閣仰臥綳開手足從甲中射酒如注梁棟淋漓抖擻下閣飄然而逝

崔銑善飲嘗遇一方士自云能飯崔請與之較每崔一摳酒方士一摳飯崔已醉而飯不止凡得五十四摳後偵其飯固在也蓋障眼術

邵道人善飲水無問多少悉飲之冬月水水則聞適人齒間澆澆聲頃之肩踴面紅汗穀穀若涌

巧藝

陳中行精堪輿之術　太祖嘗與泛艇周流玄武湖詰之曰公知水脉所在乎中行命奮棹至一處以綫維井欄投之曰此是已　太祖欲試之翌日復與泛舟向所在中行執木梃漫植于湖則正入欄中　上服其精遂建為寢殿

朱允升得六壬之奥猶訪友人見案上四合戲謂君能射覆乎允升更索一合書射語亦合而寘之曰

少頃則啟適有借馬者友人令牽驢應之允升即令一時俱啟前四合皆魚也射語云一味魚兩味魚其餘兩味皆是魚有人來借馬後山去牽驢

宋文憲能一黍上作十餘字

袁珙精相術　文皇召至燕邸使者與飲于酒肆　上服衛士服偕衛士九人同入使者因謂珙試看此十人珙趨拜　上前曰　殿下何如輕行

袁廷玉過鄞縣前見婦人哭聲淒甚問其故曰夫當

戊趙州袁心憐之往見其夫夫曰我金世忠也以卜課度日今鈌戊以我代行袁相其面曰此尚書骨法也此行當大貴且囑曰登第即順境他日無相忘世忠至戊所聞卜肆以奇驗聞　燕邸召至靖難兵起多用其謀策累遷兵書即金忠也

袁廷玉善相　太宗出宋元諸帝容命相見宋太祖太宗曰英武之主自真宗至度宗曰此皆秀才皇帝自元世祖至文宗曰皆是吃綿羊肉郎主見順

帝則曰又是秀才皇帝也

袁忠徹二壻一爲盜死一覆舟死袁每談相妻必叱云相壻之目安在袁曰吾能人相不能天相也

太宗徵善書者試而官之最喜雲間二沈學士尤重度書每稱曰我朝王羲之

槳葫蘆道人者不知何許人賣藥吳市人有求則就葫蘆中傾出飲之病無弗愈也或傾而不出者則曰爾無緣不可救也

陳僖敏公鎰與俞宮保士悅赴試南京時呂城有婦人占課甚驗二公往占婦驚曰二公官皆尚書既問姓名曰陳公功名一生安穩俞公爵祿雖同但末路不佳耳後皆如其言

李古廉陳敬宗同在翰林袁柳庄叟二人竝列曰二公他日功名相埒時陳公儀貌魁梧古廉短小聞者未之信後陳公以方嚴肅下古廉以公恕得士難望聳然衆始神柳庄之術

建昌張德厚少時有術者推其命曰此人八旬當爲尚書然四旬不免夭折後張果以四旬死又四十年以孫昇貴贈禮部尚書

正統中瞽者馬珍以奇術鳴輦下劉太醫二子偷傳嘗詣珍坐定聞屋後驢鳴珍呼其妻曰驢聲悲今日殊有哀苦事俄而劉僕來訃其父喪

吳門金鬼谷善推命有富商談命肆中適一負薪者曰我四柱皆同何彼富我貧也鬼谷曰汝能往湖

方千里外亦與富者埒貧者有姊在閩中往來之
姊亦貧甚隣有隙所使弟暫宿夜見鬼物入穴中
遂得黃金百鎰有金鼓覆其上貧者得金歸以金
鼓報之鬼谷署其門曰吳中名術金鼓傳家
陳嗣初喪母僧南宗指一穴曰百日内卽貴矣陳未
之信僧怒曰百日内不入朝爲八品官者老僧誓
絕此藝初金侍郎入京陳爲送行文楊文貞一見
稱賞薦于　仁廟聘爲五經博士果不出三月

仝寅少瞽而性聰警學京房易占休咎多奇中　英
廟北狩陰遣使問寅得乾之初九附奏曰大吉可
以賀矣龍君象也四初之應也龍潛躍必以秋應
以壬午庚歲而更龍變化之物也庚者更也庚午
中秋車駕其還乎還則必幽勿用故也或躍應爲
或之者疑之也後七八年必復辟乎火德之王也
丁者壬之合也其歲丁丑月壬寅日壬午乎自今
歲數更九躍則必飛九者乾之用也南面子衛午
也其君位乎故曰大吉後一一如其言
高棅善畫法米南宮方壺子畫妙一時初識棅稱賞
不置曰異時當爲名家在翰院二十年四方求詩
畫者爭致金帛修餼歲嘗優于祿入
張養正善太素脉顧愿使棠幼患病其父命僕負詣
養正託云寠人子養正曰是家乃有此子乎他日
三品貴人也棠疾未愈父邀養正至家養正曰何
脉與其家子同耶父以實告後如其言

葛可久朱彥修皆名醫葛脉一人曰子三年疽發背
死矣朱教以日飲梨汁不致大害後果無恙葛
知其故嘆曰竟出朱公下何醫爲悉取平生所論
著焚之曰雷之適以禍人
吳郡書名聞海内華亭獨貴沈度至學士粲至大理
少卿張天駿至尚書張電至侍郎時人語曰前有
二沈後有二張
吳江吳少保洪筮官南都其子尚書公山方十二歲

南都郎中萬其善相人見山甚奇之曰卽南都諸
公卿兒無若此者父子並官上卿奚疑武山聞之
曰如郎中言萬石君顧復見哉已而果然
張汝弼守南安多善政黄翰爲江西副使有畢聲俱
華亭人善書世云翰與汝弼人絕薰　藝猶界衞
儲瓘云徐子仁書種種臻妙天付此腕與渠想亦憐
其窮厄然耳

徐髯仙家有杜古狂畫雷神一幅人長尺許七八人
攢一處狀貌皆奇古徐每遇端午日七月十五日
則懸之中堂每詫客曰此杜樫居輞川圖也
王逢元父子善書人遂以大令呼逢元又因其家代
有文人曰王謝至今不衰
吳小仙率其徒至公侯内臣家作畫其徒或爲勢所
動然罵曰汝方寸如此豈復有畫耶
有患癡者迎王良民治之王曰人有癡也猶悍婦逆
子也能伏不能絕若亟攻之譬與晉陽之甲矣

偏翳子姓許善相術老遇異人令之相許曰子神淸
氣淸骨淸神仙相也異人笑拂其鬚凡經掌渥處
明日皆黒因此遂名
胡弘善相字有士人書串字弘云串者二中也必連
捷矣或聞其語亦書串字以問弘云前問偶爾效
之則有心矣串加心患也若當憂疾病後俱驗
孝廟登極吳偉召見便殿命畫稱旨賜畫狀元印
王陽明七歲一僧熟視之曰此兒跨竈乃翁海日笑

曰老夫狀元及第名位非輕恐竈未易跨也僧曰
不然跨凡竈者終是凡兒若君家兒能跨君竈所
以爲佳後陽明以平宸濠功封伯且從祀海日狀
元宗伯終不及矣
正德庚辰一星士推　帝造爲老松棲鶴格松老將
壞鶴立不久至辛巳果升遐
淸彈琵琶稱鍾秀之新安査八十好琵琶謁鍾曰
一聞査八十以琵琶遊江湖今日來謁非執弟子禮

不可查言吾固聞秀之名然未見其伎使果奇執
弟子禮未晚鍾取琵琶一曲查即膝行而前稱弟
子留數月盡鍾之伎而歸
程汝亮善奕遇李時養遂為勁敵王鳳洲嘗戲李以
李廣程以程不識程猶未肯遽受也
莫雲卿最愛方于魯墨嘗曰潘谷奚超世不常有險
靡松節絕亦多時玄賞者賭古希今恒情則貴遠
賤邇綠螺烏玦纇髓龍劑推轂峨嵋齊盟易水吾

于方氏殆無間然又曰是人已入玄之心三昧
陸以寧語董玄宰云今日生前畫靠官他日身後官
靠畫
夏泉工畫竹石擅名天下至朝鮮日本諸国皆以金
購之
莫廷韓曰方于魯造墨汪司馬為之評謂墨以評重
固然第方氏墨行世而後知司馬之于名物辨而
奇不以文掩質雖謂評由墨重亦可矣

寵禮

吳良敗張士誠于江陰 高皇召見勞之曰吳院判
保障一方使吾無東顧憂功大矣賜之車馬珠玉
不足旌其能命諸儒臣為詩文美之
太祖尊禮劉基嘗稱老先生而不名又曰吾子房也
宋濂素寡飲嘗侍宴 高皇強之至三觴面如赭行
不成步 上歡笑親御翰墨賦楚詞一章以賜仍
命侍臣咸賦醉學士歌曰俾後世知朕君臣同樂

宋景濂致仕 上賜綃綺問曰卿今年幾何曰六十
八 上曰藏此綺三十二年作百歲衣
洪武五年甘露降 太祖召宋濂賜坐 上躬執金
杓揀湯于鼎取甘露投之手注于卮以賜濂曰此
和氣所凝也能愈疾延年故與卿共之耳
太祖問朱英曰汝誰子耶對曰臣非 陛下子而誰
子屢詰之對如前 上笑曰汝乃朕義子耳汝本
姓非朱今固不令汝復姓其亦不令姓朱賜汝為

沐遂爲沐英

國初宋濂王禕同在史局王渴甚謂宋曰得非上所
賜梨漿耶　曰濟矣中官竊聞以奏　上即命賜之

夏杲本名昶　書徵入翰林　文皇見其名曰太
陽麗天照臨　國曰宜書在永上杲頓首受命

永樂間戶書夏元吉侍母午門外觀燈　上聞之遣
中官賚鈔二百錠即其家賜之曰爲賢母歡也

楊文貞晚納婢季氏中宮有慶事命婦皆入賀　太

后聞公有婢亟召入貌既不揚衣復儉陋即命妃
嬪重爲梳整易內製首飾衣服而遣之笑云此回
楊先生不能認矣

楊文貞公自江西還所過不受餽遺惟耿清惠公餽
雞杲則受少示激揚之意

楊文貞作第初成設中門未行使人亟請楊仲舉至
曰此門不可無有德之人先踐

宣德二年春　太皇太后御便殿召王振欲誅之三
楊申救得免　太后因詢諸大臣名及溥乃嘆曰
先皇帝嘗稱卿忠不謂今日得相見也溥叩首
感泣人擬蘇軾奇才之對

宣宗朝西安舉人楊弘言事召見貌偉哲奏對辨
上欲授左布政使吏部言惟陝西一缺係本土不
宜授　上厲聲曰會稽非朱買臣鄉耶

禮部侍郎缺　上特命吏部陞李紹公卿往賀尚書
王翱舉酒酬曰天選侍郎也已而權貴不平伺翱

諸公奏事多南音　上曰大臣以德選何以聲音
爲翱退曰我不知李侍郎見重于　上如此

宣德中　駕幸楊士奇第夜已二鼓士奇驚起朝服
而迎但見儀從塞屋香氣氤氳不知　上所在惟
向北拜不已　上方倚東閣看月笑而呼曰士奇
朕在此所賜已克庶矣

宣宗製東髮玉冠二　上用其一一賜夏忠靖公曰
使後世知吾君臣一體

天順改元薛瑄入內閣一日　上方小帽短衣閑坐
生奏事爲更長衣世擬之不冠不見黯
英宗在虜廷與哈銘同寢　上晨起謂銘曰汝昨夜
以一手壓我胸我不動俟汝醒乃下其手因言光
武子陵共臥事　上曰汝今日與子陵一般
劉翊在經筵久稱講官第一　憲廟雅重之呼爲東
劉先生以別劉吉也特賜圖書曰嘉猷贊翊
孝皇優禮大臣西涯詩云近臣嘗造膝閣老不呼名

孝宗御經筵賜講官程敏政等金緋韡帽皆叩頭謝
訖　上顧謂曰先生辛苦敏政有詩記之云經生
職分尋常事消得君王念苦辛
孝廟好寫沈度字嘗命禮部徵其子姓得度孫世隆
特授中書舍人且宣索其家得遺像卷因撫而嘆
曰沈先生出世矣
張司馬悅任南都鎮定簡靜中官共雅敬之嘗設席
獨延公子弟閒更召何人曰他人豈可同此席

文淵閣芍藥三本中淺紅左純白右深紅天順二年
盛開八花李賢遂設燕邀呂原劉定之等八學士
共賞時賢有玉帶之賜諸學士各賜大紅織衣因
名純白者曰玉帶白深紅者曰宮錦紅淺紅者曰
醉仙顏惟黄諫以足疾不赴明日復開一花衆謂
諫足當之賢賦詩閣院官泰咸和以爲盛事
孫承恩由中允陞南學士　世宗嘗顧近侍曰何久
不見稀鬚中允

林見素嘉靖初再起爲刑書適文徵仲應貢至京乃
游揚于公卿間得授翰林待詔見素曰吾此行爲
文徵仲了此一事不爲徒行矣
高淳韓邦憲爲衢守習童川人子鳴名首行部過其
家龍丘山塢中人不識太守函簿皆擁門聊觀尉
史游徼旁午顧見案上蕨萊羮脫粟飯太守與子
鳴共而嗚嗚吟至夕始去咸莫惻所謂
張元禎短小爲日講官　上命設低几就而聽之

任誕

陳桱作通鑑續編書宋祖陳橋事曰匡胤自立而還方屬筆雷忽震其几神色不變因厲聲曰老天難擊陳桱之臂亦不改矣

王孟端夜聞簫聲清亮倚床而聽遂乘興寫竹石一幅詰旦尋訪乃大商也即遺之商人拜受越數日具幣謝并乞配幅孟端厲聲曰俗子何足當我筆也亟索而碎之

僧衍字斯道通兵術嘗至京口賦覽古詩及詠百花洲詩僧宗泐見其搖膝高吟笑曰此豈釋子語耶斯道斯道汝薄南朝矣

吳與弼兩召不起曰宦官釋氏不除而欲天下治難矣必除之吾可入人笑其迂

崔子鍾好劇飲每至五鼓踏月長安街席地坐李文正時以元相朝天欲早遙望之曰非子鍾耶崔便[illegible]趨至輿拱曰老師得少佳乎李曰佳便脫衣行觴火城漸繁始分手別崔每一舉百餘觥醉輒呼劉伶小子恨不見我

成化甲申庶吉士相率入內閣請解館李賢曰賢輩教養未久柰何遽欲入仕許禮抗聲曰今日比永樂時何等教養且老先生從何處教養來賢深責之則曰吾輩教習雖例該三年已燒却一年矣謂癸未春闈災故也

王越師三邊嘗入省朝秦王王宴之因請曰大王幸

宴臣而不備禮王惟問之曰不命女妓非大宴也王謝曰不敢耳因命教坊進妓復請曰為大王吠北門良苦柰何不以耳目之羨一酬老臣王曰惟命越乃擇佳者十餘人再拜攜之而出

康海答寇子惇云放逐後流連聲伎不復拘檢雖鄉黨自好者莫不恥之又安可與士大夫同日語者阮籍之志在日獲酩酊耳三公萬戶非所願也

李夢陽傲睨當世讀書斷自漢魏以上聞人論古昔

有不觧事即曰是六代以還書耶

楊用修在瀘州嘗醉胡粉傅面作雙丫髻插花門生舁之諸伎捧觴遊行城市了不爲怍人謂此君故自汙王元美曰特是壯心不堪牢落故磨耗之耳

張禺山晚年好縱筆作草書不師法帖殊自珍詫嘗書一紙寄楊升菴書其後曰野花豔目不必牡丹村酒醉人何須蛾綠

李獻吉爲戸部郎上書論壽寧侯下獄賴上恩得免

一夕醉遇侯罵其生事害人以鞭梢擊墮其齒侯恚極欲陳其事爲前疏未久隱忍而止獻吉後有詩云半醉唾罵文成侯蓋指此事

常評事明卿時過倡家宿至日高春徐起恭會不及長吏訶之敖然曰故賤時過胡姬飲不欲居薄耳

吳門朱野航攻詩館于王氏與主人晚酌罷適月上野航得語云萬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幾見月當頭喜極發狂大叫扣扉呼主人起咏取酒更酌

桑民懌好爲大言時銓次古人以孟軻自況更非遺韓愈曰此小兒號嗄何傳問翰林文今爲誰曰虞無人舉天下惟悅其次祝允明又次羅玘

桑悅謫柳州倅不欲赴人問之輒曰宗元小生擅此州名久吾一旦往掩奪其上不安耳

劉源濠宕不羈值湯胤績廣座中劉曰湯雖出將家學問識見種種過人既曰再加數年依稀似我矣

嘗嚴王古直遊京師或勸使仕大言曰我來爲爵

圖耶盍科舉乎則曰安得以少年處我嘗在酒所嘆曰此亦功名事業也

錢端學聞湯胤績名往候之屢買所爲詩湯始曰可中而厭終而勃然怒曰何絮絮如此

劉溥詩有茫茫白雲老之句或謂雲者聚散之物豈得謂老劉曰不聞天若有情天亦老乎其人辯不已劉怒曰不讀二萬卷書看不得溥詩

王廷陳削秩歸益自放達官貴人求見者多逢首垢

足因服應之間衣紅紵窄衫跨馬或騎牛嘯歌曰
野間人多望而避者
楊君謙每以文示人其人曰佳即掩卷曰何處佳某
人卒不能答便去不復別
張靈嗜酒醉則日日休小豎子尚稱醉士我獨不能
醉耶與唐寅善寅招靈飲直抵寢所呼曰日高春
矣睡何爲靈怒曰今日無酒雅懷不啟方入醉鄉
又爲相覺寅曰正欲邀子耳靈喜披衣與寅痛飲

祝允明嘗留客無所出酒窘甚賒者持出錢米乞文
及手書輒與已小饒更自貴也嘗遺黑貂裘甚美
欲市之以沽酒或曰青女至矣何故市之允明曰
非奢頭言始識不市而忘敝之篋何益
楊循吉多病好讀書最不喜人間酬應嘗開卷至得
意因起蹈掉不休人遂呼顛主事
王饒萋諒過姑蘇泊舟楓橋因和唐人詩有獨起占
星夜不眠之句對客云汝不知我每行必動天象

閩人林鴻開詩社招致海內詞客浦舍人源至其家
令誦平日所爲詩至雲邊路繞巴山色樹裏河流
漢水聲始許入社
王九思答王德徵云九思者當世狂人也翰林不容
出爲吏部吏部獲罪左遷壽州壽州不可罷歸田
里世之自負豪傑者耳其姓名罔不怒罵執事獨
曰吾何媿此可發英雄一笑也
王山人叔承撰應制箋表爲興化相君所物色然好

飲遊公卿間不醉不已一月相君追應制使使四
出蹤跡叔承不得至則醉睨踞前喻嗤不辨相君
乃使所善風之日生幸減縱遊使我不虞緩急一
官胡難叔承援首曰相君駃欲以冨貴齊國士相
君乃謝曰負上恩不能遂歸從山人遊請俟異日
王叔承自謂于文喜孟軻莊周屈平左丘明兩司馬
于詩喜曹植左思郭璞阮籍陶潛謝靈運謝眺謝
照李白杜甫王維于酒喜劉伶嵇康于遊喜梁鴻

梅福壺丘宗炳于俠喜季札魯仲連于隱喜東方朔王君公郭泰徐穉黃憲管寧嚴遵孫登于禪喜龐居士蘊于仙喜呂眞人嵓其所自操行結撰亦不必盡似也

肅皇幸楚胡中丞孝思作詩紀事有穆王八駿空飛電湘竹英皇淚不磨之句怨家訐奏指爲呪詛逮杖繫獄乃取獄中桎械之類八曰制獄八景爲詩紀之衆掣其筆曰君正坐詩至此何尚伊吾孝思曰坐詩當死今不作詩得免死耶咏不輟

薛西原應試行至長灣祝曰某在此河伯無供醜何也須臾一大魚躍入舟中

胡宗憲自負嫪毒之具按楚時醉坐肩輿中以手磨弄之具示溺舁夫及從官肩咸掩目笑胡自若也

盧柟遊太學歸訪申考功儀卿入門大哭不休已而長嘆曰太學士人之藪卒無有與于斯文悠悠宇宙不知涕之何從也考功笑而飲之

李于鱗少厭傳訓詁學古文詞衆不曉何語咸指于鱗狂生于鱗夷然不屑也曰吾而不狂誰當狂者

王元美預權相席出桑落酒飲之且曰張謂詩云不醉郎中桑落酒唐已有之乎王應曰杜詩有之水經註亦有之其人色變曰吾不知也

孫宜仲自號洞庭漁人人呼之漁人則應他呼之則不應棄去衣冠日與樵父釣童狎人不識也興至則歌所自爲詩雲停石裂衆始推爲異人

相嵩義孫錦衣鵠過杭督撫胡宗憲張宴于別院大合伎樂暮薦其麗姝宿鵠不可胡曰公難我乎請爲子先亦擁其姝與鵠對宿質明而後返

蔡子木酒後自歌其夔州諸詠南發歌吳國倫輒鼾鼾聲與歌相低昂歌竟鼾亦止

袁中郎遊鑑湖語陶石簣曰爾狂不如季眞飲酒不如季眞獨兩眼差同耳石簣問故袁曰季眞眼謫仙人爾識袁中郎

有數賈登虎丘且飲且詠張靈因更衣爲丐者乞食且願得一賡和賈笑曰丐者得無詎乎與之筆揮毫不已凡得百絕賈始駭抵卅命童子易維蘿陰下令跡絕賈使人察之不見也皆以爲神仙

常熟劉以則嘗過陽山花家花本巨族劉見其門繫耕牛數十頭嘆曰此賣牛牙行家耶不交禮竟去

顧德輝生平不受一蔬之饋晩歲歸田訪友誓不飲食留之輟起或主自啜茶公對之淸談而已

薛方山曰秦始皇之焚書其肇于伏羲氏之一畫乎

屠隆自言才卑而氣高言誕而行潔席門窮巷炊玉然桂驅車迴轅懷刺滅字絕三臺之跡却五侯之鯖寄東方之傲守子雲之玄寧爲顏駟毋爲虎圈寧爲崔駰毋爲狗監鳳閣雖榮不獻翠華雖香可羨不秦明河雲霄無路不進鬱輪泉石可盟不抱荊璞以此誨妬亦以此得名

六卷終

皇明世說新語卷之七

雲間李紹文節之甫撰

簡傲

高皇召見方孝孺試一論五策立就大稱肯即命賜緋袍腰帶平巾宴于禮部令宗伯陪之孝孺上坐岸然　上遣人覘之曰斯人何傲

高皇召錢唐講虞書陛立而講或糾唐草野不知君臣禮唐曰以古聖王之言陳于　上不跪不爲倨

燕郡隱士王賓號光菴素與姚少師友善及少師靖難賓愧其所爲不與接少師屛騎從衣短褐以往賓閉戶不納少師力請賓佯問爲誰少師曰是昔日道衍也不應少師大呼曰光菴不棄舊日之雅容老僧一見乎賓答曰吾在劄薪忙不暇也

南陽李公當國每以詩寄薛文清始終不答門人問之薛曰昔溫公退居洛中呂申公屢作書問起居俱不答某亦此意

莊杲召至京謁吏部三揖不跪冢宰耿裕延之茶令
四司送出部門杲曰第令不失已官職外物耳
曹吉祥太監嘗在左順門外令人至內閣召李賢說
話賢曰　聖上宣召則來太監請不來也曹乃令
二人掖而至賢曰太監誤矣此處乃　天子顧問
之地其乃謹俟顧問之官太監傳命自合到此豈
可令人來召曹云吾適病足耳
胡純謫居桂林閉戶却掃潛心性理之學都督韓觀

嘗造其室純受之不報觀又往謂純曰先生于觀
似無情者對曰將軍知我我固如此所謂士伸于
知己者觀亦嘆息而去
吳寬爲少宰過家訪山人邢量叩門邢曰吾方治飯
與羹未有五尺應公柰何吳坐門外良久俟其終
食然後進謁
徐有貞氣岸高亢韓襄毅雍父死求公志墓公但立
視其行狀不爲荅或詢問公曰彼爲父而拜吾爲
其父而受豈不當禮
張吏書綵逆瑾黨也李文正楊文忠諸老邀綵郊外
看花躬至張第張不出久之一价傳命曰請先行
當後至也李出顧楊曰張乃以辦事官待我曹
楊文懿歸田謁官府止書侍生或規之曰今時率用
治生盍從俗乎公曰朝廷文學侍從之官彼惡得
治之名不可苟欲其稱也迄不改
眞定賈尚書副臬東省年纔五十六鬚鬢皤然不事

涅飾御史以其老而骯髒將劾之正色問曰賈憲
副高壽幾何對曰犬馬之年八十有二御史默然
既退同列問曰何不以實對賈曰渠以我爲老虛
認幾歲成其袖中彈文之美不亦可乎
中貴王高者頗簡重休休謝客時尚書尹旻輩共訪
之良久不出曰諸公且爲我禮佛既出坐定曰吾
所以勸諸公禮佛者貴乃前生耳
劉野亭歸鄉不見客或勸之荅曰談詞巧說不曾習

學卑禮詔態不曾操演

桑悅為博士某御史聞其名欵召問謂曰匡說詩人解頤子有是乎曰悅所講談玄妙何匡鼎敢望即鼎在亦解頤公幸賜清燕畢頃刻之長御史壯之令坐講少休除襪跣而爬足御史不能禁令出

世廟初起大學士楊一清為兵書提督陝西軍務行次洛陽謁劉閣老徙劉戴幘短褐出見曰君昔入相矣今出將耶楊曰偶承乏耳劉曰進退由汝

曹嘉為御史上封事彈坐院都御史都御史不知曰彈者誰耶嘉平身曰老先生都御史即出待罪

王廷陳從翰林出知裕州驕甚臺省監司過州不出迎亦無所托疾人或勸之怒曰齷齪諸有官受廷陳迎耶當不愧死

嚴介溪遊顧東橋飲揖南畢即看堂中畫是月明千里故人來景乃吳小仙筆東橋即大聲曰此畫本也介溪已不樂後登席戲劇盈庭約六七十人東橋曰相別數年今日正宜叙話此輩喧聒當盡數遣去介溪父子大為沮喪

孫山人太初寓居武林藝文憲罷相歸訪之值其晝寢孫故臥不起久之乃出又了不謝送及門第稱首東望曰海上碧雲起遂據赤城大奇大奇文憲出謂馭者曰吾一生未嘗見此人

文衡山素不到河下拜客嚴介溪語顧東橋曰不拜他人猶可余過蘇亦不荅拜東橋荅云此所以為衡山也若不拜他人只拜介溪成得文衡山乎

盧山人柟初因滑獄滑令張肖甫時時問勞及出犴狴鋃鐺桎梏猶然拘攣也山人詣滑廳事稽首謝張丞引副著中閣人列榻雁行山人乃舉械手揖張曰柟烏鳶之餘肉也以分何敢望見君侯顧君侯知己宜當客禮遂儼然據上坐

李攀龍守順德有蜀人胡提學過之李往訪訊楊升菴起居胡應云升菴歸心綉腸不若陳白沙為飛

魚躍也李撈衣去口咄咄不絕

盧柟爲諸生與邑令善令嘗語柟曰吾且過若飲柟歸盆市牛酒會令有他事日昃不來柟悗且望之斗酒自勞醉則已臥報令至柟稱醉不能且賓主令恚去曰吾乃爲傖人子辱

王廷陳語余懋昭曰僕林居無營上不慕古不不肖俗爲踈爲懶不敢爲狂爲拙爲愚不敢爲惡忌高竹林之賢而醜其放懷三閭之忠而過其沈智鴟夷

之逝而汗其富每景物會意輒命酒自歌酒不盡量歌不盡調倦則偃臥臥不爲夢厭苦俗途壹獨無與復究心老莊保養性命江湖乘興漲則不冊稚好雲嶠苔滑磴危鮮不緩郡此僕大畧也

陳雨泉鎏致政歸所撰詩文不肯注思曰使吾以是見役何異拮据案牘乎

九山散樵不著姓字倦則偃息樵窩中客造榻與語輙謝曰余方游華胥接羲皇未暇理君語

李谷坪謫驛丞上司過者止一揖代巡以同年招之使側坐谷坪謝曰驛丞則不宜賜坐同年則不宜側坐代巡竟使上坐

徐存齋李南渠二相訪嚴相于世蕃信堂中良久乃傳語曰請緩之中酒須小臥足乃起又久之日深酒不能起以午未間相見可也

嚴介溪語徐存齋曰貴溪再相每閣中会饌不食大官供家所携酒肴甚豐飲器用皆黄金與其日共

案而食其自食大官供寥寥單具相對垂二載未嘗以一匕見及

夏言後嚴嵩登第十二年成進士時嚴以編修分校初投刺稱晚生拜學士用故事稱門生爲尚書稱侍生既拜相則曰言頓首而已

趙大周在内閣知冢宰楊虞坡都憲王南岷大周皆直呼其名或以爲言大周曰丘何事栖栖者與當時亦名孔子矣我豈薄待二人

排調

解縉胡儼同觀進士榜解以胡不由科目戲曰大犬夫必得黃榜書名耳胡笑曰彼亦有僥倖得之者

李至剛嘗以罪褫衣冠平巾入史館供職自稱修史人李至剛于是館中皆稱曰蓋死人李至剛

文皇命選新進士才識英敏者就文淵閣讀書得二十八人以應二十八宿時周忱自陳年少願進學命增為二十九人時人目為挾宿

莊樂園初名嚚也好恢諧同郡李庸還家僮持柬請樂誤稱其名樂紹之曰君家欲借藥磨耳汝當負去但書片紙以復云來人面稱姓名罰馱藥磨兩次庸得書大笑即令負還

景清遊太學時同舍生有秘書清求不與固請約明旦即還生旦往索清曰吾未嘗假書于汝生忿訟于司成清即持書往見曰此清燈窗所業書因誦終卷生則不能誦一詞司成叱生退清出即以書還生曰以子珍秘太甚特相戲耳

羅倫劾李賢被謫大學士陳文有力焉文卒士人為詩悼之云九原若見南陽李為道羅生已復官

給事中張海劾奏尚書楊鼎王復薛遠南部侍郎錢溥謂四方水旱皆四人妨政失職所致會饑溥進表至京冢宰尹旻詢江南事溥答曰南直隸大熟請以歸諸公北直隸大水皆溥等當之旻笑曰諺云女壻牙疼却灸丈母腳跟衆為之哄然

周文襄在吳中好徜徉梵刹旌節所至鐘磬交接每至佛殿必拜人或誚之文襄笑曰即以年齒論彼長我二三千歲豈不宜得一拜

姚廣孝著道餘錄識者非之張洪與曰少師于我厚今死矣吾無以報但見道餘錄輒爲焚棄耳

葉文莊論己巳之變惟興安太監一人似昧報施以其全首領死牖下也舍人王陳笑曰興安受佛戒遺命沉香龕子燬其骨作浮圖元供此豈其報與

中官阿丑每于　上前作院本時王越陳鉞媚汪直
結爲死黨丑作直持雙斧趨蹌而行或問故曰吾
將兵惟仗此兩鉞耳問鉞何名曰王越陳鉞也
成化末刑政多頗阿丑于　上前作六部差遣狀命
精擇之一人云姓公名論主者曰公論如今無用
一人曰姓公名道主者曰公道如今亦難行後一
人曰姓胡名塗主者首肯曰胡塗如今儘去得
吳與弼至京李賢洛下學上達之旨吳曰且莫說上

達之妙只說下學事賢笑曰老先生亦記註不得
劉閣老嘗議丘文莊著述戲曰丘仲深有一屋散錢
只欠索子丘應曰劉希賢有一屋索子只欠散錢
景泰間庶吉士尹直同彭彥實往文淵閣之東如廁
適少保陳芳洲亦來二人却立公疾行而過顧二
人笑曰以緩急爲序他日必併公入廁贅善周堯
公戲曰人生何處不相逢
有富民邀賀伊二公飲伊貴人也民諂奉之而不識

伊字呼曰尹大人了不顧賀賀不堪斟一觥呼民
曰爾且與我飲一杯不要傍若無人
黄門樊晃聰儀狀魁碩應對捷給一英廟欲大用之
遣勘事外郡諭之曰回即陞矣及事竣　上已宴
駕同年御史田賓先是坐贓繫獄遇赦爲民偶同
飲晃瞻感念前事嗚咽流涕賓厲聲曰若非此変
汝則好矣我將如何晃聰不覺啟齒
劉主靜陞洗馬兵書陳汝言戲曰君職在洗馬所洗

幾何劉應聲曰厩馬皆洗過獨大司馬洗不得
劉主靜與李克述同陞庶子劉宜化戲謂主靜曰衆
人皆是假庶子先生真庶子蓋主靜庶出故也
李東陽在京邸款會試貢士酒數行俱起辭謝公曰
且止有場中題願商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
征北狄怨衆未解公笑曰無他意也只是待湯
李西涯善謔庶吉士進見公曰諸公試屬一對云庭
前花始放衆哂其易李曰不如對閣下李先生

李西涯作相其子好嬉遊西涯題其書室曰今日柳巷明日花街繼晷焚膏秀才秀才明日其子亦題曰今日驟雨明日狂風燮理陰陽相公相公

陳音不事修飾塵垢自喜官四品夫人爲得金獅緋袍不知爲武臣服公亦不察衣袍肖像李西涯見之遽題曰觀其鬚則赤觀其衣則非若人也可信而可疑使逢其鬚更其衣嗚呼庶幾

一大將乞其翰林詩事今一吏候之免其他役吏始

其德之既逾改火吏不勝踩其牒呈其將云蒙委領其翰林文字爲渠展轉支延已及半載顯是本官不能作詩虛詞誑脫聞者大噱

潘滄浪者滑稽之魁邂逅一客陸姓字伯陽潘哂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民無得而稱六百羊直幾何

陸式齋遷職方李西涯時爲學士戲曰先生其知幾乎曷爲又入職方也式齋應聲曰太史非附勢者奈何只從翰林耶

陳音入朝誤冥冠纓于背及覲同列垂纓俯視領下而駭曰吾何獨無也一人遽持其纓而正之曰公自有纓獨無背後眼耳

徐延之曰今人都謂月圓不知却是方者客駭問其故曰一方明月可中庭明月聯語屋角乃古人言也客曰然如飛鏡臨丹闕鏡豈有方者耶徐曰秦始皇有方鏡能照心膽買浪山有方鏡詩且又名方諸鏡不盡圓子不讀書耳主圓者辭窮

中丞何棟皆許中丞輕車鼜來時過宋氏妓館時人語曰微服而過宋何許子之不憚煩

陸澄徐珊俱爲王文成高弟後陸以議禮悔罪爲上所鄙謫高州倅徐選辰州丞侵軍餉事發自縊死時人語曰君子學道則害人小人學道則縊死

西涯當國一編修考滿來謁公曰有一策題雨翰林九年考滿推擢何官對曰策破未有先有錢結執事事也執事責也愚生何與焉公大笑奏補宮坊

項大年耿一目聘至京有欲識之者覃太宰曰何必
識其人彼但多一耳少一目而已
守備太監羅某极貴誇詡然喜延接士大夫獨王司徒
鴻儒不往或以爲言某云談笑有他往來無他
趙司寇乃費閣老同年每投謁書年晚生屠應埈曰
趙老眞神童人問其故云費鵞湖二十作狀元年
最少今渠稱年晚生非神童而何
蕭子鵬以虛名應懷材抱德之詔後循例授工部辦
事爲堂官負印前驅京師人戲曰蕭君眞有抱負
蔡霞山督學楚中行部試士見一生坐小舡讀書蔡
呼生至令其屬對曰未明求衣生未答蔡曰何不
對臨渴掘井此時豈看書時耶
巨鐺汪直擅權每差出所歷郡縣令長皆膝行稍拂
意即罰曰爾頭上紗帽誰家的道流亦以此言問
一令令答曰其紗帽用白銀三錢在鐵匠衚衕買的
直大笑不復計

東昌宣聖殿設空體木像正德中子路忽人語云發
仲由也夫子命我主此土禍福人爭祭奠必令祭
者暫出閉門頃之入視肴核都無餘者一御史經
其地曰此必妖也多設燒酒勸之俄而無聲乃一
狐醉於側御史笑曰以汝希仲由乃學宰予耶
王常作詩爲諸老所賞儲巏稱之曰絕似溫李陸深
戲曰本是王常蓋指王摩詰韋蘇州譏之
王忠肅翺偕一大臣行其大臣見一美姝旣去復回
眄之忠肅戲之曰此人甚有力大臣曰何以知之
答曰不然公之頭何被掣轉去
憲廟末年言官噤不敢言朝事孫御醫者善謔人
問生疥何以愈之曰請六科給事中舐之人問故
曰不語唖可治疥也
成化間言官失職崑山徐生善寫竹遊京師吏科有
知者請寫竹于壁寫畢欲題其上云朝陽鳴鳳或
云恐致人口語不若勿以無鳳或又以爲不可乃

以綵鳳易之有從傍語云鳴也鳴不成舞也舞不
成好衣服搖擺過日可也

翰林惟一甲即除授庶吉士必三年方授職然職清
務簡世謂玉堂仙好事者因謂一甲爲天上仙餘
爲半路修行仙

郎瑛與一鄉老遊山見荒地數頃土人曰欲送人召
糧者老人默然久之語郎曰郎當載米及鐵器令
若干人來墾此地數年可富矣郎曰還須載生鐵

百斤老人曰何用郎曰鑄汝不死耳

翟永齡之母月誦佛不輟翟永齡佯呼之母應諾又
呼不已母慍曰無事何頻呼也永齡曰吾呼母三
四便不悅毋日呼佛千萬聲怒當何如母爲少止

武進東門有王姓者起家皮工嘗起一堂翟永齡顏
之曰關玻或問之翟曰東門王皮也

劉廷美有鍾馗圖求劉原博題詩于上元旦懸之中
堂京師節日主人皆出賀惟置白紙簿并筆硯于
几賀客至書其名是日朝士至者見詩各摘傳一
葉歸之以去頃間簿已盡矣明日復置一簿亦如
之中書金本清戲曰此鍾馗乃耗紙鬼也

滇中督學某講道學不已謂毋問諸生曰今日所言
若何一生對曰宗師是天人今日所言皆天話

聶貞襄豹與王陽明講學不肯執弟子禮至陽明歿
始爲位哭稱門生故當時有云生稱師歿稱友者
黃公綰也生稱友歿稱師者聶公豹也

有云草訣百韻歌乃右軍所作楊用修戲曰字與高
子羲之得羲之自作草韻奇矣更得子美詩學大
成孔子四書活套足稱三絕

王陽明平寧賊歸其父尚書海日公喜甚間謂其子
曰汝不如我陽明曰然見子不曾作狀元海日曰
非也我有汝爲兒汝不如我

武宗命內使問諸翰林注張何星諸公愕然楊慎曰
注張柳星也因舉史記漢書二條以復同館戲曰

子言誠辨且博矣不涉私習天文之禁乎

開化汪令貪甚訟者無問曲直皆罰金民苦咨歎以訟爲戒令詰問其故一吏進曰政謂明府賢明民化之不好訟耳

翟鑾爲内閣首臣二子汝儉汝孝同捷禮闈京師謠曰　鸞當道雙鳳齊鳴

凌其拜嚴介溪爲父人稱嚴子陵後有縉紳王姓者抱他人子爲孫世卽對爲王孫賈

文衡山不滿陳道復書畫王敬美嘗問衡山道復從翁學書畫耶衡山微笑曰吾乃道復舉業師耳渠書畫自有門逕非吾徒也

龍大淵官至郡守其子德化初選通判大淵祝曰爾平日好譃居官不得復爾德化起應曰堂尊承教

相嵩誕日諸翰林稱壽爭獻其所特菊花滿堂陸平泉獨退處于後徐曰不要擠壞了陶淵明

王世貞謂相嵩其子世蕃肅客曰家君傷風不能出也王曰爹居相位怎說傷風

浙中有一大理卿兩次晉階妾自腰玉謁撫臺騐問其故張太宰在坐笑曰此非玉也乃大理石耳

國子監錢糧例不刷卷故諺曰金祭酒銀典簿陸深陞司業稽考錢糧其實空虛適送供堂皂隸銀數兩至色如黒銅陸笑曰正好謂之銅司業矣

武林鄭虞知延平延素産綉補親友皆索之後抵任四時多爭補絕少曰吾任損有餘補不足也

金華一詩人遊食四方實干謁朱紫私印云芙蓉山頂一片白雲商屢之曰此雲每日飛到府堂上

宜興吳滄洲性嗜書畫翁稚積蓄皆滿士常鄙之會有持徽宗題跋十八學士袖軸來售者價索千金翁如數易之置酒燕兄及嘗鄙已者酒半出以相眎兄驚嘆曰今日方與平時鄙俗扯平

陸平泉見贊寧筍譜曰禿翁老饞不惜口業好事人據爲食史不知此乃滇園渭川之刑書也

陸氏兄弟遊龍潭寺見一暗室弟曰此果暗地獄也
兄曰不然是彼極樂世界

一士人家貧與其友上壽無從得酒乃挹水一瓶稱
觴曰君子之交淡如水友應聲曰醉翁之意不在

有遷楚藩者李千鱗以詩送之云江漢日高天子氣
樓臺秋入大王風一友曰二語似賀陳友諒登極

有一道學每曰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劉諧曰怪
得羲皇以上聖人盡日燃燭而行也

袁宏道令吳中長安貴人一無問饋者其兄宗道官
翰林江盈科與宏道同官嘲之曰他人問饋以孔
方爲家兄君不問饋乃以家兄爲孔方耳

萬曆壬辰一老人號醒神自云數百歲曾見　高帝
張三丰又自詭爲王越至今不死又云歷海外諸
國萬餘里陳眉公曰聽醒神語是一本活西遊記

王司馬偕玉開口必帶文氣其子婦妬寵割其夫勢
家人走報司馬時座客滿堂驚問何故司馬應曰
見婦乃干兒子腐刑

熊際華登演易臺迷烟雨不見笑曰遵恭時聘宜其
濛濛矣

熊翩阿過子貢祠取去碁盤祠下笑曰賜不受命而
貨殖焉乃今猶自居奇

豐城龍頭山舊名雞頭葉御史摽膀作江天閣熊神
阿曰山不名龍使雞有角更自雄絕

穆宗登極詔五品以上致政者進階一級有一州守

被章者遂稱朝列大夫衣金紫其弟亦大僚忽見
爾曰恨　世宗不赦吾兄且腰玉矣

西施教歌舞之地名西施山袁宏道與陶望齡同遊
陶詩云宿幾夜嬌歌豔舞之山袁曰此詩當註明
不然累君他日論文恪公不得

田大年主政丁憂家居語江盈科曰里中人見我貧
有兩種議論一曰這人廢作縣六年尚無房住一
曰這人巧宦而不露說廢可耐說巧不可耐遂江

日里中侶兒重麐不重廉說我巧郄祈得
甦亭人眉籍上海小試憤其不容大書通衢曰我之
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如之何其拒
人也上海人答云我之大賢與何必去父母之邦
我之不賢與焉往而不三黜
江晴祿以大理屬伎滇至普安驛供億不具左右欲
笞其吏江曰翰林科道入閒而悍之若大理寺遠
方之人且謂與報恩寺大慈寺等其官屬亦善世

住持之類耳惡乎笞
熊敦朴與館選改兵部左遷通判往辭江陵相公相
公曰公是我衙門內官一癈痰相問此後仕途宜著
意熊曰老師恐未見痛相公問故答曰王叔和脈
訣說通則不痛痛則不通相公大笑
諸城富家李姓人共趨之陳良相獨不與交李慍曰
我家有事而子獨不往何耶陳曰待我家有事而
子亦不至則兩平矣

輕詆

永樂間沈度以能書爲學士許鳴鶴以能文爲中書
朝中語曰學士不能文中書不能書
永樂四年西僧尚師哈立麻至京啟建法壇屢著靈
異翰林李繼鼎私曰若彼既有神通當作中國語
何待譯者而後知乎
大司馬王竑薦岳正張寧爲內閣爲李賢所嫉吏書
王翱附之寧等皆外補竑即致政柯潛送之詩云

不知白髮龍鍾者猶踏清霜候早朝翱見曰柯君
此詩蓋謂我也
仁宗監國問楊士奇曰哥窰可復陶否士奇恐啟玩
好奏云此窰之變不可陶也後問王璲對曰 殿
下欲陶則立成何爲不可士奇不悅璲卒弟汝嘉
乞志墓于士奇其文有云汝玉汝嘉同居翰林而
長厚之德人于汝嘉無間言蓋薄璲而矜也
劉大夏自作壽藏記李西涯戲云天下皆如公翰林

文章無用也公曰先生輩文章宜紀大功德者若
何敢相累哉盡西涯先爲劉瑾作碑文公朝之也
御史某驟轉都憲諸御史請謝文正文爲賀謝因辭
曰此人素不爲士論所歸吾未可以飽言也
莊杲臥病不起入定山據眞珠達磨二泉交流之內
居之遶山遲田引流種樹賦詩爲樂名公過者無
不造焉丘文莊深惡之曰引天下士背朝廷者杲
也吾當國必殺之

陳眞晟聞吳聘君名欲往見行至江西張元禎叩其
學謂得程朱眞傳如聘君者不可見亦不必見也
吳與弼聘至京尹直會于李文達所直先出吳曰嘗
有私語與李先生商量直語其徒黃㬊中曰公事
則公言之私事則不可言況處士可語私事于宰
相前乎黃曰欲決去就耳直曰去就當自決黃曰
欲得李先生把作得住方可就職直曰把作得住
否亦量李先生能預料當自度才力何如耳然不

若勸其終隱免致實不副名貽笑斯文
吳與弼爲弟奪田褫冠因首跪訟公庭張廷祥切責
云當上告素王正名討罪豈容先生久竊虛名
萬閣老陰痿有一吉士自譽善醫具藥爲洗之因得
爲御史翌聖夫人之侄李通以門蔭官中舍一同
僚與通善皆一筵封翁甚固夫人命啟視上舊衣
F皆士璧夫人大怒令通搗去時人爲之語曰洗
鳥御史挑土中書

庚子張昇論劉吉十罪御史魏璋阿吉意劾昇左遷
世以吉耐彈目爲劉棉花
丘文莊自製餅軟膩適口托中官進上食之嘉命司
膳監效爲之不中式俱被責因請之丘不告以故
中官曰以飲食器用進上取寵此吾內臣供奉之
職非宰相事由是京師盛傳爲閣老餅
李文祥進士有才名與萬安孫弘璧同年安欲引文
祥附己使弘璧延款于家命題斑鳩文祥奮筆作

詩云春來風雨尋常事莫把天恩當巳恩

丘濬面檢毛澄廷對策云多出小學史斷全無自得

王質博學拙于文論者謂如蜂採花不能釀成蜜也

才太守寬高才抗節嘗謁撫臺一主事于憂還家亦
來謁門適閉才曰何不擊木魚自通主事不可才
乃戲曰座上木魚敲夜月主事不答才曰何不對
簷前鐵馬打秋風主事大怒而去才曰如此大使
不見人亦可

理學家文字往往剿襲語錄鋪敘成文乃語人曰吾
文如菽粟布帛楊升菴笑曰菽粟則誠菽粟但恐
陳陳相因紅腐不可食耳

陳笠川以頁為儀封簿當道甚重之某道長曰某為
道而郎其府其皆重公公于陞轉正如衆口鑠金
耳先生笑曰大人引喻失義當是聚蚊成雷也

李東陽與劉瑾有舊瑾朝欲攻瑾東陽泄其謀因得
預為之所既而劉健謝遷去位東陽獨被留二
公瀕行東陽祖餞欷歔泣徒曰何用今日哭為使
當日出一語則與我輩同去爾

王守溪云劉瑾之橫士大夫無耻者因之求進或為
其勢中傷善類有能自守者亦脂韋曲從過為諛
佞以求自全蓋前指焦芳劉宇後指李東陽也

袁海叟長于七言律其咏白燕詩世亦傳誦李空同
曰白燕詩最下最傳

徐有貞治河無功于少保笑謂同官曰徐先生五墨

匠耳柰何令脫土墼也

吳思菴談及晚學後進曰此頭府群王秀才好赴夜
航船耳按航船中群坐偶語紛紛蓋言其破碎摘
裂之學祗足供談笑也

潮陽蕭福八歲賦初月詩氣朔盈虛又一初嫦娥底
事半分無却于無處分明有恰似先天太極圖王
元美云令陳白沙莊定山白首探觚未必能勝

嗣初太史家居有求見者稱林逋十世孫嗣初與

之坐少選入內出一編令其人讀之則和靖傳也讀至和靖終身不娶無子客默然嗣初大笑口占一絕贈云和靖先生不娶妻如何後代有孫兒想君自是閑花柳不是孤山梅樹枝客慚而退

魏芳良稱鶴山之後或問文靖去君幾世曰十世乃戲云若爾君家十世祖媼應配彼翁大是不堪

張禺山咸封邵雙虎事作詩譏切冠裳楊升菴戲之曰東坡嬉笑怒罵皆成詩公詩無嬉笑但有怒罵耶李思齋曰升菴此言甚于怒罵

夏主李乾偕號正德正德改元馬冢宰試選人題曰宰相須用讀書人蓋用宋改元乾德事譏內閣耳

趙鶴賢學東省過嚴竟以此罷官江潮代之亦風裁凜然諸生題壁云趙鶴方剪羽翼江潮又起風波

毅皇南狩一時詞臣將上疏諫大學士石珤止之曰脫禍不測莫汝庇也庶吉士王廷陳乃賦烏母謠大署玉堂之壁語侵政府

鄭端簡曉云土木之難殉皇死事者有矣未聞敢斃死節如所謂南朝李侍郎者

韓邦奇作乃弟邦靖行狀末云恨無才如司馬子長關漢卿者以傳其行王世貞曰北人魏野乃稱

王槐野問王元美曰趙刑部其治狀何如元美曰循吏也且苦吟槐野大笑曰循吏何作詩何可便作

兵侍鄭謙吉居官淫暴掊克時目為餓鴟乳虎

山西以喬白巖王虎谷王瓊為河東三鳳楊用修曰白巖虎谷二鳳王瓊為一梟

文徵仲善書畫以薦起預修國史北人同館局者從徵仲丐畫不以禮多弗應輒流言曰文某當從西殿供事奈何辱我

孫一元隱西湖一朝貴過訪一元送之出面對山不一顧朝貴訝曰山有何好處一元對曰山無好處但對青山勝對俗人耳

嘉靖庚戌虜薄都城趙貞吉盛氣詣相嵩嵩辭不見

公怒叱門者僉趙文華趙入謁公曰公休矣天下事皆徐議之公愈怒罵曰汝權門犬何知天下事

嚴提學涂歲考一生呈白卷而出嚴批卷云孔子好學老而不倦今子未老而先倦矣

謝榛以詩遊公卿間宋布衣登春嗤其詩曰彼津津誑貴人丐活者亦稱詩耶

趙清為齊河令有二倉居閒不應及以牛故釋王臻罪兩倉相謂趙公過我誠不如牛清聞之曰牛無私若有私若誠不如牛

徐宗伯學顏曰張江陵不服憂詞責四至今江南士大夫出入郡邑亦何嘗服憂也獨罪彼哉

李卓吾曰商賈挾重貲冒風濤之險受辱關吏忍垢市易必交結公卿始可收利遠害然安敢傲然坐公卿上哉今山人者名為商賈實不持一文稱為山人則非公卿之門不履良可怪也

先君中條公見貪祿尊貴者笑曰一措大上書宰執稱述功德何異火居道士稱臣上表玉皇大帝乎

馮具區云余平日最苦持懸文相請求作詩者

王鳳洲云近來貪書生不見錄有司輸粟官家兒不識一丁口尚乳臭輙戴紫陽巾衣忠靖衣挾行卷詩題尺牘俱稱于鱗伯玉宪之尚未識曰以此矜其道之尊挾其知之厚獨吾郡與歙縣尤甚

張鳳翼刻文選纂註一士夫詰之曰既云文選何故有詩張曰昭明太子制作于僕何與曰昭明太子

安在張曰已死曰既死不必究他張曰便不死亦難究曰何故張答曰他讀得書多

屠長卿曰稱庶數米時謝名理于廣筵媚竈乞憐曰挂山林于齒頰高人其可信乎

王性海現身宰官既參雲栖便修苦行担水斫柴和衆作務袁小修曰吃齋念佛無甚奇特性海乃以吃齋念佛聞天下亦屬可羞

七卷終

皇明世說新語卷之八

雲間李紹文節之甫撰

假譎

袁凱忤　太祖詭得風疾　上每念曰東海走却大鰻魚何處尋得遣使拜爲本郡學博凱瞠目熟視使者唱月兒高一曲使者還奏曰凱誠風矣置之

國初歐陽都尉挾妓飲酒事覺速妓急妓擬毀貌以往一胥曰　上神聖不可欺爾宜靚粧豔服或可免耳妓從之比入見　上命戮之妓解衣就縛繪綵珍寶照耀左右至裸體膚腴如玉香聞遠近上曰我見猶憐何況彼奴即叱放

況鍾歷陞蘇州守初視事爲木訥胥持文書上不問當否便判可弊蠹輒默識之通判趙忱肆侮鍾亦唯唯月餘一旦命左右具香案宣勅中有僚屬不法徑自拏問之語于是吏民震慄

陳詡爲人剛介然賦性詭譎嘗直諫　文皇帝命爲坎

瘞之歎息謂瘞者曰吾今日乃爲火鬣所苦問其故則罵之曰咄嗟汝不知耶朝廷瘞人當以甕令速死耳瘞者如其言遂得屈伸不死

錦衣門達据擿袁彬數十事下獄拷掠軍匠楊塤上疏論救并達問達逼塤供李賢主使塤陽應曰諾請會多官廷鞫我自對眾言之達遂以聞命中官會法司官訊于午門塤大言曰死則我死耳何敢妄指他人此實門指揮教我扳指也達失色

楊榮尊人未遇時形家謂所居不利後人若以居傍土地祠爲塋則世世榮顯乃于風雨之夕密徹祠中香爐置于堂明日鼓吹牲醴送還祠中如是者再乃謀于衆曰此必神欲我家爲祠耳衆推功之乃以其家爲祠而移其塋于祠址後生榮爲相

東楊與西楊同事頗不相能西楊卒鄉人訴其子于朝中官持其奏欲下撫按東楊曰不可使宰相子辱于撫按之手須錦衣官校提來實欲辱之也

憲宗不召閣臣面議機務彭時等以為請諸內臣僻
諸公有言乃曰　上初召見衆先生情未浹洽不
宜多言姑俟再見可說戒約至再時等信之自後
更不召見矣諸太監曰嘗言不召見及召見無一奇
謀至論止呼萬歲而已反見誚

冠深微時見群盜分財者欲執之乃佯與欵册盜喜
亦推一分與之深謝去疾走告官盡獲其盜乃上
書朝廷盜黨欲殺臣臣不能居本邑詔入國子監

韓雍按江西時有密詔及中官都御史誤啟其封懼
以咨雍雍請識中官解之明日偽為封識藏舊封
于懷俟會間令郵卒持以付已佯不知而啟之讀
數語即以舊封還中官曰此非吾所當聞欲杖郵
卒詬罪中官反為救解歡笑而散

劉定之母實劉氏也其後立祠故為異制以諱人之
失乃作一大龕中懸一軸書云本宗劉氏門中三
代考妣五服親疎神魂席

于道亨令山陰有齋鈔百緡臥城南荊樹下者覺則
亡矣訴于道亨曰此荊樹為妖也即出城按問民
大駭競從之令客捕不往者得一人訊之果服

宸濠慕唐伯虎書畫以金幣聘之伯虎往覿濠有反
狀乃陽為狂寧使至箕踞謾罵至露其穢濠曰孰
謂唐生賢直一狂生耳歸二年濠反

王晉溪在本兵適湖州湯庥九反巡按以聞晉溪呼
賚本人至部大言曰湯庥九只須本處數十火夫

縛之何足奏報賊偵知此語恣意刼掠不設隄備
時都御史許延光在浙查處錢糧晉溪請密敕許
公討之出賊不意擒斬無一脫者

王陽明初見宸濠佯言售意以窺逆謀宴時李士實
在坐濠言時政缺失士實曰世豈無湯武耶陽明
曰湯武亦須伊呂濠曰有湯武便有伊呂陽明曰
若有伊呂何患夷齊自是始知濠逆謀決矣

王文成恐逆濠急下南京欲緩其出乃假為都憲楊

公火牌云本院帶領狼達官兵四十八萬齊往江
西公幹將發叅謀雷濟曰恐彼未必信曰可疑否
對曰疑則不免王笑曰得渠一疑彼之大事去矣
伍文定與宸濠江中殊死戰忽出一大牌書寧王已
擒我軍毋得縱殺賊見之驚擾遂大潰
錢寧有寵于　上欲交歡何大復間持古書求題何
不肯第曰此名畫無汚吾題
王叔承毋夏精心奉佛叔承亦奉佛與黎[illegible][illegible]而嘲

不能為酒詭說毋曰非酒也佛所謂米汁也亦嚐
之毋悅為進一觴
山西學憲胡松上禦虜十二策本兵張瓚忌之覆稱
松議乞當可行乞遷為山西叅政自行所言然不
委兵政不給儲餉令不得展布俄以不效罷去大
紿曰老奸之巧于中人如此
伊王有罪虞使者持之急乃捐十萬金賂嚴世蕃世
何相嵩罷世蕃遠戍王使旗校二十人至嵩家索

所賂金嵩置酒款曲請以二萬金為謝乃悉出上
所賜金有印識者與之晨使人報郡曰有大盜劫
于人夜持刀劫賜金去矣急迹之可得也郡發兵
追至鄱陽湖獲之諸校悉論死
分宜罷歸延客席上能飲者五人命取大杯其子老
二燒金礬罰命更添吞曰無美乃出常花罰觴客
後其子誅公涕流及聞抄沒案籍北面稽首曰臣
負陛下矣不復哭

虜將僭稱州城州人其自焚其臨街房併宅內數百
虜以為經掠過者竟不入
世廟雖靜攝好鈎察外事獄中一語動錄以聞謂之
監帖守者詭語進帖云有鵲當枕東前噪不休東
曰豈有喜及罪人者耶上竟信有　旨釋歸
會銑督三邊日忽虜眾薄城會令偃旗息鼓當門設
木架架上立金眼回回舞不自已虜擁視門外人
喬紛亂亡何回回架上將軍砲發觀者俱成齏

黜免

危素仕元爲學士承旨　高皇雅聞其名仍爲弘文館學士一日　上御東閣側室靜坐危素至履聲徹簾内詔問爲誰對曰老臣危素　上曰朕將謂是文天祥遂謫居和州

高廟禮徵老儒錢宰修纂尚書宰徵吟曰四鼓鼕鼕起着衣午門朝見尚嫌遲何時得遂田園樂睡到人間飯熟時察者以聞明日　上曰昨日好詩然

曷嘗嫌汝何不用憂字宰愧謝未幾遣還

憲廟升遐内監於宫中得疏一小篋皆房中術也悉署曰臣安進蓋萬閣老所進者　孝宗遣懷恩袖至閣下曰是豈大臣所爲乎復令懷恩將科道論劾疏示安每展一卷安即跪泣猶無去意恩令摘其所懸牙牌曰請出矣始惶遽歸第

嘉興舉子桑悅恃才放曠文辭椎誕爲丘文莊所黜識者謂文莊之黜桑悅無異歐陽修之黜劉幾

吳匏菴爲吏侍時蘇州太守朝覲往見匏菴首問國沈石田先生近來何如太守茫無所對匏菴曰太守一郡之主郡有賢者尚不能知餘何足問

張春與徐有貞同爲石亨所擯相得歡甚張有詩云雙親路隔三千里五品官縻二十年徐見之曰吾心事君已盡言矣

鄭淡泉云近時部屬科道但改入翰林及宫僚者千萬指摘十無一完即有才行出群之士亦深避嫌

郤惟恐一旦改官徒增衆口

尚書石璞鄉人有爲與史者璞往其家陳列銀器金杯十餘問曰汝官幾年矣曰未滿考也曰胡歸乎曰刁民訟我貪奪職璞曰嗟夫使我治汝汝焉能還鄉里哉

世廟見蝌行地問何物左右以蝌對取看背有字曰桂蕚張璁跡其故乃大監崔文所書謂二人横行也文謫南京

儉嗇
成祖渡江解縉胡廣楊士奇周是修約同死難解使
人覘胡動靜見胡方問家人飼猪否解笑曰一猪
尚不肯捨況肯捨性命乎
桃源楊褫位冏卿冬閒各衙門送鄉紳曆日積至千
本乃分給生房諸賈來歲徵酒徵肉親友招飲其
看卓餅錠必收日分給兒媳可抵饔飧
太監張永用事欲矯劉瑾奢侈之弊以窮苦魚菜四

字爲題索東陽楊廷和各作詩以獻東陽爲魚菜
詩析點畫爲句極工巧永大悅刋日傳之未幾流
賊殘毒中原人以爲窮苦之應
吳康齋遊武夷過逆旅賓宿錢至多三文堅不與或
勸之曰即此便是暴殄天物
李西涯冬月不爐披冊操觚不勝其慄皸就日曝之
日移亦移
胡宗憲督浙宴織造中貴及李相國子元女伎二百

侍飲至暮胡覘中貴曰天于法錦皆在公手幾[illegible]
纏頭耶中貴袖五金爲賞胡哂之李僅賞一金[illegible]
大笑曰相公子齷齪乃爾擲諸水而代之賞
穆宗升遐晉都國喪畢侍郎某者遣役從京師回欲
犒賞之乃出白紗帽曰此亦難得之物可將去

汰侈
尚書金濂阜陽侯陳懋征鄧茂七道經廣東某村見
居民以鐵爲墻問之知爲鐵墻陳氏二公入其家

盛饌相款犒軍牛酒皆徧其堂以文木爲柱白金
爲礎碾玉爲四龍承其梁几案梧桂亦加金玉服
玩極天下之巧以鉅萬計且藏甲兵壯士千人動
盜賊金公惡其僭奏籍其貲法皆名書至不可盡
但揭絹素而已有司鎔其墻數月始盡
吳人錢疄園池之勝甲于江南嘗築亭池中亭皆四
空嫌日色奪照則取大方冊貰以王上稱名花稀
高昇覲月所至牽而座焉

太監李廣以左道見寵及公死　上意其所藏必有奇
方秘書搜其家得納賄簿籍一帙中云某送黃米
幾百石某送白米幾千石通計數百萬石　上問
左右廣所食幾何乃受許多米對曰黃米即金白
米即銀始悟廣贓濫

王振貪婪無厭當朝覲日大開其門郡邑庶職能具
禮者無不進見以百金為尋常重至千金者始得
一醉飽而出

王文恪之子延喆性奢豪治大第多畜伎妾子女出
從群奴數十皆華服盛裝珠玉寶玩尊彝名器法
書名畫價值數十萬元夕宴客席必懸一珍珠燈
飲皆古玉杯恒日歸有輿至中門門啟則健婦舁
之美妾列坐二十餘人各挾二侍女群飲至醉者
所屬意則憑其肩群樂前引入室復酣飲乃寢

王維楨偶過何中丞棟值其生辰將宴客罽玉盞
曰能必畱以待諸公之集乎顧視兩廊綠腿步户

坐而理絲調竹者皆家姬外倉黛綠者二十餘人
皆徵妓王托故而出然未嘗不心羨其樂

王廷陳謂某曰君結侶張筵虛左爲敬崇稱曲房緯
席屢改伎倆雜陳絲肉競奏宮徵將移羲和既逝
蘭膏嗣輝逸興卯悰干霄薄雲禮廢罰弛履遺纓
絕俠氣溢于四座餘歡庇于胥與斯貴人靡麗之
極娛非寒客迂儒之所希也

胡宗憲督浙值迎春張宴召客選女伎二百侍飲每

十人則以佳者一人領之使捧酒炙樂器之屬傍
不設几案亦無他執役者歌呼讙藝至暮張燈火
數里鼓以絲竹震天女伎交道跪送傳呼不絕

張泰岳即第後一池廣十餘畝種蓮不甚茂錦衣諸
大帥合醵買蓮花千餘盆賂守池者值張入朝而
布之朝退請觀蓮花張頷之爲之舉觴

王世貞曰嚴世蕃嘗籍有金絲幃金溺器金鑲象牙
觸器執政恐駭　上聽令銷之以金數報

忿狷

陳都憲智性剛而躁嘗坐堂偶有蠅拂其面卽怒叱從者擒拏從者紛然東奔西突爲逐捕狀少頃俟其怒解稟問拏何人乃叱之曰是蠅有相知者以寛緩爲勸卽置一木簡書戒暴怒三字于上以自警及有觸忤者輒舉木簡撻之

長洲士大夫繆讓以懷挾爲府尹顧佐所辱次舉讓爲解元顧公慙慰諭之後公長内臺讓爲御史復謝

曰昔年之怨幸勿介懷讓厲聲曰今日讓尚有罪公宜正讓公有失讓亦當言矣以舊冤怨爲辭

英廟愛韓雍之才被命鎭邊陛辭 上徽恙臥便殿特召至榻前囑以邊事其眷寵至此雍失意家居不樂嘗曰 英廟若在吾豈淪沒至是耶

岳正性不能容人或曰不聞宰相腹中撑舟乎公曰順撑來可容使縱橫來安容得耶[illegible]

于謙當國有不如意輒拊膺曰此一腔血竟灑何地

高穀夫人悍妬無出置一妾又禁殺不容人覯偶陳循酌談及此夫人于屏後聞之卽出詬循[illegible]作怒以一捧撲夫人仆地因數之曰汝無子又不容妾是欲絶高氏後也吾當奏聞置汝于法自是妬少衰高得御妾生一子峘陳嘗稱之曰生峘陳公一怒之力也

張翼性嫉惡御史按吳中不律翼忿忿不平因建白數事爲衆所傾謫開平宥還偶聞後御史之不律

者翼猶瞋目罵曰使得一碗凉水已吞之矣

景泰間京師隆福寺落成縱民入觀忽一回回持斧上殿殺僧二人傷者二三人執送法司鞫問云寺中新作寶藏其下推轉者皆刻我教門人像憫其經年推運勞苦是以仇而殺之無他故也

康海罷官自恣聲酒時楊侍郎廷儀少師廷和弟以使事過康康置酒至醉自彈琵琶唱新詞爲壽楊徐謂家兄居恒相念若但得一書吾當爲善地[illegible]

大怒罵曰若伶人我耶手琵琶擊之楊走免㢘遂
入口咄咄蜀子更不復見
屠長卿下第其族司馬公借之酒酣擊節曰吾將上
叩九閽則虎豹禁不得前將浩浩決東海而西逝
也排崑崙而東走也將捫日月令其軀軀然東西
馳也余然後爲生抒煩懣乎
江南某相國語所親曰酒色財氣不意近来吾門成
請其故曰大兒好飲次兒好貨三兒好色老人官

不聰惟有怒氣塡胸而已
李于鱗按察關中過許中丞宗魯許問今天下名能
詩何人于鱗云王元美次宗子相許請子相詩觀
之于鱗勃然曰夜來火燒却矣
秦翔善性憨性每閱史至不平事必拊案切齒偶觀
秦檜殺岳飛大怒且罵且拍其妻勸之曰家惟十
几巳碎其八奈何復爾秦乘忿叱其妻曰不良婦
汝與秦檜通姦故相爲至此痛撻之

讒險

魏觀守蘇欲復府治兼疏濬城中河御史張度劾公
興滅王之基開敗寓之河蓋以爲治先爲僞周所
據臥龍街西舊所謂錦帆涇也
洪武開科取士御意右文蕭勲臣不平進曰此輩善
譏訕且如張九四厚禮文儒及請其名則曰士誠
孟子有士誠小人也之句彼安知之 上由是覽
天下所進表箋罹禍者衆

黃淮好詆毀同列一日便殿未入侍 宣廟問淮何
在東楊對曰淮素病瘵能染人有 旨免奏對
王振欲弄權畏 太后不敢驟譖閣下會閩臬廖謨
杖死驛丞東楊欲坐償命西楊欲擬因公請裁于
太后王振因進曰二楊皆私也償命過重因公
過輕宜對品降調竟從之
英廟命修撰岳正入閣石亨張軏遇之左順門悄然
比入見 上曰今內閣朕自訪得一人亨軏請爲

誰　上曰岳正但官小耳因奏曰欲陞正甚易[illegible]
試之未晚亨軏以事非已出故撓之耳　一

或告李文達曰葉盛自負其文嘗訾公文未善賢聽
之未幾以韓雍代盛敕曰無若葉盛之殺降也

戴文進畫本朝第一　宣宗朝進秋江獨釣圖畫一
紅衣者垂釣水次畫家惟紅最難着文進獨得古
法入妙同事者忌之奏曰此畫甚好獨恨鄙野
上扣之乃曰紅是朝廷品官服色穿此釣魚甚失

大體　上即揮去

徐有貞以迎復功進閣与陳循諸公不睦榜示天下
且私報商文毅曰我無奈何只得置足下于木矣

徐有貞寵幸宮中未務　上必咨之曹石欲傾其權
嘗令小豎伏御屏竊聽備書其語于冊　上嘗從
容語有貞欲立舊宮人爲妃有貞力言不可小豎以報曹石達
于　太后曰有貞誇于外舉朝皆知之　太后因
謂　上曰[illegible]人輕薄宮人事彼亦自說于外　疏
乃以爲賢耶　上默然有貞遂得罪

英廟有意江南買辦徐有貞度不可言將入對謂與
士薛瑄曰子若多言恐忤　上意宜容度稍可從後
觸止之瑄以爲信然語半伺其後有貞即大聲曰
薛瑄欲有所言　上問言何事瑄倉卒無所對即
以江南買辦一事言之　上不悅

于謙爲本兵薦其屬王偉爲本部侍郎偉每伺公過
誤密奏一日　景帝召謙授以偉奏謙出偉下堂

迎問曰今日　聖諭其事謙笑曰其有失處賢弟
面言未敢不從易忍至此出奏示偉局蹐無地

楊廷和劉忠陞南亞卿忠曰此行別劉瑾否廷和曰
不可人知必以我輩交瑾矣忠然之廷和密以錦
幣辭瑾瑾曰劉先生不足我耶遂厚廷和而惡忠

都御史彭澤嘗憤朱寧曰吾恨不手刃此奴司馬王
瓊語寧且曰爲君致彼君私察之乃匿寧屏後澤
過瓊瓊激怒澤復大罵寧寧銜之

明平遊濠趙召至上新河爲諸幸讒阻不得見
上中夜默坐見水波拍岸汩汩有聲思曰以一身
蒙謗死即死耳如老親何又曰此時若有一孔可
竊負而逃終身長往不悔矣
世宗怒曾銑議復河套開邊釁欲誅之實無殺其人
意也會嚴嵩與言不相能遂援仇鸞意令以復套
事論銑賄言竟以交結近侍官員律俱論死
世宗末年西苑造新閣督工尚書趙文華應之緩

上一日登高望西長安街有高甍問曰誰氏第也
一璫曰趙尚書新宅一璫曰工部木半作文華宅
渠亦何暇爲 上新閣 上恨之尋逐文華
世廟以上柱國加夏言言受之乃加嵩嵩辭曰人臣
無上臣不敢當蓋陰以攻言之僭也
徐存齋致政歸值誕日顧中翰善畫窮一月之力繪
一圖贈之題曰泰山喬木懸之中堂有譖者曰得
非泰山梁木即徐郎歎去

尤悔

永樂間西番進一僧言通徹三教九流堪爲中國帝
師 上曰豈無一人當其學者左右以僧德琮應
亟召至各坐高几辨對胡僧談吐出入九經滔滔
如注水琮訥于應對有頃第問胡僧諸字之義應
之頗遲琮乃大聲訓解又復數千言曰此而不知
焉用稱學胡僧羞惡合掌頂禮曰中國有人辭去
尚書王復怒衆武弁罵曰此輩皆狗母所生一千戶

稟曰宋某之母乃 太宗皇帝永寧公主王慙悔
周憲王獻戲曲百本于朝 宣廟賜白金輔臣曰
藩王獻書籍文章當賚此今以傳奇獻非親親輔
仁之義也賜優衣一襲盔瓜一枚王大慙悔
景泰間命修續通鑑綱目丁恭議衆尚實名昌齡
陳緝熙遠成一詩末云不知班馬韓歐輩曾爲修
書鬧幾場明日二人悔恨謝曰毋更貽斯文笑也
景泰間選內侍七人于文華門廡讀書習字欲取翰

林二人教之時大監王惟舒見以嘗從錢溥學示
意錢不悟曰萬千好處不肯玉成今又何以見屬
耶內閣遂推呂逢原倪克讓以進不踰月俱陞侍
讀學士時被顧問賞賚優渥錢始大悔

劉球與鍾同之父同館相善約同上親政攬權封事
鍾爲妻泣勸乃止劉遂獨舉死于獄未數日鍾病
死妻悔之每號輒曰早知局若與劉侍講同死耶

太學生虎臣上疏諫萬歲山勿架棕棚　憲廟奇之

祭酒費誾不知也懼貫禍乃會六堂鳴鼓聲罪鐵
索鎖項以待俄官校宣臣至左順門傳溫旨勞之
曰爾言是棕棚即拆卸矣誾聞大慚

章懋爲祭酒有監生請假托言薪粒不至將往求之
公愕然曰薪水之資付托有失奈何憂形于色作
悔曰公待我以誠我何紿之且詣謝罪

梁子嘉敬號石門一士人筮仕得縣邑謁梁請教梁曰
淸愼勤乃居官三字符也士人退曰識論乎平耳

越三年竟以不檢罷歸曰吾不敢復見石門先生

楊循吉善詞老且貧嘗識伶臧賢爲上幸愛薦之上
詔起有所游燕令循吉應制爲新聲稱旨然賞無
異伶伍間謂曰若嫺樂能爲伶長乎循吉愧悔

宸濠將反妻妃泣諫不聽既就擒檻車抵上與監御
官言往事卽痛哭曰紂用婦言亡天下我不用婦
言亡家國悔之何及

劉瑾引用鄉人恐衆論不服以劉璣爲人望欲引爲

重不數載自知府擢至大司徒璣自以爲瑾所引
居常鬱鬱日飲酒自廢瑾欲與言輒醉不對

魏水洲曰張羅峰爲相當大察事竣檢篋中僅得葛
四疋余居諫院三疏糾之嘗嗟此余少年事以今
日時事觀之卽三薦其賢亦不爲過

李于鱗語王元美曰天下無無偶者有仲尼必有左
丘明王不答以目攝之李遽曰吾誤矣有仲尼必
有老聃耳

紕漏

文廟過江廷臣約同死難已俱負約獨紀善周是修自縊後解縉爲墓誌楊士奇爲傳謂其子曰使我與汝父同死今誰爲作傳

宣廟命陳循作　御製壽星賛落句云宜壽域今同升南楊欲易壽域二字未就遂進之中官問西楊曰壽域二字如何答曰八荒開壽域中官還詰南楊曰八荒開壽域此詩何如答曰好詩中官曰先

指壽域爲未當何也南楊默然

程敏政幼以奇童稱　英宗抱之膝指金視曰以賜若敏政趨下叩頭　英宗曰是子終以償敗

太監懷恩得賜金二錠轉奉錢溥溥忻然受之曰當與房下作首飾常常頂戴太監

尹旻借卿貳欲諂汪直屬王越爲介私問跪否越曰安有六卿跪人者乎越先入旻陰伺越跪白叩頭及旻等入皆跪越尤旻旻曰吾見人跪特效之耳

劉主靜見儒書者有崔氏春秋曰常見呂氏春秋不知崔氏亦有春秋忌令人往易乃西府記笑斥之

景帝時有上言竊盜者鯨刺不足懲艾自今犯者宜立綽楔于門扁曰竊盜之家庶幾有警

陳太常音有文行而性恍惚多誤嘗考滿誤入戶部見入稅銀者驚曰賄賂公行至此已極

天順間錦衣門達得上寵桂廷珪爲達門客私其圖書云錦衣西席後有甘棠爲江洗馬之璠任松陵

驛丞亦圖書云翰林東床時傳爲的對

劉髦二子俱登進士長子婦入京公送登舟以手援之郡守見而笑公曰府公笑我乎若跌入水尤可笑也次婦入京公時臥疾呼之床前曰老年頭風可買一帕寄回明旦登程諸親畢會忽呼子婦曰毋忘昨夜枕上之囑衆駭然問其故乃始撫掌

李文正嘗得良馬贈陳懷齋公騎入朝歸乞門成詩二章推而遜其馬文正問故公曰吾舊所乘爲朝

回必成六詩方至門此馬止二詩耳非良也文正
笑曰馬以善走爲良此固非良耶
葉盛任兵科應詔舉將官有以陳玒告者正統中尚
書黃鎬薦之不果用今猶在陝中也盛躍然薦于
朝曰禍名臣所薦必從十後玒以贓敗訊之人曰
玒不爲黃尚書所容薦者乃他尚書耳
成化間一御史建言順適物情云近京地方行役車
輛騾驢相雜騾性快力強驢性緩力小今並一處

驅馳物情不便乞要分別改正弘治初一給事建
言處置軍國事云京中士人好着馬尾襯裙因此
官馬被人偷拔鬃尾有誤軍國大計乞要禁革嘉
靖初一員外建言崇節儉以變風俗專論各處茶
食舖店所造看桌糖餅大者省功而費料小者料
小而費功乞要通行定式功料之間務在減省使
風俗歸厚肉食謀國乃有此輩可發一嘆
黃才伯好譚學嘗作詩有俗游都憶少年事笑誰知
花歌落梅自註云欲盡理還之喻
劉瑾欲害楊一清頓李東陽力救深德之東陽病劇
以謚爲憂一清等就問曰國朝文臣未有謚文正
者請以謚公可乎東陽頓首曰荷諸公矣
逆瑾竊政放逐言官數十人任御史者自媿諸僚上
奏時署其名彼實徂山鄉末年斌曰古人耻不與
黨人公爲忠乃悔耶
劉大常介繼娶美豔冢宰張綵欲奪之乃問介曰我

有所求肯從我始言之介曰一身之外皆可奉公
綵曰我所求者新嫂也敢謝諾少頃強輿歸矣
陳獻章入內室必請命于太夫人曰獻章求嗣常熟
周木嘗朝叩父寢室父問誰曰周木問安父不應
頃之又往曰周木問安父怒起叱之曰老人耐寢
何用問爲時人取以爲對曰周木問安獻章求嗣
劉生好誇詡嘗往呂錫山鄒氏客叩之曰公來何暮
生曰昨泊舟不意與顧狀元相值延入彼舟聯句

夜半得息是以宴耳遍之顧九和至生不識遍問
先生何姓客曰此即夜來聯句者生亦不憩
屈中丞總浙憲歸安令坐事償三百金求解公叱之
按治愈急會以遷去解後公在淮漕令以御史過
淮執屬吏禮甚恭公宴酣忘其人為言平生無毫
髮過處嘗斥一縣令金至今耿耿不忘御史色沮
高郵學正夏有文弘治末献書闕下曰萬世保豈永
亨嘗見　上嘉之更嘗見二字曰策夏遂書官銜

云獻萬世保豈永亨嘗見　天子改為策學士高郵
州學正夏有文
建寧雷長史古朴而不甚冬月見魚桶中井水有氣
問是何氣客戲曰天寒以百沸湯養魚則不死雷
曰吾乃知熱水之可養魚也
鄒智以四川榜首至京候萬安閣老問當世人物萬
以其省榜首告之隨問其省牌坊銀榜首覘乎中
舉人有厚薄否鄒大失望即托頭疾謝去

湛甘泉在南都講學其門生甚多後爲宗伯楊州儀
真大鹽商亦皆從學甘泉呼爲行窩中門生
其郡守禁戴帽不得露網巾吏草榜云前不露邊後
不露圈守曰公文貴簡何作偶語吏曰當如何守
曰前後不露邊圈不覺自笑
湖州吳主事家素饒求西涯文壽其父時公爲學士
鄙其人不許吳附其友曰今朝中爵位極尊者莫
誰曰英國公太師左柱國也吳即織幣求英公英

令門館作詩與之吳得詩誇于人云英國當朝第
一人乃爲我作詩何必李學士也
沈周作五馬行春圖贈穉守守怒曰我豈無一人相
隨耶沈知另寫隨從者送入因戲之曰奈絹短少
壽前驅守曰今亦足矣
豐禮部坊嘗要沈明臣結忘年交歲餘人或惡之曰
是嘗笑公文者即大怒設醮誑之上帝凡三等云
在世者宜速捕之死者下無間地獄勿令得人身

一等皆公卿大夫與有瞻眺者二等文士或布衣
沈爲首三等則鼠䶂蚤虱蚊也
王相國荆石宅憂其縣令作祭文稱相國爲元聖封
公爲啟聖夫子王却之
王元美云余舊聞正德中一大臣投刺劉瑾云門下
小厮嘉靖中一儀部郎謁翊國公云渺渺小學生
今復有怪誕不經者一自稱不佞至逼家不佞年
家不佞治下不佞眷不佞一自稱牛馬走亦曰治
下牛馬走至曰湖海生形浪生神交小子未面門
生沐恩小的皆可嘔噦不堪捧腹
張江陵當國附勢者競趨其門江陵敗衆亟攻之以
覬殊擢太倉相公曰生江陵市與死江陵市等耳
高拱新鄭人忤首相順天主考郎以放鄭罪逐佞人
爲題支大綸目不知向再出時兩人何施顏面
江陵久疾京師文武俱設醮祈禱有再塞三舉者一
中丞齋于人日三[illegible]與者三今勝臆矣

惑溺

國初楊寵欲擅權乃創爲一統山河花押示僚吏觀
其從違凡附己者不次超擢否者斥之陳桱入謁
笑以押示之桱即賀曰押字大貴所謂只有天在
上更無山與齊者寵大喜奏桱爲翰林侍書
楊文貞子稷惡狀已盈王文端輩爲文貞言之遂請省
墓以欲制其子也稷知每驛遞中先置所親與稷
賢復飄言曰人忌公功名之盛故謗稷耳稷復迎
于數百里外氈帽油靴朴訥循理家中圖書蕭然
文貞遂疑文端妬己還京即出之吏部
劉壽家馬捷于犬犬大于馬婦作男裝男作婦裝
太監劉瑾嘗建玉皇閣于私第延方士煉丹方士知
守備太監王繼環值百鎰乃紿之曰玉皇好繫金
繼環守備即出之亡何方士并丹與鎰之而逃有
滑稽者作詩刺之云避金積玉已知山又向朝門
学煉丹空裏得來空去玉皇原不[illegible]

廬江縣有監司某者謝事歸延方士煉丹敬信之甚
夫人戲之曰丹成何以謝方士監司曰渠自能點
化不須謝夫人曰何獨以丹法傳君監司曰渠謂
我有仙風道骨夫人曰君垂涎點化志在貪財妾
未聞蓬萊三島乃有貪財神仙未幾方士竊丹鼎
去夫人又戲之曰夜來丹士赴蟠桃會未知其騎
黃鶴耶監司默然長吁而已
李文達云予少見掛佛老像者輒斥其非以爲名公

必不如此後居驗封造冢宰宅見正寢東廡甃一
室問之曰佛堂也方駭嘆已而見石首先生堂中
高掛一幅乃觀音像不覺失笑
石彪克遊擊巡邊知都督張泰家有一古瓶索之不
獲百方窘泰其子告泰曰彼時人何可拒瓶所直
僅百金耳泰艴然曰爾非張泰子矣吾豈吝百金
顧此瓶祖宗所貽豈可自我爲權貴失之卒弗與
羅玘爲文率奇古險怪居金陵時每有撰造必棲踞

喬木之巔霞思天想或時閉坐一室客于隙間窺
見其容色枯槁有死人氣皆緩履出都穆乞伊考
誌銘銘成語穆曰我爲此銘頭去四五度矣
李西涯躭奕何燕泉勸之李曰將何消日何日詞翰
兼美足娛日力後西涯偶在朞酒間當道以巨軸
乞詞翰乃大書云莫將性命作人情寫字吟詩總
害生惟有圍棋堪遣興客來時復兩三枰
張廷采聞王叔明泰山岺雪圖在陳惟允家往觀之

臥其下兩日不去曰斯世不復有此筆也
歐陽必進分宜兒女親也素爲　上所厭惡冢宰缺
嚴示意會推必進　上大怒擲之地嚴乃上密啟
內云臣老矣恃此人得政而快　上不獲已從之
時張九一爲吏部郎吐舌曰嚴乃與人主爭強王
介甫不足道也
趙文華以平倭功賞薄稱疾請歸　帝怒曰止封限
內乃敢稱病司禮監試覘之真耶僞耶及小內豎

從文華笑賠暢飲内竪曰　上令我來視疾君[illegible]云何文華乃狎而戲之曰吾第飲酒耳何疾

歙人燕丑性愛古法書名畫不惜萬金購之曰此足養心性非他玩好可比

張元禎語陸深曰予自少登朝見士大夫凡三變初講政事後講文章今則專講命矣

嚴嵩溺愛其子諸曹以事白初尚曰與小兒語至後曰與東樓語東樓世蕃別號也

許莊敏曰官朝廷物也來若被衣去若解帶豈吾支體若乎近見士夫因失官憤懣而死亦惑矣

穆宗在　裕邸邸中例有給于常祿外三歲戶部弗敢請用甚窘謀之承奉乃以千金賂嚴世蕃忻然受之命戶部即予三歲如約世蕃每誇于人曰天子兒行金予我徐存齋吐舌曰世蕃直應大于天

從中有雋于男色者見一美姬姿態絕倫乃嘆曰可惜是婦人耳

仇隙

景泰間徐有貞垂涎祭酒　上不許意爲于謙所阻深恨之天順復辟遂坐謙不軌　上猶豫良久有貞直前曰若不置謙等于死今日之事何名

馮益附曹欽欽反并逮時欽已死[illegible]賀氏爲証益故爲自異醜詆賀賀曰馮先生不[illegible]言昔欽問先生古有宦官子弟爲天子者乎[illegible]生云曹操乃曹節之後終成大事欽大喜命妻[illegible]酌酒今何諱之

丘文莊少時求婚于上官黎氏黎曰[illegible]子欲結姻于我耶不許文莊後作鍾情麗集誣黎女與人通黎亟以三百金購書坊毀板其本已遍傳矣

歷城尹公素不善尹直禮侍缺從有欲薦　上不允以直爲之翼日廷遇歷城舉笏謝之歷城曰公簡在帝心者自此結怨尤深

襄憲王入朝欲言于上復用徐有貞偶[illegible]李文達從容謂曰李先生辦事辛苦何不[illegible]亦相助

李對曰若有貞再來便是王安石復相
李夢陽與江西右轄鄭岳言語相激遂謀宸濠遂訐
岳左右撈掠逼供無名賍私若干奏黜岳為民
詞夢陽附勢借威逞私誣害遂為士論不與
張璁等力詆費宏疏四五上攻之弗克乃具奏乞休
言臣等既不能積誠感動聖聽又不能曲意阿附
權臣有此二罪難復居官
鄭淡泉云〻遜志寵任時薦西楊西楊修實錄乃旁
方叩頭〻作〻西楊薦睇〻洲芳洲喉人訐西楊
之子稷竟死西市芳洲令徐武功更名進用武〻
竟置芳洲于鐵嶺〻武功為石總兵畫奪門之謀石
又置武功于〻金齒近日永嘉貴溪亦頗類此
及芳洲入相座師陸𣿫山尚爲詹事坐次不便𣿫欲
以南禮侍處之陸曰等三品耳何堪侍坐陸卒贈
禮侍夏日老師生前不肯侍坐三品今竟侍坐矣

八．心終

明世說新語八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李紹文撰紹文有藝林累百已著錄是書全仿宋劉義慶世說新語其三十六門亦仍其舊所載明一代佚事瑣語迄於嘉隆蓋萬歷中作也前有釋名一則詳列書中諸人名字謚號爵里陸從平序謂紹文近以文學受知於熊劍化劍化復爲釐其謬誤然今書方正門以文徵明論先人世誼語屬之對上相楊公品藻門以王畿貪嗔癡救戒定慧語屬之對陸樹聲皆與他說部不合是傳聞異詞未能盡確又以楊士奇爲東楊楊榮爲西楊其釋名亦頗多舛互云

見聞錄八卷

〔明〕陳繼儒撰

首都圖書館藏明萬曆繡水沈氏刻寶顔堂秘笈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見聞錄八卷》提要

眉公見聞録序

富鄭公嘗言君子爲小人所勝不過祿位見抑耳惟有三四寸竹管子向口角頭褒善貶惡須是由我始得此言雖快心而微傷長者之意因憶歐陽公歸田録云余之所書大約以唐李肇爲法而小異於肇者不書人之過惡以爲職非史官而揜惡揚善君子之志也余生東海之濱足不出里門耳不標國論僅得名臣之碑志與大人先生之話言輙拾殘牘書之雖零星雜碎然皆史書稗志之所不具者置之案頭畜德消鄙其不賢于柄檀薰而芝蘭襲也耶戊戌病瘧終日無所事事乃薈撮成卷題曰見聞録之義無所取衷曰以歐陽公之可學富鄭公之不可華亭陳繼儒識

眉公見聞録卷之一

華亭　陳繼儒　撰

繡水　沈德先
沈孚先　同校

國朝風氣淳朴有父兄之于子弟惟恐讀書見徵者常觀常熟人黄鉞字叔揚少穎嗜學而家無書日遊書肆中借觀之或竟日不歸國初法峻士不樂仕人文遁逸詔下多方求賢甚急鉞

父見鉞好學甚恐不免數懲之弗為變乃令督耕葛澤陂田舍間鉞託市鹽酪一二日入城借書親知間沿道披閲至陂輒盡每以為恨隠者楊滌避雨泊舟鉞舍旁見鉞倚簷讀書就視之曰豎子學如此哉日讀幾何對曰我苦無書讀耳過目不忘也滌曰我有書藏洋海店架插不下萬卷豎子能從吾遊乎鉞喜從滌入舟至其舍乃令其子福與鉞同業三年盡其書滌聞之辟賢良滌慫鉞曰吾遭亂世家破族散携兒耕讀遠郊以全餘生以子好學舉書供業一何不善晦并累吾兒耶鉞徐曰第毋恐乃説尹罷福獨遣鉞試入太學後官至崇應與蘇州守姚善俱死建文之難今子弟善于攀緣鑽刺父兄喜見眉宇甚而有導之者矣無論楊滌不可得即鉞父亦不可得

洪武時崔亮精天文禮儀司天臺言朔日以來

日中有黒子占者多以為祭天不順禮所致令亮制之亮引周漢唐宋及元損益不同復以國朝前議圜丘從祀之禮以漢唐為煩故止祀日月星辰太歳為簡當上然之而止復問郊祀天地列位皆正中而百官朝參則列東西避正中何也亮對以天子祭天升自午陛祭社升自子陛蓋社主陰陰北方也故君南向以荅陰也郊主陽陽南方也故君北向以荅陽也若群臣

朝祭無答神之義俱當避君上之尊故升降則皆由卯陛朝班則分列東西以避馳道此其義不同上由是益重亮

傅安字志道太康人也以縣吏起家歷四夷館通事舍人鴻臚寺序班洪武二十七年轉兵科給事中明年復遷禮科都給事中永樂初將西域撒馬兒罕弗賓　上遣安持節往使至其國以順逆禍福諭之撒馬兒罕酋長負固不服且

諷安使降安曰吾　天朝使臣可從汝反邪酋長怒因羈留虜庭凡十三年艱苦備嘗志節益厲酋長知終不可屈乃以禮送還國因獻名馬珠玉以謝自是王貢遂通安既歸以老病不能任事懇乞骸骨　上憫之賜一品服致仕仍令有司月給米十二石輿夫八人宣德四年卒于家　上遣官諭祭仍命有司治葬事墓在朱僊鎮岳廟後初安之使西域也方壯齡比歸鬚眉盡白同行御史姚臣太監劉惟俱物故官軍千五百人而生還者十有七人而已

何元朗叢說記蔣恭靖公瑤事止記得選宮女一節不知其應卒處甚多初正德時守維揚適大駕南巡六師俱發議者所計夫役舡馬供頓其費不貲揚民習安已久洶洶將無以自存者公惟站設二十更番迭遣以迎計初議則減五分之四其他類皆遞減卒之上供無缺而民亦

不擾且其時遊擊將軍江彬擅權怙勢太監丘得者且素惡公不能慫慂從而讒諂其間橫肆要索誅求無厭彬負上所賜銅瓜脅公以死以求必得公殊不為動會　上出觀魚得巨魚一戲言直五百金彬從旁言請以畀守促值甚急公即脫夫人簪珥及絺絹服以進且曰臣府庫絕無緡錢不能多具上目之為酸儒勿較也彬又欲奪薩氏居創建督府以張威福公力持不

可彬怒益甚屢譖公幸聖明知公有素略無所入郡有瓊花觀有旨取瓊花以觀公以帖紙立其此花生於某年爲瑞應至徽欽北轅而此種已絶今止存其名耳上默然又一日中貴出揭帖索取胡椒蘇木若干斤其他奇香異品產自殊方域者不可勝數蓋欲即其所無者以困公冀得厚賂時撫臣邀公使他求以應公曰古任土作貢出於他方而故取於揚守臣不知也時

撫臣厲聲令公自覆公即具揭帖註其下曰某物產某處某物產某處揚州係中土偏方無以應命時　上垂簾坐行宮中貴以揭帖進悉如公言以激　上怒　上曰可問蔣瑤晒白布何處出也乃進布五百疋以杜他請又中貴言於上欲選宮女數百人以備行在撫臣欲選之民間公曰必欲稱旨止臣一女以進　上知其不可動即詔罷之及　駕旋扈送至淮安奏辭不允至臨清左右告前缺扈軍口糧三日有旨令速償計非數百金不可蓋權貴知公中途無可措辦假此難公以洩私忿適徽商吳姓重公高義代出百金始獲還郡爲公之忠誠悟主多此類而　武皇之優容臣下亦出自聖德卒成賢守之名難矣哉初姚夫人姙公時夢星墮懷中存菴翁亦夢一人朱衣端笏繞屋而旋曰我欲造園龍殿兩有異徵云公前守揚時有市兒放

紙鳶偶落公帽有一婦自樓瀉水悞濺公衣左右欲執之公語以勿問其度量又如此公享年八十有九與劉南垣顧箬谿結社峴山壽考令終身名俱完抑亦富鄭公之流也

高皇帝御用槍凡二大者幾盈握修可丈六尺疑即用以步戰者也小者修殺四之一圍殺亦如之疑所謂馬稍也滁和之間蓋無日不親御焉武昌而後不復自將矣此槍樹之御座右以

示子孫毋忘王業艱難　文皇帝御用槍槍有號帶在午門之五鳳樓王弇州先生皆有歌

汝陽林立山公諱特在館時閱武廟實錄且成惟迎立肅廟等二事未决衆議紛然公奏記副總裁中峯董公曰昨聞迎立一事或云由中或云内閣誅賊彬或云由張永或云由楊廷和疑信之間漫然亡據史萬世是非之權衡固不可以偏重時竊意廷和以忤旨罷歸永坐罪廢今上方綜覈名實書進二事必首登乙覽恐將以永眞有功廷和眞有罪不待左右汲引排擯而君子小人進退之機决矣夫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史臣體也二者既未嘗親與其事可信可疑宜嚴其有關於治忽者庸詎私一廷和哉幸執事裁擇輕重之間是非之權衡也董公以白之總裁鷟湖曹公可之書進天子由是乃傾心任宰輔而宦寺之權輕矣前輩猶重史如此今

信耳信口信手信筲臆尚安復有信史哉

侯璡永樂鄉試第一交阯黎麟請命公輔禮部侍郎章公往錫封至其境闢門低且隘先驅者謂當傴度公止之曰此中國所謂狗竇也於土人出入則宜今天命下臨不可由此度迓者驚愕爲撤闢而入由是蠻夷益謹禮不敢肆既歸毫髮無所受

洪武時吳琳爲戸部尚書尋已老致仕既家居朝廷嘗遣使察之使者潛至其旁舍見一農人孤坐小几起而拔稻秧徐布於田貌甚端謹使者乃問曰此有吳尚書者在家否乎農人歛手對曰琳是也使者還以其狀聞　上益重之

馬端肅公之終前二日州城西大劉山忽崩天鼓再鳴群鶴飛遶廳事久之乃去翼日里人王自誠適自葉縣回惚若夢寐見公蟒衣玉帶肩輿南邁導從若出師狀云往武當山

趙豫松江府太守侍郎周公忱有所經畫必與之議公每見訟者非急事則諭之曰明日來始皆笑之故有松江太守明日之謡不知訟者乘一時之忿經宿氣平或衆為譬解因而息者多矣比之鉤鉅致人而自為名者其所存何啻霄壤

余公子俊號率菴蜀之眉州青神人家山後有塚鄰兒取其遺骸為戲公輒為掩之是夜夢老

人謝曰子有陰隲為我整理門戶他日當至大官皆雜於群牧兒中有縱畜踐人苗者地主追之衆皆驚散公獨拱立折之以理其人異之授戶部主事分司太倉出納痛革宿弊有兩貴家爭田部檄公案之一家謂是舊名某家塘當屬我公曰然則張家灣盡屬張家邪卒為直之

吾鄉張莊簡公與莊懿公一時皆以尚書同居東南城河外中隔數十武兩公歲時入城祝鶯則皆出而往朱待詔家拜節待詔者吾松櫛工之稱也兩公與朱為老鄰卽服肅章服拜之櫛工則戴老人頭巾接兩尚書具茶送之而出當時風俗之厚如此此莊懿公之孫張涇泉為余言之

元旦拜年衣冠逐逐大是可憎不知起於何時文衡山先生一絶眞可撫掌也云不求見面惟通謁名刺朝來滿敝廬我亦隨人投數紙世情

嫌簡不嫌虚

榮襄公袁宗皐為　世宗日講官敷陳明啓上喜欽賜公家奴女婢各六人初公為長史時中酒晝寢偶夢一美姬扶床跪請曰妾儁充李白洲下陳今願治相公帷幬公驚覺召黃夫人語異之既而李以黨宸濠敗妻孥没入官至是公所受賜女婢李姬果與焉則昔夢中人也

徐文貞與鄭文峰戶部東有意氣有風度讀之

眞如見古人也書云别後以初二日至姑蘇次日與衡山南㟪飲竹堂寺有僧頗能詩出示沈石田王守溪所題梅花卷展誦數四僧又摘花瀹茗作諸清供因留至暮得衡山贈行詩一首而歸四日寓無錫楓潭及張黄門静思邀登惠山攝衣至絶嶺南望太湖如衣帶循山東下湖中諸峯隱隱天際如晨星昏鵶乍有乍無眞異境也是夕宿五牧與荆川方山劇談至夜半語

多不經人道然要之不牴牾聖人五日晨起校射一荒田中張侯百五十步往往破的觀者如堵墻門人吳江陰峻伯取酒飲射所至午飯舟中遂趨毘陵六日飲道南書院張行吾出邸報知江貞齋以職方郎佐北雍喜得賢僚友爲満飲三大爵七日同方山李節推愼菴董進士後峰訪荆川於陳渡莊荆川特破格殺鵞炊黍留予輩飯李亦解射偕荆川發數十矢値暮乃罷

八日以方山舟載荆川同趨丹陽門人鎭江葉節推以明來迓九日謁陳少陽祠飲有册樓觀少陽被逮時所作家書及高宗贈官勑文相顧泣下罷酒是夕與荆川别十日至鎭江十一日湯都督沂東邀予同方山登北固至第一峯眺覽嘯歌有超出六合之想忽大風吹予二人幾墮巖下若造物陰有所忌者退飲佛殿觀人皮鼓鼓蓋沂東以所戮海寇王艮皮鞔之其聲比

他鼓稍不揚或謂人皮視牛革厚理或然也酒半沂東召二人搏一人長可五尺餘其一人麁然大也顧不勝會報虜且入寇予以言激沂東沂東慨然曰嗟乎使僕得備戎行豈惜此血肉不爲國家出死力哉予二人嘆重久之晡時郗别駕水東同以明邀登金山遍觀其所謂海嶽樓江天閣留雲亭及壁間諸石刻賦詩一章有下窺三楚平揖兩都之句薄暮風雨大作留宿

寺中十二日午後始渡江而北蓋旬日之間數百里之內觀遊之奇勝略備惜公不同之也

弇州王公大葬時鄉父老醵金爲路祭北郊外結綵如牌坊狀題曰沒世不忘又題曰頌德報功祭時皆伏泣不能仰視余送公葬親見之

文懿楊公諱守陳鄞縣人公之在娠也毋張宜人夢星落懷中及生天庭有黑子七如北斗見者奇之陞司經局洗馬公每進講必積誠意傳

經訓冀納忠以感悟上心一日講武成篇曰曾論稱舜無爲而治周書稱武王垂拱而天下治然後世人主有深拱禁中委政內侍者召亂樂之禍有高居無爲惟寵嬖艷者啓祿山之變何也蓋舜武之所以無爲者由其舉相去凶惇信明義無二不盡其道皆常憂勞而有爲乃始佚樂而無爲也後世人主則孟子所謂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耳左右聽者竦然

吏部舊制考察以老疾罷軟貪酷不謹四條爲黜幽之典自成化時冢宰李公裕謂遲鈍似軟偏執似酷於是創立才力不及一條以處之其法迄今不變中官覃昌語鴻臚寺官曰先是選官本入上必叮嚀司禮監看詳然後賜允近日上諭昌等曰李尚書梗直人必不敢干之自今奏入即與批出行之其見信於上如此公家居子孫謁見者必以買田放債不讀書爲三戒嗚

呼今亡已夫

嘉靖辛卯　上南城遊幸演馬召諸輔臣環璧殿賜宴　親灑宸翰特命賡歌又剪紅芍藥勅簪於首又賜寶扇宮錦簇擁徘徊於翠芬亭寶月亭間自酔學士歌而後君臣同遊未有如此之盛者

少保胡公世寧永清別號靜庵古杭仁和人也弘治五年舉鄉試第二故事計偕者給路費百

金公以浙青竟辭其半明年第進士歸例得枋其門恥闒謁鎭守中貴人棄之去後仍左都御史掌院事時當考察執政請禁私謁公言臣官以察爲名人非接其貌聽其言無以察其心之邪正才之短長若屏絶士夫徒按考語則毀譽失眞而求激揚之當難矣上是其言不禁

余嘗讀羅一峰先生與府縣言上中户書其詞懇誠且不惜郡縣之怒與恐者非特見其膽力

大亦由乎日千請絶也書云倫嘗聞程子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王荆公行青苗門人故舊遺書邵子欲投劾去邵子曰寛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投劾去何益也仁者用心固如是乎倫素性剛褊好論世事自臥病山中杜門却埽凡有干謁非獨公事至於文字若非其人皆拒之而弗荅也迺今而有言焉何也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朱子曰凡民有患難勢可言于官則爲言之不可言則多方救護之吾邑之民困於苛歛其患甚矣予無力以救之惡得已於言耶古之征者三君子用其一緩其二今日有秋粮之征有夏稅之征有上中户之征用其五用其六矣欲民之不流離而去爲盜也難矣爲民父母行政何忍至於此也諸征姑勿論以上中户言之吾幼時猶未有也祖宗之時未有此法也各布政司未有此例也

作俑者何人乎始者一里或一二名今一里有十數名者一家有兩三名者一都有百十名者聞諸人云合縣二千六百名椽則曰一千四百八十名吁何其多也詢之旁縣無如是之多也徵諸往時無如是之多也度諸事勢亦無如是之多也吾鄉八九兩都素號重難永樂以來雜役悉免今不下二百名矣所征人户逃絶者有之無粮者有之單匠者有之秀才者有之鰥寡

孤獨者有之欲憑元報以盡征之可乎君曰戶有虛絶田無逃亡此可施之於經界既正之時不可施之於賦藝之日何也民田畝數升官田畝數斗下甲人戶原佃官田寒暑之衣食不給横豪之剥削無已官府之征求無藝乃以官作民鬻于他主田居富屋粮坐下戶况里書作弊飛派詭寄一區虛粮有至數百石者一甲[illegible]三數十石者一家有至數石者欲執粮、

乎吾見多矣凡有科差吏胥舞文里老受託以上而爲下以下而爲上田連阡陌者諸科不與室如懸磬者無差不至可痛也可悲也今所征人戶賣屋者有矣賣田者有矣賣牛者有矣賣子女者有矣脱婦人之簪珥者有矣敲朴之下何求不足寃號之聲上徹于天人事既乖天道不順苦雨連月米珠薪桂官吏里胥旁午鄉曲雞犬不寧爲民父母行政何忍至於此也若求

朘於粮里已朘虛粮已朘鹽粮又朘中戶朘如是其多也民有所不堪矣然則何爲而可也吾聞紙價數萬四十六縣出之一縣一千則四萬六千矣縣加五百則六萬矣吾縣以一千五百爲率除已征若干尚欠若干未征若干其逃亡死絶軍戶生員貧難下戶悉應蠲免外其餘人戶多則朋合少則獨征足一千五百之數則已矣事難懸度其損益又在執事裁之也至於不

傷吾仁民之心而已若據元申之數務求取盈以媚上司之意而失下民之望恐仁者之用心不如是獨執事未知其情耳使知之也其有不從乎或曰其如上司何予應之曰公卿大臣其天人耶抑生於人間也方其困於閭閻游於學校擊節伊周高談孔孟其志何如哉一旦得行其道其不能爲吾民之福乎民者邦之本也財者民之命也傷其財則傷其命傷其命則傷其

本矣　朝廷建官分職所以固其本也諸公其肯傷邦家之本而不能爲吾民之福乎鄭俠布衣也見民苦於新法爲流民圖以進况名在從臣之列者吾當披肝瀝膽以與百姓請命諸公宜無不從者信筆遽書不覺滿紙此書今士大夫亦人人能言之然而絶少者何也客咲曰棖也慾焉得剛

翟公鑾嘗自製對聯云靜亦靜動亦靜五臟魁

消夫慾火榮亦忍辱亦忍平生不履於危機常熱嚴公訥輔政時封公尚在其門聯云堂上雙親壽朝中一品家申公時行解相印歸其堂聯云無毀無譽三代直道而行知止知足四時成功者退陸文裕公在京邸中則榜　世廟御撰一聯云抑人是自抑揚人其自揚都城鄭宫保敬庵諱紳者以工部尚書告老其堂聯云世多君子扶皇極天放閒人養太和翟中丞諱鵬者其堂聯云徒有寸丹懸帝闕竟無尺素達權門王中丞璣更號六陽山人嘗榜其堂曰偶爾謝上天富貴歸來作平地神僊又有天上有人扶日月山中容我老漁樵吾鄉包公節與弟孝以兄弟進士爲南北兩臺其門聯云兄進士弟進士一天雨露南御史北御史兩地風霜湯東谷廳事春聯云東坡居士休題杖南郭先生且濫竽後廳曰片言曾折獄一飯不忘君蓋東谷嘗

從輿齊伯楊忠定公奉迎鑾輿故云其東偏曰暫挂西山笏閒開北海尊其西偏曰長身唯食粟老眼漸生花而豪俠之氣可以想見

魏文靖公驥以永樂四年中會試乙榜以成化七年九月卒崑山葉文莊公爲之墓銘不書其生日然其壽幾及百歲矣公未薨時一夕大星隕其隣王文政庭中公忽就枕口占云平生不作欺心事一點靈光直上行既薨而復語意不

亂所著有松江志水利切要傳於世恨未得見之當以訊藏書者僅有公撰斷碑在北門外陸宮保園西荒草中

吾鄉唐公珣知福州府時歲亢旱到官之日霖雨滂沛人皆相賀先是迎公者援故事請先謁藩臬公曰未成婦而見姑嫜可乎竟先之任

危公素爲元順帝時翰林會修后妃功臣傳事多亡逸無據公買餳餅饋宦寺戚里歷歷叩之

復參覆得實乃始筆之卒爲全史旣入國朝宋穆陵顱骨爲楊賊真珈所發後入宣政院西番僧相傳授爲祭器公言于上索取瘞之聚寶山

公未仕時館授貴谿張氏張思伐杏樹以闢家塾有鬼夜叩寢門告公曰吾杏之精也主人將伐願參政生之公卽造張力解而止鬼致白金壺爲謝

永樂中賢妃權氏順妃任氏昭儀李氏婕妤呂氏美人崔氏皆高麗人權尤穠粹善吹玉簫薨謚恭獻維時尚襲元制高麗貢美女永樂庚寅詔止貢女不復至聖政之不邇聲色如此

霍渭野公曾送一舉人於魏莊渠先生處云此下第舉人也憐其才故令見公莊渠先生方侍醫診母脉在堂上舉人入謁先生云且勿拜俟診脉完旣而扶母於内出謂舉人云論平日宜試一文今日無暇且講書罷舉人竭盡生平之

力講書一章公搖首云渭野惜吾子下第以爲有司屈了秀才今看來還不屈

孫鼎廬陵人永樂間以鄉薦歷松江儒學教授楊文定公溥薦擢監察御史提督南畿學政庚午時上北狩鼎小試罷謂諸生曰諸君從有司當簪花燕餞今日爲臣子枕戈之秋老夫不敢陷諸君於不義乃與飲茶令從中道行自步送出諸門人皆以爲得體

胡濙字源潔別號潔菴其先淮安宿遷人公生而髮白彌月方黑母夢一僧持花以遺之覺而生公居數月有僧至家索觀公見僧即笑僧曰此吾師天池高僧後身也命我求見以笑爲驗果然聞者咸驚異之天順七年年八十有九終之夕常州守卓天賜夢公來辭已而聞終大以爲異

眉公見聞録卷之一　　姚士粦更定　字

眉公見聞録卷之二

華亭　陳繼儒　撰

繡水　沈德先　沈孚先　同校

仰瞻字宗泰長洲人永樂中以鄉貢進士授虎賁衛經歷遷大理左寺丞正統間宦官王振用事百司多奔走其門時大理卿薛瑄少卿顧惟敬及瞻獨不往會辨蔚州衛兵沈榮寃獄益忤

振遂謫戍大同景泰初刑部尚書俞士悅左都御史陳鎰言其以鯁介受寃召爲右寺丞持法愈堅在位者多不合遂引年辭歸加大理少卿有夏時建中者甞仕郡學訓導瞻甞師之後瞻經其門必下驢趨而過人竊窺之雖暮夜亦然其篤行如此

逆瑾柄國擅生殺百官除拜必詣私家蒲伏叩頭如廷謝瑾兄死百官往哭必四拜皆以序班

籍名驗至否三崖歐陽公獨違衆不一往理不加害公爲人眉目皎皙溫美望之如羽人處子居官刻厲謹約數以職守忤權倖有武夫俠客顧望而寒心者嘗曰先民有言君子全身遠害惟有不仕而已既爲官又避禍有是理乎此某所以終身者也公名重盧陵人官至右僉都御史吾鄉陸平泉爲禮部尚書時正當江陵執政後江陵不丁父喪平泉公亦不遣弔

正德六年劇寇流刼自相衛入晉所過城多下六月至潞之西火鎮城中戒嚴兵食俱乏懼不能守賊舉衆北來至蘇店鎮去城僅十里萬騎壓境煙塵蔽天呼吸可至乃徑宿逡巡而返莫知所謂後有被擄旋者言賊見潞城下有一大人長數丈金甲手刄巍然若神馬群嘶策不敢進忽大風飛走砂石賊驚竄倒戈晝夜行二百里下太行稍息或曰長秋禦寇或曰漢武安王顯靈皆未可知而賊騎飛遁城得保全則寔受其庇非誣也余嘗讀漢書見元帝咸寧二年襄武縣有大人長三丈餘跡長三尺二寸髮白著黃巾單衣拄杖忽失不見晉符健時新平縣有長人五丈餘邑人張靖言今當太平問其姓名不答俄而不見新平令以聞健以爲妖下靖獄會大雨河溢蒲津寇登得一履於河長七尺三寸健見而笑曰覆載中何所不有張靖所見信

不誣也今釋之潞之長人亦不足爲怪然古者以長人見爲不祥今賊退城全亦不可謂不祥也

弘治時祥符王公維爲山西按察使先是有希用進者上章謂紫碧山産有石膽可以益壽遂遣中官經年採求不獲民咸告病公令採小石子類此者一升以示中官中官怒曰此搪塞耳其物載諸書中何以謂無公曰若鳳凰麒麟皆

古書所載今果有乎况山西荒旱民不聊生殺然上疏寢之

郭翀壺關人博學能文少負大志以狀元自期嘗與其友賈敏李素約詣北極廟夜取神笏先得者及第賈李皆先往取之笏矗然不動翀至取笏神立授之既二友還笏神復起及見廟祝云夜聞神語有郭狀元借笏與之但不得上第洪武四年廷試翀果傳臚第一吳伯宗第二伯

宗金陵人先知名　太祖命塡爲狀元以翀爲第二果如神所云

高密東岡李公撫甘肅時偶視都司獄墻隈白骨堆積詢之乃遠年罪人死者公蹙然曰死已償其罪矣遺骸暴露何也遂於城外作義塚埋之肅地邊夷婚多論財軍貧未娶者公査各衛得千餘人量給銀布助之後公還送者携妻孥伏道而泣皆昔之獲配者公諱昆與父介貞庵公皆爲兵部左侍郎貞庵贈本部尚書

劉忠愍公球事兄甚謹同居合食始終無閒言從弟玭爲莆田知縣奉夏布一疋即日封還貽書戒之曰守清白以光前人此非所望於賢弟者其家法如此

崑山顧文康公鼎臣當嘉靖時更定學士制公首爲翰林院學士掌印仍充經筵日講官分撰誥命進講范浚心箴　上特諭內閣云朕因十

三日聽講官顧鼎臣解說心箴連日思味其意甚爲正心之助昨自寫一篇并假爲註釋復諭曰前日聽講心箴深加愛尚朕自念上荷天命爲人君長當務學以致知待粗有領會之時再註視聽言動四箴後復　御製敬一箴命于翰林院兩京國子監建敬一亭并前一箴俱勒石其中天下學校準爲定制戊子八月三十日

上又諭輔臣曰朕爲洪範一書於帝王爲治之

大經大法實爲親切講解須委一人庶得接續貫暢欲令閣臣通篇進講分段計日從容講解務使盡其所言以爲朕爲學求治之助九月八日　上又諭以公所講洪範盡心指解復慮詞語長多恐温書之日有所失記少爲刪去幾句從容講說以發明朕心使有所得直解揭帖内可撰寫精全朕得覽閱以求旨義爲爲治之助十月賜文獻通考四書大全書傳大全各一部

閏十月二十日　上又諭曰今以寒月例暫免經筵日講但朕以洪範未終篇故未循例暫免又曰爲學貴終始亦在乎篤行不在急迫與徒知也閣臣暫免朝參止入講殿進講庶得從容朕亦安聽或得於領會矣　上又諭以公進講洪範終篇盡心指陳陞詹事府詹事仍兼翰林院學士賜白金文綺又諭稱公入仕有年故特進三品與他講官不同蓋特恩云此不獨見當時文康被遇之隆即　肅皇帝講學不倦出于帝王尋常萬萬矣

翰林凡武舉徹簾後同考及掌卷置酒請主考主考答席順天鄉試後兩京兆置酒請主考監試主考監試亦答席此近年見行者會試同考於徹簾後醵金爲會掌科主辦其兩京鄉試事畢四主考合請衙門前後輩謂之鰲頭會近久不舉矣

陸文裕嗜古玩羅列一室中聞魏莊渠先生至訪悉爲撤去

英廟自北還廷議迎鑾之禮未決會有投匿名帖者吏部尚書王公直云得之大學士高公穀家胡公濙欲以聞王公亦從之曰此所謂禮失而求諸野之意也既而支吾不果聞林公聰即疏言王直胡濙皆股肱大臣不當私言以壞政詔按之高云得之小隸隸云得之道路方逮繫

問有千戶龔遂榮者遂自狀明之其帖大率言禮當從厚上卽從之當時迎鑾大禮定于千夫長之片紙若龔遂榮豈不奇哉

永樂時長樂李太史公名馬三月朔旦殿試士凡二百五十八人　上親閱其文擢爲第一改其名曰騏越三日傳制唱名凡三唱無敢應者上曰卽李馬也騏乃受詔賜狀元及第明日賜紗帽銀帶朝服拜翰林修撰中外相傳以爲榮

文端周公諱經字伯常世居陽曲爲距成化辛丑莊懿公致仕居南京公乞省命給驛賜道里費且速其來講　御製文華大訓　皇太子毎起立拱聽內閣大臣或以爲勞謂公宜踞請坐聽公不從竟得如禮

姚廣孝傳通內外典亦工文詞所著有逃虛子集別有道餘錄則專詆程朱其友張洪嘗云少師於我厚今死矣無以報之但見道餘錄輒爲焚棄

陸平泉先生以宗伯請告諸大老送之時李公巳趙公錦皆在坐趙公曰觀老先生此行使天下也曉得朝廷之上有不愛爵祿之臣李公旋曰陸老先生實有病他豈是爲家忘國的人兩公此語皆是兩篇大文字

禮部尚書玉溪張公諱潮四川內江人當嘉靖南郊創造圜丘都御史汪鋐請槩遷禁垣外塚

墓　上不忍盡遷限一里之內而止公亟上疏曰此正　陛下不忍人之心發於至誠周文王行野見枯骨命瘞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吾其主矣卒斂而葬之天下聞之曰西伯之澤及於枯骨況人乎今　陛下事本敬天猶念及此卽文王澤及枯骨之仁也惟壇去外垣南遠一里之內墳冢不下千萬餘區倘於瞻對無妨悉容仍舊其恩尤溥疏下內閣執政者詰謂褻瀆

圜丘匪宜公應之曰在圜丘似褻然天無不覆即遠遷何所逃詰者語塞得 旨罷遷
楊尚書博爲大司馬時每過前門武安王廟必投鄉晩生帖楊亦山西蒲州人也
熊公尚書翀其先必清嘗於城東見雲擁觀音現深以爲異感而結祠祀焉公少業南壇從游者十人忽夕覩一絶色女立松樹上衆皆錯愕走公略不爲意女滅焉遂以刀刮樹皮大書曰

作怪風雷折成形斧鋸分乃明日夜半雷擘之陞副都御史節鎭陝西入邊見寶氣公命掘之得古玉璽一顆文有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八字納之既爲兵部左侍郎 孝廟呼熊翁子而不名一日奏事鼻帶液 詔曰鼻液乃勝寒耳命以宮繡護膝賜之公死之日童孺四人與郡學郭生顧生立靈星門忽聞天鼓響見天門雲光爛開有袍笏一人騰而上不移晷傳公逝 武宗初嘗夢公稱臣南京戶部尚書熊翀見明日咨之諸元老稱其風表峻越而臨頴賈公以先大臣第一流對 武宗異焉諭以祭公其殁而聲靈通帝座者也公生宣德卒正德光州人
陸平泉先生謂余云古人言天地如逆旅不知此身亦小逆旅也看來造物是房子主人我們是借房子居住的若限定幾年便不許住了此謂大限已盡余曰不然若借房人平日安分守

法不得罪於房主人彼此相得再容他多住數年亦有此理此又聖賢修德凝命之說也平翁咲而點首
逆璫用事外官至朝見畢必造私第至甸伏拜跪覲悅其意莆田方公良入覲鴻臚官導詣左順門叩頭畢即令向東揖璫公徑趨出璫已銜之至旅寓或勸公循例謁璫公厲聲曰惟官可棄身可殺此膝不可屈竟不往璫益怒及吏部

除公河南信陽等處兵備撫民僉事奉旨此鈌不係額設方良這廝如何營謀補選著致仕去公分忤瑾禍且叵測以得致仕爲望外謝恩即行然是缺實　祖宗額設　孝廟中詔必推補有風力者瑾之矯誣皆此類錢寧冐姓朱遣僕鬻鈔于浙索銀三萬餘兩同列受其託者與鎮守太監謀欲抑取於民公力諍之不得乃上疏乞致仕不允而寧趣價益急公乃極疏寧罪公

疏至聞者吐舌寧疑公有私書拘賫奏者至其家啓篋披之無所得尋遣校尉來浙兼令偵公所爲久之無所得乃已公抵家大理寺丞黃君鞶以書賀曰官鈌一疏足以落權倖之膽而東其手扳浙東西數百萬生靈垂死中而生之甚盛甚盛宇宙間數百年不可無此一舉內外數千大小執事不可無此一人丈夫生世如朝露官爵如雨泡不可無此一着聞者謂知言云

吾鄉張繡未第時嘗夢人語之曰汝名先狀元覺而思曰吾其殆乎第豈有登狀元先者及會試榜出名在十五而鉛山費宏十六是年宏廷試第一始大神之其幼也嘗夢神示府丞字莫測及致仕而有府丞之命人生得喪其果有前定者耶

味淡何公諱遵家江寧先是其母太宜人夢一人簪緌執赤葵入室覺而生公公少小時即端

養終日恂恂坐言若不能詞太宜人以前夢試公值午日晴好園葵盛開折一枝與公命公向日拜公顧執葵偃然北向拜乃祖素翁怪問公曰翁獨不聞闕在北耶翁大奇之　武宗遊幸郎中黃鞏等各具疏諫諸司繼之又諫彬促上怒命鞏等六人下獄餘皆罰跪禍且不測彬且倡言于朝諫則有死公聞之更軟不少挫乃具疏偕同部伏闕又諫且申救鞏等極言彬怙權

倡亂言甚剴切疏入上益怒下獄彬乃指公輩爲奸黨陰教獄卒苦虐之栲掠備至至有阿彬者顧又劾公等爲妄言已而傳上命罰午門前跪且五日仍又大箠楚於廷彬自監視公被傷股體盡裂越二日而卒公卒之日逸翁與太宜人祭掃先塋有鳥嗚嗚其聲若訴甚訝之及歸舍聞工部三人諫死于杖翁即捬膺慟曰三人者吾兒其一也今死矣夫未幾訃至果然

楊翥字仲舉吳縣人少孤貧與兄戍武昌爲鄉校師有狂生傲詈之翥若不聞人以告翥曰豈無同姓名者邪人服其長者楊文貞公士奇漂寓武昌偶憇翥館以無資告翥遂讓其塾自教授他所日往返十餘里不厭比文貞當路乃相引拔　仁宗素知翥遣使驛召之授翰林編修升修撰與修三朝實錄遷郕王府長史而歸

景帝即位翥朝京師命爲禮部左侍郎食祿致仕又二年復朝進尚書加祿仍歸翥篤行不欺仁厚絕俗隣人作室簷溜落翥家人不能平翥曰晴多雨少何必校也又鄰人產子翥恐所乘驢鳴驚之即鬻驢步入廟文貞公落新第亟邀登堂曰舍初成得吉人首臨之年八十有五卒詔賜葬祭召其子瑋入朝問所欲爲官對曰願得本縣主簿從之

吾鄉上海談侍郎倫景泰丁丑登進士觀政吏

部時鹽山王忠肅爲冢宰風岸孤峭意輕南士見公瞿然曰南方有此人耶因授驗封主事南一年擢員外又擢郎中公性開朗忠肅愛之

英廟每見忠肅輒以公隨上問之忠肅以公名對曰臣老矣於　聖諭恐有遺忘此郎代臣志之且其人可信也　上因欲大用之忠肅謂公年少資淺他日用之未晚久之累官工侍忠肅之病也日侍湯藥于左右及其卒也祀之別室

天忠肅荐公于　上而不欲其早用公不早用
而不慽于忠肅且没身祀之不怠無論逢蒙之
弓即翟公客能無愧死
狀元見滄茅公瓚少年時講業僧舍稍倦夢神
人導之帝庭授公二巨字文曰見滄瘖未解所
謂頃之僧過語舍後山壁間故鑱宋理宗御書
公令引視則所夢二巨字宛如也遂以爲號
余甞見閣臣馬公自強行狀其子怡與惜所譔

有識遺數事其一云翰林官非四品者率用黄
蓋先公爲侍讀時獨用青蓋而已近見數年以
來翰林諸公皆用黄蓋即郡縣亦以此擬送甚
則有用銀瓜者矣其究禮者以青蓋覆身以黄
蓋居前俗諺又謂之青黄不接云
宜廟嗣位交阯黎利弗靖成山侯王通等用兵
無功時廬陵羅公簡爲御史陞工部右侍郎與
李琦等齎璽書諭利未至而通與利和自率衆

出境矣衆止公勿往公曰王通師敗辱國我受
命諭賊可退縮不進乎賊雖凶暴必不敢拒詔
與琦亟馳至其國宣上恩意利惶愧率其屬拜
自首其過遣使獻金又奉表詣闕稱謝且請立
陳氏之孫暠復命公往立之既至利以暠已死
乃張筵列女樂設宴公叱曰暠死爾國人安可
淫樂盡擊破其尊罍樂器時天晴忽陰風起大
雨雷震焚利居室利懼貢方物表謝還朝公之

初祖即著鶴林玉露羅景綸也
張廉察受所公云余外祖朱旅溪在南京時江
中得太魚解進公其大如舟而魚腹中吞一虎
以撐腹致死受所公至余讀書臺舟中言之
念庵羅公以修撰歸家道經蕪湖病亟矣時項
東甌爲抽分主事留公就醫藥而太夫人與母
舅俱爲橐中蕭然也時有揚州賈以關稅某事
下獄且重辟知公爲項君所禮重托公母舅與

醫生和會願得公居間出獄則獻一女爲公妾而裝千金爲嫁資然公素清冷無敢言者適項君視公疾毋舅卽以事懇項君曰公死則以辦棺殮生則歸而治公生產項許之而語甚久公心動覺而呼項君至牀第間曰項兄知我某卽死願成就我爲明白鬼項知不能掩吐其實而懼公怒曰此出自弟意也公曰兄豈愛我者我若死而無所備後事兄不有俸在耶何至垂絶

而以此等事累羅某項謝過唯唯淚如霰出則命焚香祝天曰羅公天下賢者而天忍奪之哉病間項以六七十金助公行則坦然受之適冊中醫者送公理前語公曰是大賈不活矣項君必以我故而不敢脫之獄乃貽書謝項因淸爲解之賈得生寔不知公力也

林東城春泰州人壬辰舉會試第一自禮部調吏部文選掌選事君讀書居常以竹筩汪膏繫衣帶間惟所適則出膏於筩燃火讀書君父爲漕卒君又獨與母妻織屨讀書率夜不寐嘗日中不能炊貰米於隣不得君行歌自若家人頗非怪之始君幼不知書父故苦貧也不能資君以書以餘子給事千戶王某所某奇君令與其子王烈同學書君自是始學書後父數見君讀書且喜且嗤之曰兒讀書固善然書可飽乎因取其書欲燒之君婉詞跪謝乃解後君貴常恩

王氏厚報之自王烈以下禮節稱謂歲時起居一不改於故

往聞王文恪公修蘇志時欲請楊公君謙以君謙謠啄不欲與之同局而公亦已先辭矣志成文恪遣使送之君謙君謙方櫛沐不暇抽看但顧簽票云不通不通使者還述其語于文恪文恪以爲狂不足較也一日會君謙問前語君謙曰今府志修於我朝原當以蘇州名志姑蘇吳

王臺名也以此名志可乎文恪始大服公之精識悔不與公同事余觀姑蘇志有文恪公前序云成化間鄱陽丘侯霽守蘇州有志修述時則有若劉叅政昌李中舍應禎陳訓導頎各應聘修纂會丘罷去事遂已弘治中河南史侯簡曹侯鳳又皆繼爲之時則有若張僉事習都進士穆而裁決於吳文定公寛久之二侯相繼去文定公不禄書竟不就然文定之惓惓是書也雖

病在告未甞釋手淡墨細書積滿箱案今廣東林侯世遠由近侍來守才優政舉化行訟息宿弊盡剗文事聿興一日抱文定遺稿屬予曰敢以溷子矣予謝非其人且郡多文士有楊儀部循吉輩在焉盍以屬而儀部固辭又云姑蘇山名在城西南昔以名郡故今以名其志則知前聞不虛也

涂山慧日院佛像落成徐文貞入山中奉 世廟欽賜蟒衣一襲付僧圓實因賦一絶云單衣露冷宿曇華誤綰宮袍傍帝車拈向山門君莫笑細看還是舊袈裟丁酉陸平泉八十有九矣亦以衲衣一襲付慧日院手書偈於衲之表云解組歸來萬慮捐盡將身世付安禪披來戒衲渾無事不向歌姬爲乞緣此二事與東坡解衣留鎮山門同一風流也

嘉興屠漸山諭德一日欲治僕某怒甚僕惶遽

求解於夫人夫人笑謂置一大魚來莫測其指漸山公嗜魚見而詫其肥夫人從傍微哂曰但氷寛耳僕以此獲免夫微言談笑可以解紛不謂閨閤中諳此機緘也

大興劉公機其父卒於任公時爲學宫弟子徒步往護喪歸遂卜葬族人泥於陰陽家言各以生年與葬期相値久不克葬陸禮部淵之來弔問故族人具道所以公從屏後趨出泣拜曰願

以某生年所值月葬父乃克葬後公官至南京
大司馬贈宮保則葬日吉凶何必拘而多疑乎
英宗睿皇帝嘗謂大學士李賢曰　太后每遇
加恩外戚不樂者屢日曰有何功於國家濫授
祿秩如此物盛必衰一旦有干國憲吾不能救
矣賢因請問　祖宗以來外戚不與政向爲侯
與此不審　太后知乎　上曰　太后正不樂
此賢曰此尤足以見　太后之高但侯爲人淳
謹後不可爲例耳

吾鄉張司馬公悅初在浙江始以餉名校士尋
去之曰我且自疑人誰信我請託覬覦屹不爲
動而士皆帖服任留都鎮定簡靜上下安之雖
中官亦皆敬禮守備陳某者嘗設席獨延公賓
上坐子弟問更召何人曰他人豈可同此席其
爲時所重如此

吾鄉曹定庵公名時中家居時有林向陽者謁
公公留飯從容談咲時因問曰賢輩何字林對
云字茂春公悚然曰子不見朱文公先生名熹
號晦庵乎子名向陽又號茂春覺專在旺處一
邊不可不思也

姚士粦更定四字

眉公見聞錄卷之二

華亭　陳繼儒　撰
繡水　沈德先
　　　沈孚先　同校

唐荊川公與楊焦山先生書云執事豪傑士也忘身許國不回不撓使滿世間脂韋淟涊全軀保祿之士聞風縮頸羞媿不暇執事之志則然而才足濟之自丹陽奉晤令人嘆羨不已然竊

有少致愛助於執事者頗覺慷慨激發之氣太勝而含蓄沉幾之力或不及焉施爲欲似千鈞弩磨礪當如百鍊金願益留意則不朽之業終當在執事且夫直前太鋭近於用壯取必太過近於浚恒在易固有戒矣惟幾也能通天下之志惟深也能成天下之務自古欲以成務而或僨焉者未必盡是庸人或豪傑與有責焉耳僕少頗負意氣屏廢以來槁形灰心之餘化爲繞指柔焉久矣以此自量乃欲以此量豪傑固知必且爲笑然以敬慕執事之至也故不敢不盡其愚荊川此書直欲焦山百尺竿上進步究竟後來地位終輸焦山一着乃知精微之學問不如專詣之氣節也王龍溪謂陸平翁云他人以戒定慧救貪嗔痴公須以貪嗔痴救戒定慧此語何等尖新然龍溪之拖泥帶水視平翁九十而清名皭然者竟何如耶

咸寧大司徒雍公泰巡鹽南淮見竈丁貧而鰥者幾二千人比及二年具與完室既去淮人詠曰客邊檢橐渾無硯海上遺民盡有家又曰了却四十兒女願春風解纜去朝天

清惠公劉坦翁年八十餘常披裼扁舟往太湖間湖中人不識也入城郡輙繫舟峴山隱處郡大吏造請不能得翁初守紹與漢劉寵故處也在郡精核廉敏甫五十日郡聲大和逆瑾銜翁

田守不修謁猶擬郎中時瑣細廢爲編摂去後
越人肖翁像爲小劉祠既爲工部尚書心慕樓
居無力築之而文内翰徵明爲寫曾樓圖遺之
常懸置壁下命之曰神樓楊升庵亦有神樓曲
今此畫價直百金是眞樓勿若矣
歸遂字九達山東東阿人少孤事毋孝年十三
毋疾危殆思食藤花菜地不常有遂亟出求至
城南二十五里得之及歸夜已二鼓道遇虎遂

驚而呼天虎舍之去持菜還毋食之遂愈其扈
從在北京　文皇帝聞語左右曰六部扈從之
臣不貪者惟遂官至戸部尚書
王忠肅公翺其治訟專行贖罪法雖人命亦然
曰償命無益死者之家而財或足以濟其用故
行之不疑有指揮孫璟者因漏關鞭戍卒至死
其妻女相繼死他卒被鞭者訴璟殺一家三人
公判曰卒死以罪妻女死于夫非殺也其令璟
償葬埋費璟後爲將有名非公優容不及此
永嘉張公執政安仁桂公爲吏部會刑侍闕舉
聞淵公既入朝兩公且有德色面與公約退朝
則飯公家既兩公來公卒未嘗治具兩公相目
笑而去乃飯於其隣公轉南司寇永嘉張公囑
曰僕往在南京刑部嘗題詩郎舍中公至願爲
我勒石樹公後堂公不答其後僚屬遞至皆爲
張公致丁寧公徐曰此部尚書堂也紀法在焉

安敢以相公今日故爲郎官勒石卒不許
都御史周公諱孟中號長齋更號韋齋嘗主白
鹿洞教四方士從者二百人所至必求官理風
教所宜嘗謁文忠烈王忽動怪而求之則像遷
佛宮毀于無賴若托之公者則言之當道建祠
優其家録其孫子于學又言之朝請忠烈從難
諸人祠之
徃會試各房所取卷拘於會額不能盡收者旹

之乙榜願就選者聽乃後考官不屑以所取併
卷充乙榜任吏書襍遝取落卷塡之於是英俊
之士以預名爲恥而志在就敎希避　廷試又
往往預賄吏書乘間塡入姓字至有甲榜中式
而又列名乙榜者殊失　祖宗設法之意焉公
自強知貢舉時特疏請復舊例而卒不能改也
正學先生蔣公諱信號道林常德郡人王陽明
先生赴謫龍場寓郡西潮音閣有盬氏杜仁夫

者攜其復春詩卷以謁先生常題絕句云安排
必定非由我變理從來自屬人堪歎世人渾不
觧九還丹裏苦偷生陽明先生一見驚曰此人
有志十分端確者遂因杜氏偕闇齋冀公見之
陽明先生後語冀公曰如卿實便可作顏子矣
無何先生偶抱羸疾歲乙亥病益甚嘔血幾不
可起先生乃謝卻醫藥偕寓道林寺一室秖以
一力自隨閉目趺足默坐澄心常達晝夜不就

枕席一日忽香津滿腋一片虛白炯炯見前冷
然有省之間而沈痾已溘然去體矣先生嘗曰
信初讀魯論及關洛諸書頗見得萬物一體是
聖學立根處未敢自信直到三十二三歲因病
去寺中靜坐將怕死與戀老母念頭一齊斷却
如此者半年餘一旦忽覺此心洞然宇宙渾屬
一身呼吸痛痒全無間隔乃信得明道所謂廓
然大公無內外是如此自身與萬物平等看是

如此以此參之六經無處不合始知向來領會
元只是思索去嘿識尚遠向來靜坐雖亦有湛
然時節還只是個光景道聖學立根處豈能容
易信得及須是自得入寺時有風波偏好試操
舟及手段入雷風力量撼天地之句又常自謂
吾平生學問多自貧病中得之里人嚴氏病瘵
闔室不起雖親族無往來者先生朝夕躬持飯
食之一室賴以全活柳宜人謀所以侍先生巾

櫛者乃置一姆爲之具衾褥以請於先生先生不應宜人知先生意遂更嫁之官至貴州提學

太原王荆石公嘗謂余云袁文榮遇門生極無禮嘗召申公瑶泉余公同麓及余代撰文不稱輒罵詈甚則扃鑰書門而出荆石公餓幾死曰死時覺身在空中聞地下招呼聲漸近始甦古云冤升于天不虛也

休寧程公信爲南司馬南京守臣或欲預發數

詞訟公曰守備機務所以謹非常若此乃有司之事也斷不可預論者以爲得體征川貴時詔以便宜之權付公公自發兵至凱旋不戮一人不殺一人同事者以爲言公曰刑賞人主之大柄懼閫外事不集而假之人臣幸而事集又竊弄之豈人臣之道也論者曰此古名臣之心名臣之言

白巖喬公之祖塋有松數百株皆職方公手自封植夏有蟲食之殆盡公自爲文以祭淺正公嗜山水嘗歷雲中上恒霍登嵩華海岱太行及江南名山捜奇掘隱人莫之及通篆隷有二李風腕精鑒賞名書古帖一見知也性淳儉所用皆陶甓之器衣服恂恂與寒士角而延接儒雅如不及見善如已出見不善義形於色卒之日天地晦冥陰霾集霰布滿城郭數十里之內樹木盡白識與不識言之多有歎息泣下者至三

妾從死尤人所難可以見公之誠無向不謹也

魏莊渠公少游邑庠每朔望旅謁先聖春秋陪列祀事僉或師師非度先生獨肅容瞻拜如覩先聖而熏炙之者然年逾弱冠以弘治甲子舉于鄉家人驚喜奔告先生安坐不爲動此時德器已定矣

萬曆十六年二月二十五日閣臣申時行等恭進　聖祖御筆奉　聖旨　聖祖御筆留覽還

着查取　累朝寶訓實録稿來進欽此又該文
書官宋坤口傳・聖諭裝潢寶訓實録尚冠恭
看一遍請去　皇史宬安如再請來不尚冠不
敢恭看查有　累朝寶訓實録稿着進來以便
覲覽時行等題云查得　累朝纂修事例凡纂
修　寶訓實録已完正本於　皇極殿恭進次
日送　皇史宬尊藏副本留貯　内閣其原稿
則閣臣會同司禮監及纂修各官於西城隙地

内焚燬蓋崇重秘書恐防漏洩故也今奉　旨
查取原稿臣等無憑查進臣等查得嘉靖年間
曾將　累朝寶訓實録重録一遍見今藏奉
皇史宬其原先舊本則隆慶年間曾聞先任閣
臣云　皇考嘗一取視收藏　道心閣後又送
入　皇史宬如　皇上留神繼述時欲覽觀乞
命該管人員查取恭進至於閣中副本節年以
來屢因開館纂修各官考究繙閱時有汙損一

時未能整頓　皇上如欲朝夕披閱除　武宗
以前見有　皇史宬原先舊本可以取進外其
世宗　穆宗兩朝訓録或容臣等查取謄録各
官督令謄寫便覽書冊陸續進呈以備　御覽
臣等未敢擅便伏乞　聖裁令臣等遵奉施行
三月初一日文書官宋坤又口傳聖諭前日說
累朝寶訓實録　皇史宬打點不曾有恐　世
宗請去西城萬壽宮被災今自　太祖起及

累朝訓録都謄寫裝潢進覽有幾部就進幾部來
時行等又題云查得嘉靖十三年重書　寶訓
實録　降勅開館及用校對謄録等官生數多
蓋　皇祖世宗欲以　祖宗謨烈閟之金櫃玉
函以傳萬世之信所重在於　尊藏今　皇上
特命謄寫是欲以　累朝典故置之　法宮秘
殿以備　乙夜之覽所重在於　便覽故臣等
竊謂　訓録舊本式樣寬闊今宜稍斂陖從書

册舊本簡帙繁多今宜併省不拘卷數其謄録官員除两房并　玉牒館見在供事外不敷之數相應查取先次　會典館謄録後回原衙門各官前來供事合用紙劄於司禮監陸續關取筆墨卓凳等項例於各該衙門支用校對官於翰林院差委國書監生於國子監收管吏役於吏部各取撥一應事宜容臣等查照節年事例題　請施行夫　皇上因御筆欲看　寶訓實

録因　寳訓實録又云尚冠恭看不尚冠不看其法祖式訓之意誠有不敢忽忘不敢怠荒者謹書之以備史缺

王英字俊伯崑山人洪武初從鄉校貢太學選授山東道監察御史上察其可用特命署都御史事大書敦厚王英四字揭諸殿柱居鄉尤率易嘗微服入郡城時禁庶民服韡門者縛英英笑曰吾官人也領取舟中冠帶示之始得釋亦不色怒邑令盛設酒饌邀英辭之竟赴鄰翁飯或恠之英曰鄰翁貧治具不若令之易也鄉人至今傳爲談柄云

張永嘉當國時有一敎諭起復補官入辭例當用手本而彼乃誤用折簡張相怒召文選以折簡與之而未言也會二尚書至而忘之文選出莫得所謂以爲相君知厚也持白大冢宰踰格轉郡通判一日張相忽記憶召故文選問而去

之其人已抵任三年　高相新鄭署銓部當天下大比羣吏某典史爲高相故知方當對簿諸長吏咸在高見某典史汪老病曰甚矯健呼典史上典史聞高相呼喜而疾趨失足仆地諸長吏閧聲曰卽此見是老病高相無以語遂去典史

吾鄉定庵曹先生居廣富林年九十四將終時郡守孔公遣吏送米一石候問使者失辭云太

守敬老大人米不佳責舖换送先生云平生不害百姓今垂殁乃以我故害百姓耶辭不受因手書答云老夫不食三日矣恐虛大夫之賜謹辭先生未卒前之一日書于几席間云今日午時天地晦冥風雷震撼擊撞此時吾將逝矣子孫以爲先生好怪至期天地晦冥果如先生言先生乃肅衣冠焚香拜天地祖宗畢端坐瞑目而逝

僉都御史楊北山公名武關中康德涵之姊丈也爲淄川令善用奇邑有盜市人稷米者求之不得公攝其鄰居者數十人跪之於庭而漫理他事不問已忽厲聲曰吾得盜米者矣其一人色動良久復厲聲言之其人愈益色動公指之曰第幾行第幾人是盜米者其人遂服又有盜田園瓜瓠者是夜大風雨根蔓俱盡公疑其讐家也乃令印取夜盜者足跡布灰於庭攝村中之丁壯者令履其上而曰合其跡者即盜也其最後一人輾轉有難色且氣促甚公執而訊之果讐家而盜者也瓜瓠宛然在焉又一行路者於路傍枕石睡熟囊中千錢人盜去公令舁其石於庭鞭之數十而許人縱觀不與禁乃潛使人於門外候之有窺覘不入者即擒之果得一人盜錢者也聞鞭石事甚奇不能不來入則又不敢求其錢費十文爾餘以還枕石者此數事淄川民至今能道之

謚法通載吾鄉王洪州公圻所著也余覽之如王麟泉本謚恭質而曰忠肅郭襄靖公應聘辛肅敏公自修趙端肅公錦袁安節公洪愈嚴恭肅公清楊忠介公爵郭文簡公朴宋莊敏公纁何端恪公維栢王襄毅公崇古王文恪公希烈與于肅愍之改忠肅也皆不見錄他如雷上恭愍之節愍及諸死難者所稱皆祠額非謚也即

鄭崑巖以司封郎著謚抄固其職掌猶認劉字劉榮爲兩人而聶恭襄公賢又稱榮襄謚文莊公一蔑又稱襄敏况彼耳食者哉

太原王相公始生冷無氣毋驚謂已死有隣嫗徐氏者反覆諦視良久笑曰此俗名臥胞生吾能治之當活活則當貴但不免多病累阿毋耳趣使治之其法用左手掬兒右手摑其背百餘逾時嚏下而醒六歲中痘公毋嘗下樓禱巫見

一白衣人長丈餘闌立凝視若有所言毋驚踣樓下以爲不祥然竟無恙從父入太學僦舍十廟前甫四歲苦夜啼雖風雨大寒中必求宿戶外毋患之試使人詐蒙虎皮升屋而嘷夜夜爲常迄不能禁忽一夕有眞虎自廟墻東緣脊而來其行甚遲睥睨若欲下噉者比舍人俱見之一市盡閧持挺杖逐之迤邐至西墻而沒公能記其狀方額翹尾視常虎更大而黑無斑文有識者言此神司虎也

楊升庵與張禺山書是老年安樂法不可不讀書云使來得手書數紙連幅屢牘亹亹千言故人之厚何以加此愼自長至前後衰病忽作近日右目皮上生一瘡半面作腫坐起食視皆礙且妨柰何柰何此豈可以常病視之耶伏自思念年來萬慮灰冷惟文字結習未忘頗以此自累而招罪不當與而與當與而不與皆罪也不

工則不可出工則疲精敝神皆累也用是勇念書壁云老境病磨難親筆硯神前發願不作詩文自今以始朝粥一碗夕燈一盞作在家山僧行逕惟持雁公空諸所有四字庶乎餘年耄齒得活一日是吾一日不然則擾擾應酬又何異於塵勞仕路哉縱使藝文志書目天下家傳人誦盡爲我製何益於靈臺何補於眞我哉立願如此縱終臨以蓋天之勢解以連環之辨不能

回矣想能心諒也竊謂左右已有海內名詩文傳誦入口徧矣亦當俯從鄙見以高願期松喬之福程子老年不觀書山谷發願去筆硯朱文公行年如此當先學上天後學識字可也皆是老境受用安身立命處高明以爲何如不然則晉人所謂卿自用卿法吾自用吾法可也目瘡不能自書口占俾代書之冀欲忘言又已多言是窮響以聲與影競走也惟心炤之行當面叩

不旣

荆川公少時卽厭華靡任宜人衣以鮮衣赧然不能出門衣亦輒污其後雖貴未甞自製一紵衣也削籍居家惟着一青布直裰巾履十餘年往來鄉郭乘一小舟低首側足盤膝以坐見者不知其爲公往往凌侮同舟之人至不勝忿公怡如也家中臥處惟一板門冬則置草于其上以爲溫有懷翁見之淚下以銀三錢買一牀與之公于是始睡牀而終身亦無厚褥甞病羸借軟褥于所親家愈卽還之門生子弟從公出入游處不堪其苦而公獨安之初喜肉食無肉則飯不能甘後連肉不食終歲茹素最後卽雞豚牛羊之類終身不御其意以衣服居處雖淡而飲食尚喜甘美亦能爲心累也

荆川公滿壁書志士不忘在溝壑語于其上以自勵

荆川公于書無所不讀技藝亦無不名家尤精算曆二家自謂得之神悟算法有諸論刻之前後集曆法合唐一行及郭守敬之說參之回回曆亦自謂守敬之後一人而已惜其未成書也

汪公應軫以會試第二讀中秘書大學士毛公紀采時譽欲一見之終不往　武廟將南巡公抗言有旨跪門廷杖瀕死館事竣擬公戶科給

事中在譴例詔外補出知泗州　武宗決意南
巡郵卒馳報駕且至他邑傍惶勾攝爲具民至
塞戶逃匿公獨凝然弗動或詢其故公曰駕來
未有期而倉卒措辦科派四出吏胥易爲奸倘
費集而駕不果至將奈何時中使絡繹道路恣
爲求索公率壯士百餘人列於岸呼聲震地中
使沮喪公麾從人速牽舟行頃刻百里遂出泗
境後有至者方斂戢不敢肆而公復禮遇之于

是皆咎前使而深德公駕至南都中使矯　詔
令泗州進美人善歌吹者數十人公奏泗州婦
女荒陋且近多流亡無以應勑旨臣向募桑婦
十餘人倘蒙納之宮中俾受蚕事寔于治化有
裨焉事遂寢　世廟登極召復舊職時有奏王
守仁報捷失實爵賞大過宜當追奪公上疏申
辯張孚敬桂萼方講大禮雅知公名欲倚以爲
助議不合卽上疏請遵典禮崇正統以安人心

又言　孝惠太后發引不當由正門張桂並大
用出爲江西僉事郡侯南大吉知公清而貧一
日獲豪民石天祿將論死令其求公東則從末
減石氏以千金丐命公斥絕不許南侯擬築禹
廟山巃墻延袤十里民皆驚愕公致書于侯曰
論禹平成之功以一方財力爲陵不以爲忝若
推其心茅茨土堦而盡力乎溝洫豈忍以民山
爲周垣乎侯聞言而止

內外章奏呈進發內官查對若檢出一訛字賞
銀五錢其後張江陵柄政亦發中書查對而檢
出一訛字者賞亦如之
國初廬陵諸君子仕於朝其聲光炳耀卓然爲
時所稱譽者無慮數十人而劉公季道其一也
公以明經被薦初拜起居注遇事知無不言場
盡誠悃首發御史大夫陳寧奸深爲　上所信
重者隨　駕幸中都度清流關　上賦詩命百

宦和公獨先就有治定不敎生縱逸功成猶遺歷閒關之句　上覽之曰有安不忘危之意賜白金二十兩綵段一端未幾拜浙江提刑按察司僉事

正德時代州有劉鐵漢者長蘆鹽運使斗山劉公繹也公總理遼東糧儲兼屯種瑾初擅權正急于貪或告瑾曰文官富有惟邊郎耳瑾明言指意而公弗從瑾怒械至京師枷號示衆時枷

重法嚴晝夜監守雖親友莫敢近他枷者多十日餘卽死獨公枷月餘不死時公同郡王　巷者以死侍側日夕不離公曰我死其職分也如君何王終不去方枷時有黃冠者至公邸遺家人藥一丸日日剝一分服之盡則難脫是日公夢仙人自霄而下以一丸藥納之口中覺而口尚有藥香監守者俱言見老人送藥忽不見於是喧聞九市上達朝堂而西麓張太宰乘此異言之瑾得釋爲民後太宰又言宜起用以示公道遂授監察御史未幾而瑾敗朝野稱爲鐵漢云

洪武三十年衡公岳知慶陽僚友諸婦嘗會飲在席者金鈿綺繡爛然而公內子荊釵布裙而已旣罷頗不樂公曰汝坐于何處曰首席公曰旣坐首席又要服飾華好富貴可兼得耶慶陽人至今以爲口實

吾松有謠云潮到泖出閣老時徐文貞入相而泖有潮矣太倉之潮至儀亭而味齋顧公以狀元相又潮至婁門而瑶泉申公荊石王公大拜矣吳人至今能道之乃地師論江南平洋專取落水爲主以世間之水無不東流耳然予嘗至浦上觀董戫二墳皆賴布衣所定墳前但有浦潮而並無西水一滴到堂蓋西水但能從浦入海而必不能分灌於沿浦溝港者勢也然則江

南蓕地竟當重來潮而不當重去水此皆玉尺所不載其取潮之法則玉尺所謂因水立向四字盡之矣

眉公見聞錄卷之三

眉公見聞錄卷之四

華亭　陳繼儒　撰
繡水　沈德先　沈孚先　同校

初閹瑾竊柄天下洶洶靡寧於是大盜乘之蠭泉起亂烏合雲擾屬久安備弛民不識兵所突崩潰燒聚屠邑烟焰相接賊乃乘勝勒降吏多棄城走者上蔡縣霍侯名恩故武舵知兵乃增陴濬隍繕甲實庾申令嚴約愼邏謹諜泣而誓曰今日有死而已退而訣諸妻妻泣而曰脫城破妾焉死霍侯曰起臺衙門屋後賊至汝登而望之潰汝則死之已而賊果一騎來勒降曰大王至矣亟辦牛酒犒侯聞之怒執而剟之徇于師曰吾不盡磔諸狗奴決不共戴此天賊聞之乃大怒悉衆而圍之侯禦之力竭而潰賊執之妻見其潰也下臺而經不死詈諸心拳之入死

侯之被執也詬罵瞋瞪怒髮上指羣酋愕顧失色氣爲之懾將釋而用之侯不屈以刃揷諸口脅之侯啐罵愈厲遂遇害頸斷無血白氣縷縷若騰龍乃其面猶生也於乎壯哉事聞　天子痛悼詔贈知縣恩光祿寺少卿贈其妻爲宜人製文遣祭建祠賜額返櫬塋葬樹石表閭備矣以其長子汝愚世茂山衛指揮同知次子汝魯送監讀書使文武各紹之國家之遇勤王死事

優而至如此

嘉靖十一年正月間　聖體違和暫免朝參該寺題稱免朝日久一應領勑繳勑辭見人員若俱於御前面奏恐　聖體於視朝之初起數太多未免煩勞欲要暫於左順門領繳等因奉
聖旨是夏公言奏云須勑必于御前所以重帝命可以防詐傳旁出之姦繳勑必于御前所以達下情可以防遲留隱匿之弊至於禮該面辭面見人員卽遇免朝日期豈不能少待而遽然廢上下之禮殆非臣子之心所敢安者伏望
聖裁重降御批改回前命奉　聖旨卿說的是勑書領繳見辭官員都照舊例行如遇雪雨風寒暫三五日免視朝日多准令春該寺奏准事例行著爲令

時植字良材通許人也正德六年時蜀寇畧漢中巡撫都御史林俊率兵討之檄植督餽餉十

一月二十八日賊薄境遣使請兵於俊賊騎旁午於道不能達十二月二十一日趨城下植繫印於肘誓與存亡率衆死守越四日南城樓壖墮圮植哭之曰天也遂遣素倚信者取子寵以隨寇悉衆合圍力不及支遂被執置寵于地曰吾不忍汝生爲人奴死于人手欲刃之賊遽抱子奪刃褫衣而灼其身植仰天嘆曰嗟乎植涖官不九月而與賊拒者幾三旬外援不至民疲

力殫矣汝獨不聞檻蘭廷瑞于京師磔郟本怨於襄陽乎汝猶敢乃爾我奮殺汝而反見執辱及有位灼何畏耶寇方壯其言曰汝健男子若能事我妻子當更完聚共圖富貴植瞪目大罵之寇知不可致命卒斫其肩額印在肘奪弗與因并斫其首以死時年四十有七方寇以子畀一老嫗復貲金帛曰善育之無使王簿無後妻賈氏在官廨聞植既執經于別室賊至縱火大

幼女九歲哀母死趨火就焚後方寇入城令所部敢有殺王簿家族者斬卒具實告寇嗟嘆久之仍令撲其火而所經室蕩然獨存越二日援軍始至植侄孫永壽始來解賈氏訪求植屍初賊退醫秦單購得之容色不變舁至廨所同殮焉老嫗負子道遇其母偕至單乃館穀于家事巳巡按御史王綸疏聞詔曰時植贈知縣賈氏貞烈可嘉女赴火死俱旌表仍廕子寵入監所在給冊舉歸葬後數年梁人感德建祠奉祀

楊公翥以尚書掌部事保定有獻白雉者公言祥瑞不當奏斥遣之陝西守臣得玉璽乞頒示天下公歷考傳記形製篆刻皆不合且言我朝自有璽可傳萬世無所事此乃寢不行

嘉靖時大學士方獻夫奏稱翰林春坊員缺欲令吏部訪補并薦所知者二人大學士李時等奏稱欲令部院寺等衙門堂上官并六科掌印

官各薦僚屬照依庶吉士例會同吏禮二部嚴加考補惜乎其終不能舉行也

穆廟辰巳間海公瑞爲直隸巡撫綦國熙爲兵備意在鋤巨室而刁風四起時有投匿名狀以諷海海見狀頗悔前事訟黨少解其詞甚奇附記于後　告狀人柳跖告爲勢吞血產事極惡伯夷叔齊兄弟二人倚父孤竹君歷代聲勢發掘許由墳塚被惡來告發惡又賄求嬖臣管仲

逮得免今某月日挽出惡　柳下惠捉其簁禁
孤竹水牢日夜痛加炮烙極刑逼獻首陽薇田
三百餘畝有契無交崇侯虎見証竊思武王至
尊尚被叩馬羞辱何况區區螻蟻激切上告此
不知何人筆觀此亦足以見里俗之一變云
龔遂奇好學善屬文居貧授徒自給征閩回口
不言功默默守故職貧益甚時　叡皇帝歸自
北狩　景帝尊爲　太上皇居南宮一時用事

諸大臣方倡與子之說遂奇獨草疏請還政
叡帝未上而語泄　景帝大怒下遂奇獄將殺
之會赦猶杖之幾死攣不能行者數年　叡帝
復辟始授指揮僉事云
辛巳武宗晏駕　肅廟入繼大統方在沖年登
極之日　御龍袍頗長　上俛視不已大學士
楊廷和奏云　陛下垂衣裳而天下治　聖情
甚悅

吾鄉徐文貞督學浙中有秀才結題內用顏苦
孔之卓語徐公批云杜撰後散卷時秀才前對
曰此句出楊子雲法言上公即于堂上應聲云
本道不幸科第早未曾讀得書遂揖秀才云承
教了衆情大服
肅廟議大禮者鼎貴于是紛紛進極不情之說
請改　獻陵迎請　獻皇帝梓宮入天壽山者
則致仕僉事豐河光祿寺廚役王福錦衣衛千

戶陳昇華職錦衣衛百戶隨全龍聞光祿寺錄
事錢子勳綠事監生詹啓溫州府武舉生杜承
美爲民兵馬周啓湖廣生員蕭時用是也奉
聖旨朕已奉　聖母慈訓謂　陵寢根本重地
不可輕動這各該奏擾人役本都當拏問重治
且不究再來奏擾決不輕宥又有謂向年　皇
考之喪禮制未備乞行追補　廟號未稱乞行
更定及欲刻懸　皇考聖像奉以歲時及請

聖母衣帝服正位內庭請　陛下執皇太子禮
開決政事又欲自　皇上誕生之日以至卽位
之年追改鍾祥年號等事則廣平府儒學教授
張時亨是也奉　聖旨尊崇大禮朝廷已有定
典張時亨假以建言爲由輒敢妄議意在希圖
進用又潛住京師日久係擬着法司提了問又
有非爲大禮而妄進詩歌書籍塵瀆宸嚴如作
國朝詩二十一首天降寶露詩一首白鵲呈祥

詩一首白兎獻瑞詩一首金臺八景詩九首武
夷九曲詩十一首皇陵八詠詩八首輔臣賛和
詩一首共成一冊謹錄上進奏請萬幾之暇曲
垂采覽益加宸翰正之賜以前序則朝天宮道
錄司致仕左玄義張振通是也奉　聖旨張振
通着法司提了問又有撰十九史節定四百七
十卷共成七帙隨本進呈則開封府儒士安都
是也奉　聖旨書便燒了安都着法司提問了

從重擬罪來說然余考安都之進史其畧亦有
可采者疏云垂世立教在六經而辭經則條其
斷例賞善罰惡惟二法而世史當遵其宏規載
觀歷代之書浩繁無紀考其垂訓之意詳品多
疵乃若處士貧賤之退羞與夫姦雄苟得之進
貴四皓紀信之黜削楊雄荀彧之褒崇史記作
於談遷固爲有蔽漢書成于班范豈能無訛晉
陳壽志三國帝曹魏而寇蜀漢唐太宗撰兩晉

縱充昭以等諸臣南北朝皆簒君以得國猶存
帝號隋楊堅亦挾王而受禪不減尊稱武后革
唐爲周處帝王本紀之例朱溫弑主奪國效魯
公宜君之書彌文昧於宋紀從藝祖簒君之非
專史作於遼金失中國正統之義元史成於
國初善惡無容異議每臨研覽之際勅起素駁
之吁故以一已有限之知能欲定千古無窮之
事體固自知其不可亦惟有激而然躬逢　聖

明世食君祿生懼無由以報國恩死恐何緑
達愚蘊是以輙與芹暴之獻頻忘草茅之微遠
遵春秋予奪之詞近擬綱目筆削之例妄效前
修之公議溥陳後學之鄙言史記進聖賢忠孝
之名退姦雄幸逆之列兩漢立隱逸節義之類
抑黨惡篡弒之儔帝蜀漢黜曹瞞正統猶存置
允昭爲弒逆天理復明篡君得國惟存本號挾
王有位遂削尊稱分註武后之姦抑本傳錄於

國史之末詳記朱溫之逆去尊號致夫殺君之
議削藝祖以國稱名分爲之復正附遼金於宋
史正朔因之有歸貶則貶褒則褒惟悉遵乎往
例予者予奪者奪何敢贅乎已私補缺以足其
全隨時而應其用巨細察舉精粗周詳植綱常
而人倫爲之大正辨華夷而名分因之不淆故
編纂以成書使簡明而易見自以井蛙之窺竊
敢乞淵衷之濫觀俯竭涓埃之纖仰裨涉嶽之

大書進惜爲禮部所駁不見其史可念也
太宗乙卯慶王馬河嘗于蘇家橋是夜大雨平
地水深二尺及于臥榻迨旦兵端火光如毬繋
燁燁相上下金鉄錚錚作聲弓弦皆鳴　太宗
爲祀告于天方告有神爵五色飛駐旗竿之首
告畢嚮西方而去乙酉移軍於紫園八方　太
宗所御素紅絨袍忽見白花如雪色疑爲龍紋
鱗鬣皆具美如刺綉諸將見者駭異

太宗於宮中得建文時群臣所上封事千餘通
披覽一二有干犯者命翰林院侍讀解縉等徧
閱關係軍馬錢粮數目則留餘有干犯者悉焚
之旣而從容問縉等曰爾等宜皆有之衆稽首
未對修撰李貫進曰臣寔無之　太宗曰爾以
獨無爲賢也食其祿則思任其事當國家危急
之際在近侍獨無一言可乎朕非惡夫盡心於
建文者但惡導誘建文壞　祖法亂政經耳爾

等前日事彼則忠於彼今日事朕當忠於朕不必曲自遮蔽也

台溫二郡經方氏竊據之後全乖人道其地多倡家中朝使者以事至多挾倡飲有司罷於供應熊君鼎爲浙僉事下永嘉令籍倡戶數千械送之京

鄒智字汝愚四川合州人也年十二能文章群經子史一目終不忘讀書龍泉菴貧無膏油掃

樹葉焚之以照誦讀達旦弱冠登成化丁未進士選庶吉士　孝皇即位明日常朝御史湯鼐當侍班糾儀智造其私第告曰　祖宗朝御史糾儀得面陳政務得失近年遇事惟退而具本此君臣之情所由間隔不通也公以言官奏對幸直大政維新之日請効故事此太平機會也吏部尚書王恕徵至京智曰三代而下人臣不護見君事多壅蔽願公初受職先請見君政之可否歷陳于前庶其有濟一受職再無可見之時矣恕稱善其言卒莫能用也

嘉靖丙戌刑部趙尚書乃費閣老同年也每投謁費書年晚生同館胥公應埈曰趙老眞神童問何故云費爲湖二十作狀元年最少今渠稱年晚生非神童而何相對撫掌在當時乍見猶議笑之是後則不以爲異矣

大統曆禮部例在先歲九月朔欽天監進呈後

因　太宗即位之初造曆未備請以十一月朔進　詔從之著爲令

平湖陸公杰巡撫湖廣恭遇　肅廟巡幸供億浩繁公處分若素定一日旨下數次俱酬應無失　駕入河南界公預令除道人各取粟禾數束執以侍　駕未出河南燭盡御杖行昏黑中比入湖廣界衆炬如晝　肅廟甚喜蓋自是已識公矣常於湖廣召見見公偉貌美鬚髯進退

從容語近侍曰陞都堂眞大臣也及晉侍郎屢有白金文綺之賜　御札諭問稱曰冬曹大臣而不名後以工侍贈本部尚書

慶陽北定邊營有妖自名趙太白日與人杯酒相集定邊諸貴人自叅將指揮以下罔不狎而遊之有貧乏者妖輒重以賙予及所厭怒即以鐵簡飛擊之妖一日訪其所厚諸貴人曰明日慶陽陳舉人至我與有干係不可相見當與諸

君永別已而慶陽陳震至震後爲少司馬正德時有聲尤邃于天文律曆之學

張公位趙公志皋皆與江陵相左由翰林出爲州同後俱拜相楚中周御史以詩戲之曰龍樓鳳閣九重宮新築沙堤拜相公我貴我榮君莫羨十年前是兩州同

分宜在位日集天下堪輿家遍邑中訪求吉壤一人獨指一地曰葬此子孫尚有拜相者分宜如其言而啟之有古墓在焉驗其碑迺嚴氏遠祖也

吾鄉懷遠將軍侯公諱端金山衛世襲指揮同知永樂十三年倭船十三猝薄城南官民出走公出東門去城三里地名楊家團屯住單騎至海塘偵之時潮退倭船大不能上各乘走舸銜尾而進公望見當先一船有一大紅人知是夷酋遂策馬入水沙水深浪湧馬韉護水不能前

公以佩刀斷而棄之將近一箭斃其紅衣者賊即麾旗止其後隊復回大船悉衆而上公料其勢衆銳未可攖其鋒且慮其識放箭將所坐白馬返至海塘下適有牧羊者手刲羊血以塗其馬馬盡赤還駐楊家團卻領軍出南門不量彼巳輕與交戰全軍潰遂南門入公在圍下令持東新伺盡入城趨至賊船悉焚其十三艘賊據空城進無所獲退無所歸勢亦窘矣公遂率衆

前至東門門閉不得入趨南門亦不得入轉至西門吊橋斷公祝其馬曰我命不絕汝當努力不爾我與若俱死矣馬忽然一躍直過城濠倉卒間墜一劍于地馬銜起授公公既入西門回顧後軍無一人繼至公與賊巷戰數十合且戰且馳賊衆咋曰好將軍也至衛前賊以所掠布疋旁午于途以罥馬足欲生致公公以一劍挑布以一劍斷之賊咸仆地指天搖手驚爲神人

云又以長鈎鈎公着左膞公不爲動墮甲四片而去遂出東門復集散卒與之申約奮勇入城盡殲賊衆無一生還者公平日以膂力聞府治獅大丈許以腕挈之行十里餘又嘗馳過坊交抱楣上兩股挾馬懸之人尤驚異南滙地方有虎傷人公格殺之烽堠下至今土人呼其地爲侯公殺虎墩云

吾鄉宋南野君名璪字克純少時遊學京師從其婦翁吏部郎中俞宗大學楷書非其好也棄去從翰林曾鶴齡先生事舉子業數年歸寓松城篆辦書屋復從大叅黃宗先生游正統辛酉以毛詩舉鄉薦乙丑舉進士第拜河南道監察御史風裁卓卓數言事都御史王文每詆讓其多言故事御史有疏皆請印於其長君嘗以疏請印於文文迎唉曰宋君復有所言耶取疏視之乃劾已疏也大怒抗章自辨且深詆君君坐

謫江西安福縣典史景泰癸卯爲浙江同考試官天順初文誅起知大庾縣以才敏堪治繁劇調新淦未幾謝病歸日治丘園多蒔佳菊更號菊存優游數年卒君爲御史時丁外艱還家家有牛嘗蹊柳氏田柳氏格殺牛而遣其子弟詬毁君君勑家人毋出與競柳氏有狂子醉罵良久躍入水中君使人援出之易以已衣迎置上坐謂曰與而家世好而奈何以小忿隳之哉呼

牧牛兒鞭之數十使人以肩輿送㭊氏子歸且
謝其父老其父老大慚
吾鄉陸公平泉以祭酒北上唐荊川先生方以
禦倭爲淮揚廵撫置酒送別及陸公祭酒告病
歸復遇荊川先生于淮揚先生相顧嘆曰公巳
得請告但不佞尚無歸期耳陸公云某如人家
教書先生先生有病主人只索放他回去若老
先生乃好郎中病勢未愈如何肯放回來

凡祖諱及名臣與鄉邦先達名字皆當膀帖壁
間恐子孫奴隸有因而相仍者不可不慎
武林張冢宰瀚與大理卿陳某謁一直指將陳
以兩次奉例進階妄自腰玉直指見而驚問之
曰公何將賜玉陳踧踖不能對張咲曰此是大
理石耳
文懿楊公諱守陳鄞縣人弘治間上出閣公等
六七人被選日侍講讀　文華大訓成陞詹事
府少詹事兼翰林侍講學士大訓篇目多本大
學衍義獨事涉中官者悉不以書公曰是何以
爲訓㨿其賢否得失之故分注一條議者不能
奪
國初有起居注官後不設萬曆三年內閣題准
今日講官日輪一員專記注　起居及　聖諭
詔冊勑文內閣奏對等項皆書其諸司奏章另
選講讀以下六員專管編纂以吏戶禮兵刑工

分六曹每曹一員常時在館供事每月初九日
將記注編纂等稿送　內閣看定初十日公同
各官投櫃封鎖年終并入大櫃每常朝　御皇
極門卽輪該日記注官并編纂官三四員列於
東班石欄銅香爐下各科給事中之上或午朝
御會極門列于　御座西稍南隨從記錄凡封
稿之日記注與編纂官於東閣門外分左右如
常朝儀候中堂入東閣先記注官入分左右揖

次編纂官入揖隨中堂同入右房記注官收起居注編纂官收六曹章奏入櫃封完出東閣再揖如前候中堂出門柱邊揖別復入東閣記注一揖與編纂一揖而別

忠靖公次子諱瑄少穎敏喜讀書嘗竊觀忠靖奏草及忠靖朝退必請問所議事忠靖笑曰是非爾所知也然心默喜之禮部尚書胡公濙嘗薦上有櫻桃一盤賜忠靖二子長子玧退避不

敢受而公獨受賜後玧早卒胡公以告忠靖曰繼夏氏必此子也　仁廟嘗顧問忠靖曰卿此子年幾何欲以近侍官之忠靖曰臣子幼稚非食祿時俟成立事　陛下未晚也宣德五年忠靖薨　宣廟震悼不已即日遣中官致命于家拜公尚寶司司丞明日公與叔父原禮入謝時公年甫十有三進退有度特賜冠帶衣服公扶柩歸鄉里　宣廟憫公幼特免守制使養母于官而別遣官護喪歸且厚恤其家公强記過人太師張公輔呼爲小友少師蹇公義而下多公執禮重之　宣廟欲大用之公未逮也正統初英廟追念忠靖勤勞特賜公田十八頃而蠲其稅未卒三日猶力疾草疏大略言臣伏見　太宗皇帝賜　皇太孫勑諭皆農桑軍國爲政治民之要誠祖宗詒謀之至意願　陛下置諸左右覽而行之仍命　皇太子誦讀使預知民事

艱難守成不易則不必遠求諸古而天下可治臣懷此言久不敢輒上今臣病死旦夕死而不言永無日矣命其子崇文上之訃聞　上遣官諭祭于南京

吳淞江久堙童謠云要開吳淞江須　涇海龍王人謂工難成耳後巡撫海公倡議開濬而董其事者則郡同知黃蘇州推官龍也其讖始驗是時兩月不雨厥功易集殆天意云

詹東圖二相術言人髮際高者聰明低者愚鈍如汪司馬伯玉李督學于鱗則低極去眉曾不二寸餘而髮又重極皆以大聰明聞天下豫南習公論及瑯琊兄弟曰大美神仙相也小美王子相也余則謂相書云形貌秀麗舉動嚴肅性明心靈能涉造化常有虹霓之志此自星辰中來則極類元美先生形貌奇異舉動急速性慧氣剛言涉威福常有祭祀之心此自神祇中來

則極類敬美先生

西涯李公善謔居政府時庶吉士進見公曰今日諸君試屬一對云庭前花始放衆哂其易各思一語應之曰總不如對閣下李先生衆一笑而散　陸式齋大條在成化間留滯郎署最久其遷職方也西涯時爲學士戲語之曰先生其知幾乎曷爲又入職方也式齋應聲曰太史非附熱者柰何只管翰林耶聞者以爲善謔一公在京邸歛會試貢士若干人酒數行俱起辭謝云欲赴他席公曰且止有場中題願商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諸君亦知所以然乎衆思頗久未解公笑曰無他意也只是待湯　一日二編修謁西涯公公曰近有一策題兩翰林九年考滿推擢何官二君笑云策破未有先有一策結執事事也執事責也愚生何有焉公大笑即日奏補宮坊

今士大夫居鄉讀書者少予每見中江莫先生未嘗不談論詩文動至彌日煦煦言笑無異寒儒乃唐荆川寄公柬云大率讀書以治經明理爲先次則諸史可以備見古人經綸之跡與自來成敗理亂之幾次則載諸世務可以應世之用者此數者其根本枝葉相輳皆爲有益之書但若可以資文詞者則其爲說固已末矣况好文字與好詩亦正在胸中流出有見者與人自

别正不資藉此零星簿子也雖古之以詩文名家者其說亦不過如此況識其大者乎向見子良册中所携書多非要緊竊以今之世清修自潔如子良篤志好學如子良而或不免耗精力於無所用至於所最當留意者或且束閣而不暇也以與子良知愛之深乃不敢不盡其愚俟面晤時更有請也夫以讀書如中江先生尚謂册中所携書多非緊要前輩不肯輕易放過人

如此

永樂癸未登曾棨榜進士第時所取四百七十三人　太宗文皇帝命近臣拔其尤異者二十八人賜名庶吉士入文淵閣燕閒之頃親臨問時舉僻書疑事以驗其學

古冕十有二旒旒十二玉前後各用玉百四十四宋時冕中貴人呼爲平天冠共用北珠一百四十五顆麻珠四千五百九十顆調珠八千六十四顆則冕冠可謂至重古王者冬至祭天其時大寒可服衮大裘之上加以衮衣大裘者黑羔裘也但夏至方澤季秋明堂之祭則大裘可謂至熱陶安奏古者天子五冕祭天地社稷諸神各有所用請製之上曰五冕禮太繁今祭天地宗廟則服衮冕社稷等則服通天冠絳紗袍而已眞可謂得時王之制者耶

眉公見聞録卷之四

姚士粦更定八字

眉公見聞錄卷之五

華亭　陳繼儒　撰

沈德先

繡水　沈孚先　同校

太保貴文憲公記尚書張莊簡公錄示養生要語節飲食以養其體節嗜慾以定心氣午後飲食宜少不以脾胃熟生物煖冷物不以元氣佐喜怒慾心一萌當思禮義以制之夏至節嗜慾

冬至禁嗜慾嗜慾四時皆損人但二至陰陽分之時尤損人耳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怒而於道思過半矣人能於病中移其心如對君父謹之畏之靜久自愈宏自丁未忝竊科名即病痰火重以庚戌春闈叨與試事校閱頗勞下部因病瘡久不愈且先母余夫人在家病癱亦念宏甚宏欲展省則拘於六年之例而不敢請也明年辛亥乃乞養病以歸時張公爲吏部右侍郎特蒙枉顧備述其平生多病之狀慰諭拳拳移時乃別將別以一封見贈宏視其題封則曰字扇一握手晩一條而已私心頗訝其物之太簡既而啓封則扇面備書前語乃知公之所以愛念不減於骨肉之厚也病中佩服常若聞公之敎于飲食嗜慾喜怒頗致敬焉自辛亥迄今蓋幾三十年公所贈扇中遭多故已不存矣乃記錄如右見

前輩愛士之心如此其至爲後生者所當取法而不敢忘且使見輩奉以周旋則此數言者寔却疾養生之要肯也公諱悅字時敏松江華亭人歷官至南京兵部尚書叅賛機務納政歸數年年八十餘乃卒自言爲刑部主事時常奉使暑行渴甚見井泉欲飲不敢但含漱數過旋即吐之公移屬稿亦瞑目端坐但以意授之筆吏其愼疾如此宜其享有永年而不罹於陰陽之

患也公操履純潔始終一致弘治初與三原王
公宗貫安成劉公紹和同心輔政選舉公明前
後皆不能及雖自律嚴甚而待物不苛有爲四
川監司者詣公請敎公曰川行甚險州縣小官
携妻孥往者實以軀命博升斗之祿脫有不測
則舉家葬魚腹矣君輩幸毋以微罪而去其前
程也聞者多服其言以爲得大體云其爲浙江
提學深得士心凡公卿子弟即學業未精亦聽

與廣場之試但列名最後而廩膳之補則不容
濫與也每見後進輒敎以讀書在多識嘉言善
行不必徒作詩文自警編一書朝夕在手扇中
所示多節取焉蓋公之學以治心養性爲本而
非肱博爭妍以逐時好者也鏡川楊文懿公嘗
爲宏言其平生交友惟公及廣昌何公廷秀莆
田彭公鳳儀皆出刑部蓋皆一代之端人謹併
識之正德十三年五月八日寓郡城雨中書見
費文憲公集莊簡公宅在吾鄉郡城南門外牌
坊有完名全節四字乃　王音也公眞可謂無
忝矣

陳先生諱璲合州臨海人永樂戊子浙江鄉試
己丑會試名皆在第一改翰林庶吉士未幾坐
郎中盧信事繫獄遘劇疾弟琛入侍因感疾卒
先生哀之然未嘗歸怨于盧晚年家益貧然急
於行義嘗戒諸子遇貧乏者宜隨力賑之不必

計其多寡若須富而後行恐吾儒終無濟人之
期知縣孫振望嘗往見先生顧其廬敝欲爲葺
治且請令庖人繼肉先生皆峻却之

黃公諱潤玉字孟清世爲鄞人十三歲時改元
永樂命江南富民實北京其父當行先生詣官
請代官少之對曰父去日益長官異而從之踰
年抵京授壓北城外十里所沙漠寒沍茫無人
烟先生與同役築室成比閭傾貲給徭賦懇圃

齋疏以爲生人不堪其劬瘁先生安之稍隙輒
肆力于學以巳心爲嚴師而蘄造于賢聖檡然
後語確不可易焉換然後動端無所苟焉京有
富翁僅一女招先生寓宿其家而同賈先生辭
或問之曰瓜田不納履也其愼行若此補郡庠
生京闈鄉試擢禮經魁會試授建昌府學訓導
丁文林公憂改訓南昌府學拜行在交阯道監
察御史出按湖廣平生著述甚富以朱子嘗欲

編禮記附儀禮迺取儀禮析爲四卷而以禮記
比類附之不類者附諸卷首末亦各有意義又
以五禮獨缺軍禮因取周官大田禮補之而以
禮記諸篇載田事者附焉別爲一卷通五卷皆
爲之註釋總曰儀禮載記附註以小學四書諸
經註家或遺或誤撰經書補註以大學中庸旨
皆淵與撰庸學通旨以禮記深衣制十有幅鄭
氏誤註爲裳而玉藻長中繼掩尺註亦誤撰考
定深衣古制以四明新志蕪穢撰寧波簡要志
以道德經陰符經古註皆昧各爲之註嘗因安
遠侯柳溥問古兵法爲訂孫子其他備論理事
曰南山錄雜著詩文曰南山稿皆藏之家居二
十載壽八十有九而卒
吾鄉徐司空達齋名陟文貞公弟也初官都下
南歸張江陵爲文貞門生與諸君具酒送之臨
別各上馬去而達齋醉甚追至江陵聯騎而行

以扇叩之云去時還有張老送來時不知張老
死和存張大衜之王元美公爲郎時適有客席
而嚴世蕃亦與世蕃久不至衆客待之良苦巳
入問何故如許來遲世蕃云忽病傷風耳元美
笑謂云爹居相位怎說得傷風衆客大笑而亦
有爲公咋指者上海顧小川爲徐文貞公壻諂
見大守方公廉適有同坐客問此君何人方云
當朝宰相爲岳丈其倨如此三事皆用蔡伯喈

調謔談之可發一笑

萬曆己卯蘇松水災徐存翁與張太岳書云自現兒行後以老病增劇又伏念翁輔佐　聖主日有萬幾不宜以寒暄常談上溷聽覽故累月不奉書惟仰望台垣祝禔福日隆而已茲偺有稟瀆東南諸郡財賦所出而蘇松爲之首此翁所素知也自隆慶庚辛間吏茲土者不思以端已裕民爲政而專導之以囂訟敎之以爭奪民

靡然漸喪其廉恥之心毀棄其忠厚之俗擾擾微利骨肉爲仇舊族故家所在破敗彼其意以爲富者之財散入于貧則貧者均當富矣而豈知人情得財既易用財遂輕加以奸惡之徒競相誘引淫奢飲博視如泥沙訟墨未乾空乏如故而富者之衰落不可復振蓋里巷之間無富民者數年矣去歲風蟲爲孽田只半收盡其所入供輸常賦幸賴　朝廷有折兌之令稍存糠粃苟延旦夕深冀今春豆麥成熟接濟飢荒而三月以來淫雨不止溝澮盡溢江湖亦盈千里平疇頓成巨浸猶冀水涸補種秧苗詎意西水不消海潮增漲田高而岸固者竭力車戽僅救百分之二三其否者人力莫措惟相與哭視沉淪而已蘇松之人素恃耕作一失農業更無可以謀生于時百姓欲望官司發賑則庫藏久稱空虛欲詣大家稱貸則倉廩先已匱竭欲望貿

布易粟則連年商旅不通布無所售欲往隣郡行乞則聞四境率被水患出無所之強者劫掠以偷生弱者嗟吁而就斃廵撫胡中丞適在兩郡親見其然憂苦焦勞寢食爲廢其所上疏讀之可謂危迫矣然於顚連困悴之狀則以新奇繁猥寔猶未能盡陳至于窮鄉僻里軺車所不經其晝夜悲啼之聲夫妻子母對膝抱頭悲哀抑欝之氣卽中丞目固有未覩言固有未及也

仰惟　皇上聖仁廣運子視萬民翁道崇致主心存濟世計於一物失所猶惻然動情況忍視數百萬之衆漂屍塡東海乎又況財賦重地祖宗所由以興者乎又況自星變以來豪猾奸雄日懷幸亂之心至今未已乎竊以爲有非常之阨數必有非常之恩澤然後可以消弭保綏今必望斷自君相檢嘉靖三十四年四十年所下　恩例及察今胡中丞所　請破格加卹庶

遺黎獲存多患潛杜若付有司拘泥舊聞僅減免存留分數不能有所補益也且階聞治民者未有事而卹之則天下賴以靖莫而廟堂之上亦得伸以爲恩縮以爲威常不失其尊若事至而後卹則受者不以爲惠而其多寡輕重喜怒聚散之權乃更倒持于下縱能委曲弥縫勉强收拾而目前之費日後之憂皆將有不可勝言者然其机甚隱其萌芽甚微非仁慈如翁明膺

如翁孜孜計安社稷不避嫌怨如翁莫能知亦莫能任也此天下所以胥翹首跂足而望翁也階跧伏山林行且就木本不宜更論政理但念受　國家之長養垂八十年受翁之深知今亦三十餘年每思一效尺寸以贊　皇上如天之鴻施揚翁無疆之休聞不愧古所稱老臣益友者故敢冒識出位忍笑迂濶而具以陳于台座倘蒙俯察其心少垂聽焉豈惟階之榮幸豈惟

階之榮幸臨楮無任戰汗仰望之至不宜張太岳復徐存翁書云恒雨爲災下民墊溺皆執政非人積怨干和所致假令明主循漢家故事策免大臣以消灾沴則不肖必在汰黜之首矣捧誦台翰不勝愧悚先是撫按疏至上覽之痛惻已兩奉特旨議處乃蠲恤之令猶屯膏而未沛者非靳也以故事必勘明而後可定分數耳玆奉台教會地曹覆顧掌科疏上謹再擬旨申仁

王于惠之意慰黎民仰望之心俟勘䟽至卽破
格蠲貸必不敢虛文塞責以重得罪于元元也
人旋謹百拜以謝台教
洪熙改元　朝廷遣進士齎勑訪文儒于常蘇
松三郡郡守熊侯觀以鄭觀先生應詔同舉十
一人試天曹以先生爲首會　仁廟上賓不果
用太傅安遠侯柳公昇遂請公于朝以爲子師
柳公殁子溥嗣先生上䟽辭歸　特旨授訓導

仍館其家蓋列侯之第有訓導者自先生始無
何禮部尚書胡公荐升廣東道御史轉江西道
自令局陟顯官如先生者亦前此不多見也
王元美先生墓誌銘瑯琊大司寇王公卒訃聞
上贈太子少保予祭二壇旋遣中書舍人視事
賜金四百兩子王事士騏疏辭不允公法得專
葬以哀思大司馬令祔于項涇賜域思質公墓
昭位之次嗚呼從遺志也公奉家諱凡所爲委
蛇屈信欲有效于司馬公者海內士大夫或未
必盡知而其後先出處之際當時徐文貞楊襄
毅公皆爲動色勸勉至袁安節先生垂老且以
冢宰薦公自代夫亦念王氏世受國恩宜以君
父大義自裁余亦度公始終有不得不出者二
方嚴氏炙手時其意欲引置公爲重数近而公
数遠之終不能籠公而會楊椒山當論報密使
人告急且以孤相托公馳騎屬座主王太常亟

往營救而王以嚴氏客語泄公又爲楊夫人削
稿請代上之尋椒山受辟之次日又出宣武門
酹酒泣奠津遺孀弱嚴氏微聞之意不樂而思
質公又以沈青霞寃死北向唾罵不已遂以此
中禍公亟奔燕中且行且蹟泣垢覆面與弟敬
美日夜扳車遮道哀籲甚楚已又扶喪車下潞
河荒迷震眩死而復生再矣會　莊皇帝奉遺
詔嘉與天下更始公方病瘍羸瘠不能起匍匐

至都門外匿跡蕭寺泣草上陳冤狀　詔兵故
官而思質公之事始白所謂公之不得不出者
一也思質公雖蒙　先皇帝昭雪然猶藁葬淺
土撫按學使繼以䘏典為請而新鄭公與鄒家
搆虩齮及茲事禮官惑於浮言勒令候議公日
夜腐心切骨不敢復上陳請之疏適兩臺條列
三吳便利并及遼左功狀下宗伯覆請　賜兩
祭全葬崇贈大司馬郁太夫人僅四品封亦兩

與恩榮比時晰　天子命焚黃墓上邦君大夫
及賓客至者車騎如雲男女夾道擁觀以萬數
公捧誦　綸音感極而痛率子姓厲行望闕九
頓謝而至是思質公之事始大白所謂公之不
得不出者二也公諱世貞字元美自十五咏寶
刀詩師為之避席既弱冠舉丁未進士耻從柄
臣道地竟不謁館試以刑曹郎與李于鱗諸子
日相唱和名奪公卿間公又日坐公署剖決案

牒所讞獄度得情輒手錄付吏趣書之各以輕
重決遣不三日而畢自是銓部兩以督學擬公
皆為嵩沮又半歲遷青州兵備青多大俠巨盜
探丸殺人有司不能制公身繫袴褶集強壯教
之射申飭保甲重懸購盜之賞又于州邑畫為
四方或八方以義官統之盜當時捕獲者為上
逐而不出境獲者次之拒不能刼者又次之凡
盜從其所起而不覺察者經其所過而夜巡不

傳捕者罰釋盜而覺者立杖死撫臣丁公每謂
人曰有王君在吾豈復有東顧憂哉則以詢公
公曰凡捕盜者其才勇役黠過盜一等者也吾
嚴其詐害之禁而復事掣之彼袖手不為我出
死力矣是縱盜也吾知賞其功而事姑息之則
彼之毒民也甚于盜是益盜也第操縱不失術
而已乃以其法行之期年盜遂解散而無何思
質公之變作公解綬奔難還伏草土中幾十年

嵩修薦起大名公堅不欲起以八事應　詔陳
言曰此可藉手以謝　朝命矣因固辭不報乃
勉起就官大名之俗凡婚者之將嫁也則其姻
族相聚而共酒食之多者至匝月不止既嫁則
婿家亦如之蓋一婚而中人之産去半也喪家
之有喪也則姻族相聚而來莫食者費不貲蓋
一喪而中人之産去半也公至定婚喪禮其俗
至今守之大名爲州邑十有一而眞定三十餘

以軍興論供輸則大名之與眞定各平而是時
大名闕餉兵使其治眞定者復委十之六于大
名曰大名饒而眞定瘠公力爭曰爲眞定者以
饒瘠而槩之是以大名六而眞定四使爲大名
者以州邑之數而衡之則大名二而眞定八今
請無論郡論州縣可也論州縣亦不必大名與
眞定埒大約大名無下等眞定無上等取大名
之中者與眞定之上者並賦而大名之上者與

眞定之下者各自爲賦衡之則大名尚不得四
而眞定六于是大名乃不果增居一年移浙江
叅政公下車摘一二墨吏及巨室裁抑之吳興
久雨郡富人故閉糴粟踴貴公首捐俸五十金
郡縣長而下次之又募民入粟廩中給冠服旌
其閭及冬報粟得三萬石又疏乞改折臺使者
不敢言而公得請十五萬石吳興之人賴以活
者甚衆未幾自浙叅長晉臬以郡太夫人憂去

服未除薦補楚臬旋遷廣西轄未一月入領冏
卿又八月以御史中丞節出鎭郧楚郧故簡僻
前中丞每臥而治之公爲糾劾貪縱咨訪將才
刷軍政清屯田郧中遂隱然爲重鎭江陵方與
公訢弗善也公意不自得解官歸久之補南大
理又久之補應天府尹皆不赴適有太原貞女
立化事甚著公念家難後居常忽忽每思以空
言消之而又緣此杜門謝交斷文字之役者數

年其後兩京臺省交薦起官刑曹侍郎但堅請
予告而已又其後方以恩貢公卿典具疏陳謝
而少司馬之命下又以考績至淮揚而大司寇
之命又下然公皆不得已一再應　朝命非其
志也公自尚書郎荐歷卿長浮沉中外凡四十
年其間條論封事皆天下大計而所至吏治精
烱尤不可悉數最奇者莫如青州治盜及楚中
樂平王事都下盜刼緹帥陸公炳索不得後濟

南獲盜房四者妄承之公曰彼賊欲緩死耳立
訊曰若盜陸公耶曰然贓安在曰在請械某而
取之曰若刼陸公何狀曰髯而肥何衣曰衣朱
而園玉公大咲曰若未嘗識陸公陸公喪寧衣
朱園玉耶且寔不髯而肥盜摶顙大服部民雷
齡以捕盜橫萊濰間海道宋君購之急而逋宋
以屬公公欲掩取而微露其語于王尉捕者還
報又逋矣公陽曰置之又旬月而王尉獲他盜

勝常公心知其爲齡力也忽屏左右召王尉詰
之曰若奈何匿雷齡往立堦下聞捕齡者汝耶
王驚謝無所逃責願以飛騎往俄捧齡至公曰
女當死然女能執所善某盜偕來女生矣而令
王尉爲之日期果得盜公遂以還宋君而請寬
之官校捕七盜逸其二盜首妄報逸者姓名俄
縛一人至稱冤公令罝盜首庭下差遠而呼縛
者屣皆上其足躡緑絲履盜首数從後窺之公

密呼一隷蒙縛者首同出而易其履以入令盜
首證之盜首不知其易也即指緑絲履曰此逸
盜也公大笑曰爾乃以吾隷爲盜即釋縛者去
徐進道者好蓄養亡命而以橫占伎女被訟捕
之不報俄有令請間曰進道勒兵反矣公偵之
果然而故緩其獄令縛賊自効會有李卿者進
道密友也公召謂之汝交關進道應死能以進
道來貸汝不然者死無日矣卿應命去俄報進

道飯某所矣公遣二十騎往取之而以一騎入
營立散其黨亡譁者青人舉手加額曰吾輩始
帖枕矣即陽時驛以一紙報公有欒平王次子
奉　高皇帝御容金牒祝髪爲沙門行游天下
勑郡縣盛爲供帳公曰藩王有宗正條錮城中
不得出而譸張如此遣輕騎孟光化禁止之而
還其從者李汝貴秦太两人得狀盖以御女術
游藩邸間崇王賜以檳轎紅杖所至懾守令而

汝貴爲之翼奏旨鞫之則平凉民賀祿也此数
事摘發隱伏捷如神明其能聲日馳都下都人
士聚而歎曰王弇州文而豪乃任吏耶公益自
負强項如故而又性不能曲事權貴人往往骫
髒守法故言者多附影憑虛而起嘉靖間陸炳
方貴幸用事受巨璫指匿奸校閻某欲貸其死
公捜炳家得之炳宛轉請脫既復因執政以請
卒不許當時業無不側目公者已新鄭柄相國

掌銓客輻輳集公獨引毋疾乞休新鄭曰吾出
而彼歸者何也是將臥而待遷乎不聽休而南
牀已先伺高公旨中之江陵初欲處公史局公
謝唯唯江陵以爲有心遠已也荆州地震公引
李固京房占臣道太盛坤維不寧又有譁辱邑
令者王生江陵頻弟也公論奏不少貸又貽宗
人書相公浸淫耳目之好非社稷福其人洩之
江陵江陵積不能堪雖稍遷廷尉京兆以貌示

用公而竟以浮言嗾公去大抵新鄭褊江陵横
其鋒鍛覗分宜遠甚而公亦時起時蹶數引避
于矰弋之外者亦屢矣公生而美姿觀風采玉
立與客談咲覺溫秀之氣溢于眉目間語及古
人忠孝節烈則又慷慨淋漓爲泫然罷酒在浙
中修岳武穆于忠肅祠墓爲文以奠辭極悲壯
南陽祠張雎陽及鐵尚書鉉在南都請宗文廟
釐配享公嘗言曰吾讀書萬卷而未嘗從六經

入每欲牽衣而窺廊廡之末則世人齷齪皐比
招摇門戶而聚生徒者吾方恥之吾雖未聞道
然誦法一念迄死未嘗敢忘故其居喪也凡三
年始茹葷御室凡十年始具衣冠預燕會家無
姬侍臧獲輩以百指亦無一人曉聲律者質菴
公義田千畝公倍拓之又爲祠專祀晉卿丘子
始興文獻公而配以宋左司諫元學正公歲時
伏臘率族人跪奠惟謹生平于故人兄弟白首

無間言好推于鱗而遜敬美尤不惜以齒牙筆
扎緩急人客或一歲數及門或一人追得數十
函書或進而附公以成名名成而更立門戶且
忍於詈公以示角公弗爲異也客至而復請者
與如初凡公之門其品遠近醜好幾盡八方而
中間交態離合向背之故亦凡數百變公皆性
安之彌成其大而已公生於嘉靖　年月日卒
於萬曆　年月日葬於　年月日公之先由瑯

琊王氏自晉丞相始與公導渡江而南世爲浙
人後有崑山學正諱夢聲者因家于官而太倉
之王自夢聲始又六世而爲公大父質菴公倬
仕至南京兵部侍郎倬生南都察院右都御史
兼兵侍郎贈尚書思質公忬配郁夫人實生公
公又十歲而生敬美太常大司馬常命之曰吾
聞東海有鳳麟洲而兄弟其庶乎因署其讀書
之室曰鳳洲然而天下獵其詩及談說公之聲

力氣誼者至變國俗一時三尺童子少知句讀
皆更相稱字而以足不及門與口不道元美先
生爲可恥故公之字至今獨著公且死碧瞳熒
熒精爽不亂卒之前手條家戒及身後斂葬諸
儀甚悉及期坦然而化享年六十有五公視盧
陵眉山差去一歲而其名行赫赫亦略相當嗚
呼公千古人也卽無銘其誰不能名王氏家言
者然天下但知公爲文章大家而不知精于吏

事但知觸禍嚴氏而不知與新鄭江陵宦相左
但知正位六卿而不知老臥閒曹有經世之才
而不竟其用但知少年跌宕晚托化人爲逍遥
游而不知公之言動務依鄒魯家法但知公氣
籠百代意若無可一世而不知公之奬護後進
衣食寒士惓惓如若己出嗚呼然則海内士大
夫之未盡公者寧獨出處而已乎夫司馬公以
勛勞見讒垂八年而爲隆慶之丁卯　先皇帝

賜以原官越十有八年而萬曆之丁亥今
皇帝又賜祭賜贈朝廷之于王氏恩禮極矣禮
稱君子行不俟駕東西南北唯上所使分也而
况上之後先待司馬公者如是即使鞠躬盡瘁
畢命王室尚不足以稱酬恩徇知之萬一若徒
偃蹇　明詔私錮清朝無論生者近懟且何以
代死者報國哉不然公千古人也豈戀戀一官
者觀其身後之言但以勿累　朝廷勿離大司
馬穴爲囑則平生君父大義可爲没齒不忘者
矣公集後有弇州四部續稿琬琰録觚不觚録
藏於家公生時其文已傳不具論論其出處大
者旁及隱德以備國史某晚游門墻文獻足徵
敢繫之銘銘曰吾昔聞晋語云淮水清王氏興
肇六朝迄盛明淮黄合氣南征有大人王文盟
嘉隆季推王李誰佐之大小美才名高造物忌
遣　聖明洗家諱吐幽塊永終譽隱似懟出乃

義彌留言悲可涕勿請䘏勿卜隧君父恩矢不
昧後死者式來祭公之墟在昭位神鬼呵禁牧
避史闕文徵茲記陳繼儒撰右銘元美公遺命
請汪司馬伯玉伯玉卒請之趙司成司成病假
他手余爲之作此亦其子冏伯所屬也是葉冏
伯藏於家而今梓送者乃趙司成文

徐文貞爲浙江督學時有二生爭貢譁於堂下
徐公閱卷自若已而有二生遜貢譁於堂下徐

公亦閲卷自若居頃之召而謂曰我不欲使人爭但亦不能使人讓諸生未嘗讀教條乎迺我也在教條裏頭作不得主諸生但照教條行事而已由是讓者爭者皆自息

世之所謂文人者類近浮薄東海張公獨惇尚行履慨然以風節自將雖論議間雜諧謔而往往必以理勝公亦嘗爲謝公鐸戲評其所能曰人故以書名我公論哉吾自視文爲最詩次之

書又次之其他則非吾所敢知也相與一咲而罷

魏莊渠嘗寄唐荆川書云公寛以居之矣所少者學以聚之問以辨之耳又寄呂涇野書云近來學者多有好名之病以好名之心而聽過高之論鮮不害道者歐陽崇一訥行敏言公當以此意告之其言皆深中人病蓋平日工夫所到故以此告人

萬曆壬午四月間廣中蛋賊肆刼於番南東順之間撫之甚易而當事貪功奏勳于時偏將沈茂麻鎮都趙堅等會同海道副使閩朱公東光發兵出海朱以梁文統精勇數十百人駕三四艘自衛期各將於波羅廟及朱船至而諸將皆退遁不果來朱復進約三十里而所稱獅百脚蛋賊以五十艘來薄朱船梁文乘風縱火挺刃而前奮擊大呼賊皆糜潰降賊舟三十餘艘而

歸至沙灣諸將皆艤船相待船有俘獲潛問之則皆此灣良家男女也梁文遍語諸將曰殲賊所以安民今擄民爲賊公等踰於賊矣且國法可奸獨不畏天道乎諸將不納梁文遂舉所降賊舟與之悉捨所俘男女約千一百有奇于是沙灣家戶以沉香貌梁尸祝之梁文盲一目村人呼之爲獨眼梁沈繼山司馬戍嶺南身所覩記惜此人當今無識而湮之者因語其友姚叔祥云嘗語仲醇收之雜記使千古之下知有此人爲誅降殺順者之戒

中官馮保客徐爵久奉長齋其未得罪之前一年忽見寸許童子行几上驚問之曰吾乃汝之元神也汝不破齋不得禍否則禍旋及之矣已而蒲州相公召飲强之食始破葷血未幾遂以論奏逮下獄

眉公見聞錄卷之五

眉公見聞錄卷之六

華亭　陳繼儒　撰

繡水　沈德先　沈孚先　同校

陳恭愍公名選浙江臨海人天順庚辰以會試第一人授監察御史提學南畿試卷明列諸生姓名並不彌封編號曰吾不自信何以信於人時御史大夫長洲韓雍以功業顯頗尚崇餙方

憂制家居聞公至悉屏儀衛曰毋令陳御史知也成化初遷河南按察副使整餙兵備尋改提學會偕閫汪直被命廵郡國威倖人主都御史以下咸匍匐趨拜公獨長揖直怒曰爾何官敢爾公曰提學直愈怒曰郎提學便如何爾寧大於都御史也公曰提學何可比都御史但宗主斯文爲世表率雖死不可屈節直見公詞氣嚴正舉止安舒而諸生儼集署外知不可犯遂改

容曰先生既無公務衙闢自後不必來見矣公卽徐步而出尋轉按察使聞毋喪奔歸服除擢廣東右布政使踰年轉左會肇慶大水公卽具奏災傷狀便宜發倉賑之市舶太監韋眷縱恣掊尅籍富民供辦公奏減之眷復以私艦通番爲番禺知縣高瑤發覺没貨鉅萬都御史宋旻等不敢詰公獨移文奬瑤眷深憾之番人馬力麻者貿貨海上詭稱蘇門答剌國貢使眷利其

珍奇將許焉公發其僞逐之又有撒馬兒使臣泊六灣還國枉道至廣謂將往滿剌加市後猊入貢所過震驚疏入留中眷知中官咸疾公乃誣摭公黨比高瑤和同貪墨　上遂遣刑部員外郎李行會同巡按御史徐同愛鞫之行同愛畏眷不敢反異復賂公所黜吏張聚令誣執公聚不從行等阿眷執聚榜掠聚曰死卽死耳安敢以私憾減公義陷正人也行等羅織無所得

乃誣公矯制發粟意在侵欺褒奬屬官志圖報謝論罪當徒奏入　詔奪公官遣錦衣千戸張福逮公士民數萬人號泣遮留以衛士辟除乃得出省城至南昌疾作卒於石亭寺時年五十八友人翰林張元禎爲治殮事以疏豁冤戸而已或答其薄元禎曰公平生清苦殮以時服此公志也

新鄭高公修吾鄉文貞之怨其下遂有承望風

旨者徐氏之族幾碎文貞作書達之新鄭書不傳新鄭書則有録者書云僕不肖昔在館閣不能奉順公意遂至参商狼疾以去暨公謝政僕乃召還僉謂必且報復也而僕寔無纖芥介懷遂明告天下以不敢報復之意天下之人果亦有諒之者然而人情莫測各有攸存或德公者則欲僕陰爲報復之實或德僕者則假僕不忘報復之名或欲收功於僕則云將甘心于公或

欲收功於公則云有所調停于僕然而皆非也
僕之意蓋未甚明也古云無徵不信前者地方
官奏公家不法事至僕寔惻然謂公以元輔家
居豈宜遂有此也且兎死狐悲不無傷類之痛
故其間情可疑法未合者悉從開釋亦既行之
矣則僕不敢報復之意亦既有徵亦可取信於
天下矣蓋雖不敢廢朝廷之法以德報怨寔不
敢借朝廷之法以怨報怨也念昔僕典試時嘗

以試題致　先帝疑公爲解護僕寔心感之當
公不悅僕時曾明告之公公即仇我然解　先
帝疑一節終不敢忘必當報效曹公而去言猶
在耳公不記憶之耶夫既得以取信于天下則
乃可有辭於門下故敢奉書布區區之意今而
後願與公分棄前惡復修舊好無使借口者得
以鼓弄其間則不惟彼此之幸寔國家之幸縉
紳大夫之幸丈夫一言至死不易皇天后土所

實共鑒惟公諒之不宣是時文貞之客曰呂需
號水山唐棲人老而負俠骨嘗僞爲徐使者持
文貞書面謁新鄭新鄭與之酒食不敢以勺粒
下口至京泣號訴達于新鄭之內夫人乳媪以
下無不感動垂涕者皆爲文貞潛解之而新鄭
之意亦且佛矣或曰得呂需力也
宣聖五十八代孫孔公鏞弘治時進士知都昌
縣縣濱彭蠡每風雨波濤澎湃若有物蜿蜒其

中舟多覆者相傳以爲纜精過者望而祀之偶
歲大旱公往視之乃巨木歲久爲荇藻所絡若
鱗介然公火之其妄遂絶尋以弟銘尚寧府郡
主例避嫌改廣之連山時廣中盜起無不殘破
而高州尤甚僉謂公有撫綏才薦公試知府事
高州城外四山皆賊壘僅餘孤城城外積屍如
京觀民外死于賊內死於疫城中居民不滿數
百公至呼父老問討咸曰城中人多有賊之戚

屬切宜防之其來趨城者其心不可保惟宜閉
門固守公曰高州本無賊而賊之來也皆自廣
西往時守土者無遠圖民携家屬千百里來投
城將以求生也乃閉門不納以致爲賊所殪驅
其在城中者又疑之或加害焉用是以賊激怒
其衆外攻而内應往時城陷正坐此耳公乃大
開門有來者無不内而在城者相染成疫曲加
撫摩調養死者爲義塚于郭外以瘞之流亡聞

風來歸日以百數城不能容公即城東北偶築
土爲城以居焉時賊屯高化境者凡十餘處鄧
公長據茂名之茅峒馮曉屯化州之西北界梁
定屯于畬木嶺鄧辛酉屯於游魚寨侯大六屯
於信宜界皆劇盗也惟茅峒距近城十里而盗
長尤黠驁公屢遣人撫諭之使退公遂不告之
僚屬妻子黎明潛呼四疲卒匹馬出城徑抵賊
巢公長見太守至倉皇不知所以悉呼其黨擐

甲出迓惟公無騎從遣人遠偵回報無所見乃
釋甲羅拜請公入坐定公從容諭公長以逆順
禍福指天定約公長意猶豫而衆酋咸感悟泣
下恨公來晚也公長跪奉巵酒爲壽公飲之不
疑衆齊喊舞約降送公既降諸賊聞風納款馮
曉久屯化州界結土民以爲内應久招之不服
公紿以備他盗整兵夜進遣部下蒙誥率敢死
二百餘截其後而公以前軍應之一鼓擒其巢

曉遁去執其妻子以歸曉意必戮其妻子也官
軍屢招之不出既而聞公存撫甚厚遂以其黨
五百來歸事聞有實録之賜特陞廣東按察司
副使賜璽書褒嘉俾仍守其地後官至工部右
侍郎

桑悅大學士丘濬慕其名召令觀所爲文紿曰
某人譔悅心知之曰明公謂悅不祛穢乎何得
若文而令悅觀濬曰然則生試爲之歸譔以奏

濬稱善濬嘗饋以紇項悅詣謝濬曰紇項美乎如生固甘之否也對曰使悅嘗上方芍藥饌所不足甘而一紇項何姝草具哉初悅名在乙榜至是調某州博士濬贈之牡丹一種戲曰後當遷洛陽令故遺生袁家紫對曰明公知未形事豈已飲上池水乎其便利如此

吾鄉張莊簡公元旦拜竈有家犬坐於灶上衆大詫公具冠服拜灶如故未幾犬下灶遂死衆

又大咤公亦如故子孫問之曰見怪不怪其怪自敗

余嘗見于闐國僧披紅禪衣袒臂閉關持準提及六字大明神咒三年出關不效又復三年嘗于就李包羽明氏齋戶施食案前銅鑊爇百沸湯正極沸時此僧于火上五指擎鑊底了不知熱以竹葉灑之其冷如雨余親見之乃萬曆丙申五月十五夜也僧言于闐國舍利甚多永樂時遂呼爲舍利國其地百草皆香銀甚賤夜戶不閉止有犛牛等物而無鷄鴨百蟲之類望見中國三座山如黃金則峨眉五臺洛伽補陀山也以故入中華朝此三山云

闍頭陀縮龜能以酷暑中坐竟日出行則小兒數十時隨其後輒令遍身拭摩以爲快或上下俱赤體趺坐或入沸湯中浴或索酒恣飲噉不問貴賤必分及顧獨好余甚蓋先是於元美公

及辰玉家後又見之常州白家園客有問其道者曰治國必先於愛民養身莫善於寡欲

正德丁丑陽明王先生以都御史督軍虔南日與士人談學於是虔吉士人多出門下吉水國子生龍履祥將往其父北山翁怒罵曰是皆餙虛名誑人者汝何得爾廢食偃臥不起履祥至涕泣請不輟不得已許之履祥故僞沐歸逸難近數月歸馴馴如處子翁喜曰吾今乃知王先

生因履祥以見願執終身翁爲人以跌宕慷慨喜交游大起庭宇常歌舞飲燕爲豪絶不類吉水士人然與之策事九轉機發莫能相難貌清古鼻多髯頗似先生先生悅之以爲軍門參謀携之巡視閩中至豐城聞宸濠反同事錯愕口噤莫知計所出先生易舟南趨吉安翁寔贊之義兵起集由僮百十人傾貲備鎧仗以從先生慮濠速發南都無備欲以僞符疑兵綴之然濠

諜四出諸郡士人積劫於威多以耳目應計勢事且不測獨翁出入帷幄密授方畧親信義之割愛遣之往往蹈虎口不返吉水士人素重自守而恥外援見翁先後所爲若是莫不鄙薄之謂有他望如翁昔日罵履祥云云者翁亦避匿不敢露濠既擒先生上公卿書曰致仕縣丞龍某等或詐爲兵檄以撓其進止壞其事機或僞書反間以離其心腹散其黨與陰謀秘計蓋有諸將士所不與知而辛苦艱難亦有諸部領所未嘗歷蓋記實也嘉靖初論功賞以翁嘗爲令丞既致仕遷授直隸滁州判官閒住㢘一子爲冠帶總旗論者多以爲屈而昔之鄙薄者只實益張翁不爲悔後九年先生有田州之役復檄以從是時將撫蘇王受而二酋方疑先生紿也陰持兩端擁衆二萬人投降寔來覘釁先生遣翁諭意翁乃數騎往蘇受之衆露刃如雪環之

數十里呼聲震天翁坐胡床引二酋跪前宣朝廷威德與軍門寛厚不殺之意辭懇聲厲意態閒暇二酋故嘗物色先生形貌竊疑以爲先生潛來咸俯首獻欵誓不敢負議遂定自先生擒濠以來權閹以讒構攘功公卿以猜嫌嫁禍翁爲之詭辭疑㐫遠偵防變得於目授意使之餘而應於謾對立談之頃有高才弟子不能爲力而獨寄心腹爪牙以出萬死於一生者先生既

卒功賞廢閣翁抱耿耿無所向退而吾老於家年八十有五以卒蓋非經世故之久擅才智之用莫有知翁之爲奇也翁名光字冲虛其先爲永新人

泰和始爲州其民之衆亂久而後定治之尤難而 國朝初相繼爲之守者得二人焉曰吳侯去疾顧侯光遠也吳侯以民好訟告於顧侯侯憮然曰民有寃抑守弗爲之理民將安訴頃之

訟者雨集侯乃自爲書榜聯紙長數丈誨諭諄切民爭來觀觀已去不訟者十二侯又俾凡訟者居譙門上思三日然後得訴思不三日去不訟者過半矣乃擇吏醇謹者一人置簿受訟詞而勾稽其始末民誠負寃也輒爲疏理非誠負寃願悔自止者聽不問未兩月民不復訟

李于鱗死其子駒後亡家貧白雪樓已鬻他人矣文人薄命如此

張東海先生墓在鳳凰山其子孫皆塟於此故其地稍廣而祭田亦不下二百畝三傳而至德瑜中乙卯舉人德瑜死三子皆名士以誅中乙酉舉人以誅死里人有思以役中之者青浦侯卓鈿爲之立東海鄉賢書冊永免其役云

周公萊峰問陸平泉先生云吳康齋謂三綱五常天下元氣一家亦然一身亦然此言何義平泉云古人有言天下雖亂亦有一方太平者一

方雖亂亦有一家太平者如大舜父頑母嚚象傲烝烝乂不格姦是也即此便是元氣

王公綖開人也性眞廉介直正德初開守不理於多口時適大明黜陟死洛韓邦奇爲考功員外郎太宰以守治狀不飭諭考功詢之多士皆如太宰言然考功素知守才疑之間公往問焉公當飯客考功久不起公曰吾當飯客考功請同飯公曰弗堪供奉考功曰安有戶曹主事

可食者而吏曹員外郎不可食乎乃出一盂糲食二豆蔬共食之客去考功以開守問公徐曰開之士大夫皆曰守治開無狀民則皆謂守良守後得不黜考功以公違衆持公議草具待賔戚獨立佳士也遂定交云遷湖廣副憲適 武廟賔天群臣奉 皇太后旨迎 肅皇帝巨闍谷大用者八黨之一亦往迎侍中強公長跪公不屈肆行悖侮公脫冠裂服奔赴王府伏啓王深

慰答之而即棄官歸 肅皇帝登極公上疏奏劾大用奸惡辭甚激切凡五上而大用斥矣甲寅之冬萊峰周先生將赴湖南乞言於雷古和云廉者多刻須以爲戒

成化時中都鎭守中官欲謁者由旁門入且以文東武西榜於門德興孫清簡公需爲巡倉投刺將據其所榜以僭劾之中官憚公議卒正主客之禮

陸平翁中會元方在京其父與太守王公華討船送家眷入京王公差人出問何等冠服答云青衣小帽王公云既如此不必相見但臨行時可報我既行報之王公聞尚遂初服亦不引見但贐送封君冬米[illegible]石此平翁爲余言之

陽明先生之父王海日公公將生母孟淑人夢其姑抱緋衣玉帶一童子授之曰婦事吾孝孫婦亦事汝孝吾與若祖丐於上帝以此孫畀汝

世世榮華無替故公生以今名兒名榮以符夢也余嘗得公手書笑塵二大字刻之讀書臺甚軒翥有勢

萬曆壬辰甲午間有老人自稱數百歲人言嘗見 高皇帝尹髮頭又言素與張三丰善相見無他語各大笑送墓誌一本而已又言海外之國行遊者凡數萬里遇猿猴時頂山果於首以獻我者群從人則擲果於地不肯獻也每見生

大夫輙指其曾高祖而上曰與我善又自詭爲
王鉞而不顯言之但議論間隱若威寧伯者一
時士大夫皆欲得其引年却病之術或獻金錢
修藥餌而卒不効也老人號醒神鬚眉及眼睫
毛皆白其寔一社日生人耳或有問予眞僞者
余曰此輩正如假骨董往往入富貴公卿家文
衡山先生見僞物必爲題跋甚則昻其直使售
者小有所濟余之待老人也亦然陸伯達曰聽

醒神老人語正是一本活西遊記尤可笑
肅皇帝修玄時鄭王厚烷上演連珠以諷　上
怒會給事中呂時中又以疏入怒愈甚批曰使
厚烷爲君以呂時中爲相天下當太平呂惴惴
席藁待死然積俸已深銓曹不敢推陞其下皆
至壅塞久之僅以敘事出呂　上亦勿之問也
呂大喜過望而其後會推閣臣　御筆竟黜張
治李本中官言　上見呂給事疏頭有以敦治

本事語故黜兩先生云　肅皇帝之精明而不
記人過如此
文溫州林衡山先生之父也官永嘉時地產美
梨有持獻中官者中官令民納以充貢曰梨於
民何濟使歲爲例其何以堪俾悉伐其樹中官
大怒會吏部以公政績卓異召當擢憲職適讒
言至竟授太僕寺丞
陸平翁爲宗伯時議陽明先生從祀平翁不欲

輕覆俟論定而後議上時陶公大臨云　上不
難以伯爵酧公何況廟祀平翁云伯爵者朝庭
報功一代之典從祀萬代之典卒不能奪後南
中科道至叅論陽明先生平翁云此又多事矣
永樂時極重醫勅命貴官子弟皆讀軒岐書而
悉從與人張文伯講授文伯諱倫能文章與高
啓徐賁張羽善有才子聲
徐文貞公于嘉靖四十二年十二月本日寅時

奉　肅皇帝密諭云汝茲所對敷以衷言夫神仙笑法官正以巳之神未靈却乃自生謗怨且太上修積不知多少歲月彼仙者先將巳鍊成了後呼喚風雨此係秘端汝克知之曰不肯輕用君次又費去是不惜命何謂修仙又修仙專在二氣親乃能結胎我自去秋二氏各一御至今十數月未幸一御繼因左患益加懼懷然果盈宇宙不過二氣外無一妙也題臣適以修煉

之士不肯輕用神氣上奏伏蒙　密諭臣恭捧讀仰惟　皇上於修仙之道巳深造其精微如臣臆說不足論也但此義在道德經所謂當心印經所謂存守蓋巳先發之惟神仙者知而能行衆人不能行耳其二氣親之功夫臣愚昧不能通曉然觀參同契所論似只是鍊自巳身中陰陽二氣使交媾凝聚至於益加懼懷此則修仙之眞基且目下於却疾便可取效者也謹具題以聞本日申時奉　說汝謂果懼懷則是却病之本也然金石燥有害草品止可療常疾內虛或損仙丹亦不能起也至於身中巳鍊此又絕難亦是成事之者目今必還仍借彼家以資我家方可爲仙修玄聖榔梅嘑云大道不離夫與妻焉非二氣決不能成大道也至如我之左患非止病後失膝理有秉害者所以服藥貼膏只援去寒邪而受害仍資符水云題伏蒙　聖

說臣恭捧讀　皇上謂金石燥有害草品止可療常疾內虛或損仙丹亦不能起此至言也身中巳鍊委爲絕難目今必還仍借彼家以資我家仰惟　聖見允當但此工夫亦甚不易蓋對景難於忘情急流難於把舵須直有入火不爇入水不濡手段乃能之此玄聖榔梅嘑之云所以惟玄聖能行之也蒙　諭左患有秉害者仍資符水云臣謹以仰悉今不知各處所進及中

剛等所書孰最靈驗臣無任瞻繫之至謹具題以聞本日亥時奉　答汝問中剛等書符某有驗並無一奇不過依式畫成且如道士既不事父母不贍妻子何不專心教法曰我是清微一篆無能曰我是靈寶一事不知徒以吟詠爲上道法不知齋法不講今惟幾個法士畧可耳太上戒律初不同釋後世一法繩之至如仙妙委

第一難對景無心故曰仙人鐵心厘失斤𢘆怕人汝謂亦甚不易是矣禮部之論可語於春芳常例二字指年終說的非閑常題伏蒙　答諭臣恭捧讀始知今之道士其有名無實如此然亦豈特道士哉翰林官之於文章中書官之於字太醫院之於醫皆此類耳蒙　諭仙妙委第一難臣以爲不難則亦不足以爲仙妙惟知其難而愼持之庶可免厘失斤𢘆也蒙　諭可語於春芳常例二字指年終說的非閑常臣謹欽遵俟春芳明早來領　諭語之謹具題以聞

嘉靖四十三年五月二十三日酉時奉　寄汝以我密諭切身大事重謝然宮中無一老成女侍內侍未宜論此等今三瑞俱二數我自忽感父天恩示非二焉外皆他物也金丹亦虛名和資即金丹也我自壬戌秋御三氏至昨四月十一日方一御者左患大得益自飲燒酒回煖活落未有力昨因得彼眞氣遂通徤已安七分多

天恩可不深感也夫以恣淫貪色喪命之具他每名曰修補何曾分補而兩失焉題臣適奉諭以事關　聖躬具謝茲又奉　密諭荷蒙皇上俯鑒下情臣益不勝感幸之至臣惟仙之與凡其懸絕不啻天壤然其辨却只毫釐　皇上以仙行求仙是以兩得而世人以欲心求仙是以兩失此豈可以並論哉臣曾蒙　賜諭云仙人鐵心釐失斤𢘆怕臣固已仰知　皇上之

於仙修有眞見有定力矣臣不勝欽服謹具題
以聞右皆　肅皇帝手札下徐文貞公亦密對
不刻文集中味語意　肅皇帝志在長生半爲
房中之術所誤文貞委曲條答雅寓規諷世以
爲文貞贊玄不知公之苦心如此
累朝以來閣中凡有密奏及奉諭登答者皆稱
爲揭帖其制視諸司題式差狹而短字如指大
以文淵閣印緘封進御左右近侍莫能窺也諸

凡軍國要機朝廷大政上意之所欲出而事理
未安政體之所宜行而處衷未發諸司待命而
未報言官力諍而難回者閣臣爲之從中調劑
就事匡維其妙用全在一揭然揭亦不敢數數
輕進每進揭主上輙動色謂左右云閣下揭帖
至矣其重如此自江陵之後建言者多朝廷厭
其激訐疑其挾制時處一二人而閣臣務欲暴
白心跡不論是非輙上揭申救而主上亦以爲
套不復省矣以致諫臣之疏與閣臣之揭日輕
一日可歎也
少司馬陳公洪謨武陵人初出守漳見　文廟
樂器久壞遣人求泗磬請神樂觀知音樂羽士
選俊民百餘人肄習仍刻大成樂譜傳焉適琉
球使者過漳聞而來觀皆合掌捧手稱嘆而去
一日習儀開元寺見寺後有文公朱先生祠已
敝壞祠後有峰僧廬其下仍舊額扁爲芝山書

院乃祀文公於其中以陳北溪黃勉齋蔡九峯
爲配又遴選庠生數十人延請莆田方伯翠渠
周公瑛及其子大謨君爲師友士習丕變郡父
老相傳文公嘗遺一聯云十二峰送青排闥自
天寶以飛來五百年逃墨歸儒跨開元之頂上
蓋若有待云守漳之三年有番人居海濱者見
有大鳥飛過遺一尾於水邊長七八尺五采炫
煥衆以爲鳳尾拾以來獻翁命寘之庫中畧不

爲巽後鎮守太監遣人來取翁答以久焚之時服公雅量

羅念庵先生拜唐荆川公公他出荆川之翁出接先生坐久之唐翁云小兒有一病老先生宜與他說交際人之常禮也小兒一切不受亦不是先生對云此病在他人不可無在令郞不可有

平泉陸公會試時時王公華爲太守王夔見城見聞錄卷六隍庭下皆保林善人問之名樹聲明日召陸公之外父李秀才問之曰汝婿平日何爲夜夢如此可異也李對云只是不苟已而遂報會榜第一

沈太史晴峰言國制司禮監九人其掌印者一如首揆歲納二十四監銀各三萬兩約有七十萬之數其八人則季輪二人管事凡內之傳宣外之奏請屬焉是君相之情所由灌輸也二人應直例於吏禮戶兵四部居間二事事約千金宰相以此餌之實借以通宮府消息故有所執奏陳請皆如意自蘭谿趙相無權謂遂不復如絶其請此輩貪恐成性且積習驟止尤所不堪遂百計撓閣權至章疏之入三四日不下下則乘其搜廊呼吸之頃目覽手披不暇詳悉中有不妥卽因以指摘媒孽使主上輕宰相宮府成水火矣朝制每日之申則內使二錦衣二執黃見聞錄卷六旗搜廊宰相翰林諸公俱出故以此苦之此包羽明得之晴峰公者

王進德者名斂寧海人嘗與友夜讀空舍中半夜隣女叩門求宿甚哀其友欲納之進德拒門厲聲罵曰吾在此誰敢入我門因疾呼使聞於外女愧謝不敢出聲逸去藩鎮主將苦其清介異已欲試其所爲召使飲酒牀幃婦人於偏室酒酣內進德其中鑰門以去進德入見婦人大

呼排門取廐馬乘之逃還洪武時以太學生後
拜監察御史

肅廟朝徐縉講論語曾子有疾章空鳥之將死
四句既而有一御札下内閣云今日講書足見
講官忠愛但死生常理耳何必諱明日還補進
來 上之英明特達如此

眉公見聞録卷之六

眉公見聞録卷之七

華亭 陳繼儒 撰
繡水 沈德先
沈孚先 同校

王弇州狀徐文貞公云 世皇如白日之麗天
而忽爲震雷迅霆公徐劑其震迅之勢而爲霖
雨是故似難而寔易 穆皇如白日之麗天而
浮陰時時翳之公直欲解駁其陰翳而復爲白
日是故似易而寔難

洪武十九年二月十四日該本監官 於奉天
門欽奉 太祖高皇帝聖旨恁陰陽官人每都
不要丁憂永爲常例永樂二年二月十七日有
本監五官司曆潘緝照父故要回奔喪該監官
奏奉 太宗文皇帝聖旨着他去欽此天順二
年二月二十九日五官靈臺郎方欽毋故呈乞
奔喪該監官引奏奉 英宗睿皇帝聖旨照例

欽此成化元年二月十二日監正谷濱母故奏要奔喪該本部具題奉　憲宗純皇帝聖旨照例欽此成化六年三月二十三日五官靈臺郎吳英父故奏乞終喪該本部具題奉　憲宗純皇帝聖旨准他去奔喪欽此及成化十年三月二十日監副楊瑛順天府人繼母病故奏乞躬葬成化十七年三月二十五日中官正皇甫敬母故置丘塋所順天府地方奏要安葬成化二

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漏刻博士袁洪父故置地順天府地方奏乞奔喪安葬禮部節次照例題准俱限三箇月奔喪安葬畢日照舊辦事國家之重曆如此

停雲館朱巨川告刻鄧裔二跋余藏又有陸太宰完題不及刻跋云此唐德宗建中三年六月給授中書舍人朱巨川告身符年月職名之上用尚書吏部告身之印計二十九顆世傳爲顏魯公書按唐式書符令史事也代宗之喪魯公以禮吏部尚書爲禮儀使楊炎惡其直換太子少師領使事及盧杞益不容改太子太師併使罷之是時適在閒局而其忠義書法巍然爲天下望巨川欲重其事特求公書亦如今世士大夫得請誥勑封贈多求善書者操筆同一意也米元章書史載朱巨川告顏書其孫灌園持入秀州崇德邑中余以金梭易之劉涇得余顏告

背紙上有五分墨裝爲秘玩王詵篤好顏書遂以韓馬易去此書今在王詵處宣和書譜載顏書亦有朱巨川告今卷中並無宣和印記獨存梁太祖御前三印後歷經有宋高宗乾封紹興印耳豈舊藏御府靖康之亂散落人間南渡收訪應募者截去本朝璽跋邪然五代時既入御府則宋時不應在灌園處豈王詵所得乃別本耶不可得而知矣此卷作字雖小而與東方朔

贊用筆同其爲顔書無疑告中細書不知出何人唐制惟侍中中書令爲眞宰相其曰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雖行宰相事而未爲眞中典以後藩鎮節使多授中書令故敕後細書首行云太尉兼中書令臣在使完是年四月盧杞忌張鎰出之鳳翔故第二行云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張使其第三行云守給事中臣關播奉行杞愛播和柔易制是年十月即同平章

事矣牒後細書首行云侍中闕第二行云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杞即盧杞也又吏部正員尚書一人侍郎二人其屬有四曰吏部司封司勳考功吏部郎中一人掌文官階品朝集祿賜告身尚書左右丞各一人掌辨六官吏戶禮左丞總焉兵刑工右丞總焉故牒尾尚書侍郎左丞俱云缺而云判吏部侍郎范陽郡開國公翰者盧翰也後此二年爲興元元年正月亦進同平章事符後書云判郎中滋者劉滋也貞元二年正月遂從吏部爲左散騎常侍末後書令史不名盖可驗此告非令史筆矣一展閱間而唐之典故歷歷可考且魯公書得其背紙墨跡尚襲爲秘玩况眞跡耶宜何如其寶愛之也時在正德丁丑五月望日陸完跋此跋精核辨博今之收藏家即具隻眼如公之反覆檢括者少矣

吾鄉兩張尚書莊簡公悦莊懿公鎣宅在東門外龜蛇廟左孫文簡公承恩宅在東門外太清庵右顧文禧公清宅在西門外超果寺前當時與四公同榜同朝者其居在城市中皆以轉售他姓矣惟四公久存至此昔東海張公世居草蕩既任官其家買宅於陶行橋公聞而甚悔之曰子孫必敗於此公六子五廢產獨一子三世傳而賢書不絶雖不盡如公料要知城市不如郊郭郊郭不如鄉村前輩之先見眞不可及也

徐文貞公之舉也實於思復公宣平官舍甫一
歲而女奴抱公窺眢井墮焉小吏之婦號而出
之則絶矣居三日忽蘇五歲思復公以考宣平
績還道括蒼嶺公復自輿而墮其下沈深峭石
戟巨無全理顧夫人慟哭而已既而衣絓於樹
從容下卒不死思復公又嘗寘公於古刹讀書
刹故多魅僧苦之公宿而魅不出思復公始心
異公閱歲補寧都挾公以從嘗歸自他邑公出

迎思復公戲謂公云父遠回子遠迎父子之恩
天性也公應聲對曰君居上臣居下君臣之義
人倫哉十五而補博士年二十廷對大司寇林
貞肅公俊得公所射策謂當第一以屬内閣時
少師楊文忠公廷和居首揆用子嫌不預讀卷
諸閣臣持故事謂林公所取抑居第三人公故
居近城西隅潴水曰少湖嘗讀書其傍自號曰
少湖嘗公拜首揆日少湖水忽作五色踊起高

八尺餘踰兩時始息癸未元旦朔地震疑之者
曰是何祥也得無戾於大臣耶亡何公遂薨
賜谷吳公名傑武進人正德時年掌院事李宗
周薦公入御藥房而同薦者凡八人有與宗周
同官爭權者因左右譖之　上曰宗周所薦多
私人且通賄實不能醫　上曰吾當自試之時
上病喉痺遂按名召公一藥而愈　上喜甚嘆
曰有醫若此乃不以醫朕耶因厚賜公詰責譖

者而謂宗周爲忠公自是得幸於　上上每病
未嘗不屬公公治之未嘗不立愈一日　上獵
射還憊甚感血疾公進犀角湯愈命進一官賜
彪虎衣一嘗幸虎圈虎騰而驚公進藥愈命進
一官賜銀五十兩表裏一項之試馬御馬監卒
腹痛公進理中湯立愈賜繡春刀一銀三十兩
自是　上所游幸必以公從嘗侍　上臥至以
肩倚　上或摩撫玉體有不以屬左右而以屬

不其分御膳啖公有左右近幸所不能得而公得之自醫士十日而遷御醫自御醫三月而遷院判凡一愈病則一遷爲院判當遷者數矣公固讓三年而遷院使　上親寵益篤嘗欲以禁衛銜公賜蟒衣公謝曰臣以藥囊侍　陛下此非臣職也上乃止某年　上南巡公以醫諫且泣曰　聖體尚未安不宜遠行　上怒曰汝醫官也敢乎叱左右掖出公留京師　駕行至淮

漁於清江浦遂病還臨清憂見公急遣校尉召公公馳至臨清見　上上泣曰而不憶我耶公亦泣遂扈從還通州時權彬握兵在左右見上病一旦不諱懼誅欲據窟穴爲亂力請復幸宣府公脉已驚甚密言諸大奄曰疾亟矣幸可及還内耳脫至宣府不諱吾與若輩即死寧有葬地乎奄以爲然衆問百方說　上上意動而彬亦數從公覘問　上病何如即詭言曰且愈矣勿憂也已而駕還京師朔彬坐誅

三原王公承裕自少有雅量諸老嫂嘗試之暑月先生如厠必置扇外舍牖間使婢藏之出覓無扇輙往及三置三藏之則不復置扇而終無慍色諸老嫂相與笑曰七叔量大如海其將鼻吸三斗醋耶公後果至南京戸部尚書公父恕即端毅公生公七歲作屋隙詩畧曰風來梟上響月到枕邊明又作先師孔子木主朝夕拜之

春秋則於太淑人所取錢十數文具香果而祭之其齋之銘曰齊不齊謹當謹萬物安百神貌聖賢我古來胳齊不齊謹當謹

賀公欽成化丙戌進士號醫閭先生與人言論侃侃白沙先生曰得無鋒芒太露乎須涵養令深沉和平乃爲美耳於是乃作書室於後圃扁書深沉和平向上之語於目前令有警惕必期至是乃已非弔喪問疾不出最喜教童子曰爲

其染俗未深而去道不遠也

洪武時薛公祥爲工部尚書太師李善長奏鳳陽宮殿人匠魘鎭祥面折曰太師一旦壞天下人若此恐不利于子孫乃分揀交替不在工者并鐵石匠不罪葢蒙其奏活者數千人明年丙辰營謹身殿該部誤奏中等匠作上等　上怒命將罔上者棄市丞相大夫皆不復請時祥在側遂曰奏對不實竟殺千人因抗言極諫得令

悉用腐刑祥徐奏曰若是成廢人矣莫若杖而後工可其請遂不譴

張公諱賢字思齊于鄢道安里人也居縣北衙道村家世業農父諱宣配王氏二室劉氏生公公自少磊磊有氣節嘗讀書里塾既乃棄去躬稼穡久之年瀕三十矣一日爲里中人所困公豪邁人也氣霍霍不能堪乃拊几歎曰嗟乎丈夫當自樹立群小侮我齊民耳不學何爲乃復取舊書讀之尋入爲學宮弟子從師取友朝夕淬礪或時廢食寢踰數年而永樂乙酉舉鄉試矣其性敏而志篤如此屢赴會試不第謁選授吏部司務薦陟驗封司郎中云公在部剛廉自持權貴不避闗節不通親友餽遺一無所取部中呼爲板張超拜山西右布政使長子杞徒步入太原道過曲沃曲沃令見其良苦以一驢送之旣見公公怪其跨驢也詰之曰奚從得此杞

不敢隱具實對公怒痛箠杞還令驢仍正其罪云方卧病時詔其二子曰身後毋納賻傷我節毋作誌表虛譽失我眞毋聽人言作石獸器物侵我墓

洛陽周公濟母喪躬修塋域見艮方多磚公曰此必古者不封之墓卽掩之因增土數尺是夜夢一老人衣冠甚偉揖謝曰感公修吾宅問其名乖崖也旣覺悟曰乖崖乃宋張忠定公詠之

號巳而考之寔葬其地周公正統時人由監察
御史官至安慶府知府
陳白沙家在新會兩司往返幾日談論至午刻
留款止魚飱而已家甚清淡
漢高約法三章光武除莽苛政即書刑新國用
輕典也我 太祖條例云朕自起兵以來至今
四十餘年姦頑刁詐之徒情犯深重者法外加
刑此刑亂國用重典也又云此特權時處置頓

挫奸頑非守成之君所當用子孫做皇帝時止
守律與大誥並不許用黥刺剕劓閹割之刑敢
有請用此刑者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此刑平
國用中典也
宸濠之敗寔由梧山李公而世無知者公名充
嗣四川內江人 武宗巳卯十四年戶部右侍
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南畿聞宸濠增
置護衛嘆曰虎而附翼禍將作矣遂力陳反狀

廷議難之乃公旦夕設方畧飭武備以禦賊為
念以安慶畿輔適當賊衝非得人莫守也時都
督楊君銳先為指揮使及諸將庭叅於衆中揖
而進之曰皖城保障委之於子毋負我乃奏請
使視事庚辰十五年夏六月宸濠稱兵犯闕江
左之地守禦戒具巳悉備矣賊兵東向陷九江
舳艫相接氣焰甚熾直抵安慶城下時白巖喬
公任南本兵公相與矢曰都城之內公身任之

畿輔之地其命寄之遂相與協心王室京師戒
嚴公自將兵萬人屯於采石以塞上游之路飛
檄皖城諭以忠義銳感激思奮嬰城固守相機
應敵日至數十發無不克捷公又數潛遣間諜
順流而下紿云王師十萬四面至矣賊累得諜
語益加驚駭由是而散亡者十之四五繼而發
銳卒善水戰者千人盛其標幟乘飛艦百餘艘
鼓譟而進聲為安慶應援城中望見士氣百倍

讙聲動地銃即開門出敵水陸夾攻賊遂大潰
蹂躪溺水爲不流時宸濠營於黃石磯聞敗
宵遁賊兵在安慶攻守者數萬浮營江岸舉目
颯然爲之一空公分兵守禾石爲江防自將兵
逐北收復九江俘賊首之據城者數十而無釋
餘黨宸濠奔入鄱陽湖諸賊隨道逋竄從濠者
無幾遇汀贛巡撫王公陽明之衆於湖中不戰
而就擒矣事甫定　武廟降勅褒之時親征幸

南畿凡在扈蹕罔不希功執政者懸爵賞以爲
奇貨有私語公曰宸濠之役盍早圖之首論在
公顧力行何如耳公艴然應曰　上御六師親
征功歸于上苟有微勞亦臣子之分耳吾儕亂
平事定奉駕迴鑾欲掛冠東門效赤松子范蠡
之樂至於功利非所計也語者慚退後論功者
竟不及公一時公議爲之沸騰有御史胡公潔
按南都目擊其事乃題爲論列軍情事宸濠六
月十三日至十四日諸臣謝宴是日即殺害都
御史孫燧副使許逵枸禁衆臣封收庫印十五
日差陳承奉并凌十一等中入鄱陽搶擄船隻
十六日燒降南康湖口等處十八日涂承奉等
領兵據九江二十七日攻圍安慶七月初一日
宸濠大舉出城初二日開船初四日到鄱陽湖
初五日出湖口初七到黃石磯前此李克嗣與
臣議處陸續調發兵糧防守安慶等處猶恐不

能解散其脅從之徒李克嗣節發間諜大牌云
爲緊急軍情事該欽差太監總兵等官統領邊
官軍十萬餘一半將到南京一半徑趨安慶并
調兩廣狼兵湖廣土兵即日水陸並進俱赴安
慶會兵剋期進攻江西叛賊今將火牌飛報前
路官司一體用心防守預備糧草聽候應用等
因十一日宸濠到安慶十三日巡哨賊船到池
州府李陽河過江遇齎火牌者奪到軍營十四

日夜賊兵潰散十五日宸濠大敗二十日復到江西本日巡撫南贛汀漳都御史王守仁并吉安府知府伍文定等統兵到省城二十四日進兵二十五日圍黃家渡二十六日宸濠就擒終始大畧如此臣竊嘗論之人皆知逆賊之敗由於江西而不知其寔由於安慶之挫人皆知逆賊之潰由於安慶而不知其寔由於間諜之功何以言之方叛賊之至勢甚猖獗如過南康湖

口九江等府縣彼處官民若非望風奔竄則皆厥角稽首逆師所向若履無人之境其視安慶已如掌中物矣幸而守臣楊銳遵聽李充嗣臣約束堅壁清野戮力戰守相拒十數日餘擊死賊衆頗多斯時賊之鋒銳已挫矣及宸濠舉國而來舳艫數十里旌旗蔽江而下自號精兵八萬威聲驚震於安慶故上自湖廣下自南京等處人心皆洶洶矣又幸而間諜效靈若或使之

齎火牌者適遇巡哨賊船奪至營中衆相爭視驚駭以爲天兵南下矣烏合之衆脅從之徒次夜即解者至十之四五楊銳乘虛奮擊賊衆自潰而歸安慶一城人民得以有生南京各處地方賴以無恐宸濠不軌之心亦將潛消默奪望故巢而奔突不暇矣自是而後日漸散亡及反旆而回所餘賊衆不及數千黨與既散逆勢益衰黃家渡之捷雞籠山之擒有由然也斯舉也

以爲全非江西固昧得魚忘筌之誚以爲全歸江西寔冒因人成事之譏是何也計自作叛之日至于潰遁之時竊據已四五縣遷延已三十日借使江西營謀能戰何無一兵一卒以追躡其後耶不躡其後猶之可也何首惡出城已二十日不敢窺彼巢穴直候其復歸而後乃敢入耶由是言之始而離巢氣焰盛熾莫之敢當復歸之時垂首喪氣不勝委靡乘其敝而襲之無

恃其用力少而成功多也昔人有捕虎者虎負
嵎爪牙森然莫之敢攖此有人焉拴其牙剪其
爪驅而逐之深谷之中彼有人焉從而搏之語
人曰我善搏虎也今之勢何以異此觀此知逆
賊興亡之由不待辨而明矣夫當國家事危勢
迫之秋正臣子攄忠報國之日安慶之以守李
克嗣之以謀江西之以戰所為雖各不同而其
為國剸恥除兇之心則一也疏上不報壬午

肅廟改元改太子少保後殁謚康和予拈出與
陽明先生並傳
大臣物故子孫請謚者例行吏部查取有無暨
經言官論劾而第其上中下之行為之請謚其
有奉旨舉行者則例不行查任費公宏以輔臣
殁于位又該內閣大學士李時題奉欽依一應
卹典本部查議舉行皆未嘗　宜也霍韜以宏
賜謚文憲為犯　憲宗純皇帝徽號為禮官罪
夏公言時為禮官辨奏云擬謚出於翰林賜謚
由於欽定寔與本部無干夫謚以易名節以一
惠周公作法上下同之未聞謚之有諱也是故
周天子之謚有文武成康宣穆當時之臣如晉
文公不諱文王衛武公不諱武王魯成公不諱
成王齊康公不諱康王楚宣公不諱宣王秦穆
公不諱穆王蓋惟其行不惟其分此周道也且
憲本廟號非徽號也廟號且諱則謚尤當諱也

若曰謚所當諱則　憲宗純皇帝之純字是已
然則　太宗文皇帝之文不尤為所當諱者乎
然本朝謚文憲者三人矣成化間賜謚彭時正
德間追謚宋濂又如黃福劉大夏並謚忠宣是
為犯　宣宗許進謚恭毅倪岳謚文毅是為犯
武宗楊守陳章懋儲瓘諸人謚文懿是為犯
懿祖若如其言皆當改正者也夫前此皆不以
為諱而何獨疑於　憲廟乎奏上　上是其議

諡如初

沈青霞之子襄居獄以土造銅鼓矢之天曰此鼓若鳴則我父子之寃當白鼓成擊之不鳴則又搏土爲之如是者幾年一日果有聲即是年出獄

成化時宛平沈簡庵祿以戊子舉人選通政司經歷公夫人贈壽寧侯張公之女太保昌國公之妹 仁壽太后之姑時太后始正位中宮在

通政司甫三載超遷本司右叅議俄轉左歲甲寅進右通政戊午進通政司使旋侍經筵壬戌改禮部左侍郎十餘年間奮自卑官列九卿進亞宗伯其卒也特贈禮部尚書遣官諭祭治葬恩數之隆世無與比公之先松江上海人永樂初以閭右徙京師遂爲順天人今海內但知吾鄉二沈公度粲以布衣登卿寺不知簡庵亦可鼎足也

宣德中金吾衛指揮同知傳廣自宮請効用內庭 上曰此人已至三品更欲何爲而勇於自殘以希進用下法司問罪因讀 太祖御集有曾秉正以訓導言事歷官至通政司後得罪免死黜使還鄉里秉正鬻四歲小女聲言爲貧以歸 太祖聞之怒諭云爾既不能爲人之父實難種於世閹之二事皆非常記以見異

都維明先生博學多藝務爲韜晦以名者造物

所忌也惟其子玄敬好名每嗤之云別人著書別人開我家都穆著書自開偶乘興畫一梅悔曰有一能當蔽一能何乃自表暴耶

縣安凌賢洪武戊辰浙江鄉試中式任武岡州知州考最陞應天府治中居官剛正不阿無何改知鄭尋又謫均有隆平侯者自荊還薦之曰可當大任 宣宗皇帝作招隱歌以徵之入見命爲司馬又命掌都察院事並辭 上歎曰汝

欲學疏廣耶朕遂汝高志　御書賜老堂三字
褒而遺之賢之子晏如業儒敦行精六書之法
尤工李斯大篆二王小楷召入中秘與修永樂
大典書成拜吏科給事中陞本科都給事中尋
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掌院事舉劾不避僚寀
憚之時與都御史顧佐齊名雖登顯榮而槖無
長物至以書抵家令賣產以供旣卒訃聞於
上悼甚遣官諭祭給驛歸翰林侍讀鳳陽苗衷

誌其墓
世廟臨御以來群臣以言獲罪罪有大小旋決
遣惟富平楊公爵泰和劉公魁大平周公怡下
錦衣衛獄七年不死楊御史周給事劉公爲工
部虞衡淸吏司員外郎嘉靖辛丑秋有詔徙雷
壇太液池西費且數萬公密會計因上言內帑
所積幾何歲入幾何而一役之費至若干竊恐
不繼請暫止雷壇工以紓國用其言關係甚大

蓋公是時年已五十有六當封囊時取俸金三
兩與家人治後事比　廷杖入獄瘡甚咸謂不
救錦衣百戶戴經密以藥酒飲之幸不死日與
楊周二公誦書講學諸校傍聞其語嘖嘖感動
乙巳八月神降於箕乞宥三諫臣得　旨釋放
爲民未踰旬復逮還者至明年丙午祈雪不得
獄禁加嚴食多不入校尉楊棟憐之通食如常
丁未十一月宮禁火得赦還家公別號晴川舉

正德丁卯鄉試少聞白沙陽明之學
魏觀字杞山蒲圻人江漢旣平觀被徵洪武初
建大本堂命觀侍　皇太子說書及授秦晉諸
王經十一月冬暖如春　上召偕危素詹同吳
琳宋濂遊觀內苑燕紫閣　御製賜之曰卿等
各賦一詩以述今日之樂觀奏詩云深冬晴煖
動逾旬內苑遊觀詔侍臣五色慶雲開鳳尾九
重晒日繞龍鱗和鑾喜奉彤車御式燕慚叨紫

關眞淑氣已從天上轉人間無地不陽春　上
覽之大喜三年正月轉太常卿七月命觀改定
太廟祀文稱孝子皇帝臣某遣太子行禮稱長
子某者爲令九月坐考祀孔子禮不以時奏乃
謫觀知龍南縣濂知安遠縣行未至任所召還
以爲禮部主事　上賜燕奉天門喜曰前日逐
卿去今日與卿飲何其樂哉仍命各賦一詩五
年三月　上念姑蘇爲京輔重地出知蘇州府

既涖事舉鄉飲酒禮聘郡賢士周南老王行徐
用誠教授貢頴之定儀節高啓王彛張羽聞文
學郡多耆耋崑山周壽誼年百有十歲吳縣楊
茂年九十三林文友年九十二皆延致之禮成
彬彬可觀壽誼還躬餞諸郊再拜送之觀者如
堵

侍郎長洲孔公鏞字韶文爲諸生時家赤貧至
饔飧不給每詣學則買二餅充饑五聖關有道
媼見其旦晚經門一日迎入問故公以實告媼
心憐之謂曰吾家晝則有齋夜則有燈秀才肯
僑居此乎公從之遂得肆志於學後舉進士歸
媼已卒公斬衰冠送葬焉

姚士粦更定三字

眉公見聞錄卷之七

繡水　沈德先　同校
　　　沈孚先

漢之守令多久任至長子孫或十餘年或二十餘年然不數見在我　先朝法令近古其最久者時則有若陝西寧州知州劉公盖三十二年然後去前此未之有也公生于洪武己酉年三十而舉于鄉三十一而登進士三十三而爲縣

三十六而爲州七十而致仕至八十四而卒公諱翀字文紀州有龍尾湫時出光怪遠近聚觀公伺其光動手射之應矢而滅既而洩其水乃巨黿也妖遂息間行野中值横石爲虹馬驚不度公諦視之乃狄梁公碑范文正公所撰者也即起竪之爲建祠焉其他善政多不可殫紀此其異者耳問又嘗丁外艱考績者殆十數皆以州人奏留而官亦不調　仁宗朝特賜璽書褒異及四品章服嘗至京師　上親召問勞以酒饌時人榮之　英宗朝以老乞休章數上乃得致仕去之日哭聲振野州舊有六君子祠祀狄公以下嘗爲刺史者民生祀公其中改名七君子祠及家居遣問踵至其卒也有裹糧致弔者焉其得民心如此孫宇舉成化壬辰進士累官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

李文正公西涯與廵按王御史書云近得董郡

守書云本州欲爲僕擇地蓋屋廵按已准行此恐是舊按王公俯從州議而本州者又或有寒族子弟以鄙意誑惑而爲之也僕居京師累世作宦四十年不能一庇鄉里豈可以木石畚鍤爲之累況祖父墳墓親戚聚處之所在縱令得脫羈靮亦豈能遠涉數千里而用此虚名實怨爲哉僕屬有哭子之痛本不暇及第恐工役已興緩不及事故亟致一辭惟冀深諒鄙懷愛人

以德公便中善諭本州早爲停止使區區一身少免咎戾其覩屋宇之患益萬萬也　又與韓方伯書近辱手翰已具簡奉復茲不喋喋茶陵寒族諸兄弟共出田百畝以給官中費之費告本州請給印信契本送京備照雖若義舉然僕思之古人有分俸置田以贍宗族者未有仕宦之人資宗族以爲養者事之倒行逆施莫此爲甚已力辭之而來人執不肯聽委之而去今另

封寄回恐遠不能致特以告諸執事煩於公便中幾至本州轉付寒族收領庶見明白不至沉滯幸恕瑣瑣

萬曆十五年間該本部酌議具題將在廠新舊大木通行苫蓋陸續成造新棚一千八十九座大修舊棚一百三座小修舊棚二百二十四座經今已逾五年中間歪斜頹倒勢所必至比因灰薄破裂半多滲漏遂致損壞萬曆二十一年七月內營繕清吏司案呈各棚所蓄楠杉大木七千餘根詢其價值大者每根約四五千金稍次者亦不下一二千金大約一株以二千金算之該銀一千四百萬兩其採取遠自川貴地各數萬餘里所費錢糧人力不知凡幾方得至廠而迺暴露浥壞一至于此不無可惜幸而修蓋千餘座棚未幾遂有兩宮三殿之災信乎謀國者凡事不可不豫

洪武十九年五月二十八日禮部欽奏　聖旨今後但係光祿寺買辦一應供用物件比民間交易價錢每多十文且如肉骨之類及諸等物件民人交易一百文一斤光祿寺買須要一百十文隨物貴賤每加一分賣物之人照依時價取十文利息欽此

方遜志與滿擇可先生書云交際之崇卑稱號之輕重固有常禮矣非尊而尊之過也非稱而

受之愧也故君子之於名必使尊之者無過受斯名者無愧而後可執事於年則倍從也於德則前進也於分則與先人仕同時也若某之少且愚守之已過矣於字加稱號焉於稱號加以先生之稱焉於禮得無不相似乎此其爲愧也甚大雖感盛必之厚不敢受而居也執事信行爲學者視效不督教以所不及而嘉之不遇以後進小子之禮而過稱之則某安所容乎苟黙

而不發非惟非某有請於執事之意執事始欲開曉之者殆不若是是以重有説焉觀方遜志此書後輩遜前輩即稱號稱先生皆不敢當且反覆論辨如此眞可見國初風俗之厚也

弘治最爲盛世而一時奇變如九年六月初五日宣府鎭南口墩天雨降火光明發屡刀鞘内龍起煉化刀尖一處燒傷軍人二名及損壊軍器什物又八月十三日西直門外迤北走出黒熊一隻扒踰上城唾口行走當彼官軍趕逐下地咬死并傷男子各一人龍者陰類其潜也淵其飛也天出入有時今起自邊墩刀鞘之間近龍孽也熊有陽物在山彊力壯毅山野之獸也而突出上城且爲人患近毛孽也見馬端肅公疏

嘉靖丁巳四月奉天華葢謹身三殿奉天門午門文武樓并後左右中左右左右角左右順關

左右諸門災文武大臣會議修建海鹽鄭公曉時恊理戎政率營軍三萬人打掃火焦寅入西出司禮黄太監錦宿乾清宫門日數相見議事官軍分丈尺及出入路道皆用石灰畫定又分定長安左右闕左右左右順左右掖門皇城外街巷各口各有把總官分守止許依畫路往來纔十餘日黄公謂戎政曰萬歳問三次嫌火焦不見掃完我見二公勞苦用心官軍亦效力只

是不見有次第倘一二日間再問何以爲奏公
曰此工成重大恐非歲月可計永樂十九年辛
丑只三殿災遲之二十一年至正統六年辛酉
工方完仁宗宣宗英宗三朝郎位時皆未有殿
今日三殿二樓十五門俱災其木石磚瓦皆二
十年搬運進皇城之物今十餘日豈能搬出當
時起造宮殿火頭王長兒等十萬几千人佐工
者豈止百萬况皇城之內路多門多人可散行

今三萬人晝地分工晝地分行何一處有人閒
任倘朝廷再問煩先生善回奏黃公曰先生說
這些話記得眞否公曰豈敢妄言内府必有實
錄内官監必有底冊殿災殿完俱有詔赦豈敢
妄言黃公曰說得是我得此言我也好去回話
○任時打火焦磚瓦木石俱搬出公與平溪
不必盡數發出白黃司禮量酌應用如石全者
半者一尺以上者各另團圓就便堆積白玉石
燒成石灰者亦另堆積磚瓦皆然不數日工部
欲敗修端門外廊房爲六科并各朝房午門以
裏欲修補燒枉墻缺又於謹身殿後乾清宮前
隆宗景運二門中砌一道高墻攔斷内外内監
工部議從外運磚運灰運黃土調灰一時起小
車五千輛民間騷動公告黃司禮曰午門外堆
積舊磚全者半者并石灰無數可盡與工部修
端門外廊房午門以内石灰尤多磚石亦多可

與内監修理枉空并砌乾清宮前墻黃甚喜曰
可公又曰修砌必用黃土今工部起車五千輛
一時不得集况長安兩門承天端門午門止可
容軍夫出入再加車輛阻塞難行見今大工動
作兩闕門外多空他可空黃土用却令軍搬焦
土塡上用黃土蓋三尺豈不兩便黃司禮曰善
公又曰午門以裏臺基壞石移出長安兩門甚
遠今厚載門修砌剥岸若令軍搬出又順門由

啓明門前下北甚近就以此石作剗岸填堵不
須減工部佑料但省軍士勞力亦可黃司禮又
曰善公曰舊例火焦木皆長大不惟皇城諸門難
往回四十里今焦木軍搬送琉璃黒窯二廠
出外面房稠路狹難行難轉况今災變各門內
臣小房非爍即拆壞必須修葢方可容身莫若
將焦木移出左右順門外東西寳善思善二門
前後并啓明長庚兩長街聽各内臣擧取焦皮

作炭木心可用者甚便取去各修私房以皇城
内物修皇城内房不出皇城四門亦省財力黃
又曰善〇錦衣趙千戶持陸錦衣帖來言軍士
搬出火焦俱置長安兩門外大街兩旁四夷朝
貢人往來看見不雅慶壽寺西夾道有深坑可
將火焦填滿公曰三殿災朝廷已詔天下如何
說不雅誰敢將朝廷龍文磚石填罪犯太平侯
故宅况壽宮災九廟災火焦皆出在長安兩門

外軍士從長安大街重去空來人可並行官可
照管若從兩夾道入必從寺東夾道出路多一
半三萬人只做得一萬五千人生活豈有營軍
爲人填坑且火焦工部還有用處待木石料完
要取火焦鋪路直從長安坊牌下填至奉天殿
前每加五寸杵碎平實又加五寸至三尺許方
可在上行大車旱船滾石不然街道廊道皆壞
矣趙千戶云如此當與工部言用不了許多公

曰便請 旨下來我輩回奏得見今午門外東
西脇下數萬担火焦積堆不搬出正慮不久又
要搬入耳趙復詣公徑出〇會議午門臺基及
奉天門殿樓等臺基堦級石柱磉花板石面紛
紛不決公欲言恐衆不肯信持造徐宅渠郎云
請教某雖匠藝亦心服公公因言今來拜亦爲
此事惟公可奏上 旨下諸公必從以故不敢
對衆言特來相告渠郎屏左右公曰今有二事

一午門臺基衆議將前三面拆去一丈從新築土砌石如此恐今工作不及國初堅固萬一樓成後舊基不動新基傾側費鉅萬矣莫若止將臺下龜脚束腰墩板等石除不被火焚壞者留之其壞者鑿出儘餘約深一尺五寸節做新石補入內土令堅仍用木杉板障之決不圮三面分三工不過一月可完惟左右掖門兩旁須彌座石最大且厚難換必須旁石換齊後如前鑿

出約深二尺五寸做成新石墊土與舊石空齊用鐵刨肩進亦易爲力徐曰善公又曰奉天門堦沿石一塊三級殿上柱磉大者方二丈如此重大不比往時皇城無門限隔可拽進近年九廟災木石諸料不能進拆去承天門東墻方進得今料比九廟又進三重門尤難爲力莫若起開焦土將舊堦沿磉石地面花板石逐一鑿轉尚看堅厚可用番取下面加工用之至於殿上三級臺基并樓門臺基俱如午門乞補皆可以公能力主此議且疏獨上省夫力萬萬銀糧何止數百萬驢騾車輛又不知幾莫大功德也徐甚喜後三日再議悉如前說衆皆以爲然徐工師猶能取善於人不可及也徐郎大匠徐珙後萬曆丁酉閒有兩宮三殿之災甚至捐官俸開鑛稅上下難之如鄭公苦心經理爲國省費爲民省勞者有幾故詳錄于此

徐武功人豪也復辟之功皆爲徼利獨吳江史明古祭文文獨曰嗚呼丙子丁丑之際天理不幾乎熄矣惟公不顧殺身滅族之禍起而救之然後君臣父子兄弟之倫一返乎正此蓋天生我公以相皇明無疆之祚也功高受謗遠竄南服乃天下之不幸豈獨公之不幸也哉竊嘗論之自有生民以來撥亂反正之功惟唐之狄梁與公而已然狄保其身公罹其禍此特出於身

存身亡之異耳非智有淺深功有大小也使狄在當時與五王俱存其能免乎三思之殺否邪悠悠之談論人已然之迹以爲監國病篤不日當甍神器自有攸屬何必公以生事邀公哉群議附和如出一口嗚呼爲此說者其亦不仁矣夫大寶不可以久虛姦雄之人常利國有釁當此之時歷月不朝中外危疑咸懼生變萬一有亂臣賊子窺其間則生民之禍未有涯也故公

獨決大策翊戴先帝宗社危而復安彝倫斁而復正四海亂而復治三光晦而復明此所謂萬世之功也而談者反有以病之其亦不仁矣且唐之武氏年已八十且莫入地中宗已正位東宮民無異望彼易之昌宗輩直狐鼠耳非有絶倫之材過人之力也張崔之流胡不待其自斃而奉之顧乃旦夕聚謀稱兵宫禁汲汲以迎復爲哉蓋其所慮有與公同也唐之諸臣既不見

非于後世則公豈宜得罪于　天朝哉今天不祐善竟奪公壽某等荷公之知痛公之歿用殷論公之大節侑此一奠靈其鑒之　或謂鑑曰子爲此文子將得罪矣且國家授受自有常典徐公豈當預哉蓋公假迎復之功以爲富貴之資爾嗚呼是誠何言哉夫君臣大倫根於天性苟利社稷當死生以之豈有見其危難而過利害以爲身謀也顧利害以爲身謀此乃妾婦也

非大臣也當此之際釁隙既成三宫之情不通中外危疑人心洶洶咸不自保而三二用事大臣以預廢立太子之策咸懼得罪於　先帝其無推戴之心審矣故有選立皇儲圖爲自安之計者不一而止一時群有司百執事之人方將仰承俯就之不暇尚敢借異議於其間哉而先皇帝在幽閉之中至穴墻以通飲食勢同坐牢於時外之君臣惟懼垣墻之不高扃鑰之不

固方日夜密謀而外求君簒弒之禍將日尋矣然幸而姦謀之不遂者宗社之靈故耳且自古臣弒其君子弒其父者皆以身處危疑而然彼亂臣賊子豈忍爲是惡逆者哉特以偪於事勢不得不爲此以絶人望爾考諸史冊斑斑可見故華督之弒宋殤子翬之弒魯隱高渠彌之弒鄭昭南宮萬之弒宋閔慶父之弒子般商臣之弒楚成李兌之弒主父劉劭之弒義隆皆以得

罪畏誅姑欲脫死於一時也然則　先帝當此之時豈不謂之至危而極殆乎而公奮不顧身決此大策翊衛　先帝出險難之中尊居九五君臨天下以安宗社其功可謂偉矣但以震主之威易生讒謗此正李泌所謂殺臣者五不可爾豈公之罪也哉彼妨功害能之臣惟以成敗論人而不揆諸理吹毛求疵誣謗百端嗚呼惜哉昔宋光宗以疾不能主其父孝宗之喪宰相

留正請立皇子嘉王爲太子因內批有甚好及退聞之旨樞使趙汝愚請太皇太后代行喪禮遂擁立嘉王卽帝於重華宮是爲寧宗初不請命於其父也然當時不以爲邀功後世不以爲生事良以安社稷之功大也雖汝愚爲權姦所忌誣以謀爲不軌擠之以死然不久復其官爵史冊書之以爲美談蓋是非之定不於其生前而於其身後也且光宗君父也寧宗臣子也

先帝君也兄也景王臣也弟也以此方之孰重孰輕孰順孰戾則是非之辨將不待講說而自明矣鑑之於公雖忝鄉郡人品旣殊事功亦異何苦而與衆說迕哉況國家之典固非庶人所敢議益痛公之忠誠不白於世不勝其耿耿而有此將以竢夫後世之知留趙二公者爾雖以此得罪不悔矣

篤部周公名子文吾松人也家無錫曾過余讀

書臺言無錫有談愉號十洲一日偶抠耳耳中
忽得銀一小塊重一分四厘是年肉價稱是買
斤肉食之余聞大以奇後觀祝枝山志怪録則
耳中得物更有奇于此者在年葑門一嫗年逾
五十令人剔其耳耳中得少絹帛屑以爲偶遺
落其中已而每治耳必得少物粱花穀粟稻穗
之屬爲品甚多殆大駭怪而無如之何久亦任
之不甚驚已且每收貯之二年七十有八而卒

筭其所得耳物幾一斛焉又云祖母王孺人爲
幺明言永樂中吳城有一老父偶治耳於其中
得五穀金銀衣服器皿等諸物凡得一箕後更
治之無所得視其中已結淨雅其正中有一小
木校椅製精妙椅上坐一人長數分亦甚有精
氣其後亦無別異
萬曆二十五年八月二十七日巳時忽然天鼓
轟轟聲響如雷壹飯之頃飛降一星隨帶火光

墜於河内縣常平鎮老狼骨沱取出驗看外黑
如鐵中白如銀見貯本省布政司可查樹妖是
柘城縣報稱本縣柘樹内偶出人物各類人馬
冠裳等像隨爲牧童驗拾見存可驗廵按河南
監察御史姚思仁進開採圖説此二事見於圖
中姚還家以柘樹内人物示客客皆見之余時
適在嘉興御史嘉興人言之甚詳是史書所不
載者已而考之南唐末年溧水天興寺桑生木

人長六寸如僧狀右袒而左跪衣裓皆備其色
如純漆可鑑謂之須菩提縣擾置龕中以仁壽
節日來獻烈祖驚異迎置宫中奉事甚謹其徒
因夸以爲感應按譙氏五行書云有大喪不三
月烈祖殂又徐鉉稽神録云建康有木工破木
木中有肉五斤許其香如熟猪肉此又不可以
理窮究者矣
王雲鳳出爲陝西提學臺長汪公者之日君出

振風紀但盡分內事勿毁淫詞禁僧道雲鳳曰此正我輩事公何以云然公曰君見得眞確則可見之不眞而一時慕名爲之他日妻妾子女有疾不得不禱祠一禱祠則傳哄四方矣雲鳳歎服此文衡山説恨汪公失其名

方司徒公鈍以竿牘通者輒峻卻之或復與爲詞曰此書一帙耳公則又曰余一自入仕所習惟一大明律耳何暇讀它書書積不讀而徒以

累他日歸途夫役大非陰德事也竟片扎不受

公先爲華亭令考童生前期謂童生云我出一極長題童生皆歸閱長題文既出乃令交尺四寸以長也陸平翁爲童生考第二其破題云時人自名其名而自形其形也此平翁向余述之而極稱其人

孝宗初朝聿使外國多挾貨浮海而市之或與陪臣夸闘材廉侍講劉用元使安南乘肩輿從兩僮如之夷大驚郊勞致館視昔益恭又明日遂行其王恐餽以珍物一不顧復追而授之劉不答惟書其入關詩予之曰挾南物歸神其殛之

蘇學孔子塑象墮或欲葺之林太守鶚倜然曰塑像豈古也哉　高皇大學作木主華夷俗彼未墮猶當毀之况其墮乎或疑毀聖賢林曰土泥耳其聖賢邪浮屠未出孔子已生惡識塑像

乎矧古人席地豈如是坐邪後張羅峰以主易像蓋本于此

南京徐魏國鵬舉之生也毋夫人先夢一將軍至其第自言是岳飛受了三世呰今日到你家一受用因名之曰鵬舉蓋武穆字也役夫舁之者咸稱吾家岳爺云

都御史王公竑董漕淮安縣守命一老人傳檄公問老人年幾何老人荅云四十七公曰我亦

四十七已見二毛而汝尚壯容何也老人曰相
公憂國憂民老人醉飽終日公慘容日明言也
信吳人多文哉因爲流涕不久乞致仕不許
鄭端簡公曉少時録天歌及天文諸書每夜步
登城觀星象封君取書焚之曰此律所禁且遠
視星日喪明之道古人精此少善終者戒勿習
癸未登進士將廷試學士中峰董公圯來顧公
出巳未制策及擬彭澤父老送淵明致仕序令

公爲文曰此元老石齋楊公意也公告封君封
君艴然不悅曰後學初入仕當患所以立郎通
謁相府他日何所不至汝弗聞張師德劉元城
事乎公遂辭中峰中峰曰久知尊公能教果然
也
南光祿卿寺中有洪武時故牘膳羞甚約親王
妃既日支羊肉一斤牛肉即免支或免支牛乳
御膳亦甚儉惟奉先殿日進二膳

盤門伍相祠舊本立像兒守至見之曰是何褻
也爲易坐像既而毀舊像中有一石刻字云若
要子胥坐除非二兒過數之前定如此
袁忠徹二壻一爲盜死獄中一覆舟死於水二
女皆寡於家忠每爲談相則妻必叱云莫訛言
且相壻之目何在曰吾能人相不能天相也言
數之不可强免如此
成化二十一年徐州民婦下生瘤漸長皮色薄

瑩徹月兒後産從此出
唐會要天祐二年敕令後每遇延英坐朝日只
令小黃門祗候引從宮人不得擅出內乃知杜
詩戶外昭容舞袖垂雙瞻御座引朝儀者眞出
殿引坐而鄭谷入閣詩亦言導引出宮錮蓋至
天祐始罷吾朝　太宗晚年徙御寶座後常有
一二宮嬪從立紀旨時金文靖公嫌不自安辭
立丹陛下仗馬之南景泰間陳芳洲請復立陛

上託言每遇雨雪不便朝廷難之事遂寢要之
亦以從總出侍左右非 祖宗典制也
成化時訪有海人王士寧生及壯不受室入雪
山見老人長三尺被氈臥石洞肢體猶兒王爲
之役復三年而居濟寧絕火食日啖棗與蔬少
飲水焉是歲年百有二十神完而氣和面如童
婦人皆異之衛使聞于朝俾乘安車入焉
萬曆間河南採鑛泌陽縣南三十里高家洞邵
見聞錄卷八
家洞楊家洞前猶出砂些須忽於二十五年四
月十二日將砂俱化爲青泥又有白泥疊出如
人腦漿礦夫王得貴手握覺有油脂忽聞洞中
有猪聲吼吽黑白貳氣熏蒸而出入人鼻竅臭
不可當衆夫股慄一擁跑走又礦夫張守元周
世祿打洞偶有巨石擂下塞閉洞口隨卽水出
將守元渰死仍若有人捨住周世祿右腿當有
一石擂下砍斷其腿張掙扒出洞口卽死

主事梁浮山嶺南人文康公孫也屬末疾稍間
會所携杜丹數種盛花喜召客飲疾復發遂卒
嶺南故無牡丹卽有所移植亦不花花而不利
其主者數矣公弗信也暨公卒而凡再屬主其
主輙死異哉蓋公之客張復云登眞所謂花妖
耶
東山徐公與少師夏公言同里自舉鄉薦以至
謁選未嘗輕造其門及夏公之再相罷而道被
見聞錄卷八
逮也公獨使一老蒼頭侍行唯謹夏公從檻車
中問而得之爲感泣故御史楊公爵工部郎劉
公魁給事周公怡沈公束先後以直諫下緹綺
獄公損月奉橐饘而致之故善包御史節節坐
與中人競遠戍公餽白金爲叵羅而銘之曰不
愧明時無負此心以遺節爲句容令有聲嘗圖
一青菜於堂曰古不云乎民不可有此色士不
可無此味父老刻公所畫菜而書勤儉忍於上

曰徐公三字經也予郎御史徐貞明
都御史陳公雨庭諱瓚常熟人公少讀書虞山之維摩寺閒寂多鬼物公嘗夜步中庭有大聲㦸於树然若有所怵者公徐曰去之吾不汝害也聲遂絶公亦不他徙其令永豐時嘗訪故羅文莊公洪先於石蓮夜返林莽中光灼爍迫而視之三虎也其光自目從者皆䰟奪公夷然任之虎踉蹌避去爲給事而得廷杖創甚夜夢神

金人也而玄其服相對久之悸而醒猶彷彿在目創自是識者占公必當爲世名臣且壽終然公爲諸生則　夢一神人語之曰君之功名始於西　又夢一神人語之曰君之功名　終於西又夢一　吏導公至大堂皇而呼曰與咨縣泣旣病革乃自解曰始於西者永豐則江西管也終於西者司寇則西省也與咨縣泣者咨縣士師吾爲之傺也止矣吾其逝矣未幾公遂卒

一衲子捧鉢來盱江近溪羅先生遇之甚謹居數年一日辭去近溪把其手請曰和尚慈悲今別吾去願一言濟我衲子曰没得說你官人家常有好光景有好光景便有不好光景等待在俺出家人只這等近溪爽然會心頓首以謝

眉公見聞錄卷之八 終

見聞錄八卷副都御史黄登賢家藏本

明陳繼儒撰繼儒有邵康節外紀已著錄此書排次明代朝士事實問及典章制度如蔣瑤之悟武宗李充嗣之禦宸濠其事皆史所未詳然敘次叢雜先後無緒仍不出其生平著述潦草成編之習也

太平清話四卷

〔明〕陳繼儒撰

首都圖書館藏明萬曆繡水沈氏刻寶顔堂秘笈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太平清話四卷》提要

陳眉公太平清話敘

善乎弇州之敘蘇長公曰長公之奇不盡于集余亦曰陳先生之奇不盡于集而先生之太平清話諸書又不盡于先生之集先生集太都爲枕秘余雖執鞭先生而所獲寶藏止讀書鏡一編未幾爲好事所刻則諸未見者意未快也復未幾而所爲太平清話者裒然于肆矣余怪而問曰余所不能得之于眉公者而曹能得之君而人乎余去峰泖僅一衣帶水終歲之間不能一再見先生而所藉以昕夕如晤對者惟是未發之秘在故按經史則奉先生之典

刑評法物則入先生之武庫溢而爲雲烟變而爲山水忽往而爲川巖緇黃則游先生之三昧文在筆墨谿逕之中趣在齒舌流羨之外庶幾自得師于先生者夫何盡舉而抉之則余雖得發所未發而意猶未快也顧其梓已竣余無能止其役收諸帳

中爲無辭于先生而銀根三巳于傳寫之譌者悉斜而付之則尤愈于攘先生之言爲巳有也余有以謝先生矣同校者郁伯承王子逸沈天生白生伯仲

秀州張晒元弢父書

陳眉公太平清話卷一

張晒 校

沈德先 閱

人生江南是極樂國而余又以男子身際
清朝丁康年老親許以二十有九觧青衿爲逍遥布衣余因此得讀未見之書眠漸高之日優哉游哉聊以卒歲門生故人過余酒罍間搜一二故聞以應之削忌諱置臧否皆古今

文獻翰墨玄賞之事而已兒子竊聞手錄投古盎埋海棠図下積久編成數卷題曰太平清話

萬曆乙未冬至日華亭陳繼儒記

太祖高皇帝常誦唐李山甫上元懷古詩吟哦不絕且大書屏間又極喜顧渚茶定額貢三十二斤歲以爲常

李西涯云裴濱舊碑石刻法帖上篆額斷不可

去不然郄似賢人不着冠耳孫漢陽得此法
高皇帝燕處武樓中詹同在左右偶理竹事帝
曰竹之類其亦多乎同對曰其實晉戴凱之譜
五十餘種或根如盤輪或節若束針或細則勝
箭或鉅可爲舟有未能歷舉者大槩其色皆青
其體皆圓也惟吳越山中有名方竹者最爲佹
異四稜直上弗偏弗頗若有廉隅不可犯之色
以故士大夫愛之往往采而爲節既退獲一枝

以獻帝摩挲觀之親御翰墨草方竹記一通
仁廟賜禮部侍郎金問歐陽居士集實藏之凡
二十本既而遭火厄失其八本後宣廟在文華
殿備顧問從容言賜書事宣廟促令內侍補之
踰數日得賜八本雖紙色不同而兩朝恩賜復
完盖異遇也
朱竹古無所本宋仲溫在試院卷尾以朱筆掃
之故張伯雨有偶見一枝紅石竹之句

樂圃先生朱氏名長文字伯原樂圃在蘇州雍
熙寺之西已鞠爲民居其米南宮書樂圃墓誌
手蹟余從辰玉家見之
鄱道元收錄古碑巨細不遺至林邑外夷亦在
記中歐陽趙明誠而後罕見其倫吾朝庶幾蜀
之楊太史乎
顧光祿有唐朝人兄妹共寫法華經七卷細如
蠅鬚後題云燕子女丁問之無能知者楷法甚

精
吳中宣德間嘗織畫錦堂記如画軸或織詞曲
聯爲帷幛又布紫白落花流水充裝潢卷冊之
用
王獻之保母帖說者謂勝于定武蘭亭初刻蓋
此帖乃獻之親書于甎而又晉工刻之若蘭亭
則馮承素趙模韓道政諸葛貞等鉤摹而又唐
工鐫之所以精神氣韻復然不侔也（獻之刻此石以端研）

及交螭鈕盒爲殉
帖前有小硯影

天下瀑布皆有聲惟鴈蕩者無聲

李賀修白玉樓又宣室志云召爲月圃白瑶宮樂章

余見蘇文忠手蹟與郭廷平帖又與中玉提刑帖又獻蠔帖又蘇過題郭熈平遠帖視老坡無異差矜束耳舊爲朱子儋所藏文太史跋

太原王光祿家有白燕一雙生民戶巢中其眼如卅比尋常紫燕更雋余輩皆有詩

楊椒山先生喜鴉而惡鵲云鴉報凶鵲報吉鴉近忠鵲近諛

米海岳言李懷琳好作僞書世莫能辨而不知身蹈其過

李伯時西園雅集圖有兩本一作于元豐間王晉卿都尉之第一作于元祐初安定郡王趙德麟之邸董玄宰從長安買得圓扇上者米襄陽細楷極精嵜書報予云爲此橐裝潢矣但不知何本也余別見仇英所摹後有文休承跋者

項希憲家馬和之邠風一卷七月至狼跋凡七段皆高宗補書經文高宗每云寫字當寫經不惟學字又得經書不忘或每書毛詩虛其後命和之圖焉

劉靜修先生詞勝詩詩勝文

先秦兩漢詩文具備晉人清談書法六朝人四六唐人詩小說宋人詩餘元人画與南北劇皆是獨立一代

王元章冕不肯附吳珍曾謁胡大海獻攻紹興之策皆傳所不載

山谷云小字樂毅論王著所書李太白醉草則葛叔忱戲其婦翁者

鹿史云古人二十而冠父字之今人童而字之非古

陳壎與仲清帖及仲清荅書皆集蘭亭字爲文
○僧一行鄭公張公藝之孫博覽經史武三思
慕其名請結交逃匿隱于僧梵見正史
尉遲敬德晩年餌雲母粉爲方外遊
余藏顏魯公朱巨川告身偶讀張雎陽傳雎陽
之死也論者薄其功而巨川與李翰等爭之天
下無異言
賈師憲遭竄逐時朝廷命莊孫薄籙其家石刻

蘭亭多至八千匣
李龍眠蘇黃集稱伯時秦少游又稱叔時
卞山楚王神廟梁簡文帝作碑記之盛年事佛
不殺唐丘除有項王蔬食文則羽亦嘗事佛者
○抄本書如古帖不必全帙皆是斷璧殘珪
陶南村父陶煜字明遠自號逍遙山人又更號
白雲處士就祿試吏浮沉六寮遂昌鄭元祐爲
狀楊廉夫爲志

廣川南十三里去州城八十三里有董家庄淸
和北鄉有董學村鄭下帷地西安府南六里武
帝幸芙蓉園有董仲舒墓江都大東門外有董
仲舒宅楊州府東城兩淮運司治內有董井
錢唐爲宋行都男女尚嫵媚號籠袖驕民當思
陵上大皇號孝宗奉太皇壽一時御前應制多
女流也碁爲沈姑姑演史爲張氏宋氏陳氏說
經爲陸妙慧妙靜小說爲史惠英隊戲爲李端

娘影戲爲王潤卿皆中一時慧黠之選也兩宮
游幸聚景玉津内園各以藝呈天顏喜動則賞
賚無筭
劉孝標註世說云曹娥碑在會稽而魏武楊修
未嘗過江
余乞花場在小崑山小崑山二陸讀書處余無
以爲供乞名花以代蘋蘩王元美先生及馮元
敏有記其中有澆花井後偶見書中孟縣西南

舊河陽城内東晉潘岳亦有澆花井
崑山顧仲瑛與其所嘗與游者往還唱和及雜賦之詩集凡五十餘家詩七百餘首其自著有璞山玉稿玉山樂府行於時
王晉卿瀛山圖細絹著色上題云保寧賜第王晉卿瀛山既覺因圖夢中所見甲辰春正月夢遊者此卷陽翟張飛卿得之遺傳延之紹興七年飛卿之弟共甫與延之皆會集于南昌是歲

中秋同賞延之出此以示衆客既而謂張共甫曰此公家舊物也遂歸之爲項希憲所藏
范石湖小峨嵋靈璧石也烟江壘嶂太湖石也天柱峯英石也皆歸休時閒玩
米襄陽長者名公草書二帖後逺字宛然金錯刀法但知府大夫不知爲誰府字闕㸃疑有所諱耳
山谷自出峽見少年時書便自廢

稽山徹上人與道標皎然齊名吳人爲之語曰餘杭標摩雲霄霅溪晝能清秀稽山徹洞冰雪
○黃省曾有吳風錄有理生玉鏡稻品有種芋法有蠶經有養魚經有藝菊書
朱紫陽荅陳同父書奉告老兄早畧相攛掇留取閒漢在山裏咬菜根了却幾卷殘書
耶律楚材漆水國夫人蘓氏東坡先生四世孫威州刺史弼之女　又見宋子貞作神道碑

沈氏湖州人少選入宮云孝皇時嘗試六宮守宮論沈文發端云甚矣秦之無道也宮豈必守哉　上悅擢第一
虞集云子昂出學書者始知以晉名書然吾父執姚先生嘗曰此吳興也而謂之晉可乎
趙文敏公書尚書洪範幷画箕子文王授受之意爲圖画既古雅而小楷精絕公素精尚書嘗爲之集註

禇河南有眞蹟千文濂溪云如鐵綫縈結而成

○王安國奉毋喪嘗在墓側出血和墨書佛經甚衆荆公爲弟作志銘而絶不露兄字亦不書其出官之績文僅四百餘字

余藏有東坡清醇帖手蹟其帖云子高見邦直了便請見過仍以此詩呈邦直不妨恐眞個送得一榼清醇也軾上子高朝請八日後讀山谷集亦有清醇酒頌頌云清如秋江寒月風吹波

靜而無雲醇如春江永日落花遊絲之困人借之以涪翁清閑鑒此杯面淥本之以李叟孝友成此甕頭春

宋徐鉉不喜釋氏而好神怪布衣蒯亮尤夸誕年逾九十鉉延門下稽神錄之事多亮之言也

○安祿山冥籍中曾爲回向寺胡僧名魔滅王見神僧傳

秦少游將赴杭倅時有妾邊朝華既而以妨其學道割愛去之

天有陰德星直斗口三星隨北斗小而銳若見若不見或曰即天乙星也

召公奭壽一百九十餘乃卒見風俗通太公望壽一百六十乃卒見紫微斗數

宋朝握團扇其摺叠扇一名撒扇自永樂朝鮮貢始

蔡元定有人問四十萬人死於長平皆命乎曰

可知皆是命只被人眼孔小

張橫渠先生少年註尉繚子一卷見邵公武讀書志

唐有魚子箋宋顔方叔嘗創製諸色箋有杏紅露桃紅天水碧俱研花竹鱗羽山林人物精妙如画亦有金鏤五色描成者士夫甚珍之范成大云蜀中粉箋正用吳法元有春膏水玉二箋魷色尤奇又以覩紙作蠟色兩面光瑩多寫大藏經傳流于世故有宋箋元箋之稱近年所造

者幅小于昔雖便于用而無古法

鄭虎臣宅在蘇州鶴舞橋東居第甚盛號半州四時飲饌各有品目著集珍日用一卷并元夕潤燈賞錄一卷

王敬美公第六子名士騄出示海蟾銅水滴綠色累如翠羽君今亡矣

聖俞晚年謝事卜築滄浪之傍與子美相鄰

蘇子由之子與襄陽家小米皆字虎兒黃山谷

贈以謝元暉古印者是也後見老米墨蹟一帖云吾子鼇兒洞陽三雄

鑄印官祝溫集自言祖思言爲唐禮部鑄印官世習籀篆即漢藝文志所謂屈曲纏繞以模印章者也

梅花和尚寫竹譜二十幅在項又新家其中草草跋語皆得画竹篠法而画竹又帶草書法跋云爲吾子能習右軍書讀孟子佛奴作也

犧冠徐延之云古鍾鼎彝敦盤盂卮鬲其款識文多鳥蹟蝌蚪書法簡古人多不能識獨唐瑩質鑑背銘篆文明易蓋唐故物也其詞亦平易銘云鍊形神冶瑩質良工如珠出匣似月停空當眉寫翠對臉傳紅光含晉殿影照秦宮鑄書玉篆永鏤青銅凡四十字學齋佔筆亦載此鑑銘纔八句

宋松皮研朱太史象玄齋中物也研有墨偶失

浣滌出之墨彩如新聲清質細目中罕覩其稱幸爲余所藏

韓幹嘗画下生嗔彌勒

宋高宗建炎以巳所嘗用之研賜蔡崇禮研上刻御書銘曰操觚濡墨兮中有教生造次必思兮令世可行

唐太宗蘭亭用玉石刻之文宗朝舒元輿作牡丹賦刻之碑陰熙寧間薛紹彭聞公厨有石用

以鎮肉取視之乃刻牡丹賦於碑陰者遂易之以歸長安大觀中詔取置宣和殿或云置睿思東閣之壁或云置艮嶽瑪瑙亭靖康之亂尚方珍寶悉歸胡簞獨此石虜所不識遂棄不取建炎初高宗駐蹕廣陵宗澤居守東都見之遣騎疾馳進行在未逾月狄復南寇大駕幸浙倉卒失之紹興中密旨搜訪竟不獲

李易安趙清獻之子婦趙挺之亦謚清獻莫廷

韓云曾買易安墨竹一幅余惜未見

倪雲林生平不画人物惟龍門僧一幅有之亦罕用圖書惟荆蠻民一印者画遂名荆蠻民

少游二東一云蘇黃州雖不得書然胙蘇子由著作過此及南來士大夫具云在黃甚能自處了不以遷謫介意日但杜門蔬食誦經讀書而已昔之論者常患其才高太鋭今日之事尤足以成其盛德也又云遝遝家來比會稽時人事差少杜門却掃日以文史自娛時復乘扁舟循邗溝而南以適廣陵泛九曲池訪隋氏陳迹入大明寺飲蜀井上平山堂折歐陽文忠所種柳而誦其所賦詩爲之喟然以嘆遂登摘星寺寺迷樓故址也其地最高金陵海陵諸山歷歷皆在履下其覽眺所得佳處不減會稽望海亭但制度差小耳僕每登此竊心悲而樂之人生豈有常所遇而自適乃長得志也二札却有道况

憎王孫文王孫者湘山間獸名與猿興擾人又有獸名福祿者似驢而花紋可愛出忽魯漠斯等國

王晉卿駙馬不獨妙擅山水其作樂府長短句及碑版書極佳山谷稱其如蕃錦

舉天下之山無不虛也舉天下之水無不實也山惟虛而易崩水惟實而不腐

洞庭中西盡處有仙人茶乃樹上之苔蘚也四

晧采以爲茶

成都佛掌骨記乃劉松老筆而實借米海岳名

○西川有一蘖龍似馬日行千里南海有一虬龍與鶩胎交之遂生一獸前二足如龍後二足如虎有肉翅飛而食

馬無膽午者馬之宮五行肝膽屬木木死于午故無膽也

屠長卿爲青浦令梁伯龍來謁長卿命演浣紗

遇佳詞起爲壽否則罰以兕觥

近代雜劇惟天池徐蕙辰玉王衡天池有花木蘭及禰衡罵曹操最爲擅場而辰玉鬱輪袍及裴湛和合二曲的當行家其鬱輪袍中裴迪呼儒童菩薩者戲指余耳

李遵道李息齋之子善画竹木頗勝伊父遵道爲黄岩知州息齋爲嘉興太守

吳人于十月采小春茶此時不獨逗漏花枝而尤喜月光晴暖從此蹉過霜淒鴈凍不復可堪

○尤書画裝潢之佳自范曄始

劉原父侍讀所書莊子秋水篇丞相魯國文定王公家藏故物也

葛仙翁煉丹處天下一十有三唐肅宗詔鑿放生池天下八十有一

徐賁幼文詩如盤蔬盂飯老圃黄花字學晋王廙画法董源余于項氏見之

經史子集以辭相傳而碑刻則并古人手蹟以存故好古尚友之士故相與共訪而傳之

周公謹云蘭亭不列官法帖中亦前輩選詩不入李杜之意

李龍眠書法極精山谷謂其画之關鈕透入書中

吾鄉荇菜爛煑之其味如蜜名曰荇酥郡志不載遂爲漁人野夫所食此見于農田餘話俟秋

明水清時載菊泛㳙膾鱸擣橙弁試前法同與
蓴絲薦酒

余見銅虎符僅二寸許虎各半合而爲一色如
碧羽微帶黃金

楊惠之將塑楞伽山廼爲大義淨三藏呪其土
故至于今跂行喙息蠉飛蠕動一切獸禽不敢
至山

蔡君謨水精枕中有桃一枝宛如新折

林屋洞東吳越錢王於此投金簡以祭洞觀宋
淳祐丁未七年大旱生民於湖濵漉出金簡長
一尺五寸潤六寸上刻字曰天下兵馬副元帥
吳越錢王

溫日觀葡萄惟苕溪沈仲華得其法仲華日觀
弟子

人知栗陽投金瀨爲子胥浣紗女而不知孟郊
爲栗陽縣尉亦有投金瀨

顧司馬益卿云與其結新知不若敦舊好與其
施新恩不若還舊債

洙涇船子和尚釣灘漁師下網者時得紅蝦

東坡昔當時有高述潘岐僞爲之

金志言奉符人党懷英篆籀入神李陽冰之後
一人而已

金海陵煬王詔平遼宋所得古器年深歲久多
爲妖變悉命毀之故南宋庫物脫于刼火者無

幾耳

余于項玄度家見官窰人㒵哥窰一枝瓶哥窰
八角把杯又哥窰乳爐又白玉蓮花臙脂盒又
白玉鼎盒又倭箱倭几又宋紅剔桂花香盒又
水銀青綠鼎銅青綠提梁卣蓋底皆有款又金
翅壺又商金鳳頭尊有四螭上下蟠結而青綠
比他器尤翠皆奇物也是日爲乙未八月廿有
五日

又黃鶴山樵花溪魚隱一軸天真道人圖一軸又倪雲林一軸又盛子昭雪景一軸王孟端梧竹一軸又趙子昂落花游魚一軸又馬遠探梅单條一軸又文太史倣趙子昂送王復吉一軸又馬遠梅已冊二十六幅又薛道祖字一幅又王晉卿[illegible]帖一幅又韓絳字一幅又吳傳朋節婦詩[illegible]又沈文通秋抄帖一幅又蘇文定公和詩帖[illegible]歐陽元字一幅又宋榻懷素千

文一冊又東坡乞田帖一卷又潁濱帖二卷又黃文節公詩帖一卷又米襄陽杜詩山水歌一卷又盧楞伽六祖像一卷又子昂文賦一卷吳興賦一卷又李龍眠狂僧圖一卷而其間如蘇明允題懷素詩鄒志完建平東張南軒薦游城之書皆生平未見之翰墨也諸蹟中宜以東坡手柬六紙爲輔而以懷素苦筍帖後有米敷文䟦者冠之庶得次量矣以上亦項玄度所藏

楚靈鷲山洞深五里石臺甚高春月水聲如鐘鼓管籥宋熙寧中山泉溢有鬆器動車流出志字[illegible]嘉州蓋泉與蜀通也

檇李項氏有靈璧石一座長二尺許色青潤聲亦泠然背有黃沙文一帶峰巒皆雋下金填刻字云宣和元年三月朔日御製御書其下押一字

寶慶人呼水仙爲雅蒜

歐陽公云李邕書余始甚不好好之最晚譬猶結交其始也難則其合也必久全

宋秦太虛久病不起高符仲携輞川圖至曰閲此可以愈病太虛展玩喜甚若與摩詰同入輞川疾遂愈徐太常家輞川一卷多名䟦吳匏菴題其後云此卷宋人藏漆竹筒中以之拄門後啓視乃輞川圖也余觀之卽未必果出右丞然絹素極細却是雪景以浮粉着　樹上瀟洒清韻

應是宋人臨本非後人可到也

顧況云大抵文體十年一更

王沂公李文靖之壻王拱辰歐公薛簡肅奎之壻富鄭公晏元獻之壻李清臣韓魏公兄子之壻

一幹一華而香有餘者蘭一幹五七華而香不足者蕙

歐陽公劉原父趙明誠皆收墟墓碑間有事迹與史不同者以證史之訛缺

王維雪蕉曾在清閟閣楊廉夫題以短歌

峨眉山普賢殿簡板有題云天真皇人論道之地楚狂接輿隱迹之鄉

忽聞天外玉簫聲花底徐行獨自聽三十六宮秋一色不知何處月偏明賢妃權氏朝鮮人尤穠粹善吹玉簫永樂八年侍上征虜還至臨城薨謚恭獻

紫陽山下有米南宮大書第一山三字於石壁

余從友人張元孜處得其搨吳興八駿趙王孫稱首而錢舜舉與焉至元間子昂被薦入朝諸公皆相附取宦達獨舜舉齟齬不合流連詩画以終其身余見其画五君咏卷學周文矩王象跋極推轂之而公寄意亦高雅

俞紫芝有臨十七帖卷此帖向藏林叔大家後有大勑字世傳為勑本紫芝過其家臨之紫芝

後有二跋楷書結法精緊

漢太尉許馘碑其陰題云談馬礪畢王田數七徐鉉讀之以為許碑重立碑在宜興

馬遠画竹下有冠者道士持酒杯侍以二童一寉在烟泉之間上有詩云不禱自安緣壽骨人間難得是清名淡斟仙酒紅生頰永保長生道自成賜王都提舉為壽上有辛巳長印下有御書之璽

可觀法師字宜翁華亭戚氏子一日聞舉唱曰般若寂寥忽有悟云如服一杯降氣湯魏杞鎮鄞請主北禪適當九日上座云胸中一寸灰已冷頭上千莖雪未消老步只宜平地去不知何事又登高魏公擊節歎賞有圓覺手鑑行菴錄

○趙魏公與丈人節幹月囪判簿二帖節幹卽公舅氏管公管公無子公奉之甚至及殁建孝思道院以主其祀

顏書朱巨川誥眞蹟有二卷皆絹本其不書誥文首止吏部尚書四字尾題建中八年三月日字如碁子稍大中有一大說字前後紹興小璽藏項子京家其停雲館刻墨蹟後有鄧文原喬簣成二跋者向爲陸全卿太宰所寶跋千餘言檢考甚詳今藏余家余故有寶顏堂印

蔡君謨小字新而傳二謂集古錄序及龍茶錄也端明亦云古之善書者必先楷法漸至行草其近年粗知其意而力已不及劉後村云茶錄凡見數本

李伯時作山庄圖南渡後名筆多臨摹之數本伯時自爲御史檢法遂以病痺致其事實元符三年庚辰也伯時旣歸老肆意龍眠山岩壑間其所自序云元豐紀號歲在丁巳月在滁卽買山于龍眠以基以堂庚辰上距丁巳凡歷二十四年矣

陶南村云會波村在松江城北三十里其西九山離立若幽人冠帶拱揖狀一水並九山南過村外以入于海而溝塍畎澮隱翳竹樹間春時桃花盛開雞犬之聲相聞有武陵風槩隱者停雲子居焉一舟時放中流或投竿或彈琴或呼酒獨酌或哦咏陶謝韋柳詩殆將與功名相忘嘗坐余舟中作茗供襟袍淸曠不覺度戚溪山好一曲主人卽譜入中呂調命洞簫吹之與童

子權歌相荅極鷗波縹緲之思

張南軒知星命乃判朱晦翁官多祿少四字晦翁點首云老漢生平辭官文字甚多

小米雲山卷藏項希憲家後有素心道人及沂陽韋復二跋雲林止題四字云倪瓚曾覧

趙千里春郊走馬卷絹素無跋

劉無已遺余漢玉章爲陳壽卿印當賜吾兒夢蓮作字長壽佛蓮邦教王也

白居易諷諫集契丹主親以本國字譯出詔蕃臣讀之

王子敬五歲有書意衛夫人書大雅吟賜之韋君年十一賦銅雀臺絕句李太白大騷授以古樂府之學

于鼎亭林碑其眞蹟曾粘村民屋壁上王野賓買之以轉售項氏

陸五臺官南司寇時有僧攜佛牙至公命以金絲籠紫檀龕裝供天戒寺中余曾見之濶寸餘長二寸許僧見有光發瓦礫中掘得之昔秦太虛與李公擇同看佛牙亦有詩

楊鉄崖之兄名不著嘗讀其墓志公諱維翰字子固自號方塘喜讀史與維禎攻學無寒暑抵夜以漏分爲度睡則以水沃面筮仕郡文學初帥府檄爲慈谿校已遷天台校其文議論高古有氣燄可畏晚年游戲墨蘭竹石極精妙興至

揮灑人求者無貴賤悉作時柯九思推遜之曰方塘竹云詩號光嶽集攷經有稗𥡴録書画有藝游畧

三月茶笋初肥梅風未困九月蓴鱸正美秫酒新香勝客晴窗出古人法書名画焚香評賞無過此時

天台藤可斲爲杖然有數種有含春藤石南藤清風藤耆婆藤天壽根藤

阿瑛啓遁跡異鄉甘與草木同腐今年目昏手倦老態頓加因陪雪坡舟中數日得入城一見然風景非前諸公散落獨與學古詹文周旋兩日不勝慨然倘至平望毋惜枉駕辰下暑隆唯冀善加調攝不具五月三日顧阿瑛手書拜公武先生文契此阿瑛手蹟也字如龍眼大結構嚴緊有致平望疑公所居今有驛其前鷺脰湖傳是張志和釣魚處

楊用脩以宋王象之輿地紀勝成都碑目元費著器物譜蜀錦譜錢楮譜歲華麗色譜陸游及胡元質牡丹譜洪邁糖譜沈立海棠記皆載在蜀志可讀修郡乘者可援以爲法

紫微夫人詰仰和天真俯按山源天真是兩眉之角山源是鼻下人中也兩眉之角是徹視之津梁天真是引靈之上房

上谷集中有元章兄弟乃周元章與公爲外兄弟非米顛也

宋秦宸庫有玻璃毋一笸初不知其美諸璫分去後爇之作花香氣清郁可愛詔收集之此大食國所獻即于闐古名也今產不見志

秦淮海云予少時讀書一見輙能誦暗疏之亦不甚失然負此自放喜從滑稽飲酒者游旬朔之間把卷無幾日故雖有强記之力而常廢于不勤比數年來頗發憤自懲艾悔前所爲而聰

明衰耗殆不如曩時十一二每閱一事必尋數次終掩卷茫然輙復不省故雖有勤苦之勞而常廢于善忘嗟夫噉慧業者嘗此二物也

白龜予曾見之徽賈汪生持來大不能尺楊詹履置之樓上夜聞烏烏有聲還之

隋滿徽譔萬字文

涪翁紹聖四年八月後自誓不復奕棊

李白生于漳明縣之青蓮鄉故號青蓮司馬公

父以大德五年守光州而温公生遂名光

試劍石不獨虎丘有之武夷山六曲邊有控寉仙人試劍石又武昌縣郭外西山蘇子瞻建九曲亭其亭傍有孫權宮亦有試劍石山西亦有楊六郎試劍石

范文正公家古鏡背具十二時如博棊子每至此時則博棊中明如月循環不休又有市人蔣家十二鐘能應時自鳴季雁山公宋宗眉皆各

見一爐篆上有十二孔應時出香俱不可曉

王龜齡龍行記題名云永嘉王龜齡少城周行可海陵查元章載酒來遊時東雨初霽風日清美山谷明秀照人道傍雜花盛開籃輿徐行應接不暇寺有荼蘼花羅絡松上如積雪崇蘭數百本秀發岩石間微風透香所至芬郁東榮牡丹大叢雨前已開道人植蓋護持留以供客飲罷縱步泉上瀹茗賦詩而歸乾道丙戌清明前四日

東坡云孔子孟軻道同而其言未必同何以知之以其言性知之孔子之言如珠走盤孟軻之言如珠着磂

墨竹或云李夫人貌窗上竹影所成

山鳥每夜五更喧起五次謂之報更蓋山中真率漏聲也余憶曩居小崑山下梅雨初霽座客飛觴適聞庭蛙請以節飲因題聯云花枝送客

蛙催鼓竹籟喧林鳥報更可謂山史實錄

綠石山駙馬臺南二里吳鬱林太守陸績葬于此其南有孝子城即太守嗣子墳之所

讀宛委餘編似以贍辨見奇而少一唱三嘆之意

孫漢陽十月便以薪草縛柑橘上余曰此爲木奴着裘

畫繼云頗鼻公鹿脯帖有王冲隱題跋王名持

字正叔長安人惜辰玉有帖而少跋

靈巖對植雅宜山穹林巨石臨蒼灣若翁遁跡在其麓有子讀書長閑關松根茯苓煑可握簷下慈烏去復還寫圖愛此錦步障白雲紅杏春爛熳至正乙巳五月廿三日句吳倪瓚画雅宜山齋圖賦詩以紀歲月

金章宗幸蓬萊院內宴時所陳玉器及諸玩好盈前視其篆識多南宋宣和物

高瞻遠常謂邵堯夫觀物色氣味聲色氣味有一萬七千二十四人之目若鼻口不能盡其觀與嗅嘗一萬七千二十四聲可以字別舉聲之一例而色氣味可推也嘗手裁竹爲管以定五音六律進退疏數細微弗差

江寧縣陶吳鎮西北二百餘步響井闌尚存元祐五年四字或以紗帛蒙其上以物擊之或作鼓聲或以瓦石投其中則作鐘磬聲

賀方回長七尺面鐵色眉目聳拔退居吳下昇平橋及橫塘別墅藏書萬餘卷手讐校無一字誤

桑民懌狂士也却有數語遠駕晉語曰天聰無耳天明無目區區恃一耳目之聰明而欲成參贊之功真揭竿下海而求庚子者矣又曰喜怒之情生于天之六氣喜生譽怒生毀乃行天之氣初不爲我而設

思陵草書詩一卷隨宜飲食聊充腹取次衣裘亦煖身未必得年非瘦薄無妨長福是單貧老龜豈羨犧牲飽蟠木寧爭桃李春隨分自安心自斷是非何必問閒人其墨蹟藏項家每行止二字字大如拳押縫有御書之寶印書後有御書瓢印收藏有王濟之圖書及三槐堂印

黃大痴九十而貌如童顏米友仁八十餘神明不衰無疾而逝蓋画中烟雲供養也

凡卷中有開國印者韓平章侂胄也平章善寫
瑯玕大葉自號太師竹
麻姑姓黎字瓊仙唐放出宮人也出畊餘雜錄
而王方平蔡經事則又似漢前人
山谷云東坡不善雙鉤
陶隱居冊井梁天監三年八月十五日錢塘陳
宣懋書及見磚甃　穿數丈獲一員石規徑九
寸許列十一趾滌之朱色粲然又得銅爐有柄

若今手爐仍于砂石間有冊一粒大如芡實光
彩射人亟取之遂墜井中水極甘冷雖大旱不
竭爐硯藏宮中
宋時傳三昧蘭亭出于杜器之杜畜百本而唐
刻爲第一杜名寶晉其有寶晉印者不獨米老
也
濟南鄒平縣治東北十餘里號伏生鄉伏生之
墓在

宋景文公祁嘗著筆記一編以釋俗考古雜說
析爲三門而李衎指其瑕疵者七條紫陽方公
回亦著筆記一百六十餘條而河南張恒時斥
其非淳而不精故也
郭太史守敬七十致仕獨不許元翰林太史司
天官不致仕者自公始
趙魏公嘗云郭祐之贈余詩世人謾說李龍眠
那知已出曹韓上曹韓固不敢望使伯時尚在

當與之抗衡也
孫季昭示兒編其言書所載伊尹放太甲于桐
放當作教以其篆文相近故譌爾其論甚偉勾
曲外史張天雨取其說書于伊尹古像之後
蝴蝶絡緯蟋蟀以鬢交
李林甫亦善冊青高詹事與林甫詩曰中興唯
白雲身外即冊青山水小類李中舍
徽宗時龍鱗薜荔一本輦致之費踰百萬

行人司有例其以事奉差復命者納書數部于
庫秘閣而外差可續者此耳

南渡時高麗國進陰陽柏二株僅二尺許高宗以賜王絢絢種之永懷寺殿庭之左右柏高與殿齊每歲左花則右實右花則左實

壬辰九月同董玄宰過嘉禾所見有褚摹蘭亭徐季海少林詩顏魯公祭豪州伯父文藁趙文敏道德小楷皆真墨也是日余又借得王逸季

虞永興汝南公主志適到玄宰手摹之

褚河南聖教序有三本一永徽四年歲次癸丑十月巳卯朔十五日癸巳建中書令臣褚遂良書一龍朔三年歲次　亥六月癸未朔廿三日乙巳建大唐褚遂良書一永徽四年歲次癸丑十二月戊寅朔十日丁亥建尚書右僕射上柱國河南郡開國公臣褚遂良書其字有肥瘦方圓寬緊不同余有瘦本元美公題簽

表白燕海叟墓在吾鄉郡城外龜蛇廟之東

虎丘顏真卿詩云劒池穿萬仞磐石坐千人故名千人坐

獨孤及慧山新泉記云無錫令敬澄字源深考古案圖有客陸羽多識名山大川之名與此峯白雲相爲賓主始開壑衷丈之沼疏爲懸流使瀑布下鍾甘溜湍激惠泉蓋自唐始

至正十年梅道人巳年七十一矣試鼠毫筆淸

衛舊里兒誦論語熟

錢塘吳山之陽玄妙觀方丈後池上絶壁有竹一枝俯而仰息齋寫其真于屏上至今遺墨在焉吳仲圭記

王維江干雪意卷藏王敬美家又見梁伯龍示余大青緑獅子羅漢一軸亦云右丞筆也

御製文集有授翰林編修馬沙亦黒馬哈麻勑文謂大將入胡都得秘藏之書數十百冊乃乾

方先聖之書我中國無解其文者

宋南渡以前蘇州買茶定額六千五百斤元則無額國朝茶課驗科徵納計錢三百一十九萬三千有奇唯吳縣長洲有之

都憲河間張公汝弼弘治間奉勑開濬漕河得古印四枚于楊州楊子橋其文曰壽亭侯印曰鎭江府御前駐劄都統制印曰鄂州管內觀察使印曰都巡檢使之印惟壽亭侯知爲漢物諸印皆盤螭紐制作古雅公以進于朝時程篁墩先生過淮陰公以是質之先生曰史稱韓世忠甞爲鎭江府御前駐劄都統制岳飛甞爲管內觀察使此二印蓋宋物也都巡檢使亦宋官主捕盜賊以守臣兼領今不詳其職守所在莫知爲誰也

山陰蘭亭研池可以染緇記云山如屛障水似松江

臨池學書王右軍澄懷觀道宗少文王侯筆力能扛鼎五百年中無此君倪瓚題王叔明岩居高士圖

黄山谷集二十八二十九卷皆評書法

何仙姑衡州人晩年黑瘦一衰媼耳

太平清話一卷終

陳眉公太平清話卷之二

張　昞　校

沈孚先　閲

至順辛未二月王用亨携酒邀集與華陰楊庭鎭高安張質夫莆陽陳衆仲觀杏花于上東門外岱宗之祠宮其花之主人董君宇定所植也其多至千株矣是日風氣清美飛英時至巾袖杯盎之上皆有詩虞集爲之記和詩者周伯琦

揭傒斯歐陽玄余於石刻見之

元積慶禪師肉身今在坐化庵庵在吾鄉竹籬茆舍

鮑信卿取蒙古及偉兀爾問荅比譬之言爲書曰選玉集凡其音韻之所自出字畫之所由通毫釐之間具有分别南北人謂蒙古學未有出信卿右者

鮮于伯幾以震餘琴送趙文敏是許旌陽手植桐所斲

朱衣鳥出山西澤州形如瓦雀毛羽類丹砂善鳴竟日不輟張希周携歸見之予以爲卽古之赤鷩也

蔡襄知泉州時植松七百里

宋田晝淮陽人祀以爲土神見正傳

鏡湖本慶湖也避漢安帝父清河王諱改爲鏡湖故賀方回自號慶湖居士

嘉祐中方貴杜集人間苦無全書蘇守王琪家藏本讐校素精卽俾公庫使鏤版印萬本每部爲直千錢士人爭買之富室或買之十許部既償省庫羨餘以給公厨

金大定中汾東岸崩得古墓有鼎十餘鐘磬各數十鼎有蓋大者幾三尺其中寶物尤存鐘磬小者僅五寸許大至三尺凡十有二蓋音律之次後世之制以厚薄而此以大小其制度皆周

器非秦漢以後所作今器不存而墓址猶在

東方朔久居吳中爲書之師數十年

虎丘生公講堂四字李陽氷篆書

殷洪橋投書渚在板橋浦

靈璧縣兩岸奇石可愛石産于縣鳳皇山以大爲貴或云花石崗所棄者唐房琯云不游覽洞庭未見山水也

朱文公云予少好古金石文字家貧不能有其書獨時時取歐陽子所集録觀其叙跋辨證之辭以爲樂遇適意時怳然若手摩挲其金石而目了其文義也既又悵然自恨身貧賤居處屏遠弗能盡致所欲得如公之爲者或寢食不怡竟日來泉南又得東武趙氏金石録觀之大畧如歐陽子書然銓序益條理考證益精博予心亦益好之於是始胠其囊得故先君子時所藏與熹後所增益者凡數十種雖不多要皆奇古

可玩悉皆標飾因其刻石大小施横軸懸之壁間坐對循行臥起恒不去目前不待披篋笥卷舒把玩而後爲適也盖漢魏以前刻石制度簡朴或出奇詭皆有可觀存之足以佐嗜古者良非小助其近世刻石本製小者或爲横卷若書帙亦以意所便也盖歐陽子書一千卷趙氏書多倍之而予欲以此數十種者追而與之並則誠若不可與然安知積之久而不若是其富也耶

陸魯望文成竄稿篋中或歷年不省爲好事者盜去得書熟誦乃録初病酒再朞乃已其後客至置絜壺柸不復飲矣

歷山下二泉名嬀汭東西相距二里南流者爲嬀北流者爲汭合流入黄河即堯釐降二女處瞽瞍村南北十里爲舜所耕之地至今荆棘草木不生

黃公望本常熟陸神童之弟出繼永嘉黃氏故姓黃

梁昭明太子在東宮有一琉璃盌紫玉杯皆武帝所賜既薨置梓宮後更塟開墳爲閹人携入大航有燕雀數萬擊之爲有司所縛乃獲二寶器帝聞驚異詔以賜太孫封墳之際復有燕雀數萬銜泥增其上墳側今有湖後人因名燕雀湖

李吉甫謚議不合張方仲駁之云謅淚在眼遇便則流巧言如簧應機必發每讀此却笑似平康榜文也

山谷題萬松亭額篆書東坡手畫一樂工又作樂語題之漢篆書二公却又能隸篆也

子昂得靈璧石筆格狀如鑽雲螭虎

船子和尚肉身向在吾鄉泖涇法忍寺後爲人塑出像一尊竟盜易去故像至今宛然如生廣額細眼左手如撚指狀相傳肉身時指中常出光明

山谷有茗帚杖虎臂杖虎胎冠椰子茶瓶鏡研

○許尚書論藏水卷自禹門三級以至秋風漾陂凡十二種卷終書寶慶丙戌南豐陳樞貢呈上有彭城一開國私印余所見王弇州馬遠水十二幅極奇絕囧伯携至余齋孫漢陽借臨之又演爲二十四幅

王勃王文中子之孫李陽氷李供奉之族子

石荆山吳人善琴爲獨孤及所重召與之游荆山每操常以十合小豆爲準盡一升而移品

蒲州有首陽山和順縣南四十里亦有首陽山

華亭有八分碑漢張昶書陝中華亭也

天龜星有二百五在南漢中

孫漢陽以宋復古殿瓦爲研瓦色黃而帶白製頗古

王敬美藏一玉觶有把長三寸皆臥蚕紋純是青綠侵蝕眞奇寶也敬美自題其齋曰寶觶

莫廷韓有米海岳石遠望之其色玄近視之其色澄碧高約七八寸長徑尺多峯巒洞壑叩之聲淸越雖天澡蒼潤欲滴下刻雲卿二字

殷無美有酒志十本未刻

宋杲與張侍郎書云左右旣得此欛柄便可改頭換面用儒家語說向士大夫

陳希夷嘗乘白驢從惡少年數百欲入潤州聞藝祖登極而止隱武當山云他年南面去記得此山名其志如此

梅花道人嘗與兄元璋師事毘陵柳天驥得其性命之學尤邃于易言禨祥皆中

歐陽詢之長子名肅次名通皆攻草書隸

石曼卿眞書大字妙天下湖州經史閣石學士書

楊惠之以塑工妙天下爲八萬四千手觀音不可措手故作千手眼今之作者皆祖惠之

陶弘景借人書隨誤治定米襄陽借書画親爲臨摹題跋印記裝潢往往亂眞後并眞本同送歸之雖游戲翰墨而雅有隱德

張應韶吹鐵笛數里外聞之後楊廉夫自號鐵笛道人鐵笛在張仲仁處聞其色有羽綠損而多坎吹之不能成聲矣廉夫草玄閣至今存壁

仙橋閣署亦付之祝融可惜

鉄崖圖水墨上書大痴爲廉夫作唐子華題

管夫人出浙西小蒸今其路尚名管道

元美公有宋刻兩漢書皆大官板長尺五許後有趙文敏小像蓋趙魏公物也元美亦画一小像在其後

趙文敏小像一軸止半身其面圓而俊偉神觀煥爛世祖所謂神仙中人也公有七言律詩題

其上後有男雍重裝四字友人劉無巳家見之
○黃鶴山樵鐵網珊瑚官窑軸其画止散樹三四株四面界畫之其界畫外第一首詩有鐵網珊瑚起句者故名
着色李雲林始在宋光祿氏倩家後爲徐太常所藏
徐澤夫長君溢我藏吳道子三十二相觀音水墨卷子其上標題細字字小而極軒翥寛綽有

勢又有王右軍月半帖絹甚損然法直是晉人風氣余借至泖上摩玩三日頗快
余有李嵩骷髏團扇絹面大骷髏提小骷髏戯一婦人婦人抱小兒乳之下有貨郎擔皆零星百物可愛又有一方絹爲休休道人大痴題金壇王肯堂見而愛之遂以贈去
索隱家語云言偃吳人仕魯爲武城宰今吳郡有言偃冢吳地記云宅傍有監洗石周圍四丈爲梁太守蕭正德將去莫知所在
文氏停雲館乃溫州公當時廨成弁署題衡山則玉磬山房庭內有雙桐覆之
衡山少從吳文定公游遂學蘇書李范菴見之曰何至隨人步趨因變本色余見臨洋州園詩極似端明也
蘇栾城爲其子籀講老子數篇曰高于孟子二三等矣

楊廉夫錢塘時爲諸生請律格作二十首拗體伯雨嘗曰無鐵老力者便墮落驢馬後大虫耳
○霅有華溪勝國時人多寫華溪漁隱蓋是趙承旨倡之王叔明是趙家甥故亦作數幅今皆爲玄宰所藏每欲買山霅上作桃源人以應画讖爲余圖趙王孫桃花綠山一冊
李白之師趙㽔天水郡人曾著長短經閱朗易
○王叔明石梁秋瀑上題云至正辛丑九月三

日與徽君同宿愚菴師房焚香烹茗圖石梁秋瀑翛然有出塵之趣黃隺山人王蒙寫其逸態云梁挂飛泉遥濆雪山間疎樹淨含烟幽人自愛淸秋景閒坐虛窻對夕陽 周伯昂題 一道飛湍萬壑流平林如撼錦光浮山翁獨坐有何事洗耳端來笑許由 拼雲題 林際飛泉銀漢長水邊細草紫蘅香奔流峽底雲雷起疑在匡山瀑布傍 陸有恒題也

荆公荅曾子固書謂小說無所不讀然後能知大體

画家宮室最難爲工謂須折筭無差乃爲合作蓋東于繩矩筆墨不可以逞稍涉畦畛便入庸匠故自唐以前不聞名家至五代衛賢始以此得名

政和間洛陽役夫作枕小石有刻畫乃右軍蘭亭叙殘缺之餘止有五十一字

百舌能爲百鳥音嶺南有鳥鳳如喜鵲能變曲合宮商爲百虫之音

乙未六月初四過項又新觀曾公顏眞卿行書定襄王郭公帖顧定之修篁圖趙善長山居讀易圖王叔明咏石圖徐幼文林泉高逸圖香光居士王叔明卅山瀛海圖趙文敏觀瀑圖趙子昂書張文晳送秦少宰叙餞雪川青山白雲圖及歸去來圖王羲之草書二帖馬和之毛詩鵲

鵲篇黃太史墨妙馬和之毛詩破斧篇趙子昂歸去來辭同賞者郁師古王子逸馮鑑之項希憲也約秋潭病僧不至

皇甫湜嘗爲蜂螫指購小兒斂蜂擣取其液一日命其子錄詩一字誤詬躍呼杖杖未至嚙臂血流而死

段太尉秀實爲人姁姁常低頭拱手行步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 見正史

杜子美足跡徧天下故其詩變化百出唐山人
球詩思游歷不出二百里以此正可貯瓢中耳
○秦少游有眇娼傳楊鐵崖有啞娼志而楊戒
長舌有味
唐喻凫常曰吾詩無羅綺鉛粉宜其不售余見
王子久山水一軸上有句曲張伯雨題云由來
老筆荆關輩施粉施朱笑後生
○關仝山水下筆辣甚王囧伯持來見之

古人以書画爲柔翰弱翰故開卷張冊從容爲
上
雲長在蜀荷聖寺孟蜀末有僧曰仁顯作華陽
記又云墓在草場廟
北魏延昌州郡佛法盛行有一萬三千餘寺見正史
漁父圖仲姬題云人生貴極是王侯浮利浮名
不自由爭得似一扁舟弄月吟風歸去休子昂

和云渺渺烟波一葉舟西風木落五湖秋盟鷗
鷺傲王侯管甚鱸魚不上鉤
春則濃艷秋則肅殺蘭亭中暮春三月却又天
朗氣清所以爲佳士大夫宜有如此氣象也
芸湘之西一舍近曰泖去泖之西三里近曰蒸
溪蒸溪之北有世家曰曹繼善其先自宋文恭
後五世孫其孫溫之許琫家于淞子姓有稱貞
素處士居安雅堂盖學士虞集之書也

石林云今世安有文章只有減字換字法尔
旌儒廟碑陰卽秦所坑儒也
山谷欲取所作詩文爲内篇其不合周孔者爲
外篇
阿翁好讀閒居賦桃李春風滿庭戶時與華陽
遺士行還隣冉里先生任實淨僧居共齋粥巳
看富貴如風霧我來三宿夜連床行路荆榛歲
將暮壬子九月十九日爲潘翁仲暉寫并賦詩

右方瓚題雲林此画在長安中
范石湖每歲移家泛湖賞海棠
唐子西云水無美惡以活爲上
宋周曾秋唐圖一卷元皇姊大長公主所藏前
有皇姊圖書印記後有集賢翰林諸詞臣奉皇
姊教旨所題自大學士趙世延王約而下凡十
六人時鄧文原袁伯長俱爲直學士李洞以翰
林待旨居京師爲監修國史實至治三年也元

運方隆皇姊雅尚文學一時名公鉅儒以文章
翰墨寵遇當世其盛盖可想見也
趙魏公早歲喜臨智永千文
鄧椿有言其爲人也多文雖有不曉画者寡矣
其爲人也無文雖有曉画者寡矣
黄庭經刻本出于秦州者傷于骨勝出越州者
病于肉多北方古刻肥瘦適均而神意俱全
寶公舊像父老相傳沈香爲之宋初取歸京師

○插花着瓶中令俯仰高下斜正疎密皆有意
態得画家寫生之趣方佳
俗傳伍子胥美齒牙避楚至護牙山恐爲人所
識以石擊毀其牙山神爲震因名護牙下有子
胥廟
滎陽鄭璠自象江得恠石六其三聳而上銳又
一如世間道士存思圖人肺胃肝腎次第懸絡
者又一空中而隱外若瘻瘿殃疝病不好物者

又一色紺水而理平漫彈之好聲璠爲象江守
三年不病瘴平安寢食後還長安無家召婦兒
寄止人舍下計輦六石道費俸六十萬璠嗜好
有意極類前輩人李義山記
文太史有墨竹筆銘耐辱居士撰玉局散吏書
咸通三年予登進士叨職史館適有客自西山
來者餽予以墨竹一本長二尺許如指大本純
墨色葉玄碧節節蕭疎森秀鬱鬱峥峥予甚愛

之越戊戌予歸中條山自後召拜禮部員外郎
遷知制誥尋以中書舍人拜禮戶工侍歲月長
邁無日不與竹對昭宗播遷予以密邇乘輿奔
走弗暇及竹遂毀予戀戀不忍舍因命從事斷
筆成予配以毛穎醉塗醒抹頗知人意復與余
游研席者二十餘年今爲梁庚寅予年八十有
二矣余亦耄老不時作書筆忽蠹余憶由咸通
中至播蕩日幾四十年而竹之隆替判然其生

也以時蒙雨露洗洒之恩人工栽培之力其沒
也以悒悒不遂生意及斷筆後雖日涉翰墨風
流間而本性已枯雖生亦死矣其蠹可傷哉亦
固然也嗟嗟運數豈獨竹然予豈復忍棄之乃
瘞于休休亭之西池上并係之銘銘曰君子者
姿改節者豈其之蠹寒者易行藏者唯其時人
亦然也於物奚疑

瓶花置案頭亦各有相宜者梅芬傲雪偏繞吟

[illegible]杏蕊嬌春最憐裝鏡梨花帶雨青閨斷腸荷
氣臨風紅顏露齒海棠桃李爭艷綺席牡丹芍
藥乍迎歌扇芳桂一枝足開笑語幽蘭一把堪
贈仳離以此引類連情境趣多合

右軍年三十三書蘭亭三十七書黃庭

成化間海南進紅鸚䳇朱衣翠裳石田先生見
而圖之

嚴幼芳天台營妓賦紅白桃花調如夢令云道

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白與紅紅別是
東風情味曾記人在武陵微醉此女不特天韻
韶秀即其不肯證唐仲友一事至今俠骨猶香
宜其徹阜陵之聽也

嘉靖初年漁人于苕溪中網得一石圓大如鵝
子内鏗然有聲擊碎之有銅牌一方上刻宣聖
二字

陽明先生遊匡廬天池山之佛手巖巖揷出山

臼下臨無底人無到者公乃局身徐步若龍蛇蜒蝀立巖前瞻顧而歎曰奇絶人服其膽

文太史得古端研鋭首豐下形如覆盆面鏤五星聚奎及蓬萊三島左右蟠雙螭刳其背令虚鐫東坡製銘一龜横出作贔屭狀文鏤精緻不知何時物也因命爲五星研

楊文公説苑云徐常侍鉉仕江南日嘗直澄心堂每襆被入直至飛虹橋馬輙不進裂鞍斷轡

筆之流血掣韁却立鉉貽書餘杭沙門贊寧荅云下必有海馬骨水火俱不能毁惟漚以腐糟隨毁者乃是鉉斷之去土丈餘果得巨獸骨上脛可長三尺腦骨若斷柱積柴焚三日不動以腐糟纔漚之遂爛焉南唐有大虹橋小虹橋飛虹橋皆傍宮墻也

宋徽宗有大觀茶論二十篇皆爲碾餘烹點而設不若陶穀十六湯韻美之極

周初有于倉頡墓下得石刻藏之書府至李斯辨其八字云上天作命皇辟迭王或云叔孫通識十一字而不傳妄也任昉云周人不能辨而斯通識之余不信者詳考二句乃寇謙所纂黒帝安和國王禁文也

大元中起太極殿謝安欲使王獻之題榜而難言之因説魏韋仲將懸虚橙書凌雲臺額郭璞卜筮云二百一十年此殿爲奴所壞後梁武帝

毁之捨身爲奴

張可觀與吳仲圭遊故其筆力古勁無俗弱之氣嘗徙居華亭再從嘉興還寓長洲之周庄卒

○秦淮有二陸讀書臺

蘇州黄堂在雞陂之側春申君子假君之殿後太守居之以數失火塗以雌黄遂名黄堂即太守正廳也今天下郡治皆名黄堂昉此或謂以黄歇之姓名堂余謂二説皆非古者太守所居

黄堂猶三公所居黄閣也緗素雜記天子曰黄闥三公曰黄閣給事舍人曰黄扉太守曰黄堂

○今世傳界畫馬夏皆出于野夫野夫西域人也

陸修静餌茱萸有茱萸塢在蔣山平坡

吳思齊字子善宦游十年田無半畝宋改物家益艱虞有勸之仕者輙謝之遇寒疾失聽交游苦其聾語未畢馳去獨婺方鳳粤謝翱睦方壽

劇談毎至夜指畫手書傍觀咄咄而略無倦意先墓在麗水不能數歸省歲時必遥望隕涕因自號全歸宋景濂云濂游莆陽仙華山問吳思齊舊遊處見其石壁題名尚隱隱可辨故老云思齊方鳳粤謝翱無月不遊遊輙連日夜或酒酣氣鬱時毎扶携望天末慟哭至失聲後返

烏山下無水甃有人掘井五丈得一石函函得一龜大如馬蹄積炭五枝于函傍復掘三丈遇盤石下有水流洶洶然遂鑿石穿水北流甚駛俄有一船觸石而上匠人窺船上得一杉木板板刻字曰吳赤烏二年八月十日武昌王子義之船

吾鄉于見心顧氏見一舊石朴甚鐫雲根二字又旁鐫一堅字涪翁物也

東坡蘇鈞秀才帖云蘇鈞秀才取歙民女爲妻宜得歙石之佳者寄遺此硯殆亦非絶品蓋寒

士無力致之耶然亦發墨滑潤此外當復何求物既以拔羣爲貴則論者不較精麄于流之外不然則歐陽公所謂吏人磨甕片最快便也眞蹟藏項氏

米敷文論紙帖云饒州竹入墨在連上又有黄皮紙天性如染薄緊可愛亦宜背古書連紙不可寫經用小便浸稻榦非竹也天陰便臭又連蠹非佳品槳錘亦不成此論見眞跡

范石湖云光風轉蕙汎崇蘭些此山谷先生小楷氣象

段文昌字墨卿又一字景初太和四年檢校左僕射從帥荊南或旱禬禱必雨或久雨遇出遊必霽民爲語曰旱不苦禱而雨雨不愁公出遊

○至元二十九年春上賜侍衛都指揮使王慶端西土所貢雕玉杖一根天下聞之作詩而美之者五十餘首

李贊皇有詩可諷檢經求綠字憑酒借紅顏

雅宜病于壬辰卒于癸巳臨終夢蝴蝶入袖曰吾其已夫

樞密資政節愍公王倫墓在陽山大石塢使金不受僞官縊死其子述號隕絕勺飲五日冒萬死與從兄遵同北方豪俠訪得父骨于河間而歸勑瘞于此

岳墳檜樹劈開天順時杭州郡丞馬偉爲之

白鸚鵡兩度見之一見曇陽觀中再見于周季良家其頂一撮有淡黃色者鳴則頂毛散放如黃葵花

李後主金太子允恭皆善墨竹

虞世南奏草眞蹟云伏蒙聖慈以臣進呈孔子廟堂記石本特賜臣晉右將軍王羲之黃銀印一顆臣已祗受

歐陽公酬蘇子美古詩眞蹟洪武間棨公以高

僧住北平之慶壽寺一日過戍卒家見其糊紙窻有字視之乃此詩也棨公驚喜揭之以歸

都公譚纂述道者語人欲求道須于功名上鬧一鬧方心死

韓昌黎嘗言註爾雅虫魚非磊落人歐陽公序韻總亦曰儒者莫暇精之其有精者往往不能乎其他

陳止齋云世多謂書生不知兵謂書生不知兵

猶謂孫子不善屬文耳
云東坡之文宜作宋一經以傳無窮藏之名山副在京師顧乃書桂酒法刻眞羅浮鐵橋下以俟後之君子居夷者吾鄉宋叅政尭武爲惠州太守余訊之曰果然
鄂州圖經云李陽氷篆鄂字有四口鬼爲之哭
○池州翠光亭有岳武穆詩愛此倚闌干誰同寓目閑輕陰弄晴日秀色隱空山島樹蕭騷外

征帆杳靄間予雖江上老心羡白雲關今世所傳者惟岳墓二石刻耳
丙申上元見楚中劉錦衣宋人画冊自蕭照馬和之趙千里而下凡百幅是日眞如游山陰道中
余有唐伯虎夢草圖一卷全法范寛太原王公跋云陳仲醇奉其尊公先生之命名長子曰夢蓮次曰夢松皆實夢也獨第三子生時未有夢而偶得是卷仲醇躍然曰此距非夢乎今余子爲謝家兄弟續池塘青草之句不辱此圖已於睟之辰爲援圖命之而屬予題卷後以代摩頂
王錫爵書
安東金剛嘴不知築于何時殘磚上有尉遲公字
吳寶鼎中分會稽立東陽郡穀水東逕獨松故塚下塚爲水毀其塼文筮言吉龜言凶百年墮

水中又浙江有琵琶圻圻有古塚墮水甓有隱起字云筮吉龜凶八百年落江中謝靈運取甓詣京咸傳觀焉其後二事盡如龜繇故曰著短龜長
余甞酌中泠劣于惠山殊不可解後考之乃知陸羽原以廬山谷簾泉爲第一山疏云陸羽茶經言瀑瀉湍急者勿食今此水瀑瀉湍急無如矣乃以爲第一何也又雲液泉在谷簾泉側山

多雲毋泉其液也洪纖如指清冽甘寒遠出谷
簾之上乃不得爲第一又何也
傳云天遯劒術遯法之最高志者乃九國志云
俠客劒術皆鬼爲陰物神仙淸淨事異于此
顔眞卿嘗使童奴刻已所書奴輙以意修改之
大失眞惟吉州廬山題名書已卽去後人爲刻
之乃得眞云
徐長谷品惠泉賦序云叔皮何子遠遊來歸汲

惠山泉一罌遺予東皋之上予方靜掩竹門消
詳崔夢奇事忽來逸興橫發乃乞新火煮而品
之使童子歸謝叔皮焉
宋恭帝云佛教自殺者不復得人身見褚裕之傳
何元朗極精詞譜家有女樂一部
焚香　試茶　洗硯　鼓琴　校書　候月
聽雨　澆花　高臥　勘方　經行　負暄
釣魚　對画　漱泉　支杖　禮佛　嘗酒
晏坐　翻經　看山　臨帖　倚竹
右皆一人獨享之樂
汪伯玉言李長吉語涉生死輙嚬蹙與諸眷屬
言人之生妻子未足爲累惟將死爲妻子累耳
○道損司門前日過訪六丈別且云計程二月
到郡正看海棠贈吾海棠頗見太守風味辛稼
軒有詞云昨日春如十三女兒學繡一枝枝不
教花瘦又頗見老樞密風味

稼軒辛𢾾公少與党懷英同師蔡伯堅筮仕決
以著懷英得坎因留事金稼軒得離遂南歸紹
興末屢立戰功嘗作九議暨美芹十論上之皆
切中時務累官兵部侍郞樞密都承旨晚年解
綬歸鉛山縣南二里許有稼軒書院而分水嶺
下厥墓在焉稼軒長短句凡十二卷党懷英累
遷翰林學士承旨善屬文尤工篆籀當時稱爲
第一今可見者闕里杏壇二大字岱祠碑額鼻

兩先生祠碑東昌府學三絶碑

岳刻諸名家可爲書法者篆則李斯二十八字玉女池後宣和大定二碑額岳祠會眞宮李白詩四面碑八分則開元磨崖御書葉彬補書百八字回馬嶺三字崖嶺有開元紀泰山銘四字如斗申旞補書秦始皇紀泰山銘皆有古法楷則張待制宣和修廟岳祠宋眞宗御書青帝贊陰字碑行則錢襄遊覽記尹待詔祥符四碑俱岳祠草則黃

廣洋詩刻延禧殿前魏閑許應元詩刻環亭

京房易傳云山自上下者爲崩

乞士者有四種食合藥種植田園名下口食仰觀星宿名仰口食四方巧語名方口食呪術卜筭名四維口食比丘不作此四名清淨乞士也

○如來眉間有白毫相猶如珂雪長一丈五尺毫有八楞周圍五寸其毫中空右旋宛轉如琉璃洞

衡山無漢碑唯李義山三字在祝融峯

禹精神在水故篆體皆有流水形

蘭亭專論損壞處惟博議上一跋云此是右軍平生得意書不必計較於毫釐之間如堯舜君臣都俞賡歌區區四凶正何傷于極治也又爭肥瘦本亦惟博議云世人於蘭亭肥瘦二本互有去取余獨以爲飛燕太眞俱是國色

龍湖張治謂南嶽聖燈現光處其下必有冊砂

及一切寶藏此甚有理又欲以飛梯候光現即識其處掘必得之

唐褚遂良貶潭州都督行部至道洗筆池上後人爲立祠宗邑令榜曰唐大都督褚公洗筆池咸淳中邑令趙必穆於池中得斷碑上刻褚公湘潭偶題詩云遠山會萃翠凝煙爛熳桐花二月天游遍九衢燈火夜歸來月掛海棠前皆莫辯

孫漢陽太守以紫檀倣古製刻三雅杯銀絲填

漢篆字客至拋骰行酒幺二季雅三四仲雅五六伯雅

焚香倚枕人事都盡夢境未來僕于此時可名臥隱便覺鑿坏住山爲煩

初邵雍有言世行亂蜀安可避居及宣末伯溫載家使蜀故免于難

洗馬起于莊子七聖在襄城之野有前馬後車荀子正論云天子乘大輅諸侯持輪挾輿先馬

後世訛先而爲洗耳

余毎欲藏萬卷異書襲以異錦薰以異香茅屋蘆簾紙窗土壁而終身布衣嘯咏其中客笑曰果爾此亦天壤間一異人

郭恕先以篆籀画屋故上折下筭一斜百隨咸中尺度

余得古書校過付抄抄後復校校過付刻刻後復校校過卽印印後復校然魯魚帝虎百有二三夫眼眼相對尚然況以耳傳耳其是非毀譽寧有眞乎

董玄宰有印曰画禪

嶺南古無兎工人剪鬚爲筆遂下令使一戶輸入鬚不能置者輒責其值見嶺表異錄斯亦可笑也

倪迂画在勝國時可稱逸品昔人以逸品置神品之上歷代惟張志和盧鴻可無愧色宋人中

米襄陽在溪逕之外餘皆從陶鑄而來元之能者雖多然承率宋法稍加蕭散耳吳仲圭大有神氣黄子久特妙風格王叔明奄有前規而三家未洗縱横習氣獨雲林古淡天然米癡後一人而已

錢塘縣舊有吳越時羅隱手植海棠一本

邯鄲縣每年三月二十四日空巷上簡子墓冢形如研子程嬰公孫杵臼冢在焉

文山公與黃仍正手帖云贑州大姓起義旅相從者如歐陽冠侯等凡二十三家史多不載其名

余有宋仲溫書于昻蘭亭跋諸體皆備而僅九段亦吉光片裘也

朝雲葬惠州棲禪寺結亭覆之榜曰六如亭以其能誦金剛也

李北海書當時便多法之北海笑云學我者拙

似我者死

宋政和時都下李德茂環積墳籍名曰書城

宣和時酒店壁間有詩云是非不到釣魚處榮辱常隨騎馬人

吾鄉太僕沈公懐春帖云身入兒童鬬草社心如太古結繩時

蘇子由每云多疾病則學道宜多憂患則學佛宜

黃魯直自題像多惟一贊云前身寒山子後身

黃魯直頗遭俗人惱思欲入石壁

泉訪古帖置之几上其益有五消永日汰俗情一益也分別六書宗泒二益也多識古文奇字三益也先賢風流韻態如在筆端且可以披其遺行逸籍交游宅墓四益也不必鈎榻日與聚首如薰修法自然得解五益也

永禪師弟子辨才不惟書法擅場而画亦工見蘭亭記中

學書僅摹石刻而不多見眞跡便是虬髯未見唐太宗也

古人寫字用筆必有味用墨必有流硃處

王齊翰陸羽煎茶圖馬和之春宵崔唤秋空隼擧王晉卿雪霽羣鴉圖王右丞松江圖宋徽宗生翎毛圖李營丘秋晩圖盛子昭雲深處皆項氏藏

雌雄劍有人言以磁石鍊之縮地法覩飛星流
時來其炁呪之足上便能頃刻百里
陸平泉先生云讀書須尋出書中眼目始得佛
家所謂人天法眼是也
范光長老不特寫梅兼長山水曾爲王翼寫湘
山樹及橋州圖其石門諸跋上尚多也
宛丘趙期頤以書名世得之吾衍者爲多衍所
著書有尚書要略聽玄造化集九歌譜十二月

樂辭譜重正卦氣楚史檮杌晉文春秋通書授
神契說文續解石鼓咀楚文音釋閒中編竹素
山房詩
鄭元祐少脫髀任左手號尚左生
秦太虛罷職將自青田以歸因任山寺中修懺
目書絕句于任僧房壁
余藏宋紹興所刻書冊華嚴經八十一卷後又
得法華經七卷又得楞嚴十卷圓覺二卷皆宋
板也惜無宋刻金剛配之後得俞仲蔚手寫金
剛一卷蠅頭細書而結法嚴密眞光明寶藏也
後當分鎮諸山
陳惟寅高士有雅宜山居其弟陳惟允亦長山
水寅號大髯允號小髯
按太白故宅在清蓮鄉復往戴天山讀書今宅
已廢爲浮圖寺
杜少陵自成都來夔州門欲下三峽通荆襄以

向洛陽漸圖北歸始至暫寓白帝既而復遷瀼
西後徙居東屯東屯稻田水畦延袤百頃于是
卜居今有杜工部草堂
嗜古者見古人書画如見家譜豈容更落他人
手見古人墟墓碑版如見先壟間物豈容更落
樵採不思呵護
臧榮緒以宣尼庚子日生凡庚子日陳五經再
拜如神靈黃省曾亦以五經奉高架上朔望拜

之有拜五經文

晉徐藻妻陳氏與妹劉氏書有云老莊者絕聖棄智渾齊萬物等貴賤忘哀樂非經典所貴非名教所取何必輒引以爲喻耶

常熟顧氏自閩中移荔枝數本經栽遂活石田折枝驗之翠葉芃芃作新荔篇

太平清話卷之二

陳眉公太平清話卷之三

張　昞　校
王淑民　閲

漢士識字者多馬援武材也上書言伏波印文之訛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

李陵李少卿印龜紐在余處

歐公甞云學書勿浪書事有可記者他日便爲故事且謂古之人皆能書惟其人之賢者傳使

顔公書不佳見之者必寶也

顔魯公自其九世祖騰之至公以能書名天下者凡十人

黃太史有言士大夫下筆便有數萬卷書氣象使無俗態不然一楷書吏耳

虞集常自稱曰執筆惟憑于手熟爲文每事于口占

張卽之別號樗寮完顔有國時毎重購其蹟史

瀟卽之博學有義行修潔喜校書經史皆手定善本史官書蔽其名安國名孝祥仕終顯謨閣學士所謂于湖先生孝伯之兄卽之之伯父也其書師顏魯公嘗爲高宗所稱卽之稍變而刻急遂自名家然安國僅年三十有八而卽之八十餘咸淳猶存故世稱樗寮書而于湖書鮮稱之者

虞伯生云米氏父子書最盛行舉世學其奇怪

不惟江南爲然金朝有用其法者亦有善書得名而流弊南方特盛遂有于湖之險至于卽之之惡謬極矣

醫書中有天地脉圖曰氣趨東南文章太盛是亦天地一病

香令人幽酒令人遠石令人雋琴令人寂茶令人爽竹令人冷月令人孤棋令人閒杖令人輕水令人空雪令人曠劒令人悲蒲團令人枯美人令人憐僧令人淡花令人韻金石鼎彝令人古

臨帖切忌緊逼相逼而視吾身方在甕中安能運甕此亦旁觀棋枰小變法耳

大定六年熙州野外流水有龍見三日初于水面蒼龍一條良久而没次日見金龍以爪托一嬰兒兒雖爲龍所戲弄略無懼色三日金龍如故見一帝者乘白馬紅衫玉帶如少年中官狀

馬前有六蟾蜍凡三時方没郡人競往觀之相去甚近而無風濤之害

東坡草書醉翁亭記學懷素舊有石榻余始疑其僞後見濯纓亭筆記言紹興方氏藏此眞跡爲士人白麟摹寫贋本甚衆往往得厚値

武林地有號園前者宋画院故址也

山谷云陰陽家謂克巳者爲官旣巳從仕則受制于官不得悉如意也

綠端松磬研長七八寸蓋研板也其上刻松枝石磬而以半磬爲研池細潤發墨趙子昂銘其陰

贛州呂氏手植白牡丹於洪武六年冬十月氷雪中盛開狀若玉盤盂照耀風日

龍眠博學精識出劉貢父上官京師數年不一迹權貴之門佳時勝日載酒出遊坐石臨流翛然終日山谷謂其風流文雅不減古人而爲畫

所掩

元士大夫以樂府鳴者奇巧莫如關漢卿庚吉甫楊淡齋盧疎齋豪爽則有如馮海粟滕玉霄醞藉則有貫酸齋馬昂夫

宋多右文之主自眞宗而下皆有御集多至數百卷

至正大德間有僧雪菴以楷書大字名世其臨蘭亭爲平太理趙孟頫所賞

大令送梨帖十字柳誠懸寸二字此卷向藏王敬美太常家分授第四子閑仲余見之大令字疑鉤塡公權書眞神品也

宋高宗御書叙文一首前斷葥後稱臣稱名蓋御製徽宗御集序也

唐太宗嘗謂唐儉酒杯流行發言可喜八字模寫酒韻殆盡

趙仲光號西齋晚居吳中與崑山顧仲瑛交仲

瑛稱其風流文雅有王孫風度而無紈綺故習文敏三子長亮次即仲穆仲光其季也

石田少時畫所爲率盈尺小景至四十外始拓爲大幅粗株大葉草草而成

余見王右丞山庄圖又雪霽捕魚圖山庄樹葉皆如个字其雪齋枯樹圖似郭熙二卷皆無款疑宋人臨稿也

蘭亭帖自唐以後分爲二派其一出于褚河南

是爲唐臨本其一出于歐陽率更是爲定武本

〇陳摶云索隱行怪者不可通于易

子昂書秋興賦行書墨跡一卷筆法全出獻之其卷向在吾鄉進士王緝之所藏後有張東海跋今藏于項希憲家

碑石氷泐者具在好奇之士乃專放刻文刓剝之處僅成字形以爲古意范石湖此語爲漢隸也不知今學漢印者皆此類古文亦然

趙臺卿言孟子又有外書四篇

唐人書藏秘閣者頗多唯張顛眞蹟甚鮮張有酒德頌宋學士云曾見之

項希憲藏石田水墨三檜卷極奇翁後大字跋云虞山至道觀有所謂七星檜者相傳爲梁時物也今僅存其三餘則後人補植者而三株中又有雷震風擘者尤爲詭異眞奇觀也眼中與子壻史永齡往觀焉永齡因請圖之歸爲而翁西村先生之玩蓋以西村未嘗見也并寫歸途所得詩于後西村寧不有以教我乎昭明臺下芒鞋緊虞仲祠前石路迴老去登臨誇健在舊遊山水喜重來雨乾草愛相將發春淺梅嫌瑟縮開傳取梁朝檜神去袖中疑道有風雷時成化甲辰人日沈周

天禧中封東方朔爲智辨侯見詔令

文博士壽承云在長安時遇顧舍人汝由研山

齋見其窻明几淨折松枝梅花作供鑿玉河水烹茗啜之又新得皃鼎奇古目所未見炙內府龍涎香恍然如在世外不復知有京華塵土

吾友徐孟孺欲刪史記中褚先生所補元美公云漢人之語幾何而足下忍去之也

黃魯直云李侯画隱百寮底画隱字未經入用文五峯却有此印

瑯琊山出茶類桑葉而小山僧焙而藏之其味

甚清

古今雪詩甚多獨中峯老人一偈云凍雲四合雪漫漫誰解當機作水看只爲眼中花未瞥啓窻猶看玉琅玕

大庾縣觀音寺千佛閣有東坡題壁廣化寺有東坡画竹（見錢文通公使交録）

宋化卿檀香大士約尺許衣摺皆吳道子二樹根承之上者如蜃下者如馬遠画水浪頭渦躍

刻楷草陀羅尼經於左方

許由邪席不坐邪膳不食

氣霽地表雲歛天末洞庭始波木葉微脫春草碧色春水綠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宋画院各有試目思陵峕自出新意以品画師予欲以此數則徵名手圖小景然少陵無人謫仙死文沈之後廣陵散絕矣柰何柰何（董玄宰云）

孫游嶽齊永明初詔主興世館門弟子數百人惟陶弘景入室

歐陽公撰蔡君謨墓志云工書画頗自惜不妄爲人作今端明繪事絕跡矣

雲間陶叔彬有画帙題曰無聲詩

古人畫雲沾濕綃素點綴輕粉縱口吹之謂之吹雲

唐功臣墳墓無子孫者不許所伐委所在長史

差人巡檢宋朝雲墓至今衛樵採者亦數家

顧況云衆樂琴之臣妾也廣陵散尚之師長也

○高昌正臣博古好雅其燕處之室凡可以供清玩者莫不畢具石屏其一也石方廣僅尺其文如董北苑僧巨然破墨用筆命曰江山曉思柯九思記書其背而刻之此屏石色澄碧今在雨花菴中

趙文敏公家藏小李將軍摘瓜圖歷代寶之常

倩胡廷暉全補暉私記其筆意歸寫一幅質公

公大驚賞亂眞由此名實俱進

宋行宮考及吳越國考徐一夔研檢精確

李太僕應禎陸叅政容莊定山日永吳文定寬

謝禮侍鐸沈處士周呂太常嵩皆衡山先生父

之交也先生不敢自托于諸公各賦一詩命曰

先友

顧況結廬茅山昌蒲潭石墨池上年九十卒林

肩吾嘗問其字余不能應後查攷字逋翁

張旭字伯高又字季明與集賢院學士延陵包

融及賀知章張若虛號吳中四士

虞世和甫名士善醫公卿爭邀至而性不可馴

狎往往尤忽權貴所得賂旋以施貧者最愛黃

庭堅常言黃孝于其親吾愛重之毎得佳墨精

紙奇玩必歸魯直

余見鮮于伯機草書昌黎琴操四章及秋興十

一首其眞蹟後題云爲國賓先輩書國賓書法

臻妙家藏秘蹟甚奇惡札何足以汙几案愛忘

其醜長者事也

鮮于奉常公常見葉秋臺書反覆諦視至欲下

拜

危太朴作隸書歌一篇贈四明汪大雅備括諸

碑之所自且歷疏之亹亹千餘言不休

箕踞于斑竹林中徙倚于青石几上所有道笈

梵書或校讐四五字或叅諷一兩章茶不甚精

壺亦不燥香不甚良灰亦不死短琴無曲而有

絃長謳無腔而有音激氣發于林樾好風送之

水涯若非羲皇以上定亦稽阮兄弟之間

新昌石佛寺彌勒宜律師轉身三代鑿成發願

凡有見聞隨喜者俱得成佛

陸務觀云史丞相言高廟嘗臨蘭亭賜壽王於

建邸後有批字云可依此臨五百本

袁忠徹家世一卷多名公贈言在王弇州家

高房山清節雅尚有馬先生亦其國人遂號彥敬蓋司馬慕藺之意也倪元鎮言

子昂水村圖學摩詰在王敬美太常家文太史臨摹一卷如出趙手余于白下得之

蔡倫牋紙有玉板有貢餘有經屑有表光玉板貢餘雜以零布破屨亂麻爲之惟經屑表光非亂麻不用於是造紙者廟祀蔡喿喿不絕倫宦

者也

薛濤八九歲知聲律晚歲居碧雞坊剏吟詩樓偃息于上太和歲濤卒年七十三

山泉獨能發諸茗頗色滋味

楊鐵崖云往年與大癡道人扁舟東西泖間或乘輿涉海抵小金山道人出所製小鐵笛令予吹洞庭曲道人自歌小海和之不知風作水横舟楫揮舞魚龍悲嘯也道人已仙去余猶墮風塵須洞中便若此境與世相隔今將盡棄人間事追遊洞庭耳

成都西樓下石刻東坡法帖十卷擇其尤奇逸者爲一編號東坡書髓

張伯雨素不善画嘗醉寫奇石具一種逸韻爲雲林所稱

倪元鎮寄松江府判官張德常詩後題云陰陽冥隲宜少留意閒居尚可爲之况身有職任而

值饑者易爲食乎仙官分置洞宮亦如世間局任者矣吾德常兄固知之也

南渡後購收先朝書畫多屬曹勳龍大淵鑒定二人目力苦短往往剪去前人題語

潘谷驗墨模索便知精麄

宋時有雞毛筆檀心筆小兒胎髮筆猩猩毛筆鼠尾筆狼毫筆朝鮮國至今用狼毫筆

王充論衡云孔子當泗水而葬水爲之却流今

墓東連伯魚南連子思塋中無荆棘無烏巢
顔氏禱于尼丘升之谷草木之葉皆上起降之
谷草木之葉皆下垂
曲阜城有顔回墓墓前石楠二株可三四十圍
土人云顔回手植之木
余愛皇甫湜鶴處雞羣賦同李陵之入胡滿目
異類似屈原之在楚衆人皆醉慘澹無色低佪
不平每戒比之匪人常恥獨爲君子

讀天下志四川總志爲第一其金石鼎彝秦漢
以下之文網羅幾盡而立例亦古後序云藝文
志悉仍升庵之舊故也
東坡馬券石刻在陸宣公書院院舊爲嘉興縣
學
重修嘉興府學記子昻書在孔子廟前
傳彬老謂蜀之錦繡妙絶天下蘇氏蜀人其于
組麗獨得之于天故其文章如錦綺焉

張飛不獨有八分書刁斗銘又有流江縣紀功
題名云漢將軍飛率精卒萬人大破賊首張郃
于八濛立馬勒銘
中峯和尚題十八尊者圍碁圖云俗諦是黑子
眞諦是白子十八界内奪用爭先平地上逃其
分段生死阿羅漢起直饒看得眼睛穿翻轉碁
盤都不是
米南宮海嶽圖陳叔方嘗寄雲林萠云此圖拙

古俗眼罕識前輩嘗評其画云大米造妙入無
意雲林胸次清曠筆意蕭遠當咄咄逼眞矣暇
日能寄小立軸一紙否耶
楊廉夫寄元稹一絶云祇陀山下問幽居新長
青松七八株見說近前丞相怒歸來自寫草堂
圖
天目道傍崑山石皆有之蓋崑山亦天目龍之
子也

嚴光本新野人避亂會稽任延傳云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皆未還中土會稽頗稱多士延爲會稽都尉如董子儀嚴子陵皆待以師友之禮以此證之子陵非會稽人明矣范曄失于檢考耳

孟淑卿蘇州人訓導澄之女工詩號荊山居士嘗論朱淑眞詩曰作詩貴脫胎化質僧詩無香火氣乃佳鉛粉亦然朱生故有俗病李易安可

與語耳

趙魏公書早年法思陵既而師李北海余見其秋聲賦一卷晚歲筆也後有文太史徵仲顧中丞應祥跋

元美公石田春山欲雨圖卷今歸董玄宰

宋開封張堯夫墓銘以其葬之速也不能刻石乃得金谷古甎命太原王顧以朱爲隸書納于壙中見永叔墓表

鶴林寺多宋碑而岳珂孫覿爲多

張景山號州治石橋一石中有月形石色紫而月白月中有樹森森然其文黑而枝葉老勁雖工畫者不能爲

文衡山寫雲山一卷奔放横溢後題七言律草書一首藏希憲家堪與白石翁三檜卷敵手

老子云東岳柳下惠展禽司之

靑鳥形如鳩鴿紅頂長尾緱仙姑曾見之竈神

烏衣朱冠其面焦黑彭介曾見之

余有趙承旨卷花木竹石及漫興語共二十七小幅有一紙云長見王眉叟說長髮方今忘之常往來方寸間也後王弇州跋云蘇長公喜枯木小石山谷愛書禪伯句秦少游愛書山鬼句古人風流奇譎若合一轍可想見也

張三丰大耳圓目鬚髯如戟頂作一髻冷謙號龍陽子與劉秉忠邢奇趙子昂善無書不讀見

李思訓畫効之不月餘悉得其法

朱紫陽畫深得吳道子筆法林和靖亦善繪事

○吾鄉孫毅翁文簡善画美人

李之彥云嘗玩錢字旁上着一戈字下着一戈字眞殺人之物而人不悟也然則兩戈爭貝豈非賤乎

憨憨無役老人懷春日烘門晏始開遊衍太平初試杖安排樂事且拈杯世情花黨富家發公

道燕均貧戶來識字不多强不識小軒聊與物追陪余今年六十凡事舉在灰念中但醉吟兀坐飽飯終日以享太平而已故賦此詩沈周書公六十爲癸卯

孫太白手跡有詩草貽諸世揚者諸公諱偁其子彪湖公諱夏能法書古文詞與海內名公游于其孫淸之所藏見之

宋景文公云唐玄宗始以隸楷易尚書古文儒皆不識古文自唐開元始

曹雲西有霽雪圖傍題云老雲爲敬之作

宋人以墨絲織樓閣精于刺繡眞古之所謂絲絕針絕

高子勉記龍眠李亮工家藏周昉画美人琴阮圖兼有宮禁富貴氣象旁有竹馬小兒欲折檻前柳亮工官長沙而黃魯直謫宜州過見之歎愛彌日後此画遂歸禁中余于王𥅆伯處見周

昉撥阮圖却無竹馬小兒等景韻態襲人上有高宗題周昉撥阮圖四字

張三影墓在卞山多寶寺其西園故址在南門外年存臾端平所居子野詩名安六集

樵李有山茶二大樹其一在東塔僧舍婁娑滿庭其一在白蓮寺後屠氏家旁有四老桂輔之花五萬餘皆二三百年物也余花時曾兩造酌酒酹之

米南宮墨池二大字又寶藏二大字傍題書學博士米芾書在無爲州顧野王有墨池楊子雲亦有墨池右軍有墨池費長房有墨池張芝有墨池

宋無爲章居士墓志銘爲米書應是僞帖其里人亦能言之

少游云家貧素無書親戚時肯見借亦足諷誦深居簡出不與世人相通又云鄉閭士子又皆

從事新書毋有所疑無從考訂

山頂泉輕而清山下泉清而重石中泉清而甘沙中泉清而冽土中泉清而厚流動者良于安靜負隂者勝于向陽山削者泉寡山秀者有神眞源無味眞水無香

採茶欲精藏茶欲燥烹茶欲潔

杜鴻漸與楊祭酒書云顧渚中山紫笋茶兩片此恨但恨帝未得甞實所嘆息一片上太夫人一片充昆弟同啜余鄉佘山茶實與虎丘伯仲深山名品合獻至尊惜收置不能五十觔也

交趾有蜜香樹欲取伐之木心與節堅黒沉水者爲沉香與水面平者爲雞骨香其根爲黄熟香其根節輕而大者爲馬蹄香其花不香成實乃香爲雞舌香

黄震甞聞長老言昔詩文類不免差誤惟昌黎之文少陵之詩獨無之

韓文公云凡爲文者宜略識字晁景迂晚年日課識十五字楊誠齋云無事好看韻書

樂器琵琶皆作琵琶字唐書以爲近代樂家所作又漢劉然釋名枇杷本出于胡中馬上所鼓也推手前曰枇引手却曰杷象其鼓時因以爲名也

石林葉夢得著書石林家訓一卷石林燕語十卷過庭錄二十七卷玉㵎雜書十卷石林避暑

錄岩下放言石林建康集十卷石林審是集八卷石林詩話二卷石林書傳二十卷論語釋言十卷又有志媿集

范丞相貫畜一墨表曰五劒堂裏曰天關第一煤

鵲華秋色卷趙子昻爲周公謹作山頭皆着青緑全學王右丞

雲烟過眼録云東坡画竹石小壁一堵元和書省汗青軒物也

顧光祿藏宋榻黄庭曹娥東方朔賛小楷極精後配入樂毅論雖差校不及然皆墨池鳳毛也

○琉球亦曉烹茶設古鼎于几上水將沸時投茶末一匙以湯沃之少頃奉飲味甚清

文太史云家君能三指尖搦筦虚腕疾書令人莫能爲也

孫忠烈曾于官中廳事掘一古鏡有篆文云光照洪運忠扶日月後果死寧庶人之難

蔡君謨湯取嫩而不取老蓋爲團餅茶發耳今旗芽鎗甲湯不足則茶神不透茶色不明故茗戰之捷尤在五沸

景不和無以破昏蒙之氣地不雄無以壯光華之會撿一變至于歡歡一變至于醉此符載奇語

金顔香乃樹脂有淡黄色者有黒色者劈開雪白者爲佳夾砂石爲下其氣能聚衆香

臞仙有一阮阮銘塡金刻之藏高元雅家

臨川王義慶世説全學檀弓其妙妙在章法若專以微言泠語求何啻千里

僧賛寧云龍未聞化竹化竹爲龍豈宜以笋爲龍孫

活板自宋慶曆間布衣畢昇始

吳門毌泉周子能燒陶印以埏土刻印文或辟

邪龜象連環瓦紐皆由火范而成色如白定而
文亦古
漢玉佩觽皆臥蚕文自首至尾稍曲而鋭沈存
中云當如芄蘭之葉但今不復見耳余一見于
張黄門之子起之一見于𫖯仲玉張觽長瑑觽
短觽從角想王者又貴人所佩也
白玉蟾集抄本其詩歌多奇語淡語而淳駁未
匀白沙先生時有類之者

天如獅子林詩極可讀倪迂有圖
乙未十月初四日于吴伯度家見百乳白玉觶
觶盖有環貫于把手上凡十三連環吳人陸子
所製
李白為東華上清監清逸真人
茶見日而味奪墨見日而色灰
唐道徵游心禪乘有鈍榜狀元印盖取大慧語
○顔魯公有與皎然及清遠道士唱和詩謝叠
山有與張天師節齋書道士桂武仲書及蓮社
華嚴諸疏二先生文章節義照映一世不廢方
外之遊今人何必排突二氏
曾見鄭所南蘭一卷画左有丙戌正月十五日
寫此一卷共十一字其月日寫此一卷皆墨刷
印者其丙戌十五四字則手書填之
秦少游有逆旅集閒居有聞輙記之恨未見
文與可者有石室先生冊淵集蜀本

東坡稱與可下筆兼衆妙而不言其善山水乃
山谷于吳君惠處見文湖州晚靄横卷兼有王
摩詰闗仝筆力而世以洋州一泒竹稱之何足
以盡石室 墨寶
玉枕蘭亭相傳褚河南歐陽率更縮而入石者
按桑世昌蘭亭考備著傳刻本末所疏不下百
本而畢少董所藏至三百本並不言玉枕疑是
近世所為柳文肅云賈魏公家數本如玉枕以

燈影縮而小之又云秋壑使其客廖瑩中叅校諸本擇其精者命婺工王用和以靈璧石刻于悅生堂經年乃就特補勇爵酬之所謂悅生蘭亭也沈石田家玉枕本有秋壑印及右軍像而刻搨亦精楊文貞云玉枕蘭亭有二一在南京火藥劉家一在紹興府二石今皆不存

宋史守之心非叔父彌遠所爲著昇聞録以寓規諫避勢遠嫌退處月湖與慈湖諸公講肄爲樂寧宗書碧沚字賜之今吳中藏書家所收古書有舊學史氏及碧沚印者多其遺書

宋徽宗竹禽卷趙子昂題其後有云小物得聖人圖及何其幸耶又見徽宗画六石玲瓏古雅不用皴法以水墨生暈學吳道子此二卷項晦夫所藏

宋高宗既即位江南乃下勸農之詔四明樓璹字壽玉時爲杭之於潛令乃繪作畊織圖農事自浸種以至登廩凡二十有一蚕事自浴種至剪帛凡二十有四且各繫五言八句詩于左未幾璹召見遂以圖上進後此圖說流傳人間見逐段下有憲聖慈烈皇后題字皇后姓吳配高宗其書絕相類

許松臯云河圖龍馬旋毛若初生小兒髮

湖州天聖寺殿壁東西二堵有管夫人寫竹

姑蘇寒山寺有題詩二句刻于石橋邊漁火依然在詩裏鐘聲到處聞

道經蝶交則粉退蜂交則黃退

陸以寧謂董玄宰云今日生前画靠官他日身後官靠画

丘長春有桃核杯楊廉夫老鐵補樂府一解

鍾離翁詩宋溧陽斗子坐盗米佑籍得草書題云庚申歲書其名權花押如一劒狀

空桑伊尹所生之地又里許即伊尹墓也名三

家次過花郎廟塑孟姜女隅坐配享者乃蒙恬將軍也

洪覺範渡海卽號甘露滅維摩經曰得甘露滅覺道成故以爲號云

七十二賢中秦非大中祥符時嘗封華亭侯

柳子厚女和娘得病更名佛婢旣愈去髮爲尼號初心

宋高宗手書龍王勑向在三塔寺寺僧信大源

質項子京家

高宗書養生論姚侍郎物也質吳伯度家

速暫香出眞臘者爲上伐樹去木而取香者謂之生速樹仆木腐而香存者謂之熟速其樹木半存謂之暫香黃而熟者爲黃熟通黑者爲夾箋

杜康泉在舜祠東廡下世傳杜康用斯泉釀酒或以楊子江水并惠山泉稱之一升重二十四銖是泉二十三銖

鐵崖云至正九年春予游淞之明日邢臺張叔温携數客來見中一人昂然長癯然清言議風發可畏問爲誰則曰袁景文氏也凱先世縣錦城僑居于松其父可潛翁以詩鳴

蘇文忠愛陽羨山水之勝而欲居之今所存唯斬蛟八字而已按橋題經崇寧禁錮沉石水中今十二字乃天台謝來伯家眞跡紹定間其子

奕修宰義興携以入石者非當時之物也

邊人談北虜者曰百騎不越城千騎不越路萬騎不避鎮又曰鎮守戰原野撼分守戰山谷斷守備戰岸聊

黃大痴溪山雨意一卷題云此是僕數年前寓平江光孝時陸明本將佳紙二幅用大陀石研郭忠厚墨一時信手作之雲林又題云黃翁子久雖不能夢見房山鷗波要亦非近世画手可

及此卷尤其得意者
画竹以濃墨爲面淡墨爲背此法始于湖州而
柯奎章全法之漢紙左子邑尤得其妙
宋紙于明處望之無簾痕
趙子昂画淵明像一卷題云既書歸去來餘興
未盡乃作竹石淵明亦當愛此耶後有王行元
末人殁于難詩亦清雅而石田亦有詩云典午
山河已莫支先生歸去自嫌遲寄奴小草連天
綠剛剩黄花一兩籬

隋牛弘奏請購求天下遺逸之書劉炫遂僞造
書百餘卷題爲連山易魯史記等錄上送官儻
賞而去後有人訟之經赦免死坐除名歸於家
以教授爲務
唐太宗博購王羲之故帖天下爭獻然莫能質
眞僞遂良獨論所出無舛冒者
洪崖跨白驢曰雪積其詩云下調無人采高心
又被嗔不知時俗意教我若爲人
嚴子陵娶梅福季女生子茂茂生隆隆生卓子
陵年八十終
顔杲卿墓在曲阜縣舊魯城内顔之推墓内顔
眞卿墓在杲卿墓左
春郊牧馬圖或曰趙王孫子昂或云仲穆玄宰
定以爲五代人筆
画與字各有門庭字可生画不可不熟字須熟

外生画須熟外熟
紅梅舊盛于姑蘇晏元獻移植西岡第中一日
貴遊賂園吏得一接分枝由是都下有二本又
唐蜀州有紅梅數本郡侯建閣扃鑰游人不見
其貴如此
趙承旨手蹟一啓頗得老農風味其略云孟頫
前得書發至農具又田圍丈尺及稻把舊椽竹
皆已收今欲斬竹椽五六十條爲用可折西邊

江南竹弁斑竹擇恰好者斫五六寸笄餘舊椽竹疾發來

程子云舉子程文此是一厄人過了此一厄當理會學問

山谷移監德平鎮過泗洲僧伽塔作發願文戒酒色肉但朝粥午飯如浮屠法

呂文穆蒙正微時于洛陽之龍門利涉院土室中與溫仲舒讀今傳破窰祖此也

趙千里弟伯驌字希遠高宗常命二人合画集賢殿壁稱旨賞賚特厚

陸魯望謂洞庭爲浮玉北堂四公子傳云邛公跳探此洞傍升降凡五十里至一龍宮周淵數畝門闕皆龍所衛蘢氣鬬水霏霏如霧晝夜常晦公跳在洞月餘飢食青泥如糠米憶歸訪舊而返

東坡爲鳳翔僉判有兵官王凱教之禪學始能出入梵乘凱王詵之父也

呂公釣臺有坡老筆

劉貢父生時自次其集藏之私謚曰公是先生及死子弟次其文亦私謚曰公非先生

古人憔悴字憔寫蕉悴寫萃杜子美詩云中郎石經後八分蓋蕉萃

宋洛中廣化寺鑄郭汾陽鐵像額上井中有光得一石鐵皮錮束之啓視乃右

軍黃庭經董玄宰嘗以榻者示余頗異恒刻今閟藏額上庫中

王祥臥氷處後山叢談云在沂水今氷凍至今不合然張希周見巳涸無水矣

王臉爲屋四合各植花石隨時之宜春海棠夏湖石秋芙蓉冬梅名四照亭慶元中趙公黼曾容問名亭所自銅陵王簿姚行簡對曰山海經云招搖之上其花四照華嚴經云無量寶樹普

莊嚴華縎成輪光四照又云光雲四照常圓滿
令亭四面見花故以此名
孟子鄉人其毋弃人也其地有三徙鄉
張齊賢宅乃裴晋公緑野堂緑野堂乃李龜年
故第
山谷云來樊道舟中觀長年蕩槳羣丁撥掉乃
覺少進意之所到輙能用筆
又云下筆痛快沉着乃古人妙處

乙未三月十一日得法書通釋翰林要訣抄本
于武塘市肆因念梅道人戢身撮土市脝相匝
反不若此書襲余芸蕙中爲洗塵以慶其遭
文人之有研猶美人之有鏡也一生最相親傍
故鏡須秦漢研必宋唐古人良有深味
王子幼云北地梨花最盛惜與風塵相暎不若
洞庭梨花與湖山相暎也
趙魏公自云幼好画馬每得片紙必画而後棄
去
瘞鶴銘據銘乃瘞吾鄉華亭鶴也
仇實父画子虛上林圖長五丈窮態極姸盖生
平得意筆也余見其胡笳十八拍圖汴橋會盟
圖赤壁賦圖皆屬能品而不若此卷爲第一

陳眉公太平清話卷之三終

陳眉公太平清話卷之四

張炳 校

郁嘉慶 閱

夏黄公初隱雄角山後本姓崔名郛字小通號夏黄公河内軹人親鑿一井其泉清冷後子姓以夏爲姓至今有八十餘家皆是也詳見崔氏語

陸友仁舊得古銅印一紐以示元鎮辨之文曰陸定之印以名其子而字之曰仲安友仁没仲安謁元鎮賦焉有古詩載雲林集中

姜氏秘史著遜國死難甚著

杜祁公自少好學工書画見墓志

南陵水面漫悠悠風緊雲繁欲變秋正是客心孤迥處誰家紅袖倚高樓右樊川詩朱顧大中曾于南陵巡捕司舫子臥屏上画此詩意而人不知其名未甚賞譽後爲人具眼者竊去乃更

歎息

王導疾久方士戴洋云君本命在申而申也有冶金火相爍不利遂移冶城于石頭城東以其地爲西園

秦始皇帝三十七年游會稽還登勾曲北垂山埋白璧一雙深七尺李斯篆刻文云始皇聖德平章江山巡狩蒼川勒名素璧又曰王莽地皇三年七月遣使者章邑賫黄金白玉銅鐘五口贈三茅君光武建武七年三月遣使者吴倫賫黄金五十斤玉帛獻三茅君今山頂有埋金處上有聚石又曰中茅山獨高處司命君埋西胡玉門丹砂六十斤深二丈上有盤石鎮之其山左右泉流下皆小赤色

蔡邕焦尾琴六朝齊明帝曾賜王仲雄見正史

楊鐵崖鐵冠重四錢六分向藏高太醫鶴琴家

垂老病余以文徵仲望湖亭画一軸王履吉楷

書阮嗣宗咏懷十七首卷當錢買之是日臘月
廿十一公私之逋如蝟尤能抽力置此見者莫
不笑余吳痴有種

巴蜀自古多奇士獨不聞喜書者自老坡始

續漢書天竺國産黑鹽黃鹽道書又有紫鹽今
甘肅寧夏有青黃紅三種生池中

吳伯度家有靈壁石高七尺濶五尺後刻元章
題云元符元年二月丙申米芾題又有篆泗濱

浮玉

樂毅論王右軍親書于石殉葬昭陵溫韜發得
之至宋入高紳家紳子高安世自錢塘至蘇州
十餘年石已破數片以鐵束之後亡矣或云唐
公主以僞本易之不曾落昭陵中

項氏有漢玉鳩一雙上下相疊

余藏漢玉杯乃細腰半瓢而下琢瓠葉細莖承
之眞有宋人三年爲楮之意人言前古民醇工
作率多鹵拙而沈括謂古物至巧正由民醇知
言哉

呂東萊畜犀帶一圍文理縝密中有一月影過
望則見盖犀牛望月之久故感其影于角

王惲玉堂嘉話云東坡洗玉池銘擘窠大字極
佳洗玉龍眠以十六古玉洗于池中云時置之
几上則不應有擘窠書

元沈瑞得大痴画法沈華亭人

李獻吉云道理一横一直尔十字是也數盡十
理亦盡之矣王字眞草篆隸不變挺三才而獨
立也變之非王也

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
衆庶是也惟君子而後知樂空同子曰聲言直
音言曲樂言律直者單而粗者也音者方而大
者也律者比而諧者也如啄啄呼雞落落呼猪
咄咄呼馬𠵽𠵽呼貓噓噓呼雀呼之則應者知聲

也人人能謡如今里巷之詞曲不學而能之疾徐高下皆中板眼所謂知音也及問其出某呂某律孰宮孰商則不知也故曰惟君子而後知樂

黄五岳云自顧阿瑛好蓄玩器書画亦南渡遺風也至今吳俗權豪家好聚三代銅器唐宋玉窰器書画至有發掘古墓而求者若陸完神品累至千卷王延喆三代銅器數倍于宣和博古

圖所載

項希憲藏大行皇太后挽辭楷書真蹟後題奉議郎充江淮荆浙等路置發運司管句文字武騎尉賜緋袋臣米芾上進其字與京冊同乃知京冊斷然米筆也

張文規詩以吳興苧白蘋洲明月峽中茶爲三絶

吳偉孝廟登極召見便殿命画稱旨賜画狀元印

金遣王汭來鄴盛談金人之勢曰上山如猿入水如獺其語甚奇

蔡珪得三代以來鼎鐘彝器無慮十數有續六一居士集録金石遺文燕王墓辨等書行于世

○金張秦娥者頗能小詩其賦遠山云秋水一林碧殘霞幾縷紅水窮霞盡處隱隱兩三峯其後流落劉昂贈詩云遠山句好画難成柳眼才多總是情今日衰顔人不識倚爐空聽煑茶聲

又云二頃山田半欲蕪子孫零落一身孤寒牕昨夜蕭蕭雨紅日花稍入夢無秦娥爲之泣下

○辛棄疾言人生在勤當以力田爲先故以稼名軒

名妓翻經老僧釀酒將軍翔文章之府書生賤戎馬之塲雖乏本色故自有致

嚴夫子忌墓在吳江瀾溪之傍嚴助墓在檇李

天寧寺之後
趙時賞宗子也當宋末時賞在軍中見同列盛輜重飾姬侍歎曰軍行如春遊其能濟乎
至正間吳淶工王氏以牛皮製一舟內外飾以漆解卸作數節載至上都游渼灤河中各容二十人上都之人未嘗識舟觀者異之又嘗奉旨造渾天儀可以摺疊便于收藏其巧思出人意表遂命爲管工提舉

七月一日風雨急（傍改疾）桐思湖邊吹夕涼蕉（撇改）葉滴然（烟改）䉶籠翡翠荷花迷睡（涙改）（滅）鎖（濕改）鴛鴦却疑身在瀟湘渚且看舟停雲錦鄉笑（顧改）我雖（自改）餓非徐孺子陳蕃下榻更銜觴七月一日留昌言高尚書堂戲寫此圖并賦贈馬瓚壬子下有陽大雲林子印此画藏項玄海家
項氏藏百家註柳河東集宋魏仲舉刻梓家板精妙錫山華氏家藏物也後祝京兆跋云余所見宋刻文選數本惟此本精妙著名吳門舊爲李氏珍藏嘉靖甲子購得之帙中有祝支山唐伯虎諸公品題亦妙品也又跋云自士以經術梯名昭明之選與醬瓿翻久矣然或有以著者必事乎此者也吳中數年來士以文競茲編始貴余向畜三五種亦皆舊刻此錢秀才高本尤佳秀才既力文甚競助以佳本當尤增翰藻不可涯尒丁巳祝允明筆門人張靈時侍筆研又

跋云古云文選爛秀才半自隋唐以來莫不習之余昔遊南都求監本率多漏缺不可讀偶閱書肆獲部之半非全書也其後赴試京師今少宰洞庭王公出其前帙見示儼然合璧因遂留而成之自是累購善本餘年莫之遇孔周何從得此紙墨刻印又精好倍余所藏豈非天緣耶好學之篤又有好書濟其求宜有以慶賞楊循吉題後又有唐寅觀丁巳冬徐禎卿披翫

七月十二日見蘇東觀禱雨帖阿育王宸奎閣碑文蔡端明郎中帖東坡潤筆帖黃山谷維清道人帖米南宮實先生帖又米南宮臨蘭亭皆眞蹟項玄度所藏

脩竹名香清福已具如無福者定生他想更有福輔以讀書

寶瓶樹珊瑚雅稱翠樓金屋若置茆茨下便惡俗矣折老梅一榦揷白磁瓶置之茆茨間故自

雅使點綴紫絲步障亦有餘情

熙寧中金陵丹陽之間有盜發墓得隱起甎于冢中識者買得之讀其書蓋山中宰相陶隱居墓也其文高妙王荆公嘗誦之書于天慶觀齋堂壁間

山西霍州南亦有赤壁

顧阿瑛築別業于茜涇西四方文學之士若河東張翥會稽楊維禎天台柯九思永嘉柳孝光方上之士若張伯雨于彥成琦元璞咸主其家嘗舉茂材署會稽教諭辟行省屬官皆不就張士誠入吳欲强以官乃去隱于嘉興之合溪旣而以子恩封武略將軍水軍千戶飛騎尉錢塘縣男及毋喪廬墓洪武初隨其子元臣遷臨濠卒瑛又別名德輝

東城詩卷有一跋云觀此眞蹟如覺僞者眞可笑也周公謹極喜此跋可謂善下語余嘗爲多

見石刻少見眞蹟往往覆以眞者爲僞信乎東坡之善言也

玄武湖中有大墩里俗亦相傳曰郭璞墓

鄔駙馬景和未婚時習禮于儀曹時侍郎臨潁賈公出對云玉河氷泮閘流水鄔對云金谷樓空見落花公默然以爲非佳對也成婚後二年而公主薨

長洲李世英精書學作韻類二十卷其義以字

爲本音爲幹義訓爲枝葉自一而二井井不紊凡十年而成書從子文仲又本說文作字鑑五篇辨點畫刊除舛謬以備一家之言

右軍爲山陰寫經道士住壘瀼村一作又釀

東坡謫黃州時布衣芒屩都挾彈擊水

崇因寺有觀音畫像東坡頌李端叔䟦曰吾葬亡妻崇因長老欽公謂余曰子何不禱觀音東坡南遷嘗禱而應遂作頌前人已爲刻石後有

詔所在東坡文皆燬前人不敢違余問石所在曰幾碎矣索之力乃得于庫中米廩後塵土深數寸稍曳出加湔洗而燦然如未嘗毀者盖先是刻馬祖龐居士用其餘刻頌像已斷裂而頌獨全

陸瑁湖邊水漫流谷陽城外問漁舟鱸魚正美蓴絲熟不到秋風已倦遊陸平泉公作也

王昭君墓在大同府城西五百里古豐州六十里

柳城縣度人經藏項司馬少溪家今授仲子希憲後題翰林學士諫議大夫知制誥賜紫金魚袋柳公權書于上都昭成觀永充供養讀誦又一行云昭成觀內供養經法大德三洞道士徐文杲核勘觀察使給事郎殿中侍御史內供奉長孫公受界造後又一行云有唐開成三年歲在戊午正月十六日記其題䟦大順元年二月

十九日華山道士魚又玄題後有趙嚴及馮子振奉皇姨大長公主命題宋濂題又有吾鄉陸綵與其師少宰蒲汀東一封押縫有大觀印宣和璽內經中麗字其上皆二丙字凡淵字世民字係唐諱皆別書

勝用亨待詔善鑒古器嘗侍上閱畫卷衆目爲趙千里用亨頓首言筆意類王晉卿及終卷果有駙馬都尉王詵名

箕山有二許由塚在焉下有水曰清澗即由洗耳處

丁晉公始典金陵辭之日眞宗出周昉袁安臥雪圖曰付卿到金陵可選一絶景處張此謂遂張于賞心亭按乾道舊志及湘山野録茗溪集金陵記王寄學詩序皆言賞心亭臥雪圖出于晉公家藏不言御賜惟圖画見聞志中以此圖爲眞宗所賜

懸榻不獨徐南州郡人周繆高潔之士前後郡守招命莫肯出唯陳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爲置一榻去則懸之

張益登進士第入翰林死土木之難初益與夏泉同年及見陳嗣初王孟端俱喜作文寫竹後泉見益作石渠閣賦出已上遂不復作文益見泉竹妙絶亦不復寫竹

五臺山中臺高四十里頂平廣周六里東臺高三十八里頂平廣周三里西臺高三十五里頂平廣周二里南臺高三十七里頂平廣周二里北臺高三十八里頂平廣周三里

謝安作新宮造太極欠一梁忽有梅木流至石頭城下因取爲梁殿乃成画梅花于其上

盧熊嘗上疏言州印篆文訛謬忤旨得罪熊少嘗從學楊維禎博學工文詞尤精篆籀所著有說文字原章句

余見倪雲林画一幅題云八月江南未隕霜青楓欲赤碧梧黄停橈坐對西山晚新鴈題詩小着行

郁伯承云橘奴不必渡江即生橘地愈南愈佳愈北愈劣

泌灣沈仲貞多家藏出示宋人画冊内有李唐趙千里劉松年李嵩皆精絶餘皆馬夏爲多又見馬遠漢宮春曉一軸梅花道人竹一幅梅花

折枝插瓶中下以斑竹方架承者一軸又倪雲林山水一軸竹一軸趙子昂載酒圖一軸仲穆洗馬圖一軸騎馬圖一軸又盛子昭山水一軸上有劉伯温題又沈石田倣梅花道人松石一軸又桐石一軸又竹雞芙蓉一軸又文太史柏舟圖一軸又水仙一軸仇十州四皓一軸又梅花道人冊葉十三幅邀余題之余爲標其簽云梅沙彌以画說法

世人但愛秋月而不知秋日之妙白雲碧漢大勝平時桂落庭間乃契斯語

白樂天六帖爲應科舉而設故醜類不廣梁昭明文選亦咸爲詞賦捒料朱子云文選是文章之極衰者而東坡亦詳言之矣

孔寧極晚年惟玩周易老子他書亦不復讀爲太玄圖張壁上外刻方州部家而規其中心空之無所書曰易所謂寂然不動者歟此無異也

○東坡自製墨用高麗煤契丹膠

唐伯虎有風流逋數千言皆青樓中游戲語也郁伯承有藏本

正和二年夏四月新安蟾蜍背生芝草時農夫汲水于龍淵之津覩此一蟾望日而拱巳而視之則其背生芝凡十五葉葉間有異草蒙茸蒼翠歲寒不彫

靈均蘭之禰師也

宋人蘭譜列品外之奇白曰魚魫紫曰金陵邊閩二種迄今取重而尤通尚魚魫或名玉幹或名玉魫是花也妙香殊勝一可當百他種皆葉罩花而此獨花駕葉尔

元美公云數年來甚推轂韓歐諸賢爲大雅之文

余見管仲姬字一卷乎安家書付三哥長壽收析娘押封娘書付三哥吾兒昨日福山寺僧來

得五哥六月內書知汝安好家中及道院內平善方得放心可收音盟寺呈子至先還借錢一百定如得入手可與四五哥大一哥商量交孫行可買東橫錢百戶屋地并西邊蘿蔔地及德淸園前地我已分付五哥了此地若別對付錢買了却將此錢好生實封了附的便寄來九月間沈山主周年切須與三定錢油三斤米五斗請十僧燃斛做汝父母名字追荐沈山主則箇

可憐此人多與我家出氣力切須報荅他書到便與哥哥每說知分付福和萬六道徐慶一等交好生與我安排供養爲好蘇灣田塍徐壽十好生修理休㥯桑樹好生照管洗灌山上亦宜照管交梓沛兄令人多接栗樹多種椒樹只此不一七月廿六日娘付三哥收此池灣沈氏所藏子趙奕有跋

余于項氏見蔡君謨手蹟一卷其前後二柬即停雲館刻索澄心堂紙帖也

錢塘女士有曹雪齋氏以才諝稱于人嘗持所著詩文介其師丘公自陳幼獲見于酸齋貫公恕齋班公而猶未及謁廉夫先生復偕乳母氏訪之洞庭太湖間爲歌詩鼓琴以寫山川荒落之悲引關雎朝雉琴操以和白雪之章廉夫大賞叙其曹氏弦歌集

玄宰爲余摹雲林一幅題云陳仲醇悠悠忽忽

土木形骸絕似嵇叔夜求之近代惟懶瓚得其半耳仲醇好瓚画以爲在子久山樵之上政是識韻人了不可得余爲寫雲林山景一似呂安命駕

顧阿瑛又別有摘阮小像

吳人朱性甫存理居常聞人有奇書輙從以求以必得爲志或手自籍錄動盈筐篋彙經諸史小說無所不有詩精雅著航集尤精楷法手錄

前輩詩文積百餘家他所纂集有經子鈎玄吳郡獻徵錄名物寓言鐵網珊瑚野航漫錄鶴岑隨筆總數百卷

小米大姚村圖赭石甚紅藏顧仲方中翰家

元王方叔字壯猷與子昂善其先自盱眙徙吳興故推其所自題其詩編云第一山人文集

元美公屬陸叔平臨黃安道華山圖四十幅後有于鱗詩及記皆俞仲蔚書而叔平画皴法不

盡到如立粉本者余借至玄宰見之又轉借至京邸中

晉武帝賜張華側理紙乃水苔所成賜竇香紙萬幅令杜武庫寫春秋又蜜蒙花所成也

臨帖如驟見異人不必相其耳目頭面當觀其舉止笑語眞精神流注處此莊子所謂目擊而道存者也

桑道茂宅有二栢曰人居而木蕃者去之木盛則土衰土衰則人病乃以鐵數十鈞瘞其下曰後有發者死太和中河陽節度使溫造居之發所藏鐵而卒

歐陽率更奠楹墨蹟有郭天錫趙子昂跋而余以爲定是宋人書

倪元鎮又嘗自號滄浪漫士又號淨名菴主

張伯雨有古銅洗種小芭蕉白石名之曰蕉池積雪

倪元鎮所居名蝸牛廬焦光亦有蝸牛廬俗呼黃犢廬

余秀州買得白定瓶口有四紐斜燒成仁和館三字字如米氏父子所書

女眞舊絕小正朔所不及其民不知紀年問之則曰我見草青幾度矣盖以草一青爲一歲也自興兵以後浸染華風帥將生朝皆擇佳辰粘罕以正旦兀室以元夕烏梜馬以上巳國王壹以七夕矣其他如重午重九中秋中元下元四

月八日皆然

余昔戊子隱居沈大夫園四周雜種花是小桃源時雨初晴負笠握鋤撥散土膏如灌園狀是小於陵教授諸生是小河汾橋斷水西不聞市喧是小考槃短舟倘徉池中一爐一琴可濯可釣是小五湖棪此數者視青天呼白鳥有談名利則揮手謝之不知其他是小神仙

范文正喜彈履霜一操時人謂之范履霜見老學菴筆記

劉蛻文冢其文草聚而封之凡一千一百八十凾有塗者勾刷者有汪楷者有覆背者有朱墨圍者

菌蕈有一種食之令人得乾笑疾士人戲呼爲笑矣乎青蓮集亦有笑矣乎一篇斷然僞作

米南宮云李甲華亭逸人作逸筆翎毛有意外趣今不可考矣

列仙傳云盜道無師有翅不飛

京師楊太和家所藏唐晉以來名蹟甚佳玄宰借觀有右丞画一幅宋徽宗御題左方筆勢飄舉眞奇物也檢宣和画譜此爲山居圖察其圖中松射石脉無宋以後人法定爲摩詰無疑向相傳爲大李將軍其拈出爲輞川者自玄宰始

○蜀人黃制參有大年且九十作書撫州求荆公集云人雖誤國文則傳世

春光入水到底碧野色隨人是處同不必殷勤頻借問妾家秖住杏花東侯成叔西池春遊記婦人詩也

晉書皆爲許敬宗寫入小說

甲午秋白下得漢印陰文長樂二字懸之扇頭訪雪浪山三懷講師保恩寺中懷公云長樂我淨佛之德也其以贈我是年渠人又五十余解以爲壽

南渡時高麗國進陰陽柏二株僅二尺許高宗以賜王綯綯種之永懷寺殿庭之左右今柏高與殿齊每歲左花則右實右花則左實

閒田平陸縣西俗呼讓畔城又名興讓里至今其田民無耕者

張羽亦善画師小米

杜縉號雲林黃七睿亦號雲林子倪雲林又嘗號倪幼霞

陸機云千里蓴羹未下鹽豉南史沈文季千里豈關魯衛湖石溧陽至今產美蓴俗呼千里渰與故縣渰相連或說千當作芊未當作秣千未皆省文也秣下即秣陵

上黨有人宅後每夜有人呼聲求之不得去宅一里所但見人參一本枝葉峻茂因掘去之其根五尺餘具體人狀呼聲遂絕而客有言李如松家人參一本重十六觔形如小兒

甲午五月初六日從北庵聽講楞嚴一条是日見檀香爪中佛又中峯祖師画像像慜漢子也

○崑山王安道學醫于冊溪朱彥修博極羣書爲文若詩皆精詣有法画師夏圭行筆秀勁布置茂密季遊華山作四十餘圖書紀遊詩其上安道名履

貫休嘗自夢得十五羅漢梵相尚缺一有告者曰師之相乃是也遂爲臨水圖以足之

宋時老子廟吳道子画壁官募人買之有隱士以三百千買壁閉門不出者三年乃以車載壁沉之洛河

朱珪師吳璿大小篆尤善摹刻嘗取王厚之趙孟頫吾衍三家印章譜說并璿與已所製印文篆例爲書曰文集考又有名蹟録印珪素所刻名文性孤潔不娶而終珪崑山人

周廣順中江南伏龜山圯得石函長二尺八寸

中有銘云維天監十四年秋八月楚寶公于此
則鍾山者何也
松雪楷書老子卷前白描頭佗老子立像一尊
後寫道德經竟題云延祐三年歲在丙辰廿四
五日爲進之高士書于松雪齋又金寫道德經
一卷
元文稱虞集楊載范梈揭奚斯馬祖常歐陽玄
黄諧卿柳貫元好問袁桷姚燧

宋化卿一靈璧石秀而多峯巒其上有白石如
小碁子甚員背鐫云山高月小
晏子城安吉西北二十里異地志云晏子娶吳
王女築城于此至今耕者得黄金狀如菱角中
有齊字名晏子金
顧仲英年五十豫營壽藏并自誌其平生立之
藏旁遇勝日率親戚故舊至其處飲酒賦詩爲
戲游他郡圖壽莊規制并錄志文以自隨

北堂書鈔者唐弘文學士虞世南所編爲卷百
有六十余醉李見抄本五嶽山人所謂意親則
登弗拘代次迹同斯筆罔擇雅俗例成瑣細不
遂其長可爲此書之董狐
石斗山法華寺寺碑載樵者掘地得石函藏一
童子舌不壞上生蓮花一枝
歐陽醉翁亭用也字王荆公度支郎中蕭公墓
銘亦皆用也字不知誰相師然皆出于孫武子

十三篇
石墨出筑陽縣出懷化郡山廬山皆可画眉
文待詔自元四大家以至子昂伯駒董源巨然
及馬夏間三出入而百谷冊青志言先生画師
李唐吳仲圭此言似絶不知画者且亦何以稱
待詔里客也
王以劉廷美陳道復子正置逸品而以文先生
置妙品稱量不平待詔未肯心死

梁楷待詔画院賜金帶不受挂于院内自號梁風子余曾見其孔子夢周公圖莊生夢蝴蝶圖蕭蕭數筆神仙中人也

李于鱗排行第三鳳洲筆記中懷于鱗李三比部

余見王元章飛白竹一軸題云巳丑歲夏五月二十二日會稽王冕寫瀟湘三君子是伊親兄弟所期持大節莫負歲寒盟赤城陶君九成故

家子也淳粹雅澹有出塵風韻讀書之暇每以翰墨自適余寓西湖之東九成時來會談論竟日退有不忍舍者其仲季皆清爽真芝蘭玉樹不下晉之王謝家也遂題而歸之

宋朝吳郡士登科者始于龔識其家居崑山黃姑猶藏登第時金花榜帖乃用塗金紙濶三寸長四寸許大書姓名下有兩知舉花押又用白紙作大帖如藥貼狀貯金花帖于中外亦書姓名二字盖以此報其人也自唐以榜帖相傳而世少見其制如此

司馬子長墓在河津縣西北十五里永嘉四年漢陽太守殷濟建石室立碑樹垣今盡没于河

○淳熙戊申古汴趙希暨題謝太傅像曰此惟揚郡齋本蘄春朱長卿家所藏比于行都見画像相傳是顧長康筆縑腐色剥幾不可觸而阿睹中睟焉校此本無毫髮差訪維揚舊石不存

遂摹刻于半山今存本寺

張山人朗贈余眞玉璞其大如拳而稍方内有白玉臕外露馬義徵贈余石雞卵而雜色零石綴附焉名百衲石皆以鎮紙

古語云磨墨如病兒把筆如壯夫

宋理宗御像郭蕭齋所寫度宗御像俞似齋所寫

董玄宰寄余書云所欲學者荆關董巨李成

此五家画尤少眞跡南方宋画不堪賞鑑凡幸
爲訪之作一銘心記如宋人者俟彙画成與合
一奉卽不能收藏聊以適意不令海岳獨行画
史也

蘇叔黨墨竹衣鉢老坡

岢人散處于徉何舞溪之界男子吹蘆笙木葉
彈二弦琵琶臂鷹爲樂

岷山脉盡于建康其分支爲天目舊稱金陵地

脉言其浮沉軒輊疑不獨三茆福池爲然

黎人釀酒多雜榴花親死以雞子擲地不破卽
爲吉穴也

紹寧元年石工采石于馬鞍山山摧工壓焉越
三年六月他工采石聞其聲相呼應荅如平生
報其家鑿出之見其妻喜曰久閉乍風肌如裂
俄頃遂噤不語化爲石貌如平生

白鹿峯陸樗自歎有蘭亭癖

陸龜蒙曾爲湖州叅軍丕通曾爲脩蜀郡司戶
書佐

淮南子曰宋人善画吳人善治冶賦色也

顏魯公書法有舅商仲容授之

唐孫虔立嘗恨天下無書以廣新聞王右軍十
七帖毎問蜀中故蹟云爲欲廣異聞大抵聞見
新是古人第一樂

汾陽子曖其尚昇平公主賢明有才思能詩

紅線善彈阮咸琴手紋隱起如紅線故名

趙吳興寫龍門三自省偈自謂無慮數十百本
曰願一切見聞悉皆成佛

碧琳池東西兩泉皆極甘不減惠山而東泉尤
冽

高逸圖趙承旨作有朱砂着色背面撥阮者其
旁有一人以手據地籜冠竹簪很藉草間坐青
羊皮長松落落眞逸品也

陸績鬱林石在吳郡之婁門内陸龜蒙居臨頓里其門有巨石即此也後御史樊祉葺之院前以亭覆之吳匏庵有記又甫里白蓮寺池堂案卓亦有石名鬱林尚在

錢叔寶少孤貧迨壯始知讀書初從野亭翁遊文太史門下授以画法晚葺故廬讀書其中聞有異書雖病必强起匍匐借觀手自抄寫窮日夜校勘至老不衰燒香洗研悠然自得

張即之書東禪寺林酒仙詩有刻石蓋寒山子之流朱紫陽極稱賞之上海靖安智儼師嘗食活蝦斗許事頗相類名蝦子禪當時貢師泰鄭元錫楊元誠孫大雅仁一初王元吉皆有詩楊維禎作序名靖安八詠集

蹈蹴始於軒后軍中練武之劇以革爲圜囊實以毛髮今則鼓之以氣又有衮弄飛弄之技不知始于何人國初彭氏雲秀以女流清芬挾是技遊江海叩之謂有解一十有六詹同文贈之以衮弄行

沈監運得異石於菜石林之廢圃舊有刻曰採菱渡其陽字二行王摩詰石虛用中書皆有印文復刻摩詰詩于下方云採菱渡頭風急策杖林中日斜杏樹壇邊漁父桃花源裏人家此輞川舊物立于採菱渡者

西苑芭蕉園在太液池東崇臺複殿古木珍石

參錯其中又有小山曲水實錄成于此焚稿

余有伯雨楷書詩七首後云上雲林清閟閣下希是正之益句曲張天雨起首

攝山千佛嶺下一泉名曰品外不省何人所題

黃叔明阜齋卷二幅一背一向學王摩詰李營丘沈啓南題一短歌其尾云尺璧竟當酬尺縑向藏元美公家其跋刻四部稿中有御史中丞太保寺卿王太顆即蔡之子逸季轉以贈余頃

子京藏紫端石子硯如羊肝不穴研池而細滑
可玩其研匣銀胎外漆之以寶珠爲足蓋陰有
金書題名隆池彭年同高陽許初觀又田汝成
拜觀又黃姬水與柘湖漳餘鑒三橋文彭文水
文嘉同五湖陸師道過天籟閣賞上又有篆酉
室二字

弁山梵隆羅漢下筆蒼怪而細潤不及龍眠

文湖州竹生平地見眞蹟一幀在橫冊上乃折

竹也其題者二人柯九思題云湖州放筆奪造
化此是世人那得知毀然何處見生氣彷彿空
庭月落時金粟道人阿英題云湖州昔在陵州
日日日逢人寫竹枝一段枯梢作三折分明雪
後上窻時

浮石洞有異獸狀如猴四耳虎身牛尾音如犬
吠其名曰彘今人所爲彘蓋豕也

薛方山考功曰秦始皇之焚書其肇于伏羲氏
之一畫乎

葉石林老日以古銅鳩頭裝天台藤又塗金兕
觥挾二物遊山水間

洪覺範能画梅竹每用皂子膠画梅于生絹扇
上燈月下映之宛然影也

葉少蘊云磨墨沫起纏筆不可作字但取耳中
塞栗許投之一再磨即不復見聞于墨工王湍
試之果然書几間亦不可不知此理濂仲玉又

爲予言石青難碎磨之亦用此法

昔顏平原鹿脯帖宋時在李觀察士衡家今爲
辰玉所藏爭坐位帖在永興安師文家安氏析
居分而爲二人多見其前段師文後乃并得之
相繼入內府今前段至行香菩薩寺　爲項德
新所藏

趙魏公宋秀王之後子趙仲穆能作蘭木竹石
張伯雨題其墨蘭云滋蘭九畹空多種何似墨

池三兩花近日國香零落盡王孫芳草遍天涯
仲穆見而愧之蘭遂絶筆
倪元鎮画竹其上有高季迪題倪君好画復耽
詩瘦骨秋來似竹枝前夜夢回如得見紙窻殘
影月低時
洞庭小青山塢出茶唐宋入貢下有水月寺即
貢茶院也
趙節齋宋觀文大史地種橘千枝名曰千枝園

臨終送朱參政居
杭吴山雲居寺有中峯竹爐麻鞋鞋長尺四五
許及半身相吾鄉北庵亦有中峯像及絲笠在
焉
前朝有僧舍改爲道院者衆沙彌百口競沸有
一僧題數語云此身尚且幻化身外何須道执
即今改僧舍爲道院看來差不多兒無過佛頭
着箇冠有何不可

龍性極嬾道士行雨禹步吹炁驅而出之則雨
沸遽走大水急隨其後道士又有斬水法一步
一斬水不及足
李北海麓山帖在雲麾娑羅之上岳麓之下東
坡歸去來辭跋子昂亭林碑皆准此也
辰玉言京中見雙管漢玉杯下穴一酒眼過酒
有鴛鴦及熊蟠其上乃合巹杯也而精巧非常
血侵中半雜青綠不知何人買得之項希憲言

司馬公哥窑合巹雙桃盃桃一合一開即有哥
窑盤承之盤中一坎正相容亦奇物也
懐素塔衡山縣東五里相傳唐僧懐素于此草
書旁有墨池筆冢
王閑仲玉豆如燈臺皆臥蚕文高五寸濶如之
漢玉也
孫樵以書史爲墨兵又古人亦以史爲筆獄可
謂佳對亦可畏也

研録云活眼勝淚眼淚眼勝死眼死眼勝無眼

○夬聾字碑浯溪旁舊有神恠宋熈寧中永州判官栁應辰維舟岩下僧告其故夜半恠果登舟應辰呵叱恠伸手應辰書夬字揮之詰朝登岸索之則夬字已綴崕上知爲石恠旣而應辰舟行地僧追告以溪山震響乃書聾字鎮之恠泯今刻石在焉

升庵丹鉛總録辨鍾馗事甚詳而失記于劭亦

字鍾馗

施南縣普舍樹昔單氏祖于東門闕伐一異木隨流至地那車復生根而活四時開百種花單氏子孫歌舞其下花乃落取而簪之他姓往歌花不墮普舍猶華言風流也

黃魯直登荆州亭柱間有詞曰簾捲曲欄獨倚江展暮雲無際淚眼不曾晴家在吳頭楚尾數點雪花亂委撲瀧沙鷗驚起詩句欲成時沒入蒼烟叢裏羞女鬼詞也淚眼不曾晴五字甚奇

○魏國大長公主英宗第二女下嫁左衛將軍王詵好讀書古文章工筆札

盧仝自號癖王陸龜蒙自號恠魁

画者六書象形之一故古人金石鐘鼎隸篆往往如画而畫家寫山水寫蘭寫竹寫梅寫葡萄多兼書法正是禪家一合相也画用焦墨生氣韻書以用淡墨生古色此又禪家賓主法也

密州趙德正云太山如坐嵩山如臥華山如立

○宋西寧苔茅孝若書云長江限南北此非丈夫語也

太平清話四卷內府藏本

明陳繼儒撰是書襍記古今瑣事徵引舛錯不可枚舉當時稱繼儒能識古今書畫然如所載耐辱居士壘竹筆銘證以唐書司空圖傳乖舛顯然殊不能知其僞也

西峰淡話一卷

〔明〕茅元儀撰

首都圖書館藏清順治三年宛委山堂刻説郛續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西峯淡話四卷》提要

西峰淡話

防風茅元儀

國初差行人極易故行人官極多而資格亦不貴後則不然矣如民有輸粟千石以上者必降璽書使行人至其家旌爲義民此恭鄭重獎拔不然行人固易差璽書豈易降其家乎今于報功旌善俱草草矣人焉肯自奮

西楊嘗扈從年七十矣特給輿辛二十人本朝給輿夫與致仕官最爲殊恩然四人六人多至八人而止

此以扈從出塞故至三十人亦無兩也

楊東里集中有慈訓録是述其母之教此格亦獨創然仁孫孝子之懷可以法後世

胡學士安集載洪武初勅書稱奉天承運皇帝勅旨蓋當時制未定也

元人重吏薄儒此其獘也然漢之郡掾皆以士人爲之誠爲良法元復漢之舊耳世重迂闊浮華之儒故遂分爲二然元之吏頗勝於今之胥吏而所隸之地必選而任非如今之管庫爲姦不可方物益國初之

制猶倣元之舊今漸失之錄於視此太廟也故門
法亦可取也
寬大之詔及孝子節婦義夫彝典也獨前宋太明七
年詔有悌弟有慈姑余以謂此二者甚有關係後可
法也
宋潛溪自謂同舍生皆被錦繡被朱纓寶飾之帽腰
白玉之環左備刀右備容臭此非儒者之服蓋其時
皆　裝也
元將楊文安公囊賜金錢百餘皆致將謎人勸其子
輸貨縣官而給鹽丁淮安可獲利數倍且無道路害
其子恐錢發不可此即飛錢及射貨之法亦甚便惜
今無行之者
裴濟有天和通選濟以蕤苑主盟自任裒古文辭續
昭明文選為之當時文士非與遊者雖工不取世恨
其隘其翻不傳李子詩甚多亦不傳今之選詩文者
誰為千古何必紛紛乃爾
命書之名如段成式諾皐記志幽怪也以太陰將星
辨名意甚無謂辨名豈止此耶又有支諾皐支書

支之支前分類也然亦何如文淵延知者書稱目
子譜語怪詭賓猴甘饌說口亦自有致

西峯淡話四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茅元儀撰元儀有嘉靖大政類編已著錄是書多論明末時政其論有明制度多本於元尤平情之公議非明人挾持私見曲相排抑者可比然其中憤激已甚之詞亦不能免仍當時詬爭之積習也

清言十卷

〔明〕鄭仲夔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五年刻玉塵新譚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蘭畹居清言十卷》提要

清言序

晉宋之際厥有世説語殊至致使讀者盡而有餘似非吾輩未易能言也而説者間指爲既本顧夷考當時所以既晉室者了未相關食桃不康以咎李此前人固有辨之獨惟夫嘉隆以前學者知有所謂世説者絶少自王元美世説補出而始知有所謂世説然已非晉宋之世説矣

夫以不知有所謂世說者而哆口談清言之旣可笑也已吾友鄭龍如氏踵世說語林諸書之後而葺清言一編雖晚出而旨徹不同大氐世說在因事以傳

言其言精清言在因言以徵事其事覈世說之精使人流想于片言清言之覈期以示的于千古編則耦列理實孤行至其清妙淹通寄屬雋遠可以味得尤難以率賞知言之士好風良月鑪煙乍飄幽琴罷韻或風雨如晦憂從中來手是編婆娑數則宿俗新障一時都洗絶勝吞刀而飲灰也世不乏韻人無容不

相語遂謬爲之序

萬曆丁巳花朝檇李曹徵庸題于信州公署

清言序

余束髮好讀世説最喜其微言冷語玅絶古今越數年而悔向之讀者膚耳蓋世説之奇奇在叙事有左氏之嚴整

而雋有檀弓之簡峭而緩若探字琉句以求之未免為臨川才兒所笑其後何元朗諸林王元美又病其不雅馴稍删而為世説補然染指醍醐

徃徃為雜酪所礙有信州鄭君龍如天下士也弘覽博物於書鮮所不精綜而又能舍臨川瑯琊兩家外不重案一複事不濫陳一嘰語上自東西

京以及　國朝之宗匠逸民皆釆而為竹頭木屑之亟貽書云此臨川瑯琊兩家所無亦兩家不容不有者也試為我叙之余惟世説未必盡出

劉義慶手大要客所為如淮
南子不盡劉子安皆左吳蘇
飛輩組而成之者也義慶好
文招聚才學之士遠近輻輳
若袁淑若何長瑜若陸展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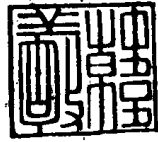
鮑照或位列太尉或引為佐
史國輔供帳筆札既不減尚
方而名山羣玉之藏又足以
資排纂而儲藻麗令鄭君生
無淵容庫鮮秘書而能經羅

百代之言以續義慶千古身
後之觴無論臨川有知嘆為
知己即使何太史王司寇復
生必將握麈相難置君於清
言家一流矣君樂府詩草業

已膾炙士林所著風賦博大
奇辯楚宋玉之流也才大數
奇識君者少清言一出屬和
更稀昔彖慶弟義康謂人云
身不讀書君無作才語相向

嗟乎解語人且不可得解世說敘事耶僕茅以鄭君清言寶之枕中而已

萬曆丁巳秋日西吳友弟韓敬書於三喟堂

清言序

晉人不工涉世而雅善清言、輒令人絕倒其時裴郎二子輙已筆而傳之至宋臨川王集為世說遂以不朽千古風流

文物可想見焉斯人力也嗣是有唐語林有續世說造語命詞百不及一學士大夫靡稱述之哉　朝何氏元朗采史籍稗官勝事嘉話勒為語林

庶幾與臨川狎主齊盟以言閎博信有之謂之清則未也信州友人鄭龍如洞覽古今特精名理風神玉映藻鑑淵融黃叔度衛叔寶之流亞

也標舉往代爰暨近世文筆醞藉有通要說者列以品目命曰清言一欬唾間珠璣照爛兼裴郭之長紹臨川之響所謂飛天僊人容止語笑都

無煙火氣味而業實併收聲業俱茂不徒晉室諸賢清譚而已龍如善著書哉讀其書者無恨卷帙易窮芳鮮易歇非復語林蓄蕪

之累矣乙卯孟秋龍如以應羔雁之聘來持書示余命加丹潤周玩再三不能增損一字唯與國中好奇者轉相諷味因慫恿以傳龍如雅不佞

數語并其首乃揚摧述作之畧而妄爲之序南州友弟朱謀垾撰

序

清言者何鄭子龍如以其洗滌卓犖之識節束而旁寄者也言之清昉自江左清果言所尚乎曰固也躁多不若吉寡者脩辭之宗也好盡不若多風者礎世之權也予讀龍如時家言神姿高徹及披其韻語于瀟脫徹達心焉于慨恍徽義心焉一彈三歎伊

人儼在目前矣至于清言其用物弘其取裁儁其托意深不知者以為小史也其知者以為有憂世之心也今天下詬誶成風夷蹠操于古本訛言

益已孔滋矣試取是編覆按之當且慄如赧如清言者不乃訛言之砥柱乎龍好之文之詩又何適而非清言耶謝康樂云道以神理超事為名教用編中綜覈名實揚搉今殆神理名教之藪也必如是而言始有貴于清也已于以攀劉提何直技之所剩耳後有知言者出江之左江之右果且

孰多哉

海虞友弟龔立本書于

虎丘之竹亭

清言䟦

苟其人為持籌鑽核之流俗物來敗人意則品不清習為組織之語艷冶之詞則才不清品不清才不清未有能為清言者也龍如所居蘭畹風雨一室琴書自娛客非幽人韻士屣不為倒也發而為詩文清氣逼人雖之庾開府鮑參軍集中恐不能辨龍如之品之才

俱清絕一時故其著為清言詞則冷音則遠斯編出而世説一書且得獨有千秋哉夫龍如之品之才既清絕一時異日身際清朝位列清秩以清德持己以清節事君以清政澤民其清聲又不獨以言著矣

社弟董思王書

題清言後

沉病月餘忽忽度歲再與憨山大師刻期將伏謁籛鏗雲棲間亦能也因念不免異人安得一讀異書而信州友人鄭龍如以清言一編寄示美其標目準之世說而取材不厭屑樓事不厭傍叙雜不厭奇選韻不厭雋非腸中

具十斛珠璣生平不沾煙火氣者斷不能辨其語是編也成允奪何王集氏之席矣一再快讀霍然汗出昔人云此愈我疾信哉枚之七發鄭之清言俱堪作千載藥案也丁巳上元虞山友弟王宇春拜手敬跋

清言凡例

一是編肇自漢魏迄於嘉隆五易草而就緒三閱歲而成覩世難鍾子寧無後出相道更有子雲應以苦心見賞

一臨川王世說極爲絶唱而劉孝標世說注王元美世說補咸互相發明者也茲不重案一事

一續世說等書未爲具目者所深賞故得而

節採之然事取奇僻語尚冷雋外是槩從刪抹不以濫陳

一編中一人錯見者名地爵謚不一其稱須詳閱而始通恐乍披之無緒茲特別爲釋名庶觀者燎若指掌

一近日名流輩出碩士踵生非無至德可師不乏佳言如屑然傳信貴其有徵公論久而斯定月旦無稽裴郎繇此見詫風聞失實謝公不免笑人悉倂考東徐當續附

一余年過入洛數奇泣荊門庭蕭寂愧名士之風流圖史雜陳欣往賢之景爍是用精采勒爲一家豈希通都大邑之傳聊倣窮愁著書之意

原缺第二葉

清言釋名

董仲舒 亦稱江都　陳蕃 亦稱豫章亦稱太傅

鄭玄 字康成亦稱鄭公　蔡邕 亦稱中郎

孔融 字文舉亦稱北海　劉景升 亦稱荊州

阮籍 字嗣宗亦稱步兵　嵇康 字叔夜亦稱中散

陸機 字士衡亦稱平原　石崇 亦稱齊奴亦稱安陽

戴逵 字安道亦稱戴公　桓溫 亦稱大司馬亦稱宣武

桓玄 亦稱靈寶亦稱南郡　陶潛 字淵明亦稱徵士

清言　釋名　一

謝靈運 亦稱康樂　袁淑 字陽源亦稱中丞

褚淵 字彥回亦稱司徒亦稱侍中　張融 字思光亦稱黃門

謝朓 字玄暉亦稱宣城　王儉 字仲寶亦稱僕射亦稱丹陽

沈約 字休文亦稱安西　任昉 字彥升亦稱太常亦稱寧朔

陶弘景 亦稱貞白亦稱隱居　到溉 字茂灌亦稱建安

楊愔 字遵彥亦稱僕射　魏徵 字玄成亦稱鄭公

房玄齡 亦稱僕射　郭振 字元振亦稱代公

李邕 亦稱北海　蘇頲 亦稱益州亦稱許公

楊慎 字用修亦稱太史　王守仁 字伯安亦稱新建

唐順之 字應德亦稱中丞亦稱司諫　嚴嵩 亦稱分宜亦稱相嵩

顧璘 字華玉亦稱使君　瞿景淳 亦稱文懿亦稱宗伯

李攀龍 字于鱗亦稱邢州亦稱廉憲亦稱濟南亦稱李侯

王世貞 字元美亦稱廷尉亦稱大司寇亦稱瑯琊

宗臣 字子相亦稱吏部亦稱廣陵　吳國倫 字明卿亦稱舍人亦稱黃門

楊繼盛 字仲芳亦稱忠愍亦稱容城　魏裳 字順甫亦稱比部

徐中行 字子與亦稱比部亦稱汀州亦稱使君

清言　釋名　三

汪道昆 字伯玉亦稱司馬　胡宗憲 亦稱總制

王維禎 亦稱宮諭

清言目錄

清言目錄

清言卷之一

信州鄭仲夔龍如撰
西吳韓敬求仲閱

德行

公沙穆遊太學無資糧乃變服客傭爲吳季英賃舂吳與語大驚遂共定交杵舂間

蔡中郎性篤孝母滯病三年邕自非寒暑節變未嘗解襟帶不寢寐者十旬

毛玠爲吏部尚書無敢好衣美食者魏武歎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令使吏部用心如玠風俗之易不難

裴兗州性清慎在郡一介不取嘗作一胡床及去官留挂柱梁

徐原性忠壯好直言先爲呂岱所薦拔雖岱有得失不爲曲護人或爲岱言岱歎曰是我所以貴德淵耳

阮士宗於鍾山聽講毋王氏忽有疾兄弟欲召還毋曰孝緒至性冥通必當自到果心驚而還

任彥升爲義興太守在郡清潔兒妾食麥而已及被代登舟止有米五斛既至無衣沈休文遺裙衫以迎之

狄文惠爲并州法曹同僚鄭崇質當使絶域崇質毋老且病狄曰彼毋如此豈可復使有萬

里憂詣長史藺仁基請代之行仁基素與司馬不協因相謂曰覩狄君所爲吾輩豈容無慚更相與輯睦

蘇許公以子喪去職玄宗意欲起復之使李日知諭旨日知還奏曰臣見其哀毀不敢發言上乃聽其終制

盧懷愼爲黃門監既薨家無餘蓄惟老蒼頭請自鬻以辦喪事

李光進光顔兄弟友愛特至光顔先兄娶其毋委以家事毋卒後光進乃娶光顔使妻奉管籥籍財物歸於其姒光進反之曰新婦逮事先姑先姑命主家事不可易也因相持而泣

王太尉特重寇萊公數薦之爲相寇不知時于上前短王一日上徐爲太尉道及謝曰臣久居相位闕固應多而準對陛下無少隱此乃臣所以重準也上繇此益賢太尉

岳少保少時學射於周同能左右射同死朔望必鬻衣具酒肉詣冢泣奠引所贈弓發三矢乃酹父知而義之

鄭思肖自宋亡後終日樓居夜有時南向泣誓不與北人交見輒奔避時寫蘭疎枝簡葉根不著土人問之曰土爲番人奪忍著耶

太祖召宋濂問廷臣臧否第言善者復問否者爲誰濂曰其善者與臣交臣故知之其否者

縱有之臣不知也卒無所毀

方孝孺臥病絕糧家人憂以告方笑曰吾政愁汝家人曰主翁亦所不免豈必我耶曰愁汝多告勞耳

浦江鄭氏十世不異爨食指千餘人田賦各有所司出入絲毫無敢私者諸婦事女工不預家政子孫馴行孝謹家畜兩馬一出則一為之不食

黄叔揚以外艱歸杜足不出有御史行部至虞問黄給諫家無習知者一老人引舟至葛澤農收蔽路御史步抵其舍叔揚從素幕中對語移日供蔬粥而別

姚蘇州始下車欽慕郡處士王賓命駕往見之及門賓望見騎從趨告姚曰家有老毋未嘗見聲勢恐驚之乞損騶侍善後造賓望門下車徒步自抵舍時謂復見陳豫章之風

王璡為寧波守自奉儉約嘗見魚肉兼饌撤而瘞之世號埋羹太守

楊榮從　文帝北征與胡廣金純金幼孜迷失道入窮谷中幼孜墮馬胡金不顧而去榮下馬為整鞍轡不數步幼孜復墮馬鞍盡裂楊即以所乘馬讓之自乘騙馬從夜至旦不勝其疲翼日謁　上幼孜備奏　上嘉榮之義榮謝曰僚友之分誼所宜然

丘鐸奉二親孝葬毋畢結廬墓側朝夕上食如生時當寒夜月黑悲風蕭颼鐸恐毋岑寂遶墓巡行泣曰鐸在斯鐸在斯其地多虎聞鐸哭聲輒避去

虞謙父好老氏父歿備極哀痛日誦道德經一遍已乃哭淚下漬磚磚為毀裂

姚伯華嘗受人寄綾帛衣數百一夕火發家資煨盡俱不顧悉移所寄物明日按籍各還其

主無一失者

劉球性清介弟玭為肯田令偶寄一夏布球即日封還

潘司空鑑用盜夜掠之止得粟數升一敝裘耳盜驚歎叩頭曰使在官皆若公吾輩安能亂

章懋為南司成其子自金華來省道逢巡司笞之已知請謝章曰吾子垢衣敝屨宜不識也

劉司馬以讒謫戍肅州氈帽布袍策一蹇驢行

所至人聚觀相指識爭犒金以資道路費劉悉謝不受既達戍所披甲執銃與諸卒無異衆皆歎服

鄒端簡居吏部里中士宦有餽金承篚以將而上覆之茗公直以為茗也受之已而夫人撥茗亟為言公隨令夫人整理其茗嚴篚如初出語其人曰初以家適乏茗故拜君惠頃入內閱家尚有餘茗心謝嘉意已授之令持歸

徐句容與夏少師同里夏方被殊寵人爭趨其門徐每不往及少師再相罷於途中被逮徐獨使人周旋唯謹夏為感泣

蔣性中為給事歸偶駕小舟入城遇潮落舟不得進二僕牽挽蔣自刺船大為他舟窘辱二僕厲聲曰此是蔣給事爾無橫也蔣不欲人知顧謂僕曰渠豈為若欺耶

王元美以重九毋忌終身不登高

徐使君居官貧士有所干請度力不能猶强應之曰奈何令客有慙色

徐子與好接引後來嘗語歐廣文云吾輩旁得奇人雖越數千里之外必當移書相告

魏比部服除當補三月餘不報或謂公不當有所造請耶魏笑曰我一款段馬不數步而僵且歸矣亦不知何門可造請也

俞仲蔚家貧不治生產其配紡績洗助之猶不

給仲蔚獨夷然曰不能三食乎則姑二食乃至不二食則又曰姑一食

祝廷瓘所至喜化誨人又精於琴理嘗過友人別業有館僕悍戾日詬詈其父母祝令召其人來立之戶外且云吾有聲子試聽之遂操孝順歌一曲既畢開戶視其人泣數行下悲惋不自勝祝因具爲解說自是此人改行不復如前詬詈

言語上

王仲任生細族或嘲之荅曰鳥無世鳳凰獸無種麒麟人無祖聖賢

劉寬嘗於坐被酒睡伏帝問太尉醉耶寬仰對曰臣不敢醉但任大責重憂心如醉

史公諱守河東殺侯覽遣使覽怨誣寘之辟孝廉魏劭袁瑜輩行賂於覽得減死論或以爲史嫌陶丘洪曰文王牖里閎散懷金平原紫難義夫獻寶亦何疑之有

王與語仇季知聞卿在蒲亭陳元不罰而化得無少鷹鸇之志邪荅曰以爲鷹鸇不若鸞鳳故不爲耳

平原陶丘洪舉劉正禮爲茂才是劉岱弟刺史曰前年舉劉岱奈何復舉繇洪曰若使明公用岱於前擢繇於後所謂御二龍於長途騁雙騏於千里何所復難

晉武帝問郤廣基卿在郡執與優對曰臣猶桂林一枝崑山片玉

宋武帝登八公山劉安舊臺歎曰城郭如匹帛之繞叢花也

宋明帝出射雉至日中無所得帝含愧悶侍臣曰吾旦來如皐遂空行可笑座者莫荅褚侍中言曰今節候雖適雲露尚凝故斯翬之禽驕心未下但得神駕遊豫羣情便爲載懽

范百年因事謁宋明帝帝言次及廣州貪泉因問曰卿州復有此水不百年答曰梁州惟有文川武鄉廉泉讓水又問卿宅何處曰臣居在廉讓之間

王儉爲吏部尚書有客譚姓者謁選王戲之曰齊桓滅譚那得有卿答曰譚子奔莒所以有僕

齊高帝時魏人南伐至淮而退帝問何意忽來

忽去時未有答者張黄門在下座抗聲曰以無道而來見有道而去公卿咸以爲捷

張思光入問訊彌時方登階旣就席齊高曰何乃遲爲答曰自地升天理不得速

齊世祖問王僕射卿好音樂孰與朕同並答曰沐浴唐風事兼比屋亦旣在齊不知肉味

梁武即位有猛虎入建康郭象人江陵帝意不悅以問羣臣羣臣無敢對者王瑩在御筵歛板對曰昔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陛下膺籙御圖虎象來格

魏愷積年沉廢遇楊僕射於道傲自陳述楊以發詔授官咸係中旨愷應聲曰雖復零雨自天終待雲興四岳乃起爲霍州刺史

徐君房與魏使陳昭各言方物因問昭蒲桃味何如橘柚答曰津液奇勝芬芳減之君房曰金衣素裹見苞作貢向齒自消良應不及

陳後主嘗諏蕭允於蔡徵徵曰清虛玄遠殆不可測至於文章可得而聞因誦允詩以對後主嗟賞

清言卷之二

信州鄭仲夔龍如撰

鉛山費雲仍文孫閱

言語下

辛郁原名太公弱冠遣太宗於行所上問何人對曰辛太公上曰何如舊太公曰舊太公八十始遇文王臣今適十八已遇陛下

張後裔在并州唐太宗甞就受春秋後因詔入賜宴言及平昔從容謂曰今日弟子何如對曰昔孔子領徒三千從者無子男之位臣翼賛一人卽爲萬乘主計臣此功愈于先聖太宗大悅

李白與人談論皆成麗致如春葩麗藻粲于齒牙時人號爲粲花之論

裴晉公午橋莊有茂草盈里名小兒坡茲每使數羣白羊散於坡上曰芳草多情賴此粧點

也

宋孝宗幸靈隱見飛來峯問僧淨輝曰既自飛來如何不飛去輝曰一動不如一靜又幸天竺見觀世音手持念珠問曰何用輝曰念南無觀世音菩薩問自念則甚曰求人不如求已孝宗大喜

周玄素善畫　太祖諭曰爲朕畫天下江山繪於殿壁玄素對曰臣未嘗遍歷九州不能奉詔惟　陛下賜草規模臣謹依潤之　太祖卽操筆倏成大勢玄素對曰　陛下山河已定豈能復動

太祖欲殺一犯法者東宮欲宥之　太祖問刑部郎袁凱對曰　陛下法之正東宮心之慈

太祖召浦江鄭濟至京既見深歎其家法厚賜遣出　高后曰伊食指千餘人欲爲　陛下事何所不能　太祖隨後召問汝家十世同

居何以得此對曰惟不聽婦言耳 太祖大
笑遣還
國初郊祀文有予我字 上怒將罪作者桂彥
良進曰湯祀天曰予小子履武祭天曰我將
我饗儒生泥古不通煩 上譴呵衆得釋
或言解大紳文字不應泛與人荅曰何嘗見雨
露擇地而施
閔司寇獄不稱旨 孝宗怒甚諭劉大夏曰

爾第云古昔何人執法如此大夏對曰嘗聞
孟子云舜爲天子皐陶爲士執之而已
劉瑾欲結好康武功康不爲往後瑾以脩怨北
地將因事加害康聞之遂自詣瑾瑾延見喜
溢望外留款洽焉康徐謂瑾曰昔高力士寵
冠羣臣爲李白脫靴至今高其義君能之乎
瑾直前曰試爲先生効之康曰僕何足稱今
李夢陽數倍李白以非罪陷縲絏君誠能出
之即數倍高力士耳瑾稱善次日李得釋
王新建對人每論人皆可爲堯舜一日令蒼頭
辟草堦前有客問曰此辟草者亦可堯舜耶
荅曰此辟草者縱非堯舜使堯舜辟草當不
過此
世宗登極日御袍頗長 上俛視不已楊大學
士奏云 陛下垂衣裳而天下治
嘉靖初經筵官顧鼎臣講孟子咸丘蒙章至放

勳殂落語侍臣皆驚顧徐云堯是時已百有
二十歲矣衆心始安
相嵩語顧華玉身與文待詔周旋不見荅將無
太簡顧曰此乃所以爲徵仲
慈谿一縣令初至任語羣下曰汝聞諺云破家
縣令滅門刺史乎有父老對曰民只聞得樂
只君子民之父母令默然
李于鱗將應召許殿卿餽之驢李謂徐比部曰

昔貢禹賣田以赴彈冠之會未聞王陽出黃金裝其橐中乃左史餽贐盈鎰亦難矣

瑯琊語吳峻伯云吾譬如面上眉雖少用處自不可無

汪伯玉架上牙籤數萬卷客睥睨久之謂曰公能遍識耶荅曰漢高取天下屬意者關中耳

黃姬水好遊或嘲之曰子知會心不在遠何乃舍近鶩而事遐尋荅曰苟欲會心寧知遠近

詹侍御蘇大行將入朝導聲相近蘇問前行爲誰從者以詹對蘇便曰瞻之在前詹聞知爲蘇卽回首曰後來其蘇

政事

百里嵩爲徐州刺史州境遭旱嵩行部傳車所經甘雨輙注有二縣僻在山間傳駟不往獨不雨父老以爲請嵩乃曲路到二縣入界卽雨

劉寵令東平有惠政視事數年以母病棄官歸百姓攀車距輪充塞道路車不得前乃輕服潛遁

閻憲爲綿竹令以禮讓化人縣民杜成夜行得遺賄一囊有綿二十疋求其主還之曰縣有明君何敢負也

孔文舉爲北海相有一人遭父喪哭泣墓側色無憔悴文舉刑之又一人母病差思食新麥

家中無有乃盜鄰家熟麥以進文舉特加賞異曰無有來謝勿復盜也

謝玄暉爲宣城內史每視事高齋吟嘯自若而郡亦告治境中多佳山水雙旌五馬遊歷殆盡風流文釆颷炳一時

魏僕射臨代登舜山祠東有大石廣三丈許或鑿不醉不歸四字於上收見曰此非遺德卽命鑿去之

盧承慶嘗考中外官有一官督運遭風失米承慶考之曰監運損糧考中下其人容色自若無言而退承慶重其雅量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中既無喜容亦無愧詞又改曰寵辱不驚考中上

姚善兢錢芹質經義芹曰此書生事耳公有官守何不諱時務乃出一簡授善視之則守禦制勝之策也

于謙爲大司馬數出奇勦虜朝廷賴以安時人謂遠過李剛謙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恥敢言功乎

韓文爲留守尚書歲凶死者相枕移咨戶部請預支俸糧戶部以未得命爲辭文曰救荒如救焚民命在旦夕安能忍死待耶遂發米六千石以賑

孔鏞守交州有盜嘯聚山谷孔匹馬入其巢開陳利害盜感悟酋長百輩從來中丞韓雍欲盡戮之孔執不可曰吾許以不死招撫而來若殺之是誘之也不足伸威秪敗吾信

盛杲爲縣令有盜數百夜刼庫杲潛登庭樹貴朱墨二缶俟盜出入濡筆灑其衣明旦閉城門密命邏者曰衣有迹者悉捕之不失一人

儲靜夫在吏部一時人士竦然咸曰儲君陽秋可畏

虞謙爲大理卿讞獄必得其平大辟尤致愼曰使彼無憾我無憾

盛顒爲束鹿令不復用刑罰有爭訟者諭之以理輒叩頭聽受不復辯

徐句容以廉儉著聲民有華冠侈服者出必遇責焉其稍涉侈必相戒

李摯能出守順德人問所以治郡李曰使吾僕僕道途覩上官顏色則俱不能晨興坐堂皇

揖屬吏考計延見鄉父老問疾苦爲興除脫

若承蜩耳

李邢州在郡囹圄空虛一日治牘千日爲布衣

之飲

張佳胤令滑巨盜任敬高章詐窬吉挾匕首以

千金刼張張曰庫藏空虛我將貸諸豪右乃

手書十人名令人持百金來十人素善捕盜

者須臾人奉二十金以進張陽怒曰賊汝百

金胡二十也秤之良久察賊少懈一人前忽

躍而就之刺一人縛一人不踰刻履巨盜于

樽俎間遠近靡不頷首

文學上

董仲舒治春秋三年不窺戶外嘗夢蛟龍入懷

乃作春秋繁露

漢武帝時有外域獻獨足鶴人皆不知以爲怪

異東方曼倩曰此山海經所謂畢方鳥也驗

之果是因勅廷臣皆習山海經

枚皐文章敏疾司馬長卿制作淹遲皆盡一時

之譽而長卿首尾溫麗枚皐時有累句揚子

雲曰軍旅之際戎馬之間飛書馳檄用枚皐

廊廟之下朝廷之中高文典冊用相如

光武大會靈臺得鼠如豹文以問羣臣莫有知

者竇攸對曰名鼮鼠載在爾雅詔簡書如言

賜帛百匹

邯鄲子禮年弱冠著曹娥碑操筆而成無所點

定先是魏朗已爲此碑文成未出見子禮所

作嗟嘆不暇遂毀其草

魏武使阮瑀作書與韓遂時適近出瑀隨從因

於馬上具草呈之曹擘筆欲有所定而竟不

能損益

孝武西還雅樂多缺有錞于者近代絕此制或

自蜀得之皆莫之識斛斯徵曰此錞于也遂

依于寶周禮注以芒筒捋之其聲極清衆咸歎服

王儉弱年便留意三禮尤善春秋發言吐論造次必于禮教當朝理事決斷如流

王僕射在中書省出巾箱几案襍物服飾令學士隸事事多者與之人各得一兩物陸常侍後來更出諸人所不知事復數條并奪物將去

劉勰著文心雕龍既成欲取定於沈安西無繇自達乃負書候沈車前狀若貨鬻者安西取讀大重之謂深得文理常陳諸几案

梁武帝問徐僕射求一有學藝解朝儀者爲儀曹郎勉曰孔博士識見精通詳練故事帝即日除儀曹每建議訪問前事休源即以所通記隨機斷决曾無留滯任彦升謂之孔獨誦

梁天監時西北遠邊有白題及滑國遣使緣岷山道入貢二國歷代弗賓莫知所出裴子野云漢穎陰侯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注云白題胡也又漢定遠侯擊虜入滑此其後乎時服其博識

任彦升得一篇闕簡文字零落諸人莫能識劉嗣芳見云是古文尚書所刪逸篇彦升簡周書果如其說

蕭琛稱裴子野宋畧可與過秦王命分路揚鑣

虞寄上瑞雨頌梁武稱賞顧其兄荔曰此卿之士龍也

清言卷之三

信州鄭仲夔龍如撰

門人劉日杲出予閱

文學下

唐玄宗於勤政樓以七寶裝成山座高七尺召諸學士講議經旨以及時務勝者得升焉預座張九齡謂論風生得升此座

李白凡所登臨每有吟詠過武昌見崔顥黃鶴

樓詩歎服之遂不復作去而賦金陵鳳凰臺

孟襄陽客遊長安開遊秘省爾時秋月新霽諸英華令賦詩襄陽句曰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舉座嗟其清絶咸閣筆不能爲繼

唐文宗語左右云若不甲夜視事乙夜觀書何以爲君嘗召學士於內庭論經較量文章宮人以下侍茶湯飲饌

裴晉公修福先寺請皇甫持正作碑酬以千緡湜曰碑文三千字每字一縑更減不得也裴笑而足之

薛濤在高千里席上適有邊報千里令濤作樂府卽爲句云聞說邊城苦今朝到始知願將筵上曲唱與隴頭兒舉座稱賞

蘇子容聞人語故事必令人簡出處司馬溫公聞人言新事卽便抄錄且必記所言之人故當時謂古事莫語子容今事莫告君實

王荊公教元澤求館賓須博學善士或謂發蒙何必爾曰先入者爲之主

蘇長公語劉景文云軾平生無他快意惟作文章意所到處則筆力曲折無不盡之自謂世間樂事無復踰此

米元章云一日不讀書便覺思澁

蜀王性嗜古　太祖鍾愛之呼蜀秀才

宋濂以文柄雄視四海曾嘗博貫羣籍談論風

發雷厲嚴陵徐尊生曰南宮以舌爲筆學士以筆爲舌

景中丞在太學時嘗假同舍生秘書約一宵還故負約其人遽訟之國師景乃詭言實巳書誦之不遺一字其人反無記大慚憾旣出景特還之曰吾以子珍秘太甚故相戲耳

李夢陽倣覛當世讀書斷自漢魏以上聞人論古昔有不解事卽曰登三代以還書耶

北地作詩或句字未工卽棄弗錄何舍人深惜之李荅云是自家物終久還來

世評何仲默文侵謨匹雅依騷儷選追周漢俛視六朝顧使君曰信陽詩雖峭俊終是北地多一臂力

楊太史登眺山寺見雨霽虹蜺下飲澗水得句云渴虹下飲玉池水斜日橫分蒼嶺霞張愈光曰斜字猶未稱渴字後一年太史偶閱莊子遂改覛日愈光曰渴虹覛日古今奇句

雷禮鄭曉二人皆博雅禮淹通羣籍曉尤留心國朝典章世稱尚書知古端簡知今

顧華玉閱王子衡愼言稱云特標妙義

王大司寇云先秦之則北地反正濟南造玄

七子聚薊門結社賦詩每一詩成人人自得至濟南片語出又還顧自失咸歎服之以爲莫能及

廖學士雅自負博聞又雄于辯嘗設數事詗朝紳無有解者乃舉問魏裳魏隨事縷陳應荅如響廖竟不能小屈

吳峻伯云元美見荅三絕較閱委頓時披誦可作益氣散

王元美預相嵩席出桑落酒嵩謂客曰此酒之名幾一見張謂詩耳王應聲曰杜詩有之水經注亦有之嚴便出二書令簡視果然

王廷尉贈徐子與長歌十絕句錄寄李邢州遒

盧柟在李郡齋把玩不覺神竦謂元美游內

獨步茂秦瑣瑣水寵十倍不及也

宗廣陵嘗曰朝廷可無文章之士則靈鳥不必

鳴岐山而麒麟爲檮杌

胡宗憲燕將士欄柯山酒酣然作命沈明臣作

鐃歌鼓吹十章援筆立就至狹巷短兵相接

處殺人如草不聞聲胡起捋明臣鬚曰何物

沈郎雄快若是

魏順甫著楚史成時楚人何某亦爲之或言二

史嘗合者順甫意不懌曰五色可合縞素不

可合也無已寧隳吾史

方正

楊子雲撰法言蜀富人貲錢十萬願載一名子

雲不聽曰此人富而無義正如圈中之鹿欄

中之牛安得妄載

光武臨朝或有惰容張湛輒陳諫其失常乘白

馬帝每見湛輒言白馬生且復諫矣

宋弘薦桓譚於世祖召拜議郎桓特妙於絲竹

帝每讌輒令鼓琴好其繁聲弘聞之不悅趨

責譚譚望見弘便失常度世祖怪問之弘謝

曰所以薦譚者望能以忠正導主而令朝廷

耽悅鄭聲臣之罪也

盧植師事馬南郡南郡外戚豪家多列女倡歌

舞於前植侍講積年未嘗轉盼

仇香入太學與符融比宇融賓客盈室香常自

守融因徐諷以交結香正色曰天子設太學

豈但使人遊談其中耶高揖而去

漢靈帝問楊侍中朕何如桓帝對曰陛下之於

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帝不悅曰卿強項

眞楊震子孫

晉武帝嘗問吾彥陸喜陸抗二人誰多彥曰道

德名望抗不及喜立功立事喜不及抗後彥
爲兗州餉士衡兄弟士衡將受之士龍曰彥
本微賤爲先公所扳而荅詔不善安可受之
乃止
游肇爲廷尉持法平上嘗勑肇有所恕肇不從
曰陛下自能恕人何必令臣曲筆
楊國忠子弟以奸媚結識朝士每至伏日取堅
冰令工人鏤爲鳳獸形或飾以金環綵帶置

雕盤中送與王公大臣唯張曲江不受此惠
張文瓘在禁近同列以堂饌豐餘欲少損文瓘
曰此天子所以重樞務待賢才也若不任職
當自引避不宜節減以自取名
太祖賜劉璟鐵簡令糾不正者時都御史袁泰
奏事不直璟當大廷擊其項舉朝憚服
鄭克敬受知　高帝嘗賜宴值其父沒恳不食
飲　上曰尊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况君命
乎對曰臣聞有父子而後有君臣
劉長史嘗以使至燕　王與之奕劉勝　王曰
卿獨不少讓我耶對曰可讓處不敢不讓不
可讓處璟何敢讓
孔約教諸皇孫　太宗賜一小荆杖出西番柔
韌可屈伸云犯者以是撻之他日皇孫有過
約連杖至十數是夕皇孫熱作　上怒召約
責之約厲聲曰昔漢明帝尊師重傅今奈何

以教子罪師
顧佐爲應天尹剛稜不撓時以方包孝肅之知
開封
楊弘濟在內閣其子來京所過州縣無不餽遺
惟江陵令范理不爲禮公異之薦爲德安守
或勸理宜致書謝理曰宰相爲朝廷用人非
私于理卒不往
廖莊爲給事時楊文貞當國家人不法者抗章

論之或言獨不為東里地耶莊曰此廼所以報楊

東楊晚年溺愛其子稷所為多不法事嘗與鄉人爭墓地交訴於朝法司不敢決以請于士奇士奇心庇其子曰往問鄉友羅汝敬法司從之羅正色曰吾不知其他但每歲見鄉人上塚耳

郭定襄守大同屢衄之後人心土崩愛郭者泣

曰事至此奈何郭曰天祚國家必無可憂之事朧胡勢莫過吾與此賊誓相存亡嘗不令諸君獨死

陳壽巡撫延綏與虜戰三勝或誣壽注子弟姓名戰籍中當有功賞壽曰吾子弟本不諳弓馬竟不許

楊文懿淡泊自處未嘗干進權貴重其賢欲援之使所親諭意守陳謝却之曰吾猶婺婦豈

自首而改節

王封丘入覲踰黃河見數十人舉大木為耶許歌有蒼頭奴乘馬鞭役者背王問知為馬太宰治第遂停車執奴下重朴責之曰若困朝廷赤子方喘汗作努而汝坐鞭之乎或謂得罪太宰往必不利曰吾知吾民安知吾官後封丘以最治聞

楊黃門嘗夜出遇貴璫爭道不恭批其頰璫泣

訴于　上上曰知是長楊何不讓之

李夢陽督學江右渡江故事當祀水神有司以請李怒命從者縛神投諸江曰以水神投水得其所哉得其所哉

何仲默在中書有同官客死京邸中人廖鵬賻以棺何叱却之廼自出金為斂

王幹被誣罰運木石贖罪乃躬自負荷或勸其令子弟代之曰此輩未嘗受吾富貴安可以

勞苦及之或俾隸卒曰非其罪也自竟其役寧蕭召孫中丞不屈大罵曰我何負于汝孫揭辭曰朝廷亦何負于汝

有客謁梁公實欲餌以延年術梁哂曰吾名在天壤間政恐盛者不了安事長生客慙而去

海瑞爲淳安令抗直不阿鄢懋卿以鹽法都御史廵行郡縣所至叱咤風生懋卿妻從行爲裝五綵輿令十二女子舁之令長以下皆膝

行蕭伏比至淳安供張甚薄瑞復抗言縣小民貧不足容車馬懋卿怒甚知其不可辱歛威去之

周王深慕文徵明欲召致不得遣人致幣文辭使者曰王無所求特慕先生耳盍一啓函文謝曰尊者賜啓之而還却不恭竟不啓

清言卷之三

清言卷之四

信州鄭仲夔龍如撰

玉山董思王求毋閱

雅量

晉武帝問劉仲雄朕可方漢之何主仲雄對以桓靈帝云那便至此仲雄曰更有不如者帝大笑曰桓靈之世未聞此言今朕有卿故爲勝之

羊太傅在軍身不披甲鈴閣之下侍衛不過十數人

郭代公山居中夜有人面如盤瞋目出於燈下公了無懼色徐染翰題其頰曰久戍人偏老長征馬不肥題畢朗吟之其物遂滅

陽城家嘗絕糧遣奴求米奴以米易酒醉臥于路城迎之奴猶未醒乃自負以歸及覺痛咎謝城曰寒而飲何害也

令狐楚爲太原書記鄭儋在鎮暴卒不及指揮後事軍中諠譁將變忽夜數十騎持刃迫楚至軍門令草遺表楚在白刃之中搦管立成讀示三軍無不感泣

韓魏公帥定武時夜作書令一侍兵持燭於旁侍兵他顧燭然公鬚公遽以袖摩之而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則已易其人矣公恐主吏鞭之亟呼視之曰勿易渠今已解持燭矣軍中

感服

韓治與同僚處一日有卒悍厲衆皆怒之惟韓不顧徐曰無忿疾于頑惟頑能致人忿故耳

龔叔安微時嘗獨行爲狂者擠池中幾溺死或援以出請治之龔曰亦復何足理

解大紳嘗曰處其心如在熙春麗日間則天下無可疾之人

御史李鋒嘗詆斥梁文康後大理丞缺按格宜鋒銓司以爲嫌公曰舉不避仇古制也立擬擢鋒

馬士權善徐武功石亨譖武功怨望逮捕并逮士權拷掠瀕死終無所言乃摘武功誥券纘禹神功語出自撰實謀作逆士權始大呼曰有貞忠臣豈有自撰誥券露逆謀之理耶武功得釋感其義許以女婚其子後自金齒歸負盟士權亦無言

林誠嘗極詆商文毅　上怒欲譴誠商進曰誠言不無所見且　陛下喉舌之司今以臣故加貶如言路何誠得復職

耿九疇爲太宰嘗考一官得實忽又改許考功郎儲巏不從且云公所執何異王介甫時部屬方會集省中九疇爽然了無忤色

楊廷和在閣久漫無建白　武宗南巡有狂生上書數其過公延禮生泣下曰久當不負良

意後審計擒江彬衆始服公才量

屠太宰新衣白綾甚潔有一吏捧硯誤傾墨汁屏息請罪公曰吾方嫌其白而欲染之適與意會

孔寺丞坦率宏恕於物無爭所居園圃近水常有夜涉盜蔬果者孔曰晦夜涉水或有陷溺卽爲起橋盜慚不復渡

陸粲嘗論張永嘉褊急無大臣體張陳疏几上

日披閱者再或謂浮士出語無當不足以損張曰疏語最是良劑方圓自克耳他日請告棹過吳門乃特訪陸山中終身謂其愛已

瞿文懿嘗扁舟巢湖中夜有炬火數千逼舟乃厲聲叱曰吾在胡爲者卽應聲滅

楊容城廷杖時或遺以蚺蛇膽楊笑曰吾自有膽何蚺蛇爲却之第飲一卮酒畢受杖

蔡子木在京與徐子與吳明卿張肖甫論文不合後子木巡撫河南三人皆爲屬吏子木張宴備賓主禮身行酒炙曰吾惡得有其一以慢三君子

識鑒

朱勃年十二能誦詩書常候馬文淵兄況勃衣方領能矩步辭言嫻雅文淵見之自失況慰之曰朱勃小量速成智盡此耳卒當從汝禀學勿畏也及文淵爲將軍封侯勃位不過縣

令

班孟堅少時王仲任特愛之嘗撫其背曰此兒必爲天下知名

劉揚州卒孫討逆命太史慈往視時慈新附左右皆謂必不還孫曰子義舍我當復從誰且其人一以意許知已死亡不相負也果如期返

曹公聞孫權以荊州資劉先主大懼方作書不

覺筆落於地
阮嗣宗知曹爽必敗及爽輔政召籍爲參軍因以疾辭屛居田里歲餘爽誅乃所引用俱罹禍時人服其遠識
王仲寶幼時袁尹聞其名旣而見之歎曰栝柏豫章雖小已有棟梁氣矣終當任人家國事
王叔玠始隱居時與房杜善母李嘗曰兒必貴然未知所與遊者何如人試與偕來會玄齡等過其家李闚大驚敕具酒食盡歡終日喜曰二客公輔才汝貴不疑
房玄齡較讎秘書省高孝基語裴矩曰僕觀人多矣如此郞者當爲國僑恨不見其聳壑昂霄
宋末時宗人趙時賞在軍中見同列盛輜重飾姬侍嘆曰軍行如春遊其能濟乎
劉基嘗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同遊者皆以爲

慶雲將分韻賦詩基獨縱飮不顧大言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時無有知者惟西蜀趙天澤曰此隆中諸葛也
劉文成舉進士揭奚斯見而歎曰此魏玄成之流而英特過之濟時具也
中山王追元帝將及遽鳴金使逸去常開平不能平達曰是雖夷狄然嘗帝天下主上將裂地而封之抑遂其心也旣背不可則縱之便
胡惟庸未相時劉中丞嘗目之曰是將僨轅破犁
太祖嘗令　東宮讞獄時有逮者獲盜七人太孫一見卽疑首盜非眞訊之果然　上曰女那得知對曰周禮聽獄色聽爲先尚書亦稱惟貌有稽今見其人雙眸炯炯定非盜耳上喜曰決獄者不可不讀書

王驥征麓川，調者回云彼有象陣。王思象畏鼠，此間無所得，乃廣撩猪猫數百爲備，臨陣悉放出，象懼而奔，遂勝。

韓襄毅征兩廣蠻寇，軍至大藤峽，道有儒生里老數百人跪持香曰：我輩苦賊久，莫能自拔，今幸遇天兵，得生爲良民，願先云軍鋒。雍大怒，顧左右縛賊。左右初疑爲良民，既縛而袖中利刃出，乃悉斷頭頸，拄箐棘中。賊大驚沮，曰：韓公天威也。悉力拒不支，遂破之。

徐武功治張秋河，百計塞之莫效。聞一僧有道，就謁問術，僧但云聖人無欲。武功歸思數日，悟曰：此下殆有龍窟耶？龍愛珠，吾能使之去。乃鑄長鐵柱，洞釜底貫而下，水始受塞，不踰時遂成平陸。

中官金英奉使道金陵，公卿俱餞送江滸，薛德溫獨不往。英至京，言於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廷尉耳。

宸濠謀逆，人情洶懼，王司馬獨云有王守仁在彼，朝廷可無憂。未旬月，果捷音至。

賞譽上

漢世京師目鄭康成曰經神，何休爲學海。

孔文舉英雄特傑，如衆星之有北辰。

張紘與孔北海書言：虞仲翔頗爲論者所侵，美玉雕磨，益光不足以損。

趙戩遭三輔喪亂，客於荊州，劉景升以爲賓客。爾時禰正平來遊京師，詆訾朝士，謂無復人。及南見戩，歎曰：所謂劒則干將莫邪，木則椅桐梓漆，人則顏冉仲弓。

諸葛武侯見殷禮，歎曰：東吳菰蘆中乃有此人。作書與兄子瑜曰：殷生嗣秀才，今之儔匹也。

謝靈運詩書皆兼獨絶，每文竟，手自寫之，文帝稱爲二寶。

謝惠連年十歲特爲康樂所賞識康樂嘗過會稽郡語方明曰阿連詎可作常兒遇

任太常幼便知名王丹陽雅欽重之以爲當時無輩稽彥回亦嘗歎云中散家兒所謂百不爲多一不爲少

劉孝綽除秘書丞武帝曰第一官當與第一人

到茂灌與弟茂沿皆有文才兼善言理時人比之二陸

梁簡文目劉中庶曰玉潤瀾清又云瑛琬爲心玄黃成釆

楊津見楊遵彥少時目之曰駒齒未落已是龍文

韓果破稽胡散其種落稽胡號爲着翅人文帝歎曰着翅之名寧減飛將

李白少隱岷山州舉有道不應蘇益州見之歎曰是子天才英特不減相如

唐代宗目王右丞藻思泉飛襟情雲散

王士源評孟浩然曰導漾挺靈定生楚英

黃太史道李伯時風流文雅不減古人政自爲畫所掩

徐霖稱謝君直如驚鶴摩空不可籠絷

盧摯目徐杰之曰南州高士

清言卷之五

信州鄭仲夔龍如撰

鄣溪汪　楙恭仲閲

賞譽下

楊洗馬目劉伯温勲業造邦文章命世

劉中丞二子入朝　太祖奇之曰阿璉明秀阿璟凝重伯温有子矣

黄鉞道姚蘇州激烈有國士風

太宗目黄淮如立高岡無遠不見

解大紳目王偁人品在蘇長公之列文亦恒似

瑯琊黄侍中贊云飛檄逾琳投沙擬屈

王元美稱鐵司馬之桓桓練中丞之蹇蹇卓戸部之英英又目徐魏公曰氣如長虹

吳原博稱陳侍御英佩踔而復奮

孝宗道劉大夏雖復開門延客人亦不敢以賄遺

李東陽目何孟春曰子必張楚

李獻吉以文雄海内目中無人及閲徐禎卿文大加驚異遂與定交世稱李何亦稱徐李

何景明天才騰逸咳唾成珠

北地李夢陽濟南邊貢姑蘇徐禎卿信陽何景明世稱四傑

王元美目文待詔能使吳雅能使吳敦能使吳重

霍文敏嘗歎曰我與孫中允談雖沉酣中不覺自醒

王維禎評楊文襄如龍人仰其為胖亦駭其為異

閩中丞風裁凜然縉紳憚之目為千尋劒閣

世目唐司諫廊廟之羽儀文章之瑚璉

唐伯虎桑民懌並有文才而倜儻不羈時人謂之二逵

瑯琊道桑民懌文陣健兒人莘逸駒

王廷尉稱徐使君云子與性味如醍醐無慮不入

王大司寇云吳明卿之雄沈宗子相之朗秀李于鱗之嶽峙

宗吏部以唐應德爲博雅

瑯琊稱楊仲芳如孔翠威鳳

宗子相出叅閩藩值倭冦作宗守西門數出奇

創賊賊懼遂遁走時稱爲薦紳頗牧

李侯評梁伯龍不惟口具五色兼有熱腸

徐比部嚴事李王目爲雙美二子對人亦首推轂子與時人以爲交相重

王廷尉見張肖甫歎曰世尚自有人

宗臣目濟南曰古心淵識

王廷尉道謝茂秦布衣風格從來未有

品藻

漢桓帝問陳太傅徐穉袁閎韋著三人孰爲先後太傅曰閎生公族聞道漸訓著長于三輔禮義之俗所謂不鑿自雕至于穉者爰自江南卑薄之域而角立傑出故當爲先

司馬景王問安平王孚曰才何如夏侯玄孚曰昔趙儼葬兒汝來半坐迎之太初後至一坐悉起以此方之恐不如耳

王大將軍共郗太傅論西朝人士云樂令短才

耳考其實豈勝滿武秋邪郗曰彥輔道韻平淡恩懷之廢柔而能正武秋失節之士安足以相擬

袁中丞語謝中書云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

蕭子雲書迹雅爲武帝所重嘗稱之曰筆力駿勁心手相應巧逾杜度美過崔寔當與元常並驅爭先

諸宰相侍讌太宗語王珪曰卿識鑒精通復善談論玄齡以下卿宜悉加品置且自謂何如數子珪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爲臣不如房玄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溫彥博處煩治劇衆務畢舉臣不如戴胄恥君不及堯舜以諫諍爲己任臣不如魏徵至於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微長上深以爲然衆亦服其

確論

蘇味道高爽王方慶魯鈍同爲鳳閣侍郎或問張元一二子優劣張曰蘇如九月得霜鷹王如十月被凍蠅

高帝問陶左師卿何如劉宋諸人對曰臣謀略不及劉基學問不及宋濂治民之才不如章溢葉琛　上然之

有人問瑯琊徐太傅何如古人是誰比王云合韓淮陰鄧高密曹濟陽爲一人

正統間三楊柄國文貞爲東楊文敏爲西楊因居第別之文定郡望每書南郡世遂稱南楊時謂西楊有相才東楊有相業南楊有相度

時論云李公謀劉公斷謝公尤侃侃

兪允文稱李邢州之尚古徐使君之長厚吳黃門之慢世宗吏部之倜儻王廷尉之雄邁昔建安七子開元八仙以爲千古一事諸人達

節肖似而同心之義過之

濟南云子相高朗多奇明卿切覈子與最二家之勝

王大司寇云吾黨有三甫張肖甫雄爽流暢張助甫奇秀超詣余德甫精嚴穩稱

規箴

公孫弘赴公車鄒長倩贈束芻繸絲撲滿各一遺書云芻束則謹絲積微至著撲滿貴聚而

散世傳三事喩

嚴延年用刑頗急張京兆以書規云昔韓盧之取兔也上觀下獲不甚多殺願次卿少緩誅罰思行此術

邢子昂爲平原侯家丞頗見疎遠庾子劉楨諫曰君侯遇楨以禮待顯則疎恐觀者將謂采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

慧琳以才學爲宋太祖所賞愛每召見常升獨

榻顔延之進曰昔同子参乘袁絲變色此三台之坐豈可使刑餘居之

齊公旣有承宋之志畏謝侑中未便發嘗與論魏晉故事因曰石苞不早勸晉文死方慟哭方之馮異非知幾也謝正荅曰晉文世事魏室必將身終北面借使魏行唐虞故事亦當三讓彌高齊公甚愧憾此言

盧子潜語李邕卿才如干將莫邪難與爭鋒然終虞缺折耳

李泌兒時張九齡嘗引至臥內張與嚴挺之蕭誠善嚴惡蕭侫勸張絶之張獨念嚴太苦勁不若蕭軟美可喜方命左右召蕭泌在旁率爾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顧喜軟美者乎九齡改容驚謝因呼小友

陸司寇李御史行部不弔楊洗馬欲規之於其來謁令闗人辭曰適聞弔陸尚書先至彼相

候御史旋詣陸

屠應峻欲治一僕怒甚僕遑遽求解于夫人夫人笑謂置一大魚來莫測其指屠素嗜魚見而詫其肥夫人從旁笑曰但水寬耳僕以此獲免

祝孝廉弟子徐易以年少任句章令祝慮其矜翊欲裁之及徐來別侍從甚衆祝令屏去旣坐久謂曰吾具斗酒豆肉以待子無人烹飪

異時子庖我爨今子爲貴人我庖而子爨可乎徐謝曰師何出此言也遂自庖焉相與飲惟戒以爲清白吏後徐居官果貞廉而有異政

捷悟

生公任虎丘講經宋文帝大會沙門食至衆疑僧律日過中卽不食帝曰始可中耳生公曰白日麗天天言始中何得非中卽舉箸而食莫不服其機辯

蘇長公知楊州一夕夢在山林間有虎來噬方驚怖忽一紫袍黄冠出以袖障之叱虎使去明日有道士投謁曰昨夜驚畏否蘇遽叱之曰鼠子敢爾本欲杖女脊吾豈不知女夜來術耶道士惶駭而退

景泰立春日正値聖節衆議慶賀迎春先後未定于肅愍至曰迎春宜先衆曰何據曰不見春王正月春加王上宜先迎春

李淑城慈谿甫半郭居者賄趙文華請廣之李持不可趙乃置酒於城外一山使人射矢及城睥睨曰城易及矢乃爾奈何李卽令以矢從他山射至酒所曰益城至此不能使矢無及

夙惠

戴安道總角時以雞卵汁溲白瓦作鄭玄碑又自爲文鐫之詞麗制妙

顧玄平六歲家貧父使田中驅鵲玄平作黄鵲賦而歸鵲食稻過半父怒欲撻之見賦乃止

崔英年九歲在秦王符堅宮内讀書堅殿上方臥諸生皆趨英獨緩步堅恠而問之英曰陛下如慈父非桀紂君何用畏乎又問卿讀何書曰孝經問有何義曰在上不驕堅因爲之起

徐之才年八歲與從兄康造周捨聽講老子捨
爲設食乃戲之曰徐郎不用心思義而但事
食乎荅曰聖人虛其心而實其腹捨大嗟賞
虞寄年數歲客有候其父遇寄於門嘲之曰郎
子姓虞必當無知寄應聲曰文字不辨豈得
非愚客大慙
賈嘉隱以神童召見時長孫太尉李司空於朝
堂立語李戲之曰吾所倚何樹賈云松樹李

曰此槐也何言松荅曰以公配木何得非松
長孫復問吾所倚何樹荅曰槐樹長孫曰汝
不復能矯對邪曰何須矯對但取其鬼木耳
如意中有女子七歲能詩則天召見令賦送別
[illegible]兄云別路雲初起離亭葉正飛所嗟人異鴈
不作一行歸
獨孤至之爲兒時嘗讀孝經父試之曰兒志何
[illegible]語對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父奇之

方希直髫齡善屬文鄉人呼爲小韓子
永樂改元徙江南富民實北京黃潤時年十二
其父當行乃詣官請代官不從對曰父去日
益老兒去日益長官異而從之
于謙七歲僧蘭古春見而奇之曰此他日救時
宰相
洪鍾四歲能作大書　憲宗召見命書聖壽無
疆鍾搖筆久之不動　上曰女容有不識者

乎鍾叩頭曰臣非不識但此字不敢席地書
耳　上命內侍舁几一揮而就
何遵幼時其祖折葵一枝命向日拜遵竟北面
拜祖恠問曰闕在北
張敷華七歲時里社有竹木之祟乃指揮羣兒
斬伐殆盡
王世貞幼見鬻刀者其師戲分韻令作詩王叙
成句云少年醉舞洛陽街將軍血戰黃沙濺

師驚曰子異日必當鳴世

瞿宗伯甫十月能誦詩關雎

吳中有小兒甚頴敏徐相國嘗戲之曰他日卿當效我荅云不願效公相徐曰公相復不足學耶曰願爲聖人耳相國大嗟異之

清言卷之六

信州鄭仲夔龍如撰
武林徐如珩楚白閱

豪爽

王景略隱居華陰聞桓大司馬入關披褐詣之捫蝨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

桓靈寶負其才地以雄豪自處朝廷疑而不用年二十三始拜太子洗馬後出補義興太守

鬱鬱不得志歎曰父爲九州伯兒作五湖長遂棄官歸

桓南郡作詩或時思不就輒作鼓吹既而得句云鳴鵠響長阜歎曰鼓吹故自來人思

劉延明年十四就博士郭瑀瑀弟子五百人通經者八十餘人瑀有女始笄妙選良偶有心於延明遂別設一席謂弟子曰吾有少女欲覓一快婿誰坐此者延明遂奮衣坐神志湛

然曰延明其人也璃卽以女歸之

陳子昂初入京不爲人知有賣胡琴者價百萬豪貴傳視無辨者子昂突出顧左右曰輦百緡市之衆驚問荅曰余善此樂皆曰可得聞不云明日可集宣陽里如期偕往則酒肴畢具置胡琴於前食畢捧琴語曰蜀人陳子昂有文百軸馳京走轂碌碌塵土不爲人知此樂賤工之役豈宜留心舉而碎之以其文軸

徧贈會者一日之内聲華溢都

郭元振在太學時家中送資錢四十萬會有縗服叩門者自言五世未葬願假以治喪元振舉與之無少吝亦不質其姓氏

宋廣平奏彈張昌宗兄弟請付法斷武后殊不悸時李邕爲左拾遺進曰璟言事關社稷望陛下可其奏后色解旣出或謂曰子名位尚卑倘不稱旨禍將莫測邕曰不騃不狂其名不張

李北海與張燕公交惡以枉下獄論死許昌男子孔璋上書願代

張曲江語人曰學者常想胸次吞雲夢澤筆頭湧若耶溪量既并包文亦浩瀚

李白見玄宗於便殿神氣高朗軒軒然若霞舉

韓晉公鎭浙西戎昱爲部内刺史郡有妓善歌色亦閑妙昱情屬甚浙西樂將聞其能白韓

召置籍中昱不敢留於湖上爲歌贈之且曰至彼令歌必首唱是詞妓如戎言韓異之詰得其實召樂將責曰戎使君名士留情郡妓何故不知而召置此聞成余之過命與妓百縑卽時遣還

司空表聖甚爲王重榮父子所重嘗爲重榮作碑贈絹數千匹表聖致虞鄉市中人得取之一日都盡

范文穆好談虎搆說虎軒

太祖造邦法制嚴峻王行欲往金陵其友堅沮之行大聲曰虎穴中好歇息

王行爲藍玉所知藍謀不軌并收行刑官無以入其罪命行供狀即供云行本一介書生蒙藍大將軍禮遇甚厚今將舉事焉敢不從遂以同謀被誅

方希直夜偕客登巾山絕頂飲酒望月劇談竟

夕因謂曰昔蘇子瞻輩登桓山吹篴飲酒乘月而歸自謂太白後三百年無此樂則斯樂又子瞻後三百年所無也衆大笑

宋癸酒疾篤其子請還家訥厲聲曰是何風雲氣少兒女情多

徐有貞酒中忽問門下士杜堇曰女謂何等人可作宰相堇謝不知徐曰左邊推數十萬金右邊殺人流血目不轉睛者眞宰相也

項忠討滿四矢石如雨略不少避馬文升勸其持重項曰奉命討賊久無成功死所甘心

韓中丞膽力絕人兩司會集議兵適引賊數人至公握刀付一方伯曰可手刃此賊方伯戰縮公笑曰殺一係囚猶爾耶即自持刀連斬數人頭衆懼有眩絕者

楊黃門嘗言吾目如馳電能開不能闔口如決濤能吐不能含

王威寧性奢華自奉若侯王而其御下能恤一日大雪方坐地爐使四伎抱琵琶捧觴侍一千戶詞虜還即召入與譚虜事甚悉大喜曰寒矣手金巵飲之復譚則益喜命絃琵琶侑酒併金巵予之已又譚則又喜指其中最姝麗者曰欲之乎以贈汝自是麾下所至爲效死力

王伯安年十五訪客居庸山海關時闚出塞與

諸屬國夷角射因縱觀山川形勝慨然有勒碑燕然志

李獻吉玉立朗朗意不可一世

唐中丞滿壁書志士不忘在溝壑語

楊忠愍論劾嚴嵩嚴黨羅織成獄遂以冤死諸人無敢覗者王元美從徐子與及同舍郎哭諸郊外治其喪宗子相爲文祭之

李邢州絶好登臨每云吾一瞬千里覺曾皙牧

皮爲未狂

宗吏部臨終著臨岐詩飄飄然有仙意脫管而逝

濟南少時便恥爲時輩人目爲狂李曰吾而不狂誰復當狂

胡總制駐軍海上看波濤洶湧曠然自得忽雲盡山出頻感呼曰宇宙已自局人又何用彼山撓此萬里長浪

容止

蔡中郎飲至一石時人目爲醉龍

桓宣武自以容姿風氣是司馬宣王劉越石之儔有以比王大將軍者意甚不平及北伐還於路中得一巧作老婢乃越石故妓也見桓便潸然而泣桓問其故荅曰公甚似劉司空桓大悅出外整理衣冠又呼問此婢婢曰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鬚甚似恨赤形甚似

恨短聲甚似恨雌桓於是褫衣解帶昏然而臥不怡者數日

伏曼容風采部秀宋明帝以方嵇叔夜命吳人陸探微畫叔夜像賜之

褚司徒俯仰進退咸有風則時人以方何平叔

沈休文羸劣多病日數米而食羹不過一筋暑月猶綿帽温鑪食薑椒飯不爾則委頓

柳彥緒云庾衛率爲蟬冕所映彌有華采

龔祈風姿端雅范逑見之歎曰此荆楚仙人

裴粲謁高陽王王以舊怨今怒待之粲神情閒遠舉止抑揚雅目之不覺內解坐定謂曰可更爲一行粲卽下席從容而出

溫鵬舉詣梁客館自以不脩容止謂人曰詩章易作逋峭難爲

李渾出聘梁名輩畢萃詩酒正歡崔㥄後至一坐無談鄭伯猷歎曰身長八尺面如刻畫謦

欬如洪鐘響胸中貯萬卷書那得不使人畏

司馬子微形狀類陶隱居玄宗謂人曰承禎弘景後身也

李長源目如秋水少爲賀監所歎

文履善英姿俊爽目光如電

吳伯宗少時舉止不凡識者奇之曰此兒玉光劍氣殆不可掩

習孔教論瑯琊兄弟曰元美神仙相敬美王子相

自新

賈淑性至險害邑里患之郭林宗遭母喪淑來修弔旣而孫威直後至見林宗受惡人弔不進而去林宗遽追謝曰賈子厚誠凶德然洗心向善仲尼不逆互鄉故吾許其進也後淑感媿終成善士

徐騭少有禽荒之癖嘗蓄鴿遭父箠楚遂力學

不輟後父亡每遇鴿飛鳴涕泗無已人稱泣鴿先生

企羨

董江都墓門人至皆下馬謂之馬陵

東國宗敬蔡中郎不言名咸稱蔡君兖州陳留並圖畫形像爲之目曰文同三閭孝齊參騫

鄭玄在徐州孔文舉時爲北海相欲其反郡敦請懇惻使人繼踵又教曰鄭公久遊南夏今

艱難稍平倘有歸來之思無寓人於室毀傷
其藩椽材木必繕治墻宇以俟還向
王平南甚重索幼安書嘗市得一紙永嘉喪亂
乃四疊於衣中以渡江
陶隱居深慕留侯爲人每云古賢無比
任彥升爲中丞簪賜輻輳預其宴者號爲龍門
遊
蕭允爲會稽丞行經延陵季子廟設蘋藻之薦

託異代之交爲詩叙意詞理清典
李北海入朝聞其眉目瓌異至阡陌聚觀後生
望風內謁塡隘門巷中
張旭尉海虞父老數求判狀張以爲煩父老曰
慕公草聖願家藏之耳
王振恨薛文清以事寘之辟臨刑振一老僕哭
于厨下振驚問僕曰聞今日薛夫子將刑故
泣耳振爲之動薛遂得放歸

文待詔名滿天下沈啓南每歎曰徵仲庚甲何
與
濟南在當日四方想聞風采目爲李君于時名
賢咸願托交俞仲蔚未見通欵爲詩道意嶺
南歐楨伯亦因徐比部賦白雪樓二章贈之

傷逝

蔡中郎旣繫獄中司徒王允尋悔欲止而不及
縉紳諸儒莫不流涕北海鄭玄聞而歎曰漢

家典故誰與正之耶
豫章王宜儼薨王融爲銘云半岳摧峯中河墜
月武帝流涕曰此正我所欲言
任寧朔卒於官舍殷芸作書與到建安曰哲人
云亡儀表長謝元龜何寄指南誰托
梁武方食西苑綠沈瓜聞任昉卒投之於盤悲
不自勝
白傅葬龍門山四方過者必奠巵酒塚前方丈

之士常成泥滓

王廷尉語沈嘉則朱邦憲遂爾長逝覺吳淞以東無復人風雅俠烈事事在目眞令我痛深

梁公實亡後宗子相毋爲痛悼嘗貽書李侯曰疇昔五子結盟義掩白日風波中起羽翼相乖謝榛以白髮負心梁生以青髯長徃俯仰人事但有悲嘆

王元美云子鱗一旦奄成異代郵筒永廢風流

若掃青燈弔影何能無山陽之慨邪俯仰今昔悲不可言

瑯琊大葬時鄉父老醵金爲路祭北郊外祭時皆伏泣不能仰視

清言卷之六

清言卷之七

信州鄭仲夔龍如撰

虞山袁德謙無盈閱

棲逸

應曜隱淮陽山中與四皓俱徵獨不至時人語曰商山四皓不如淮陽一老

仲長統常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曰溜清水追凉風釣游鯉弋高鴻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

命之期則可以凌雲霄出宇宙之外矣

李仲元居成都圭里及薦起爲縣令鄉人共送之弘無心就官因共酣飲月餘太守使人促之仲元曰本不之官

龎德公居漢之陰司馬德操宅州之陽望衡對宇歡情自接泛舟褰裳率爾休暢

徐偃隱居不仕躬行稼穡倦則誦經貧屢困之執志彌篤不受惠於人太守華歆禮請相見

辭疾不詣

郄詵數月山行喜聞樵語牧唱云洗盡五百年塵土腸胃欣然停驂臨水久之乃去

戴公累辭不就徵郡縣敦逼不已逃匿於吳謝車騎語孝武曰逵自求其志今王命未回將罹風霜之患陛下既已愛而重之宜使其身名並存請絶召命乃聽其終隱

陶徵士聞田間水聲倚杖聽之歎曰秋稻已秀

翠色染人時剖胸襟一洗荆棘此水過吾師丈人矣

何子晳或乘柴車或攝草履恣心所適致醉而歸時人謂之通隱在法輪寺竟陵王子良就見之何角巾登席子良欣悦無已遺以嵇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

陶貞白既不就徵惟畫兩牛一散放水草間一著金籠頭有人執繩以策驅之武帝笑曰此人欲斆曳尾之龜豈可復致

張永為吳興守請沈雲楨入郡沈聞郡後有佳山水廼往停數日張欲請為功曹使人敘意沈曰明府德履被素留心山谷民是以被褐負杖忘其疲倦必不飾混沌以蛾眉冠越客以文冕

楊濮子福與黃鉞同學俱聞邑令辟賢良濮不喜曰叔楊廼不自晦累及吾子鉞曰第毋慮

乃教福農夫裝尹有問但操吳音弗置對遂免辟

姚蘇州欲訪韓奕奕避入太湖善歎曰予於韓先生分當耳交矣

王仲光隱虞山夙為姚少師所善少師欲薦至闕度其難屈廼往候再三仲光閉戶不出已從門隙中窺見之强為舉話有頃仲光遽墮厠而仆口目俱欹少師竟不敢白

李廉愿自關中歸構一樓田居東眺華不汪西
揖鮑山云它無所溷吾目也

賢媛

秦上計赴洛妻徐淑歸寧於家晝臥流涕覆面
其家怪問之淑云適見良人自稱任津鄉亭
病沒二客俱留一客守喪一客賫書還日中
當至舉家驚疑未信書至事悉如夢

耳皇后體貌特異先主嘗以玉人置其側乃云

潔白齊潤后意欲琢毀之因徐語曰昔子罕
不以玉爲寶春秋美之今吳魏未滅安以妖
玩繼懷於是先主命撤玉人像

魏鄭公薨太宗使百官赴喪給羽葆鼓吹陪葬
昭陵裴夫人曰鄭公平生儉素將無以羽儀
違其志悉辭不受以布車載柩而葬

范傳正深慕李謫仙訪求遺胤數年獲女孫二
皆適編戶甿范召至郡庭相見衣服村落形
容朴野而進退閑都應對詳諦范因告二女
欲爲改適仕族皆曰夫妻之偶命也亦分也
在孤窮既不免失身下俚仗威力乃求援他
門生縱偷安死何面目見大父於地下欲敗
其類所不忍聞范嘉之不奪其志

鄂王既被害有幼女痛父冤求自盡所親止之
女泣曰我父戮力報主檜賊賣國害忠身爲
女郎報復無地即不如大漢之緹縈何不爲

曹江之女娥耶言畢負銀瓶赴宅東井死識
者烈之

儲福既死義妻范氏年方二十居貧有節撫奉
姑甚謹每哭其夫則走山谷中大號不欲聞
之姑也一日往澗水邊浣衣見其旁有草生
類蘇蓆草因採之織蓆取直養姑姑得以壽
終既營葬爲廬墓傍范年八十餘卒蓆草遂
不生

姚廣孝預靖難其姊聞而不懌比爲少師還往見姊姊拒不納廣孝乃易僧服往望見姊顔色卽連下拜姊曰安用爾拜許多那言畢閉戶不復再見

解縉兒禎亮聘胡廣女是　文帝命未幾縉得罪家悉戍邊廣欲使女改適女以刀截耳血被兩頰曰薄命之婚　皇上主之父面承之一與之盟終身不改背主違父何用生爲越

數年禎亮蒙宥女卒歸之

姚伯道聘周氏女是徐使君女甥且于歸而伯道卒女曰以死渝盟非人也卽屏綺服縞淚漬衣袖已求歸姚家毋與偕往遂欲留所親難之女固陳其志竟留起居柩側席藁三年旣殯坐小樓焚香誦經足不履地

術解

陸平原嘗餉張司空鮓于時賓客滿坐張發覆便曰此龍肉也衆未之信張曰試以苦酒濯之必有異旣而五色光起機還問鮓主果云園中茅積下得一魚質狀殊常以作鮓過美故相獻

隗炤善易臨終書板授妻曰後五年春當有詔使姓龔者來嘗負吾金卽以此板往責至期果龔使至妻執板往使惘然良久乃悟取著筮之歎曰吾不負金汝夫自有金知我善易

故書板以寓意耳金五百斤在屋東去壁一丈許掘之如卜

沈僧照嘗較獵中道而還左右問何故荅曰國家有邊事須還處分問何以知曰向聞南山虎嘯俄而使至

薛嵩家青衣紅線素曉音律嵩嘗大宴賓僚軍中樂作紅線進曰羯鼓聲甚悲切其擊者必有事也嵩便召問其人果云某妻昨夜身亡

不敢求假嵩卽遣歸
積公嗜茶非陸羽供御不鄉口羽出遊數載積
公絶於茶味代宗召入内供奉命宫人善茶
者以餉積公一啜而罷上疑其詐私訪羽召
入翼日賜齋俾羨茗積公喜動顔色一舉而
盡上問故曰此茶有若羽兒所爲也上喜出
羽見之
太祖方欲刑人劉基入見亟語以夢頭有血而

土傅故欲應之基曰頭上血衆也而傅以土
得衆且得土也應在三月　上爲停三日囚
待之至期海寧降
國初有徐天明者奏國家災祥之數　上怒詰
曰女自知乎對曰臣死于緋衣小兒之手
上故命一老千戸押出斬之後知千戸裴嬰
正非衣小兒矣
劉誠意遊吳門中夜聞居人上梁誠意問其家
貧富及屋之豐儉左右曰貧家數楹屋耳嘆
曰惜乎不久也左右問故曰此日與時上梁
最吉家當大發貧家驟富必復更置此屋旺
氣一去其衰可待後其家日裕不數歲果撤
屋廣之貧落如故
靖難師起道衍每云師行必克但費兩日耳及
敗東昌曰前故言之費兩日乃昌字也自此
全勝矣

皇甫仲和精占驗土木之難虜騎逼城下城中
皆哭仲和登高望語家人曰雲頭南大將氣
至虜將退矣明日楊洪石亨提兵入援虜果
遁去
徐武功方被殊眷劉原溥謂曰公氣甚不佳適
與天氣合將不免武功曰奈何劉曰天上金
氣甚沴應當在公旣而果罹其咎
譚司馬知台州時家人買薪有小虫如蛇狀盤

其上家人欲昇諸炎火譟急止之乃具朝服
而拜須臾雷雨交作小虫化爲龍而去
梁比部善相術一日謂宗考功曰子甚貴而無
身奈何已又黙然嘆曰吾先子往誰爲驗者
梁後没六年子相亦卒年俱三十六

巧藝

東方曼倩久居吳中爲書師數十年
漢桓帝時劉褒畫雲漢圖見者覺熱又畫北風

圖見者覺寒
孫仲謀使曹再興畫屏風誤落筆點素因就成
蠅權疑其眞以手彈之
鄭述祖能鼓琴自造龍吟十弄云嘗夢人彈琴
寤而寫得于時以爲絶妙
宋之問父令文富文辭且工書有力絶人世稱
三絶旣之問以文章起其弟之悌以驍勇聞
之孫精草隸皆得父一絶

將軍裴旻嘗爲吳道玄畫天宮寺壁道玄曰可
爾將軍善舞劒願作氣以助揮毫旻便欣然
爲舞一曲道玄看竟奮筆立成若有神助
智永住吳興永福寺積年學書禿筆頭十甕每
甕皆數石人來覓書如市所居戶限爲之穿
穴乃用鐵葉裹之人目爲鐵門限後取筆頭
瘞之號退筆塚自製銘誌
韋南康宴客幕中有一客能於拳上倒椀走十

闊地不落又於宴席上以籌椀中涤豆擲蠅
十不失一一座驚笑
李伯時至騏驥院見外國所進六馬乃畫圖之
未幾六馬權死人以爲李畫入神奪其精魄
宋文憲能共黍上作十餘字
宋仲溫善寫竹雖寸岡尺塹而千篁萬玉雨疊
煙森蕭然無塵俗之氣
方士李金鈴來與徐武功各試其藝李運鉛庭

中公哂之呼家人取吾棒來棒乃鈍鐵所爲重六十餘斤顧李曰盍試諸李謝不習公笑起運棒如飛時時及李頸李懾伏不敢起公擲棒叱之曰吾豈與若較技者耶

程汝亮善奕遇李時養遂爲勁敵王元美嘗戲二人以李廣程不識程猶未肯色受

寵禮

鄭弘爲太尉舉第五琦爲司空班次在下毎正朔朝見弘曲肱自卑明帝問知其故聽置雲

母屏風分隔壽爲故事

鄭康成自徐州歸孔北海告僚屬昔周人尊師謂之尚父今可咸曰鄭君不得稱名

陸宣公年始弱冠特爲張季權所重因請爲忘年交

李長吉持詩卷謁韓退之時溽暑値韓晝臥欲辟之開其詩卷首乃鴈門太守行韓讀未終篇攝衣趨出遂淸譚移日

太祖尊禮劉基常稱先生而不名毎論事稱旨輒曰吾子房吾子房

楊文貞作第初成設中門未行使人亟請楊仲舉至曰此門不可無有德之人先踐

宣宗朝西安舉人楊弘言事召見貌偉晳奏對辨　上欲授左布政使吏部言惟陜西一缺係本土不宜授　上厲聲曰會稽非朱買臣

鄉耶

薛瑄入內閣一日　英宗方小帽短衣聞瑄來奏事爲更長衣世擬之不冠不見黯

孝宗展古法書見沈度墨迹深愛之命禮部徵求子姓得度孫世隆特授中書舍人

信州鄭仲夔龍如撰

同里彭從龍雲徵閱

任誕

嵇中散出遊常抱琴以隨一日訪山公值山甚醉欲剖其琴嵇曰吾賫東陽舊業以得琴乞尚書令河輪珮玉截爲潄貨所衣玉簾中單買縮絲爲囊論其價與武庫爭先汝欲剖之

吾從死矣

陶淵明得太守送酒多以春秋水雜投之曰少延清歡數日

蕭恭性疏誕不事文章嘗從容謂梁元帝云下官歷觀時人多不好歡興乃仰眠床上看屋梁著書千秋萬歲誰傳此者勞神苦思竟不成名豈如臨清風對朗月登山放水肆意酣歌也

皇甫亮三日不上省文宣親詰其故荅云一日雨一日醉一日病酒

王無功嗜酒聞太樂有府史焦革家善醞酒冠絕當時乃苦求爲太樂丞數月革死革妻袁氏猶時送美酒歲餘袁又死無功歎曰天乃不令吾飽美酒遂挂冠歸田

蘇晉作曲室爲飲所名酒窟又地上每一甎鋪一甌酒計甎約五萬枚晉日率友朋次第飲

之取盡而已

張伯高每醉後唱竹枝曲反復必至九回

杜少陵寓蜀時每蠶熟卽與兒躬行以乞曰如或相憐惠我一絲兩絲

裴令臨終告門人曰吾死無所繫但午橋莊松雲嶺未成軟碧池繡魚尾未長漢書未終篇爲可恨耳

蘇長公一日退朝食罷捫腹徐行顧謂侍兒曰

汝輩且道是中何物一婢遽云都是文章又
一婢云滿腹都是機械至朝雲乃曰學士一
肚皮不合時宜子瞻捧腹大笑
崔子鍾好劇飲每醉輒呼曰劉伶小子恨不見
我
楊太史謫滇中有東山之癖諸夷酋欲得其詩
翰乃以精白綾作裓遺諸伎服之使酒間乞
書楊欣然命筆醉墨淋漓裙袖酋長重賞妓

女歸裝演成卷楊後亦知之便以為快
楊君謙每以文示人其人稱佳即掩卷曰何處
佳其人卒不能答便去不復別
陳琮搆別墅貫邑之北郊前後塚纍纍或造訪
譏曰目中每見此輩定不樂陳笑曰不然
目中日日見此輩乃使人不敢不樂
施聞將死自謔曰吾如負人債限滿須償
桑悅為博士一御史聞其名數召問謂曰匡說
詩人解頤子有是乎答曰悅所講談玄妙何
匡鼎敢望即鼎在亦解頤公幸賜清燕畢頃
刻之長御史壯之令坐講少頃除穢既而罷
足御史不能禁令出
盧楠遊太學歸訪申考功入門大哭不休已而
長嘆曰太學人士之藪卒無有與於斯文悠
悠宇宙不知涕之何從也考功笑而飲之
蔡子木酒後自歌其夔州諸詠甫發歌吳舍人

輒鼾寢鼾聲與歌相低昂歌竟鼾亦止或諷
吳不宜乃爾吳曰我以南柯板擊夔州腔有
何不可
宗子相在閩日愛西門內烏石山以為適聳深
秀一日偕徐汀州遊笑謂徐曰吾去官若脫
屣耳而不能遽舍茲山庶幾異時郡遊斯大
快矣
桑有譽上書請告時聲譽藉甚當徙吏部人有

諷其且止者笑曰吾□欲歸叅以刑部郎少
之故一吏部能除我故竟去弗顧

簡傲

謝尚書自負才地少所交納與劉萬壽相遇便
盡禮者歡或怍問之謝曰人之相知豈可以
一途限孔文舉禮太史子義夫豈有非之者
耶

張思光還鄉詣王僕射别王立地舉袂不前思

光從容以手呼仲寶前前王不得已趨就之
思光曰使融不爲慕勢而君趨士豈得非善

劉長史仗氣負才多所凌忽每朝集會同處公
卿間無所與語但呼騶卒訪道途間事

杜之松在河中請王無功講禮績曰吾不能揖
詠邦君門談糟粕棄醇醪也

崔善繼雅重王無功請與相見王逌然曰奈何
欲坐召嚴君平竟不之見

高帝召見方孝孺大稱旨即賜宴禮部令宗伯
陪之孝孺上坐岸然　上使人覘之曰斯人
何傲

太祖召錢唐講虞書陛立而講或糾唐草野不
知君臣禮唐曰以古聖王之言陳於上不跪
不爲倨

薛瑄謝政歸李文定數遣使脩候不報或疑其
簡薛曰昔温公退居雒中呂相屢訊起居俱

不荅某今願附此義

徐有貞氣岸高亢韓中丞以父死求志墓徐但
立視其行狀不爲荅或訝問徐曰彼爲父而
拜吾爲其父而受豈不當禮

孫太初寓居武林費文憲罷相歸訪之值其晝
寢孫故臥不起久之乃出又了不謝送及門
第矯首東望曰海上碧雲起遂接赤城大奇
大奇

王廷陳知裕州傲甚臺省監司過州不出迎亦無所托疾人或勸之王怒曰我揖我辱死彼受彼媿死子欲一言隕兩生耶

張靈嗜酒傲物或造之者張方坐荳棚下舉酒自酬目不少顧其人含怒去復過唐伯虎道張所爲且恠之伯虎遽起曰汝譏我

嚴分宜邀顧華玉飲揖甫畢即視堂中畫是吳小仙筆華玉大聲曰此摹本也嚴便不樂後

登席戲劇盈庭約六七十人華玉曰相別數年今日正宜敘話此輩諠譁當盡數遣去分宜父子大爲沮喪

盧次楩初因濬獄滑令張肖甫欽其才名時時問勞及出猶未脫拘攣詣滑廳事稽首謝張亟引副署中閤人列榻鴈行乃舉械手揖張曰柟烏鳶之餘肉也以分何敢望見君侯顧君侯知已宜當客禮遂儼然據上坐

謝茂秦素善濟南已而有隙謝在京師詆李不法事衆默然魏順甫聞之往質曰先生爲見之耶謝遽曰亦聞之人耳魏正色曰此乃盡市交態便拂衣徑去

排調上

漢武帝諳羣臣相書云鼻下人中長一寸年百歲東方朔在側大笑有司奏不敬朔免冠曰臣不敢笑陛下實笑彭祖面長耳

蘇則與吉茂同隱太白山後蘇出爲侍中吉見之曰仕進不已執虎子蘇曰誠不能效汝蹇蹇鹿車驅

劉瑀位本在何偃前孝武初偃爲吏部尚書瑀圖侍中不得與偃同從郊祀偃乘馬在前瑀策駟居後瑀謂偃曰卿轡何疾曰牛駿馭精所以疾耳偃因問卿馬何遲荅曰騏驥罹於羈絆所以居後偃曰何不著鞭使致千里

一蹴自造青雲何至與駑馬爭路
王元長詣王儉宗因遇沈茂隆未相識茂隆顧
眄曰是何年少元長殊不平謂曰僕出於扶
桑入於暘谷照耀天下誰云不知而卿此問
茂隆曰不知許事且食蛤蜊荅曰物以羣分
方以類聚卿生長東隅居然應嗜此族
王慈年十歲同蔡約入寺值沙門等懺悔約戲
之曰衆僧何乃乾乾慈應曰卿如此不知禮

何以與蔡氏之宗
謝超宗見王慈學書戲曰卿書何如父虔荅曰
慈書與大人如雞之比鳳
張黃門善草書高帝謂曰卿書殊有骨力但恨
無二王法荅曰非恨臣無二王法亦恨二王
無臣法
蕭愻達仕齊腰帶為鼠傷楊僕射曰當得官未
幾除家令後失職鼠又齧其靴愔復戲之愻
達曰便是鼠作吏部尚書令賜人事
盧詢祖才辯機敏邢子才嘗戲之曰卿年少才
華過盛戴角者無上齒政恐不壽詢祖荅曰
僕初聞此言實懷恐懼見丈人蒼蒼在鬢差
以自安
何昌寓為吏部尚書有姓閔求官者昌寓問曰
卿是誰後荅云子騫後昌寓掩口笑曰遥遥
華胄

徐之才嘗以劇談調魏收收熱視之曰面是小
家方相之才荅曰若爾便是卿之葬具
李騫聘梁舍人賀季與之游見馬數十匹馳過
末有閹人騫謂季曰何乃傍宦季曰初無此
事騫曰巷伯乃同趣馬詎非傍宦季大笑
王元景大醉楊遵彥嘲之曰何太低昂王應聲
曰黍熟頭低麥熟頭昂黍麥俱有所以低昂
王元景使梁劉孝綽送之泣下元景無淚謝曰

卿勿怪我別後當閼干耳

盧思道與封孝騫論次戲曰卿既姓封合宗封豕荅曰卿今姓盧應祖盧令

玄宗封禪太山張燕公爲使張女婿鄭鎰本九品官舊例封禪後自三公以下皆遷轉一級惟鎰因說驟遷五品兼賜緋服因大酺次玄宗見鎰官位騰躍怪問之鎰無詞以對黄幡綽曰此乃太山之力

湯炙食蒲桃笑曰汝若不澁當以太原尹相授

唐玄宗嘗登北苑樓望渭水見一醉人臨水臥問黄幡綽曰此是何人黄曰是年滿令史問何以知對曰更一轉入流

清言卷之九

信州鄭仲夔龍如撰
永豐劉　彬無勝閱

排調下

王介甫與蘇長公論楊雄投閣爲史臣之妄刪秦美新之作亦後人誣子雲蘇曰軾亦疑此不知西漢果有子雲否

吳少宰家居嘗造山人邢量邢方自炊美吳笑

謂曰君亦解調此耶荅曰如君之叩蓬門終是免强從事

劉文靖嘗議丘濬著述曰丘仲深有一屋散錢只欠索子丘應曰劉希賢有一屋索子只欠散錢

桑悅調柳州倅不欲赴人問之輒曰宗元小子擅此州名久吾一旦往掩奪其上不安耳

王韋作詩爲諸賢所賞儲吏部以方唐人云絕

似溫李陸司成笑曰本是王韋

王新建始入朝帶晃服有所蔽耳一朝貴嘲之曰先生耳冷耶荅曰我不耳冷君自眼熱耳

嘉靖初年起楊一清爲大司馬提督陝西軍務行次洛陽謁劉文靖劉豨幘短褐出見謂曰君昔入相矣今出將耶楊遜謝曰偶承之耳劉曰進退繇汝

汪司馬開戶必帶文氣其子婦妒寵割其夫勢

家人走報司馬時座客滿堂驚問故司馬應曰兒婦乃下兒子腐刑

李侯語王廷尉天下無無偶者有仲尼必有左丘明王不荅以目懾之李遽曰吾誤矣有仲尼必有老聃耳

嚴分宜誕日諸翰林稱壽爭先求近時菊花滿庭陸太史獨屏處於後同列問陸更退何意荅曰此間那得面孔向陶淵明

許中丞輕車褻裘時過宋氏妓館時人語曰微服而過宋何許子之不憚煩

有遷楚藩者李于鱗以詩送之云江漢日高天子氣樓臺秋敞大王風一客笑曰二語似賀陳友諒登極

徐渭爲胡總制幕客甚被親遇胡嘗戲語曰卿文士耳無我那得顯徐應聲曰公縱英雄非我必不傳

嚴嵩用事時適有惟見于京師其形多目多手以問朝臣無識者時王元美爲郎對人揶揄曰人自不察耳此最顯而易見何以不知人問故王曰傳中十目所視十手所指是道甚的嚴聞深銜之

沈嘉則遊金陵日醉胡姬肆中向人語曰我天上歲星也

輕詆

吕不韋著春秋成懸之咸陽市門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當時竟莫爲寘易後楊子雲見其書笑曰恨不生其時車載其金而歸

阮步兵登廣武觀楚漢戰處歎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

孫盛與桓宣武戍州遣從事觀采風謠進無威鳳來儀之美退無鷹鸇搏擊之用徘徊湘川將爲怪鳥

何長瑜爲臨川王記室參軍嘗自江陵寄書與宗人何勗以韻語序義慶州府僚佐凡厥人士並爲題目皆加劇言

丘車騎詣褚彥回彥回不起云比脚疾不復能起丘曰脚疾亦是大事公爲一代鼎臣不可復爲覆餗

王及善才行庸猥爲內史時號鳩集鳳池

李邕常不許蕭誠書蕭乃詐作古帖令紙故暗特示邕曰此乃右軍眞跡如何李看稱善蕭以實告之李復取視曰細看亦未能好

陸餘慶爲洛州長史善論事而謬於決判時嘲之曰說事喙長三尺判事手重五斤

司馬溫公之薨當明堂大饗朝臣以致齋不及奠肆赦畢蘇子瞻率同輩以往而程頤固爭引論語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子瞻曰明堂乃吉禮不可謂歌則不哭也頤又諭司馬諸孤

不得受弔子瞻曰頤可謂燠糟鄙俚叔孫通

倪元鎮善山水獨不寫人物或問何意荅曰世自無人物可畫耳

沈慶爲學士許鳴鶴爲中書而許長于文章沈以書見重朝中語曰學士未曾學文中書乃不中書

袁凱工七言律其詠白燕詩世尤傳誦北地云白燕詩最下最傳

徐有貞治河無功于少保笑謂同官曰徐先生
五墨匠耳奈何令脫土塹也
有問桑民懌今文人爲誰曰虛無人
王大司寇目楊用修詩刻羽雕葉牛鬼蛇神
王宮諭問王元美趙刑部治狀何如元美曰循
吏更苦吟王大笑曰循吏可作詩何可便作
魏司馬居官淫暴時目爲餓鴟乳虎
孫一元隱西湖一朝貴過訪孫送之門面對山

不一顧客朝貴詰曰山有何佳荅曰山無佳
處但對青山勝對俗人耳
宋登春見謝榛詩唾曰何乃津津說貴丐活

假譎

魏太祖與孫仲謀書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燒
船自退橫使周瑜虛獲此名
李適之性疎率李林甫惡其異已嘗詭語曰華
山金鑛采之可以富國顧上未知適之信其
言他日從容爲玄宗道及帝喜以問林甫林
甫乃云臣久知之但華山陛下本命王氣之
舍不可穿治故不敢以聞帝反以林甫爲愛
已而薄適之
米南宮得一研矜於周仁熟周曰卿雖名博識
所得之物眞贋各半特善詡耳芾起取於笥
周亦隨起索巾滌手者再若欲敬觀狀芾喜
出研周稱賞不已且云誠爲尤物未知發墨

何如命取水未至亟以唾點磨墨芾變色曰
一何先恭後倨研汚矣不可用周竟納之而
去
伊王有罪褭使者持之急乃捐十萬金賂嚴世
蕃亡何相嵩罷世蕃遠戍王使旗衛二十人
至嵩家索所賂金嵩置酒欵曲請以二萬金
爲謝乃悉出上所賜金有印識者與之晨使
人報郡曰有大盜若干人夜持刀刼賜金去

矣悉跡之可得也郡發兵追至鄱陽湖後之二十人悉論死

王道亨令山陰有齎鈔百緡臥城南荆樹下者覺即亡失訴于道亨曰此荆樹為妖也即出城按問民大駭競從之令容捕不往者得一人訊之果服

伍文定與宸濠江上殊死戰忽出一大牌書寧王已擒我軍毋得縱殺賊見驚擾遂大潰

黜免

張惠恕至蜀諸葛武侯甚知之及聞其黜免未得其故思之數日乃云吾今已了其人於清濁太分善惡太明

李寄有才能常望內轉而朝廷無援乃遷濮中太守自以失分懷怨及賜餞東堂詔賦詩末章云人亦有言有因有緣官無中人不如歸田武帝忿之免寄官

袁中丞不附劉湛大相乖忤袁賦詩曰種蘭忌當門懷璧莫向楚楚少別玉人門非種蘭所尋以病免

吳原博為少宰蘇州刺史入覲往見吳首問曰沈啓南先生近狀何如刺史茫無所對吳曰若一郡之主郡有賢者尚不能知餘何足問遂左遷

崔銑作南祭酒罷歸囊無江南一物謂人曰人

言祭酒是金我道祭酒如玉耳

陳渠為中丞一令貪監司欲斥之陳為解曰此鄉病苦瘠不滿橐也監司曰盜劫貧家豈得無辜竟黜其人

儉嗇

謝太傅嘗造陸祖言祖言都無供辦兄子俶密為具餐太傅既至祖言所設茶菓而已俄而俶遂陳盛饌珍饈畢具客去祖言大怒責數

傚曰汝不能光益父叔乃復穢我素業耶杖之四十

文宗素儉約不喜文繡常於便殿見柳公權等因舉衫袖示之云此衣已經三澣衆皆稱美儉德公權初無言上問故荅曰天子方當重機務何有以澣濯語人

軒輗莅浙率三日一肉食故舊過者留一飯至厚者方烹一雞聞者驚曰軒慝使殺雞爲客

大破費矣

吳聘君遊武夷遊旅索宿錢至多三文堅不與或勸之曰即此便是暴殄天物

汰侈

郭况家起一臺樹錯雜寶爲飾懸明珠於四垂晝視之如星夜間如月里中語曰洛陽多錢郭氏室夜月晝星富無匹

王武子好馬非馬不行正旦則柳葉金障泥上元則滿月韉清明則剪水鞭重午則籬嬌韈中秋則玉櫳櫳絡頭重陽則蟬兒韂春秋社則塗金轍冬至則嘶風韂除日則藥王鞍每節日則假馬以明紗豆蔻薔薇草

何曾性奢豪人以小紙爲書勅記室勿報

石齊奴砌上就苔蘚刻成百花飾以金玉歎曰壺中之景不過如是

石安陽侍姬美豔者數千人崇嘗屑沉水香如

塵末布象床上使羣姬踐之無跡者賜以珠百琲不者節其飲食令身輕弱故閨中相戲曰爾非細骨輕軀那得百琲眞珠

元載末年造芸輝堂於私第芸輝香草也出于闐國其香潔白如玉入土不朽爛舂之爲屑以塗壁故名更搆沉檀爲梁棟飾金銀爲戶牖內設懸黎屏風紫綃帳服玩之奢僭擬王家

韋鄖公家宴使每婢執燭四面行立人呼爲燭圍

王延喆宴客飲皆古玉杯

相嵩誕日鄠懋卿往設巨燭兩楹間迴自然之燭花凝結作南山字狀觀者驚訝

胡宗憲鎮浙值放春張宴召客不設几案亦無他執役特選女伎二百人侍飲每十爲隊以名姝一人領之

清言卷之十

信州鄭仲夔龍如撰
弋溪李調鼎章尹閱

忿狷

鍾元常見韋誕筆法于坐上搥胸三月因嘔血

劉瑱妹爲鄱陽王妃性極妬王爲明帝所誅妃追傷成疾瑱不能止乃令陳郡殷倩畫鄱陽王與寵妃照鏡狀如欲偶寢以示妃妃唾罵曰故宜早死于是病亦除差

王思性急嘗把筆而蠅在筆端彈去復來思怒起逐蠅不能得去取筆壞而棄之

陳智爲御史性剛躁撻從人無虛日或以寬緩規者即置一木簡刻銘示戒已而有忤觸者輒取木簡撻之怒解尋悔莫及

于少保當國有不如意輒拊膺曰此一腔血竟灑何地

徐武功自金齒歸鞅鞅不得志每酒後輙遶屋
馳走連聲呼曰人不知我

康海罷官自隱聲酒時楊侍郎以使事過康康
置酒至醉自彈琵琶唱新詞爲壽楊徐謂家
兄居恒相念君但得一書吾當爲君地康大
怒罵曰若伶人我耶手琵琶擊之楊走免康
遂入口咄咄蜀子更不復見

李獻吉論壽寧侯下獄既而得免一夕半醉遇

侯于道唾罵之以鞭梢擊墮其齒

李廉憲在關中過許中丞許問今天下名能詩
何人李云王元美次宗子相許便請子相詩
觀之李勃然曰夜來火燒却矣

詭險

秦檜怨趙公不附和議乃徙之於吉陽軍既而
公謝表有云丹心未泯誓死靡移檜見曰此
老倔强猶昔

太祖既定鼎欲意右文諸勳臣不平進曰此輩
善譏訕不可不察　上繇是覽天下所進表
箋罹禍者衆

徐有貞垂涎祭酒不得意爲于大司馬所沮深
恨之天順復辟遂坐于不軌　上猶豫良久
有貞直前曰若不置謙等於死今日之事何
名

徐珵以迎復功拜相坐陳循諸人不軌頒示天

下迺私報商文毅曰我無奈何權置卿名于
末矣

尤悔

劉廙兄望之爲劉荆州從事以正諫不合投傳
告歸廙曰趙殺鳴犢仲尼回輪今兄不能法
柳下惠和光同塵於內宜模范蠡遷化於外
坐而自絕於時殆不可也望之不從尋見害

齊高帝問王僧虔卿書法視朕孰優對曰臣書

人臣第一陛下書帝王第一帝不悅王後常
以椒筆書恐爲帝所忌故也

宋景濂偕孫慎被執慎曰祖讀萬卷書乃有今
日景濂曰爲我讀書少未知明哲保身之理
尚書王復怒衆武弁罵曰此屬皆犬彘所生一
千戶稟曰宋某之毋乃　太宗皇帝永寧公
主王慙悔

劉瑾引用鄉人恐衆論不服以劉璣爲人望欲

引爲重不數載自郡守擢至大司徒璣自以
爲瑾所引居恒鬱鬱自飲酒自廢瑾欲與言
輒醉不對

宸濠將謀不軌婁妃泣諫不聽既就擒痛哭曰
紂以用婦言而亡我今乃以不用婦言而亡

紕漏

殷中軍廢桓大司馬惜其才猶欲引爲尚書令
作書告之殷便欣然致答已而慮有謬誤開
閉者十數竟達空函桓以爲輕已情好遂絕
殷不勝忿恨以終

袁陽源詣彭城王義康義康問其年答曰鄧仲
華拜袞之歲義康曰身不識也又曰陸機入
洛之年義康曰身不讀書君無爲作才語見
白

劉道恭封營道侯凡鄙無識有人詰云陸士衡
詩營道無烈心何意道恭曰下官初不識士

衡何忽見苦

蘇世長在陝邑里犯法不能禁乃引咎自撻ナ
市廛五百人疾其詭鞭之流血世長不勝痛
楚而走人笑其不情

房玄齡疾甚省郎將問疾裴玄本素躁妄戲謂
同列曰僕射病可須問之既稱甚何須問也
有洩其言者既而裴隨例候房房笑曰裴郎
中來玄齡不死矣裴甚踧踖不安

張由古有吏才而無學術累歷臺省嘗於衆中歎班固有大才而文章不入選或謂之曰兩都賦燕山銘並入文選何爲言無由古曰此是班孟堅文章何關班固事

解縉楊士奇嘗與衛府紀善周是修共有殉國之盟後金川失守二人俱負約惟是修從容赴難他日縉爲是修墓誌士奇爲作傳語其子曰脫我死孰傳而翁聞者笑之

程敏政幼以奇童稱　英宗抱之膝指金猊曰以賜若敏政趨下叩頭　英宗曰是子終以貨販

徐侍御既左遷不欲忘舊銜投人刺曰臺末又書臺駁白太常性諂佞投諸權貴刺書耿學生時人爲之語曰臺末臺駁耿耿小學同是一蛙徐如白若

文徵仲生年與靈均同嘗爲圖書取離騷句唯庚寅吾以降有一守自北方來問人曰文先生前更有善畫過之者乎或曰有唐伯虎問唐何名曰唐寅守躍然起曰信然信然吾見文先生圖書曰唯唐寅吾以降問者爲之絶倒

楊守陳以洗馬乞假行次一驛其丞不知爲何官坐而抗禮隨問公職洗馬日洗幾馬楊漫應曰勤則多洗懶則少洗無定數也

吳舍人嘗覬覦洞爲藏書所羅列古書甚富吳日夜歌嘯其中盜妄意其多金夜掠之旣自失望遂縱火燒書而去

感溺

荀公曾久在中書及遷尚書令意甚悵惘人有賀之者荀曰奪我鳳凰池諸君何賀耶

阮簡爲開封令有刼賊吏白曰甚急簡方與客圍棋長嘯吏曰刼急簡曰局上刼亦甚急

江夏王義恭性愛古物常遍就朝求之侍中何勗已有所送而王徵索不已何意不平常出行於道中見狗枷敗犢鼻乃命左右取還以箱擎送之牋云承復須古物今奉李斯狗枷相如犢鼻

房僕射夫人至妬太宗令皇后召夫人告以媵妾之流今有常制帝欲有所賜夫人執心不回帝遣酌巵酒恐之云若然可飲此酖夫人

一舉便盡無所留難帝曰我尚畏見何况玄齡

唐玄宗每至春時旦暮宴於宮中使妃嬪輩爭插豔花帝親捉粉蝶放之隨蝶所止即留幸後因楊妃寵便不復此戲

李鄘為相時俗尚輕綃染蘸碧為婦人衣鄘自為小君裁剪

米元章有潔疾朝靴偶為他人所持心甚惡之因屢洗遂損不可穿

楊稷在鄉里中惡狀已盈王文端一日從容為東里言及遂請省墓欲以制其子稷聞每驛遞中先置所親譽已賢且颺言曰人忌公功名之盛故謗稷耳稷復迎數百里外朴訥循理家中圖書蕭然東里遂疑王妬已還京即出之吏部自是無敢言稷狀者

戚大將軍夫人威猛時暢軍機戚每入幕目無

旁矚或念其無嗣教以置妾別業果匿數姬生三子夫人始不知久而有發其事即怒甚納兵往攻之戚遑遽無措乃袒跣跪道夫人令諸姬披髮席藁各抱子請受刃夫人令抱兒起皆送還家曰首禍是老奴令杖之戚即受杖數十門外將卒喊聲大舉乃已

歐陽必進素為　世宗所厭惡冢宰缺嚴分宜示意會推必進　上大怒擲之地嵩乃上密

啓云臣老矣恃此人得政而怏上不獲已
從之張九一聞而曰嚴乃與人主爭强

佻㒒

謝宣城妻是王敬則女以父怨常懷刀欲報朓
朓不敢相見及爲吏部郎沈昭畧謂朓曰卿
人地之美無忝此職但恨今日刑于寡妻

丁謂以寇萊公稱譽得致通顯雖同列事禮甚
恭嘗會食中書羹汚寇公鬚丁徐起拂之寇

公笑曰參政乃爲官長拂鬚耶丁大慙繇是
佻寇不已

濟南居官廉愼謝榛嘗以私事來干與其枉法
所請再三李終不聽謝瞋目奮拳起以拳擊
之于鱗走入得免謝怒猶未平鞅鞅而去便
欲離間五子王吳咸不直謝以榛語來告于
鱗始遺榛書與絶

王中丞爲相嵩父子所害世蕃欲誅人爭取其
肉瑯琊乃以百金買其肘祭之

盧柟始爲諸生與邑令善令嘗約過其居飲柟
歸即市牛酒會令有他事日昃不來柟愧且
望之斗酒相勞醉則已臥報令至柟不能具
賓主令恚去曰吾乃爲傖人子辱後便因事
搆陷

蘭畹居清言十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鄭仲夔撰仲夔字龍如江西人其書采錄僻事雋語自漢魏以迄嘉隆分門别類一如劉義慶世說之例其已見劉孝標注及王世貞所補者宋世說新語補本何良俊語林之文坊本托名於王世貞此從原序之文謹附識於此則不復載又以一人編中錯見名字爵謚不一其稱者别爲釋名以附於前亦仿汪藻校定世説之例

癸未夏抄四卷

〔清〕靜福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癸未夏抄四卷》提要

癸未夏抄

錢塘　靜福輯

[illegible]而之悼物君子也嘗著友論其言曰友者過
[illegible]較仇者過甞之害猶大焉友人譽我我或因而自矜仇人
[illegible]又曰以詐待友初若可以寵人久而詐
[illegible]友厭薄矣以誠待友初惟自盡其心久而
[illegible]歆服矣又曰我先貧賤而後富貴則
[illegible]而新者或以勢利相依我先富貴而
[illegible]情而新者或以道義相合友
先貧賤而後富貴我當察其情我欲親友而友或
疎我也友先富貴而後貧賤我當加其敬恐友防
我疎而我遂自處于疎也又曰昔人有求其友以
非義事而不見與之曰苟爾不與我所求何便用
爾友乎其友答曰苟爾求我以非義事何便用爾
友乎又曰古有二人同行者一極富一極貧或曰
二人為友至契矣聞者曰若然何一為富者一為
貧者哉論俱格言

楊
升菴曰資中一王褒也資縣之士曰吾王子淵也
資陽之士曰吾王諫議也而邑皆祀而稷之磐石
一趙逵也內江之士曰吾趙莊叔也資縣之士曰

趙小元也賓陽之士曰吾趙酉雲也三邑皆尸
祝之共稚眉州之祀王表聖綿州潼川之祀蘋
易簡亦然或以詢予曰是不勝其爭請予訂其是
余曰無以為也其爭也君子小人斯懼矣予不見
秦檜史彌遠乎子孫貴顯譜牒分明有問之曰子
秦太師後乎子史丞相裔乎必蹴然不悅拂然怒
矣嗚呼善〻不止及其子孫　淑其鄉人惡〻不
止其身又病其子孫名教之嚴若此人可不勉于
善哉

記正德中尚書韓文具疏有云詞不欲文〻不省
也不敬多〻弗竟也可為奏疏之法又唐德宗称
李泌云朕言當卿嘗有喜色不當嘗有憂色雖時
有逆耳之言而氣色和順無陵傲好勝之志直使
朕中懷已盡而屈服不能不從此朕所以私喜得
卿也斯可得進言論事之要矣

嘗讀寇萊公為丁謂拂鬚事竊謂公過矣謂憸人也
知敬事公實難而頤為之拂情甚矣夫敬且為使
多行無禮將若之何吾聞古之敬賢有進履結襪
但割牲操几杖擁篲馭車者曾是拂鬚為諂耶公
此時宜謝而不宜為也夫君子待小人宜不惡
而嚴公無乃惡而嚴耶異日到海之行實基于此

客有問于蘇文忠公曰公之博洽可學乎曰可吾嘗
讀漢書矣蓋數過而始盡之如治道人物地里官
制兵法貨財之類每一過專求一事不待數過而
事〻精覈矣三五錯綜八面受敵沛然應之而莫
禦焉此誠讀書之良法

楊虞卿撫淮南委婚幣會陳商葬其先貧弗克舉虞
卿即以所齎助之郭元振在太學家送錢四十萬
會有衰服者叩門自言五世未葬元振舉與之不
質名氏何子容曰虞卿知有商而元振不問其人
名氏此尤甚難然元振固是偉人虞卿則牛李黨
中魁傑亦能如是耶范文正公使忠宣往吳中取
麥數百石道遇延年盡以與之既歸文正問道中
所見曰石貧無以葬文正曰何不以麥與之忠宣
曰與之矣古人輕財好施無所吝惜而至于塟不
能舉尤其所最惻者自忠宣父子而後此義不聞
久矣

客有向予談冒籍事至有中式二次復擬問革者予
謂聖世立賢無方不應有此如李斯謂四君皆客
〻功則敵國之人皆可用矣況堂〻一統莫非王

臣耶若樂殺自魏劇辛自趙百里奚自虞亦可以
土著而棄之耶孔子之齊之楚自是道大莫容
非以冒籍見擯也容大矣

雁北歸必啣蘆越關則輪之淮南子以為啣蘆以避
增繳俗傳以為過海投蘆為桴以息氣力或云輸
蘆以供稅供稅之說誕矣過海為桴之說何秋來
獨無而春始蘆耶蘆避增繳之說不知來時何以
為避且使上林射雁蘆何能避耶予考雁從風而
飛春夏南風故北飛秋冬朔風故南飛秋冬過南
食肥體重故借蘆以助風力耳塞北風高則無事
此故投于鴈門關始識之以俟明者焉

蘇季子困不得志如趙逆其隣子易水上從貸布一
尺約價千金隣子弗與一布為千金之價利極厚
矣而隣子不與彼知千金非季所有而不知季子
能有之于異時也衛大將軍少時有一鉗奴相其
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無笞罵即足矣安
得封侯乎方貧賤時豈惟人不已信己亦不能自
信悲夫

或問王文穆孤注之說何如予曰吾聞君子不以人
廢言陽貨為仁不富為富不仁之言孟夫子錄之
則孤注之說譬喻愷切使其由衷而非貝錦之為
則與老成謀國深思遠慮其揆一也何可廢哉

孔門位次自唐以來相傳以孔門高弟顏淵至子夏
為十哲故坐祀于廟堂上其後進曾子于堂居子
夏之次以補其闕然顏子之父路曾子之父點乃
在廡下從祀之列子處父上神靈有知何以自安
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正謂是也此事于禮于
義實為未然特相承既久莫之議耳

晉大夫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鼓鐘杜蕢曰子卯
不樂知悼子在堂其為子卯也大矣愚按桀以乙
卯日死紂以甲子日死謂之疾日蓋忌而惡之也
故君不舉樂夫蕢之諫平公善矣竊疑子卯不樂
非明王之禮也凡國有恤有忌不樂禮也獨夫死
誰不甘心胡為而不樂耶魯不思桀紂以是日死
固可疾湯武以是日興獨不可幸耶況與其疾桀
紂于死亡之日孰若即其所以致死亡者而疾之
與其疾厥致死亡者又孰若即湯武所以興王者
而師之則勸懲具焉善惡幾焉故曰子卯不樂非
明王之禮也

晉文榮宴見執炙者有欲炙之色割炙啖之客問其

故曰豈有終日炙之而不知其味後禁爲趙王倫衣史將誅而執炙者爲督卒救之得免南史陰鏗見行觴者田酒炙以授之坐皆笑鏗曰吾儕終日酣酒而執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亂鏗行觴者救之得免嗚呼一觴一臠心或有存人情所在死生繫焉以是知桑下之餓夫淮南之守卒效力于患難之際不誣矣

秦始皇坑儒說者謂設爲陷阱而殺之余以爲坑者直是揜其不知而加害也非眞掘土爲坑也今民間設牒亦有坑陷之詞即是此意如古云聲色溺人非眞溺于水也且書之梏非眞梏以刑也不然白起坑降卒四十萬于長平項羽坑降卒二十萬于新安使掘土爲坑若是其廣大彼降卒寧不知之又寧肯帖然束手而就死乎

世傳西施隨范蠡去不見所出只因杜牧詩有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之句而附會也予竊疑之未有可証以折其是非一日讀墨子曰吳起之裂其功也西施之沈其美也喜曰此吳亡之後西施亦死于水不從范蠡之一証墨子去吳越之世甚近所書得其眞然猶恐牧之別有見後閱修文御覽見引吳越春秋逸篇云吳亡後越浮西施于江令隨鴟夷以終乃嘆曰此事正與墨子合杜牧之未之審也蓋吳既滅即沈西施于江浮沉也反言耳隨鴟夷者子胥之譖死西施有力焉胥死盛以鴟夷今沉西施以報子胥之忠故云隨鴟夷以終范蠡去越亦號鴟夷子牧之遂以子胥鴟夷爲范蠡之鴟夷乃墮後人于疑網

余嘗讀三國志昭烈當稱漢而不當稱蜀陳壽竊矣史筆謂賊爲帝而謂帝爲賊如書蜀入寇之類且黜漢之號而蜀其名後之儒生至今又從而蜀之可乎

王安石與公卿爭新法曰君輩坐不讀書耳趙閱道折之曰皐夔稷契所讀何書此言未足以折安石皐夔稷豈不學者耶若折之曰相公誤矣共工驩兜孔光張禹豈不讀書耶則能折其口而理亦協矣

軒轅崩葬著于本紀而世有鼎湖騎龍之說留侯卒諡見于世家而世有辟穀輕舉之說王子晉十七殀亡而有緱氏來寉之說淮南王安謀逆自剄而世有雞犬同升之說漢武曰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亶其然乎

成化中安南累擾占城占城請討之汪直因欲以為功傳　旨索永樂中調軍數時劉大夏為職方郎中故匿其籍尚書余子俊青罰吏胥至死大夏竟不出之及事過子俊私詰兵籍亡失判〻不休大夏乃言其故子俊曰時何不言而枉死一吏乎大夏言一人之冤小千萬人之命大子俊嘆服揖之曰公不日登此座也後大夏果為兵部尚書吁使汪直得行其志兵連禍結寧有已乎

古之論麟者麢身牛尾一角春秋之書麟亦曰有麢而角麟辨之亦無難者而宋時交趾貢麟司馬光言真偽不可知使其真非自至不為瑞若偽為遠夷咲願厚賜而還之此真名言也當國者宜以溫公為法不可自附于東方朔之識畢方終軍之辨鼫鼠劉向之識貳負諸葛恪之辨俟槖強以自見也

論語所記孔子與人語及門弟子并對其人問答皆作其名未有稱字者雖顏冉高弟亦曰回曰雍唯至閔子獨曰子騫終此書無指名昔賢謂此書出于曾子有子之門人余意謂出于閔氏觀所言閔子侍側與冉有子貢子路不同則可見矣

六經之道同歸旨意未嘗不一而用字則有不同者如佑祐右三字一也而在書為佑在易為祐在詩為右惟維唯一也而在書為惟在詩為維在易為唯左傳亦然又如易之无字他經皆不然今人之書无咎多作無失之矣

漢文帝問陳平決獄錢穀平謝曰主臣史記漢書皆同張晏曰若今人所謝曰惶恐也文穎曰惶恐之辞猶今言死罪也晉灼曰主擊也臣服也言其擊服惶恐之辞馬融龍虎賦曰勇怯見之莫不主臣正用此意文選載梁任昉彈曹景宗先叙其罪然後繼之曰景宗即主臣仍繼之曰謹案某官臣景宗又彈劉整亦曰整即主臣齊沈約彈王源文亦然李善捨漢史所書而引王隱晉書以主為句則臣當下讀殊為非是不知所謂何人即主有何義哉

國朝內外諸司印文俱用疊篆御璽及各王府之寶用玉箸篆惟總兵所掛印文用柳葉篆往大同叛失總兵所佩征西前將軍印請給新印時鄭端簡公諱曉為職方主事白郎中請改柳葉篆文或增減字或稱別將軍恐原印在叛軍處行文奉報真偽

雜辨多誤事往年胡忠安公失行在禮部之印改鑄行禮部印在內衙門尚然況邊鎮兵權又反側時乎郎中不聽

僧惠洪有雪裏芭蕉失寒暑之句蓋譏王維雪裏芭蕉圖耳皆以此非雪中物朱新仲雜記云嶺外曲江冬大雪芭蕉自若紅蕉方開想惠洪未至嶺外故云陸安甫蕞殘錄云郭都督鋐道在廣西親見雪中芭蕉雪後亦不壞也天下之物未見者不可輕議如荊公落英事正類此堯山堂外紀曰荊公題殘菊詩黃昏風雨打園林殘菊飄零滿地金歐陽公見之戲曰秋花不比春花落憑伏詩人仔細吟荊公聞而笑曰歐九不學之過也不見楚詞云夕餐秋菊之落英乎

宋文帝時到彥之北伐甲兵資實甚盛及敗還委棄蕩盡武庫為之一空一日與羣臣宴有荒外降人在列上問庫部郎顧琛庫中仗猶有幾許琛詭對有十萬人仗上既問而悔得琛對大喜

王文恪留守西京日長水縣申請買木錢數百千王視其狀亟呼吏作教下縣令速買木一行人械送府既至皆以屬吏、問其故王曰凡公文皆先書押而後印故印在書上此乃先印後書必有奸也鞫之果重疊冒請盜印為之者洛人服其精明

唐高宗時薛仁貴擊突厥元珍于雲州問曰唐將為誰荅曰薛仁貴突厥曰吾聞薛將軍流象州死矣安得復生仁貴脫兜鍪見之突厥失色下馬羅拜遁去永泰中郭子儀出入陣中回紇怪問報曰郭令公驚曰令公存乎僕固懷恩言令公即世故我從以來今誠存我得見乎子儀免冑其大酋皆下馬拜以是知戰克之將國之爪牙虜一見二公而去豈不賢于十萬師乎

披甲上馬以示可用人知馬援不知其事先見于廉頗莝毋擇萬家之地人知韓信不知其事先見于秦太后日暮途遠倒行逆施人知主父偃不知其事先見于伍子胥高鳥盡良弓藏人知韓信不知其事先見于范蠡飲醇酒美婦女人知陳平不知其事先見于信陵君敗君之將不可語勇人知廣武君以此對韓信不知范蠡以此語越人不知佐人為誰人知唐太宗以此作宇文士及不知魏嘗以此語高歡

前席事不止賈誼、之前則商鞅見孝公與語不自知膝之前席誼之後則蘇綽見周文帝陳申韓之道帝不覺膝之前席鞅綽言雜覇賈誼言鬼神感

動主聽則均今獨言宣室事何耶古者賓位尚右如史記陳平願以右丞相讓周勃語云無能出其右者及行尚西禮記曰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讓呼主人為東道則古人坐尚西亦甚明矣後世不察遂以東在為尊耳

開元時之辟寒犀張燕公之記事珠元寶之龍皮扇郭休之夜明杖洵古今之奇寶至于己東下巖院主僧水際得一青磁碗攜歸折花供佛前明日花滿其中更置少米經宿米亦滿碗錢及金銀皆然自是院主富盛院主年老一日過江懷中取碗擲于中流徒弟驚愕師曰吾死爾等寧能謹飭自守棄之不欲增爾罪戾也世果有此物乎院主之識高矣開元二年冬至交趾國進犀一株色黃如金使者請以金盤置于殿中溫〻然有煖氣襲人上問其故使者對曰此辟寒犀也頃自隋文帝時本國曾進一株直至今日上甚悅厚賜之　張說為宰相有人惠說一株組色有光名曰記事珠或有闕忘之事則以手持弄此珠便覺心神開悟事無巨細渙然明曉一無所忘秘而寶之　元寶家有一皮扇子製作甚質每暑月宴客即以此扇置于坐前使新水灑之則颯然風生巡酒之間客有寒色遂命徹去明皇亦曾差中使去取看之愛而不受帝曰此龍皮扇子也　隱士郭休有一柱杖色如朱染叩之則有聲每出處遇夜則此杖有光可焰數十步之內登危涉險未嘗失足蓋杖之力焉

盧山記曰山中僧表堅而多瘡癩偶溪中得一石如雞子夜覺涼冷信手磨而瘡癩盡滅後讀博異記曰龍窠石磨瘡癩大効六帖云新都相孔休候王莽〻曰君面有瘢美玉可以滅瘢取玉櫃碎自裹以進休想龍窠石亦玉之類耳

王世懋曰江西饒州府浮梁縣科第特盛離縣二十里許為景德鎮官窑設焉天下窑器所聚其民繁富甲于一省余嘗以分守督運至其地萬杵之聲殷地火光燭天夜令人不能寢戲目之曰四時雷電鎮民既富子弟多入學較然為窑利所奪絕無登第者惟嘉靖間萬年賊起鎮人逃匿傳火三月是秋遂中吳宗吉一人亦竟不成進士後為吾郡倅陞黎平守而吳宗吉前後無一人舉者吁亦異矣乃知遐方異域多產奇寶必乏人才理當如是又況擊撼穿鑿地脈安得不損此堪輿之說所為不可廢也

世人稱主人曰東道蓋本鄭人謂秦盍舍鄭以為東道主蓋以鄭在秦之東故也漢光武時常山太守鄧晨請從擊邯鄲光武曰不如以一郡為我北道主人又光武他日指耿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今人但知有東道主而鮮知有北道主人者

孟宗為監魚司馬罷職還道作兩罌鮓以奉母〻曰
吾老為母嘗言惟飲彼水何吾言之不從也陶侃
作魚吏以坩鮓餉母〻返書責侃曰汝為吏以物
見餉非惟不能益吾反以增吾憂二母事絕類予
惟世之為吏者往〻累于父母妻子所謂父母但
知喜悅竟不問物從何來若二母者可以為法也
國朝妻救大刑蒙恩獲宥者二人永樂甲申十一月
浦江知縣周益以罪當刑其妻楊氏詣益母老願
代益死上憫其情特宥益成化丁酉三月河東驛
丞王佇奏知州徐孚妖言律斬孚妻李氏奏翁姑
年老願代夫死奉旨俱釋之此二婦可謂義烈而
朝廷寬宥不疑真堯舜之仁也予聞洪武中給事
侯庸請代其父監生程通請代其祖永樂中鄉進
士郭粵請代其父皆削軍伍以全其孝世猶侈為
美談而況婦人當死生之際哉吾獨惜夫楊焦山
大人代死上疏而不得從二義婦之例良可悲也
漢官名有不書于百官表而因事乃見者如行冤獄
使者因張敞殺絮舜而見美俗使者因何並代嚴
翊而見河隄使者因王延世塞決河而見直指使
者因暴勝之而見豈因事置官事已即罷乎

古字有相反者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是以亂為治
也易曰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是以息為長也易曰
同心之言其臭如蘭禮曰衿纓皆佩容臭是以臭
為香也禮曰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是以坐為跪
也如此類者甚多
爾雅謂唐虞曰載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予考之書
堯典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舜典歲二月東巡守則
唐虞亦嘗稱歲而不專曰載禹貢作十有三載乃
同則夏亦嘗稱載而不專曰歲太甲三年復歸于
亳則商亦嘗稱年而不專曰祀洪範惟十有三祀
王訪于箕子則周亦嘗稱祀而不專曰年蓋載歲
祀年古人通用之耳
蜀人多奇姓今百家姓以為出于宋朝故首以趙錢
孫李尊國姓也我朝千家姓亦以朱奉天運起文
然未見有天姓者而蜀姓或有出于二家外自晉
魏以來取才于門閥故姓氏尤重唐重八姓論相
于此至不許與他姓為婚姻自八姓而下凡有三
百五十姓宋嘉祐中亦有千姓編鴈門邵思撰姓
解則分為一百七十門至有二千五百六十八氏
漢潁川太守聊氏後有萬姓譜古姓之存于今者

鮮矣

或問沛公斬蛇神母夜哭信然乎予曰適然遇蛇而斬之無足怪者乃若神母夜哭竊疑沛公嗾老嫗為之又嗾人告焉使神其事以鼓西向之氣耳夫均謂之帝子也在彼為蛇在此為沛公何擬倫之不類耶雖然兵詭道也假神道以聳動人心尤兵家秘密之術觀田單守即墨而天神下降陳勝首禍而魚腹獻丹書類可槩見

紀元有相同者漢武帝東晉康帝南齊高祖俱號建元漢光武東晉元帝南齊明帝俱曰建武漢宣帝西晉惠帝皆曰元康晉明帝北齊武城帝皆曰太寧晉惠帝後魏文成帝皆曰太安漢後主西晉愍帝皆曰建興漢章帝唐憲宗同曰元和漢桓帝宋文帝同曰元嘉漢和帝東晉安帝吳烏程侯同曰元興漢宣帝吳大帝同曰黃龍漢宣帝吳會稽王同曰五鳳漢宣帝後魏廢帝吳烏程侯同曰甘露南齊和帝後魏廢帝同曰中興晉武帝宋明帝同曰泰始魏明帝東晉廢帝魏孝文帝唐文宗同曰泰和漢明帝晉惠帝魏宣帝同曰永平漢桓帝晉惠帝魏明元帝同曰永興漢桓帝晉惠帝同曰永康漢安帝宋武帝同曰永初漢沖帝西晉懷帝同曰永嘉漢順帝東晉穆帝同曰永和漢和帝齊東昏侯同曰永元晉元帝唐則天同曰永昌南齊明帝唐代宗同曰永泰宋太祖與蜀主王衍同曰乾德有父子同紀年者漢高祖與隱帝同乾祐梁太祖與均王同乾化唐昭宗與昭宣帝同天祐又周太祖世宗恭帝三世同曰顯德

大明年號犯前代者涼張重華五代蜀張遇賢宋方臘僭永樂元武宗太子阿速急八即位僭天順夏主李乾順僭正德魏元瀵僭稱帝梁將王琳立梁主莊俱僭天啟正德紀年詔下馬冢宰試選人題曰宰相須用讀書人論蓋用宋事譏內閣也

相辨貴賤固毫髮不爽然亦繫人脩德為轉移耳如漢周亞夫鄧通從理入口竟以餓死而南史有水軍都督褚蘿面甚尖危從理入口竟保衣食而終裴晉國身都將相豈盡憑相哉故古稱聖人不相

後唐相者周玄豹嘗相明宗貴不可言及帝即位欲召詣闕趙鳳曰玄豹言陛下當為天子今也驗矣無所復詢若置之京師則輕躁狂險之人必輻輳其門爭問吉凶自古術士妄言致人族滅者多矣

非所以晴國家也帝乃厚賜金帛而止鳳論可謂得体者矣

秦昭王遣使者遺君王后玉連環曰齊多智而解此環否君王后以示群臣群臣不知解君王后引鋏錐破之謝秦使曰謹已解矣用修曰連環之制玉人之巧者為之兩環互相貫為一得其關捩解之為二又合而為一今有此器以銅為之謂之九連環閨婦兒童以為玩具而著書者云以鋏錐破之若如此則一愚夫婦能之何以称多智而服強秦哉愚謂玉環之制必非銅環之比果即此器秦何足以難君王后君王后亦何為徧示羣臣而不知解耶縱使可解然不若鋏錐之碎矣武奮伐使人畏服不敢欺侮此豈愚夫婦所能及哉北史齊神武常令諸子各理亂絲文宣獨抽刀斬之曰乱者須斬神武是之乱絲無甚難理而文宣抽刀一斬自具英雄之氣若如楊説則文宣之智不迨博陵華山矣史載唐太宗有駿馬名獅子驄極猛悍太宗親控馭之不能馴則天時在側曰惟妾能制之太宗問其術曰始則箠以鐵鞭不服則擊以鐵檛又不服則以匕首斷其喉爾婦人多智有膽畧者大率如是耳

趙飛燕誣班婕妤好呪詛于成帝婕妤曰鬼神有知不受邪之訴若其無知訴之無益理明詞辨深足感人范滂繫獄吏俾祭皐陶滂曰皐陶賢者知滂無罪將理之于帝如其無知祭之何益詞語與婕妤類後人達之可以廢無益之祀禱矣

虞玩遷司空玩陳讓不聽既拜歎息謂賓客曰以我為三公是天下無人矣談者称之唐鄭棨同平章事制下棨曰笑殺天下人既視事謂宗戚曰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綜三月以疾乞骸得致仕此不賢于非才而竊位者乎

漢光武渡呼沱河俄頃冰合真有神助矣其後帝命其處為危渡口示天幸不可恃以戒子孫此其大度何如也石勒擊劉曜濟自大堨以河水泮為神靈助號為靈昌津此其去光武遠矣石勒自謂遇光武當並驅中原未論胡漢之仁暴只茲一事已絕塵莫攀胡羯何其大言無忌耶其代王什翼犍擊劉辰河水未合乃以葦絙約流澌而冰合復恐未堅又散葦于上冰草相結有如浮梁出其不意遂大破之此則以人力迎天者也

春秋周襄王之出書天王居于狄泉注天子以天下為家故所在稱居宅其有之謂居象昭公之出書公居于鄆〻象之色也其後書公在乾侯乾侯乃晉地不得書居也綱目書帝在房州房州唐一統之地豈得以乾侯為比當書帝居房州乃合春秋之法

古者婦人不稱名出嫁之後即以父母之姓為名如春秋王姬齊姜宋子之類是也故姬者周之姓也如齊稱姜宋稱子耳後世字學不明以姬字為女人通称已誤漢有薄姬栗姬虞姬是又以姬為妾矣蔡京當國改公主為帝姬更足掩口時公主乃趙姓既于姬字不合豈以帝之女可為人之妾耶宋人精于考究而當時卒無一人駁正者則為京之權所怵也

晉靈公刺客不殺趙宣子漢楊琳刺客不殺蔡中郎晉劉裕刺客不殺司馬楚之唐太子承乾刺客不殺于志寧淮南張顥刺客不殺嚴可求西夏刺客不殺韓魏公苗劉刺客不殺張魏公孰謂盜賊無義士乎

初鄒浩召自新州入對帝首及諫立后事獎歎再三詢諫草安在對曰已焚之矣退告陳瓘曰禍其在此乎異時奸人妄出一緘則不可辨矣蔡京用事乃使其黨偽為浩疏有劉后殺卓氏而奪其子以為己出欺人可也詎可以欺天乎之語帝詔暴其事遂册立茂為太子而竄浩于韶州夫焚諫草美事也廼有因而得罪者

按束修二字人知為弟子餽師之禮不知鄧后紀云故能束脩不觸羅網註以約束脩整釋之又鄭均束脩安貧恭儉節整馮衍傳圭潔其行束脩其心又劉般束脩至行俱是此意可見自行束以上言能飾躬者皆可教也又杜詩薦杜湛疏有云自行束脩訖無毀玷延篤亦云吾自束脩以來為臣子忠孝交不諂瀆何朱註以禮物言若是禮物何以云然以訛傳訛遂不深辨

楊升菴曰武丁以夢相傳說事著于一書矣而世猶疑之曰夢而得賢可也或否焉亦將立相之與且旁求以像之肖也天下之貌相似亦多矣使外似而內否亦將寄以鹽梅舟楫之任歟審如是則叔孫之夢豎牛漢文之夢鄧通卒為身名之累夢果可憑歟或曰非也武丁嘗遯于荒野而後即位彼在

民聞已知說之賢矣一旦欲舉而加之臣民之上人未必帖然以聽也故徵之于夢焉是聖人之神道設教也且又商之俗質而信鬼因民之所信而導之是賢人所以成務之幾也劉禹錫之言曰在舜之庭元凱舉焉曰舜用之不曰天授在殷中宗襲亂而興心知說賢乃曰帝賚禹錫之言彼以武丁之用說猶田單之用妾一男子為軍師類乎聖人之神道設教以幾成務而不使民知恐不如是也其所云夢賚者實帝感其恭默之誠而賚之也其性情治者其夢寐不亂乃可以孔子夢周公同觀而非叔孫之賤妖漢文之啟偉矣鄭文夢庶而得真庶心誠于得庶者非天理之公也而尚可以得況誠于求賢而有不得者乎

狄仁傑為并州法曹時同僚鄭崇質當使絕域崇質母老且病仁傑曰彼母如此豈可使之有萬里之憂詣長史蘭仁基請代之行仁基允其代行仁基素與司馬李孝廉不叶因相謂曰吾輩豈可不自愧乎遂相與輯睦夫善之感人有如此者柳宗元初遷柳州刺史其友劉禹錫得播州宗元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萬無母子俱往理欲請于朝願以柳易播州會裴度亦為禹錫言得改連州韓退之作子厚墓誌實載其事以為世勸子厚可追蹤于仁傑矣

至元丙子淮南閫帥夏貴歸附元授中書左丞至己卯歲死有人贈以詩曰自古誰無死惜公遲四年問公今日死何似四年前又有人弔其墓曰享年八十三而不七十九嗚呼夏相公萬代名不朽昔宋褚淵身事二姓弟炤嘆曰使淵作中書而死也當是一名士今德不昌令有期頤之壽哀哉

世言老醫少卜則醫者以年老為貴卜者以年少為貴老醫人皆知之問之少卜不知何謂按王彥輔塵史云老取其閱少取其決乃知俗語其來久矣

李燾避難而闔者室之子胥出奔而漁父渡之商君亡命而舍人拒之項藉敗亡而田父紿之得人之與失人何啻千里

宋王曄曰魏公一日至諸子讀書堂見卧榻枕邊有一劍公問何用其子言夜間以備緩急公笑曰使汝果能手刃賊：死于此汝何以處萬一奪入賊手汝不得為完人矣古人青氈之說汝不記乎何至于是也吾嘗見前輩云夜行切不可以刃物自

隨吾輩安能害人徒起愚心非所以自重也

霍光于昌邑未可廢也王吉諫游獵而加禮龔遂捽大奴屬衛士長行法而不禁天資質朴猶可為也在位二十七日而廢觀其言曰天子有諍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其所以望于輔臣者切矣斯言也千言之痛也不學無術之輔弼之良而視如玩物去取在掌握間後世董卓桓溫之徒以及南北朝五代間紛紛效之元寶作俑赤族之禍萌于驂乘宜哉

郭巨殺子不孝也鄧攸絕類不弟也陳仲子之廉非廉也逆也宗魯之義非義也黨也葉公之黨之直非直也悖也尾生信矣而信非其所信也倉梧丙讓矣而讓非其所讓也

劉宋郭世通家貧傭力以養繼母婦生一男恐廢侍養乃瘞之文帝勅榜表門為孝行為此與巨事同而又同郭姓良可異也方遜志論巨謂欣慶不忍君子義之況子孫乎巨陷親于不義罪莫大焉而謂之孝則天理幾于泯矣然則宋文榜表世通為孝行非可為法也韓退之云不徇于市而已幸況漫旌其門耶國初青州民江伯兒者母病割脅肉以食不愈禱于岱嶽願母病愈則殺子以祭已而母愈遂殺其三歲子祭事聞 太祖怒曰父子天倫至重今百姓乃手殺其子絕滅倫理宜亟捕治之遂逮伯兒杖百謫戍海南

表紹誅宦官無鬚多誤死冉閔殺胡羯多鬚多濫死應侯相秦必報其辱己者韓信王楚反官其辱己者趙高指鹿為馬陰中其異己者朱溫指大柳宜車轂反撲殺其佞己者蓋各繫其過也

周昌以漢高帝比桀紂而帝不加罪劉毅以晉武帝比桓靈而帝以為直文帝勞軍細柳軍尉不奉詔而帝善之錢鏐徵行北城門吏不啟關而鏐賞之此皆帝王盛德事也

曾子之妻戲其子以殺彘而烹彘以實其戲孟子之母欺其子以啖肉而買肉以明不欺古人養家視幼之法如此

貢禹論贖罪之弊言孝文帝時貴廉潔賤貪污賈人贅婿及吏坐贓皆禁錮不得為吏夫贅婿為貧不得已耳何至遂與賈人贓吏同條漢人之輕贅婿如此傷哉貧也

款英曰或問鶡冠子云中流失船一壺千金何謂也

余曰壺乾瓠也遇水患負之可以不溺蓋言物之
賤者時乎獲濟其為物也弘矣昔孟嘗君淹恤于
秦賴雞鳴狗盜之士獻裘出關而脫虎狼之口金
虜之陷汴京也邀二帝如青城當是時也使渭雞
鳴狗盜之士而用之必能奪翠華而宵遁何至北
轅哉即此觀之壺也惡乎不千金重耶

高孝基一見房杜奇之而托以子孫余謂子孫賢不
肖成立還墜天也豈他人所能陶鑄哉況房杜他
日亦不能保子孫不蕩敗門戶又安能庇他人子
孫哉余謂孝基于是乎不智夫大臣以人事君者
也當國之樞淳賢為曾不社稷是念顧煦煦為私
之子孫余謂孝基于是乎不忠 綠雪亭雜言

陳仲舉不掃一室或問之對曰大丈夫當掃除天下
安事一室乎其言大而誇乃仲舉疎涌處昔衛武
公九十之年猶以洒掃庭內自警蓋克勤小物則
遠大可期矧東京之季宦官執政濁亂海內其深
根固蔕可易掃乎夫鷙鳥將擊必匿其形顛出匡
章宣示宦者此何說也仲舉疎涌如此宜其有僨
覽曹節之及也

文選養生論蠱居晉而黃注不能解迫觀醫說引遯
齋閒覽云倪彥及嘗官太原府云彼中人喜棗無
貴賤老少嘗置于懷袖間等閑探取而食之鄙人
之蠱多黃緣食棗故叔夜所謂蠱居晉而黃是也
吾子行曰晉地多棗人嘗懷之若粵人之嗽檳榔
則知味甘傷脾故蠱黃也

涑水曰左氏書荀息之死引詩斯言之玷不可為也
荀息有焉杜元凱以為荀息有此詩人重言之義
非也元凱失左氏之意矣彼言生而死皆之是小
人穿窬之行君子所不訊也晉公溺于嬖寵廢長
立少荀息不能諫正遽以死許之是其言玷于獻
公未沒之先而不可救于已沒之後也左氏之言
貶也非褒也

董仲舒三年不窺園後漢桓榮十五年不窺園魏闞
謀傳趙昱歷年不窺園則知此事非獨仲舒矣

古之權臣致危必陰藉名儒為之宗主穀梁漫古之
禮文以厭羣志然後乃敢行大事彼名儒者冒昧
依附欲資其勢而行其志不知當其時國事且日
非矣文禮雖漫古何補哉是故西京郊社之禮至
王莽輔政而後定劉歆主之也東京宗廟之制至
董卓入朝而後定蔡邕主之也 東谷贅言

李固以忠直名一時而胡粉飾貌宋璟剛直難犯而善擊羯鼓皆不類其為人然固之傳粉或出梁冀誣謗之語乃漢魏閒人以傳粉為常陳思王何平叔皆為之不足異也璟之習羯鼓亦以明皇所尚故臣庶從風耳要皆不足累二公之賢至于趙清獻寧清城而挈伎以歸胡澹菴浮海生還而戀黎倩與二公為人不類乃知蘇子卿娶胡婦誠非虛語 文海披沙

羿善射而卒以射見殺彭祖善御女致壽而卒以晚妻妖淫敗道而死蘇秦游說而卒以口見刺偏鵲善醫而卒以醫亡身郝雍善視盜而卒身死盜手黃公以赤刀制虎而卒為虎所食費長房以符制鬼而卒為鬼所殺陳臨以押致位而卒以押悖死語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擇術不可不慎

荀卿大儒而弟子有焚書坑儒之李斯以李斯為師而弟子有治行第一之吳公信乎人之賢否在乎自立不係乎師友也

漢太尉李固杜喬皆以為相守正為梁冀所殺故掾楊生上書乞李杜二公骸骨使得歸葬梁冀之誅權勢專歸宦官傾動中外白馬令李雲露布上書桓帝得奏震怒逮雲下北寺獄弘農五官掾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日死帝愈怒下廷尉皆死獄中其後襄楷上書亦稱李杜雲衆再治鉤黨范滂受誅毋就與之訣曰汝今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謂李膺杜密也李太白杜子美同時著名故韓退之詩云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凡四李杜云 容齋四筆

兄弟雙生必以前生為兄余讀西京雜記云霍將軍妻一產二子疑所為兄弟或曰前生為兄後生為弟今雖同日亦宜以先生為兄或曰居上者宜為兄居下者宜為弟居下者前生今宜以前生為弟光曰昔殷王一產二子以卯日生嚚以巳日生良則以嚚為兄以良為弟若以在上者為兄嚚亦當為弟矣許莊公一產二女曰妖曰茂楚大夫唐勒一產二子一男一女男曰正夫女曰瓊華皆以先生為長近代鄭昌時文長倩並生二男滕公一生二女李黎生一男一女並以前生為長霍氏亦以前兄為亦最可驗 容齋四筆

古謂除者如階除等級而進也何新授其官則曰除除與除去不用之音同何也蓋官不可久久則奸

弊日深如任重爵者息威日加聲勢日重入望日
久叛亂之萌是興篡奪之禍是作其國必至危亡
故官不可久居其任宋高后臨崩謂大臣呂大防
曰卿等久居其任可退令天子另尋一班新人用
正謂此也除官一字有自來矣近代選曹補授先
具舊官于前次書擬官于後新舊相銜故曰官銜
原始祕書

張俊張浚兩人也一張俊附秦檜而傾岳忠武者一
張浚廣漢人嘗稱飛忠孝人也及飛冤死後高宗
納太學生程宏圖之奏昭雪光復浚與參贊浚為
都督俊為樞密劉豫遣子麟侄猊合兵七十萬犯
淮西張浚聞之以書戒張俊曰賊豫之兵以逆犯
順若不勦除何以立國今日之事有進擊無退保
也此見張顥所著岳飛傳浚與俊豈可混為一人
哉今之士大例以傾岳為浚之短不知受誣千載
如此

弘治壬子浙江鄉試日大雨如注號舍皆漂流諸生
避雨悉奔公堂按察令逐之諸生閧然擊以瓦爍
按察走匿監臨大懼欲易明日試劉忠宣大夏曰
非制且雨勢驟必晚霽乃令一武弁立案上傳呼
諸生自度可決第者留否聽出諸生如公言出者
雲湧監臨懼以為虛無人矣雨止請燭者尚八百
人衆皆喜忠宣之處事鎮定敏捷如此是科得王
新建守仁胡尚書世寧孫忠烈燧事載忠宣年譜

賈堅彎弓三石餘烈祖以堅善射親試之乃取一牛
置百步上召堅曰能中之乎堅曰少壯之時能令
不中今已年老正可中之恪大笑射發一矢拂脊
再矢摩腹背附膚落毛上下如一恪曰能復中乎
曰所貴者以不中為奇中之何難堅時年六十餘
矣 初潭集

古之臨刑得釋而後大顯者韓信一也武帝時王訢
為被陽令暴勝之欲斬訢已解衣伏質矣勝之壯
其言得不誅後為丞相郭子儀當斬李白救之後
為汾陽王安祿山臨斬得釋後遂封王終于叛逆

洪武中郭德成為驍騎指揮嘗入禁內上以黃金二
錠寘其袖曰弟歸勿宣出德成敬諾此出宮門納
鞾中佯醉脫鞾露金閽人以聞 上曰吾賜也或
尤之德成曰九重嚴密如此藏金而出非竊耶且
吾妹侍宮闈今吾出入安知 上不以此試耶衆
乃服 九朝野記

裴晉公在中書左右忽白以失印聞者失色度即命
張筵舉樂人不曉其故竊怪之夜半飲酣左右復
白印存度不答極歡而罷或問其故度曰此出與
胥徒盜印書券耳緩之則存急之則投諸水火不
復更得矣時人服其宏量臨事不撓 玉泉子

李公沆秉鈞日有狂生叩門獻書歷詆其短李遜謝
曰俟歸家當得詳覽狂生遂發訕怒隨公馬後肆
言曰居大位不能康濟天下又不能引退久妨賢
路寧不愧于心乎公但于馬上踧踖再三曰屢求
退以主未賜允終無忤色何氏語林

見怪不可驚怕但宜鎮之以靜如桓公見紫衣之神
周南見怪鼠之語李叔堅不殺戴冠之犬公亮大
書入窓之手常顧梟鳴金登科第鄧艾梟鳴牙旌
乃勝敵之兆唐率更令張文成聞于庭樹而授官
以此推之未必皆不吉 天都載

世之養生家多講男女採取之說以孫思邈千金翼
曾言此遂執而不悟不知情念稍熾為害不小故
得者什一失者什九元林屋山人俞琰曾遇異傳
于此有得者而其所著書深斥此術之誤人以為
少年猶可及血氣少衰吸闢闔有氣不能從心者
必潰決而不可救此至論也宋小說中載一老者
年八九十而健不殊少年人問服何藥曰有不可
輕語人後再三詢之乃咲曰余無他藥惟服一味
獨睡丸耳此皆養生者所當知

張燕公有門下生竊寵婢將寘于法生呼曰公無緩
急用人乎說奇其語釋之且付以婢生去杳不聞
問忽一日直詣說有憂色曰感公之恩欵報久矣
今聞公為姚相所譖禍且至願得公平生所寶以
免難公歷指數之曰未也又凝思良久忽曰近有
以鷄林夜明簾為獻者生曰足矣因請手札數行
懇求于九公主且曰上獨不念在東宮時思始終
其惠乃反以譖見怒耶明日公主謁上具奏之上
感動勑高力士就御史臺宣所按事並罷書生亦
不復見張表臣曰昔留侯致白壁以謝項仇孟嘗
獻狐裘以脫死難蔡昭受佩刀無辜見留虞叔捐
圭玉庶幾免罪張說之事近之若書生者不獲小
行而能排難解紛殆俠士之流乎 珊瑚詩話

晉有楊軻者遣使徵之不應親駕往視亦高卧不起
虎謂沙門道集曰朕秉輿所向天挮地湧何匹夫
而長傲耶道集對曰昔舜優滿衣尚造伯成魏式

于木漢美嚴光嘗寧不應曹氏皇甫不屈晉代豈可令火無隱遁傳耶虎悅其言而止余謂輒固高士石虎始能枉駕終能優容亦豈尋常之膚哉此事見法苑珠林而史不載

晉朱伺有武勇江夏太守楊珉問將軍擊賊何以多勝伺曰兩敵相對惟當忍之我能忍是以勝夫兩軍相向勇者先登今不貴勇而貴忍此真勇也嘗聞教師曰兩人相鬭勝負未分能先决手曰後動者勝蓋已見形故耳是以君子貴養氣老子曰君子知天下之不可先也而後之以此

居室取容身高堂廣廈皆剩物也余嘗愛徐勉戒子書曰吾清明門宅西邊既施與宣福寺不後方幅意謂亦逆旅舍耳何事須華嘗怪時人謂是我宅古往今來豪貴相繼迨其死矣知是誰室此謂真達郭從義造第洛中僅得東燭一觀陳秀治第潤州惟得肩輿一登西樓雖奢冠當時竟亦何益

少陵詩曰莫笑田家老瓦盆自從盛酒長兒孫傾銀注玉驚人眼共醉終同卧竹根蓋言瓦盆盛酒與傾銀壺而注玉盃者同一醉也由是推之塞驢布韉與金鞍駿馬同一遊松林莞席與繡帷玉枕同一寢知此則貧富貴賤可以一視矣昔有僕嫌其妻之陋者主翁聞之召僕至以銀盃瓦椀各一酌酒飲之問曰酒佳乎對曰佳銀盃者佳乎瓦椀者佳乎對曰皆佳主翁曰盃有精粗酒無分別汝既知此則無嫌于汝妻之陋矣僕悟遂安其室少陵詩意正如此

用脩云漢書西域傳馮夫人名嫽漢宮人也善史書奉錦車持節和戎而歸此事甚奇而六朝唐人無入篇咏者惟劉孝威詩錦車勞遠駕駱賓王詩錦車朝促候刁斗夜傳呼徐陵詩雲摇錦車節月照角端弓僅一句一聯而已此事可畫可歌勝于明妃之失節文姬之傷化多矣

魏軍至費禕率衆往禦光祿大夫來敏與禕別求共圍棋于時羽檄交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禕與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向聊觀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禕行賊遂退此與謝安賭墅事相類

岑彭建營于彭亡之地遂為客刺龐統過落鳳坡射死于禁屯兵于罾口而被擒李懷光叛逆至埋懷村而斬首張邦昌僭位國號大楚後賜死潭州不忍自盡仰見所居之樓扁曰平楚逆時陸夢鶴先

生昌諱運至京口見顧況瘞鶴碑而犯名字所兆亦有不誣者乎

諧火載宣和用兵燕雲摩賦天下緡錢督責甚峻民無貧富皆被其害時有海州楊允秀才妻劉氏寡居二子皆幼積錢十屋一日劉氏謂二子曰國家用兵歛及下戶期會促迫刑法慘酷吾家積錢列屋坐視鄉黨之困與官吏之負罪而晏然不顧于心安乎遂請于官以緡錢一百萬獻納以充下戶之輸于是一郡數縣之官吏得以逃責而下戶得免于流離死亡者皆劉氏之賜也嗚呼今之積金蓄穀倍息計贏遇災荒而幸糴價之高遭艱厄而善窖藏之家者皆是也其視劉氏何啻霄壤耶

房室之戒多矣而天变為尤月令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謂其瀆天威也今人生子而形殘体缺者又安知其不犯斯禁耶為人父母者宜識之矣

神仙修煉之說有無難不可究然或因此致疾者元有張性虛者嘗參東門老其法專守下丹田属纊之際下田結塊痛而絕又一人守上田鼻中終日涕濃斯又不可不慎也

世知張良蕭韓為三傑而不知唐丞相宋璟張說太子少傅源乾曜同日拜官明皇賜三傑詩時號三傑宋程顥為鄠縣簿張山甫為武功簿朱光庭為萬年簿關西號為三傑世知王楊盧駱為四傑而不知宋之韓范富歐亦號四傑見范文正公集序

涪陵有張飛刀斗銘其文字甚工飛所書也張士環詩曰天下英雄只豫州阿瞞不共戴天仇山河割據三分國宇宙威名丈八矛江上祠堂嚴劍珮人間刀斗見銀鈎空餘諸葛秦州表左祖何人復為劉此詩蓋述劉豫州事而美飛之兼文翰也人祗知飛驍將耳而乃善文事若此又讀岳武穆送張紫陽北伐詩并勸息和議表即唐名家不是過古之名將不偏才如此二公且同諱予偶摭及錄之

漢陳平嘗自言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不能復起以我多陰禍也李廣與望氣王朔語曰吾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餘人詐而同日殺之今恨獨此尔朔曰禍莫大乎于殺已降此乃將軍之所以不得侯者也後漢虞詡臨終謂其子恭曰吾所悔者為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其中

何能不有寃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斯獲罪于天也宋王彥超將致政每戒諸子曰吾累為統帥殺人多矣自死得免為幸必無陰德以及後汝曹勉為淺事以自庇及卒諸子果無達者為將務以止戈為武毋以貪殺為戒庶幾與曹彬其人爭烈矣

王省曾養魚經曰魚之游晝夜不息鑿池須有洲島環轉則易長亦不宜太深太深則水寒而難長池之傍樹以芭蕉則露滴而可以解汎樹楝木則落子池中可以飽魚樹葡萄架于上可以免鳥糞種芙蓉于岸周可以辟水獺

朱泚反遣韓旻襲奉天段秀實曰事急矣乃詐為姚令言符即將司農印倒用之以付靈岳縮旻使還德宗乃得免漢隱帝詔殺郭威魏仁甫勸威詐作詔書即以留守印倒用之以示諸將激以盡當誅滅于是隱帝被弒二人倒用印則同而立心設謀乃大異一以衛君而為忠一以誑上而為賊然其事適相類殊可作談柄也

有御史按其地欲疏論一守備罪過守備知不免乃陰賂書吏為計吏許之方具劾疏時故倒用印疏上内閣司禮監果以倒用為疑有旨令詔獄其所參論者不復及御史惟求免罪竟不暇究守備云

周文襄公忱巡撫江南最有名聞公有一冊曆自記行事纖悉不遺每日陰晴風雨亦必詳記如云某日某時晴某時陰某日東風某日西風某日晝夜雨人初不知其故一日某縣民告糧舡江行失風公詰其失舡為某日午前午後東風西風其人不能知而妄對公一一語其實其人驚服詐遂不得行于是知公之書風雨必記蓋以公事非漫書也

禰衡年未滿二十而交孔融融已五十餘鄭當時年最少其所交皆大父行天下名士王戎少阮籍二十歲而籍與之交山濤與稽康共竹林之交齒亦相遠此諸子蓋忘年之交也韓億與李若谷未第時俱貧同赴京試更相為僕李先第授官長社縣李自控妻驢韓隨之為負一箱送至縣界泣別韓後第並登大位此貧賤之交也朱暉與張堪為友堪疾甚把暉臂以妻子相託堪卒暉知其妻子貧困厚賑給之曰堪有知己之言吾當心識之其死生之交也夫忘年之交今或有之貧賤之交則寡

㩉提撕下音西滑稽上音骨椎結下音髻戲下上音虛陰盧
音林地名廬
輪迴之事正史載羊祜前身為李氏子若此類見于
紀載者不可勝述余聊記古之名人數條于此蔡
邕是張衡後身商芸小說顧總是劉楨玄怪錄邊鎬是謝
靈運玉壺清話嚴武是諸葛武侯代醉篇韋臯亦是武侯
宣室記房琯是永禪師東坡詩序韓滉是仲由神仙感遇集范
祖禹是鄧禹家傳劉沆是牛僧孺事文類聚張方平是瑯
邪寺僧冷齋夜話東坡是五戒和尚捫蝨新話史彌遠是覺
闍梨陰山雜志馮京是五臺僧孫公談圃真西山是草庵和
尚癸辛雜識外集黃山谷是涪陽誦法華一女子春渚錄趙
昂是李德裕宋高宗是錢鏐坦齋筆衡王十朋是族族
叔之師嚴伯威梅溪文集王安石是秦王貴耳集岳陽王
蕭詧是許玄度詢萬簡袁滋是西華坐禪和尚逸史至
今朝胡尚書濙是天池僧王新建守仁是入定僧
皆彰著者也
白字異訓日光之白曰皛月光之白曰皎男子之白
曰皙女子之白曰皉老人之白曰皤草華之白曰
葩雪霜之白曰皚鳥羽之白曰皠
鮮于叔明嗜蟠虫權長孺嗜人爪甲文王嗜菖蒲武
王嗜鮑魚吳王僚嗜魚炙屈到嗜芰曾晳嗜羊棗
公儀休嗜魚王莽嗜鰒魚王右軍嗜牛心宋明帝
嗜蜜漬鱁鮧齊宣帝嗜起麵餅鴨臛高帝嗜肉膾
陳後主嗜驢肉齊蕭穎嗜胄噉白肉膾至三斗後
魏辛紹先嗜羊肝
山氣多蝇水氣多蚊故固原宣府大同諸鎮多蝇毋
宴會必加罩于昂俎以三閩俱崇山故也邵伯寶
廣多蚊故有烈女露筋之跡以楊越洼浸故也又
有限于地氣者如江南無蝎虎江北鮮蜈蚣以蝎
虎多喜燥而蜈蚣不畏濕也又有局于地產者如
東廣富巨蛇北虜多貂鼠以東廣地熱而蛇種蕃
北虜地寒而毛溫厚也此類未易縷數但於此推
之似可懸解
物因地變如橘過江則化為枳之類者頗多是植物
類也若動物中凡蛇死皆閉目惟蘄蛇目開生舒
蘄兩界間即一開一閉雞踰嶺而黑鸜鵒踰嶺而
白玄覽曰東流有麥魚越瀨則化為鯖蛙鱧塘之
南有猿從之北岸則不啼皆地氣使然耳
扶老強力倉庚止妬鸛糞能化石成塵龜溺能濡墨
入石蟹膏化漆成水蟾酥潤玉可割蝎牛涎去蝎

毒竜脂得火可以燃鐵駝糞可殺蚊蟲壁蝨物氣
之相剋制有如此岳李方雜言曰黄鳥食之止妬
鯊魚食之止驕鵁鶄居食之不飢鵔鸃食之不醉鮨
魚食之已狂人魚食之已癡
博識浮于閲覧此理之常也至如論語疏公冶長辨
鳥雀語云唶唶嘖嘖白蓮水邊有車覆粟車脚淪
泥犢牛折角狀之不盡相呼共啄人驗之果然左
傳介葛盧辨牛鳴論衡詹何聞牛鳴而知黒白抱
朴子李南知赤馬之言史記秦仲知百鳥之音與
之語皆應論衡廣漢陽偉能聽百鳥音地地里志
稱伯益知禽獸言語後漢書魏尚魏志管輅北齊
書張子信宋史孫守榮益部耆舊傳楊宣桂陽朱
賢晝讃成武丁皆曉鳥語翰府名談向亀年曉鳥
獸語邊史神速姑能知蛇語東城老父傳神雞童
解雞語
蛇蟠向壬鵲巢知歳又曰鵲巢風之所起知燕知戊己鵲知夜
半雎鳩有別虎知衝破又善卜狼亦善卜又善視
巨喙善驚善避矰弋弾射蟯蜋善轉丸莊子謂結蜣蟲之智轉丸善
防分背而食食則相呼犀禿則環角外向以防人害鴷善書印即啄木鳥食木蠹過
蠹以嘴畫地成符而蠹自出鸂鶒善勅能勅水故猶水而物不壞鵁善禁

呪能呪人石使起取蛇食之具禁石時衆翅行前却如道士禹步則石起也鸛善符雉
善聽又不再接狐善鼓狸善搏鷹與鶴善舞鸜鵝鸜鴿
善言蝶蠱善祝駝知風又知水脈瀨穴知水識水高下
運日知宴陰諧知雨鳩毒鳥雄名運日雌名陰諧天宴靜無雲則運日先鳴陰天
將陰雨則陰諧先鳴乾雀知来狸狸知往騂雉曰白澤角端
能言獸也歸終知来獸也象知地虚實蝦蟆以端
午服水草而不鳴鳥雀以七夕集林而不飛瑇瑁
以甲子庚申日閉口不食蟻有兼弱之智蜂有攻
寡之計又有君臣烏有反哺之仁鶺鴒有友悌之
愛隼有惻胳之義羊有跪乳之識鴈有啣蘆避矰
之能牛有結陣却虎之勇又牛初生則拜四方物
類之靈若此
庚申外史云至正二十五年六月天都大雨魚長尺
許城中人家皆取而食亦災之異者而丘仲深世
史正綱書災異頗詳于是年止書戞五月天都雨
毬而獨遺此何也説者云萬曆丁酉楚府内宮後
有長春寺遠以澄湖湖與外墩子湖通寺前蓮臺
方丈忽龍起達業隙間是日雨如傾魚皆東水上
升從雲中散落百里家家獲魚工部詩曰𩇕雨落
河魚此誠理所有者但天下大矣亦何所不有古

分正史所載天隕魚事亦不少漢書鴻嘉四年隕魚于信都唐元和十四年二月晝有魚隕于鄆州故京房易妖曰魚去水飛入道路兵且作輟耕錄曰志云天隕魚人民失所之象述異記曰雍州雨魚長八尺寸許可槩視為河魚散落乎

羊馬卧而起必先前足屬陽也駝牛卧而起必先後足屬陰也羊馬駝牛前足屈後〻足屈前惟象似人前足向前後足向後而乳在胸與他獸異牛食多卧病則立馬食多立病則卧駝卧胸着地而後高象後臂着地而前高故駝交背相向象交胸相向也

草木有生之異者段公路曰睡蓮葉晝夜開縮入水底晝浸出于水面夢草晝縮入地過夜則復出面陽雜俎曰漢靈帝時南國獻夜舒荷長一丈一莖四蓮其葉夜舒晝捲又曰拔支國有望舒草紅色葉如蓮葉月出則舒月没則捲魏明帝時合歡草狀如蓍一株百莖晝則衆條扶疏夜乃合為一莖玄覽曰守宮之槐朝聶胡椒之葉朝展而夕翕美渠晝炕菱芡之華夜炕江南之疑夜華江北之疑晝華三輔故事曰漢苑中有柳狀如人號曰人柳一日三眠三起寄生之異也至若漢昭元鳳二年上林有枯僵自起生枝葉晉永嘉六年七月豫章有樟樹久枯是月忽榮茂咸和六年曲阿有柳倒地六載忽復起生九年吳雄家有死榆僵地忽因風雨起生興寧三年西昌縣有僵栗樹忽復起生則又為帝王符瑞非生之異也隋開皇八年夏幽州人家有白楊木懸竈上十餘年忽生條背長三尺餘甚鮮茂仁壽二年春盩厔人以楊木為屋梁條長二尺京房書曰后妃有專木仆反立斷枯復生是時獨孤后專恣仁壽四年秋河澗柳樹無故枯落既而華葉復生京房易飛候曰木再榮國有大喪是歲宮車晏駕又皆為咎徵耳

空同子云松檜之木不棲蟬虎豹之皮不上蟻言有餘威也獸中猛者能與獅外惟虎而成化中內官劉馬于西番貫一黑驢以進能日行千里又善鬭虎上取虎城一牝虎與鬭一蹄而虎斃又鬭一牝虎三蹄而斃後與獅鬭被獅折其脊想此亦龍種類也

小說云孔子得九曲珠欲穿不得遇二女教以塗脂于線使蟻通焉此與列子兩兒辯日事相似聖人

亦有所不知信然

晉五行記曰惠帝納后羊氏將入宮衣中忽有火衆咸怪之其後后竟坐廢本朝曾中丞銑被逮日衣上火出竟陷大辟後讀物象通占曰衣服忽有火光大凶信驗矣然王司馬崇古腰玉日衣上火出撲之不滅萬曆戊戌進士穆天顏未登第前火星常出其袖幾焚衣又爲吉徵亦不可槩論

吳綾爲裳暗室中力持曳以手摩之良久火星直出蓋吳綾俗呼爲油段子工家又多以脂膏先潤人服之體氣蒸鬱且其致火也

蜈蚣入腹最難出頃見葉繼熙臨桂雜識云一人夜炊火有蜈蚣在吹筒中驚竄入喉漸下胸膈用生雞血灌之少選更飲以生油盞許遂惡心蜈蚣并滾油血中吐下續服雄黃水獲安又聞吳人張汴虛醫多奇效有道人炊一蜈蚣伏火筒中誤吸入腹痛不可忍張命碎生雞子數枚取其白傾碗中令啜之良久問其痛少定索生油與嚥之須臾大吐則雞子與蜈蚣纏束而下蓋二物氣類相制入腹則合爲一也人服其淂醫意云又物類相感志曰蜈蚣畏油

萬物之生不越胎卵濕化四者余觀載籍中有宜卵而或胎及孕育之異者漫錄于此鱗蟲多卵生而草木子曰海沙魚胎生禽亦皆卵生而博物志曰鸕鷀千歲者皆胎產鶴經曰鶴一千六百年不食而胎生何燕泉云諸蛇中惟蝮是胎產博物志曰吞三化先孕而後交不交者亦生子稿語曰諸魚懷子不交放子則有雄魚泄精順水著子魚種始成趙辟公雜說云鰻鱺有雌而無雄以影漫于鱧魚則其子皆附鱧之鬐鬣而生故謂之鰻鱺代醉篇曰鱧魚青魚人家畜之池中無雌雄皆海水聚沫所化採蘭雜志云蚊投水化爲小魚小魚不獨與子生也兔望月而孕系史云兔自有雌雄不卑毫視月陶隱居又云兔無雄故孕而論衡曰生子從口中出埤雅曰吐而生子故謂之兔燕泉云鸕鷀蒼鷁亦吐生玄覽曰蝦蟇聲抱鼈鼠飛生續博物志云江浙閒有鳥名飛生狐首四足飛而生子即隨母之後婦人有難產者以其爪置胸腹間立效吳異賦云鷺以目而取胎鵁以足而淂孕鶴之抱以影夢餘錄又曰鷺相逆而孕鶂擊目而孕孔雀聞雷而孕函史云烏傳涎而孕禽經曰鶴以音感而孕白鷁相眡而孕鵁鶄睛

交而孕（相視而睛不眹蜳孕而生雛）鶴以聲交而孕（雄鳴上風雌鳴下風則孕）鶴經又曰鶴六十年藂毛生泥不能污一百六
十年雌雄相視而孕而變化論又曰鶴接影而懷
卵唐龍江曰鶴履跡而孕其論鶴者稍異他如鴛
鴦交頸野雀傳枝螣蛇聽交老鵚通氣孔雀接影
蝴蝶絡緯蟋蟀皆以鬚為鼻交亦在鬚也造化之
妙未有二氣不交而生育者至若龜鼈無雄（以與蛇交）
蜂蠆無雌（取桑蟲或阜螽子化而成己子）蚌蛤無陰陽牝牡（須雀蛤以）
化又物類之異者凡鳥皆雄求于雌惟雀與鶉鴛
鴦則雌求雄也

淮南子曰蛇無足而行魚無耳而聽蟬無口而鳴又
雜志曰蚓無筋而能縮博物志曰落頭蟲以耳為
翼蟜螬以背行快于用足草木子曰牛雖有耳而
聽以鼻龜雖有鼻而息以耳記曰麞有牙不能噬
鹿有角不能觸鶩有翼不能飛無足而能飛者惟
螣蛇聆鼠以尾飛訑鳥以足飛蝙以髯飛蟬以翼
鳴砂挼子以身倒行象以鼻取水母借蝦視駏驉
借蟨：走俱借狼走蟾蜍擲糞則自其口出

物有交非其類者魚跳躍則蜥蜴從草中下稍相依
近共浮水上事畢魚還水中蜥蜴還草中語見三

教珠英此猶氣類相近也至孔雀雖有雌雄將乳
之時登木哀鳴有蛇即至與交是以其膽其血皆
能傷人蛇與黿交則產黿是蜾蟲與甲蟲交也雌
與蛇交則產屬是羽族與蜾蟲交也

弘治十一年六月京師西直門有熊入城守衛者不
知覺兵部尚書馬文升謂野獸入城非宜奏參守
衛者因乞嚴武備以防不虞兵部郎中何孟春獨
謂同列曰熊之為兆既當備盜亦宜慎火同列莫
曉未幾城內在處有火災禮部爨既而禁中亦火
乾清宮燬或問孟春儆于古出何書孟春曰予不
曉古書魯記宋人記紹興己酉永嘉災前數日有
熊自南液至城下州守高世則謂其倅趙允緬曰
熊于字能火郡中宜慎火燭果然燒官民舍十七
八余憶此事而云耳不意其亦驗也

今人呼妻父曰岳翁曰丈人匈奴傳曰漢天子我丈
人行也故呼為丈人又以泰山有丈人峯故又呼
丈人曰岳翁亦曰泰山

孔子無鬚見孔叢子子思告齊君先君生無鬚眉天
下王侯不以此損其敬今像多鬚何也

弔字矢貫弓也古者葬棄中野禮貫弓而弔以助驅

鳥獸之害今從口從巾失其義矣

王荊公當國褀東坡出知杭州餞別荊公囑東坡大計入京過揚子乞携江心水一瓶見惠東坡諾之至期經金山令人汲水一瓶携送荊公荊公云此必定瓶也啟視之果然蓋揚子江心水非銀瓶不注古有是言也

歐陽公嘗得一古畫牡丹叢下有一猫公未知其精粗以示吳正肅正肅一見曰此正午牡丹也其花披哆而色燥此日中時花也猫眼黑睛如線此正午猫眼也凡帶露花則斂而色澤猫眼早暮則精睛圓正午則如一線耳人称其善求古人之意（有人）（按余占猫睛法曰子午線卯酉圓辰戌丑未杏仁尖寅申巳亥棗核樣此訣十全不易傳）

一名而兩物同者王元美委宛餘編載之矣然有未悉者附記于此如歌音曰繞梁樂器與瑩庚相似者曰繞梁楚莊王琴亦曰繞梁珠名莫難（見古今注）扇亦名莫難（見鄴中記）鷺曰白鳥（見陸璣詩疏）閩蚋亦曰白鳥（見夏小正）蟻曰玄駒（見夏小正）黑鯉亦曰玄駒（見古今注）壁名夜光螢火亦名夜光（見古今注）月亦名夜光（見淮南子）鷺曰玄鳥烏亦曰玄鳥雞五德（田饒言文武勇仁信）蟬亦五德（陸機言文清廉謹信）劍名魚腸竹亦名魚腸（見梁簡文修竹賦）樹名蒲盧蜃胥亦名蒲盧（夏小正註）果蠃亦名蒲盧（詩果蠃見之注）水筆名辛夷芍藥一名辛夷（見山海經）月中仙名結隣硯亦名結隣（見拾摠類）遺蟲名眴聰即蚯蚓縣亦名眴聰（出漢書）矢名忘歸（見新序）草亦名忘歸（陸士衡詩）酒名屠蘇（見廣運）屋亦屠蘇（見劉孝威詩）路險名羊腸（見水經註）水縈迴亦曰羊腸（見後漢鄧訓傳）鸇名晨風鳥亦名晨風（見騈雅）

古名馬有以鳥名者白鶴雪鴻神鳧黃鵠紫燕銅雀雞斯有以蟲名者白蟻絲蛇龍子龍駒翠龍象龍啣蟬奴有以獸名者翠麟翔麟紫野麋蛾虎飛兎白兎赤兎獅子驄有以天文名者奔霄騰霧驌霜晨風追風追電赤電浮雲皎雪凝露飛霞起日驄旋風白月影白忽雷駮碧雲緅發雷赤有以地理名者絶地青海驄決波騟有以草木名者丁香桃花玉花驄九花虬百花聳三花駁

山東無虎浙江無狼廣東無兎四川無鴿

羅泌曰公孫弘王褒俱十有一張良有九而張敞王吉皆有八士句士鞅之父也而乃相鞅壽夢句吳之君也而乃臣越公孫龍為孔門高弟而類回為晉代老師王羲之之事符健張華之佐慕容德經

元丞相吞麻弟赫連勃勃時五代玄玄三即手然脫脫丞元
為御史大夫、
相王保保將元大

王

粲好驢鳴將葬文帝臨其喪顧語同游曰王好驢
鳴可各作一聲送之赴客作各一作驢鳴此豈可
為令手驢鳴本無可悅再王濛好孫子荊驢鳴張
南渠亦好驢鳴亦何咄咄異人戴叔鸞母好驢鳴
每作驢鳴以悅之夫子以是悅母亦以是悅明君
以是悅臣皆不可曉

銀

亦有物食之者易惟效曩在部署時楊崚山云銀
壹百五十兩為白蟻所食蟻隨死摻入爐中煎化
仍得銀一百五十兩皆群然咲之趙三年出守衢
時余泗泉云陸致齋按粵時有一庫吏失銀三千
兩亦于庫窖內掘得死白蟻數石煎化亦得銀一
千五百兩此惟效親語人者天都載

萬

畢術曰犀角置狐穴中狐不歸淮南子曰犀角駭
狐又有駭雞犀離水犀見抱朴子又宋李宗諤犀
帶者中有老人持杖形名為壽星犀又九國志云
海商有獨犀角帶者直數百萬晝夜有光洞照一
室楚馬希聲商取之迨月光遂滅兎堅續志曰韓
魏公犀帶中一片乃庶御花此皆奇物也

宋

徽宗政和中建設畫學用太學法補試四方畫工
以古詩句命題嘗試竹鎖橋邊賣酒家人皆可以
形容無不向酒家上著工夫惟一善畫但于橋頭
竹外掛一酒帘書酒字而已便見得酒家在竹內
也又試踏花歸去馬蹄香不可得而形容何以見
得親切有一名畫克畫其妙但掃數蝴蝶飛逐馬
後而已便得馬蹄香出也果皆中魁選又試蝴蝶
夢中家萬里畫工單德淳畫蘇武牧羊臥草蝶中
皆良工苦心也

呂

希哲曰詩云豈無膏沐誰適為容則婦人塗面油
髮自古而然莊子云天子之侍御不爪揃不穿耳
則穿耳帶環自古而然

女

人纏足墨莊漫錄謂起于後唐後主宮人杳娘用
修曰六朝樂府雙行纏其辭云新羅繡行纏足趺
如春妍他人不言好獨我知可憐其起于六朝乎
張禹山曰史記云臨淄女子彈絃躧履又云揄脩
細屣利屣意古已有之再考襄陽耆舊傳盜發楚
王塚得宮人玉屐張平子賦云金華之舄動趾遺
光又云履躡華英又云羅襪躡蹀而容與曹子建
賦羅襪生塵焦仲卿妻詩足躡花文履繁欽詩何

以釋憂愁之下雙遠遊梁武莫愁歌之下絲履五
文章下蘭美人賦金薫承華之陶潛賦願在絲而
為履附素足以周旋崔豹古今注晉書履有鳳頭
重臺分捎之製唐詩便脫鴛靴出翠帷李義山詩
浣花溪紙桃花色好〻題詩詠玉鈎杜牧詩鈿尺
裁量減四分碧琉璃滑裏春雲五陵年少欺他醉
笑把花前出畫裙段成式詩醉袂幾侵魚子襭彩
縷長奉鳳皇釵知君欲作閑情賦應願將身託錦
鞋花間集詞慢移弓底繡羅鞋則此飾不始于五
代明矣陶南村謂唐人題咏略不及之蓋未之考
也古今事物考謂商妲己狐精也或曰雉精猶未
變足以帛裹之宮中效焉其說近誕似未可據

浮休子載唐某王極淫諸官妻美者無不嘗徧詐言
妃換即行無禮時典籤裴簡妻鄭氏初到王遣喚
欲不去則懼王之威去則為王所辱鄭曰懸懷之
妃不受賊胡之逼當今清泰敢行此事耶遂入黄
中門外小閣王在其中鄭入欲逼之鄭大叫左右
曰王也鄭曰大王豈作此是必家奴耳取一隻履
擊王頭破抓面流血妃聞而出鄭氏乃得還王慙
旬日不視事諸官之妻曾被王喚入者莫不羞之
蓋鄭氏此舉亦婦人之有義節兼有智略者但隻
履能擊頭破此非弓鞋明矣用脩謂纏足起于後
世此或一證

物有因人得名者莫邪鑄劍遂名劍曰莫邪劉白墮
善釀遂名酒曰白墮藥中使君子因郭使君多用
此療小兒而名牽牛因人牽牛易藥而名阮咸作
銅器似琵琶因名阮咸後改為月琴地亦有因物
名者淼名胸腮因名縣為朐腮物有因地得名者
僂句之地出龜因名龜曰僂句蔡地出龜因名龜
曰蔡冀北出良馬因名馬曰驥衛地出驢因名驢
曰衛

漢武帝時李夫人初至坐七寶流蘇輦障鳳羽長生
扇帝迎入帳中共坐飲之後預戒宮人遙撒五
色同心花果帝與夫人以衣裾盛之云得多得子
多也故後世有撒帳之遺

人食斷腸草而死虎食之而百日不飢人食砒霜而
死龍食之而肥人物異性有如此者

漢交趾女子徵貳徵側反擾嶺外六十餘城唐睦州
女子陳碩真亦破睦歙二州女子亦能作賊可怪
也夫

世間萬物無不生虫木水土之中生虫至多固其常
也至于火中生虫則火鼠也極南方有之其毛以
為火浣布而火雞亦食火也陰山以北積雪歷
世不消其中生蛆其大如瓠北人謂之雪蛆味極
甘美張子和醫者著儒門事親書言見民家一鐵
鍋底上起一鐵泡鎚破有一紅虫其走如飛其嘴
至硬是金鐵中亦有虫也

唐寇豹與謝觀同在崔商孫門下以大藻知名豹謂
觀曰君白賦有何佳語觀曰曉入梁王之苑雪滿
羣山夜登庾亮之樓月明千里觀謂豹曰君胡不
作赤賦豹曰田單破燕之日火燎平原武王伐紂
之年血流標杵後人效之作黑賦曰孫臏啣枚之
際半夜失蹤達摩面壁以來九年閉目賦青曰帝
子之望巫陽遠山過雨王孫之別南浦芳草連天
賦黄曰杜甫柴門之外雨漲春流衛青油幕之前
沙含夕燄又曰靈均之嘆木葉秋老洞庭淵明之
嘆落英霜清彭澤俱極工巧

洛州有士人患應病語即喉中應之以問善醫張文
仲經夜思之乃得一法即取本草令讀之皆應至
其所畏者即不言仲乃錄取藥合和為丸服之應
時而愈朝野僉載博物志云應聲虫服雷丸自愈

學齋佔畢曰九經中有筆墨字如史載筆工輸削墨
之類而無硯字惟見于西京雜記天子以玉為硯
及異書引帝鴻氏之硯然字不見于經也九經中
有燭字如夜行以燭之類而無燈字至漢築宮祠
太乙自昏至曉然燈故有九枝燈百枝燈之類九
經中無麵字周禮所謂麷只如今之炒麥至王莽
斯有喫麵九經中無茶字或言荼苦即是也見于
爾雅謂之檟茗則是今之茶但經只有荼字耳九
經中無豉字至宋玉九辯大苦醎酸注大苦豉也
前漢食貨志長安樊少翁賣豉號豉樊是也九經
中無醋字止有醯及和用酸而已至漢方有此字

北齊柳元伯五子同時領郡時五馬參差于庭故人
称太守為五馬又或以為義之事又云謝靈運為
永嘉太守以五馬自隨立五馬亭又遯齋閑覧云
漢制駟馬出為太守增一馬滿于直詩詁云禮天
子六馬左右驂三公九卿二千石亦右驂太守駟
馬其有加秩中二千石乃右驂故以五馬為太守
美称未知孰是

司馬遷父名談故史記無談字李布傳趙談改名同

莞睦父名泰故後漢書無泰字故郭泰鄭泰皆改
作太今人與父同名者改曰同本此
宋太宗立郡國戒碑爾俸爾祿民脂民膏下民易虐
上天難欺乃景煥野人閒語書中語也人云摘蜀
王孟昶之文按歐陽集古錄戒碑起唐明皇特不
見其詞耳又云宋高宗頒是黃庭堅書皇明府縣
皆設之
宋制科題有堯舜湯禹所舉如何乃漢時宮中謁者
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各職天
子所服也又湯周福祚乃張湯杜周也當時士子
以唐虞三代為對遂無一人合者
正統戊辰進士一甲三人時稱儒道釋狀元彭時安
福人儒籍榜眼陳鑑姑蘇人謫戍益州衛依神樂
觀道士年三十四未娶出家故也探花岳正漷縣
人也父興早世生母劉幼避嫡婦居大興隆寺故
人以釋目之甚最少者香河李泰父永昌見任太
監尤為異事古稱謂者監昌嘗有兇然則泰非耶
萊公雷陽之枯竹昭君冢上之青草雖忠佞不侔皆
念慮精誠所感故小說所云伊尹墓之棘直周公
墓有模木其葉四時代色春青夏赤秋白冬黑色

得其正孔林有楷木無横理聖賢冢墓記曰孔子
墓上有五味木以其具五味也姜尚書賓遊闕里
記曰孔林約廣十餘里中有異草奇木木名楷者
尤奇此木性不曲而理有文人以比文王墓之模
木人嘗言此林中下無荊棘而上無鳥巢先師在
天之靈實使之始不信今見果然尤世間奇特事
東阿李札掛劍處生草一種能治心疾蓋緣季子
心許徐君劍也嚴子陵釣臺無別草木盡白茅耳
蓋表其清潔之意題釣臺詩有云乾坤留節義草
木顯清風指此又瞽瞍村十里舜耕地今無荊棘
天都載
凡物浮于水上者性多涼生于水中者性多熱生于
水底者性多溫草木如蓮實性涼芡實性熱藕在
地中性溫魚蟲如海蟄河賊之屬性涼赤鯉河魨
之屬性熱鯽魚鱔魚藏在土中性溫此因其所處
而變其性也北方地高人性多寒南方地卑人性
多熱亦類此
古玉器有奇特細巧非人所能雕琢者多傳鬼工所
為予曰非也此皆昆吾刀及蝦蟆肪也脂所刻按本
草云蝦蟆能合玉石陶隱居亦云其肪塗玉則刻

之如蠟但肪不可多得取肥者剉煎膏以塗玉亦
軟滑易琢惜未嘗試耳三餘贅筆

予嘗舉似一疑曰油乃水類水能克火何以傳火則
然人不能對曰此同類之所以合體者也油乃菜
豆椿麻之液蠟魚羊牛禽獸之膏皆火之類其性
極熱故能傳火而燃如燒酒釀酒竹木之類皆能
燃灼亦與火同類故耳若油爲水類火遇之且熄
矣豈能焰而弗絕耶善觀物者當必首肯 推蓬寤
語

物性不同有不可常理測者如鐵非養生也而有食
鐵之兎便鐵之貊囓鐵之獸火遇則化也而有餐
火之雞浣火之鼠不灰之木又有火王辟寒犀寘
之室內則不復挾纊又有龍鬚布氷蠶繭綵張之
几筵則滿座涼生西戎獻切玉之刀十洲獻起死
之香不可以聞見之隘而盡疑耳目之外也非特
耳目之外即耳目所覩記亦有不可知者如溫泉
火井鹽池等類是矣當知穹壤之間何所不有但
慮聞見不能悉及耳

物有效吾所用而不能無弊者病蠱之人服苦參蠱
愈矣而腰重不舉世有不類是者耶藍蛇有毒尾
却解毒當歸生血鬚却破血麻黄發汗根節後止
汗酸棗醒睡仁復令人貪睡懷姙腰以前治大小
便之過滑者腰以後治閉結者一物也爲用不同
如此又鹽以浸魚肉則能經久不敗以治布帛則
易朽爛一物也所施處各有所宜惟醫亦然阿魏
性極臭用以入食餌乃能去臭蒜氣極葷然置臭
肉中能掩臭氣葷臭非所常疑也君子醫國有廢
興除害之責人才繁其用舍可不審其所處也哉
比事摘録

唐段柯古曰髻始自燧人氏以髮相纏而無繫縛周
文王加珠翠花名曰鳳髻又名步搖髻秦始皇有
望僊髻參鸞髻凌雲髻漢有迎春髻垂雲髻王母
降武帝宮從者有飛仙髻九環髻漢元帝宮中有
百合分髾髻同心髻太元中公主婦女必緩鬢傾
髻又有假髻合德有欣愁髻貴妃有義髻魏明帝
宮有涵煙髻魏武帝宮有反綰髻又梳百花髻晉
惠帝宮有芙蓉髻梁宮有羅光髻陳宮有隨雲髻
隋文帝宮有九貞髻煬帝宮有迎唐八鬟髻又梳
翻荷髻坐愁髻唐高祖宮有半翻髻反綰樂游髻
明皇宮中雙鬟望仙髻迴鶻髻貴妃作愁來髻貞

元中有婦順髻又有鬧掃粧髻漢梁冀妻作墮馬
髻長安城中有盤桓髻驚鵠髻又拋家髻及倭鬌
髻王憲亦作解散髻斜插簪周弘文少時着錦紋
髻
唐子西曰許由不受堯之天下逃諸逆旅人逆旅疑其竊
皮冠伯夷叔齊適周、使叔旦往見之曰加冨二
等就官一列血牲而盟之二子相視而笑此雖寓
言然人識見相遠往往類此
壹貳叁肆伍陸柒捌玖拾阡陌等字相傳始于國初
刑部尚書開濟然宋邊實崐山志已有之蓋錢穀
之數用本字則奸人得以盜改故易此以關防之
耳
三代彝器其存至今者人皆寶為奇玩然自春秋以
来固重之矣經傳所記取郜大鼎于宋魯以吳壽
夢之鼎賄荀偃晋賜子產莒之二方鼎齊賂晋以
紀甗玉磬徐賂齊以甲文之鼎鄭賂晋以襄鐘衛
款以文之舒鼎定之盤鑑納魯侯樂毅為燕破齊
祭器設于寧臺大呂陳于元英故鼎反乎磨室是
矣況至今存者乎
鳥之雌雄不可辨惟視其翼左掩右為雄右掩左為
雌一說按其毛置之水中沉者為雄浮者為雌
上大人丘乙已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九子佳作
仁可知禮右八句末要也字今小兒學書必前此
天下同然不知此乃孔子上其父書也上大人上句
書大人謂丘句聖乙已化三千七十士尔句言一叔梁訖人名身而化
許士如小生八九子佳句八九七十二也言弟子三十中七十二人更佳作
仁句作為也猶可知禮也句仁礼相為用言七十子善為仁其子礼可知大槩
取筆畫稀少便童子學書俗訛讀為八句者謬矣
蛭蚓糞能治蜂螫余少時摘黄耕為遊蜂所毒急以
井泉調蛭蚓糞塗之其痛立止聞之昔人納涼廬
際見石蜂為蜘蛛所罥蛛出取蜂受螫而墮少頃
爬沙墻角以後足抵蛭蚓糞掩其傷須臾徙行卒
噬其蜂于網信乎物亦有知也 金臺紀聞
劉仕義曰唐人有詩云相逢盡道休官好林下何曾
見一人蓋嘆世人假途躐榮守皆待次沉酣于名
利中而莫之止其于徜徉山林之下自有樂地殊
未知也夫政務之擾孰與琴書之娛冠裳之拘孰
與野服之適午門待漏寒威孰與睡覺東窓日
已紅若急流中勇退者誠達士哉
楊升菴曰女侍中魏元乂妻也女學士孟貴嬪也女

校書唐薛濤也女進士宋女郎林妙玉也女狀元蜀黃崇嘏也崇嘏臨卭人作詩上蜀相周庠〻首薦之屢攝府縣吏事精敏胥徒畏服庠欲妻以女嘏以詩辭之曰一辭拾翠碧江湄貧守蓬茅但賦詩自服藍衫居郡椽永拋鸞鏡畫蛾眉立身卓爾青松操挺志堅然白璧姿幕府若容爲坦腹願天速變作男兒庠大驚具述本末乃嫁之傳奇有女狀元春桃記蓋黃事也

余讀柴心子曰飛蒐應救民之德賜虞昭王者之仁草有指佞屏有觸忿白墮之酒擒奸王度之鏡愈疾內飛蒐事人鮮知者飛兎神馬名日行三萬里禹治水勤勞救民之害天應其德而至出宋書

余見載籍畫中靈異者甚夥并記于此毛繪遂昌人善畫入神常至曾山廣仁院其徒不之禮入佛殿畫一婦乳一兒于壁角而出過夜有兒啼聲怪之一日繪至僧語及繪笑曰若欲絕之甚易乃添乳入口啼聲遂止唐吳道子畫殿內五龍鱗甲飛動每天將大雨即生烟霧鄞縣大梅山頂有梅木伐爲會稽禹廟之梁張僧繇畫龍于其上夜或風雨飛入鏡湖與龍鬭後人見梁上有水淋漓始駭異之以鐵索鎖于柱唐玄宗召李思訓畫大同殿壁間掩障異日因奏對詔曰卿所畫掩障夜聞聲通神手也潤州興國寺苦鳩鴿棲梁上穢汚尊容張僧繇乃東壁畫一鷹西壁畫一鷂皆側首向簷外者自是鳩鴿等不復敢來江南道士屬歸真善畫牛虎燕工鷙禽雀竹綽有奇思常遊洪州信果觀有三官殿夾紵塑像是玄宗時所作體製妙絕常被雀鴿糞穢其上歸真畫一鷂于壁間筆踪奇絕自是雀鴿無復棲止吳道子常訪僧〻不禮遂于壁上畫驢一頭一夜僧房家具踏破慍亂不堪僧知是道子懇邀塗却畫乃已唐寧王善畫馬開元後花萼樓壁上有六馬滾塵圖內明皇最眷愛玉面花騘謂無纖恙不備風鬃霧鬣信彿如也後壁上惟有五馬其一失去信知神物與變化俱也建中初會有人牵馬訪醫稱馬患脚以二千來浴其馬毛色骨相醫未嘗見笑曰君馬酷似韓幹所畫者因請馬主遶市門一匝馬醫隨之忽值韓幹〻亦驚曰眞是吾設色者乃知隨意所匠必冥會所肖也遂摩挲馬若蹶因損前足幹心異之至舍視其所畫馬本脚有一點墨缺方知畫通靈矣建康

有陸溉患瘵醫療無效有顧光寶能畫遂命筆畫
一獅子令于外榜之謂陸曰可虔心祈禱當有驗
如言中夜聞户外有窸窣之聲明日看獅子口臆
有血淋漓溉病乃愈楊子華嘗畫馬于壁每夜嘗
聞啼齧長鳴如索水草聲圖龍于素舒卷輒雲
氣縈集世祖重之使居禁中天下號為畫聖非有
詔不得與外人又却掃編曰石恪作飛鼠張之則
鼠不入室何尊師作猫則鼠輩遠避如此神異有
不可曉

錢起寓宿驛舍聞窓外有人曰曲終人不見江上數
峰青數遍起怪之後十年就試座主李暐試湘靈
鼓瑟句意久不屬遂以此二句結之乃中魁選詩
全篇云善鼓雲和瑟嘗聞帝子靈馮夷空自舞楚
客不堪聽雅調愴金石清音發杳冥蒼梧來慕怨
白芷動芳馨流水傳湘浦悲風過洞庭曲終人不
見江上數峰青才鬼記

孔子東遊見二小兒辨鬭問其故一小兒曰我以日
始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小兒曰以日出
而遠而日中時近一小兒曰日初出時大如車蓋
及日中時如盤盂此不為遠者小而大者近乎一
小兒曰日初出滄滄涼涼及其中而探湯此不為
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兩小兒曰孰謂
汝多知乎列子

范文正公幼孤隨其母適朱氏因從其姓登第時姓
名乃朱說也後請于朝始復舊姓表中一聯云志
在扶秦入境遂称張禄名非霸越乘舟偶效陶朱
范蠡范雎事在文正用之尤為切當今集中不載
見中吳紀聞

遯齋閒覽曰梁顥八十二歲雍熙二年狀元及第其
謝啟曰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
公之二年容齋四筆曰以國史攷之梁公以雍熙
二年及第景德二年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暴卒
年四十三朝野雜記謂顥登第年纔二十二弇州
危言以顥傳辨之容齋之言是也然則顥實少年
狀元耳侯鯖錄崇寧中狀元徐遹宴罷瓊林作詩
曰白髮青衫晚得官瓊林頓覺酒腸寬平康夜過
無人問留得宮花醒後看然則宋狀元之老者徐
公其首矣

清夜錄載唐義登科後解嘲詩曰讀盡詩書五六擔
老來方得一青衫佳人問我年多少五十年前二

十三

七步成詩者曹子建也十步成詩者後魏彭城王勰也三步成詩者柳公權也又唐開元中史育上書自薦能詩謂子建七步臣五步之内可塞明詔明皇試以除夜上元爲詩遂應口而出除夜云今歳今宵盡明年明日来寒隨一夜去春逐五更迴氣色空中改容顔暗裏催風光人不覺移入後園梅上稱賞授左監門衛將軍詩話皆以爲王涯者殊失考索

玄晏春秋曰予讀匈奴傳不識撑犁孤塗之事有胡奴執燭顧而問之曰撑犁天子也于是曠然發悟是不識撑犁乃皇甫謐永叔代王狀元謝啟陸機閲史尚靡靡識于撑犁枚皐屬文從自成于骩骳乃謂陸机淳非別有所據乎又沈元用啟讀撑犁而靡識敢謂知書曰祈招而不知尚慚寡學

高黄門鶴授玉曰蘇人出商于外其妻畜雞數隻以待其歸數年方返盡殺其雞食之夫即死鄰人疑有奸首之太守姚公鞫之無他故意其雞有毒也令人覔老雞當死囚遍食之果殺二人獄遂白蓋雞食蜈蚣百蟲久則畜毒故養生家要不食雞也余頃見龍魚河圖曰凡雞白頭者食之病人雞有六指者殺人雞有五色者亦殺人又可補高說之未及故并識之

石變爲玉不可謂吉兆隋開皇末高祖于宫中埋二小石于地以誌置床之所未幾變爲玉劉何曰玉者至貴也賤將爲貴之兆大業末盜皆僭名號續高僧傳云隋相州刺史内楊公薛冑所居堂礎忽變爲玉謂爲善徵設齋慶之釋靈務裕曰斯琉璃耳宜慎之戒之可禳之以福冑不從其言後楊諒起逆事相連乃流之邊裔追悔晚矣

馬仲優曰辛丑九日焦弱侯先生邀余登謝公墩座上一友曰曾見欽天監内聯云晏至雨逢三伏熱重陽戊遇一冬晴今諺云晏至有風三伏熱重陽無雨一冬晴皆訛傳耳

物能復本形者則言化月令鷹化爲鳩則鳩又化爲鷹田鼠化爲鴽則鴽又化爲田鼠其不復本形者則不言化如腐草爲螢雉爲蜃爵爲蛤皆不言化也

菱芡皆水物也胡爲菱寒而芡暖蓋菱花開必背日芡花開必向日故也桃杏雙仁者必殺人其花本

五出有六出必雙仁而殺人矣反常故也木實之蠹者必不沙爛沙爛者必不蠹而能浮若不浮者亦殺人蓋既沙爛則不能蘊畜而生虫爪至甘而不蠹者以其沙也有物有則若可窮矣

漳州漳浦縣地連潮陽素多象往往十數為羣然不為害惟獨象遇之逐人蹂踐至骨肉糜碎乃去蓋獨象乃衆象之最獷悍不為羣象所容者故遇之則忿而害人

余伯祖嘗于野外見蜈蚣逐大蛇甚急蛇奔過一溪蜈蚣亦隨之蛇之力屈不免乃回身張口向之蜈蚣遽之入其口俄頃蛇死乃穴其腹旁而出析蛇視之已無腸矣傳言蝍蛆甘帶蝍蛆即蜈蚣之別名

蝸牛不獨能伏蝎亦能制蜈蚣蜈蚣見蝸牛則不復能去蝸徐登其背以涎繞之其足盡落

蛇化鱉友人常親見之沙上初蛇盤為一束叉覆自擲者數十次若一麩餅少焉首足出矣久之蹣跚入沙而去故鱉未入水腹下尚有蛇文者食之殺人

北方有虫名曰蚰蜒狀類蜈蚣而細甚好入人耳聞之張大罷云人有蚰蜒入耳不能出初無所苦久之覺腦痛疑其入腦甚苦之而莫能為計也一日將午飯枕案而睡適有雞肉一盤在旁夢中忽噴嚏覺有物出鼻中視之乃蚰蜒在雞肉上自此腦痛不復作矣又蘇文簡在山海關時蚰蜒入其僕耳文簡知雞能引出急炒雞置其耳傍少頃竟有聲鉤然乃此虫躍出也此救急之術故記之

禽虫之微善于格鬬見于書傳者唐明皇生于乙酉而好鬬雞置雞坊雞場見之東城父老傳南唐馮延巳詞有鬬鴨闌干人獨倚之句人多疑鴨未嘗有鬬意予按三國志孫權傳注引江表傳魏文帝遣使求鬬鴨羣臣奏宜勿與權曰彼在諒陰中所求若此豈可與言禮哉具以與之陸遜傳建昌侯慮作鬬鴨闌遜曰君侯宜勤覽經典用此何為南史王僧達傳僧達為太子舍人坐屬疾而往楊州橋觀鬬鴨為有司所劾唐書壽王枯善養鬬鴨方未反時狸咋鴨四十餘絕其頭去及敗帝連誅死者四十餘人則古皆有之唐田令孜傳壽王好鬬鵝數事六王宅興慶池與諸王鬬鵝今閩俗亦相尚鬬鵝則鵝又能鬬也餘如鶉如黃頭黃雀促織

之類皆喜闘

治水用鐵黃訓謂鐵者水之母以母制子也見讀書一得熙灼艾續集載景泰間徐武功治河張秋訪求治法遇一異人告公曰誰能無欲公退而思之悟曰決河者龍龍欲者珠也制珠者鐵耳即以萬金實土而沉之功遂成是用鐵者又以制龍之故不知孰是

聖人貴智不貴藏以智者善藏也鯀魚性癡見人則樹其鬣謂人懼己也西方有鳥焉曰半翅者亦癡見人飛不過三四尺可以杖擊之而淂鰣魚入網輒伏者惜鱗也孔雀愛其尾潛則露尾錦雞愛其毛羽自照水因而有溺水者皆不智不藏者也

食品有妨生養者並宜戒之凡辛辣熱毒之物如胡椒等類啗之極能助火而發痼疾炙煿油膩之物如肥甘等類啗之極易生痰而發癰疽生冷鮮利之物如瓜菓等類啗之極易壞脾而傷胃氣酒可以和血而開鬱若過醉則元神易耗或醉而行房則五臟俱損蟹可以補陰而去積而中有頭足不縮者腹有黃紋者足不全者俱大毒悞食則能殺人河化可以去溫而殺蟲顱中有大毒如肝子去

未盡洗血稍未潔灰塵或少沾食之即能殺人犬肉極補陽虛而不宜于血虛發熱之人鰻魚極殺勞虫而獨防于腸滑泄瀉之輩牛肉健脾養胃而時溫當戒牛乳潤腸補胃而寒泄非宜蟹能耗血而孕婦尤為不宜糟能發嗽而脾積尤為當忌蕓苔白菜利氣利痰而辣菜滑腸喉之顛毒豈粉麻腐清腸清胃而茄子耗精食亦宜寡韭菜是白濁瘀血之要藥而瘧疾有禁烏梅是久嗽宿痰之切劑而渴痢偏神胡椒尅食積且止腰疼而痰喘反為孽障生梨利痰火更消酒渴而寒泄竟是仇家至于隨時撙節尤不可不以知時值清晨當使胃氣常清苟多飲食漿而茹葷腥則神昏而脾有積滯時方暮夜當令胃氣有餘恐恣食物件而縱飲酒則精耗而脾有凝積酷暑而多食生冷則伏陰在內者愈增寒濕至秋必發為瘧痢嚴寒而多食辛辣則伏陽在內者愈釀熱毒至春必發為大病此當因時而知戒者也

朱砂入火後用之殺人藥中服餌用其生者附子生即殺人藥中用其熟者物性逐火而變若此夫物之能殺人者毒也附子性熱本毒大以炮之以熱

攻去其勢故不能為毒朱砂性冷本無毒入火則熱故速成毒而殺人也然則五行惟火獨能變物性何也釋氏嘗謂火行變化性也是以道家語甘草遇火則熱油麻入火則冷甘蔗煎為沙糖則熱水成湯則冷醫家于此豈可不審慎哉

晉傳玄奏議云妹喜冠男子之冠桀亡天下何晏服婦人之服亦亡其身內外不殊王制失序此服妖也又按晉謝尚好著刺文袴周弘正少日錦髻紅褟王僉作解散髻斜插簪書之史冊深以為戒今之服妖殆有甚焉能無憂乎

狄文惠姨與姚恭靖姊正後相似狄姨曰吾有一子不欲其事主女姚姊亦曰安有作和尚不了是好人者余謂庄宅之世亂少兩公不得及扶持世教又少兩姨姊不得

古稱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劉向精忠訕切王氏專權自恣之咎而其子歆為莽太師信讖誅死盧懷慎永玉自珍重以盧奕伏節死義一傳盧杞奸邪傾國蘊子瞻文章氣節洞視千古蘊過其子也父事梁師成為其妻持服朱晦菴學集大成百代儒宗朱浚其曾孫也諂附賈似道稱某萬拜覆然則父祖淑慎立德為不肖子孫敗壞寧獨房杜哉彼諸子不知何面目見祖父于地下也

張湯之為父而有張安世之子劉歆之為子而有劉更生之父許敬宗之為祖而有許遠之孫韓佗胄之為孫而有韓琦之祖信乎賢否不係乎世類故祖父之賢者子孫當思克紹前烈父祖之不賢者子孫當思克蓋前愆

葉南巖刺蒲時有群鬪者訴于州一人流血被面經重創腦幾裂命懸旦夕公見之惻然時家有刀瘡藥公即起入內自搗藥令吏至幕廳委一謹厚廳子及幕官曰宜善視之勿令傷風此人死汝輩責也其家人不令前乃暴加富冢收其仇家于獄餘皆釋之一友人問其故公曰凡人爭鬪無好氣此人不即救死矣此人死即償命者一人寡人之妻孤人之子者凡人干證連係者凡人破家者凡人此人愈特一鬪歐罪耳且人情欲訟勝雖于骨肉亦其心爲無所恤忿懷故也未幾傷者果平復而二家之訟遂息公心術之仁厚如此其刀瘡藥方端方午日取韭菜搗汁和石灰杵熟為餅陰乾用以治諸傷數瘡處血即止雖骨破亦合有奇効

花中黃者多矣而菊稱黃花菊品不皆黃然黃其正
色月令以桃桐并菊華志氣候而菊獨曰黃花人
知其為菊也凡果之青生皆青而橄欖稱青子蓋
果及熟必變色或黃或紅而橄欖雖熟亦青故曰
青子人知其為橄欖也

去勢一也豕則曰豬牛則曰犗馬則曰騸人則曰閹

曹彬所居之宅僅蔽風雨敗屋跡牖不堪其憂杜祁
公不殖貲產退寓南都凡十年第宅庳陋范文正
在杭州子弟請治第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
可外況居室哉三公之意並同近世士大夫如三
公者恐不多見

有士人貧至夜則露香祈天益久不懈一夕方正坐
焚香忽聞空中神人語曰帝憫汝誠使我問汝何
所欲士答曰某之所欲甚微非敢過望但願此生
衣食粗足逍遙山間水濱足矣神人笑曰此上界
神仙之樂汝何以得之若求富貴則可矣因歷數
古人極貴思歸而終不能遂志者比比皆是蓋天
之所靳惜清樂百倍于功名爵祿也

癸未夏抄

錢塘　靜福輯

齊閔王出走王孫賈曰淖齒亂齊欲與我誅者右祖
市人從者四百餘人周勃入北軍令曰為呂氏右
祖為劉氏左祖軍中皆在左祖此二事人習知之又
齊有一女二家求之其家語其女曰汝欲東家則
左祖欲西家則右祖其女兩祖父母問其故女對
曰願東家食而西家息以東家富而醜西家貧而
美也

瑞安高世則墓有穹碑一通吳中太湖石所鑿碑陰
銘紋朗朗而歌聞宣德間永嘉黃少保淮塋父銘
其半為神道碑銘且盡高之裔孫某白相公取之
薄矣黃問其故高曰恐後人漫欲銘耳黃聞之默
然

同州澄城縣有九龍廟然止一妃耳土人謂馮瀛王
之女也司馬才仲戲題曰身既仕十主女亦配九
龍過客聞之無不失笑

楚人有鬻矛與盾者譽之曰吾盾之堅莫之陷也又
譽其矛曰吾矛之利于物無所不陷也或曰以子
之矛陷子之盾何如楚人弗能應也今人稱自相

矛盾者本此

戎夷如魯天大寒而後門與弟子一人宿於郭外寒愈甚謂其弟子曰子與我衣我活也我與子衣子活也我國士也為天下惜死子不肖人也不足愛也子與我子之衣弟子曰夫不肖人也又悪能與國士之衣哉戎夷太息嘆曰嗟夫道其不濟夫解衣與弟子夜半而死弟子遂活

阮仲容先幸姑家鮮卑婢及居母喪姑當遠移初云當留婢既發遂將去仲容借客驢著重服自追之累騎而返曰人種不可失即遙集之母也

有一閩人賀翰林某啟曰通籍玉堂帝亦呼庶吉之士校書天祿人皆称劉更之生此與昔人身坐銀交之椅手持金骨之朶可謂古今捧腹又見寧夏露布以祿山之乱對宋江之強彼以山對江自謂絶異不知轉入悪道是以王元美謂近来修史之難政以此耳

一邊道轉御史中丞作除夕詩曰幸喜荊妻称太〻且斟栢酒樂陶〻蓋部民呼有司眷屬唯中丞以上得呼太〻耳放幸而見之歌味讀者大為絶倒

吳中張伯起刻有文選纂註持送一先達先達覧其題目乃曰既云文選何故有詩伯起曰這是昭明太子做的不干我事先達曰昭明太子安在伯起曰已死了先達曰既死不必究他伯起曰便不死也難究他先達曰何故伯起曰他讀得書多先達黙然

文待詔徵仲生年與靈均同嘗為圖書取離騒句曰唯庚寅吾以降徴仲書畫名盛郡守令無不致敬者有一二守北人也問人曰文先生前尚有善畫如先生者否或對曰有唐解元伯虎問唐何名曰唐寅二字躍然起曰信然信然吾見文先生圖書曰唯庚寅吾以降聞者為之絶倒蓋唐庚二字篆書難辨也

正統間工部侍郎王某出入太監王振之門某貌美而無鬚善伺候振頗色振甚眷之一日問某曰王侍郎爾何無鬚某對曰公無鬚兒子豈敢有鬚人傳以為笑

荊公禹玉熙寧中同在相府一日同侍朝忽有虱自荊公襦領而上直緣其鬚上顧之笑公初不自知也朝退禹玉指以告公〻命從者去之禹玉曰未可軽去輙獻一言以頌虱之功公曰如何禹玉笑

而應曰屢遊相藝魯經御覽荆公亦爲之解頤

劉瑱妹爲齊鄱陽王妃王誅妃追傷遂成痼疾殷蒨善畫人面與真不別瑱令蒨畫王像并圖王寵姬共執鏡如欲偶寢瑱乃密使乳媼示妃妃唾之因罵曰固宜其早死病亦徐差

孫權使太子嘲恪曰諸葛元遜食馬矢一石恪對曰臣得戲君子得戲父乞令太子食雞卵三百枚上問曰人令君食馬矢君令人食雞卵何也恪答曰所出同耳

侯白好俳謔一日楊素與牛弘退朝白語之曰日之夕矣素曰以我爲羊牛下來耶

兵部尚書陳公汝言退朝遇太子洗馬劉公定之戲曰君職在洗馬能洗几何劉公應聲曰廄馬皆洗過矣獨大司馬未曾洗也聞者絶倒

楊文懿公守陳以洗馬乞假覲省行次一驛其丞不知其爲何官公與之坐而抗禮卒然問曰公職洗馬日洗幾馬公漫應曰勤則多洗懶則少洗無定數也俄而報一御史且至丞乃促令讓上舍處之公曰此固宜然待其至而讓未晚也比御史至則公之門人跽而起居丞乃腕視良久始百狀乞憐卒不之較

宋景文脩唐史好以艱深之詞文淺易之說歐公思有以諷之一日大書其壁曰宵寐匪禎札闥洪休宋見之曰非夜夢不祥題門大吉耶何必求異如此歐公曰李靖傳云震雷無暇掩聰亦是類也宋公慙而退今所謂震雷不及掩耳係再改者

李林甫不學太常卿姜度妻誕子林甫手書慶之曰聞君有弄麞之慶客視之掩口又不識杕杜字讀爲杕杜韋侍郎嘿不敢言蕭穎士作梅桃賦以譏之

朱韋齋晦菴先生父也酷信地理嘗招山人擇地問富貴何如其人久之答曰富也只如此貴也只如此生個小孩兒便是孔夫子後生晦菴果爲大儒文公爲同安主簿曰民以力强得人善地者索筆題曰此地不靈是無地理此地若靈是無天理後得地之家不昌

嚴分宜嵩在位日集天下堪輿家遍邑中訪求吉壤一人獨指一地曰塟此子孫尚有拜相者分宜加其言而啟之有古墓在焉驗其碑乃嚴氏遠祖也

參政劉公欽謨頴慧絶倫經書子史過目終身不忘爲庠生時出遇雨避于肆有簿籍閱之則染帳也

少頃晴霽公去未幾染肆回祿諸嘗以衣帛與染而取之者百輩紛紜多寡莫能決公閒為詳書一帙異之毫髮不爽其穎慧如此

張又延平人少負才入太學有聲其人眇小而好作為同舍多不平之莆田林叔旁以其名字作詩賦各一首嘲之賦有云身材短小欠曹交六尺之長腹內空虛乏劉又一點之墨詩有云身分又兩段風使十横斜文上原無分入前強出些形容巧妙

京兆尹訪蘋瓌既去瓌令男顗咏尹字乃詠曰丑雖有足甲不成身見君無口知伊少人其敏捷如此明皇問瓌草書難其人瓌曰臣不知其他臣男顗為文甚速可備使令援筆立就明皇撫背曰知子莫若父

東坡有小妹善詞賦敏慧多辯其額廣而凸東坡嘗戲之曰蓮步未離香閣內梅粧先露畫屏前妹即應聲曰欲扣齒牙無覓處忽聞毛裏有聲傳以坡公多鬚髯遂以戲答之時年十歲耳聞者無不絕倒

佛印未為僧日乃儒家流羣書無不徧讀滑稽應對當時無出其右者與東坡厚會善會飲必相諧謔在神廟因禱旱乃詔在京各僧入內脩設道場演經說法東坡乃戲謂佛印曰君素喜釋教竊聞詔僧供奉盍不冒侍者之名入觀盛事佛印信之既入上適見之狀貌魁偉遂賜披剃佛印不得已而順受實非本意後東坡宴而戲之曰向嘗與公談及昔人詩云時聞啄木鳥疑是叩僧門又云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未嘗不嘆息前輩以僧對鳥不無薄僧之意佛印曰所以老僧今日得對學士東坡愈喜其辯捷

唐張伯楷與其弟仲楷形貌一般仲楷娶妻、新粧畢忽見伯楷自窓外走過妻問曰我今粧飾好否答曰我伯楷也妻赧然趨避既出房至姑所又逢伯楷告之曰適見伯伯、大羞伯楷笑曰誤、我固伯楷也婦又大慙而羞恨其狀一同也

白汲與其弟攀狀貌酷相肖人不能辨一日汲自外歸攀妻以為其夫也迎而呼之不應即時詈之遂批其頰汲正色謂之曰我乃伯也婦惶愧而退汲自是更其衣冠以為別異

明戴大賓八歲遊泮十三中鄉試有貴公來謁其父見戴戲庭側尚是嬰稚以為業童子藐也出一對

曰月圓即對曰風扁間風何嘗扁曰側縫皆入不扁何能又止一對曰鳳鳴即應曰牛舞問牛何嘗舞曰百獸率舞牛不在其中耶貴公大加嘆賞詢之即大賓也已戊鄉舉矣對語皆含判云

鄧立齋公智諱年十六發解蜀省迎宴日閱卷視者藉藉嘆羨比上春官時鄉里一尊官見而欣羨之謂曰某省一解元與子相若可以訪否尊官蓋俗華第羨其均以妙齡擬巍科耳公初以其為同志也亟訪之方晤坐其人忽問曰子省榜首坊金視衆舉子為增幾何公大恚即拂衣起不答而出吁燕雀安知鴻鵠志也

鄱陽何梅谷英妻垂老好事佛自晨至夕必口念觀音菩薩千遍梅谷以儒學闢于時止之則弗從弗止恐貽笑士論一日呼妻至再至三隨應隨呼弗輟妻怒曰何貽噪若是耶梅谷徐答曰呼僅二三汝即我怒觀音一日被汝呼千遍安得不汝怒耶妻頓悟遂止　中洲野錄

金陵建國之初闤市苛恚農桑苦之時元旱日久上曰近京皆報雨足獨京城不雨何也申漸高對曰雨懼抽梲不敢入城故知優旃漆城耶律乙衣不為虛矣　南唐故事

唐蕭炅不知書嘗與嚴挺之共語稱蒸嘗伏臘乃呼為伏獵挺之語九齡曰省中乃有伏獵侍郎乎宋哲宗朝謝悰試賢良方正賜進士出身悰辭免云勅命未敢祗受乃以祗為祇以授為受劉安世奏曰唐有伏獵侍郎今有祇授賢良

琴川吳都憲訥童御史珪二人為士時各以豪邁自雄福山有東嶽祠塑酆都獄甚猙惡可畏人為機詼伏于地人不知躡之則有群偶萃而擒爲殿堂闃寂非携伴不敢入二人約黑夜獨往以散餅爲驗每鬼前必留一餅約既定童私先往匿神帳中吳持餅諸鬼前每至一鬼必云與你一餅次童所匿處童伸手出乞我要一餅吳遂與之云也與爾一餅殊無驚意童大驚服　穢談

永樂間有虜使至稱善飲有司推選者終得一武弁猶恐不勝上令廷臣自薦曾棨請往三人默飲終日虜使已醉武人亦漆倒棨矣然後命上蔑曰無論文學此酒量豈不當作大明狀元耶錫以內醞甚厚後病卒且氣絶呼酒至醉題曰宮詹非小六十非夭我以為多人以為少易簀蓋棺此外何求

白雲青山樂哉斯丘　尧山堂紀

南俗尚鬼狄武襄征儂智高時大兵始出桂林之南道旁有一大廟人以為其神甚靈武襄遽為駐節而禱之因祝曰勝負無以為據乃取百錢自持之且與神約果大捷則投此期盡錢面也左右諫止儻不如意恐沮師武襄不聽萬衆方聳視已揮手忽一擲則百錢盡紅矣于是盡軍歡呼聲震林野武襄亦大喜顧左右取百釘来即隨錢疎密布地而釘帖之加諸青紗籠還手自封焉曰俟凱旋當謝神取錢其後破崑崙關敗智高平邕管及師還如言取錢與幕府士大夫共視之乃兩面錢也

安祿山初為張韓公帳下走使之吏韓嘗令祿山洗足韓公脚下有黑點子祿山因洗脚而竊窺之韓公顧笑曰黑子吾貴相也獨汝窺之亦能有之乎祿山曰某賤人也不幸而足皆有比將軍者黑而加大竟不知何祥也韓公奇而觀之為加寵焉事載傳信記

天寶遺事載楊國忠出使于江浙其妻思念至深荏苒成疾忽晝夢與國忠交因而有孕後生男名朏洎至國忠使歸其妻具述夢中之事國忠曰此蓋夫妻相念情感所致時人無不訊誚也

宋劉貢父為中書舍人一日朝會幙次與三衛相鄰時諸帥兩人出軍伍有一水晶茶盂傳玩良久一帥曰不知何物所成瑩潔如此貢父隔幙謂之曰諸公豈不識此乃多年老冰耳

周時定州刺史孫彥高被突厥圍城數十重不敢詣廳文符須徵發者于小窓接入鎖州宅門及賊登壘乃入櫃中藏令奴曰牢掌鑰匙賊來索慎勿與昔有愚人入京選皮袋被賊盜去其人曰賊偷我袋將終不得我物用或問其故曰鑰匙尚在我衣帶上彼將何物開之此孫彥高之流也

朝野僉載曰鄭仁凱為密州刺史有小奴告以履穿凱曰阿翁為汝經營鞋有頃門夫着鞋者至凱廳前樹上有鸜鵒窠鸜鵒咏木也遣門夫上樹取其子門夫脫鞋而緣之凱令奴着鞋而去門夫竟至徒跣凱有德色

道山清話曰一長老在歐陽公座上見公家小兒有小名僧哥者戲謂公曰公不重佛安得此名公笑曰人家小兒要易長育往往以賤名為小名如狗羊犬馬之類是也聞者服其捷對

宋高文虎曰溫州有土地杜十姨無夫五髭鬚相公無婦州人迎杜十姨以配五髭鬚合為一廟杜十姨為誰杜拾遺也五髭鬚為誰伍子胥也人有自中原來者云北方有牛王廟畫百牛于壁而牛王居其中問牛馬王為誰乃冉伯牛也嗚呼冉伯牛乃為牛王

李藩侍郎嘗綴李賀詩歌為集序未成知賀有表兄與賀筆硯之舊者召之見託以搜訪所遺其人請曰某盡記其所為亦見其多點竄者請得所葺者視之當為改正李公喜併付之彌年絕跡李公召詰之其人曰某與賀中外自小同處恨其傲忽常思報之所得兼舊有者一時投于溷中矣李公大怒叱出之嗟恨良久故賀篇什流傳者絕少

三柳軒雜識云江西蕭太守好奇之士也名其堂曰堂堂堂軒曰軒軒軒亭曰亭亭亭陳越侍郎提舉江西日蕭邀飲徧歷亭館以觀其徧至一洞公因戲之曰此何不名洞洞洞聞者絕倒

東坡嘗偶遇坐客行一令以兩卦名証一故事一人云孟嘗門下三千客大有同人一人云光武兵渡滹沱河既濟未濟一人云劉寬婢羹污朝衣家人小過東坡云牛僧孺父子犯罪先斬小畜後斬大畜蓋為荊公父子發也　清夜錄

泰士有好古物者價雖貴必購之一日有人持敗席一扇踵門而告曰昔魯哀公命席以問孔子此孔子所坐之席也泰士大悅以為古遂以負郭之田易之逾時又有持枯竹一枝告之曰孔子之席去今未遠而子以田售吾此杖乃太王避狄杖策去邠時所操之物也蓋先孔子又數百年矣子何以償我泰士大喜因傾家貲悉與之既而又有巧漆梡一隻曰席與杖皆周時物固未為古也此梡乃舜造漆器時作蓋又遠于周矣子何以償我泰士愈以為遠遂虛所居之宅以予之三器既得而田舍資用盡去至無以衣食然好古之心終未衰息于是披哀公之席持太王之杖執舜所作之梡行乞于市曰那簡衣食父母有太公九府錢乞我一文聞者噴飯　事文類集

秦檜之夫人常入禁中顯仁太后言近日子魚大者絕少夫人對曰妾家有之當以百尾進歸告會之會之咎其失言與其館客謀進青魚百尾顯仁笑曰我道這婆子村果然　何氏語林

明萬曆庚辰易元張懋脩相江陵子也傳臚之日公自閣中歸方飲酒歡甚忽傳兵部送啓急塘報開函則內有簡云待生公論拜賀老爺紙情愛子誰無野鳥為鳶欺居特甚公覽之大怒亟索其人已亡去矣此四語蓋宋人以刺秦檜者也林居漫稿

韓公雍總兩廣日軍中獲一善星象者懼其妖言惑衆命斬之及斬公試問之曰斬汝者誰歟星士曰緋衣人公特命劊者更白衣斬之以破其言公謂術斯妄矣後問諸劊者乃裴姓也公愕然又斬一人首仆地其人兩手捧其首疾趨數步而蹶

宋謝石字潤夫成都人善相字高宗微行遇于市然在衆人中實不知為上也上因舉杖于地書一畫令相石驚因請再書上又舉杖于地寫一問字為填土所梗兩傍俱斜側飄飛石尤驚曰前字土上安一王字也後字問兩傍左右皆君必是主上遂下拜上曰毋多言明當召卿次日召見便殿書一春字命相石奏曰秦頭太重壓日無光上默賜賚命出是時秦檜專權聞之大怒乃陰中以他事竄逐嶺表令一卒押行抵中途遇一人依山而立舉招牌相字石自村曰人亦有善斯術者乎因寫已姓謝士令相術者笑曰子亦術士也石曰何以見之術者曰乃寸言中立身耳石又寫已名令相術者曰甚非佳兆石逢卒則碎子同行者卒也未審何姓卒答曰某姓皮術者慘然謂石曰石逢皮則破子其不返矣石曰數定固莫能逃也然予亦專此藝請書一字試占子之行藏術者吾在此即字也何以寫為石曰人立山傍成仙字子其仙乎術者笑而不答轉盼間忽失所在石竟不返

蓼花洲閒錄載謝潤夫相字尤有奇者高宗書一朝字令中貴人持往試之石見字即端視中貴人曰此非觀察所書也然據字而言今日遭遇即因此字點配遠行亦此字也但未敢據言之耳中貴人愕然曰但有所據盡言無惧也石以手加額曰朝字離之為十月十日字非此月此日所生之天人當誰書也一座盡驚中貴馳奏後召至後苑令左右及宮嬪書字示之皆據字論說禍福俱有精理錫賚甚厚又有朝士其室懷妊過月手書一也字令其夫持問石是日座客甚衆石詳視字謂朝士曰此閣中所書否曰何以言之石曰謂語助者焉哉乎也固知是公內助所書尊閣盛年三十一否

曰是也以也字上為三十下為一字也然吾官寄此當力謀遷動而不可得否曰正以此為撓耳蓋也字看水則為池有馬則為馳今池運則無水陸馳則無馬是安可動也又尊閣父母兄弟近身親人當皆無一存者以也字着人則是他字今獨見也字而不見人故也又尊閣其家物產亦當蕩盡否以也字着土則為地字今又不見土也二者俱是否曰誠如所言也朝士即謂之曰此皆非所問者但賤室以懷妊過月方竊憂之所以問耳不曰是必十三個月也以也字中有十字并兩傍二竪下一畫為十三也吾熟視朝士曰有一事似涉奇怪可盡言否朝士因請其說吾曰也字着虫為虵字今尊閣所妊殆蛇妖也然不見虫蠱則不能為害謝吾亦有薄術可為吾官以藥下驗之無苦也朝士大異其說固請至家以藥投之果下數小蛇而斃乎都人益共神之而不知其竟挾何術也

黄平夢書一髮字書影而止索紞曰此亡友也是日果有友人訃至

燉煌新錄曰索充夢一虜脫去上衣來詣充索紞占曰虜去上半下男字也夷虜陰類君妻當生男也已後果驗

玄散詩話曰沈雲卿夢嗽羨甚寒仰見天上有無二兩字明日以告金迴秀迴秀曰羨寒無火也非美乎天無二字非人乎以御人觀之君當有美人桑中之喜也沈是日果遇美人苗蘊顏色絕代才調無雙沈有詩云十三學繡傍金牕十六梳頭壓大邦色比昭陽人第一才同江夏士無雙沈謂金曰子之占夢即索紞周宣不過也

洛州杜玄有牛一頭玄甚憐之夜夢見其牛有兩尾以問占者李仙藥曰牛字有兩尾失字也經數日果失之

裴度征淮西撫得一碑云井底一竿竹竹色深深綠雞未肥酒未熟障車兒郎且須縮有識者曰雞未肥去月字是己字酒未熟去水字是酉字後果以己酉日擒吳元濟用修曰宋人有學勲鼠獄皆之雞碑之句正用此事

後魏孝文帝會郡王飲醼觀絕妓以呈其藝出數語命辨之曰三三橫兩兩從奻女白日行青空屠兒所侗與拜同有人辨得賞金鍾魏城王勰曰乃一習字也

陳亞自為字謎曰若教有口便啞且要無心為悪中
閭全没肚腸外面韁生稜角

古之所謂庾詞即今之隱語而俗所謂謎人皆知始
于黄絹幼婦而不知自伍舉曼清時已有之矣至
鮑照集則有井字謎自此雜説所載間有可喜略
記一二以資雅談用字謎云一月復一月兩月共
半邊一山又一山三山皆倒懸上有可耕之田下
有長流之川六口共一室兩口不團圓持棋云彼
亦不敢先此亦不敢先惟其不敢先是以無所爭
是以能入于不死不生註書曰大的不曾説小的
小的嘗是説大的若要知得大的事須去仔細問
小的日暦云都来一尺長上面都是節兩頭非常
令中間非常熱　齊東野語

鮑照井謎曰一八五八飛泉仰流仰流者垂綆取出
水而上之故曰仰流也一八者井字八角也五八
者析井字而四之則其為十者四也四十即五八
也

荊公舉一謎曰日字加兩點不得做貝字貝字欠兩
點不得作目字賀資二字也又四箇口盡皆方十
字在中央不得作田字道不得作器字商乃圖字也

東莞方彥卿俊善戲謔又善析字作謎如上不在上
下不在下不可在上且宜在下謂一字也木了又
一口非杏又非呆勿作束字説勿作困字猜謂極
字也寒則重〻疊〻熱則四散分流村裏則在村
裏市頭則在市頭乃一點也

一箇十字四箇口字圖一箇口字四箇十字畢

趙化成初舉進士夢皁衣人曰子名化成〻字戊丁
也須戊與丁合即及第其年果及第　秘閣閑談

有士人常以非辜至訟庭守不直之士人憤懣大聲
称屈守怒曰若為士乃敢爾為我屬對不能且得
罪因唱曰投水屈原真是屈士人應聲曰殺人曾
子又何曾守曰吾句有二屈字而汝尾乃曾音字
汝之不學明矣饋何所逃罪士人笑曰妝乃使君
不學爾按屈姓流俗皆如字而屈到屈原皆九勿
切使君嘗研究否守慙釋遣之

韓公雍巡江西日方鞫死獄忽誦句曰水上凍冰〻
積雪〻上加霜久不能對一囚曰因冒死敢對公
曰汝能對貸汝死因曰空中騰霧〻成雲〻開見
日公撫掌称善果為減死

成祖時安南國遣使来朝命程篁墩父程棊作館伴

虜使出一對求對琴琵琶八大王一般頭腦程令其子堂墩對時年纔數歲即應聲云魑魅魍魎四小鬼各樣肚腸虜使驚異自是朝貢不絕矣

聖祖微行至一小店傭人供之　聖祖出對曰小店三盃兩盞有甚東西傭對句曰　大明一統萬年不分南北此蓋胡元遺臣隱作酒肆傭爾　聖祖訪知之特賜恩宥

對語有極佳者并録于此王荆公謂劉貢父曰三代夏商周可對乎貢父即曰四詩風雅頌荆公拊髀曰天造地設也　成祖時天氣寒甚因謂姚廣孝曰天寒地凍水無一點不成冰廣孝即曰國亂民愁王不出頭誰作主蓋因事進說也王文恪公六七歲時附學于舅氏一小女使送茶王戲以手握其手舅氏出一對與對曰奴手為拏此後莫拏奴手王應聲曰人言是信從今無信人言又有士人因姦訟于庭官因出對曰三女成姦二女還從一女始士即對曰十人為傘小人全恃大人遮亦巧對也舊學士院壁間有題云李陽生指李樹為姓生而知之楊大年為學士乃對云馬援死以馬革裹屍死而後已至如馬子山騎山子馬馬給事字子山穆王八駿有山子馬之名錢衡水盜水衡錢錢集鳥衡水令蟬以翼鳴不啻若自其口出龍將角聽謂其不足于耳與張良借箸前籌恨不食：其之肉陳平刻木為女果能冐ヽ頓之圍凍雨洒窓東兩點西三點切瓜分片上八刀下七刀西水驛西三塔寺前三箇塔北京城北五臺山上五層臺無錫：山：無錫平、湖：水ヽ平湖橐秣為薪截斷劈開成四來闇門為閶移多就寡作鬥閣屋北庶獨宿溪西雞齊啼鄒孟子吳孟子寺入孟子一、男一女一似男似女周宣王齊宣王一君一臣一不君不臣朝登箕子之峰危如累卵夜宿犬人之館安若泰山紅荷花白荷花何荷花好青甚子赤甚子甚甚子甜二人土上坐一月日邊明人從門內閃公向水邊淞天若有情天亦老月如無憾月長圓江州司馬青衫濕梨園子弟白髮新如此類不可勝紀又聞解大紳為諸生時遊青樓妓奉茶進曰一盞清茶解解解元之渴大紳無以對又一張琴上七條絃彈出五音六律烟鎖池塘柳藕生孔子誰知孔裡又生絲張長公騎奇馬單戈合戰此從來無的對者

予覽稗史其對尤有絕佳者如鉏麑觸槐其作木邊

之鬼豫讓吞炭終為山下之灰此未為佳不若陳
亞有心終是惡蔡襄無口便成衰又半夜生孩子
亥二時難定兩家婚配己酉戌日為佳又聞有云
人曾作僧人弗能以作佛女卑為婢女又可以為
奴俱巧絶者

陳啟東震長洲人訓導分水一人題橋云分水橋邊
分水吃分分分分開啟東過而見之續曰看花亭下
看花回看看看看見皆其邑地名也陸文量參政浙
藩與啟東飲見其寡髮戲之曰陳教授數莖頭髮
無法可施啟東曰陸大人滿臉髭鬚何須如此陳
大賞嘆咲曰兩猿截木山中這猴子也會對鋸啟
東曰有犯幸公勿罪乃云匹馬陷身泥内此畜生
怎得出蹄相與撫掌竟日其他巧語尤多如百十
鯺魚游黑水泥拌千鰍三雙和尚對紅爐灰撲六
禿

弘治中北虜致一語曰朝無相邊無將國勢相將詔
翰林應之西涯曰天難度地難量吾君度量虜使
嘆服

西涯初見　上方食蟹對云螃蠏渾身甲冑西涯應
聲云蜘蛛滿腹經綸後程篁墩以奇童被徵閣老
亦以此命之屬對即云鳳凰遍體文章人謂二公
終身事業兆于此二語

太祖微行里井間入酒坊遇一國子生與之對席問
其鄉里曰四川重慶人也帝因屬詞曰千里為重
重水重山重慶府生應聲曰一人成大大邦大國
大明君帝又舉婁兒小木命生賦詩詩曰寸木元
從斧削成每于低處立功名他年若得臺端用要
向人間治不平帝私喜明日忽召生入謁生惶恐
謝罪帝曰爾欲登臺端乎遂命為按察使剪勝野
聞

唐人有小詞門外猧兒吠知是蕭郎至剗襪下香堦
寃家今夜醉扶得入羅幃不肯脫羅衣醉則從他
醉猶勝獨睡時今人男女有情者必稱寃家至于
因緣則每称思因緣寃家字意其来亦久如關關
詩窈窕淑女君子好仇傳曰怨耦曰仇君子好匹
而借怨耦為義可見已書之以發一笑

唐張鷟曰益州新昌縣夏侯彪之初下車問里正曰
雞卵一錢幾顆曰三顆彪之乃遣取十千錢買三
萬顆謂里正曰未須要且寄母雞抱之遂成三萬
頭雞經數月長成令縣吏與我賣一雞三十錢半

年之間成三十萬又問竹筍一錢幾莖曰五莖又取十千錢付之買得五萬莖謂里正曰吾未須要筍且向林中養之至秋竹成一莖十錢成五十萬其貪鄙不道皆類此

今太監帽様蓋因高麗王冠制為之嘗聞內侍謂國初時高麗未服高廟遣一細作瞷其王之冠制遂命諸內侍皆冠之因高麗使來指諸內使而謂之曰汝王冠與朕內臣同此曹日供使令于朕而汝王乃敢倔強不服朕耶使者歸言之遂舉國降 傳信錄

太祖初有天下一夕微行至神樂觀見一道士于燈下結網巾問之道士曰用裹頭上則萬髮皆齊太祖去明日有旨召道士至命為道官仍命其取網巾十三頂頒示十三布政司今遂為定制自元以來無之 國朝典故

王海日華陽明先生之父也嘗出館主不為禮因為屋〻歎有分付兒曹莫教書之句後又館一富翁家翁婢妾衆而無子一夕遣妾就王蓋借種也王峻詞卻之妾出一紙曰此主人意也上書曰欲求人間子王即援筆書其傍曰恐驚天上人終不納明日遂行後主人備醮一道士拜章伏地久不起主人詰問曰還奏章至三天門下遇天上迎狀元榜久乃得達因問狀元為誰曰不敢言但馬前有一聯云欲求人間子恐驚天上人主人愁王薄德故淺前語未幾王果然狀元及第位至大宗伯及子陽明封新建伯遂生如封其爵又浙有揮使延師訓子師病寒欲發汗令其子取被子告母〻以臥被與悞捧母鞋一隻病已還被而鞋墮床下師徒皆不及知使來視疾見鞋疑妻與通夜詢妻〻不伏令婢詭以妻命邀之己持刀伺其後候門啓而殺之師聞扣門問何事婢告以主母命招師〻怒曰是何言歟明辰吾爾主人將治爾罪使浸強其妻親往師固拒之曰某蒙東君延之西塾敢以異〻墮行哉誓不及乱請速回步門終不啓使怒稍蹴然疑終不釋明日師辭去使始釋然謝曰先生真君子也始述昨夕事始末謝其悞師隨登第又南直某生赴京試日旅邸對門某指揮使第也有女年及笄窺門見生出入風流瀟灑遂屬意焉試畢後數日女使婢投意于生言父已他往期以是夜相會生懼累陰德不敢承旨同居一友素輕

脫竊知之乃偽為生赴約其婢暗莫辨引之入女相與就枕歡洽倦而熟睡遣揮使歸見門未閉趁馬突入見之大怒拔劍俱殺之首于有司明日榜出此士首出列因告人曰使我若往已在鬼錄矣此三事皆不涉之報士人守身安可不慎也

幻術有不可解者漫錄于此尉遲偓中朝故事云宣皇朝有術士董元素自江南來人言能役使鬼神上聞之召見狀貌其異帝謂左右曰斯人不可測也留于翰林中宿泊夜召與語曰聞公頗有神術今南中柑橘正熟卿能置之否元素對曰此小事請安一盒于御榻前數刻閉有微風入幕元素乃啓其盒柑子滿其中奏曰安江陵枝江縣柑子也遠處取恐遲上嘗之甚驚嘆謂之曰卿要物應不難也元素曰若非奉天命臣何敢自取自取必有陰譴明日上命一內家小兒以銀笛吹之夜上高樹宣元素從容聞其聲上曰近有此怪卿為朕逐之可否元素笑曰此小兒耳乃書一符飛噀刻乃不聞其聲明日喚小兒詢之云方吹次似有人于口中撥去黑中無計求也上又以十餘片令懷上樹隨前吹之宣元素聽元素吐氣少許其聲遂絕上再三怪之明日喚問乃是被風吹落宮牆外無由到樹上又令人于後苑作一地穴如屋然燭于其間入數人鳴鼓白元素曰又有此妖卿可逐之後飛符良久乃不聞其聲翌日上奏穴中人曰方擊鼓次奉中使宣旨不用擊也其夕又穴鳴之戒曰任聞宣傳不可止也後不聞聲上明日問其由奏曰陛下親到穴止約臣遂不敢違命上曰今夕更為縱是我來亦不可止也後不聞聲隔日奏曰有一赤龍入穴人皆驚走所以然也宣皇駭之異常勤重前後異術不可盡記賜賚甚多半年後堅辭歸江南乃放去不知其終又云咸通中有幻術者不知其姓于坊曲為戲挈一小兒年十餘歲以刀截下頭臥于地上以頭安置之遂乞錢云活此兒手子衆競與之乃叱一聲其兒便立起明日又如此聚人千萬錢多叱兒不起其人乃謝諸人看云某乍到京國未獲參拜所有高手在此致此小術不行且望縱之某當拜為師父言訖叱其小兒不起俄有巡吏執之言汝殺人須赴公府其人曰千萬人中某固難逃竄然某更有異術請且觀之就法亦不晚乃于一函內取一瓜子以刀剖開臂

上陷瓜子于其中又設法起其兒子無効斯須露其臂已生一小甜瓜子在臂上乃曰某不敢殺人願高手放斯小兒起實為幸矣復叱之不興其人嗟嘆曰不免殺人也以刀削其甜瓜落唱一聲小兒乃起如故衆中有一僧頭欻然落地乃收拾戲具并小兒入布囊中結于背上仰面吐氣一道如疋練上衝空中忽引手攀援而上丈餘而沒遂失所在其僧竟身首異處焉又王行甫耳談云嘉靖戊子鄂城有人自河洛来善幻術皆可駭愕婦擊金忽謂其夫曰可上天取仙桃與衆看官吃始来其夫負有繩一夲、因拋繩〻直立天忽開一門晴霞絢雲閃灼擁簇繩與門接夫緣繩而上從天宮擲桃下葉猶帶露人〻皆徧食之且美異人間久之俱聞天上作諠譁聲忽擲其人手足肢解片段而下鮮血淋漓婦伏地泣曰頻年作法不違天怒今日乃為天狗所食亦是衆官所使事関人命今但多得錢治棺殮可去也衆皆驚怪膽落且傷且懼醵金兩餘給之婦合肢解成人形盛以篨蘧謂肢骸曰可起矣篨蘧中應聲曰錢足否曰足夫忽起仍負其繩法衆人無不灑然絶倒又云徽康

王于中秋之夜與妃玩月宮中見月中門開瓊宮玉宇光来倒射中有青衣童子跨玄鶴冉〻翩躚直至王前下鶴皆頓顙曰嫦娥主致祝大王妃子千歳以殿前銀蘐限歳久銷鑠非大王妃子莫可與計事者願為補造當增福祉王大駭異不敢背即曰有式可程否厥費幾何童子解小囊出赫蹏式在其上長一丈一尺高厚皆尺有半費可三千兩王曰汝返報命來月是日可將去矣及期門復開童子如前跨鶴至而蘐限遂造成錢紋皆靈芝瑞草供置殿前王曰望跽非數人不可從汝單身来索之何哉童子似須頓謝而鶴已張喙啣去如斷梗飄葉焉童鶴返宮門亦閉王與妃子皆大喜宮臣稱賀獨門正孔朝東疇者曰上界神靈之府何所資塵凡得無為新垣平玉杯之詐乎王曰明明共見何詐可為越三載河洛之湾有客遊妖館輕脫善散碎銀皆有錢紋還者疑之以聞于大金吾陸公炳逮至乃是道士自陳銀是徽府所施非盜且文細步能来我將加桎梏遣衆頭有小瓶即挨足入漸沒全全身公怒碎瓶磁片滿地片〻呼之皆應終不敢出獨于某觀掘得錢紋蘐限一角

妖幻若此則所謂明皇入月宮聽霓裳羽衣曲皆
此類
劉玄明甚有吏能歷建康山陰令政常為天下第一
後傳翽代為令問玄明曰願以舊政告新令玄
明答曰我有奇術卿家譜所不載臨別時當以相
示既而言條縣令惟日食一升飯而不飲酒此第
一策也
王羲之子徽之徽之子禎之王允之子晞之晞之子
肇之王晏之子崑之崑之子陋之皆三世同用之
字胡母輔之子謙之吳隱之子瞻之顏悅之子愷
之皆兩世同用之字 孔氏雜記說
五代廣成先生杜光庭多著神仙家書悉出誣罔如
感遇傳之類故人謂妄言者為杜撰宋蘇軾寓言
可笑事為艾子雜說兩卷故世謂詼諧之談為艾
語
唐有陸存者袁白之後方調授汝州剡城令時乾符
丁酉歲也是秋王仙芝黨起自海沂來攻郡途經
剡城存徽微服將道為賊所虜其首問曰汝何等
人也存紿之曰某危庖人也乃令存煎油作䭔䭔
者移時不成賊首怒曰這漢謾語把劍來存惧急
撮䭔兩手速拍曰祖祖父父世世業業衆大笑釋
之時縣尉李庭妻崔氏有殊色賊至為所掠將妻
之崔氏大詬曰我公卿家女為士子妻死乃緣命
豈可受賊污辱賊怒剖其心而食見者無不濾涕
嘗見山翁野媼捫身得蝨則置之口中若將甘心焉
意甚惡之然捺之千古亦有說焉應侯謂秦王曰
得宛葉南陽夏斷河內臨東陽邯鄲猶口中蝨王
莽校尉韓威曰以新室之威而吞胡虜無異口中
蚤蝨陳思王著論亦云得蝨者莫不糜之齧牙為
害身也三人者皆當時貴人其言乃爾則野老嚼
蝨蓋亦有典故可發一咲
陸象望有鬬鴨一闌頗馴一旦驛使過之馬扶彈斃
其尤者陸曰此鴨能人言現欲附蘇州上進使者
奈何斃之使者具以囊中金遺之徐問其人語之
狀象望曰能自呼其名耳
有一縣令題其迎賓館門聯云寧使楊生塵留待澹
臺子羽豈甘身負弩去迎司馬長卿詞極雅確余
謂楊字不如室字蓋不欲二事對一事也近時陸
驤武贈陸麗京門聯云家有牛衣非北阮門多車
轍是南皮以麗京所居地名牛皮市巷也又應嗣

寅贈予門聯有云庭受朝暉康樂興河通夜舫子
猷來余所居門外有夜行船也俱称雅令

昔有一富翁方與客對談適一人垢衣弊屐如屠沽
者自外至翁肅客而起迎之上坐退而拱立其人
曰汝坐翁乃坐客問翁曰彼何人耶翁曰某族叔
父也客哂之曰吾族則無此翁曰但君族未廣耳
客大慙

李廷彥曾獻百韻詩于一上官其間有句云舍弟江
南沒家兄塞北亡上官惻然憫之曰不意君家凶
禍重併如此廷彥遽起自解曰實無此事但圖對
屬親切耳上官笑而納之

歐陽公與人行令各作詩兩句須犯徒以上罪者一
云持刀哄寡婦下海劫人船一云月黑殺人夜風
高放火天歐云酒沾衫袖重花壓帽簷偏或問之
答云當此時徒以上罪亦做了

許義方之妻劉氏以端潔自許義方嘗出經年始歸
語其妻曰獨處無聊得毋與鄰里親戚往還乎劉
曰自君之出惟閉門自守足未嘗履閾義方咨歎
不已又問何以自娛答曰惟時作小詩以適情耳
義方欣然命取詩觀之開卷第一篇題云月夜招
鄰僧閑話

張說之為丞旨也朝士多趨之王質沈瀛物譽所歸
相與言吾儕當以諂說為戒衆皆聞其說而壯之
已而質潛往說所而瀛已先在相視愕然明日喧
傳清議鄙之久皆不安而去

稗史載西番有二仙人奕于山中古樹下一老猴于
樹頭日窺其運子致思之法因得其玄秘仙去猴
即下與人奕遍國中莫能勝國王以為奇進于中
國詔舉朝能奕者與敵又求四方高手有名者敵
之皆敗或言楊靖〃能時靖方以事係獄詔釋出
之靖請以盤滿置桃實于前而奕猴心牽于桃遂
連敗詔殺其猴

隆慶庚午紹興岑太守有姻方妊太守出一人衛道
縛至太守叱曰汝業何事曰賣卜太守曰我夫人
有娠弄璋乎弄瓦乎試為卜之其人俗子莫曉
何謂護應曰璋也弄瓦也弄太守怒責遂之未几
偶雙生一女一子太守遂大奇其術札而敬之卜
人名遂菴

一生素癖燒煉每為人所紿遂熟此中机械晚至者
遂不為所紿而去一丹客最狡黠預畜一仙鶴然

後與生交結時ゝ遍相過從一日召生奕呼童取
鶴糞來生云需此何為丹客曰此糞金鶴也僕每
日取給金頼此鶴今方烧此糞作酒資耳生疑其
誕丹客即取糞熾火而焼之須臾爍ゝ金出生咤
羨之請以五百金易鶴丹客咲曰某世外懶人不
允生請生堅請倍其數始首肯之且曰此鶴日得
金灘魚某囑漁人日取此灘魚來君須認買之生
鮮金酬丹客欣然持鶴而去如戒飼鶴日得金未
半月而漁父不至飼以他魚不復有金急趋告丹
客已ミ去矣蓋丹客以金置魚腹而僞以家僮為
漁父也

有士人張祐嘗遊江淮嗜酒狂吟以俠自許嘗有詩
曰太行嶺上三尺雪壯士懷中三尺鐵一朝若遇
有心人出門便與妻兒別録是俠名著于人口一
夕有非常人裝飾甚武腰劍手囊一物血流于外
入門曰此張俠士房耶曰然張揖客甚謹既坐客
曰有一仇人十年莫得今夜獲之喜不自已指囊
曰此其首也問有酒否張命酒客飲噉甚壯曰聞
君意氣薄有所請可乎張唯ゝ客曰此去三數里
有一義士余所深德君能假我十萬緡若濟則平
生恩仇畢矣此後赴湯火無所憚張且不吝深喜
其説乃籌其縑素罄以畀之客曰快哉死無恨乃
留囊首而去期以却回及期不至五鼓絶聲求曦
既駕杳無蹤跡張慮囊首彰露客既不來將遣家
人埋之開囊乃一豕首也方悟見欺自後豪俠之
氣頓衰

孔極侍郎朝廻遇雨避于一叟之廡下延入廳事叟
烏帽紗巾逢迎甚恭因脩酒饌一一精好孔公借
油衣叟曰某寒不出熱不出風不出雨不出未嘗
置油衣也孔公不覺頓忘宦情

宋世祖至殷貴妃墓謂劉德願曰卿等哭貴妃若悲
當加厚賞劉應聲號慟涕泗交横遂以為豫州刺
史帝又令羊志哭羊亦嗚咽甚哀他日有問羊者
卿那得此副急淚羊曰我爾日自哭亡妾耳

虞嘯父為孝武侍中帝從容問曰卿在門下初不聞
有所獻替虞家富春近海謂帝望其意氣對曰天
時尚暖鯯魚蝦鮭未可尋常有所上獻帝撫掌大
笑

桓南郡與殷荊州語次因共作了語顧愷之曰火燒
平原無遺燎桓曰白布纏棺豎旒旐殷曰投魚深

淵放飛鳥次漫作危語桓曰矛頭淅米劍頭炊殷曰百歲老翁攀枯枝顧曰井上轆轤臥嬰兒殷有一參軍在坐云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殷曰咄咄逼人仲堪眇目故也

明韓雍弱冠為御史出按江西到官三日不視事但取院中舊牘徧觀及啟門裁斷如流動中事理物情為之駭服時有詔下鎮守中官而都御史誤啟其封惧以咨雍〻請宴中官解之明日偽加封識而藏舊封于懷俟會間使卸卒持以付己佯不知而啟之讀數語即洋舊封還中官曰此非吾所當聞款杖卸卒以謝罪中官反為救解歡笑而散

陶魯為廣東某縣丞都御史韓雍下令索犒軍牛百頭限三日具群寮皆不敢應魯獨列任之三司及同官皆責其妄魯曰不以累公等乃榜城門云一牛酬五十金有人以一牛至即與五十金明日牛爭集魯選取百頭肥健者給銀五十兩曰此韓公命也如期而獻公大稱賞任以兵政累遷至憲副

或問孔子有妻乎觀孔叢子載宰予對楚昭王曰夫子妻不服綵妾不衣帛車器不彫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觀此則夫子有妻矣

宋孝武時江州刺史臧質自謂人才足為一世英雄說南郡王義宣謀作亂及敗還質逃于南湖掇蓮實噉之追兵至以荷覆頭自沈于水出其鼻獻兵望見射之中心兵刃亂至腸胃縈水草斬首送建康義宣走至江夏參軍竺超民具羽儀迎之時荊州帶甲尚餘萬人左右翟靈寶誡義宣使慰撫將佐昔漢高百敗終成大業今治兵繕甲更為後圖而義宣忘靈寶之言誤云項羽千敗眾咸掩口

周丞相與客閒步園中玩群雀問曰此牝雀耶牡鶴耶客從旁曰歎稱凡飛禽為雌雄丞相曰雄狐綏綏狐非獸乎牝雞〻晨雞非禽乎客不能對雖然牝牡二字從牛旁雌雄二字從隹乃禽獸之別也自雄狐牝雞之外經史中亦不多見

解學士先生常弔友人喪妻入門曰恭喜繼曰四德俱無七出咸備嗚呼哀哉大吉大利聞者絕倒蓋其妻悍也余嘗觀某宦之妻最悍憟〻畏嗔之怒輒跪起拜謝以冀免蓋恐傳咲于外而益養其惡後其夫至家宰妻病將死猶聽候省視不敢違及卒後妾得專房遂生二子不至絕嗣豈非大吉大利之謂耶

長安完盛之日有一道術人稱得丹砂之妙顏如弱冠自言三百餘歲京都人甚慕之至于輸貨求丹橫經請益者門如市肆時有朝士數人造其第飲啜方酣有閽者報曰郎君從莊上來欵叅覲道士作色叱之坐客或曰賢郎遠來何妨一見道士顰戚移時乃曰但令入來俄見一老叟鬢髮如銀昏耄傴僂趨前而拜々訖叱入中門徐謂坐客曰小兒愚騃不肯服食丹砂以至于是都未及百歲枯槁如斯常日斥于村墅間耳坐客愈益神之後有人私詰道者親知乃云傴僂者即其父也　稗史

富鄭公致政歸西都嘗着布直裰跨驢出郊逢水南巡檢威儀吟引甚盛前卒呵騎者下公舉鞭促驢卒聲愈厲又唱言不肯下車請官位公舉鞭稱名曰弼卒不曉所謂白其將曰前有一人騎驢衝節請官位不得口稱弼巡檢方悟曰乃相公下馬伏謁道左其候贊曰水南巡檢唱喏公舉鞭去

開寶中神泉縣令張某者新到官外以廉潔自務内則貪黷自奉其例甚多一日自榜縣門云某月某日是知縣生日告示門内典級諸色人不得輒有獻送有一曹吏與衆議曰宰君明言生日意令我輩知也言不得獻送是謙也衆曰然至日各持縑獻之命曰壽衣宰一無所拒感領而已復告之曰後月某日是縣君生日更莫將来無不嗤者衆進士以鷺鷥詩諷之曰飛来疑似雀下處却尋魚最為中的

偽蜀廣政末成都人唐季明因破一木中有紫文隷書太平兩字時以為佳字瑞有識者云不應此時須成都破彼方見太平耳自宋師平蜀至太宗朝有太平興國之號實其應也

嘉靖二十四年九月閏上召大學士嚴嵩吏部尚書熊浹至西苑嵩浹黎明赴召至未初始得入上謂嵩浹曰朕偶得一對句曰閣老心高高似閣可對之嵩浹聞命皆惶悚伏地不敢仰視上曰若不能對朕代為對曰天官膽大大如天乃的對也嵩浹惶悚益甚上乃笑而遣之

癸未夏抄

錢塘　靜福輯

漢武帝祀井泉至渭橋有女子浴于渭水乳長七尺上怪其異遣問之女曰帝後第七車侍中知我所來時張寬在第七車對曰天星主祭祀者齋戒不嚴則女人星見 張寬一作兒寬 一作倪綰

山海經云貳負之臣曰危與貳負殺窫窳帝乃牿之于疏屬之山桎其右足反縛兩手以髮繫之于山上盤石之下在開題西北漢宣帝時使人鑿上郡發盤石得一人徒裸被髮反縛械一足莫有識者劉子政按此言之宣帝大驚時人爭學山海經 李白別傳

漢武帝東遊出函谷關有物當道其身數丈其狀象牛青眼耀睛四足入土動而不徙百官驚懼東方朔乃取酒灌之灌之數十斛始消帝問其故答曰此名為患憂氣之所積此必秦家之獄也不然則是罪人徒作之所聚也夫酒能忘憂故消之帝曰博物之士矣 搜神記

諸葛恪為丹陽太守出獵兩山之間有物如小兒伸手欲引人恪令持去故地去故地則死既而參佐問其故恪曰此事在白澤圖曰兩山之間其精如小兒見人則伸手欲引人名曰徯引去則死無為神明而異之諸君偶未見爾 搜神記

齊桓公北征孤竹國將至卑耳溪見一人長尺許具冠右袪衣走馬疾前導管仲曰登山之神有俞兒伯王之君興而登山之神見且走馬前導左袪衣示前有水今右袪衣示右方涉也及至溪從左方涉其深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桓公拜曰仲父之聖至此 韓子

人有得鳥毛長三丈以示張華華慘然曰此海鳧毛也出則天下亂 晉

晉平公出朝有鳥環之不去公顧謂師曠曰吾聞之也伯王之主鳳下之今者出朝有鳥環寡人終朝不去是其鳳鳥乎師曠曰東方有鳥名諫珂其為鳥也文身而朱足憎鳥而愛狐今者吾君必衣狐裘以出朝乎公曰然師曠曰鳥為狐裘之故非吾君之德義也君奈何而再自誣乎 說苑

張永開玄武湖遇古冢上得一銅斗有柄文帝以訪之朝何承天曰此亡新威斗王莽時三公亡皆賜之一瘞冢內一瘞冢外此必甄邯之墓果然

孫權時永康有人入山遇一大龜即束之歸龜便言曰遊不量時為君所得人甚怪之載上吳王夜泊越里攬船于大桑樹下夜中樹呼龜曰勞乎元緒奚事爾耶龜曰我被拘縶方見烹臛雖盡南山之樵不能潰我樹曰諸葛元遜博識必致相苦令求如我之徒計將安出龜曰子明無多辞禍將及爾樹寂而止既至權命煑之焚柴萬車龜猶如故諸葛恪曰燃以老桑乃熟獻者仍說龜樹共言權即使伐樹煑龜立爛今烹龜猶多用桑薪

有人遺張華鮓者華見之謂客曰此龍肉鮓也以酢漬之當有五色光見試之果然後問其主云于茅積山下得白魚所作也

晉武帝時吳郡臨平岸出一石鼓扣之無聲以問張華華云取蜀中桐材刻作魚形扣之則鳴于是如言聲聞數里

晉世有于嵩山下得行簡一枚上有兩行科斗書衆莫能辨張司空以問束廣微束曰此漢明帝顯節陵中策文檢驗果然時人服其博識史称茂先博物洽聞世無與比然斗閒紫氣亦待孔璋辨之嵩山竹簡非束廣微之對又安知明帝陵中物也世人無三十乘在胸中而強預待問豈為知量者哉

魏帝殿前大鐘不叩自鳴人皆震駭衆以問張華華曰此蜀郡銅山崩故鐘鳴應之耳尋蜀郡上事如華言

熙寧初吳仲庶知成都一日文明廳前大槐枝葉皆出煙色青白如焚香至暮方止木如故歷訪儒士莫知其說惟楊損之云陰符經謂火生于木禍發必克疑有將士作亂而不成者月餘果有告戍卒謀亂者皆獲 楊彥齡筆錄

郭璞爾雅序豹鼠既辨其業益顯注漢帝時孝廉郎終軍既辨豹文之鼠人服其博物爭相傳授爾雅之業又摯虞三輔決錄云竇攸舉孝廉郎光武大會靈臺得鼠如豹文以問羣臣莫有知者攸對曰鼮鼠也見爾雅詔案祕書如攸言賜帛百匹又劉昌言唐盧藏用弟若虛多材博學隴西辛怡諫為職方有獲異鼠者豹首虎文大如拳怡諫為之鼮鼠而賦之若虛曰非也此許慎所謂鼨鼠豹文而形小一座驚服昌在虞衡時蜀中貢諸獸皮有石鼠者似猫而小似鼠而大形全類虎其色黃白斑黑正類豹文豈所謂鼨鼠而俗謂之石虎耶

梁武帝敕諸王書令殷鉄石于鍾王書中搨一千字

不重者每字片紙雜碎無序帝召周興嗣曰卿有才思為我韻之興嗣一日編綴進上鬢髮皆白

晉武帝問摯虞三日曲水之義虞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人以為怪乃招携之水濱洗祓遂因水以汎觴其義起此帝曰必如所談便非好事束晳進曰虞小生不足以知臣請言之昔周公成洛邑因流水以汎酒故逸詩曰羽觴隨流波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見金人奉水心之劍曰令君制有西夏乃霸諸侯因此立為曲水二漢相沿皆為盛集帝大悅

偶武孟吳之太倉人也有詩名嘗為武岡州幕府因鑿渠得一瓦枕〻之聞其中鳴鼓起擂一更至五更鼓聲次第更轉不差既聞雞鳴亦至三唱而曉抵暮溴然武孟以為鬼怪令碎之及見其中設機局以應夜氣識者謂為諸葛武侯雞鳴枕也 客座新聞

陸杲孟昭心多惻隱為刑官十三年初入獄見重囚皆二木仰卧于床不能轉動被鼠夜嚙流血涔〻甚憫之遂買數猫散置獄中鼠患頓息因多感泣自此獄中畜猫矣 寓圃雜記

高皇帝初作孝陵于鍾山之陽因山多鹿禁人捕獵而設孝陵衛于山下特置牧馬千戶所蓋取義麻馬款其蕃息耳所既置矣尚虛典守之職他日因微行至陵所歸途遇雨偶于民家屋下憩焉問其何姓曰董氏也 聖意遂註曰千里草馬所宜也即拜其人為千戶以典斯牧至今子孫世掌所印不得而易墻門毎壞官府輒為之修云

彭友信者攸人也歲貢至京一日 聖祖微行途中相值忽見虹霓 聖祖口占二句云誰把青紅線兩條和雲和雨繫天腰友信應聲曰玉皇昨夜鑾輿出萬里長空駕彩橋 上異之相約明日會于竹橋同早朝明日彭果往候久不至遂失朝已而宣入喜曰有學有行君子也以為北平布政使事二 出碧里雜存

洪武間人有隨母改嫁者以繼父疾割股愈之有司以孝聞 上曰繼父爾之讐家也割父遺體以愈讐家是不孝也乃置之法厝斷若此臣下固不識也 見西樵野記

正德時文安縣一日河水忽僵立風色甚寒凍結為柱高圍俱五丈中空而旁穴數日流賊過縣鄉民

走入柱穴中避之賴以保全者何啻百萬此亦前
史所罕見者

成化庚子京師有寡婦善女紅少而艾優襪不盈四
寸諸富貴家相薦引以教室女刺繡見男子輒羞
避有問亦不答夜必與從教者共寢亦必手自鑰
户嚴于自防繇是人益重之士人某慕寡婦必欲
與私乃以厥妻詒為妹賂鄰嫗往之延寡婦至
生潛戒其妻將寢則啟户如廁妻如戒生遽入滅
燭婦大呼生扼其吭強犯之則男子也厥明縶送
于官訊鞫之姓桑名翀年纔二十四自幼即縛足
小而為是團富貴家女與之私者若干人法司上
其獄　憲廟以為人妖置諸極典云　見蓬軒別記

洞庭山消夏灣蔣某者累試春官不第遂棄去雞鳴
而起持籌數緡居積取盈不數年稱巨賈焉不意
巨盜數十人至其家中而入漏盡而出罄所有席
捲之盜喜過望于是捕牲載酒即以蔣氏之物賽
息于小雷山神山在湖中斷岸數十里絕無民居
惟荒祠一區羣盜乃泊舟其下悉登祭焉祭畢酬
飲大醉自恃遯兵莫能蹤跡不虞舟人截纜以去
揚帆捩舵飄然長往矣盜醒覓舟不見將及旬日
並無一舟來往時值嚴冬凍餒之極駢首就斃無
一存者夫蔣之積財誨盜盜之祈福得禍舟人偃
然有之亦不知其何終也螳螂捕蟬雀則啄之雀
未下咽而彈射及矣義外之利意外之變相尋于
無窮悲夫

句容民兄弟三人其伯氏客蜀販木三載不歸仲以
嫂美令人詐稱兄死嫂為位哭成服久之察其心
無嫁意乃私受河上賈人金鬻之仍紿賈人曰嫂
性矜嫁而多矯飾若好語則費日汝可率徒衆徑
至見素笄者擁而登輿但云明日講話登舟為汝
婦矣計定賈人率徒衆至仲季皆避去然季嘆分
金少已先潛以語嫂仲婦不知也嫂因泣告仲婦
曰汝夫嫁我幸是富客但何不早言令我飾粧今
吉禮而素粧可乎幸以緇笄相易片時甚善矣仲
婦授之自着素笄嫂即匿矣去客衆見仲婦隨擁
而去乘風舟發仲歸始詫失婦追之則千帆襍亂
不能得矣乃詰朝伯氏肩其重橐歸夫婦嬿婉聚
廬里人皆來勞遠仲慚愧殊甚又聞其二稚啼索
伶仃腸為寸裂里人有知無不掩袖胡盧者仲歎
以巧成其不仁而嫂之巧浮于仲至于遠人久出

已閱五載矣造以此日方歸此豈非天實為之哉
孫邦宇歸安人與姐夫某俱以省察當選其姐夫得太原府倉官而華選期未及當告歸不意其姐夫暴卒華點人也謂其甥曰爾父一生辛勤也已矣顧文憑見在盡使我冒為之小官異省誰人覺察凡有所得誓必均分任滿再考則以其父作逃而我自可另選矣其甥從之展轉間幸不敗露華甚以為得計後脫身入京投文聽選則恰補其姐夫之缺而勢不得往矣遂涕泣棄歸向使不為僥倖之計則太原倉官依然自在且可獨專其利不必分所有以與人也小人巧于為謀而造物更巧于制命大可懼矣

洪武初天下官員三年一朝覲州縣之老人與焉某年太祖忽問曰朕將命工部築室後湖以藏天下黃冊然當作何向一老人對曰此堂當東西相向庶朝夕日晒而黃冊無浥爛之虞也太祖喜明日召至謂之曰汝為朕黃冊之向甚當今後悅汝守此冊遂引至後湖埋之弘治年户部郎中東莞鄧深常坐後湖廳事中見一老人入揖曰吾為朝廷守此黃冊今將百四十年一冊不為犀鼠所嚙然未嘗或蒙管冊諸公隻雞斗酒之賜恐此非所以待有功者言訖忽不見鄧明日具牲醪祀之後至嗣以為常或曰老人新會人也傳信錄

明太祖于後湖中築一臺以藏天下兵冊避火災也築屢潰乃命曩所誅髑髏為基其臺即成此洪武三年事也

元明濬字天淵胡人也世祖朝明安之後鬚長數尺仕元為學士元亡削髮為僧改名來復見心而鬚如故　太祖既有天下召至性而問之曰汝不欲仕我而出家為僧吾亦任汝然去髮留鬚亦有說乎對曰削髮無煩惱留鬚表丈夫　上笑而遣之

孝陵在御多好微行以察人情之向背嘗以夜出暫止逆旅枕石眠草藉上中夜有二人起共語上潛聽之一人在庭中一人在室中庭中人呼室中人曰今夜此翁又出矣吾視玄象當在民舍中頭枕石脚踹而臥室中人笑曰君得無誤耶上聞而異之即以手足易位而寢俄其人亦至庭中曰君果誤矣此人頭枕藉脚踹石耳上聽之不覺汗浹于背即夕還宮購求兩人不可得是後微行稍稀矣
客座新聞

吳縣三都陳氏祖傳古鏡一具徑八九寸凡患瘧者執而自照必見一物附于背其狀蓬首黧面糊塗不可辨一執鏡而此物如驚忽失去病即時愈蓋瘧鬼畏見其形而遁也世以為寶至弘治中兄弟分財剖鏡各得其半以照瘧不復見鬼矣

太倉天妃宮永樂初一日僧自外歸見廚下湯沸揭視之見二卵煮將熟詢之言行童于鶴巢中取者僧命還之巢中僕曰卵已熟矣還之無生理僧曰吾豈望其生且免其鶴之悲鳴而已後數日忽出二雛僧異之令僕探其巢見一木尺許五彩錯雜成錦紋香風馥郁持以與僧從之佛前後有倭入貢因風打船至劉家河登岸入寺拈香見佛前所供之木問僧買之僧紿之曰此香是三寶太監捨貢天妃宮者豈敢賣錢有能蓋造後殿觀音閣者則與之倭曰入貢之人安可久待閣成願酬白金五百兩僧得厚利遂與之後數年倭人復來老僧已故矣因留金作享其徒詢所取之香何物倭曰此仙香也焚之死人之魂返聚窟州所出返魂香是也　說海

貴州普定衛有二水一曰滾塘寨二曰閣蛙池相近前後吳人從軍至此夜聞水聲搏激既而兵響益大男人關戶視之噴而波濤竟不可通坐以伺旦一其二水一涸一溢人以為水鬬竟不知其何怪　說海

武清縣民家石臼與隣家轆軸皆自滾至麥地上跳躍相鬬鄉人聚觀以木隔之木皆損折鬬不可解至晚方息鄉人怪之以臼沉于污池中以軸墜深坎相去各百餘步其夜軸與臼復鬬于池邊地上麥苗皆壞砰然有聲火星炸落三日乃止唐天寶中汝南葉縣有二土塊相鬬々有血出數日不止

後齊河清中殿上石自起兩兩相擊　筆叢

昔波斯人來閩相古墓氣乃謁墓隣以錢數萬市之墓鄰不許波斯曰汝無庸爾也此墓已無主五百年矣墓鄰始受錢波斯發之見棺衾朽爛潰盡惟心堅如石鋸開觀之有佳山水青碧如畫傍有一女靚妝憑闌凝睇蓋此女有愛山水癖朝夕玩望吐吞清氣故能融結如此　潛溪文集

明太祖常于上元夜微行京師時俗好為隱語相猜以為戲乃畫一婦人赤脚懷西瓜衆譁然帝就視因喻其指（謂淮西婦人好大脚也）甚啣之明日命軍士大

僇居民室其室蓋　馬后祖貫淮西故也 剪勝野聞
馬太后既甍臨葬日大風雨雷電　太祖甚不樂召
僧宗泐至曰　太后將就窆汝其宣偈泐應聲
曰雨落天垂淚雷鳴地舉哀西方諸佛子同送馬
如來　帝大悅頃忽朗霽遂啟輀　詔賜泐白金
百兩 剪勝野聞

弘治八年長圻墳者黄郡產瓜瓞地也有一老圃蓄
一瓜最巨欲以獻豪門丐者扶籮盜食之老圃持
鋤擊丐者死恐人知即瘞圃內明年其地產瓜延
蔓最盛首結一大瓜如斗會邑衛官購佳瓜僉謂
老圃一瓜特大令獻之果得十瓜錢剖之瓤漿皆
赤血異之以示令君大疑召老圃問汝圃皆若斯
乎曰否曰汝往年瓜若此乎曰否曰其種必異也
令掘根視之根乃出死人口中丐者食瓜子尚滿
口故明年產瓜而滋液皆胸中血汁故赤若此老
圃遂陳丐者死狀受杖斃獄 鴻書

有農夫耕地得劍磨洗適市值賈胡售以百千未可
至百萬約來旦取之夜歸語妻子此何異而價如
是庭中有石偶以劍指之立碎詰旦胡人載鏹至
一見嘆此不復買農夫苦問之曰此是破山劍唯
可一用吾欲持之破寶山耳今劍光已盡矣農夫
惋恨旬月 廣異記

成化甲辰二月宿州農夫墾田過古墓獲鏡及燈臺
各一磨鏡照之見墓中人僵臥猶帶弓矢驚駭仆
之于地又見農家室户宛然以為怪物擲之不復
顧獨携燈臺鬻于冨室且談及鏡事其夜燈臺發
光如晝冨室以獻于官時蜀人萬本知州事得之
大喜寄饋其族人大學士安欲併得鏡以獻 上
乃移書索之甚亟本遂逮繫農夫追索了不可得
繫獄三年尋去位始釋 野史

洪武中京師有較尉與鄰婦通一晨較瞰夫出即入
門登床夫復歸較伏床下婦問夫曰何故復回夫
曰見天寒思汝熟寢足露衾外恐傷冷來添被耳
乃加覆而去較忽念彼愛妻至此乃忍負之即取
佩刀殺婦而去有賣菜翁常供蔬婦家至是入門
無人即出鄰人執以聞官翁不能明証伏獄成將
棄市較出呼曰某人妻是我殺之奈何要他人償
命遂白監決者欲向奏監者引見較奏曰此婦實
與臣通其日臣聞其夫語云云因念此婦忍負其
夫臣在床下一時義氣發作就殺之臣不敢欺願

賜匡死上嘆曰殺一不義生一無辜可赦也即釋
之 九朝野記

趙師睪尹臨安時有黠賊每盜人家必以粉書其壁
曰我来也嚴捕久不獲而我来也之名喧傳都邑
一日所屬捕至一賊云即我来也勘鞫不承且無
賍證乃繫之獄ㄣ一日賊謂獄卒曰我固嘗為盜却
非是我来也今亦自知無脱理但乞稍踈刑具有
白金數千藏保叔塔上可往取之卒疑其紿已賊
曰無疑但往寺作少緣事托黠塔燈盤桓其上便
可覔矣卒紿試往果得金大喜入獄以酒肉犒賊
越數日又曰有酒器一甕寘侍郎橋下若令家人
以藍盛衣洗橋畔取甕置藍邊以衣可得也卒又
試往所得愈多浸以酒肉相犒卒雖喜得財而未
測賊意一夜賊謂卒曰欲暫出四更當復来决不
爾累卒甚难之賊曰我固有全身術不相累也我
縱負心即我所遺爲爾失因配罪之責有餘矣苟
不從恐生悔吝無及也卒惧不得已遂縱之去坐
以俟之憂念間聞簷瓦聲賊已躍下卒甚喜復桎
梏之甫旦張循王府云夜被盜府門上書我来也
三字趙尹撫案大驚曰幾誤此獄宜乎勘鞫不承
也遂以犯夜律杖出之獄卒歸其妻曰昨半夜後
聞叩門聲開視之一人以二衣囊擲户内而去卒
驚取視皆黄白物也乃悟其衣賊盜張府之物以
為賂耳賊竟脱逃而趙尹終莫知其奸 彙苑

後裔之盛必繇先德史傳所載不可勝紀如楊震四
公表安五公蕭瑀八葉尤其章著者偶閲宋初二
公事漫録于此夢餘録曰宋初江景房者開化人
當錢王納土景房實奉版圖歸宋時吳越地隱賦
重田畝米三斗景房慨然曰使此籍歸朝廷東南
之民弊矣乃沉其籍于河詣京自劾坐是落職造
宋世子孫由科第至顯官者七十餘人皇朝類苑
曰兩浙田税畝三斗錢氏國除朝廷遣王方贄均
兩浙雜税方贄悉令畝出一斗使還責擅減税方
贄謂税畝一斗天下通法兩浙既為王民豈當循
偽國法上遂從之方贄終于京東轉運使有王子
皐淮皐罩室淮之子珪為宰相他亦多顯者二公
事同而報亦不爽如此

錢若水為同州推官有富民失女奴父母訴于州委
之録叅録叅舊與富民有求不獲遂劾富民父子
共殺誣服具申覆數無異獨若水疑録叅罵曰

汝得富民錢欵出之乎若水笑曰父子皆坐重辟
豈不容某熟察一日若水詣州所屏人告曰某之
遣留富民獄者慮其冤耳使人訪求女奴今得之
矣知州驚曰安在若水密送州所知州垂簾呼女
父母問曰汝女今至還識之否曰識揭簾出示之
父母泣曰是也遂引富民父子悉破械縱之感泣
謝曰非使君幾滅門矣知州曰此推官之賜非我
也富民詣若水来謝閉門不納富人遶垣而哭歸
飯萬僧為若水祈福知州以若水雪冤死者數十
人欲奏其功若水辭曰某初心止欲報冤非為爵
賞萬一數奏在某固好于録叅何如知州嘆服録
叅知之詣若水叩頭謝罪太宗聞之擢知制誥進
樞密副使後與僚友會僧舍假寢而卒贈禮部尚
書　傳芳録

人
知隋侯活蛇而獲珠而不知漢武劉梔倶以活魚
蔡喜夫以救鼠噲叅以救鶴皆有得珠之報漢武
帝鑿昆明池習水戰中有靈沼神池通白鹿原人
釣魚于原綸絶而去魚夢于武帝求去其鈎明日
帝見大魚啣索曰豈非昨所夢乎取魚去鈎放之
後帝得明珠元嘉三年春彭城劉梔自江陵歸鄂
下宿上明洲時夜月微明忽有二人扣舟呼曰我
自鄂下来求見二人各長四尺餘容貌華餙皆白
謂梔曰聞君儒者故脩謁耳遂與同宴夜闌倶醉
于飲處便卧梔以被覆之及明尚寢舉被見二魚
各長五六尺目雖動而甚困不敢殺舁至江中是
夕梔夢二白衣人各執一珠置梔卧前不語而去
及曉枕前得二珠各徑寸宋景平中東陽大水永
康蔡喜夫避住南壟夜有大鼠浮水而来伏喜夫
奴床角憫而不犯每以犯與之水勢既退喜夫得
返故居鼠以前脚捧青囊囊有三寸許珠留置奴
床前啾啾狀如欲語也宋噲叅養母至孝曾有鶴
為人所射窮而歸叅叅収養療治瘡愈放之後鶴
夜到叅門東燭視之雌雄雙至各啣明珠来謝叅
數萬緡家遂殷富

宋
史載罽賓國天神祠前有一魚骨骨之小竅中通
騎馬往来語云海邊人不信有木大如魚山中人
不信有魚大于木信哉回憶沈明遠過上普陀山
望見海中數十里外有旌旗如單行數萬騎者泊
湧東下問舟人曰此大魚耳旌旗狀者皆鱗鬣也
須史稍近山石為之震動政和中路允迪公鄰使

三韓舟行海中忽見黑山湧起波間山頂有光如
兩日並出者官吏大恐舟師曰此大龜出遊其兩
目如兩日當祠以三牲乃已公獬口占祝詞率官
吏焚香再拜揆牲良久始沒　天都載
幻術有惑人者不可不知宋元豐中陝州蔡仙姑者
能化觀音丈六金身常設淨水至者必先淨目而
入有廖縣尉一日率其部曲約洗一目及入以洗
目視寶蓮臺上金佛巍然以不洗目視之大竹籃
一老媼箕踞而坐遂擒之
凡昇仙者多以白晝蓋秉陽氣不落陰魔耳夷堅志
曰武當王道士行五雷法甚驗其師劉先生道業
穎高一日昏暮時雲霧擁門幢幡旌節相望踵至
一仙童持上天詔召劉上昇王曰常聞昇天者多
在白晝今已昏黑切恐陰魔作祟須審諦之劉不
聽叱之使去曰吾生平積功累行因緣至此而集
無多言乃沐浴更衣趺坐幡石上與衆別訣王密
返室救呼雷部神將忽霹靂一聲震起仙童與幡
節俱不見俄頃再震有黑氣一道長數十百丈直
下巖中明旦出視窮其血迹所止有巨蟒死焉
孫鳳有一琴名吐綬彈之不甚佳獨有人唱曲則琴
絃自相屬和因改名曰自鳴但琴背有一孔若蛀
者一日有一道人乞食因見曰此中有蛀不除之
則皆速朽袖中出一小竹筒倒黑藥少許孔側則
有一綠綠虫走背上隱隱有金線文道人納虫竹
筒中竟去自是彈唱琴絃不復鳴矣鳳怪之有博
物君子說及此事嘆曰此異寶也謂之鞘通有耳
聾人置耳邊少時即愈喜食枯桐尤愛古墨鳳始
悟道人竹筒中藥蓋古墨屑也　賈子說
泉州萬安橋未建每歲颶風大作水怪為祟被溺死
者無算宋大中間一日渡至中流風作舟將覆忽
聞空中有聲云蔡學士在宜急拯之已而風浪息
止有一婦之女乃蔡姓也婦娠已數月矣乃感衆
人之言即禱曰吾若生子官至學士必造興梁以
免病渡之苦後子即忠定公襄以狀元及第出守
泉州追憶前盟促創建此橋者至于再三公達命
逾年夫人復督責不已忽命厲文一道申報海神
隸畏溺死無一肯從命者有一隸出而願之既至
即就酒肆痛飲飲畢酣睡海崖潮至有死而已睡
半日而醒醒後退潮則文書已易封矣乃返而呈
于公公閱之內止書一醋字翰墨如新舉郡異之

識也公轉展思忽悟曰醋字以酉配昔神其令我廿一日酉時興工乎至期潮果退舍沙泥壅積者丈餘潮之不至者八日遂創建此橋人時有讖曰若要此橋成如是狀元生則公之點成天祐感通神明者蓋有自也（名山記）

楊子江居民娼周氏有色金山寺僧惠明密伏一老娼常送花粉一日夫外出娼潛將僧鞋一雙安凳下夫歸見鞋怒責之周氏不能自解遂離歸父家惠明留髮托媒娶之生一女異日惠明抱女戲曰我無計安得汝母周笑問之惠明以夫妻情厚遂吐實周以訃密擊大明鼓伸冤上親鞫其事惠明凌遲處死同房十僧絞死寺僧衆六十各邊遠充軍又有僧約衆期焚身施錢堆積至時果就火士民擁仰御史聞未視之令止炬扣所願三四不應令人升柴棚察之僧但攢眉垂淚不動不言乃諸髡縛着薪上加以緇衲而麻藥噤其口耳訊得之乃知歲歲如此先邀厚施比期取一愚髡當之也合院誅焉僧家奸貪之事甚多不可不知

唐太宗時西域獻胡僧咒術能死人能生人取壯勇者試之皆驗帝以告傅奕奕曰此邪法也邪不勝正若使咒臣必不行帝召僧咒奕奕不動而僧忽自倒不復蘇矣

寧德陳騮山褒初舉孝廉赴南宮試道過德州有性猴專憑村婦為言人未來事無弗驗陳聞而就焉方入門性即喜曰寧德陳騮山來也因語婦家陳君道遠相從無以為供可速取楓亭荔枝來須臾而荔枝至食之不異閩產時蓋十二月也臨行謂曰公明春登第仕至江西巡按赴任之日幸取道過我有小事欵相煩耳及直指命下陳復往訪之性曰某雖妖邪然能預知禍福使人識趨避未必無利于世者但居此中久山神土主遣遣相侵吾甚患之若得張真人玉印一道可保無虞矣遂出白綾帕一方陳曰此固不難吾當力任及至府中真人一見謂曰使君正人何為妖氣甚盛若此陳曰某所以來者老母晚年暮夜輒生驚恐欵求玉印以驅邪耳所云妖氣得無指人已甚乎因出帕于袖中真人持帕笑曰使君幸無相誑此豈太夫人物耶迺千歲老猴庚耳此畜神通廣大得吾玉印即上帝亦無如之何吾將治之陳乃以實告因為之祈免再三真人曰使君第坐不久當來矣

頃之見一老猴自縛于墉下大呼曰驪山害我呼
未竟忽霹靂一聲遂震死焉　閩海異聞

東昌宣聖殿設空牀木像正德中貴公子路忽人語
曰吾仲由也夫子命我主此土禍福人敬事我々
能為剖析嫌疑否者災于其邑好勇之名汝等聞
之乎廟人傳說人爭祭奠因令祭者暫出閉門久
之入視肴核都無餘者遂談其家隱事一郡爭赴
士夫過者皆往謁他日有御史經其地以為子路
賢者縱有靈不應貪饕至是此必妖也多設燒酒
于觴勸之曰公勇士豈可少飲為樊噲豎子輩所
笑大喜恣飲俄而無聲令吏遍尋得一老狐寐于
承塵上御史笑曰以汝希仲由乃學宰予耶即撲
殺之了無聲響

天中記狐狸部載搜神記數條而記中顧旃事不載
因錄于此記曰吳郡顧旃至一岡忽聞人語聲云
咄咄今年衰乃與衆尋覓岡頂有一古冢見一老
狐蹲其中前有書一卷老狐對書屈指有所計較
因呼犬咋殺之取書視之悉是奸人女名已經奸
者朱鉤頭所疏名有百數旃女在書次

國初三楊同相人以東西南別稱之士奇江西人稱
西楊溥荊州人荊州古南郡也稱南楊榮閩人住
京兆師東稱東楊

張齊賢為江南轉運使一日家宴一奴竊銀器數事
于懷中文定自簾下熟視不問後文定為宰相門
下廝役皆得班行而此奴竟不沾祿奴乘間再拜
而告曰某事相公最久後于某者皆得官矣相公
獨遺某何也因泣下不止文定曰我欲不言爾乃
怨我爾憶江南盜吾銀器數事乎我懷之三十年
不以告人雖爾亦不知也吾備位宰相進退百官
志在激濁揚清安敢以盜賊薦耶念汝事我日久
今與汝錢三百千汝去門下自擇所安蓋吾既發
汝平昔之事汝其有愧于吾不可復留也奴震駭
泣拜而去

張齊賢為布衣時倜儻有大度孤貧落魄常舍道上
逆旅有羣盜十餘人飲食于逆旅之間居人皆惶
恐竄匿齊賢徑前揖之曰賤子貧困欲就一醉飽
可乎盜喜曰秀才乃肯自屈何不可也顧吾輩粗
疏恐為秀才笑耳乃延之坐齊賢曰盜者非齷齪
兒所能為也皆世之英雄耳僕亦慷慨士諸君又
何間焉乃取大盌滿酌飲之一舉而盡如是者三

又取他肩一指分為數段舉而啗之勢若狼虎犀盜視之愕怡皆咨嗟嘆曰真宰相器也不然何能不拘小節如此他日宰制天下當念吾曹皆不得已而為盜耳願自結納兢以金帛遺之齊賢皆受不讓重負而返 宋史

當張公罷相時知安陸賓客會廚吏密置一金漆大桶于廳側窺公所飲食如其物投桶中至暮漲溢桶外 山居新語

唐苗夫人其父太師其舅張河東其夫張延賞其子弘靖其壻韋皋近代婦人之貴無踰此者 唐史

虎每食一人則耳成一缺汀州西山有虎為暴十餘年後為射者所殺而耳如鋸為 墨客揮犀

宋趙葵曰皇女為公主其夫必拜駙馬都尉故謂之駙馬宗室女封郡主者謂其夫為郡馬縣主者為縣馬不知何義

搜神記遼東城門有華表柱忽有一白鶴集柱頭少年舉弓欲射之鶴乃飛徘徊空中言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歲今來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冢累累遂高飛而去柳江集漢始元元年蘇耽感神授以道術一日忽洒掃庭除曰仙侶至矣俄白鶴數十來集化為人天服絜麗耽入白母曰耽當神仙不得養因留櫃曰有所乏可叩之明年郡有疾疫可取庭前井水橘葉以救之言畢升天而去後有一鶴來至城樓少年彈之乃以爪攫樓板成字云風淅淅兮雨淒淒城郭是兮人民非三百甲子今來歸我是蘇耽彈我何為二事甚相類遼東城門人頗稱之柳江城樓少有述者

宋咸淳癸酉元國信使郝經被留真州南北隔絕者十六年時居忠勇軍營新館有以生鴈饋者經因作詩以帛書云零落風高縱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纍臣有帛書 署年月姓名遍五十九字繫鴈足縱之尋為北人所得以獻其主遂大舉南伐越乙亥宋社屋矣嗚呼世傳蘇子卿鴈書云者不過漢人詭言以紿匈奴因成故事顧如郝經之鴈乃實有之而元主亦竟得之是可異也豈角北興亡天意固已有在偶然之際有不偶然者寓乎 夢蕉詩話

漢書載蘇武在匈奴衛律白單于幽武大窖中絕不與飲食天雨雪武乃嚙雪與旃毛並咽之數日不死劉向新序又載武在匈奴衛律絕不與飲食

武數日不降當盛暑以氊衣并束三日暴武心意愈堅終不屈挠今人徒知武在匈奴極寒中受苦而不知劇暑中酷虐又如是故録出之以警世之當太平無事褕衣甘食而猶萌不足之念者

漢書衛律為單于謀穿井築城治樓以藏穀與秦人守之漢兵至無奈我何或曰胡人不能守城是遺漢糧也衛律于是止迺更謀歸漢使不降者蘇武馬宏者前副光禄大夫王忠使西國為匈奴所遮忠戰死馬宏生得亦不肯降故匈奴歸此二人欲以通善意是時壺衍鞮單于立三歲矣按昭帝時蘇武歸漢與官屬常惠等奉太牢見武帝廟是時馬宏獨不與何也蘇武常惠皆有傳而宏闕無聞官爵世系皆無可考惜哉王忠戰死亦不聞有紀

靖康時柔福帝姬隨二帝北狩有女子詣闕稱為柔福自虜逃歸詔遣老宮人視之其貌良是問宮禁事頗能言之但以足長大為疑女子顰蹙曰金人驅迫如牛羊跣行萬里寧復故態哉上惻然即詔入宮授福國公主下嫁粧資萬八千緡及顯仁太后回鑾言柔福死虜中久矣始知其詐執付獄乃一女巫也嘗遇宮婢言其貌類柔福教以宮禁事使為奸詐乃伏誅吁非顯仁之歸則富貴終身矣

王介張衡馬均昔冒重霧行一人無恙一人病一人死問其故無恙者曰我飲酒病者食死者空腹博物志

吳人張舉為句章令有妻殺夫因放火燒舍乃詐称火燒夫死者夫家疑之詣官訴妻妻拒而不承舉乃取猪二口一殺一活仍積薪燒之察殺者口中無灰活者口中有灰因念夫口中果無灰以此鞫之妻乃伏罪

張杲卿丞相知潤州日有婦人夫出經數日不歸忽有人報菜園井中有死人婦人驚往視之號哭曰吾夫也遂以聞官公命屬官集鄰里就井驗其是非衆皆以井深不可辨請出屍驗之公曰衆皆不能辨婦人獨何以知其夫狀付所司鞫問果奸人殺夫婦人與其謀

京師有盜劫一家臨去遺一冊子盡富家子弟名書曰某日某甲會于某處議事或聚博挾娼飲酒云云凡二十條以白于官按冊捕至皆美少年也各父母謂諸兒素不逞亦頗自疑少年不勝拷毒必

款訊贓藏于何所諸少年私自計曰我輩從不為
盜今始浪言贓埋在某郊外料必無所獲尚可出
我也遂誣服云贓埋于某郊外某方命人索之如
其所往處獲贓若干諸少年相顧共相驚駭遂結
案待決矣獨執事者心甚疑之曰每訊斯獄必見
一長鬚者侍其傍他獄則否今假出此一案再復
重鞫以試長鬚者來否果然引囚再鞫而長鬚者
復來因呼而問之旋以炮烙其鬚服曰乃盜賂來
託公與囚語前所發贓俱我先報而預埋之者也
竟擒真盜諸少年始釋

馬

先祖知雷州禁民捕蛙一村民犯禁乃將冬瓜切
去蓋剜空其腹實蛙其中黎明持入城為門卒所
捕械至于庭公心怪之鞫曰汝何時捕此蛙答曰
夜半有知者否曰惟妻知公追其妻詰之乃妻與
人通俾教夫如此有先往語門卒者以故捕得意
欲陷其夫于罪而據其妻也窮究其罪遂寘妻并
姦夫于法

西

川費孝先善軌革世皆知名有客人王旻因集貨
成都求為卦孝先曰教住莫住教浴莫浴一石穀
擣得三斗米遇明即活遇暗即死再三戒之令誦
此教言足矣旻受教行塗中遇大雨憩一屋下路
人盈塞乃思曰教住莫住得非此耶遂冒雨而行
未幾屋倒獨得免旻之妻已謀鄰人俟旋歸將欲
毒之約其私人曰今夕新浴者乃夫也日欲晡呼
旻洗沐重易巾櫛悟曰教浴莫浴得非此耶堅不
從婦怒不省因反自沐夜半反被害旻驚呼闔側
遂獨因繫官府拷訊獄就不能自辯郡守錄狀
旻悲泣言曰死即死矣但孝先所言終無驗耳左
右以是語上達翌日郡守呼是閭曰汝鄰比何人
也曰康七遂遣人捕之殺汝妻者必此人也已而
果然因謂僚佐曰一石穀擣得三斗米非康七乎
是既辨雪誠遇明即活之數

烏

賊魚暴乾浴呼為脯其魚腹中之墨可以書紙經
年而自脫跡奸詐之徒或以書券欺人又龜溺磨
墨寫帝于水板可進寸許雖水洗斧削亦不磨滅
南人求龜溺取雄龜置瓷盆及小盤中于龜後以
鏡照之既見鏡中龜即淫發而失溺其法未試語
見史稗

予

曾見吳中求乞婦人携一鳥如麻雀黃頭之類以
紙錢二十許大踰寸各書字于面分列几案復聚
而雜之使鳥啣之擺列一如初然則鳥不獨解語

言又識字矣又今時丐者繫一猿ㄟ時易以男女衣服丐者口唱雜劇猿猴應聲亦作哀樂之狀此不特解語言又解性情矣凡此皆由教之而馴ㄟ之而化乃爾彼丐子頑夫悖逆而教亦不善豈非鳥猴之不若耶

盧多遜為相毋毀趙普遜父嘗曰趙普元勲而小子毀之能無及乎吾得早死為幸及普復相多遜不自安普諷之退不能決因廉得其交通秦王事下御史雜治之削官流崖州徙家屬于遠裔多遜既赴貶所令ㄟ于道傍有逆旅嫗能言京邑舊事遜問之蹙然曰我本中原士大夫家有子任某官盧多遜作相令枉道為某事不從中以危法盡室竄南荒官內淪沒惟乚身流落山谷彼盧相者妬賢怙勢終當竄幸未死間或可見之耳多遜黙然趣駕去之蓋好還如此

宋曹瑋用兵多奇計不可測一日張樂飲僚吏中坐失瑋所在明日徐出視事而賊首已擲庭下矣狄青宣撫廣西時儂智高守崑崙關青在賓州值上元節令大張燈燭首夜宴將佐次夜宴從軍官三夜饗軍校首夜樂飲徹曉次夜二鼓青忽称疾暫起如內久之使人喻孫元規令暫主席行酒少服藥乃出數使勸勞坐客至曉客未敢退忽有馳報者云是夜三鼓青已奪崑崙關矣用兵神速若合符者

松江幹山人沈宗正每深秋設簖于塘取蟹入饌一日見二三蟹相附而起近視之一蟹八脆皆脫不能行二蟹舁以過簖因嘆曰人為萬物之靈兄弟朋友有相爭相訟者至有乘人危困而擠陷之者水族之微乃有義如此遂析簖終不復食蟹太倉張用良素惡胡蜂螫人見即撲殺之嘗見一飛虫投于蛛網蛛縛束之甚急一蜂見蛛便螫蛛始隱避久之得脫去因感蜂義自是不復殺蜂古人謂蠢動含靈觀此益信

正德初報恩寺塔上有巨蜘蛛為龍所逐至廊下久而裂腹取珠以去流血布地其身重十餘斤舊說其皮為鞾可以履氷而僧輩愚甚遽焚而棄之可惜也

嘉靖三十年象山縣李樹生王瓜三十一年諸暨縣李樹生王瓜諺云李樹生王瓜百里無人家已而果為倭奴剽殺甚衆

曾慥曰歐陽詢化度寺碑虞世南孔子廟堂記柳公
權陰符經叙三公以書名三碑又最精者

焚紙錢之説唐王璵傳曰漢以来葬者皆有瘞錢後
世里俗稍以紙寓錢為鬼事至是璵乃用為禳祓
則是喪塟之焚紙錢起于漢世之瘞錢也其禱神
而用寓錢則自王璵始也康節先生春秋祭祀約
古今禮行之亦焚楮錢程伊川怪問之曰冥器之
義也脱有益非孝子順孫之心乎宋廖用中乞禁
焚紙錢有云嘗怪世俗鑿紙為錢焚之以徼福于
鬼神不知何所依據使鬼神而有知謂之慢神歟
鬼可也才綱簡正然夫子謂死塟之以禮又曰敬
鬼神而遠之是夫子不欲遽絶而以有無之中言
之故仰説最為正議

魏武常言人欲危己己輒心動因語所親小人曰
汝懷刃密來我側我必説心動執汝使行刑汝但
勿言其使無他當厚相報執者信焉不以為懼遂
斬之此人至死不知也左右以為實謀逆者挫氣
矣

岳州風土記五月十三日謂之龍生日栽竹多茂盛
又前輩作蒼筠傳云筠每歲惟五月十三日獨醉
或為人迎置他處不知也當時諺云此君經年常
清齋一日不齋醉如泥有時倒載過晉地茫然東
墜但不知宋子京種竹詩云除地墻陰植翠筠映
枝茂葉與時新賴逢醉日終無損正是德全于酒
人晏元獻公詩曰竹醉人還醉余眠我亦眠又云
苒苒渭濱族蕭蕭塵外姿如能樂封植何必醉中
移又東坡詩曰竹是當年醉日栽則知竹醉日宜
栽竹也

金閶民有周本香者家富釀酒為業一日造竈作酒
其酒傭方掘土間忽自言腹痛告歸主母令家人
尋其工得銀盃數枚于土中隨報主母曰酒傭非
疾乃得藏銀耳亟追之見傭鋤田固無恙也家僮
詰其得藏銀之以償不能諱告曰初得銀盃十二
納于懷歸至中途懷中忽動即視之皆水娃也怒
擲于水拉童踪跡之十二銀盃宛在也遂懷之而
歸

吳江莫旦以文學推重一時弘治間領鄉薦出仕為
學職將之官有銀數鋌密與其子荷鍾瘞于床之
側他日有鄉人以田求售子欲之啟瘞銀為田直
無所得田議中沮父歸問所藏銀子曰無矣父來

之信後裝之則銀宛然在也以是觀之天地之物各有所主雖子亦不可倖于父况他人乎

台州城中香巷有興善廟神頗顯應有趙小一者游其中遇商人携囊金息廊廡下入夜小一殺商人取其金祝神曰神道切莫說方下拜神語曰我到不說只怕爾自說小一驚起隔數歲小一同友人過廟門說曰此廟神極靈友人問故小一曰吾往歲殺商人取金祝神莫說神曰云云此其顯靈也友人嘆異後小一與友人交惡友人以其事訴于官小一坐死

古謂帶為一腰亦為一圍周武帝賜李賢御所服十二環金帶一腰是也近世乃謂帶為一條語頗鄙不若從古為腰

汝陽有彭氏墓近大道墓口有一石人田家老母到市買數片餌以歸天熱過蔭彭氏墓口樹下以所買餌暫着石人頭上及去忘取之後來者見石人頭上有餌求而問之或人調云此石人有神能治病病愈者以餌來謝之如此轉相語云頭病者摩石人頭腹病者摩石人腹亦還以自摩無不愈者遂千里來就石人治病初具雞豚後用牛羊為立帷帳管絃不絶如此數年前忌母聞之乃為人說無復往者 抱朴子

萬曆間西吳許孚遠巡撫八閩時閩中一山寺素稱靈利比官族婦妾以求嗣至者闔扉守鑰獨宿殿中有絳服真人與合遂得娠屢往屢驗莫窺其詐者許公聞而心疑之覔一妓作良人婦往宿誡之曰夜如有遇可偵所從來及所自往頂上潛以煤記之妓如其言見一僧從懺佛蒲團下絳衣而出涂之復入蓋僧通竅殿中以蒲團覆之衆莫覺也許公次日昧爽突至寺衆僧俱長跽迎謁公命去其冠見一黑頂者立拷鞫之得其狀遂屠寺中僧焚燒梵宇

姜門二布商舟行以北僧求附舟欵至崑山舟子不可二商以佛弟子容之至沙湖僧拔刀捶几上曰汝要完死汝要斷首二商愕曰何也僧曰我本非善士欲得汝財耳速躍入湖中庶全屍而死二商泣下曰師容我飽餐就死不恨矣曰容汝作一飽兒舟子心迫方煮飯多沃以水令汁滿一鍋乃以巨鉢盛之呼二子向已熟二子應諾舟子出僧不意急舉向汁蓋其頂熱甚僧方兩手推其鉢二商

即拔几上刀斷之擲其屍于湖滌舟而去聞者莫不智勇其舟子又吴有男子假僧舍見僧每出必鎖其房不容人入一夕忘鑰其門男子窺之有少婦在室急趨出而僧自外挈酒一壺入置之几上見門未鑰愕然問汝適見何物答曰無有僧怒掣刀在手曰可就死不可令吾事敗死他人手男子泣曰容我醉後公斷吾頭庶情然無覺也僧許之男子佯舉杯吃曰庖中鹽菜乞一莖僧乃持刀入廚男子急脫布衫塞其壺口酒不洩重十許斤潛其門背伺僧至連擊其首數十下僧悶絕而死問其婦乃謀殺其夫而奪得者分贈橐而遣之二事皆倉卒所為同一快也

河南一旅店居停有旅撫州一商投宿惆、雅飭如儒生然主家婢睨、客、極而不敢問婢臨去語曰烟來伏地客不解半夜烟來極臭大撲人口鼻嗆喉乾不能聲喚忽憶婢語乃俯伏于地口鼻就土以衣四塞稍可呼吸四鼓烟息客遂去詢前途居人曰此家常以烟殺人謀財屢矣婢以此客良善故漏言焉客告于官一家皆寘于法特宥此婦

俗以每月初五十四二十三日為月忌凡事必避之其說不經詢之前輩博聞者說此三日即河圖數之中宮五數耳五為君象故民庶不可用此說頗有理因識之

明閒國初欽征倭國彼遣使嗐哩嘛哈奉表乞降上問倭國風俗何如嗐哩嘛哈以詩答曰國比中原國人同上古人衣冠唐制度禮樂漢君臣銀瓮篘新酒金刀膾錦鱗年年二三月桃李一般春上初欲罪其不恭徐乃貫之無謂外國無才也

文彥博幼時與羣兒擊毬入柱穴中不能取公以水灌之毬浮出司馬君實幼與羣兒戲一兒墮大水甕中已沒羣兒驚走不敢能救公取石破甕兒得出二公仁智不凡于妙齡早見之矣

馮布少時絕有才幹贅于孫氏其外父有煩瑣事輒曰俾布代之至今吴中謂壻為布代三餘帖

齊武帝時司徒參軍蕭琛范雲聘于魏魏主甚重齊人親與談論顧謂羣臣曰江南多好臣侍臣李元凱對曰江南多好臣歲一易主江北無好臣百年一易主魏主甚慙

定閏月歌要知來歲閏先算冬至餘更看大小盡決

定不差歷謂以今年冬至後餘日爲率如十一月二十二日冬至則本月尚多八日來年當閏八月如十一月小當閏七月若冬至在上旬則以望日爲斷

癸未夏抄四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釋靜福撰靜福錢塘人所謂癸未蓋崇禎十六年也其書抄撮諸家說部亦間載其所見聞頗無倫次惟多載緇徒惡蹟不爲其教少諱視儒家堅持門戶者爲猶賢焉

雲間雜誌三卷

不著撰者

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平湖陸氏刻奇晉齋叢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雲間雜記三卷》提要

雲間雜誌卷上

明華亭撰　人闕

平湖陸　烜訂

萬曆壬寅有失風一舟飄至海岸乃暹羅國人人皆偏髻其船戶尼失由弗多夷人藥斯𥂕等四十九人夷婦阿肩妲等八人巡撫批發各處守港兵船分養來年正月十五日差官馬文憲送至福建軍門俟有通番便船帶還適彼國貢使來請遂與之方夷婦在舟與舟卒通聞已懷姙後竟不知若何

嘉靖三十二年倭奴入寇江南殘破分宜當國姦奏冦平時徐文貞爲次相其子仰齋入都將謁分宜文貞恐其應答差誤商議兩日夜始謁分宜餽無所問雜詆江南倭冦若何仰齋答云勢甚猖獗分宜不懌文貞知之亟仰齋請罪始釋然

朱太史文石用米二百斛購何柘湖假山一座名青錦屏透徹玲瓏太史實愛移置文園築青錦亭賞之太史捐館縉紳某載之而去不兩月縉紳又故青錦屏遂臥草間後文園屬之徐奉常寅暘有客進曰青錦屏乃玆園故物彼以計得且今死矣可取而歸也奉常忻然卽令人舁歸不五年奉常復故此石不知流落何處

松江府儀門東狻猊左足石理隱約有松江府三

字

徐師菴中舍喜延方士偶問一客搬運之術有之乎客曰有容訪求奉調歲餘客果至持一砞砂符來曰公等俱趺坐焚符當有驗切不可驚呼師菴如其言乃於俞養初家試之至二鼓聞屋上有鐵索聲久之見火星滿庭旋入室亂飛師菴大恐呼童而火星滅矣且視之室中古錢盈地

郡西門內有小西湖徐文貞舊居正在湖上嘉靖辛亥湖中潮湧忽高丈餘是年文貞入相

朱太史文石生平愛聚古玩商彝周鼎名畫法書寶玉無算都貯熊祥閣中太史沒後夫人陸氏珍藏如故萬曆壬午七月初忽白氣一道從閣上起冉冉南去不十日陸又殂寶物散盡乃知是寶玉氣也

錢文通公築墳有舁工失期者公怒詰之對曰方

在黃廉使墳上取土故遲耳公黙然

董幼海爲比部時論刻分宜遭廷杖下獄死而復甦不勝飢渴衆畏分宜不敢進食忽一人自上呼松江董爺擲饅頭四枚尙熱拾而食之賴以不死後訪其人不得幼海嘗語人曰某生平無德不酬獨有此人活命之恩竟不能報由今思之彼何人斯乃肯冒死爲此

萬曆庚戌三月廿四日大雨初更時滿城聞鬼嘯

似在几席間比且訊之城外及各鄉鎮皆如之後又聞嘉興杭州蘇州亦然

萬歷三十三年郡東十五保地方馬生一卵鍾面溪親往觀之其大如兩盞相合中惟清水而外作青白花紋

郡西門外採花涇顧氏有臘梅一株其來久矣風清月白之夕時見一女立樹下亦不為祟殆花神也

國初有一高士自號全翁不知其姓名或云亦係顯宦之後元季避兵泖濱耕田讀書為樂倪雲林慕其人訪之翁但極言好名之失且曰君輩得毋山林養望以為名高者乎雲林有愠色遂辭去後江南名士多就徵多不免入始服翁之高今聞其裔為平湖陸氏甚盛云

方正學被難尚書魏觀抄沒其家憐其無後寄令幼子隨母航海來松投方門入俞山月俞令此子冒姓為俞後欲贅為壻嫌其同姓遂改為余今余氏子孫繁衍二百人萬歷己酉督學楊公淇園行下司理查方氏子孫命悉復原姓仍捐三百金建坊祠改鶴城書院為正學書院忠臣有後理所宜然

莫廷韓曾寫一畫酷類大癡徐孟孺彭欽之張伯復在座俱欲得然不能私也乃各呼盧伯復得采欣然取去

李福達善遁法改姓名逃至松郡館於孫雪牕家衆請觀其法乃隱身廳柱中呼其名即應又試搬運之術書一符焚於廳中少頃黄白爛然復書一符於門忽一無所見

林仁甫家鶴城書院之左萬曆癸巳濬地得銅印一文曰鶴城子古色蒼然何偶合若此

孫雪居宅在東郊最稱雅潔其敦復堂則旦夕棲息者中陳古玩彝鼎真一塵不到處捐館後未

幾此堂一邊作變一邊牧豬恐華表之鶴異日
必不集此
龔全山愷建言延杖每語人曰汝認得四十御棍
打不死的龔御史否
范叔子濂著據目抄直書時事語侵郡邑然多風
聞後朱撫臺鑑塘公收繫郡獄王懷我曰孔子
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范君作據目抄而貪官
汚吏懼衆謂范必死矣已而械解撫臺幸不深

罪第云此後再不可如此則足以殺其軀而已
釋歸無異再生
楊細林樞爲臨江二守攝郡篆午飦偶以銀魚作
羹忽躍出十三尾於几上楊悉取食之須臾報
越獄大盜逸去者十三人楊曰不須錯愕當悉
成擒銀魚示異我已盡吞之矣明日俱捕至
正德間吾鄉一大家蓄一古琴實無奇也名聞貴
公百計求之弗得後中以禍始獻之喜示琴工

工曰僞也聲嘶而弗越乃盛怒羅織之至破其
家其人憤死
倭夷入寇海上治兵甲藏兵之室竟夕聲吼旗端
五鼓時俱現火光最異者華亭縣治試新銃方
裝藥加礁立庭次未焠火忽齊發聲響震一邑
張尚書經奉命剿倭無功爲趙文華劾奏未報張
從吾郡出城城門放炮炮碎飛鐵殺其輿人張
竟罹伏鎖之禍

嘉靖癸丑倭奴內犯吾郡久不聞鼓樂聲矣忽南
城內一小戶成婚偶用鼓吹按院命卽擒解時
吳郡憲悟齋公爲郡司理稟曰留此一些還像
太平光景得免捕
上海沈孝廉某擢國子學正夢一囚婦再拜曰妾
名迎春以冤入獄乞公釋之已而丁憂補任夢
如初陞汝寧三府公宴畢太守謂沈曰適有婦
人迎春犯事君初政試一鞫之沈愕然道其故

遂白婦寃計沈夢時婦尚未獲罪也

董幼海爲家奴所衊郡大夫捕諸奴鞫問無不承服內一奴騃甚府公問額上一斧是汝用手否奴叩頭曰腰間是小人用手額上怎敢

馮萬峰老僕名陳榮祖遺栗木麵杖歷四世矣偶欲洗淨方置河中竟冉冉而去狀如遊龍急撈之無蹤矣陳曰失杖前二夕曾覺杖在壁間跳動

馮南江爲諸生時貧至徹骨友人憐之薦之朱尚書旅溪公謂一徃謁當得米數斛可以少濟公隨徃見據上坐不少遜尚書不懌無斗粟之贈友人誚云何不降氣乃自苦若此公曰吾豈以活秀才換彼死尚書邪未幾登第拜侍御以直諫顯

隆慶三年盛重之之母有心疾痛不可忍重之徬徨無計夢神云鷺血可療方夜半無從得鷺自念鷺者我也於是引刀割左臂血瀝酒進母俄而臠肉作羹復啜之病尋愈後萬曆二十一年沈應正亦割股救母人共賢之

舊青浦地方一土阜相傳陸平原墓萬曆初墓上時見一金蛇後被人發其墓得金簡一狹而短金蛇見形豈爲此耶陸有身無首以白金補成墓中銀器甚富衆競取之後聞之官各抵罪而黃白亦費盡矣

徐文貞爲首揆世廟賜佛一尊着馳驛送歸時文貞弟鴻臚翠微欲歸乃啟文貞卽遣送佛比至家用金字大牌書欽賜馳驛四字樹堂中

宣德間西門外一民家偶蓄一桃既熟巨如甌以饋隣家杜母母曰一樹止生一桃又特巨不可食也却不受民持歸共食之全家死後掘桃有巨蛇斗許盤踞樹下杜母眞智婦矣

丐者張三郎莫知其所自始善泅水伏水中能月

餘不食又躡捷不懼死嘉靖甲寅倭亂張應募方太守雙江公令爲哨探數泗水入賊巢得眞耗且時斬倭首以獻有銀牌犒金之錫俱不受請歸府庫犒以酒肉則受賊平論功應世襲百戸郡縣加以章服妻以妓女却之惟願乞食夜則臥嶽廟中嬉嬉無憂色後方開府江南訪張得之金剛足下召令領犒金仍笑不受與酒肉則忻然謝而去

卜者張甲居北城濠術甚驗倭亂時隣人俱入城避張卜之云賊必不到此妻孥促之不爲動既而賊突至西城去其居僅里許妻孥哭聲動地張乃倉皇登舟舟小人衆全家覆溺張死賊從泖湖去張所居竟不至

嘉靖癸丑倭初至海上屯下沙鎮止三八六人最稱梟捷操院察公可泉招僧兵百餘人其首號月空次號自然傍賊結營一賊舞雙刀而來月空坐不動將至身忽躍起從賊頂過以鐵棍擊碎賊首於是諸賊氣阻後賊埋伏草房中縛入妻女令其夫紿僧詭指他路賊追至殺數僧僧遂去

嘉靖甲寅倭逼郡城南門外有登山王橋最高一倭取板門蔽身登橋以覘城中時郡博韓公善射立女墻流矢穿門貫骨倭墮河而死韓薦陞通府

佘山宣妙寺佛像極精僧云昔有工來自江右塑諸像經歲方畢諸刹罕儷後病僧欲延醫治之工曰我想像憶度巳盡吾神今此軀殼安能再生竟死

吳俗信鬼人病不服藥聽巫賽神費出不貲雖至破家甘心無悔正德末年路公迎來守松乃赫然下令捕其渠魁得若干人悉寘之法餘悉竄出境由是諸巫日夕咀咒公後公以美擢去始

哉
高新鄭當國與徐文貞有隙時張按院蔡兵尊承
望風旨思甘心徐氏凡賣過田產准許回贖或
加價波及闔郡刁訟成風夜臥不得貼席民謠
云種肥田不若告瘦狀時事可知
徐文貞林居遭難鄉民或踵門呼名罵詈公曰傎
弗校譬如犬嚙人人豈可嚙犬耶因口占一絕
云昔年天子每稱卿今日頑君罵姓名呼馬呼

牛俱是幻黃花白酒且陶情
徐文貞家居高中玄倚舊怨文貞不免驚畏忽夢
一虎嚙其左臂文貞紓拳擊之虎遁甦醒而自
喜知其終不能為害也不半載中玄見逐
徐文貞居林下有邑令來謁誇曰晚生做了二十
餘年舉人世事也都學得些徐曰老夫做了五
十餘年進士一些世事也不曾學得令大慚
嘉靖己丑七月吾郡飛蝗蔽天幸颶風大作驅蝗

入海遺種在地得水即化為蟹食稻有司奏為
蟹災
上海庠友顧某嘉靖壬午赴試泊舟唐家墳霏雨
中見有女子極娉婷掠其舟而西顧凝眸久女
亦回顧顧叩其何往曰將訪外大母少選當至
晚果來顧留宿衣盡解獨留左襦未明去曰幸
相訪於陸花冠家後訪陸見一畫像則其女也
因病左足瘋殤夫家悔姻櫝死唐家墳側則其

外大母塋顧聞之大駭
朱道人松法名德安唐行鎮人也嘉靖甲寅年五
十二已有二子二女矣始茹素念佛不解文字
語言樸野曾於五臺山遇師得審語即不問生
事佘山宣妙寺僧無塵留居寺中癸亥正月八
日忽覩大光明中有二童來迎因與衆約六月
六日午時我將坐化至初三日即不食初五日
就池浴浴竟趺坐厥明僧俗聚觀者約二千人

乃令舁龕至山頂整衣登山迅速如飛向龕拜
者三北向拜天者三東西向拜大衆者三乃入
龕至午刻無塵爇香一握入龕火起道人東西
舉手作辭衆狀須臾火熾燎及鬚髮猶摩面合
掌端坐而逝

萬曆三十六年郡大水民幾為魚矣賴撫臺周公
懐魯請賑請捐得免溝中之瘠至今讀其疏令
人酸鼻眞仁人之言也通郡士民作詩文頌之

彙為帙名大東輿頌

龔方川為刑科右奉旨勘問伊藩事其至戚受賄
公不知也素慈仁加刑諸幼聞其悲號不覺墮
淚大起物議左遷

張宗伯天駿居東門外三里橋郡公訪之時巳及
午矣公曰寒家離城遠親友至者必留午飯然
止肉腐而巳老公祖下顧須宰一鷄幸弗訝其
菲郡公欣然飽去世兩高之

沈清婦吳氏與隣媼何氏善何密寄百金於吳曰
卽吾子弗聞也後何遷去夫婦相繼死久無音
信吳病革徧覔何不得得其子乃出囊金與之
曰此若母所寄今歸若我目瞑矣其子拜謝而
去

朱旅溪應對敏捷在比部時太平府一同年謔之
曰狀如松江之鱸卽應之曰寧作太平之犬

楊宰雲樓公最疾上舍貲郎充役者必追正身大

半被撻至於酒食賸餘分犒諸公尤覺難堪顧
清宇嘗曰人之所以為人藉有此孝弟忠信禮
義廉恥娼家八者全無故曰亾八吾輩不敢棄
去孝弟忠信至於禮義廉恥則澌滅盡矣自命
曰亾四

朱太尊泰菴居官清正不屑趨炎時董幼海建言
謫戍家居公時加候問而徐文貞秉國家奴有
犯必懲文貞欲黜之久矣會大計幼海適起為

考功王事時太宰將以不謹處朱公幼海大言曰柰何欲黜良守太宰曰此貴鄉徐老先生意公自與講解幼海曰姑少待某即往矣隨謁文貞具道朱公當留文貞曰此公有何好處幼海曰無論其他即其加厚門生不畏老師足知其品矣文貞不得已曰此貴衙門事請自裁處幼海復太宰朱遂留用

典客李公中條講學武林偶宿湖墅一門生家夢

一卒持帖到門云晏爺相訪中條出接見公黑面多髯衣冠偉然交拜而別及起則湖墅諸公相率懇中條作晏公廟碑始大異之文完亟往拜廟去寓所僅數百武耳

張東海作假髻篇諷刺時事當路銜之出守南安不得調而終邵二泉作輓詩曰張公不作南安守只說文章止潤身滿路棠陰棺蓋後邑公人是愛公人

萬曆十五年正月十四日木冰是日寒甚雨滴樹上即凝為冰愈滴愈凝長約寸許風動樹錚錚有聲兩日始消明年大水

嘉靖十二年六月中旬魍魎地方白日起蛟禾苗蕩盡又嘉靖四十年五月十四日佘山前一起九蛟水湧丈餘平地成河又萬曆二十五年五月廿八日鍾賈山蛟起崩西南一角又萬曆三十六年五月十七日鳳凰山蛟起張東海墓前

倏忽成潭

萬曆丁未正月迎春之日不知何故訛傳是日大盜入城刼庫郡邑前擺列兵器下舂即閉城門究竟無事成化甲辰夏秋間訛言有物入人家遭之者如寐魘或能傷人咸鳴金擊柝驚守達曙嘉靖戊午八月亦如之訛言狐精將至鄉市皆徹夜鳴鉦又嚴貯水有物過處競以水灑之一着水即倒視之皆剪紙人也踰月始息

正德庚午九月民間訛言大兵將到居民出走城
中幾空至晦日又云兵已至矣婦女有入井死
者十餘日始定萬曆丁亥東土訛言倭至海岸
男女無不鼠竄入城葉謝渡口四十餘人共一
舟舟小人衆至中流覆沒無一生者

萬曆乙亥四月朔日未刻日食既星斗滿天蛙聲
大作閭閻中卽有乘搶奪者各家門戶俱閉

倭入寇時城東房屋焚燒幾盡至張氏三節坊倭

亦舉火內一倭搖手曰好人家也勿火乃知人
誠爲善醜夷尙然感化況同類乎

成化丙午八月十二正午天宇澄霽適空中篤一
小舟墜城西董質軒樓上觀者塞道覘之乃芰
草所結時質軒已病曰此船來載我耶尋卒

何祠部良傅娶宋氏爲諸生時病篤語宋曰吾已
矣若善事後入宋號泣卽自盡而公病竟愈公
感其意終身不復娶

嘉靖間昇平日久武備甚弛三十一年夏有倭船
飄至寶山人不滿百皆飢困吳淞所巡邏百戶
馮舉與隊長屈倫率所部欲擒之僅殺一人墮
水賊衆持刀奮鬬二人并巡江百戶宋元爵俱
被殺賊據上海民家楊氏數日遁去賊知沿海
無備遂大舉入寇

上海從無城嘉靖三十二年極受倭焚刼之慘邑
里爲墟郡守方公雙江始議築城數月間幸賊

不至城遂成

嘉靖三十三年賊首陳義詐投盧叅將帳下得入
上海城期爲內應會邑人徐某曾被擄義令其
播癢見義左股有一大黑痣後逃歸遇義在酒
肆飲酒亟報官擒之驗其左股果有痣卽就戮
餘黨皆遁

嘉靖乙卯三月我兵與倭戰於浦東陸家園不利
倭酋有衣紅乘白馬者持雙刀衝擊我兵陳瑞

挺身獨鬪竟斬之瑞口衖所斬首截浦而泗賊懼乃退

癸丑倭亂時范中方尙居泗涇聞賊至急携家眷行至陳方橋暫住一大家明日有人來報賊果至泗上中方曰吾本泗上宦家賊必問所往安知其不來襲我也明須急行以避之遂連夜西行後知是夜賊果至陳方劫掠而去

董瀬川避倭全家住舟中覘賊所向以爲趨避一

日泊城西吕港涇抵暮心動卽令放舟而南十餘里明日傳言賊焚刦西門外諸大家夜半酣臥陸家墳内去董泊舟之所僅數百武耳

倭亂時郡理悟齋吳公守西南城雨久城裂勢甚岌岌公盡撤官兵僅以箭手數千人與賊相持開府周公石厓驚曰兵何寡耶吳曰賊見我兵衆將盛爲之備寡則疑疑且退矣已而賊果遁去

嘉靖三十三年六月十三日倭至南倉埸焚燒所造海船煙焰蔽天勢將臨城東門外人擁萬計求入城不得哭聲震天時司理吳公悞齋大啟門納之或有危之者公曰吾寧以一官博幾萬生靈也

嘉靖丙辰五月初一日賊圍上海積十七日內外援絶賊作長梯置兩輪於下乘四鼓時守者多倦寢賊百餘人匍匐渡濠舁梯倚城牆一賊躋

級將登適城夫楊鈿躍起登女牆吶喊賊從下以鎗戳之鈿墜梯上賊亦墜於是城上砲石如雨賊退而涉濠會潮大至賊溺死濠中者六十七人皆披重鎧持利器頭大於斗口圓而小色黝黑知爲眞倭其精鋭盡於此

倭入寇時總臣張公有親兵取人一綠郡司理吳公悟齋鞭之數十張怒讓吳吳不爲動徐對曰公用兵以安民也忍庇兵殃民乎張愧而止

孫省祭名鎧莒州人習騎射負氣不羈商吳越間

嘉靖甲寅倭亂吾郡廣募勇士孫倡義而來願戮力殲寇及輸已貲助軍餉郡侯方公雙江壯之參政翁公見海試之藝𪧐張超乘趫捷無倫所佩雙刀衆莫持舉會兵憲任公爲賊所窘謀者告急翁公即以孫往孫望見疾呼馳冒賊圍脫任於難不無輕敵心亾何賊黨西渡泖湖孫突出賊後逆戰竟日矢盡弦絶後援不至還至

石湖橋遇伏被刺死時年三十四

瓦氏者女師也調至松娩身纔四日聞夫與倭戰被圍曰必須親往乃握雙刀乘馬殺入重圍翼夫而出已而回首夫又被截復轉鬬竟救夫歸

倭亂時撫按令傍海居民各自團兵禦敵獨十五保盛太學紫亭一枝號盛家兵最稱無敵有家奴盛廉者果敢善戰又有所募卒名邵搭辣胡每飲酒傾一尊即赴敵嘗滚入倭營中殺三酋而歸紫亭積功至世襲百戶顧改文階乃爲青州三府九年陞提舉

倭亂時南滙所城中有李三兒者驍勇善戰共殺十餘倭倭亦必欲殺之然三兒恃勇輕敵一日立城之睥睨大叫曰李三兒在此敢來戰否於是倭奴取鳥嘴銃七把一時同發三兒被傷死次日覔貌類三兒者仍立睥睨叫喊倭畏若不聞矣其姪震瀛公時方十六歲具呈尙代廵仰

山公爲三兒乞恩倘奇之試文一首甚稱賞送入衛庠後登科甲

徐長谷云倭刀犀利可制者惟大片毛竹拒打其刀必折此朱倭制馭徐倭之說也逃告儕倭者

雲間雜誌卷上終

雲間雜誌卷中

明華亭撰　人闕

平湖陸　烜訂

徐長谷善觀天文嘉靖癸丑倭亂六月初三日之初昏南天赤氣布滿辰方忽見蚩尤旗長谷次日作書達方郡守云蚩尤之下天罡壬之理當大戰南滙嘴正當郡東南隅若韓公果是日合戰必勝蓋今之癸丑歲星在辰歲之所在戰伐

必克昨爲戊子日戊爲我子爲彼赤氣生戊土而辰拘子水此戰賊必破敗是日酉時報至果戰勝賊盡散去如長谷言

陳汝同景泰初爲翰學閩人梁編脩諲語家人曰交遊中惟松江陳汝同心地好且有家法吾今病已甚孤子女可托也陳敬諾及諲卒陳經紀其家事無不曲盡嫁其女得松人黃瑜後忝閩政竟以梁之喪歸其鄉

南滙所一人擄於倭二十年贖身娶婦遇便舟挾婦歸前妻尙在伉儷復合因棄倭婦行乞於途倭婦無他能惟造酒一日夜卽可飲人鄙其丐不傳其法

徐南湖爻病瘍甚劇公徒跣風露中覔醫藥不得向天大泣夢神語曰八角井有金絲草可爲膏治之得之果立愈

西僧利瑪竇作自鳴鐘以銅爲之一日十二時凡

十二次鳴子時一聲丑時二聲至亥則其聲十二利師同事之人郭仰鳳住上海時上海人倣其式亦能爲之第彼所製高廣不過寸許此則大於斗矣

沈昕峰云董環亭之僕某棄家爲僧結小菴焚誦夜有物如獸而醜口大於箕向僧而坐至第三夜僧乃燒炭盈盆俟其至傾炭於口忽然不見旦日蹤跡之乃大栁樹一株離菴里許樹有一

竅甚巨炭在其中斫之流血怪絕

曹定菴未卒之前一日書於几席間云明日午時天地晦冥風雷震撼此時我將逝矣子孫以爲先生好怪至期天地晦冥果如先生言先生乃肅衣冠焚香拜天地祖宗畢端坐瞑目而逝時年九十

侯公端金山衛世襲指揮以膂力聞府治石狻猊以腕挈之行數步仍置故處嘗騎馬過柵門手

抱橫木以兩股挾馬懸掛人皆駭異南滙地方有虎公格殺之烽堠下後人呼其地爲侯公殺虎墩

周文襄公巡撫江南巨璫王振當國慮其異己也時振作新第公豫令人度其齋閣使吾松作氈毯遺之覆地不失尺寸振極喜稱其才公在江南凡上利便事振悉從中贊之

海狗腎近來以爲至寶宦青登萊者求之不可得眞者價值六十金萬歷癸丑四月吾松南滙所海中網得一狗漁人不知其高價也烹而食之

鑷工張姓者其妻爲五神迷惑夫每出必向床祈禱往何方得利稽之於筶不爽毫髮然每日所得銀不過五六分耳妻告神曰胡不多與以滿其欲神曰不可此人福薄多則禍至矣

陳樂雲之妻黑瘦無比亦爲五神所迷每臥三四日不起備言神之夫人甚妬妾五六人如陳妻

之輩又十餘人不過奔走給使令而已神廟中亦治紡織夫人方命陳妻執爨隨命其彈花陳頗難之夫人大怒令神責陳二十五板永不許差用陳醒時疼甚喜曰雖病神必不至矣居數日起

嘉靖間吾郡大旱報荒石首方公爲華令槩縣牵作五分或曰趙甲全熟錢乙全荒奈何公曰此熟彼荒卽一戸之產莫悉也設有低昂其弊滋

甚雖監司屢駁堅執不移卽無報荒造冊之費亦無往來踏勘之煩後糧白各減半萬姓懽呼時三十六保畝書金姓輩受賄無算悉以還民據一畝且然他畝可知矣此眞善政

胥塘周氏女名喜姑嘗救活二雛燕於蛇螫明年女卒燕來哀鳴家人告以墓所卽飛往哀鳴而去

雁橋莊有桂二株徑踰五尺崇鬱壯茂數百年物

也嘉靖癸巳秋忽爛花皆五瓣人共異之

本一禪院山門木檻紅色不知何木歷幾百年不損假令金石久之亦有磨滅此檻竟不可曉

沈學士度從戍滇南滇有日者談命奇中沈以巳造試之日者驚曰是當顯貴歷官清要沈笑謝之所書命館字不佳乃作二大字易之都督畢能鎭滇偶見之詢知爲沈筆因延爲弟子師未幾入朝命沈偕行館於南楊學士家時上博求善書者南楊以沈薦召見試書稱旨授翰林典籍寵眷日隆令凡詔勅俱效沈體累官翰林學士沈云臣有弟粲其書勝臣遂亦被徵粲官至大理少卿世稱二沈學士孫藻玄孫世隆俱以能書授秩古來以書際遇無如沈氏

潘衡齋爲御史日得一古玉印螭紐血斑文皆柳葉莫能辨識後示博古者辨爲雪堂二字且曰必蘇長公物歲餘歷黃州守登雪堂瞿然有感因出玉印示僚友且叙事之前定就印文摹而

大之以顏其堂

陳效參善鼓琴少時遇江右人鄒仰竹者至其家學琴留三月餘鄒無行李止小皮箱一舉之輕甚每缺用則取水銀一二兩盛於小罐火方熾出藥一粒投之水銀旋死煎之則成紋銀矣其藥碧色重四分八釐煉過百金其藥仍在且不損絲毫後有一孝廉欲傳其法鄒不肯竟遁去

效參啟其皮箱視之中有大士前小鞋十餘隻皆不成對者不知此物何用亦不知此人何人也

郡西有胡文明者按古式製彝鼎尊卣之類極精價亦甚高誓不傳他姓時禮帖稱胡爐後亦珍之

吾松紫檀器皿向偶有之孫雪居始倣古式刻爲柸斝尊彝商以金銀絲係之以銘極古雅人爭

效之

相子先華亭人善奕太祖召至京師與鄞人婁德達偕入見上命二人較藝子先自謂天下無敵手視德達蔑如也上顧中官取一紙置局下子先不測上意竟不經心德達聯勝啟視乃給冠帶告身也子先竟不得快快歸劉誠意作文送之他日榜於門曰天下棋師有野僧來較僧實高而佯北以誘之明旦大集友人子先連敗遂輟其榜

張莊簡公見風俗奢侈揭屏間以示人曰客至留飯儉約適情肴隨有而設酒隨量而傾雖新親不擡飯大賓不宰牲匪直戒奢侈而可久亦將免煩勞以安生又張南山尚書歸榮家訓云爲吾後人者生子雖多不可不教生女雖多不可不舉娶婦必德門不必富貴嫁女僅給衣奩不必過豐疾病必迎醫弗事禱禳喪禮必依禮弗

用僧道凡故舊不可忽遺勢要不可趨附甚至貧乏不能存寧爲餓夫毋爲奴輩常處人後毋入公門常受鞭罰此皆羞祖辱身之事不可不念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立身之根本成家之要務子子孫孫世世守之勉之近來松俗違二公之戒多矣不可不家寫一通以自警

萬曆丁未四月龍盤李塔滙浮屠雲霧迷漫但見其頂食頃乃散塔上闌干俱有龍爪蹟人鄙見

之

靈哥者山東濟寧州猴也自言汴宋時純陽先生賜丹一粒吞之得飛行變幻之術金元時往來兖濟間談禍福甚驗至明朝尤神正統間吾郡張公璞爲濟寧學正相與交密時時詣學舍酣飲或八形琴奕深目多鬚着撲頭襴鞹曰此宋士人服也數携珍果相餉一日懷中出柑橘曰吾從洞庭山得之他日張之幼子請見不許曰

是兒無良心張懇之乃夜召其子出一見遽舒手胗其臂怒而去曰吾謂其設心不良果然其子益摩得其猴毛也由是交絕

正統中錢學士溥憲副博兄弟素不相能兄嘗題竹云種竹不須多多則令人俗蕭蕭三兩竿清氣自然足弟和之曰誰云種竹兩三竿冷落蕭疎不耐看直須種竹三萬頃搖動一天星斗寒相激如此

相傳長卿爲由拳沉縣每天色晴朗則見甃砌石堦萬曆元年築青浦城苦於無石父老言之邑侯石公岱宇泗水採之果得巨石無數

錢傳巖艮輔嘉靖辛酉已有聲邑庠夢一鯉魚腮上插杏花一枝昇天而去自負頗不小竟下第至萬曆壬午歸德沈公鯉主試南都方中式計夢時尚在二十二年前也

隆慶三年七月十四之夜松邊海地面風潮大作

殭屍從潮滚入城市婦女棲止樓閣水一蕩漾閤亦旋傾斜得免者

隆慶三年訛傳京中點繡女一時男女盡皆配合不論長幼良賤有垂髫即笄者有乳臭爲夫者孀婦亦皆再醮禮入樂工晝夜不息肴菜之價騰湧月餘方息後因婚娶不倫往往成訟已無及矣

郡守趙公豫每見訟者非急事則諭之曰明日來

始皆笑之時有松江太守明日來之謠不知訟者乘一時之忿經宿氣平或衆爲解紛因而息者多矣比之鉤鉅致人而自爲名者所存何啻霄壤

上海陳村趙二欲殺異母弟縛樹上杖數百不死更擬大杖時值晴朗忽迅雷一聲趙仆地死弟獲生

郡南門外捕魚者某攜網至黃浦邊大雨急歸至

中途避雨柳樹下雷電交作眼前逼明如火其人驚伏在地頃之雨歇見所持漁竿皆成寸叚豎泥濘中裂網作方塊覆竹上大小無二

徐文貞當國按院陳公文峰建青宮太師坊上扁之日按君率屬北向行四拜禮獨太尊堯山臧公挺然獨立按君問曰府官何以不拜對曰此特相公空銜耳且逼衢拜跪亦不雅觀按君嘿然

米價之高嘉靖甲辰乙巳旱災每石一兩五錢萬曆丁亥水災次年每石一兩六錢麥每石銀一兩人啗糟糠繼以草根木葉若棉花價每觔賣至六分則惟萬曆壬子歲也

華亭小民周應文以父患心疾醫禱無效乃齋告大士一日忽剖開胸五六寸深三寸思欲取心赴普陀以獻乃入海不溺飄流二十餘里至柘林鎮坐石自如不覺痛楚千戶胡某先因母病

乞藥大士得方憐而與之歸以奉父父病隨愈孝子之天神共佑固如此

七寶鎮徐永齡名壽少負意氣人多中傷之正德間一按院過七寶鎮卽於鎮上擒壽將置之法已而過石橋十餘處橋上俱鐫里人徐壽建按院閱竟歎曰此義士也立釋之後其孫三重督孫禎稷皆舉進士亦善人之報云

顧謙齋七十外分析家產命諸子日供錢百文頁

懸書室徐文貞與豫齋少同學壯同官老同林下嘗訪豫齋曰十飯公猶可備今日一談何如豫齋指壁間錢曰若留公飯須費千錢是使吾無十日之資矣文貞只得辭去後文貞薨豫齋往弔不哭第曰公去我隨來矣前輩何等率直

姚龍石作家山用五十金買得王峰甚鉅甚玲瓏載至門首似此石跳躍舟覆竭力舁之終不能起

郡西東塔衖居民陸姓萬曆壬子出海商販同舟者一百二十八人至第三日風駛舟撼山麓衆欲登山見牛大於象異獸滿目有噬人之意不敢登而舟中水大至矣溺死大半餘者各憑竹木聽其飄蕩賴東南風八日夜飄至定海者八人進見海岸矣岸上疑倭奴浮水而至箭銃俱發又斃六人其二人則被生擒訊知爲中國人解道驗無他故放歸陸其一也

本一禪院所藏花利佛以圓錫匣盛之匣近如盂內雕成一山圓如其匣用檀香刻成三世佛觀音文殊普賢彌勒地藏觀音兩旁有善財龍女十八羅漢大不踰兩黍而耳目手足鬚髮畢具眞鬼工也

倪新溪母陶氏哭子喪明已十一年忽一人踵門曰吾能療瞽時其孫上成均宗黨會餞具在其人曰諸君但少留此覩之發囊出鍼鍼目兩眦目頓能見物撫其孫頂曰吾久不覩汝今成人

矣新溪德之手百金謝其人不受而去衆以爲神

上海秦曬江家有桃一株質幹並萃委棄籬落間已二紀將爲爨下薪矣嘉靖己未春其子鳳樓公會試此桃忽然再榮榮且花花且盛賓客共賞而泥金之報適至

陸文定尊公志梅翁飲酒無算每歎無對飲者左

右進曰有一甆桶者量頗高然安敢對飲翁曰弟呼之來至則先傾酒二鐔於缸內各執大碗彼此共酌須臾而盡次又傾二鐔將罄其人忽曰願得些少醎菜翁喜曰此求救兵者彼必負矣未幾復盡再傾二鐔不及竟而其人巳醉翁竟醒然

鄉父老有陸璿者嘗言周文襄公爲侍郎巡撫十九年爲尙書巡撫又二年百姓不知有凶荒朝

廷不知有缺乏或問其故曰當時濟農倉米常數十萬一遇水旱便奏聞免糧奏上悉准所免之數卽以濟農倉米補完俟豐年仍足前數所以民不知有凶荒朝廷不知有缺乏也

成化戊戌濟農倉積米諸廒皆滿尙餘七萬石寄積於水次西倉時顧東江之父可閒公以老人選差監守自戊戌至丁未凡十年始得放完蓋其所積旣多挨陳放支次第不及故也當時米粟之多如此故水旱不虞未聞空乏有如今日者安得起周文襄於地下與之講有備無患哉

伍尙書文定公嘉靖甲申以操江蒞松有昔推常郡此盤粮米粟陳陳盈四億之句詩雖不工而當時儲蓄之富可徵也按伍公推郡時當是弘治末猶有四十萬之積況周文襄時耶今則絕無濟農之倉虛設矣爲之一慨

弘治庚戌會試王考徐文定公夢人餽一大錢又

夢人餽黃牡丹三本時錢鶴灘有聲場屋王守溪曰大錢之兆其在福乎獨牡丹之說未得楊介夫曰此亦福之兆不聞洛陽相君忠孝家可憐亦進姚黃花爲錢惟演故事乎斯人也高科必矣而非端士是科會試皆第一而不克終

硯耕餘録云採花涇顧宅於萬曆壬寅三月初五日聞庭前草中有聲嘖嘖不止隨掘之得一草

長尺餘具人形手足頭面與人無二且有陽道掘起時尚能作聲即以刀截其頭出淡紅水而聲亦息矣

景泰間選內侍九人於文華門廡讀書習字欲取翰林二人教之時太監王恍舒艮以嘗從錢原溥學示之意錢不悟曰萬千好處不肯玉成我何又以此見屬王舒乃傳命內閣推舉倪呂二公不踰月俱陞侍講學士時被顧問賞賚優渥

錢始大悔

張雙鶴六十餘再娶楊氏初婚時楊語女儐曰阿翁何得常至閨中女儐曰此若夫也楊大哭後生子一郎大綸不十年楊故雙鶴殯之事之不可知如此

萬曆中歲飢人情恟恟一當事者令人撰告示禁約俱不稱意乃取一白牌大書八字曰飢民必救亂民必斬

古云詩有別才吾鄉馮子潛不曾讀四書詩儘佳有集行世又一友少讀書至雍也第六即棄去後作詩亦有奇句古語當亦有據

金澤寺側有業販者嘗遊寺中見一羅漢背有一孔手探之得金字金剛經一卷持至吳門識者曰此子昂眞跡也即以二十金買之販者乃悉破羅漢背而取之遂成富室

莫廷韓得一古琴梅花斷紋聲極洪亮後廷韓臥

病忽一日此琴七弦俱絕尋不起

文無害唐思橋華亭十二保人也屋後有一樹樹下有五神廟唐之僕婦爲神所魅唐惡之伐其樹爲梁而令僕婦他徙未幾唐難經死正懸此梁而僕婦竟失去一乳失時無血亦無疼痛後婦亦無恙

洙涇鎭趙縠捕盜之魁也嘉靖壬戌南都刼盜分行捕之不得乃檄縠往至留都十日都無影響

偶於通濟門見一瞽目推命者曰是可疑也郎令人肩一木向瞽者撞之瞽者回面而避穀曰是矣郎尾其後出通濟門七八里至一小房入門穀撫其背曰特來尋汝瞽者曰吾知之矣得非松江趙君耶兩目忽開出酒脯相欵曰君宜速還至來月晦日到宅奉候并有小盡穀見其言詞慷慨侍者三四俱精悍遂許之尋歸至晦日掃戶以待竟不至又旬日穀復抵白下詰其

負約之故瞽者笑曰前月晦日君何睡之熟也薄儀已置君床頭矣穀亟歸視之見大銀二錠匕首一把在枕下不覺流汗浹背從此不敢至南都

宋徽宗內庫所藏玉杯三其一名教子昇天內外光潤絕無纖埃杯口三面聳出螭頭如生眞神物也二名八面威風三則單螭作把外多花紋甚細瑩白甚於教子而神稍遜其一其三向在朱尚書旋溪家孫少愚文巖分得之文巖不能守以教子杯典吳門三百金已而從兄司成文石公以原銀贖歸而單螭杯在少愚處者後亦歸司成矣司成捐館無子立弟太學文泉子爲嗣而諸寶玉器則司成夫人平湖陸氏謹司之萬曆壬午秋陸氏卒陸宗族無不垂涎其業乃訟太學於浙平湖劉令逮置圜扉衆瓜分其有時陸有顯者曰兩玉杯至太學生還矣於是亟

取獻之杯到之夕太學之室胡氏忿然曰太學之禍此爲祟耳挽杯欲擲之地左右失色請曰如太學何朝曰且休矣猶當辱之乃出錢二十五文沽平湖薄酒一尊斟玉杯中遍賜廝養臧獲明日上獻下午出太學於獄又明日張筵欵太學歡飲而歸後詠白公成進士具疏辨寃取原杯以還立碎之

近來中國人都從海外商販至呂宋地方獲利不

貰松人亦往往從之萬曆三十七年焦愼君偕一僕商於彼歸而渡海爲六月十八日舵壞風飄至鬼山山不甚高長可百里有廟在上中多白骨廟內外白鏹遍地不幸舟過其下即爲亂石所破有死而已於是有力者剖海舟裂綿編筏作歸計焦亦令僕佐之編訖僕舉身跳筏曰官人不得相顧矣焦號泣呼之不應不意筏輕浪大進見諸人盡溺而僕亦飽魚腹矣所存惟

貯水一器頗巨焦以三木架其三面而與同事者三人共坐其中解裙爲帆時二十四日也日啖生米少許幸風駛三日夜見漁舟疾呼救命出大銀錢二贈之漁人舁至舟知爲閩地月餘抵家假令當時偕僕登筏又安得獨生哉乃知天意有在

上海北橋甁山道院舊有井逼院門東萬曆甲申秋夜雷雨大作忽移至河邊石甃如故離舊址五尺餘矣里人報知邑侯許公親往驗之歷交定命建亭其上董太史名天移井唐宗伯爲碑文

孫文簡所居之左爲太淸道院當路欲舉其地畀公公曰此童時所釣遊也其羽流亦舊所交與吾旣不能營葺忍奪之乎又一葬地與公第密邇公欒歸其人欲徙去公不許乃築墻以障之只此二事何等忠厚其子雪居竟無後天道殊

不可曉

王季常萬曆壬子科場畢在聚寶門內忽遇其父罟菴公言家事甚悉且云汝今年第二篇不得意不中矣忽不見後揭榜季常果下第然無他異

千山圓智寺有磚塔歲久將傾因重建拆開內有舍利子數粒如雨花臺小石子甆匣盛之又一銅觀音古錢斗許其金字經一卷見風即化

嘉靖癸丑魑魅鎮一婦忽生鬚時縣差以事攝其夫不得從壁間窺之以爲男也遂攜至邑觀者如市

萬曆辛卯六月初四日西湖道院內小方池水忽作五色紋頃刻變幻至初八日方止觀者如堵

杜韋者名娼也與范孝廉允謙一見語合情如膠漆孝廉故瘠弱病且淹淹矣伯中方公患之訟於官冀得杜絕孝廉囚服公庭言詞酸楚度不

能久畱乃借之燕中未幾卒杜扶柩歸且且渡江是夕沐浴衣孝廉所製衣凡孝廉所悅詞曲數闋一一向柩前歌之又將孝廉所作詩朗吟數首天將曙矣命酒致奠哀不自勝乃啟蓬䆫躍入江中而死

嘉靖乙未西門外楊氏造小房築短墻於外忽照見松江城影宮室人畜市井貿易歷歷可見近地尤爲纖悉一時喧傳郡邑官長皆來覘楊氏懼以墨塗之或承紙其上復見究不知爲何故

張家宅地方一婦爲五神所迷來時服飾甚麗必攜酒榼黃白之器盈案其婦侍酒常畱一老嫗作伴神云此嫗餓矣可與之食令此婦攜去嫗臥目見銀鍾內菓甚富第不能起食耳飲畢五神畱其一與婦同宿率以爲常

西門外染坊內一人與某妓情厚欲娶無貲時時對泣時西郊演神劇二人移舟往觀旋登馮氏

西臺泣不自已各解足紈緊纏其身共躍急流而死

松俗婚禮必用花髻以紙爲之價之多者至二三金又新婦到門禮人斬蕉徐文貞云國初念小民不能備鳳冠命以紙代今旣有金銀冠矣安用此爲至於新婦到門正要吉利乃將蕉一刀兩斷殊屬不祥故此二事文貞家獨不用

倭據新場殺人無數一人被傷太重夜半方甦聞

人云此人合在清淨處者乃挨至家中不意明日倭復至此人急走過橋倭已對面遂跳入水倭用刀殺死乃知淸淨處卽水也

彭魯溪袁與山祉友也與山子太冲公年甫八歲常侍側自稱小相公彭因試對曰願爲小相太冲答云竊比老彭彭又令其背書見書腦裂碎云書腦經年櫱落爲伍風霜太冲郎云燈心微夜開花因何雨露彭大稱賞以女字之後翁婿

同登嘉靖甲辰進士

曹定菴家居有人到門大罵家人稟知公曰知他罵何人後呼名大罵家人稟曰今呼名矣公曰世豈無同名姓者閉戶可也不三日罵者竟死公語家人曰使前日一與較今日生多少口舌矣

倭亂後夜聞鬼泣雖衆喧鬧泣自若也第云倭子來矣便寂然

徐文貞甫一歲其父攜之任山路險峻舁夫失足文貞墜深谷中舉家痛哭幸依桂樹枝從容得不死衆抱起時文貞正熟睡也廿年相業豈無神護

徐裕湖偕陳敎參數輩往海鹽塘看日出時方五更諸公列坐塘上仰見一龍從南來作黃金色首尾鱗甲纖悉可覩食頃始滅

某姓遷葬其母歲久棺木已朽僅存枯骨一奴面

而嬉笑歸卽發狂云我赤身在此汝何得笑我叫號終夕死

鄉間一大姓有子方週歲値熱天遍身疼痛啼哭不休延請諸醫束手無策王起雲後至云能以十金酬我一刻卽愈主人唯唯乃濃煎甘草湯浴兒未幾兒卽睡去半日方醒已不作痛矣主人大喜出銀酬之特問小兒何病王云此乳母抱令郎納凉爲刺毛所着耳故以甘草湯浴之

若豫説明君豈肯以十金酬我哉衆大笑而別

朱同玄任華庄鎭隆慶甲申被盜未幾盜就擒追出賊書一封乃糾同夥者云適有好酒一缸無人喫得願借快馬二十匹前往華庄嘗之

顧豫齋生時其父夢尼父攜一童畀之覺而生公左足拇有一玉麟頭宛然

雲間雜誌卷中終

雲間雜誌卷下

明華亭撰　人闕

平湖陸　烜訂

馮文所云漢諸侯王皆遙受封之國今之山人皆不在山而日置足朱門亦當稱遙受山人矣

顧少參左山與一山人善出行卷相眎首作元九有懐三閣老左山云到除夕亦當懐我輩矣

近有節婦之父山人之子俱布衣也輒乘大轎拜客衣冠僕從甚都人稱爲節婦封君山人公子

上海賓山地方嘉靖癸丑民家畜一雞鼓翼長鳴作人言曰燒香看和尙一事兩勾當後倭夷進香陽山風便焚掠累歲卒破縣治

隆慶辛未冬海上來一巨魚長十餘丈濵海人競割其肉售之其肉煮之難熟且如敗絮不可食

曹定菴爲黔中分巡所過必有題咏書壁間比反則屬和殆盡詞翰俱佳訪知從行指揮某所作

後某犯罪當落職曹特釋之及歸某持千金爲報公却之曰吾惜汝才耳豈有私耶

信史載萬曆辛丑八月上海長橋南有流丐豢數猴日假扮戲爲生夜則縱入人家攘竊不意猴逸去鄉間婦女間被淫汚一婦堅拒被猴裂乳而死自是各村夜篝燈擊柝以禦之後被獵人殺死乃安

萬曆丁未九月金山衛海塘隅二虎至傷三人衛

卒逐至浙界而返相傳嘉靖壬子有二虎浮海傷人正德己巳北山有虎食人俱眞虎若成化甲辰村落訛傳有虎乃盜蒙虎皮竊豕者夜不辨遂爲虎耳

崇禎五年有虎踞於浦南沙岡後從漕涇被獲不甚傷人

神山舊名神黿伏首引尾形肖黿故名相傳是山歲出圓石以爲黿卵後人鑿其首遂不復出山之陽有道院顏曰神黿仙館相傳爲呂洞賓所書篆宗垂露筆法古雅而中欵眞神品也其跡爲太尊吳公黃洲取去今榜葢臨本

縣南夏氏欲穿井術者謂門內外數尺間皆吉疑而卜之東門陳氏覡兆訖曰異哉內外皆有井內井有寶玉氣浚時須慎之旣穿三尺許有石板其下乃鴛鴦井門內者有古窑器數百枚惜多爲淘井者所碎

馮南江論劾方公獻夫罪死其子劾齋年十四日哭長安街攀貴人輿訴之偶方公過劾齋亦攀輿泣訴方曰汝父今何在劾齋曰朝廷欲殺一諫臣而宰相不知尚謂國有人乎方默然

馮南江爲南侍御巡視上江會世廟遣內相設醮齊雲巖南江亦往行香拜畢內相以長柄香爐副之南江南江曰此守土官事也我出使官不同遂不受衆服南江一時權變之妙

永樂中吾郡大水朝廷命通政趙居任治水嘗登超果寺橋令居民揷茭蘆水田中日望青亦可也民不悟從之後皆據以起稅時有白水徵糧趙通政之謠

又萬曆十五年三十六年霪雨連旬一望皆成巨浸止蒙折粮得免加耗而正項白銀徵七緩三明後年一切追納小民何堪之

勝朝水蕩畝徵六十文以實計之爲錢三四文而

已成化三年撫臣邢宥括得業蕩畝稅米三升猶以爲重弘治末加至五升三合六勺嘉靖間則六升有奇至萬曆間增至一斗矣

章鹿苑居超果寺東隅舊爲文學王君居王之子偶出爲祟所憑自云山東某縣學增廣生倭亂時來松訪舊爲亂兵所殺游魂無所歸因嗚咽口占曰霜凝畫角鼓聲沉血滿刀頭怨氣侵晉地別來吳地死從教漂泊到如今其意欲王申文城隍廟轉牒山東一路無碍王如其言爲祭遣鬼將就道復口占謝曰銅雀空臺歌管稀孤魂漂泊久無依從今試上東山望目斷雲間一雁飛因出門仆地而醒越一日復作囈語王問鬼何故復還云感君提拔無可報德此居定得聯捷勿爲他姓得之王貧甚竟售之鹿苑甫遷入萬曆乙酉丙戌聯捷

萬曆庚戌徐金吾維岳入都將小船載米入官舫

道經洙涇萬安橋水最急處也舟覆二僕溺死撈屍不得明日得一屍乃女人無頭者二僕竟不得相傳橋下有物如鰲頭見則覆舟殞命不可不知

萬曆己酉六月上海徽商家烹一鱉內有胎胎中一小兒長二寸眉目畢具時顧無懷在潘同江家同江則徽商之居停主人也無懷親往觀之

衛玄洲家莘庄偶栽花掘土見一石皮下有荳色

瓶瓶中無他物止有一磁碟在內瓶口甚小不知此碟何以能入後瓶已碎其碟伊子涵谷猶藏之

衛橋樂作壽藏於莘庄開土得一古錢繡蝕不辨年號下有水湧出急將土掩愈掩愈湧無可爲計乃仍將錢置故處其水立止遂成壙後作昭穆穴亦有錢大者如酒杯但無水耳

萬曆戊子大旱郡西南李塔滙塔頂仰盤有一物盤旋其間狀如猴數日方去人疑爲旱魃云

沈東林云南鄉一家以耕種爲生有大樹一株遠在數百武之外樹影落其釜中歷歷可見一日送酒之田飲畢將壺掛樹枝竟忘攜歸則見釜中樹影宛然錫壺在也

龔方川嘗臥至夜分倏然而起持燈坐中堂歷喚家人分處某事某事畢則仍就寢且日問之毫不知也每歲必有四五次家人習熟殊不爲異

我松郡城園囿之勝以顧氏東園北園爲冠東名熙園大可百畝中有水一泒汪洋浩淼樓閣環之眞酷似仙山樓閣者而羅漢堂梅花東廊數百步尤玆園最勝也弟東脩則西壞令子孫難守耳北名濯錦廣不及熙園之半頗有山林之致顧君賓復建一堂可坐百客堂成未幾君賓棄世後遭闖草二園皆爲蓁莽

蔡公龍陽從筮仕司理至開府粵西歷宦三十餘年始一歸省食淡衣素無異寒儒後陞南少司馬歸見市上有賣鯧魚者偶向僕言之其子烹之以進公大怒曰此時魚價必高窮口腹若此非與我共守家業者也棄不食夫儉美德也然以少司馬之貴食一魚何過哉況甘旨之奉何忍棄之

徐氏有富僕某無子病革邀其主仰齋至臥室囑以後事仰齋見其帷幛以貂皮爲之又見一五

彩服驚視之乃中衣也而以蟒龍裁製仰齋不悅而出

倭夷入寇巡檢宋敖等三員統兵出戰俱歿於陣停喪嶽廟按臺周公觀所哭之慟曰汝三人得死所矣不知吾輩若何耳此善於激勵人心者

欅齋漫錄云雲間酒淡有作行香子詞嘲之其詞曰浙右華亭物價廉平三道會買箇三升打開餅後滑辣先馨教君霎時飲霎時醉霎時醒聽

得淵明說與劉伶這一餅約重三觔君還不信把秤來秤有一觔酒一觔水一觔餅此詞譏淡酒最工但不知何年何人所作起語浙右華亭豈尙屬嘉興路耶

倭夷焚燬西郊房屋無算冠平王者重建其瓦礫悉棄之跨塘橋外水中倏忽成堆於是馮侍御南江因而塡土衛以巨石宛然一洲矣乃建寺觀樓臺於上傍創忠貞祠祀泰伯文王周公夷齊畨侯武侯狄梁公文文山凡十人命曰迴瀾臺夏月遊人多登之

我朝草書以張東海爲最蓋其操縱闔闢無不如意且姿態橫發不襲前人畦畛疑顚素以後僅入妙品世所謂糾蚓驚蛇未足喻也時求書者塞戶遠夷求慕至以十金購書一紙百餘年來眞跡蓋寥寥矣其立孫太史君一公重價搜訪亦不易得

張東海守南安日布政某將入覲絨紙一篋索公草書爲京中人事公笑曰此欲以草書役我也止書四紙以塞其請餘紙悉封還

南門外某姓一妬婦知婢懷姙日夜痛毆旣娩身逼令棄兒於水婢不得已將兒繫之木板以歛一股置兒衣間冀得收養適一婦持木槌浣衣溪上見而收之方用手援兒椎忽墮水流至妬婦門爲其婢所得懸之壁間不兩月盜入其家

卽將木椎椎殺妒婦其夫方知兒之溺死也後六年拾兒之父偶至婢所見木椎認爲已物婢問失椎之由云爲撈兒淺入波心復問兒衣間有何物曰有一釵今尚在婢卽日索釵視之果前物也重酬其乳食之費攜其子歸張友蓮作木椎記

閩太守月川公蔬食布衣蕭然如貧士僚屬鄉紳有所餽遺通不受偶司憲范公岫雲語閩曰晚

生有菓一小盒欲獻太夫人不敢輕致閩曰試取來果一小盒內潭笋二莖衢橘四頭風菱二十枚山藥二株閩忻然曰尙欲稟之老母時太夫人年已九十三歲傳言俱受謝別且曰貳守知之乃備菜菓十二盒送進閩公不勝憤詈帖亦不受

衛庠向無科第有之自曹雲閣始

董思白乃尊名漢儒少爲諸生已故萬曆已丑思白會試夢與乃尊同榜自以爲不得中矣揭曉思白中第二名董誼菴名漢儒同年進士

董公懌守綿州日見藏金甚多不顧亟以土掩之一僕取其二錠公曰此銀必不可動動則十指俱壞蓋恐嚇之非眞有所見也其僕至家十指果壞盡

沈東林於華亭縣治西中亭橋見一物猪頭狗身觀者肩摩

嘉靖戊午董幼海論勳分宜之子已而吳公悞齋張公鶴樓相繼論奏董旣與徐文貞至戚而吳張又文貞癸丑會試所舉士嚴疑文貞陰主之嗾典獄者置三人死律脇引文貞三人被訊榜毒絕而復甦終持初志不變

小崑山陳氏者負人三十千不能償爲主人所逼欲鬻其婦不能自決夫婦相持而泣有客過之問知其故憮然曰所負多雖鬻汝婦烏能償也

我不忍見汝夫婦生別陳大喜謂客倪其妻呼
出令拜客客曰無用此爲贈以三十千拂衣登
舟不告姓氏而去

錢鶴灘家居有客言江都某妓動人公即整裝而
行適巡鹺使者公門人也珍重邀公公辭隨訪
妓知已嫁鹽商矣乃往謁商商亦答拜邀酌公
具道遠來之意祈一見妓耳商許之出妓把酒
酒酣妓出白綾帨請留新句公遂書一絕淡羅

衫子淡羅裙淡掃蛾眉淡點唇可惜一身都是
淡如何嫁了賣鹽人仰天大笑而出且日竟歸
鹺使蹤跡之已去遠矣

顧把江文僖公之孫也善鼓琴每夜有一貍竊聽
惟之乃杖劍逐貍入大穴中掘得一琴古色蒼
潤聲亦清越遂名爲狐貍琴見琴雅

有一學究設館鄉曲輙稱錢鶴灘我門生也主人
以此甚敬之忽一日錢訪主人學究大窘乃往
舟中謁錢長跪請罪錢云有何不可頃之登岸
即稱業師執弟子禮竟日後學究入城謁謝錢
錢因語之曰嗣後愼勿復爾前輩長厚如此

楊玉山者松之富商也成化間以稅事至南都遇
妓張小三者稚齒雅容不肯就門戶楊一見語
合遂捐數十金成婚踰月楊欲歸張願隨之楊
以婦妒堅辭然歲必三四至京留連旬月所贈
遺已千萬計二十餘年楊田産一空婚嫁無策

怏怏失明張聞之直造楊氏之廬拜主母捧楊
首大慟乃悉出向所贈金珠具粧嫁其二女并
爲二子納室留侍湯藥一年楊死復脫簪珥殯
之守其柩不去既免喪其父母强之不歸訟之
禮曹移牒逮之急不得已泣别其靈而去至家
不面一男子考終於舊院

諸午泉得一峰石高二丈儼若人形襆頭大袖名
爲待漏石從漕涇楊氏重價得來左肩有九天

闤闠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二句非刻非寫每至天欲雨氣蒸石潤十四字隱隱可讀殊不可曉

徐文貞公識見超卓言詞敏捷嘉靖乙丑會試中庸題人道敏政一節孟子題詩云天生蒸民一節世廟問文貞蒲蘆何物彝何義文貞奏云彝是有恆之義蒲蘆乃長生之物上悅又聞嘉靖乙卯順天鄉試首題仁以爲已任二句次必得

其名二句司禮巨璫見首題之下有死字持至考甚急宜言於朝曰仁以爲已任不亦重乎之下不知是何語文貞應曰就是必得其名必得其壽了巨璫默然

青浦北地名孔宅誌稱孔聖三十四代孫禎事隋爲蘇州刺史僑寓於此遂居焉地有梁紇廟孔子廟顏淵井宰我墩咏歸橋瞻在軒及先聖衣冠墓年遠廟像剝落基址傾頹萬曆乙巳秋陸伯生倡義脩復煥然一新伯生歷舉其靈異云嘉靖間里人掘聖墓聞其中隱隱作雷聲懼而退又聖像側有顏曾二像島夷犯境毀曾像俄一人帶兩纓者與戰良久冠墮去人疑子路之靈故塑像以配又孔墓向屬雷氏完糧雷貧乃負聖像至郡哀訴賈侯新其像送歸免稅是年麥秀兩岐又萬曆某年土人伐廟樹日臭流血乃止又殿傍老樹鸛巢其上殿瓦悉汚一夕風

雨拔樹鸛皆擊死而片瓦不動又脩殿完有七十老人緣梯繪棟失足墮竟不死眞有神護

徐文貞督學浙中有一生結題內用顏苦孔之卓語公批杜撰後散卷生稟曰此語出楊子法言公曰本道科第早未曾讀書遂揖生云承教衆情大服

萬曆二十二年八月有人在平湖帶一黃色牝雞至郡西門外三足後有兩簇各自生卵衆共見

之
徐文貞公居首揆時偶有一事觸聖怒命逮下獄禍且叵測會地震立免此松人所罕知者

張少塘之室抱病上當賽神計費銀三兩少塘唯唯至祭日乃如數將銀分作十封召親友之貧者贈之曰我知破財爲福而已其室旋愈

郡東門外蟠龍塘普門寺側一無主古墓爲里人張雕盜發有誌石乃宋時錢叅政良仁妹諱惠

淨封孺人生一男五女破棺無穢氣顏色如生口脂面澤若初傳者冠服亦不朽腐得金銀首飾器皿甚多至脫其繡履相玩弄人以爲異

司獄司前日河橋上橫架一石即橋闌也長如其橋戲輕搔石端彼一端即聞其聲向來爲人所搔石上遂成一坎

徐長谷郡中賢者夏日送客出門云科頭跣足幸勿罪一人竊聞之以爲送客豈有此言一日衣冠送客亦云科頭跣足幸勿罪客笑曰君誤矣此人正色曰徐長谷豈有誤

吳友以蚊比妓詠蚊一闋寄黃鶯兒錄之名賤且身輕遇炎涼起愛憎尖尖小口如鋒及叮能痛人叮能癢人嬌聲夜擺迷魂陣好無情偷精吮血猶自假猩猩

唐橋富氏其先一老媼家藏一寶物有四老人備禮造訪求觀其寶媪治具留四人午飯以瓦壺

盛酒四人飲至醉復請曰寶可得觀乎媪曰寶在目前即瓦壺也不火而酒自温愈飲而酒不竭一老醉甚把玩間失手墮地而碎四老踧踖殊甚媪笑曰凡物成毀有數何必介意賢哉媪也

華亭之鶴多稱下沙蓋自海外飛集其地非下沙產也高大異常嘗聞鶴性飛集此地常數月不易其處故羅者毎踵蹟得之

倭亂時一公差差往廣東調兵路忽遇虎負往一大樹下抓土覆之徑去公差俟其去遠急緣樹杪避之少頃引一巨獸至背濶方平頭似虎而巨若以此人作供狀不料已去獸遽怒搏虎食之而去

萬曆巳丑春海洋中浮出一艦長三十六丈艙如之檣半之濶八丈鎖鑰以金銀頭艙髑髏無數謂是昔年寨老鸛嘴者不知是否

萬曆丁丑冬澱湖傍忽湧冰山約高數丈長二里許峰巒洞壑無所不有月餘融釋四方來觀者無虛日特以堅滑不可登耳先是湖中冰堅不通舟楫一夕傍湖居民聞萬馬之聲從牖中窺之見燈火千餘及明乃見冰山始知神所爲也

萬曆三年夏五月晦大風海濤山立怒號而西汪敗塘於漴闕六百五十丈又敗塘於白沙二百丈漂没廬舍百十區民死者數百人潮乘其缺日再入流溢泒分徧及四境而潮味鹹所過禾麥荳蔬立槁適歲旱民不能灌溉賴楊父母爐山公冒暑循海行二百里具得其狀以白兩臺監司各捐贖金千餘兩擇吏董厥工凡數月塘成長八百五十丈高厚各一丈五尺趾加厚二丈民甚賴之

隆慶三年丈田均糧僉憲九石鄭公郡守洪溪衷公謂泖塔在湖心滄没不常遂得免科給帖存照萬曆元年復建青浦泖以西俱屬焉獨泖塔

基因不起科仍隷華亭

七寶鎮寺西有羅漢松一株大可四圍中空有冬青木寄生其大且如斗矣萬曆三十年有一巫妄稱五神棲止樹上潛置火樹中以愚遠近曰此神燈也越三日不意火大發千年之木遂成煨燼豈不可恨

武弁張赤虬出海爲風所飄見一大石門卽避風

其中有山有田鶴高丈許闃無人煙張登山見蘭花盛開摘之則縮入地隨采其葉斷處流血且有腥氣

孫雪居製一舟名雪蓬制作古雅可坐十人雪居捐館此舟屬之陸咸齋未幾咸齋卒有吳興筆賈茅姓素縱肆謀得其舟往來吳越居然士夫至癸丑夏茅入舟忽見孫陸二公共坐舟中大駭隨得心疾狂呼奔逸其父用鐵索錮之此雪

蓬爲之祟也

相傳袁海叟避禍歸陽狂自辱令家人以糖拌米潛置籬落間公匍匐食之上命公爲本府教授使者見其取食不潔遂奏爲眞病得免

徐師菴宅將燬之前月餘凡空房邃至及榻箧廡庾之內無處無火煙從隙中出啟之火燄燄也至燬之夕如數十人從內喧嚷而出廣廈百間頃刻燬燼

錢涇橋北有二尼姓方者禁足袁姓者迎賓各宅眷爭先布施數月後一隣人夜聞關房內笑語聲且覘之局戶如故乃從隙中窺見佛座下一穴正通關房袁夜分而入未明而出乃密報里排地隣共驗袁者爲尼方者乃僧也於是逐去有方和尙盜圓尼姑之謠

都公譚纂云松江上海縣十字廟前有農家誦經颺旛偶有行者暑倦置牛皮於旛下忽陰雲四

合霹靂擊碎旛竿牛皮不知所向但見農家屋上竹丁萬計皆長三尺許人皆異之

郁華谷徐文貞姻家也郁貢期尙遠文貞特懇宗師周公觀所令其超貢周恐衆心不服乃集諸生諭之曰天子至尊設相公引薦一人則用之乎衆曰然宗師又曰天子尙然何況本院今存翁老師特薦郁子超貢本院不得不從諸生謂何衆唯唯郁遂膺薦

孫毅齋之兄守齋少穎悟十一歲竊從家人往觀
競渡比歸其父雪岑公欲責之諭曰汝能作一
詩當貰汝守齋應聲曰虎艾懸門日龍舟競渡
時屈原遺恨在千載沅蘭思可謂敏捷
嘉靖庚子春徐長谷同一二友人步郡治前見賣
鬻魚者徐問曰吾松向無此物汝從何處得來
對曰網之黃浦中徐歎曰介胄之物忽至兵兆
可憂也同行者迂其言來年癸丑倭亂

阿紅者姓王京師人父故遭水災其母偕其子王
應龍及紅就食長女之嫁於徽者附漕艘而下
時紅年十三姸麗無比中途有嘉湖欒戶徐姓
一見紅慕其色欲以重價居之母兄不應也乃
謀之士人士人曰誠捐五十金保爲君致之徐
應曰諾第須送過大江耳士人亦應曰諾乃覓
輕舸艤漕艘旁夜鑿漕艘水大入王媪睡夢間
令應龍收拾行囊身以被裹紅置舷上時滿船
驚擾士人遂攜紅入輕舸挂帆而南果至京口
付徐酬亦如約徐攜歸嘉禾教以清歌歲餘載
至蘇常二郡所入千金矣最後至吾松朱家角
大爲角中諸院所珍重而紅母兄之在長女家
者念紅不置遂於吳下徧訪不得乃以萬曆辛
亥六月過松至莊家行遇紅時紅已年十七且
悲且喜徐無可爲計詭曰當合作一家耳未幾
計令應龍市肉屠者毆之令人報其母母急赴

子難而徐放舟如脫兎矣紅號泣三日夜不休
徐惡之乃以木錐錐其兩脛遂不能行寸步仍
泊舟朱家角僻處後應龍母子緝知奔告青浦
捕衙俱逮至邑中有陸老虎者爲徐畫策擁應
龍至一蕭寺中逼寫鬻妹身契僧頗憫之泱北
屬令應龍疾走途遇蕪湖染工數輩備述其故
中一人曰邑中無正官錢神爲政子寃何從白
耶何不走郡中訴之應龍曰善如赤手何此人

乃倒橐典衣得一金昇之間道同至郡具訴二守陽華朱公訪實斷紅還其兄斃徐於獄而鎰老虎諸人俱置之法醫者姜姓受賄妄言紅係溺火并撻之闔郡無不頌朱公神明也

乾隆戊子十月余方卧病浹旬忽有吳興賈人携示雲間雜誌一冊亟取披覽則其中所載如倭亂始末及五神迷崇事甚詳他若方正學有後青浦孔宅等皆非瑣瑣載記者又所載國初有一高士自號金翁即恰還平湖始祖先人有碩德嘉言而之云礽允宜亟表爰付剞劂而謹識於後云晉山農陸烜

雲間雜誌卷下終

雲間雜記三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舊本題明人撰不著名氏下卷載顧氏東園北園一條稱後遭鼎革二園皆成榛莽則國朝人撰矣所記皆明萬歷以前松江軼事中載徐階爲首輔時忤旨下獄會地震幸得赦免一條其事爲正史所不載殆委巷之談也

玉堂薈記一卷

〔清〕楊士聰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玉堂薈記一卷》提要

玉堂薈記序

春秋之作也定哀則微[illegible]非以身際而朝當世之故有不敢盡言者乎若是載世而上其人往矣其事往矣可惟吾所論列而無所顧忌固也然非耳聞而目見之也或傳諸故老或搜諸殘編使身當其世者有所遺留又安所得據以盡言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三寸柔翰遇有所得歸而以鉛擿之記於[illegible][illegible]方言一事然乎哉我朝詞林之設名為史官而每務一式乃修其錄其替卒螭頭僅存故事於當世之故閣如也官則設而職則廢何歟今上御極之初命史官記注追復召對御用喜怒恐不可以示後而記注廢矣詹者曰講六員專司起居一切詔諭傳宣月有其籍迨因一二執政閣奉密諭不欲聞之於外而起居廢矣雖然未盡廢也端木氏不云乎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古來正史所闕或得之雜錄漫記以補其所不足亦識其小者之意也自余叨史局不廢記存且積有年歲矣壬午冊入春明感興時事甚懼此道之淪喪也乃取舊所編輯更加撰次不拘年月惟有概于中則書之彙為一帙凡十餘年來世局朝政物態人情約略粗載於此而戲笑不經之事亦往往而在命曰薈記明其雜亂無統未足比于作者之林也然攄實而不敢為誣余亦竊自信焉或歔欷余曰

此眛乎足哀則徵之義者也余固所不辭矣
崇禎癸未嘉平之吉菏水揚士聰題於督館之問月樓

玉堂薈記卷一

菏水揚士聰朝徹撰

濫、泛也、江出岷山、其源可以濫觴、言水淺僅可浮觴耳、見孔子家語、本言開端托始、非言末流、近日時文、多誤用爲末流、或若酒醉潦倒者、然、殊爲可咲、戊寅冬、乃見之票擬曰、驛遞濫觴已極、夫驛遞流弊、誠有之、不合咎及開端、且云已極、何也、夫省中不可有伏獵侍郎、閣中豈可有濫觴學士乎、

文湛持爲講官、爲日不多、而能致 主上之聽、一日講次、上方加足于膝、遇講中有云、爲人上者、可不敬哉、文鄭重言之、 上爲悚然下足、肅容以聽、使其久在講筵、何事不可得之於 上、此等講書、方爲有益、

文之入閣、出自特簡、烏程雖素與不合、弗能間也、乙亥冊封差旋、升少詹、文既久次、又老憊、不能秉馬、屢托人以三品爲請、烏程固靳之、指已坐曰、不久此處亦須他到、何論三品、文甚不樂、多稱病注籍、七月召對、試票擬、文正在杜門、乃御劄與試七人、而文在其中、七人者、陳子壯蔡奕琛、俱烏程所薦、乃吏部具履歷以進、竟不用陳蔡、而用文也、

文湛持性疎直、不類蘇人、入閣後、余止再晤、每談無所不及、凡票擬及 上意如何、傾吐惟恐不盡、故人情翕然、余

獨私與人曰、文決非久於位者、古人不對溫室樹者謂何、未幾而烏程用許霞城事逐之矣、

許霞城、譽卿、家居已久、與之京堂非過、科道中綠〻無奇、而取京堂者甚多、豈必盡勝許也、貲倖兼論之說、特德州與烏程、算定以難之者耳、難許所以難文也、文自恃特簡、於溫無所依倚、但公事齟齬可也、甫入政府、豈宜樹私、其與烏程論鄭鄤者曰、晚生已叨冐至此、豈宜但役庾常、烏程對文言、從容再議、會許忽欲轉南、又欲轉北、而德州疏上矣、文猶不察、而謬爭之、蓋事事在烏程籠絡中、如何展脫得手、

何香山在閣中二年、烏程亦頗相安、至是併逐之、何與文辭朝之日、即溫閉藉見朝之日、閣吏為溫投報單、稟溫云、來日二位辭朝、恐不便相見、溫曰不妨、至次早行禮畢、何與文拜溫、溫亦還拜、一揖一茶之外、彼此不交一言、真所謂一鵰挾兩兎者、非耶、

黎左嚴、元寬、為浙中督學、烏程長子儼干之、而不盡從、亦非能盡拒之也、黎寔不能盡悉浙中人情、其為卸科磨勘、非盡烏程意也、黎遂將儼畫刻揭、與烏程作對、乃烏程自辯、儼為秀才、侃為童生、豈有秀才童生、而敢干督學者乎、不知秀才童生、乃官生公子也、豈有督學溫之藉口、未可以欺人也、

乙亥、六月大旱、祈禱、烏程宿朝房、數日未歸、寓笑子侃與惡少年遊狎、斜為言官所糾、事頗張、襄宜自引咎、乃嘵嘵置辯、且云侃不幸而為臣子、衛編修胤文笑謂余曰、烏程襲王荊石語、誤矣、彼時王緱山中解元、宜云不幸而為臣子、阻其上進之路、今云不幸而為臣子、無乃阻其花濶之與也耶、今昔之相懸至此、

烏程之結主知、亦非偶然、甲戌春、長山相君歿於戍所、同鄉總憲張華東等、相約於朝房、候烏程求代題給勘合、歸里、烏程不肯、曰此事如何使得、衆等各無辭而退、烏程入閣、即日具揭、至次日而准給勘合之旨下矣、

王坤之疏、及宜興、烏程實陰使之、將以傾宜興而為首輔也、自王東里召對後、坤又有一疏、二十餘款、皆有事蹟、上恐疏下、又起爭辯、乃留中不下、而陳金紘贊化之疏上矣、於是即義皇上人一語、窮寃不已、以至宜興罷去、貴則用王坤之言也、陳為刑科都給事中、適范木漸、淑泰、疏言獄囚淹滯、有旨責刑科回奏、陳疏既上、傳閣票擬降三級調外、陳遂疏糾宜興甫上而回奏旨下、並無降調之說、陳深悔之、已無及矣、初王東里召對時、上語宜興曰、卿亦辨王坤疏、日後錄入文書、甚是好看、宜興默然無辭以對、或云、

宜對曰、閣疏原不發抄、此可以文吾否乎、上意有在、直因而發耳、每見宜興語相知曰、有我在不妨、此任事之言、亦召禍之言也、宜其及矣、殿試分卷在受卷官、其實中書掌房者主張居多、讀卷多人、每人分不及三十卷、若授意中書、以書以書字不工之卷、聚于一處、而以注意之卷入其中、不拘分到何人、自是第一、但得第一、則一二三名、惟首輔之所寘、他人不敢問矣、然是科江西陳泰來因夢狀元、而改今名、如儲芬劉國棻者、則又前定之數也、

辛未館選後、言宜興者有曰、何地不生才、而鼎甲三人、及會元館元必出於蘇松常淮四府、以淮與江南並稱四府者、此何以服宜興之心、乃不辨此、而辨館元、曰至于選館首名、亦別無優異、末名亦別無差殊、安所得館元而稱之、夫館元豈無此、可以服言者之心否耶、但館元雖有實無關係、從來亦無以此自標者、甲戌曾就義刻樹牌扁、稱館元及第、則又咄咄怪事矣、辛未館選、他未遑論、但以南直言之、額取三人、江南二人、江北一人、此成例也、江北已擬張一如矣、但以吳館元、爲張二人皆名士不可去、遂奪一如而並與之、此謂之無私可乎、張溥卷有塗注字卷、先將政府極爲慎憾、翌日竟以進呈、上既不駁、言者亦未之及、辛吳、烏程當宜興在位、已自用事、宜興不敢較、蓋戊戌至癸丑十五年前輩也、故辛未館選、烏程亦得主持、北直吳愼旃、烏程祭酒時監元也、鄞縣沈憲申、四明相君之侄孫、而四明即烏程房師也、又江右本擬朱徽、宜興鄉會門生也、豐城唐館師在內閱卷、力薦羅小遜、宜興以爲年老、唐忿然曰、場中尚欲作會元、而今庶吉反作不得、宜興不得已、乃以與羅、其餘他省多有類此者、若非限數省、不知攘臂交口、作何光景、

鄭方水館師入閣、偶票一疏內、有何況二字、誤以爲人名也、票云、何況著撫按提問、上駁改、乃悟、由是有館員須歷推知之諭、輕變成法、大啓營競、此亦治亂之一大關也、方水師極其博學、歷三十年詞林、雖無他謀畫、而居心平恕、未必非對症之藥、乃以一時之誤、爲主上所輕、未幾遂卒于任、良可惜也、方水師刻有詩集、每首自注律詩一首、注有十餘行者、爲絕句云、萬曆年間老庶常、光宗已未後登堂、蓋已未辛未兩教習也、按已未乃萬曆四十七年、明年庚申、神宗賓天、光宗即位、以明年爲泰昌元年、九月又賓天、乃以八月爲泰昌元年、豈已未屬光宗乎、大都年邁、不及詳確處有之、大段亦無甚錯、若歸城之濫觴、大貽嗤咲、而上殊未覺也、庶常常字章奏中有改爲恒字者、頗因薦由之謬、天啓年閒魏璫用事、因知縣給由借題以處江西巡撫、遂一切改之、追後又改舉人來由援爲

田耰、此孟府宗室也、宗室可改、是爲茂賜名矣、且宗室以
由名者何止數百、果盡改之、則高皇二十字、何以設爲改
由字已謬、而無識者併及常字、果爾則高膽祈見祐厚載
翊、何字不當諱、至高皇帝之元字、尤當諱也、何槩不聞諱、
而獨諱常由二字乎、戊寅經筵講由也可使從政一節、講
官讀由爲咎繇之繇、上諭以不必、因傳諭閣中、見在九廟
單諱下一字、其祧廟、惟二字相連乃諱、則熾基等字亦不
諱也、此諭未經通頒、乃謬諱如故矣、我朝諱字、原甚疎濶、
英廟諱鎭、而邊鎭之鎭、三百年未嘗諱也、即武廟之照字、
書本從火、未嘗諱四點者、故自世廟至熹廟、百餘年照字

如故、而今乃追諱爲炤、甚無謂也、昊天上帝、人主所尊敬、
但從來無高擡之例、即祖宗等字、不過與皇上並擡、今上
謂與祖宗並列、意有未安、令章奏遇祖宗字、各加高一字、
誠哉尊祖敬宗之意、至天與上帝、至尊無名、安用高擡、意
欲尊之而反下同於人類、適所以褻之也、孝純皇后、上生
母也、崩時在神廟年間、未嘗傳寫御容、辛已忽傳上意、於
新樂侯家求子侄似孝純者一人、據以傳寫、乃以新樂侯
弟某貌爲酷肖、遂寫成大軸、懸大明門迎入、此何禮也、無
論男女年歲之殊、未必盡與相符、即甚似矣、果可認爲眞
否、上意又嫌於獨厚生母、又別爲先帝御容及令傳平侯

家、亦求一人似孝元皇后者、一併傳寫迎入、夫孝純御容、
偶得於新樂之子弟、既已奇矣、乃孝元亦依倣爲之、豈倪
天之姿、定有一親屬宛肖、以待夫後來之傳寫乎、不知先
帝御容、又以何人爲的據也、此等典禮、決當諫止、而竟無
一人言者、進御容之日、上出甚早、百官多未到者、時德州
已入閣矣、亦未到、乃上揭叅班役、以其赴寓遲也、叅裁
縫以其綴繫不堅、臨期而落也、此等舉動、書之史冊、
可發大噱、大臣凡事當自引咎、不可委罪於人、况諉
之下役乎、雖微事可以卜相業、德州掌銓、凡德州人不
令來選、來選者、輙得劣地、歸德知府揚本賦操守治

行、俱無議、大計忽以浮躁處、河南山東人、俱不知所從來、
父之、乃知一鄉紳府佐、有一揭在德州處、止一本緘爲同
鄉、不得不處、夫官評不憑撫按、而憑劣紳之仇揭、冢宰之
執法、安在也、即以同鄉亦公、詎足述乎、德州內附爲程
步趨、不爽于同鄉中、獨厚宋鳴梧父子、跡其所爲、又未
嘗不縱不狥也、夫內植黨援、而無關輕重之人、苟求以
示公、此輩心事眞不可令人見也、張瑶、號海渭、開封府
推官、才品亦卓然、第負氣不肯爲人下、辛未考選至京、
例見同鄉諸貴、將高碰脅爲貪惡、宋以父子在垣中、其
門役有所需索、亦事理之常、張自負吾同鄉也、不惟不

與吏恐詈之、高與宋俱不悅、及考選之日、以宋九青、玫、為
吏科、而黜張為同知、其實兩人治行不甚相遠、一旦抑揚
太過、不平之鳴、所自來矣、豈獨張之過哉、高宋諸人、與有
責焉、張指宋為倩人代書、往日神廟中、多有此事、蓋官評
久定、借考試以結局、其倩人代書、皆驕貴之態、非不能書、
而假手於人也、宋或有此事、亦未可知、張上疏後、宋自辨
寸心不死、兩腕猶存、云云、上竟令覆試、與前卷無異、或云、
宋之原卷、非己書者、已潛易之矣、宋覆試疏、得旨如故、張
由是降河州判官、孔有德陷登州、張被殺、贈大僕寺少卿、
張疏論鳴掊、云青鎖非世及之官、既以私其子、又以私其
猶子、宋辨云、年家兄弟相呼、乃仕途之常、而必加以不
可受之名、余窺鳴掊、刺書宗伯、玫刺書宗姪、俱不著姓、似
非年家通套、二宋在垣中、雖稱兄弟、後各遇艱、在京同時
者不多日、之普本以館資在前、丙子、以父艱回里、戊寅服
未闋、而玫轉都垣、之普聞之不樂、遂成嫌隙、後入京、玫轉
大理少卿、之普歷都垣、陞僕少、益不樂、玫旋陞太常、之
普即陞副憲、以傲之、玫未幾陞刑部侍郎、之普乃陞戶部
侍郎、以班更在上傲之、互相爭長、余壬午入京、二人俱處
分去、識者告余、謂其稗氣任者、泰、沂州人、鳴掊之兒女姻
家、辛未為余同年、而其人老矣、又大長學弟後在東城一

錦衣家、踰年來選、復館其家、余以為宜遇西城、寓選有地
方、便於縉紳接見、任竟因循不果、後選得雄縣令、謁之普、
用拜帖、又不跪之、普大不然之、到任未久、嗾巡鹽御史劾
之、降調、後陞令屯留、卒于任、余時奉差、及旋京、問之普何
不為令親地、之普云、甚以為媿、當日曾言之主者、主者云、
吾劾疏、須一甲科、若別有一甲科相易、乃可舍之、因向余
嚬蹙云、却教小弟何處尋此甲科、余知其支辭、微笑而去、
丁丑九月、車駕閱城、總督京營成國朱純臣及協理陸完
學、以營兵屯劉宣武門外、上臨視、大加稱獎、于西南城樓
召二人、各賜以酒三杯、杯用金甌、便以甌賜之、至是而培
城議決、培城者、以南城太薄、培如內城、殊不思南面有城、
尚嫌其薄、東西北三面無城、何以不踰、真無益于勝敵之
算也、初出閱城、余知必且培城、蓋前此議之久矣、培城未
已、又濬大隍于五里之外、壞百姓冢墓以千萬計、工竟未
成而止、又以外城無牛馬墻、諸內璫認助築、此計甃萬萬
力不能辦、乃以土築之、塗以石灰、墻既瀕隍、霖雨時作、不
旋踵而圮歸隍中、且王者守在四夷、況三百年來之京師
金湯鞏固、豈待後人之增加耶、戊寅四月、六月、八月、皆有
火藥之變、而四月為甚、石板平起空中、人家甑瓶或移寘
屋脊、而甑不傾、騎驢過者、人驢俱在空中、驢腹腸潰破、而

人徐墮地無恙似有物憑之者也八月正值太學丁孫陳
井研爲孫洄黎明孫畢飛甎及陳之肩而未傷三次余皆
在寓所有聲自遠而至地如簸揚由門隙鼓蕩而過說者
謂大藥至精則能自焚年來礮作極細真少許于掌中焚
盡而膚不傷精之至也是時內操方盛無歲不變而戊寅
爲甚迨後辛巳罷內操年餘而大變亦絕得非以類而相
召歟四月之變大藥飛至西山其下如雨須臾地上厚寸
餘也監督主事劉某飛石傷足甚重是日約御史宋學朱
同往偶有他故未往得免余見宋賀曰年兄必有殊福宋
壽出按山東明年正月二日濟南城陷死焉死生信有地

也遵化知縣秦世英已未進士忽調蓬萊蓋以遵化經辛
巳之警不爲善地登州僻處一隅可自固也未幾孔有德
發難吳橋旋破登州世英死焉宋之喬京師人爲青州道
僉事戊寅冬有進表差以青州空虛移家寄濟南城破之
後母妻妹皆死于井而青州故無恙也之喬後改名之焉
以此見禍福之來非人所得而趨避矣中貴有玉犀帶而
無金銀花素之制其玉犀亦非品級所宜得也祖制挹于
四品安有玉犀但因貴幸而賞之雖玉犀非玉犀也累朝
相沿已爲定制今上辛巳創爲定品乃自花金以至光銀
等帶皆有之又爲定補服斗牛飛魚而下以各色異獸分

品或云御製有歌未之聞也是真以爲官矣每朝時牽馬
一人繫光金帶爲杌一人繫光銀帶余謂寧可濫用玉犀
未可濫用金銀此預政之漸識者懼焉自宜興師再入上
不信中官禁朝官及中官往來槖日兩闕及承天門端門
慫足之地皆不得入于體甚正其寔結交近侍不在此也
此等中官有何可結終身往還居停不過一餐饋送不過
一金彼寄遞輿擾在不見不聞之中有以千百計者孰
從而致詰乎黃石齋朝參不坐中官房閣有用帖處不用
通家字自持甚嚴余不盡然之竊謂坐亦無妨通家字亦
無妨也人貴自立耳此等處有何干涉嘗見一中官安生

時再三辭不敢又云通家侍生不敢令人失笑謂此輩足
與較乎何其不廣也自余壬午再入遂禁往來亦省卻許
多周旋恨石齋不在此不知如何快愜丙子東變將出以
張元佐爲侍郎撫治昌平三日尚未行同時所遣提督天
壽山中璫即日北行上謂閣臣曰內臣即日已行而朝臣
三日尚未動身何怪朕之用內臣耶閣臣默然此年昌平
城陷乃內臣璫興閣御史王肇坤閣門納假兵而起內應
者閣臣何不奏以爲辭豈其讋于天威而未敢耶張葵憲
之總理戶工二部所司不過猾技非有出納之寄也且初
時尚坐部追自立署絕不至部朝覲各官即有錢粮相關

遣吏投册可矣乃相率而詣之行見部禮至於考選各官以功名所繫趨之尤急拜伏堂下了不知恥異日翱翔言路責其風節不亦難乎況欲取館員于此中爲異日輔弼之用如何使得中堂體統不爲不尊即吏部尚書至閣相見必候門吏跪稟稱其官見然後得入中堂出閣至花臺相揖立語而退無入閣就坐之禮至于總兵及兩司會敎俱報門行跪禮王弇州云兩司於中堂無跪禮豈未之親見耶夫閣體隆重乃爾何事不可爲乃居其位者動以本朝不設宰相爲言及至恣睢行私則又莫敢誰何是居事權之寔而隱其名也彼遇事推諉及竊弄威福者亦復何

怪掌房中書其勢不得不通內府閣中諸事皆與文書房相關一刻不通則內外懸隔政多齟齬然以濟事則可以行私則不可是亦存乎其人耳其人果端即以此輩通之不害其爲公忠如峻其界限禁示屏絕一事也不能做翰林講讀而下至閣外報門而入中庭而揖儼然舊禮舊例管誥敕諸官雖講讀而下不報門先入揖畢過東各官方報門入揖然誥敕止六員率先儘宮坊不能及講讀而下己卯衙門人少王炳蘇卯鵜芹城四維俱以史官管誥敕不知果如儀否但史官執舊禮未爲過也新中堂謝恩尚未到任與史官何與乃相率詣揖徵科揖此一事甚無謂所謂

當改正者也宮坊入閣內乎揖送出自尚書以下皆同但選出閣讓有過屏不過屏之異然出閣時中堂讓尚書先行侍郎不讓蓋從來中堂皆尚書銜故不讓侍郎耳今以侍郎入閣者儘多而不讓侍郎可乎舊例六品宮坊列銜在講讀後自萬曆己卯改列於前蓋中堂以宮坊非屬自以意改之非舊制也舊制衙門自學士而下俱有其官講讀學士五品先學士五品先學士五品而作四品張江陵王太倉俱以庶子升學士即陞正詹侍郎不歷少詹也壬戌諸公三年尚轉講讀乙丑以後并講讀不轉止以久次得爲宮坊至辛未乃並贊善而無之衙門官自學士而下

止爲兼官並不正授其故何也古學士有朱衣吏雙引單引之制今代無之惟講讀以上則用紅鞍籠司業讀單引贊善以上讀雙引是亦古學士遺制也錦衣官屬太監至千有餘人其旗尉効有年勞者皆得補官層累而上而最冒濫者爲東廠理刑貴緣徑熟即一赤棍不數年位至極品如喬可用者是已其例不由南北二司者雖官都督不得稱堂上官即北司較南司爲重然惟富者得之其選可知鄭可用亦由司轉而稱堂上官者也爲吳昌時居停以此[illegible]職提問余謂此帶刀宿衛之選宜稍鄭重之非世蔭勳戚不得推堂上官其出身旗尉者雖有年勞止許帶俸燕

幾其少麥乎、錦衣惟世廟最重、至神廟末年、北司生草、無一繫詔獄者、天啓年間、又太重矣、今上錦衣雖無大恣睢、而詔獄接踵、雖欲輕之、而不可得也、戚畹皆於堂上列衙、而不與衛事、亦不至衛到任、勲衛亦然、惟皇太子侍衛、乃用戚臣、何不斟酌此意、掌印辦事、間及勲戚、惟其人之可用與否、無俾例拘、盖神廟時亦嘗用成國之弟矣、不猶愈於市棍乎、錦衣詔獄、雖與刑部不同、然亦伺上意旨所在、而加輕重也、如王世盛鞫問巴縣家人、竟至忤旨、非持正也、上一面温慰勉留、一面嚴鞫家人、安知上意所在、至熊魚山開元下詔獄、獄中具欵累累、錦衣匿不以聞、則以損君之寵、不乘也、嚴刑之下、蒙蔽及甚於刑部、徒使怨歸於上耳、章搭非正、宸泰巴縣下刑部、次日王炳藜偶晤巴縣、云成就老先生作文潞公矣、巴縣艴然不悦曰、這箇皇上如何做得潞公、退而具疏、滿篇不平之氣、無一字伸救夫潞公所事非庸主也、以上為過於仁宗乎、以上為不及仁宗乎、擡過于君、以逞私忿、甚非大臣之體、巴縣在閣中二年、糾者甚多、而不能動搖、至鳳陽失事、糾者益多、以揚嵩岑為巴縣座師也、揚之死比失陷城堡律、亦未確、其冤受巴縣之累、而巴縣佐如故、是年冬、陵工擧興、閣中題例捐助、范木漸著工科、乃出疏歐正言、陵寢失事、

寔繇嵩岑、嵩岑撤防原因巴縣、使巴縣不擬此旨、何至失事、在他人可捐助、在巴縣不宜捐助也、巴縣素稱利口、釣此亦失所措、乃上揭引咎、而上亦遂允其去、范曾以王維章事參巴縣、至是踰年也、揚嵩岑名一鵬、為蜀中司李、時曾遇一異僧、至甲戌為淮撫、已經二十餘年、忽遣人送書刻四絶句也、皆歸德之意、未幾禍及、揚死數日、主稿郎中紀克家在署、白晝見揚入、遂仆地、舁歸、未三日而卒、其猜爽可畏如此、于忠肅不至是也、紀引盂陵樹律、雖無共盗之情云云、宜乎揚之見形也、皇陵失事、地方官當任其咎、然撫按官非專責、豈得與內璫同罪、竊謂此案以內璫揚導、當失陷城堡律、而撫按量從過減、庶得其平、乃言者以事屬重大、將借此以去二輔、遂嘵嘵于温之親指吳振纓王之座師、各加力攻、此意何能撼主上之知、宜乎揚辟吳戍、而二輔仍如故也、乙亥歲、成德為滋陽令、鹿子倪鴻寶元璐、上制寔制虛疏、與少宰張捷爭辯、又皇陵失事、言者紛紛、二月余過滋陽、成示余刻成章疏並問過通政司上疏事宜、寔有建言之意、其後偶處府廳一二積役任事大過、府廳忌之、遂言於巡按御史禹好善而刻之、又恐不生貪酷、或挐他不倒、故造列多欵、然而在任清操、不可泯也、成既被提入京、欲神前志、每為范木漸所阻追、

范以艱去、而成遂奏揭紛出、小題大做矣、成事上亦疑之、遣人至滋陽訪之、百姓言屈者、十人而九、已有昭雪之意、而成在獄中、搆訐不已、又遣母各處投揭、至隨烏程之輿詬詈至朝門、烏程具揭上、乃命于長安門杖之六十、縣是不待追贓、而以發戍結局、蓋烏程亦畏之也、己巳之變、自嘉靖庚戌而後、僅再見焉、但士馬物力、仍足相當、袁督師初至、一戰人心始定、迨後鈐制諸將不為無見、而袁為人疏直、于大璫少所結好、嘗言曰、至竟羅極刑、厥後滿桂總督、一戰而敗、安見鈐制諸將為非宜哉、乃京城小民亦群然以為奸臣賣國、此等事人多不敢言之、袁既被執、遂兵柬潰散、多皆言以督師之忠、尚不能自免、我輩在此何為、蓋袁在遼左、最得將士之心、故致如此、上乃出諭、謂暫令辭任聽勘、而先入言深、卒無轉圜之意、其後再踰年、而有孔有德之亂、得非傷遼人之心、而然歟、封疆之事、自此不可問矣、毛文龍之死、何所關于成敗之數、自袁敗而議者執以為辭、于是逮及大學士錢機山、龍錫逮入獄、論死、初華亭陳經儒、曾贊成誅毛帥之議、錢既論死、其家子弟日至陳家加詬詈也、辛未大旱、上釋死罪六臣、機山與焉、使其當近日韓瘋互興之間、豈復有餘生哉、乃知人主用法以漸而手滑也、昔人之言曰、恐他日吾輩亦不免、此言真

可惕然思已、蘇有功、毛文龍營中副總兵、原名毛有功、文龍死、東降後、被擒解京、在檻車中、飲酒放歌、旁若無人、及被旨處死、而其夜自演象所逃矣、究其故、乃解役于途中每夜放出、說書至是亦然、遂忘收禁、而逃也、解役抵罪、五城及東司房出示懸賞、杳然無蹤、三月後、乃于邊外得之、解京正法、臨刑猶呼酒不已、亦奇事也、余孝廉時、見假孝廉二人、一系致樞、一揚寰、寓晉、曾相與致樞假寓順湘潭二籍、辛未揀選、為一富順孝廉所發、乃一書辦、姓任、因致樞卒于京、娶得其妾、據所遺監引、而假之、寰寓不知所假何人、曾往齊寧半年、後居儀真、與揚州孝廉結社、遂從儀真、起文會試、選得鄖縣令、為僕役分贓不均、而事發、二人俱大辟、揚尤久、假至十六七年、天下事何所不有、癸酉秋冬之日、上素服在建極殿、與中堂諸人相商、極屢懷而烏程無所平反、大負主上哀矜無已之至意也、內一人徐兆麟、遼東人、曾以孝廉署齊寧官、甚少年、為陝西華亭令、到任僅七日、而城陷于賊、此不當在矜疑之列、予上於此頗費躊躇、而烏程初無一言、立視其死、乃知年來操切之政多成於下、不盡成於上也、楊武陵之揀用、是借徑於田貴妃、是將與中宮不相得、上亦久不見中宮、故武陵因星變上疏陰含譏刺、未幾而武陵入閣矣、後有悼靈王一事、揚

在楚中暫節疏請持誦華嚴相隔僅旬月耳異哉桴鼓之相應也薛韓城之用烏程陰鷙之故以僉憲驟登政府至其敗則未有知其蹤者上嘗與韓城言及財用匱乏韓城對以外則卿紳內則戚畹在卿紳者臣等任之在戚畹者非出自獨斷不可因以李武清爲言遂傳密旨借四十萬金冉萬二駙馬各一萬而周田等近親不與焉此旨闇有抄傳後嚴禁之李氏殊不在意而督之日急武清死後及其子國安捉家人追比久之國安亦死而追比未已周嘉定乃其兒女親也上疏爲言又奉嚴旨於是李氏盡鬻所有其房無人售則拆毀賣之內閣中書揚餘洪周國興者亦李氏親也教李氏云有形之產既盡而不上納將如之何久之韓城頗知其故密以聞上因年終舉劾而房官（舊無此例始自張溜川）遂劾二人閒住有旨各廷杖六十二人老矣即日死異日韓城夜歸下輿見揚周二人在門內忽失所在韓城懼而計無所出是時戚畹人人自危後因皇五子病亟遂造爲九蓮菩薩下降之言九蓮菩薩者孝定皇后夢中授經者也覺而一字不遺因錄入佛大藏中旋作慈壽寺其後建九蓮閣內塑菩薩像跨一鳳而九首乃孝定以夢中所見語塑工而爲之寺僧相傳菩薩爲孝定前身其來久矣至是言皇五子見菩薩來甚怪上之薄情不念先世親屬云云又言如不從此改過將來殤折不止一人還都要喚去大都上未著至皇五子病所皆諸人撰造節次遣人傳報上大懼於是傳諭停止追比復武清侯爵而皇五子竟薨乃心念此事皆由韓城發端欲誅韓城以謝孝定在天之靈會垣中袁愷西疏糾韓城遂有成何糾章之旨而翌日列款以進矣袁疏皆一時掇拾其於韓城毒忠百未釐一乃上意先定於是揚馬二長班下獄鍛鍊成案遂令御史郝晉勒令自盡韓城將死曰吳昌時殺我其實韓城之死始末如此非盡昌時之力也韓城初罷上令人潛伺有何人先至其寓中書王陞彥往焉遂執赴詔獄陞彥孝廉試中書撰文者從無掌房之例庚辰閣後興翠維摳俱轉尚寶丞或欲依附韓城以就功名但轉未數月亦無甚事也其招辭皆懸空結構爲之陞彥松江人吳昌時之甥也赴市時語人曰此家母舅爲之我若有言便得罪于名教矣陞彥死後乃見夢于其妻曰汝二年後看小報應三年後看大報應至癸未昌時死西市所謂小報應也未知所謂大報應者何也韓城之死止坐贓九千兩將何以處夫嚴分宜也韓城之陰賊險狠死有餘辜但不正名其罪而以懸坐之贓殺之何以服人刑政之不平無甚于此者矣余非爲韓城訟冤也未幾而有宜興之事分

明赦得手滑後來何所底止上召雷演祚方拱乾此宜興
得罪之始也迨吳昌時廷鞫後始令催來候旨明乎罪因
昌時故諸臣言昌時么麼小吏上曰昌時是么麼小吏難
道周某也是么麼廠後刑部擬罪含昌時而甫言封疆明
係逢迎上意而致之死夫封疆則有之矣豈宜興一人之
罪且視師不過末一段事始終封疆者自有其人與宜興
何與及至旨出則又不言封疆而言機械機械者罷內操
撤廠衛皆機械也此內璫所日夜文致於上前者至此亦
不覺流出筆端矣壬午余入京正值救卜謹恕之時廠衛
自此而復當召對時宜興不在　朝次日始入此中情事宜

興豈不知何至一味逢迎作此等處分况以此復設廠衛
上之疑自此始矣此時正言讜論爭之不得而去何等光
明何至成禍乃苟且委曲而援聖諭行之余初疑諭自內
出至閱取原稿覽之乃閣中所撰也至廠衛既罷復設亦
絕無一言至冬底乃借廷杖衛鞫以快私忿何歟易曰知
幾其神乎其孰能與於此宜興進言亦甚有法如黃石齋
一事本因上問撼山易撼岳家軍難何以能至此宜興奏
曰飛在當時固是忠勇然亦未必盡如所云但因秦檜譖
構飛遂不得其死後世憐之所以說得飛的好就是古今
所無即如黃道周皇上罪之甚當但此人素有好名亦只

是做得較好故一時文士多稱其美今在瘴癘之鄉一旦
不保則後世亦止知憐他就與岳飛相類上微哂而不言
將晉江因曰道周在獄逾年只是讀書及感戴聖恩曾手
書孝經百卷各有題跋此人大要還在忠孝一邊還望皇
上赦他上曰既是卿這等說豈止赦他就用他也不難翌
日降御劄云永戍黃道周罪無可宥今特赦免前罪著以
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以見朕重學惜才赦過宥罪
之意壬申舉司農之入獄也救者多人單疏合疏共四十
餘而未有允意最後吳和受甘來疏曰自嚴之罪豈獨在
數掬哉致歷多年不能保其終罪一也自嚴不能保其終

遂致皇上不能全其恩罪二也望八之年匍匐入獄萬一
瘐死獄中使人疑皇上之薄待老臣罪三也疏上翌日遂
令獄所候議是上未嘗不受言也存此二條以為諫法宜
興師再入即欲起張鳳翔蓋其人素冒東林之名也久之
上意未開至壬午冬乃召入問以諸臣舉爾知兵其具以
對鳳翔如不聞者但言水陸艱阻之狀上不悅令部議及
疏上有黔技已窮等語痛罵一篇宜興乃票擬一旨意若
深求而實指以破故于是削去前疏單言耳聾矣鳳翔告
余曰不意宜興如此之妙生此留用補兵部侍郎又前此
六月着撫臣取其子幼安死罪為遣戍其受恩深重至此上

即位以來命相三四十人其中非無賢者求其精神提挈
得起者惟宜興與烏程二人但俱不執于正耳其初入門
更無少異惟宜興近和烏程近刻其以自遂一也烏程最
久不露破綻大意主于逢迎其後轉相摹倣不離烏程一
派雖精粗不同其揆一也天下事的確是這個人壞了孫
松石三傑有意去韓城丁丑乃發舉人曹鳳祖一事文衡
之子而劉濬石安行之婿也更有韓源為之房師一疏而
累數人而韓城無恙也韓城當日為禮科都磨勘之際未
免為濬石之意居多則韓城當先受其咎然而韓城但以
此去則韓城不死矣天意留之以甚其禍也其後覆試上
自命題不義而富且貴萬物皆備於我矣其文頃刻而就
閣揭云覆試雖通仍當革去舉人蓋留雖通二字為異日
展辨之地也上乃親閱其文塗抹數處無不確當改為覆
試文離真文離也即其首篇有承前人餘蔭等語蓋自寓
為文衡之子也於題何涉非文離而何不意聖鑒亦精于
時文也曹文衡為薊遼總督革職為民而去豈宜樹坊乃
以此與縣官不協遂至掌縣官之面縣官捉文衡杖之二
十寘于獄此河南鄉紳驕橫之報未幾而有苗思順褚泰
初之事皆河南人也衣冠掃地矣閣下書判科知道友舊
例也萬曆中有工疏爭之者未能改也王巴縣曾被論有
持其通家侍生帖在外向某武弁作何事者王自辨衙門
有體即在內科道不與以侍生矣壇中諸公憤憤至形諸
抄疏未幾文長洲入閣乃槩用通家侍生于是臺省諸公
翕然稱之而體局遂為一變矣後此入閣者欲仍舊則不
敢槩用侍生則不甘乃改為通家生夫通家則有之矣安
有身為大臣而在廷言路無一人不通家者此其虧體殊
甚皆自長洲開端長洲雖賢吾不敢諱此一事宋之偶山
西人登州僉事梁衡為萊陽知縣皆當孔李畔時有守禦
之功其後因爭叙不和遂至互訐宋訐梁九十八款梁訐
宋一百零二款但宋富而梁貧故梁入獄而宋僅候問有
何不得已之事乃乘陳啟新直鼓之日投疏求正直言官
勘問親疏啟新寓湯哀求由是問官不敢為梁伸雪至擬
辟坐贓二萬梁在萊陽僅一年萊城守禦乃有八月其餘
日即日受百金不至是也宋本與陽曲王府結親而又為
禮部未幾奪襲事發遣戍人咸快之而梁罪如故會曹瑞
清獄乃賂贓遣戍梁至不能具路費同年斂銀濟之而宋
在京舊有與脯賄賂把持黑獄職天舉朝畏其反噬甘心
出閣尹之下世道人心至此澌滅盡矣陳啟新疏于正陽
門下寔由曹化淳闡之于內自古小人進身未有不自中
璫導之者也獨怪正統年間曾有淮安衛軍丁某以訐奏

授垣中今二百餘年後有此事亦出淮安是何風氣但丁後以奪情入邪壇論戍遼東而啟新被參乃獨逸去斯一大關事也淮安人文寥寥顧多高科近年若丙辰之丘可孫辛未之夏曰瑚皆是其年不永亦甚似至清河小邑無城僅僅黃河堧上一邨落乃有狀元丁士美生焉其地淮黃交會風氣所鍾信有之矣天壽山真大地盡他處之山不過一山此山西自太行東連山海層巒疊嶂綿亘數千里余嘗上陵望諸山之氣欝欝葱葱石之骨脉極其厖厚卜年卜世之祚固未艾也諸陵各占一山惟長陵規摸甚大德陵甚草草面前有横嶺盖定于倉卒不及細擇也皇陵之變燒燬明樓此見于邸報者也有自彼來者云寶頂被穿一穴不知深淺地方官多諱言之自此連陷蕃封皇子繼薨得非根本之地有所搖動而然歟承天陵寢陷在賊中相傳未動正自未可知也辛巳上再幸太學復命詞臣刪纂六子即周二程張朱余晚至分得朱子數卷多駁辨陸象山語余意學者意見不同不妨各存其是不必自樹藩籬專事攻訐如象山者豈異端者流乎乃煩此呶呶示人以不廣也余一切刪之為朱先生惜然上之為此寔因欲令道士章醮故以此崇重儒術俾言者不得借口耳

章醮之舉為中外多事將以禳災求福而要之事天以實不以文殊不在乎此也每遣羽流于南城為之上與后妃審往行禮自文華殿西夾道中往來一日有部僚接本在會極門忽傳駕返皇遽避入文華門西直房于窗隙中窺見上乘小輦輦前立兩宮娥端麗無比其次后輦又次田袁二妃輦歷歷見之甚真不知上亦窺見其在直房中矣俄使中璫至問何人以姓名對上復遣諭之至外勿言也田妃父弘遇陜西人久住在京曾為千總官其妻吳氏妓也田妃亦非其女乃有此一段富貴在京無所不結納每科道命下徧拜之設筵以款科道皆樂與往還弘遇誕日各聯儕類往祝一日高鷺磯名衡為錦帳列余名以往田忽投請啟邀致再三余力辭之後告假往南海廻至濟上避賊居三月余方告病在里竟不往拜總河張玉笥語余曰田在此是客何不往拜余答以京中從不往還且曰太宰認為同宗前參太宰時浼弘遇講和弘遇遂廻不敢至也何以拜為然田見他客往往問余至臨去登舟乃自來拜余余至舟邊還拜而已田妃能書甚有機智誕日在四月丁丑過旱上方齋宿武英已半月矣至是欲暫還宮妃遣人力辭曰正為誕日不宜還也庚辰辛巳之間大璫曹化淳輩使人于南京揚州用重價得歌舞女子數人上甚

寵之即辛巳冊立為嬪妃者是也緣是累月未與妃相見妃乃手繕疏上批數月不與鄉相見學問視昔大進歌舞一事祖宗皆有之非自朕始也云云此疏竟在弘遇家每持以示人童肴諸公多有曾見之者吳阿衡河南人初第時娶弘遇妹為妾近為薊遼總督有疏言其飲酒多近婦人者上疏自辯稱臣之妾即督晉田弘遇胞妹娶已多年臣近得陽痿之疾云云此何等語乃入之章疏可謂大無禮于吾君矣又山中走出一熊為兵所得乃疏陳練兵之効未幾全軍陷沒上初幸妃宮謂之鋪宮田已立為貴妃袁乃鋪宮相去七八年袁固上即位時與田同選者也袁僅生一女寵愛去田遠甚即弘遇聲勢赫奕喜與朝臣結交袁之父名佑謹飭自畏不敢輕見一人往往相反也田之宮謂之承乾宮袁妃為翌坤宮翊字即神廟地原累朝相沿不聞諱也壬午余在東安門即東華門袁同守門得與袁晤因及宮中事言袁妃近作一紫檀紗廚費七百金其管事內璫奏曰奴婢為娘娘節省三百金如萬歲臨問且云千金不可言少恐貽㨾再作便作不來後上見之果問妃對言千金上細視良久曰果值千金前中宮以千金作一廚尚不及此盖宮中費用大畧如此只憑內璫口中或千或百無處稽考袁又言上往乾清雖時過右妃各宮

至暮必歸乾清然後宣召后妃不承宣召即各宿其宮不至也此本朝制度之善即妬忌無所施矣又言上寢處木臺高丈餘以階而升上作板屋內設牀搨又言內中多藏異物歲一閱視出之于庭有瓜子長五六寸澗稱之不知何地所產計其瓜當大于閻屋此古來史傳所未聞也歲晚遇節宮中皆有賜其家則進果盒或五六十副或百副視所賜以為多寡大要以千金出則以五六百入矣每季皆有賜衣少者三四十端此皆所當議省者也袁在門時有冬衣之賜內監所行紅面揭帖首開翊坤宮三字後列緞絹數目時袁妃差內璫至與袁語良久人不得聞又數日妃偶病袁于家設醮事三日三夜以祈福云乙亥七月召對止賜瓜果自壬午以後乃出內饌每衙門量人數多寡或二分或三分每一分為有菜二盒抗飯一盂精而足用不似光祿之虛靡也日講每次有酒饌初次設宴以後每人折銀一兩俱光祿寺辦戊寅東宮講讀該寺貽倒辦宴及講讀畢東宮諭去先生每喫茶已設之宴一時撤去殊為非體大預教元良何等大典國家不經之費不知凡幾乃怯惜及此乎此萬萬不當議省者也丙子二月十二日經筵屆期諸臣俱候于文華門外而大雪不止至午後上不出傳免午門外設宴已久遂一併撤去余時當展書

頗憚其難戲語同官曰經筵進講不過老生常談何如將此宴便賜諸人豈不省事旁有一内璫贊曰此位老先生講的是大雪如此只是賜宴即與經了宴的一樣同官皆笑余因述今早來時遇一宿科首員於長安門彼此班後相問其人曰怪得雪中如此早來原來今日該喫經筵且說經筵如何可喫與經了筵之言正相類也戊寅春經筵講官王鐸講聰明睿智一章分疏敬信悅字又語太多言時事又有白骨如林等語講畢上怒責數言謂其敷衍數語支吾了全不能發揮精義云云鐸出案前待罪良久上命起來又忘却謝恩次日乃上疏謝其次講尚書者乃黃

綱存錦聲細而哀無一字可辨上不懌而罷同官衛紫庵瀏文語余曰黃前輩講書恰是哭了一場余曰正為王前輩講不稱旨可為痛哭者此也丁丑編修劉正宗失去銀帶衣物久之乃得于一典舖捕役偵其所自乃中書吳某忘其所當及于武英訪之又無姓名蹤跡且久則積年大名盜也有妻妾數人延西席教予每日扇馬道上拜客夜即為盜有繩作軟梯無夜不入人家曾盜黃綱存家銀數百兩又盜進士李曰池衣箱中多物會余赴一席同年金壇王有三訴諸押出言射覆者畫一中貢路林是為獨坐無聊又畫女陰數十惟一無毛是為光陰有幾時有三方為

昔人以翰林院文章光祿寺筵席教坊司彈唱並言殆謂此等非耶曹秋林蘊清未沒半月前一醫者見之語人曰此公不過一月候視其口每恒張而不合也時方無恙人不信之未數日而病病十餘日而殁病中同年視之總一張目即合忽作鳳凰賦至三十句條理井然極其奧博俄而寂然同年曹天錫偶于寓所之側見一婦甚美使人偵之則夫歿且欲嫁也以五十金得之其婦日索衣飾曹極力奉之未几以天且著別遷一寓婦親擇多不如意最後一寓稍遠乃僦之婦先往曹在舊寓發諸裝索會天雨久之未完迨完而往則婦與細軟俱不知所在矣曹大駭天

已暮無可如何明日至其嫁處訪之杳然無蹤曹甚悔恨越數日其婦忽從外至曹欲執而尤之其婦絕無懼色大言曰我本有夫婦人被汝強占多時逮寓而無相干一字與我不然與汝到箇是處曹默然久之有殷呵者過婦欲出大呼曹恐失體即為與之而去同年吳一元云然費縣姚擇揚辛未第後娶一妾其婦預來試挑之欣然順從月餘親屬來者無不與通先後數人又皆姝麗姚自以為奇遇然而稟受青羸未幾疾作而來者不已其房師許石門遣人逐之不能絕至言于巡城御史呼總甲逐之寃其故乃窺姚之清羸欲因而斃之也京師多有此事即此二人

覺被焚余戲曰弟亦有一聯曰犬尤與禍袂齊飛羊毛共
炭灰一色沈憲申及倪鐵山皆大鼻程端白衛紫菴共為
律詩詠之畧云何物崔嵬起面間土星高掛大于拳稱來
共有三斤半打匾猶餘五寸寬又改杜詩云鞭條日暖龍
蛇動破扇風微燕雀高朝罷驢屎携滿袖詩成狗屁在揮
毫京師脚驢多于沙塵中遺屎既乾經踐仍復成塵則乘
風而起識氣逆鼻所謂驢屎携滿袖也初鄭方水師每入
館甫及未刻即出惟豐城唐師久之不出同館苦之迨壬
申秋鄭師入闈一旦值程有事欲歸而唐師至申未未出
程乃吟曰人生有板須當打故卜何曾到老唐盖院堂有

鐵雲版必撃之而始散也此数則俱可資咲癸酉八月朔
閣試南霖賦題本明白乃有用祖宗皇上字高樸者吳澔
人套用北山移文曰騎箕之精肖象之靈云云移文似非
賦體前此試視聽言動箴乃有用程子四箴次韻者又遂
師凱歌四章有云閃電飈馳霹靂轟此成何語雪夜入蔡
城歌行有用登牙二字者牙大旗也唐節度使門有牙旗
如今賢撫之儀故其内城曰牙城今裁城守如何可登余
嘗曰此即彈琵唱山之流盡俚語彈琵琶唱山坡羊也張
天如自負名士視同年如蔑莪乃其閣試賦得兵氣銷為
日月光首句云不把高官奉武人其餘稱是不欲盡言之

中書余因曰弟有一言年兄莫怪閣何言余曰近日劉家
失盜其姓吳者不知是中書賊又不知是賊中書于是合
坐大咲王亦咲無忤也余弟後觀政工部曹蓀素（名珍壽改名琥）
為大司空每怪進士入署不齊揖示司務大務有廖廖十
八員等語尋值祈禱預戒諸進士分為兩班須皆齊到一
日行禮既畢余方到則止二人行禮乃無錫馬君常世奇
安陽尚大倫也稍間止有二三人續到遂相率散去余戲
謂二君曰不意曹先生約來一方乃公馬上得之也廢常
每日進館無力顧長馬多是暫顧至館日斜出館須遣役
至棋盤街顧馬接歸一日諸人俱散余自内出見馬君常

羅小遜在二門外余問為何不去二人云方遣役顧驢立
語久之其役來復云今日操無馬余咲謂曰此處見有一
馬一驢何得言無羅張目指余曰這箇人馬惟咲而已館
中初以李豫石為長閩音不甚正每晨說假以給假為卸
諭以王卯為黄咲以趙之英為熊資英（英字讀近仍音而微清）仍每過
二人不入館則預做其說假之狀以為戲笑然李端方季
重不為詭異復饒經濟之才館中雖多人余所服者惟李
及吳默真太冲二人而已羅小遜好稱王子安滕王閣序
故序余役鄭吟亦云昔王子安矜落霞秋水之句云云在
館時更屢言之一日冬寒縐大復言及此而所衣絨褁不

可爲羈旅娶妾者之戒李春濶麻城人鴻臚寺序班上疏自言其母爲梅長公之娣所強占最無恥之人也一旦自楚中買妾朱氏贈簡討王用予朱氏絕色本楚藩宗室妾旣歸用予僅數月用予以差出朱氏留京一二年間轉嫁多人嫁皆不及數月御史魏士章其一也余門生毛羽儀緣事在獄其父德輔來京朱氏又嫁之月餘詭以爲寡居見婦而嫁楊翠屏絕武得三百金士章聞之大怒上疏言德輔販賣宗女遂下刑部提問翠屏懼出朱氏于外縣是士章爲人所薄此等醜褻乃煩章奏未幾竟轉年例刑部尋審德輔在京娶得朱氏其朱氏在京先嫁多人並非宗

女僅擬杖罪翠屏乃復携朱氏之遵化任後三年翠屏卒于遵化不知朱氏又往何處范木衡曰朱氏在京數年楚人几至嫁徧只是一箇風力余曰風力乃是言官朱氏如何風力盖江漢遺風陳夏姬之流也錦衣指揮許某忘其名乙亥十月毆死其妻喧動市井巡城御史親至其室問以爲何動此忿念惟言情願償命而已及問其子女家屬則所生二女皆被指揮占之矣于是指揮坐大辟葦棄不知何人後也田弘遇又養一女曾一至宮中視田妃上見而喜之妃即令出自此絕不復入壬午妃薨尋有九嬪之選盖上意在弘遇女弘遇亦願以女入宮保後來富貴也

未幾以東警罷其事至秋而弘遇死矣國家錢法莫盛于萬曆年間每六文作一分至天啟年間如故余乙丑計偕所親見也辛未乃增至八文因錢雜也然猶未大壞至今日而日甚一日私錢之禁日嚴徒爲販鬻者若撈其所以皆因有力者爲之如田弘遇自寧波回載錢十三船入京易會几萬萬弘遇用此錢于百姓而欲百姓不用此錢將銷歸何處也在南之錢百文僅值二分弘遇買來京用有四五倍之利萬萬之錢賍銀亦以萬計矣律以歐陽駙馬之罪將何辭爲雜錢旣多勢不能禁其賤當因而益賤之而獨重制錢俾二文當一文或三文當一文法在先行于

上而以漸及下京城內外凡收銀者皆令收錢制錢與雜錢兼收至其折數亦如之行之月餘其應給銀者槩給制錢未有不樂其便者也雜錢自去制錢獨行無所用禁而錢法疏通矣所謂因而利導之者也周田二家無日不興作人皆樂爲周用不樂爲田用田每伺工匠所在驅之以歸閉眞工所多者數月其非工匠者驅作雜工筋力疲斂乃放之在內飯食不足又不給値或伺間而逃乃得出也由是怨聲載道上于戚畹優辱而不欲朝臣與之結交相傳中宮曾指陳芝臺姓名曰此吾府探花也上曰旣是汝家翰林莫想做得閣老又項水心煜與嘉定家結親用吳

中風俗行禮有採花製作奇巧不數日傳達宮中上甚不
悅既而竟有降調之處即此二事上于戚畹嚴防如此乃
武陵專于內中取事而坦然無疑何也陳啟新自言隨例
謁嘉定伯助以米數石云云有敲之者曰朝臣與戚畹原
無相見之理何例可隨上于是重申戒諭亦不罪啟新也
余門生周銓初得第嘉定長子名鑑者往拜之欲認為同
宗銓以問余余曰令伯叔及昆仲科第接踵已是茂族何
借他人若認一族後來只有損更無益也乃止劉可數初
名可學本濟寧州吏目蓮妖之亂為熊文燦所捕文燦好
以誅殺立威而信任可數寃枉頗多可數遂富族京改名

納監遂至上林掌監凡東人無不認同鄉者獨不認余以
曾為吏目必識之也可數結交既多漸有營謀乃至條陳
吏部事宜後因佛事施銀千兩其疏薄達宮中上以為疑
俾廠衛緝之遂至提問久而得釋豈佛力所佑耶吳金箔
者家巨富天啟中殿工借金箔飾殿節次至二百萬累年
不能給完乙亥內璫盜禁中珠寶藏于其家後內璫處死
而吳以不知得免但沒入其珠寶而已後竟以他事破家
其房在崇文門內為周嘉定所得煥然一新矣祖母綠出
滇南以盃注水入指頂大者其盃水皆綠舒白絲于案而
寘其上則案絲皆綠故名祖母綠癸酉春東廠緝得吏部

打點人祖母綠一塊准銀七百兩上遣人送至閣中諸老
傳視大如拳云時楊彝屏在館中余問此物何用楊曰有
豆許大含口中可數日不飢是辟穀藥也未知然否徐州
楊春茂萬曆己卯解元先期夢買得劉某家祖母綠劉之
祖名濬景泰年解元也尋為舉首乃悟所夢矣余州有解
元七人劉濬號敬菴先生講學著書終身不仕其子即進
士劉槃與御史湯鶚同下詔獄者也楊春茂中解元時第
二題為敬大臣則不眩結中有重臣不可無權臣不可有
等語至京欲疏論江陵為父所勸阻二人者皆奇人也楊
尋卒不竟其志緬鈴者淫穢之器相傳有細蟲生草間用

金裹之楊彝屏以為非也彼處出鴇鳥乃至淫之物土人
為窩窖野外遇此鳥經過裸婦人于窖外此鳥必旋飛而
下婦人疾避窖中鳥因遺精于地取淬鍊金百層百淬則
成此物也登州膃肭臍亦以婦人試之其法取寘斛底而
寘案于上裸婦人以坐之則臍自案下騰起其不能騰起
者即偽物也夫已死之臍騰起為異至鳥而飛就婦人後
有遺精此理之難信者氣類相感不妨有之也黔國在滇
世守宛然王者土官畏之其所掛征南將軍印每遇下行
不至全用量事大小或用一角或用半印夷人奉之有如
詔敕凡有所指麾此印一至土官家則相顧失色惟以應

付出門為辛近年以來威令稍稍不行矣翠屏又言麗江軍民府産金每雨後山中尋得生金有大于豆者所謂金生麗水者也土官木姓曾欲認黔國為一族而黔國不許也有店房在張家灣其他處亦皆有之見人執禮甚恭其地諸生皆利其所有每赴試必以金為贈也滇中之地極高每入京謂之下京計其地在數十仞之上以漸而下也會試例給勘符往返至庚辰下第一槩不許用流離不能復歸乃有餓死在天壇者皆本兵揚嗣昌為之自昔祖宗成法其為計豈疎于嗣昌哉節省几何而失士子之心竟失遠人之心非所謂得策者也邊之萊大戚也按廣西田京具言荒僻之狀衙門公座皁隸皆用泥塑而畫飾之交易皆婦人其丈夫則居不常入城也邊在彼苦瘴每日服人參以勝之差滿約服二千餘金到京不多日而夜寢不復起將斂面色變青人以為人參之咎果其然歟宜興師每日服附子五錢徐玄扈相君每日服大黃五錢皆是異事一名醫告余曰二公此時不覺後來須一總算賬玄扈尋卒于任病不一二日了無他異宜興師又不得以附子死也嗚呼醫言亦不驗矣邊之萊爲諸生事至海上一寺璐芳齡若生平曾經歷者蓋此寺中僧也後泊舟其處夢至文昌帝君所言官當至太僕寺少卿覺而訪之其側近數里有文昌祠徑路一如夢中云頃自廣西差回將陞擢因欲避太僕遂止不果未陞而没没後贈太僕少卿竟不可逃異哉吳澹人亦夢曾為松風寺僧方水師作序曾述及之後寓所失火被焚三日而卒亦僧家荼毗之義也宋九青在杞縣妻病甚危其僕夢至禹神仙廟有石碑上鐫宋名為太僕寺少卿其後俸滿遷之如之萊竟陞大理寺少卿歷太常至刑部侍郎則夢亦有時而不驗也禹神仙廟在萊陽縣人甚崇重之夢有至奇者陳井研之祖名某以按遼東御史也家本寒素未生時里中富室夜夢有人送扁至其家者署曰光祿第其人有兩子皆諸生以為科第可待也未幾兩子俱死諸孫零落漸貧賣第于御史會差遼東卒于任以勤勞王事贈光祿少卿去富翁做夢時已五十餘年後有司送扁其家前夢始驗不知此事何急而預兆于五十餘年之前且所兆者乃死後之贈官也胡菊潭世安為余言如此掖縣王萬象好言神怪自言少時遘危症夢雲長公騎馬持刀提人頭來救甚真次日即愈又言曾在濟南處館有一狐甚靈主人病中思桃時方十二月計無所得狐言不難去一炊許時即向空擲下二桃連枝及葉露尚未乾問從何處得之則云來處遠甚蓋世間自有寒暑相反處也又二年狐悽愴向主人言取擾事發

不得留矣自此遂寂然也神仙事古來多傳之登州有王赤腳者不知其名但以赤腳為號或見其方坐地上忽在樹杪土人多言其術甚奇往往出人意外有從之者即言不可間指數歲童子曰他卻學得著出其陰以示人則一如童子也一日將死遺言葬城門橋下如言掘之滑石碑鐫赤腳王三字因埋之數日後于他縣有人見焉其在衛府甚久適與宜城談蔡蓬頭事甚悉其跡著世多知者此不具載蔡蓬頭王赤腳可作的對也宜興師之再召夫人吳氏卒踰十年忽于夢中阻其出山宜興意未然之夫人云既不信吾言可同我暫至一處宜興不覺隨去見一老僧頸繫一索夫人指示之際悚然驚悟自知不祥乃是夕世兄亦有此夢較着如此而不能斷割以及于難至濟上余遣謁册次語余曰自知再來必至禍及而不敢不來嗚呼豈其然歟王巴縣宜興師之同年再召至京未見朝而罷或以為井研欲據首輔故逐之去井研即有此心無此力也宜興師挺綺催取候旨上無日不遣人往偵相傳約巴縣于某處路語又傳以書約巴縣先抵京而後繼入此往偵之言播于京師者也上因宜興遷延太久甚怒故宜興不敢再播上遂于前二日殺吳昌時等則宜興之死巴縣之逐決矣巴縣至良鄉上疏票擬奏饗及延佇等語俱為上所刪塗此豈井研意也京師凶宅連連而有如楊大洪及崔呈秀雖邪正不同先後並住一宅而相繼破家御史張聚秀舁卒于其內人相戒不敢居青州馮可賓獨買居之且開園起樓以娛封翁一日為鄒仙元彪在朝仆于班次傳者閧然皆以為可擯且爭咎此宅已而非也然其封翁竟歿于此宅繼之者亦以憂去大僕寺衛亦有一宅素凶何香山居其中七八年其家中或見緋衣婦人往來空室香山不見也香山去後宋五河琛以考選候居未一月而艷同館吳慎旃移入余以為言吳云凡宅豈有不經人死者何妨于事未五日而吳病病十三日而歿余初住一宅業師以序貢就選暫館余寓倉卒病卒余旋奉差出京同年張師度入居之病卒最後孫鳳毛亦卒于此宅皆數人相繼事豈偶然然則凶宅果有之也戶部員外徐有祐四川人厨役為妻朴殺埋宅中後居者發得其屍轉相推究于是有祐冠帶閒住妻追教命也衆忌西憎叅宋之晉亦以鷸啄死屍為言至煩御史按驗徐與宋固非所以處下人要之此等非所以瀆聖聽也至屠愚仙象美紅棄一事更屬猥褻以閨房不堪道之事而騰章奏煩處分何為也哉屠愚仙為張鳳翥為邊才召對文華殿至日斜上始出而鳳翥自晨入飲酒已成大醉同召數人見其語

狀潦倒謂不可入鳳翥力爭欲入酓袖喧呼至左腋門守
門中貴後加留阻鳳翥怒拳毆之復操俚語呼曰皇帝老
官召我何人敢阻緣是數人力過之而止然上已知矣諸
人對畢上問張某何不至對曰適在郊外較射射畢飲酒
不敢入上曰想是酒醉發狂不懌而罷曾于次日疏引罪
也熊文舉任吏部亦著清名一旦有過周謀事周謀韓城
門生也江西人浙中知縣使人江西求熊封翁遺書文舉
陞遇爲部屬以甲科得此不爲難事乃又遣人于京中明
前事因被緝獲其稟云所尚之題乃五百年必有王者興
也又云與敵座師言之指韓城也韓城出揭委之文舉時
文舉典試未旋矣部鞫乃封翁應之與文舉無涉于是封
翁論戍而文舉一疏之後恬然服官余竊爲文舉不取也
丙子五月御史詹抑所爾選上輔臣以去明心疏孟以嘉
善相君發端而及近日時政言甚切直上怒召對辭色俱
厲詹應對無所屈上執疏問如何是苟且詹曰即如捐助
一事也是苟且佩佩數千言且云臣死不足惜皇上幸而
聽臣言固可爲今日之用即不聽臣言亦可留爲後日之
思中璫在旁嘖嘖嘆服上益怒閣臣申救良久命錦金繫
之朝房候旨翌日旨出着都察院議處而已院議罰俸但
議語涉誇遂併處主稿御史張三謨而院乃以爲民議矣

向令議語稍加抵摘即罰俸無不允者此中机括頗亦易
知而當事者未悟激成擴直之舉良可恨也仇維禎以侍
郎出鎮通州到任後疏稱通州內璫守禦之能御史今僉
憲金光辰論之謂其不思自樹巧借內援于維禎責備極
當而上召對手臺怒甚曰仇維禎方至通州亦須讓他辰
布便爾借題沽名會天大雨雷震因而霽威光辰如故矣
辛巳冬月偶起大風午門及左右掖門門閣一時俱折如
截斷者亦可異也余未在京中書于允中言之癸未旣復
內操一日雷震奉先殿數其脊上天仁愛能無惕然于其
間歟陳啟新旣用上亦悔之只是不肯認錯其後姜卿墅
埰上互糾之疏下部看議部議有刀筆等語上不悅諭輔
臣曰只是處分可矣管他甚麼刀筆意猶未脫然也卽議
在外撫按提問本欲困之以法以快人心乃使棗閑脫逃
路皓月不得辭其責矣啟新曾清理順天府錢糧將科場
供給裁削大過主考猶可支吾房考至無炊爨且考官房
中一切借辦撈出天而未明而府役率行户百餘索取喧
譁擁簇何其無大體也國家惜費亦不宜惜及于此在啟
新固所不知乃啟新被參提問已經數月而尚仍其陋則
順天府官亦去啟新不遠矣國初止有廩生後乃加增廣
附學故試錄于某府州縣學下廩則止書一生字餘則加

增廣附學于生字上此舊例也河南周藩宗學創開科第誤書宗學生多一學字丁丑一榜乃於增廣附學之上俱落學字徑接府州縣有是理乎是時孔句容爲副考填寫紙條不甚留意填榜儒士不諳舊規遂誤至此榜後言之句容且曰須經重刻乃便進呈句容曰然因言留都遇丁祭惟國子監舉行上江兩縣就于府學如京師故敝鄉嘲京城諸生曰應天府學不祭齋上江兩縣無學正此類也相與一哄而罷句容事多不知與禮部言否閱月進呈竟仍其故至壬午余一切正之正統試録有中書舍人竟書其銜而不用御貫世廟時録可按也近日孫鳳毛姜金潮

皆中書出身仍書其學生而已往時教官無不書銜故非卷將有一教官則房師爲之失色今書銜者僅十之一二其爲教官與否無從而知矣辛未浙江王佐甲戌南直吳鍾巒俱以中州教官中鄉試至會試仍入北卷中式無或問者抑又何也自甲戌顔茂猷五經特准殿試丁丑有五經四卷止中揭重焉時令各書本經四義于四經之前揭爲書經則場中明知其爲揭矣此甚不可也其餘三卷皆差經首不必言揭卷在書一房其房師將以爲首而總裁不肯也曰正爲五經不可掄魁此何言也夫明旨列茂猷于正榜之前即元且居後矣乃不可掄魁乎文章公器關

以五經增價不聞以五經受累也壬午場中止有二卷各卷謄畢始入羅小遜曰既是兩卷止可中得一卷余曰不然且看文字如或不佳一卷亦不可遷就如佳雖有十卷亦須中他小遜曰然既而兩卷皆佳但五經序列不便分房因書各房于小紙與小遜各拈其一此時一名二名俱定三名以二場帖出中書黃耳鼎房中卷也黃方倖滿考選小遜欲以次卷壓補余甚不愜意至四名禮記卷又甚佳不可易余惟期拈得書經春秋則以五經卷爲魁以專經卷爲第六名廢破丁丑總裁之謬不意拈得詩二房及禮記房則不得不以爲第二卷矣豈數爲之歟或者不知

以爲踵丁丑舊例而實非也猶幸小遜俯聽余言開五經兩卷之例明年兩卷皆捷後有五經一卷名趙天驥者在山西以五經中式至是亦在中列填榜之際并研及通州曰五經只好二卷如何又是一卷遂以本房易經填注是不敢于破例而敢于欺也請問二公壬午之前何處有兩卷之例豈中堂捲當反不如兩宮坊耶并研不足道通州是何遺際上以格外用之而不能破格以事上小事如此大事如何去得丁丑闈中羅小遜以夢故焚香拜落卷信手抽得一卷甚佳而破中有魏字者忘其名余未嘗有夢而搜閱落卷不遺餘力僅得一卷亦無他異但首篇承上

節思字來從思說到好又從好說到思不作兩平其先爲同事蕭暦室譽塗竄滿卷遂命人洗淨加以圏點且批云會場大矣何可少此一種篤之句容是日句容晨起似夢非夢若有人扼其臂者既而此卷遺至遂收之卽烏程閔度卷也余詩有云吾道良堪據鬼謀非所尊蓋謂此也壬午有諸城丁某者以三百金得監元後營閲節故評事李森先以擬題桂議丁見事蹟頗露不敢入場而去余與小遜因而加慎則有之迨後榜出江西有二人而山東並無一人時入試者六十有餘並副榜亦無之事出偶然東人遂謂余有心避嫌不知闈中安知其爲東人而汰去之若

拆卷之時衆目共注已定之卷誰得以意改移夫但保自已名位而排擠桑梓此謝德州陞之所爲也余雖不肖萬萬不至如此湖江原名大捷行人俸滿業已出缺候考乃復入丙子北闈中書陳龍正閲藏記借其擬題一帙榜出所中有胡維孚者物議騰沸龍正爲醒迷記一通後維孚爲部科磨勘四義剽布于本題無涉龍正乃自陳有醒迷記被得旨進呈發抄故維孚革褫湖江降處卽赴考閃中旻亦降賫善而龍正無恙此事殊不可曉胡特泛然擬題耳出題在龍正閲文在龍正而乃嫁禍他人何爲者也且其醒迷記不過因物議之及更加詆毀不受其饋杯耳有

何發奸之功而超然事外故浙人亦有不能平者此科解元馬之驦文較癸酉殊勝乃有一二下第諸生吹索字句投揭於陳啟新遂至疏劾于是主考黃東厓上疏自明云吏科無衡文之責啟新非能文之人上塗吏科句意可知也部議竟以數字不雅罰至四科無論一字不足以累全文卽專論一字有何大戾而至是也啟新不足責議制衆呈逢迎啟新者推其用心何所不至自庚午姚現聞希孟以中式生被處北闈遂爲畏途蓋輦轂之下議論易生風波易起也癸酉張賞蘇序及先期托疾杜門因以方逢安爲主考是科獨無議爲希遘也壬午余以赴京之遲爲宜

興師所不善皆心爭入北闈或詰余曰業已遲矣何不再遲半月明年便入會闈余曰是則罪之大者意亦良苦矣劉澤芳可教之子年雖幼而文字儘可中式乃部中不肖司官以伊巨富垂涎而不得則磨勘其卷以爲奇貨謂其套用敦厚以崇禮舊文幾于全錄次二篇亦然不知北場文字有用本題舊文數行彼此相同仍在中列者況別題文字焉能禁其套用且亦何必禁也一二司官更加狠戾指欲伸說其間便執巨富爲辭相與目笑之反似受其賄賂代爲出脫者此等悶氣大不可耐子罕言命理乎抑數也子平五星之說余自幼不甚信以其年用建寅而日用

建子也以十一十二月爲去年而以子時丑時爲今日即果有此理果有此數而舛錯如此何能奇中京師有王太和者江西人人共以爲神驗一日與傳海峯鍾秀訪之方巾道袍屏去僕從托言候選之官推算良久一毫不似余與傳相視而咲壬午枚卜曾以柄用許宋九青又言六月二十三日當召對是日果召對乃下獄非柄用也太和自此逃去不知所之劉幼孫重慶戶部侍郎生平有好古之癖日用之物無一循人者凡古異之物價無貴賤以必得爲主後久債二三千金皆費于所好者也余嘗飯其家所用食器燦然青色皆宣廟壇器也不歲餘皆散于京師傳海峯得其一舃價一百二十金其買時三百餘金其他物皆稱是也徐僉憲驥携一元章石卷凡百餘種五色骨備其石各有所似而不似石者頗多奇狀歷落目所未睹京師有二古像其一旃檀佛立像在鷲峯寺有古記其質深碧似金似石間有似木處乃西國填王當釋伽在時所造自龜茲入中國歷二千餘年像莫古于此者其一大士像在稽山會館尉遲敬德所造也搆萬曆年間覆之以金珠爲可惜矣又有貫休羅漢在城南一寺十六軸古絹爲香煙所侵黑色特向日中僅辨髣髴閱數軸往往目眩無能一日閱十六軸者亦奇物也殿試之次日詞林請兵科一飯觀唐人十八學士圖相傳爲故事癸未余得觀爲吳道子畫也皆立像上署銜名無他景物點綴末有沈括跋及問所從來則正統年間山西一監生條陳兵事並進此卷疏既下併此卷俱付兵科遂留至今時沈蒼嶼淪培爲都科復出調馬銅牌蓋銅符也字皆反凹其正文龍起者藏番人處大篆云皇帝聖旨下爲二行云合當差發不信者死外以紅皮爲套冒之旁有細字曰撒剌哈必番人名號也當時以調番馬當在茶馬之前矣嗟乎國初威命如此覽之徒增慨嘆耳太僕寺石刻畫馬有二一吏道碩一趙孟頫皆王鳳洲世貞官大僕時所摹勒也趙畫馬人所共知吏五代時人畫馬視趙爲奇筋骨蓁鬣更加峻嶒借此以久其傳實爲厚幸矣內閣宣聖像亦吳道子畫余嘗入視其像冕旒端坐亦無景物大都如世俗所畫神像者龕外有帷帷中燃燈絹色又古但見其依稀耳下有範銅像兼四配像則宣廟所賜也內閣設先聖像而閣臣兩列坐爲中視長案相對治文書儼如先聖臨之者制固善矣若文華門東直房不過暫憩之處亦有小像則余所未解也余嘗教習內書堂堂西向約十餘間其南一室奉先聖其北一室亦奉先聖於南則拜於北則揖不知何所取義夫設聖像于教習內豎之堂已非所宜況相去咫尺而設

二處不亦賣予所當議撤者也凡入内書堂其司禮掌印俱投侍生帖蓋國家設詞林衙門雖令體貌則崇自史官已然彼亦不以為異也論者乃稱張江陵投晚生帖于馮保得非不悦江陵之人造為此說以誣江陵者乎然近日張淄川以首輔之命不出傳聞其求曹化淳寔有此事淄川原非詞林出身未必無此苟且之事但取戊辰會試錄觀之内外藁官凡給事中御史無不因魏璫帶卿銜及都御史衙者獨詞林如故蓋詞林之體原自無可營競雖詔璟者不能改其常也祖宗以此儲公輔意深遠矣杜敎齋三策冊封琉球海中月夜如在水晶琉璃中遇雨尤奇水自空中直下與海水相接渾而為一雨中有赤黃綠黑等龍隨水上下鱗爪攫拏毫髮皆見僅七日至琉球回時中路舵折一日一夜在回溜中行不知遠近舟人自分不全黎明忽見遠山諦視之福州山也不炊許時已抵岸矣福州海中有彭湖島相去三千里晴日髣髴可見有叅將領兵駐其中自福州順風而往不半日至也又有東島者視彭湖為近内惟產鹿千百為群島人捕得取其腸胃連糞食之以為至美其全體則鬻之福州人今所鬻鹿脯鹿筋皆東島物也應劭風俗通記稀姓十餘人皆為太守或以為非實然不必非實也南部新書言唐太宗中宗以來禮

部放牓擬取二三姓氏稀僻者謂之牓花余攷洪武以來登第稀姓四年辛亥則有習番元氏縣人米鋭富平人永樂十三年則有巴鏞江西鄱昌人宣德五年則有薩琦正統十三年則有越堅景泰五年則有上泰江夏人上字與尚異茂彪襄陽人聊讓蘭州人天順元年則有上志朝邑人與泰又異者七年則有亘茂公安人殿試改為戍崇禎年公安有戍嗣宗成化二年則有乙瑄海州人沃穎定海人五年則有勒璽曹縣人八年則有閻鉦澧州人蘭玉趙州人十一年則有仰昇無為州人滑浩大醫院人十四年則有才寛遷安人鈕清會稽人鈕清會稽人節欽盧龍人二十年則有稅新四川南溪人二十三年則有仵紳蒲圻人弋福代州人弘治六年則有蔚春合肥人阮賓懷遠人阮字與阮異閻潔澧州人仰儒餘杭人與仰昇又異者九年則有汝泰吳江人十二年則有牧相餘杭人十五年則有訾綬朔州人正德元年則有充猶内江人三年則有銀鏡忻州人六年則有頓銳承州人九年則有底蘊考城人及宣交河人十二年則有仵瑜蒲圻人十五年則有狙琚融州人眭諗武進人眭音須初杲潛江人嘉靖二年則有阿其麟代州人五年則有拱廷臣桂林人八年則有雎煒丹陽人與雎異縣郯禺太倉人十一年則有承林德州人十七年則有汝齊賢吳江人順境武昌人步允遠薊州人鄉文瑞公安人萬蔡滕縣人二十年則有鈕緯會稽人弋中和南充人與福異者二十九年則有操守經浮梁人三十二年則有尉介彰德人三

十五年則有操守賢(浮梁人)隆慶二年則有感懷良(萊陽人)五
年則有由禮門(杞縣人)令狐氏唐宰相族也當時以門族單
少有相認者即收之甚至姓胡人亦冒稱令狐或嘲以詩
曰自從元老登庸後天下諸胡盡帶名萬曆中有進士令
狐泌近日有新城令〻禪孤不知其為宰相之後否以上
四十餘姓皆從會試録得之非傳疑也又益都有郇姓本
毛詩郇伯勞之之郇乃音環不音旬郟城有㨔(音韓)姓亦巨
族也黃縣有淳于即髡之後歷代墓俱存大顯于唐碑表
相望今族屬千餘人而無業儒者苑黃縣云然又山東有
舉人雖坤唱名之際二字俱不識乃自言雖坤又非不識
號盇之比也其不係士紳者稀僻之姓所在而是又何可
盡訖按洪武中嘗禁胡姓一時或改就漢姓如亓姓者人
以為元字而伸其下然今元姓儘多元人非姓元也如慕
容赫連拓拔之類今世絶無雖胡姓相沿已久不妨與漢
姓而存禁令一出或因而改者多矣至於胡人賜姓如恭
順侯之吳實繁有徒奕世而後安知其所自出又不知漢
自漢胡自胡之為愈也

癸未九月經筵進講君子有九思一節余先期撰講章送
閣進規處有聖不自聖一語并研使中書來曰此語上所
最厭宜改之余即易一别語因思堯兢舜業古來帝王憂
勤不已無非不自聖之一念何至以為厭也此語可厭則
講書亦可厭矣區〻小臣不敢謬執已見并研恐不能辞
其責辛未羅萸江喻義送講章於閣烏程令改不肯遂至
疏參言舊例推經筵進規多于正講日講則正講多進規
少喻義以日講而用經筵之例故改不聽自媿不能表率
後進云云乃下部議處部議云聖聰天縱而喻義曉〻多
言遂以閒住處之夫講章豈有二例况多少之間惟視文
義盡否又非有一定之限也烏程不過借題以處羅耳乃
如部議天縱不須多言安用讀書為也一快一後來講官
無所措手矣日講與上凭一几寘講章其上以牙籤倒讀
非預誦精熟往〻致誤短視者尤苦之何香山為講官時
講尚書至弗慮胡獲弗為胡成寘然不記遂不能終講翌
日上疏引罪幾并城四維壬午冬㤗自少司成加中允為
講官舊本短視牙籤所指多非其處講未及半偶有遺忘
不能復措一語而罷又數日復然乃自陳怔忡健忘于是
准辭日講但帶宫銜优成均也上不喜忌諱一日講春秋
越過宰晅來歸仲子之賵一條上問何為遺此不講蓋宰

咺稱名以見宰之非宰疑講官爲執政諱也其實諱瑂字
耳至于疾病二章從來不以進講上皆令補進其時王素
公錫袞爲講官乃以天字主義言聖與天通無論死生疾
病無往非天故曰吾誰欺丶天予議論儘有關係但進講
須誦本文末節死於臣之手及死於道路是何等語旃履
之上無故宣此不祥之語似亦非所宜也春秋講章與他
經頗異多不用進規每講僅一條甚至意義少者寥寥數
言而畢但以一人專講不復更替爲勞宜與師摽政時越
次而用亂瀓乎若宰乙丑諸公甚不平宜與節不領也瀓
乎講官三年敘陞至諭德反在乙丑諸公之前癸酉冬漸
漸有摽用消息或云因爲講官而用力于内也一日早朝
有遺匿名單于左掖門内者多言閹門及鄉黨間事儘不
堪道一時閧傳劉不自安因乞假歸無几卽以病卒此可
爲詞林躁進者之戒王素公錫袞雲南人方署吏部印又
爲講官每于事瘃撰講章以進是時上或連數日御講王
不廢部務每日撰講肄業精熟至于不遑寢食而因講納
忠往丶而有一日講兩吾無閒然矣一節進規處畧去各
項獨重溝洫言江南水利極其詳盡其于東南財賦之地
裨益良多但河北水旱非溝洫所能救東土諸泉以遭運
故尾閭涭之民間不得涓滴之用而荒盗以來蒿萊盈野
雖神禹復出將如之何夫天下大勢(京師形勝重在江南)形勝又重在河北
近日傳司農淑訓將邊腹餉欵入不副出之數刊刻成書
每遇朝臣有捐蠲通之請槩從度閣但送餉欵一冊不復
議覆余壬午入都請蠲七州縣逋額司農亦以此法應之
吾恐天時人事兩值其窮將來釀禍豈但入不副出而已
天下大計非可與貧窮作家量入爲出者比乃不酌量緩
急而欲槩杜請蠲者之口憂國者不當如是也庚辰秋上
傳諭欲素食終身以聖母早崩不及養故也此殆託言或
别有感而爲之也一時輔臣有揭李印綬賢有疏大要爲
主上裦口腹謂不宜以淡薄自苦自古帝王之孝不須如
此而已上皆優答不允不知此等揭疏何所見而爲之夫
上之感動及此必有大不安于中者乃不能引類暢言以
成就君德而及言不宜淡薄何其言之陋也余謂宜備極
贊美而更推廣言之皇上以聖母故素食終身大孝至仁
千古無兩但帝王以天下爲一家民物爲一身則仁孝又
不止在素食也素食之意將以惜物力則買辦需索造作
進奉以至非時之賞賚鋪埶之羡羨何者不當裁節將以
惜物命則緝獲聽斷拷訊敺讞以至財與命相連法與情
兩乖何者不能寬貸推此類言之使天下無一浪費無一
御寃其爲素食也大矣揆之聖母之心何等欣慰卽日御

水陸之味何損于仁孝之一毫今議裁議減多在外庭而
監局之中其盈縮任意谿壑無厭者自若也旻晝之重一
歐一加至于加無可加比無可比但言奉旨從重而已甚
者廠衛緝獲即為平反所不及什有九死萬一得生而其
家已破封疆之事閣敎督撫不聞敎總兵也聞有總兵乃
其庸瑣無能為者故總兵益驁督撫益危皆非所以惜物
命也持此不變而避腥羶茹蔬果將恐聖母在天之靈有
慨然不樂已耳以此進規上未必怒何諸人之疏絕無此
意失悟主之機沮為善之路良可惜也夫李西野化龍山
西人考選部擬御史上自改為給事中到任之日上疏自
言臣才能譾劣僅擬御史已為過分不知皇上何所取于
臣而特改為科恩則厚矣臣伏自循省求其所以當改者
而不可得也此言可謂切中出于自言尤人情所不肯上
怒甚降調尋以假去不復起其與李互易者為臺中胡某
試卷中有體目而視語為上所塗因易之或言吏部進卷
之日胡夢大雨雷震西北喬起一龍失驚而寤及旨下易
已者乃山西李化龍也亦奇矣是次考選亦有真定府同
知許自表以原擬御史黎玉田易之自此遂開內改之端
而當事者漸至用以行私矣黎為同知半年陞昌平僉事
踰月遂陞遼東巡撫許以明經起家既得御史管京差踰

年挨次當推宣大意憚于往乃疏忝烏程得旨降調補上
林署丞由此觀之未見其當易也已卯科選亦有內改數
人吳昌時以部擬禮科改部屬而韓城之怨由此結矣是
時上自命題復河套議凡言不可復者即入選或云武陵
密議棄遼東畫關為守故以復套為比未知其果然否也
張屢舟作揖戊寅有疏論高起潛上怒責令回話方燈下
構草所坐室中碟子有聲揭扇一時俱闢出視之寂無一
人張甚懼自意當得禍不測但業已論事無可如何然作
父之再理前草及疏上止于降調乃知鬼神弄人有志之
士決不為所愚也吏部侍郎張捷宜興師之私人即烏程
之蔡奕琛也蔡無日不至烏程家張亦無日不至宜興家
宜興去而為少宰如故一旦太宰缺人屢推未用坦中呂
黃鍾上疏言何不于侍郎中特用一人中書喬可聘駁之
謂侍郎止有二人其一詞林無陞太宰例非擁戴張捷而
何呂因舉詞林為太宰者以辨時賀江夏在吏部不聞以
知人擅長且自有詞林本等之官安見其當為太宰呂此
疏出而其擁戴益不可掩故未几即轉年例然而張如故
也會乙亥內察將及御史劉宗祥素有貪聲自知不免乃
發捷與已私善有當事者尋欲用內等語意指烏程也有
旨詰張張乃以聞住去劉因免于察典旋陞江西巡撫夫

以不易去之張捷而劉能去之不為無功但發人私書非
正人君子事況即與已之書乎以此逃察其人不足敬矣
省中蔣德璟即晉江相君之弟亦因察典將近上疏參房
之騏奉旨云國博考選原係舊典何言無例時之騏為太
學博士議與考也蔣欲借此建言而不知房之與考先從
政府得之也疏既被駁蔣竟以察處蔣與劉均一借題但
有工拙之異耳要之蔣之心事仍可對人劉之心事乃不
可以告妻子也主察者避其所忌而甘心於其所易與亦
大憒憒矣曾就義江西人作縣頗著清名戊寅考選御史
書中稱百姓之困皆由吏之不廉使守令盡廉即稍從加

派以濟軍需未為不可上喜其說遂擢第一入詞林未有
勦餉練餉之加實因曾議而決計也夫為政須令有餘地
雖堯舜在上不能使吏皆廉吏未必廉而加者真加困者
乃真困也曾豈真昧乎此不過一時逢迎姑借以為功名
地耳曾進館未久復上民為邦本一疏得非有所不安于
中而欲以此救前言之失乎或曰就義前後兩截可謂逆
取而順守矣又半年許以疾卒于任夫國計民生何等重
大而昧心妄言以博已之一官此天地祖宗所不容曾之
死蓋陰禍也漕運舊例有土宜換棄之說沿襲既久並貸
客貨神廟年間所帶日多運軍以此為生計視船如家甚

愛惜之其有淺阻之處自願剝船公私兩濟蓋未有私貨
得速而反憂官糧之不速者祖制寓意深且遠矣近以運
事遲滯一載切嚴禁閘過私載則沒入其貨而加重罪焉
運軍日貧商販裹足剝載既已無力一且淺阻在前惟袖
手而觀諉罪于河道甚且有燒船以圖賴棄船而潛逃者
矣何者非所愛也自古王道本乎人情利之所在人爭趨
之乃因以集事故私不妨公王者所不靳也不然適足以
致誤而已夫公爾忘私國爾忘家士大夫猶或難之而以
責之運軍此萬不可得之數也善謀國者宜熟思而慎處
之丙子春有歲貢生某者忘其姓名伏闕上書上命取覽

以其所言無當而罷之然其言亦有所見如云驛遞裁減
而損驛等夫去而為賊則後驛遞為平賊急着一時或笑
其迂不知此寔至言天生此食力之民往來道路博分文
以給朝夕一旦無所施其力不去而為賊將安所得食乎
後有自秦晉中州來者言所擒之賊多係驛遞夫役其肩
有痕易辨也乃知此生之言不謬夫言有可採即芻蕘不
廢況貢生乎自驛遞裁減藩封夫差人夫不過十二名一
輿之外僅餘四名不足以供節冊之用仍有封王妃者冠
服或二三損新例又多併差一府而有二三王妃則冠服
多至八九損矣其人夫仍是十二名往往自脚羸馱之

蹩躠逭查間大爲褻體夫臣子奉差卽自須脚力非遇也
冠服乃朝廷之法物須俸藩王與禮何等隆重而下同鬮
䟦動輒靡費此甚非所以重帝命也余方在籍諸君奉差
至齋有見過者費眉相告余戲謂不見夫解餽者予夫馬
俱足更加　送彼亦一錢糧此亦一錢糧也所爭出入之
異耳諸君以侍從之臣持節之重而不及一解官何也世
事至此付之浩歎而已宗藩之陵替久矣非官紳諸人敢
與抗禮而其勢既窮雖欲沿舊制而不可得且將軍受各
官拜亦舊制也國初將軍甚少閒或有之其親皇曾孫也
卽受各官之拜彼此交愜今傳經累葉其非皇支者毋論
卽列在皇支晉王孫非帝孫也周藩郡王多至七十餘府
將軍不下千餘每遇散給祿糧塞路盈衢無非玉帶而欲
撫按司府而下一一拜之有是理乎今上由信邸承統故
留意宗藩修復掌故要之當國初親近無須申飭其礼自
隆若迎來宗姓卽二祖而在亦不能因仍其舊昔人言祖
宗親盡猶且當祧况于宗室嗚呼此至言也國初親王不
時來覲故高皇帝見親王與皇太孫相見禮公見之後仍
有家人禮至度廟行禮太孫居中稍後親王兩傍在前天
順初召襄王來朝已不用家人禮而欲天下宗藩隆重如
二祖時何可得也况熹宣而後防禁日嚴閉著一城中無

異因拘各官之于親王惟無失大體足矣郡王而下儘可
通融講鈞敵之禮一切舊制不能復亦不必復也唐親王
皆出守郡然陟行爲宋親王班在宰相下我朝雖無此制
然江陵盛時于親王皆以賓主相見其守制在江陵爲宗
伯時者又側坐稱門生卽云勢燄所爍頗爲非宜然而朝
廷益尊不聞親王遂以此䡖重也璠狂過正將生事端亦
豈親親之道歟宗藩儀節之議始于唐藩上疏言各官有
來與王端禮門者用拜帖書大字等欵各藩率不聞有此
想偏中州爲然此識各官之答也部議屢上屢駁遂下部
著侍郎陳子壯于獄傳聞上怒甚欲加廷杖曹璠跪諫乃
止永几唐藩被逮二郡王上乃不懌蓄而未發尋又鳳陽
兌兵勤王越亦内不自安之意非真有他志也上忿欲撫
按押發高牆其言云一日逮二郡王我絕人倫背遺祖訓
莫此爲甚向使不議儀節二郡王萬不至被逮亦無從而
禁錮高牆矣語云雖曰愛之其實害之上而不愛宗藩則
已柰何以愛而貽其害哉魯王壽鏞所寵孫氏濟寧人其
出甚微魂昇以五千金助餉爲孫氏量求名號部議魯王
已立世子世子亦庶出也今之此舉獨不爲世子他耶上
從部議并卻其所獻云魯世子以泒自號乾山其宮中所
築假山在乾位也山中有洞穴地爲密室極其深邃以爨

野油畫夜燈凡諸用物靡不悉具蓋因德王被擄中州
福伊等藩相維淪陷為此山以俟緩急可避匿也壬午歲
攻兗州破之世子走入穴中誤得宮奴閻王安在宮奴引
至山穴得之拷追金銀畧盡以弓絃縊殺世子呼曰當先
殺我子不知何意散竟如其言世子身短多髮遍體皆黑
毛長可寸餘異常人也濟南破于正月初三日歲內二十
九日在圍城中猶令歷城令追債兗州被圍世子止捐三
百金乃預借祿糧取之兗州府庫者有何太太者嘗先生
之妾也聞事急自捐五千金世子留其四千五百金而以
五百金付外失城之禍豈盡由天數也青州被圍衡王號
泣召各官出金銀于庭悉其所用青州得以無事乃事平
之後將寄貯外解各銀照數扣留以補所費之額惟汴城
八月之圍周王費至數百萬卒以保全真強人意矣宗藩
以科目起家始自辛酉大要宗室能文者江右為最楚蜀
次之科目之開本以收羅天潢之後何必限以定額各省
參措不兌至己卯有多中宗生一名者輒裁去民生一名
厥後遂止如原額是不欲其盡進也乃科目之外又有換
授每藩多至五七人還除未盡維者接踵一宗才耳與其
旁及換授曷若稍廣科目且換授易科目難久之將盡趨
換授而科目廢矣使宗室諸人不務讀書專恃資補未見

為得策也換授之法皆自親王保舉莫多于江西寧府統
尊諸宗以換授在仕途者不下六七十人且本府無親王
則各郡王所保舉也雖小遜曰大都以五十金求薦得之
甚易故多至此也至京後加營謀優者得中書舍人次者
不失為州縣正官吏部田唯嘉專以此為奇貨夫宗才換
授原以用其才耳中書閣曹何長可見乃以處最優者使
帝室之胄金錢橫行孰遜于臺省其恩蔭宗貢號為正途
反遠遜不及此所謂舛也舉人朱由㰒孟藩宗室以會試
副榜求准殿試此宜允而不允舉人未登正榜而優議者
在昔劉有孔謨在近又有顏茂猷況以宗室近屬求赴廷
對何用斬之朱齋一朝覲縣官潭意上書一味逢迎非能
言人所不能言也乃召對授給事中賜名統贈沮蠲用之
路開僥倖之端往往如此所未解矣朱統鉓亦寧藩宗室
鉓字本音飾其義亦同而江右人多呼為布何也戊辰選
庶吉士有言宗室不便入館者改授中書即告假去又三
年值宜興為首揆閱太宰共學秉銓乃入京辨復統鉓本
宜興師辛酉所錄士而太宰為江右尤暗曾貫其文也由
是得復庶常癸酉授職壬午南闈副考後序中以宜興師
乃兄比卜式蓋辛巳相隨入京輸米五百石還得光祿庶
丞者也以比卜式恐亦非其倫矣甲戌進士朱實符賜名

為朱毓鋌朱鼒賜名為朱奉鍬皆康宗未請名祿者也二人未曾疏請恳特出賜准入玉牒是上所重在科第也乃又有時而不重何歟庚辰就教舉人一百餘人就教歲貢生近二百人既試上傳諭吏部悉與部屬及州縣正官又言此係特用後不為例云云于是舉貢閭選俱絡科甲資格惟吏部選得内司務其餘部曹無不選授諸人出于不意自詫特典一時意氣出于科甲之上此不待言也但其本意原在就教囊資無多不足以充選後之費在京職猶知節嗇若選得外官其實不能無所費又謂官出意外雖費儘可取償未免任意借取京中債主亦以金錢資其所

用未出京而負債多計矣欲其居官廉介安可得乎故肆者遂玷官箴謹者亦將生困究至吏治人才兩受其敝謂此新奇快意之事可為乎否也余州亦選一新守隻身而來有京債七人隨入衙中未數月而被論以去其人能文又謹飭自愛累如此則其餘可類推矣欲行保舉之法但限其官而上方得保舉如宋之預舉自代可也不必以一時類齊今之保舉至刻成齒錄儼然若一科目然格套漸成營競乃起故有千百賄賂謀保舉又謀選除者皆一二年後末流所必至吏部又欲就中低昂以濟其私于是每考有縣丞主簿等官與考諸人即欲不更加營謀而不可

得夫以正官舉即當以正官用獨與不獨自有連坐之法與吏部何預若果文義疎謬不堪臨民駁回可也甚則罪及舉主可也何用曲加調停降選丞簿攬擁帰已賄賂公行皆由吏部之不肖耳保舉州縣正官原限舉人以至生員未有及童生者宋令甕之普時在垣中獨保一童生余怪問所以宋曰此人雖曰童生其實年老不能為官聊復塞責以免連坐之累耳當時為之一笑其人既經保舉即于里中具冠帶張蓋乘輿其兒婦偶有小過其人怒甚曰吾今已為官當行官法集親族杖兒婦于庭或言以其夫代者不許竟杖之甚婦當夜縊死父母訟之于官未及訊

質而童生已甆矣副榜准貢生始自辛酉本登極恩例也至丁卯庚午而濫觴有列名榜上者不與而無名者反與焉惟在有力者為之新城王與玫王與慧皆原榜無名者也至甲戌等察歷科副榜原卷于是原榜有名而卷偶失落亦有被敗者矣明年復令禮部較閱原卷量留數名以信前旨其餘槩發本學肄業于是未選諸人什九罷回已而楊武陵建議將副榜充貢入監行積分之法又以副榜在後或多覆增議于正榜之前一日先出副榜于是奉副榜允為得人之旨其人既貢至監但考一二優次使以科道自居移寓製衣儼然候除之官故言者有曰聞一

鄉試也為正榜者試畢而歸寂無一語為副榜者乃人懷躍冶希異得官此真不可解也武陵不足道副榜一事非有異同商確之煩而十年之中忽行忽止忽重忽輕無論無以服士子之心亦非所以持政體矣國學援納原非祖制以育善之地廣收銅臭最為不宜第相沿已久從來無議罷者乙亥忽傳諭一槩停止一事特以為盛事或以問余余曰援納固當罷也但非此時事耳又問何事當罷余曰內外俱平財用充足此其時也或曰若然則更無可罷之期矣余曰援納雖非美事然猶勝于搜括捐助今搜括捐助有加無已而獨罷援納可乎卽罷耳明年丙子科場

届期攜糧自遠來者皆廢然而返又當戶部窘之之日急欲得糧而停止方新不敢言聞于時公私兩困言不便者十人而九踰年之後其例復開何所見而停此兩年也乃知為政者須度勢審時務求可繼不必慕其名而為之也援納之復卽議不論廪增附一槩以二百七十金為額久之惟附學納糧而廪增裹足不至乃復照舊例其意以為增廣多冒籍也乃并廪例而加之及不可行而冒籍乃如故矣又沿之例卽聖人無如之何瑣屑計算徒以傷體示陋已耳善謀國者殊不在此崇文稅課以連年逋欠數多責令昇定補解遂至陡加稅額積月而所逋益多一主政

接管驟減舊額由是商貨輻輳有自天津卸載越務關而赴崇文納稅者有自臨清德州卽先赴崇文納稅者不三月而前逋俱完新課充溢此公惜偶遺其姓名此等手段可作戶部尚書與援納加糧之議異事而相反也援納既停監生漸少于是開選貢之例謄錄分卷一如科場事寔第減七義為五義有三場為二場其額每州縣一人有不堪充選者闕焉本以充成均之選非有異也諸與選者一時高自標許以為破格大用卽有旦夕遂欲凌科甲而上之及是事畢一槩入監了無他異其年暮家貧者又不准就教勉完監事蕭淡而歸至家與諸生無別反損其廪膳

之資殊半悔之乃知張皇一番殊屬無謂不如以選貢還選貢之為得也甲戌廷試進士倪學士元璐為受卷官與共事諸人言文昌入豫分今科鼎元當在中州已而傳臚果杞縣劉湛綠理順也先是景泰甲戌杞縣孫賢為第一宜興徐溥為第三至是劉為第一宜興吳國華為第三相去一百八十年地方甲子往往相符信乎非偶然也庚戌殿試照例進呈十二卷上取餘卷重再三啓以十二卷進遂至三十餘卷因而召對問寇賊交訌何以報仇雪恥諸人各有所對獨通州魏藻德對曰以臣所見不離明恥之中因以恥字立論累數百言朗朗可聽上為傾耳久之時

朝臣在列者皆謂且為狀元已而果然中庸知恥近乎勇魏之立論亦奏疏體單拈一字易于見奇謂內外文武諸臣皆知所恥則才能自生功業自建論誠高矣其所以生才能建功業者未之及也一段利口不惟將狀元騙去其後來柄用寔原于此夫能言未必能行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一旦爰立吾恐海內拭目竢之矣壬午六月宜興師薦用蔣晋江者以其博雅工文將閣中選述一切委焉明與上言之也十一月之薦以熊姜揚廖諸人漸有異議將資巴縣之辣手以為援也上皆從之至通州之用宜興師絕不與聞上之疑形自此成矣猶不悟而自

出視師何也宜興既罷與化同時閣位雖各有其事而先後薦用之人豈能復安則丙晋江而及通州則已示其意矣出闈之日黃以一疏准辭蔣宜即去而因循未決其後則欲去不可得矣出處之際其难也如此通州上疏在壬午十一月而三月始召對其疏亦常談惟借以為大用地耳初召入至閣既知既出又至閣言上加獎稱將就擢用而未言大用宜興對諸老言曰衛門正苦人少將借此分勞今又列用奈何盖以魏陳言兵事撰上或用為樞貳及督撫也不移時而入閣辦事之諭出宜興見之駭然而上之疑已殊未之覺嗚呼明者見于未形况彰著若此乎初

諭陞禮部右侍郎魏疏辭甚力上改為侍講學士京不甚錯以魏自請閣議乃以少詹兼大學士蜀若單用東閣大學士乎學士五品衛門之品級已極其加官雖至少師仍學士仍五品也若言無五品入閣者亦豈有四品入閣者乎牽拘沿襲之歷閣議未為當也獨怪通州不辭入閣辦事而極力辭侍郎辭學士其疏歷引岳正章懋以修撰入閣辦事無非明已之入閣辦事不為獵等但不必陞官耳官重乎辦事重乎君其重而辭其輕以為不失吾之重者而其輕者轉盼仍吾有也此等心事殊欠光明吾于其始進而知之矣昔蘇子瞻中制科上欲授知制　誥魏公以

為不可後欲授起居注魏公言起居與制誥相隣亦未可乃除直史館子瞻深感之古之自處〻人者如此萬〻非吾輩所能及猜做其意一再固辭未必上之遽中止也今貪鄙悟恋之狀先見于辭疏之中異日遇國家大事欲其以去就爭之何可得也吾非有意深求之也使僥倖得暨輔之效而余獨被失言之名所甘心矣本兵之難久矣外與邊鎮為二內與輔臣為二既已所能為者又不能盡得之于上故無事則虛度日月有事則萬難支持張象風鳳翼為本兵丙子之變自請以身當敵先是以舊本兵梁廷棟為總督梁由南至張自京出數至雄縣而逗遛踈識輸

破敵十城二人但尾其後敵將出乃斫大樹白而書曰各
官兒逑所在有之二人度敵出且罹重罪惟日服大黃取
瀉斂以八月二十九日出口張以九月初一日卒又數日
梁亦卒及刑部擬奏梁擬斬張免擬然則梁死爲宜張之
死爲不幸也國初但有大帥後乃以督撫制之則闈翎與
承平其勢異也向來督撫皆擁重兵故其驅使將帥如左
右手然神廟之所至功皆此法也自撫三鎭七之議行徒
欲倚重將帥以爲敵愾之用而不知其勢漸成尾大督撫
爲贅設矣既成贅疣而封疆有事仍責督撫故督撫頗多
抵罪而總兵如故非不欲責實畏之也朝廷畏之而欲督
撫制使赴敵是必督撫有術尊于朝廷之上而後可也一
日章疏中論撫鎭者有云不足以制其死命上塗抹之批
云制其死命是爲何語兵法云寘之死地而後生兵者死
事也自古善馭將者皆云往往得其死力死之一字果爲
過否嗟乎難言之矣上重武臣外衛指揮而下戒飭撲責
之法一切不得行但許參罰而已不知弟有不至參罰而
但須扑責者一槩停止則廢弛矣且各官有甘心受責而
以參罰爲過者相沿日久而一旦更之不以爲優其體而
以爲大不便也有巡方杖指揮者輒將降處遂相戒以爲
不可而皇城巡視科道其杖指揮自若也不止自杖或又

奉旨杖之同一指揮耳京衛不畢于外衛巡視不重于巡
方而其分別若此良有所不解矣武舉非祖制也洪武歷
三十年諸凡法制周有不備維靖難而用武極矣獨未及
武舉者以爲兵事非可以暇豫習非可以科目得也且國
初將才不可勝用爲用此爲至成化年間承平既久乃倣
文試而爲之歷試騎射加以策論以爲讀書不成去而學
劍者地鄉試積累約至三科會試既捷亦止分授贊畫不
得實職其有力者或得建大將旗鼓其無能爲者淹滯終
身而止似拜樂所貲殊不在乎此也若是乎已收而姑寘
之蓋以科目序序所不能收者聊復開此使不逞之徒有
所附以自進耶不然亦足以耗其雄心而不至于爲患此
弭亂之微權非掄才之盛典也今無故而尊之與文試等
無論非祖宗舊制亦豈開科之初意哉辛未武場定令技
勇策論兼優者爲最策論優而技勇稍劣者次之技勇優
而策論不能者又次之其技勇優者不准撈出仍有言者
遂至下主考于獄至甲戌二場大風步箭中者甚少監者
恐入場人數不及原數上疏請之但有一箭亦准入場是
所重又不在技勇也兩科之中立法三變一至于此至于
原卷進呈往往取馬上九箭者第爲狀元假使上親至武
場見所爲馬箭者未有不哂其兒戲者也甚乃移之文試

使人控馬而馳相去尺許揮箭于上此必數人相遇皆木
偶死塑而後可也將焉用之
武學原止騎射辛未加一刀石刀三等自一百二十斤至
八十斤石三等自五百斤至二百五十斤闈場之日有武
舉趨而進曰請問今日選將才乎選家丁乎監者曰今日
鷹揚盛典以應主上掄掄之求何云選家丁也對曰既選
將才須存將體欲存將體欲存將體須識將畧為將者全
在機警勝負所爭在毫芒疑似之間即武經七書猶患其
為陳言但以科目久沿不得不應此常歎至于騎射雖武
人所有事然亦特武人之餘事卿佊試之窺見其一班耳
若在臨陣之需全不恃此况復增此刀石無論力有強弱
未必能勝即其所舉石五百斤舞刀一百二十斤有力則
誠有力矣一旦遇敵安所用之以為戰將且不可况大將
耶以將才選而與選家丁者不異此武舉之所不能應也
請辭而退于是長揖而去監者媿其言又壯其人使人留
之不可掉臂竟去意此亦非常人也會舉舊例卷分邊腹
每十分為率邊取八分腹取二分以邊方之人練習戰陣
故多少懸絶如此京師舊為腹卷入彀者少辛未改為邊
卷蓋勲衛諸人以腹卷額少願入邊卷故請之耳由是八
分之中京卷居什之六七而邊卷反寥寥矣輦轂之下事

事諳熟窮邊遐徼况安能與爭多少此于諸人誠便而于分
卷初意能無相戾乎無論鷹揚之選强半紈袴非所以光
盛典且京師貴近而命之日邊卷類名思義可乎不可乎
乃無一人言者何也初議臚傳武榜謂殿廷不便于騎射
若止令對策則與文試無異故仍取原卷進呈然自古臨
軒策士未有不與試而仍用原卷者也此制終屬遷就非
確議也辛未狀元王來聘選得揚州遊擊以武元而官腹
地殊為未稱後歷昌平叅將丙子死于敵亦可以無媿矣
丁丑武狀元姓文江西人同一科而文武狀元俱在江西
此不因于地必驗于天惜俛鴻寶不在此當煩其推筭耳
辛未考選猶未及錢粮也既考之後更核錢糧于是畢司
農下獄熊魚山開元鄭滘斋友俱以謫去矣自是考期將
近先核錢糧上以此求下以此應不問撫字專問催科而
循良內召之典化為錢穀銷筭之局此亦世道之一變也
自是徵解日急一日考成日嚴一日戶部奸吏上下其手
不惟多逋為累即少逋亦足以為累余每從候考各官問
得其詳凡錢糧以十分為率其未完至十分者革職未完
僅一分者免議其餘各有差此成例也但錢粮原分款項
有一項多至千百者有一項少僅一二錢者縣官解缺必
須逐項細列每項解若干雖零星珠兩亦為措置或遺

漏一條則千百之已完不足贖此一二錢之未完奸吏且將借以為題而以十分未完草職矣既經草職須向此吏吏求開後故有欠僅一二錢而費至數十兩者此作縣之苦無處告控者也今不敢望未完之數曲從寛假但求已完之數槩許通融一户部尚書能為瑣瑣對筭乎此惟精明司官足以任之而部屬歴俸已深乃轉正而不數月而遷官以去一切參罰揔憑吏書具稿但知未完為真雖青因彼貸此嗟乎吏治而止核錢糧既已非矣就中曲折若此孰為縣官伸此寃乎錢糧之累莫深于内庫尤莫甚于本色有延至十餘年者拖欠者十之一二抑勒者十常八九即拖欠亦因抑勒而拖欠者也至于鋪墊之費或孕于本色而盡用水脚不與焉積累通計曷啻相倍倍蓰相千萬也鋪墊之外又有需索満意不問美惡而收之使為内庫之扔蠹耳常有暫請改折而不廢鋪墊焰蠹解入者上不允蓋鋪墊有限抑勒無限此該管内璫之意非上意也本色外解一駁一累其最甚莫如弓甲凡弓皆上自開試上力甚大能闓勁弓其一挽即滿閙者駁回其半閙者乃留乃頒給行間將士皆不能用雖有千萬之弓不可以發一矢甲則使内璫有力者以利矢射之陷者駁回更造故甲或季至一分有餘但求不陷免駁而斤兩太重非臨陣所能勝矣二物急需是以務精之而皆至于不可用則有限之物力為可惜也自壬申冬每一鬮警則令百官進馬并及藩營勲戚有進有不進者輔臣六卿侍郎每人一匹其餘每衙門共進數匹或合進一匹皆于御馬監上納收馬之處門外常聚數馬其進馬者皆違後賣與以往就彼易馬旋即交納如有以代馬入者雖千金之駿不用也翰林合院共進二馬每次合貲使當該吏至彼處之審疑其不無侵貲戊寅冬張坦公縉彦初入詞林偶知有善馬處乃托以市買得馬四匹皆百二三十金以上同官謂必且得當及至彼則四匹盡被駁回矣于是取原值如故事納之仍餘與數多此事未審上知之否進馬原以急公乃違為内璫射利之端彼所鬻之馬官馬乎私馬乎官馬原有定額不可鬻也私馬安得如許且又不當鬻也一人之手自鬻自收馬從何來與歸何處假使接以軍法當置何典而莫敢誰何徒勞竊嘆余之所深惑也德州為太宰時亦有此諭閣臣之外惟何聖公進二馬少宰田唯嘉進二馬德州以太宰無所進由是五部及侍郎以下俱止德州非能以此持體第心吞而外以清白矜耳事平上于進馬七人每一匹酬以一表裏蓋有所不慨于中而後難于言以此微示其意旨也官方之散要責戩其来久矣非可以驟

加低昂者也以意低昂終不能揜其實而為人所借以行
其私則貴賤散要不自人主操而反為所借者操也此謂
權不自用而例援以予人用何若仍其舊之為便予如科
道年例之陞本為劣轉而上以為優不知所為優者安在
其例陞最當者優不優無能較也至當路者借以排斥異
己遇有反唇則以優陞杜其口或至公論不平亦解之曰
此優陞也論其實果優陞否是上所名為優陞者寃竟不
優而但為借用者多一出脫之名目也大要年例宜照舊
規吏部會同吏科河南道一以章疏為殿最則無辭矣間
有未協罪在吏科河南道乃傾于很鷙之手簸弄于主使之

人中外盡知而美其名曰優陞吾不知其將誰欺也年例
之法壞于德州而未甚至田難嘉而手脚盡露矣每一番
推陞即有一番喧鬨廟堂之上時〻戟手落獄大傷政體
而唯嘉悍然不顧也唯嘉所恃在通內言官有議己者即
以田例處之其有言者即以優陞禦之不可勝記獨凌茗
柯義渠以兵都填陞福建參政則烏程為之也凌與烏程
雖同里而素不相能烏程已罷猶銜之不已至是有湖紳
入京傳語唯嘉以年例與之唯嘉奉命惟謹不誤一人而
尋登啟事矣唯嘉積習故智無足異者烏程以執政謝事
而陰持朝局驅逐言官意欲何為其年六月烏程病卒相距

僅兩月耳一息尚存萬〻不肯歇手可以概烏程之生平
矣年例每次不過科一道二盡約略人數多寡而斟酌其
闕正合如此通三年而計之其人不為少矣吳昌時為選
郎乃推至七八人又皆庸軟無能為者其用意至深此時
鄭玄岳為太宰從議郎調為文選亟欲以特達之知大伸
其清執孤特之意以見知于上而昌時别有肺腸特創此
不畏疆禦之貌以恐嚇臺省為異日驅除榜樣又以劾散
太多將致他變故但取人數廣衆以翅之方自喜其算無
遺策而不虞人之有煩言也此一事也皇上自皇上太宰
自太宰昌時自昌時各有主意絕不相謀而事適相湊在

太宰不失為君子之跡而昌時為狡猾為無賴矣科道陞
京堂原不為過但須有建白在人耳目乃以授之即均有
建白而所關輕重不同當以京堂之大小為别如事繫宗
社生民之利害及糾去大奸者皆以身犯不測之禍俸滿
之日且陞四品京堂其次遇事敢言不為阿徇及屢有指
陳俱切利病者俸滿之日量授五六品京堂再次則雖無
建白頗彰才幹當以年例陞三四品監司更次則保持祿
位僅免過端當以年例陞五品監司已為幸矣今科道之
中手栽拔〻或至蹉跎不振而依阿唯諾之徒僥倖歷俸
五七年便以京堂為分內之物無怪乎寒蟬之結舌矣初

萬曆二十年間抗章言事多在南都時人為之語曰南京科道惡如虎三年一個大知府北京科道綿似羊六年一箇大京堂今昔同慨如之何而後可也宋九青玫在垣中一二年間未嘗有言一旦自楚闈蒞京示余以試録余即于坐上閱之二策中無一字及時事余問年兄程策文字甚佳何以不及時事宋曰凡衙門無言責者須借試策發揮時事以暢己之所欲言如年兄詞林是也若敝衙門原有言責果有可言當具疏言之期見施行何以策為余口應之而心不謂然大都敢言之士有觸即發隨地可抒忠愛何論為疏為策如其不言則策中尚不敢言而望其以疏言之乎越數日宋上一疏二千餘言皆指吏部而不及一事亦不捨一人但將清通簡要四字衍為四大段以勉諸臣而已戊寅以封差旋京余方以田唯事婁有陳奏宋見余即曰年兄為何將敝衙門事盡行作了余應曰只因年兄不肯作所以小弟不嫌越俎宋有愧色而笑余之癡而頗難于言也科道中自有此等一派見有敢言者亦知嘆賞及遇有可言處乃至不肯措片語一生趨避專為身謀不知國家設此言官將以底用也宋後以萊陽城陷被殺漆園所云豹養其內虎戕其外毅養其外病戕其內人生禍福豈智巧所能移耶

官蹤科道歷者每苦太速了無餘味李晚湘覺斯自省中至侍郎僅六年中間曾經謫降猶速如是傅太宰永淳為御史時每朝與余同坐一寓至其為太宰也相距四年耳范黃縣為御史兩差俱在余散館之後旋升大理寺少卿是年即大拜不二年位至極品往往速化乃爾更假年歲將以何官處之翰林考滿歷官須及九年近日講讀修書各有敘歷雖不拘九年大約十年餘而至五品蓋以衙門無多職級約略遲速之間與歷俸考選者正等故與甲庚常以科相次三年轉盡又及後資不至獵等亦不至淹滯法最善也今以考選者充之非前六年即前九年更歷多年則其人已老不為國家用矣仍舊例則非人情改速遷則多踰越以此知其大不便也翰林以前後輩相與凡稱前輩者一選館而即是不問其授職在何時也至為後輩則其散館授職為准其未授以前雖先用侍生續歷四品者皆改稱晚生故有僅隔一科稱晚生者從來相安無異言此真雅道也甲戌以考選諸公入館皆係寔授與甲認為同年是矣及羅吳輩吳若谷以廣常継至乃相率詣烏程講說以已是授在先欲壓羅吳之上烏程怒曰此衙門舊規如欲創改但憑尊意不必問我嗟乎猶猶變法乃邊有此等亦咄咄怪事也辛未館選未几揚举屏絶武以

粤西兵亂告假者無舊例告假者皆須下科散館方得留用甫踰一年而舉屏至矣則以向曹夔爲僉都御史自知不當留館而有此來也既授西差之後陞僉都御史巡撫遵化三年陞侍郎尋卒贈兵部尚書與夔又少異也壬申四月工賜冬餅庶常以例坐六科之上無異説也至端節有旨六部垣先日詣二館師家言庶常將來優者方授詞林次者授散衙門又次僅授御史奈何以未經授職之人坐散衙門之上二館師答以自有舊規都垣後詣光禄言之光禄知其不可而難于盡拒乃以六部垣坐庶常之上而左右以下仍舊至期同館俱不就坐相率言之閣中宜

興師曰自叅詞林不論品級庶常落下方爲科道臺有在都垣下者使與籍傳語光禄于是都垣之宴一時改設于下六都垣快快不悦不就坐而去也公宴列坐各自不同大都以朝班定位就中又自序品惟經筵一宴自知經筵以至序班共爲一行就中六卿長貳以及翰林各以品序惟鴻臚寺卿以四品而居史官之下盖是宴爲進講而設故先序儒臣所以重經筵也舊規如此相沿不敢至壬午余再入京見鴻臚寺卿序于宮坊之下史官之上不知因何更置諸史官漫然就坐無與較者向使余爲史官必不輕于一坐矣莊任公薰獻在館中踰年忽得心疾每見人以

手向頸作殺勢曰殺我殺我或接挾良久又復如此既散館授給事中工疏論廠衛爲言頗有敢言之氣旋奉指責之旨回奏三欵俱非廠衛中事莊之耳目原短也坐此處分降三級調外任吳莊既被謫益鬱鬱不樂疑班役有蒙敝之者移林惟出居外房又具一疏稱有桓臺等語內一欵言福王爲変當防餘皆此類其族叔少司農欽鄰戒班役不許爲本人呈寓緣是得止同館移尊侯之出此稿相示以未上爲恨因循數月然後出京也揭陽郭之奇以告假後入有死在堂詩稿及山居一甬多李邑大罵之句以傾爲程爲程大不然之至散館卷中有列子五十餘爲程

以爲殿卷將授部屬郭求免百端欲得臺中爲程畧無轉意但云原卷見在毋勞言説而已爲程雖刻晏之素與之詩未宜輕以示人况于前輩尤不可也乙丑館選僅十八人山東僅一人而世家爭者甚多故馬勝千之驥以無意得之晚年又嗜佛初耽素食後乃斷酒以銀八兩作一小釜自烹蔬菜不與家人共食也不妄取亦不妄交宦邸十年蕭然無長物一日同鄉公會至夜各相持耳語起坐紛然獨余兩人無之勝千因曰耳語多是習慣害有客于閒處細語良久無一語可避人者乃知耳語非盡私也以見相與之親暱耳此語豈其然否滿座不堪代人解嘲

聊以自遣吾以識勝千之心矣乙亥病數日了不服藥辛
之日自覺胃中空〻洞〻以辭世爲樂盖函寂恬爽自與
悟門相近亦可謂打破生死關頭者也鄭太白之玄癸酉
江西主考回京之後頗爲執政所不喜尋以差帰未几病
卒或云以場中出題宜興師云此以歆後相嘲也其題乃
女爲君子儒不知當日當日命題之際真有此意否然則
辛未論題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是爲作烏程名矣豈
首輔于次輔又在所不避耶黄石齋浙闈處分實以割撈
有尚觀歴尚觀法者其一所延先生也尚姓昌稱在春秋
房俱中拆卷至後一人石齋異之恐有他弊欲去闈然由

是有異議其辯疏言異經雖五桂無妨本因同經而去之
無論兄弟同經不得于入彀尚有同經又同房者如丙辰
侯木庵兄弟是也縱欲去一卷便裁其後拆者可矣何用
重閱何事割補此非小心之過而精明之過其人既有貧
富之分何恠乎其有言也既以此處分乃上多疏最後一
疏引易節上六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言已甚得此爻語狀
與京房至新豐及陜所上封事正同上甚不悅乃革職爲
民矣石齋與宜興師甚不合嘗爲余言初入館時寓在東
城某袞謁宜興數次弗得一面意甚不平然宜興師猶前
輩也余壬午再入有爲余後輩而煩余謁五六次者使石

齋遇之當奈何甚矣余之不才獨耐事也出館而文情如
故者惟楊犀屛其餘在翁疏之閒不甚相遠也倪有宜在
館時最相暱休沐之際過從無虚日及殁西臺崖異自高
有不可近之色其室黄氏孤女也全家遭冦刼殺其母自
投于江但黄雖宦家而性不慧又無子倪既入館家中爲
別聘一喩氏女倪五年不帰未娶也度按濱時當取之矣
其在東省娶有人告狀認爲其父者最後一狀批云本院
即有父何父之多也發豫縣杖之三十倘其萬一爲真如
之何父子夫婦之間所遭固多不幸而處之亦未爲善也
倪學士元璐爲倪百宜撰勅命其所封之妻即黄氏也文

中有美在其中聲聞于外二語皆借用成語文義絶不
相涉殆近于戯矣一日早朝遇沈憲申言近日敝座師爲
舍親作一勅命有不知何人及東征遂子語不解所謂盖
其人本以曽孫補蔭又其母在任所就養耳余爲釋之憲
申乃了然學士誥勅文字多不習常套故所用若此然亦
僻矣誥勅自有體前輩爲者不過六七十字大僚亦僅百
餘字近者率爲大篇非其質也非詳切事蹟以天子而擧
匹夫胥越王言莫此爲甚爲青方起衰可覆之父善畫墨
竹乃至爲勅命中一聯此何足以奪絲綸讀之但訝其不
倫也四六偶句爲工所厭惡尤惡稱譽太過侍郎劉重慶

辛未求卹乃王黼永代撰疏稿有比屋可封等語祭酒陳
芝臺求卹有接孔孟之真傳語不知誰撰至左都高忠憲
公攀龍贈誥乃倩許石門士柔代作而廷中書之名有身
任斯文之重語上皆加塗抹劉瑊至停閣卹典許以此降
調也禮部主事盧洪春萬曆中以國事建言廷杖天啟中
贈光祿寺少卿蘆子官生以雲南府知府考滿應贈父母
余為撰文後一段云是用贈為中憲大夫爾子之官爾所
遺也天末長吏秩不重于清卿云云納銀給誥勅此倪學
士元璐業也原議文官三品而下武官二品而下上吏定
文官四品武官三品較原議僅下一等而事多齟齬在內
則及僉憲而不及侍郎在外則及撫而不及督兩司則及
憲副少參而不及憲長大參官不相遠例可異也至武職
惟都閫參遊而上官重而貲裕守把而下糊口不遑何以
封贈為由是納者絕無王言之重本非可援納之物業已
被其名乃不取其實何也揚武陵初欲練兵十二萬為勦
賊之用議餉至一百八十萬此勦餉所由加也踰時問其
兵安在則歷指秦豫江楚之兵以實之僅僅八萬勦餉未
加以前豈無此兵又以宣薊等邊兵不堪戰于是議挑選
數多別自為營此練餉所由加也論者謂此直造得一本
冊耳已而果然凡加派兵餉但能加于未亂之處其楚豫
秦蜀有加之名其與未加同也地方一日未亂則加派一
日未已其勢必至于盡亂則無所容加亦無所事餉矣此
等事皆自武陵開端厥後服毒自盡擬辟立案尚未盡厥
辜也議未上而忽傳諭祭旋奉免議之旨何歟單典以來
各項外解皆苦不繼惟祿米倉乃光祿寺白糧除本年足
用可支五年乃歷年所餘也戶部嘗請改折一年以甦民
困上不允蓋將留為那移之用耳不知天下止知物力竭
一分即裕一分其効在上不在下也惟揣于心計者知之
京官之不能廢交際其勢然也神廟年間為外官者一遣
人入京自閣部以至中行凡屬相識皆有之即至厚不過
四十金京官受之必荅以二帛或四帛劄往返儀物俱脩
真盛世之容也近時嚴禁交際其是何曾禁得但禁其聞
今者耳津要之地日益加多詭秘萬端乃所謂賄賂非交
際也禁交際而變為賄賂識者有世道之憂矣邊功之盛
莫如神廟初年江陵秉政一切机宜皆從書劄得之今江
陵集中可考而知也外而督撫內而各部無一刻不痛癢
相關凡奏疏所不能及者竿牘往來罔非至計蓋奏疏拘
而書劄暢奏疏扳而書劄活奏疏僅可一二而書劄不嫌
于再三奏疏或虞洩漏而書劄他人無從見功業之盛所
自來矣今奏疏之外但有揭帖與疏中一字不異一切書

劉槩從禁絕就中情事未能盡知而欲懸斷于數千里之
外無怒予其不及前人也寸楮之製通行不過十餘年前
此所未有也即如近年答餽遺者初猶有書不用謝帖一
變而僅有名帖再變而僅一單帖乃至並帖而無之皆取
心焰而已往來之節日趨苟簡更假年歲又當如何煙酒
古不經見邊左有事調用官兵乃漸有之自天啟年中始
也二十年來北土亦多種之一畝之收可以敵田十畝乃
至無人不用已卯上傳諭禁之犯者論死庚辰有會試舉
人未知其已禁也有僕人帶以入京潛出鬻之遂爲邏者
所獲越日而僕人死西市矣相傳上以烟爲燕人言吃烟故
惡之也壬午余入京鬻者盈衢初以爲異已而知爲洪督
所請開其禁也塞外有鳥䖍後趾其名曰沙鷄自壬申年
入京有捕得鬻于市者每來則邊警應之蓋古突厥雀也
丙子入宣邊舉朝無一人知者上從宮中傳諭本兵始知
其事過來部中偵探無人斷絕消息有媿于此雀多矣火
藥之災始于王恭廠遷死去京三百里皆聞其聲人或以
爲地震久之而知其非也先一日東城火神廟有聲隱隱
自廟中出向西南而去盼蠻若有所覩至翌日而王恭廠
災也丙子數入總兵劉澤清赴援至河間府擁衆不進上
疏參東撫李玉完懋芳誇己爲戰將無奈懋芳恢撫標而
不發也上怒下部議處革職其寔撫標三千自用不足能
分以以與澤清予李之處分不足惜自此總兵人人有抗
章之志非復撫督所能制而澤清更跋扈負嵎莫敢誰何
此治亂一大關也懋芳既處以顏繼祖代之繼祖以功名
自負後恨懋芳交代之遲誣其攜去香稅七千金上震怒
遣緹騎逮之李已去半道丁艱距家百里而逮回其香稅
自在庫中未動也人皆病顏之已甚再踰年而顏亦敗矣
李之撫東未失一城逮入獄論戍顏雖失濟南其時奉命
守德難兼顧也以此論死至壬午王永吉陷至七十餘城
而以兵僅三千爲上所原後得薊遼總督此三千之兵從
來如是非至王而始戕也即東撫一事數年之間不得其
平若此萬元吉江西人爲歸德推官當孔賊亂時有安丘
鄉官馬從龍者攜家駐廣城爲內璫呂直所糾將家貲抄
沒充餉事屬理刑官元吉獨力護送至降調義聲振于人
耳且又去官之後數年不復入京士林莫不多其爲人後
以大理寺副隨武陵督師人已訝之及武陵自盡上疏頌
武陵之功有云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師相之謂矣余從邸
報見之頗疑此疏不出元吉之手夫死武陵何如生呂直
乃至前後兩截若此人未蓋棺品固未可定也萊州知府
朱萬年鄉舉出身孔賊圍萊自稱欲降但部下未肯盡從

須一位老爺宣諭時徐謝二撫俱在萊城商量欲出萬年
教然請往縋城而出賊初無降意反欲脅以賺城翌日以
輿從擁至城下萬年大呼曰吾身已許朝廷城上大砲可
即向吾身打來賊大怒擁回数武亂刃交下而死事聞贈
光祿寺卿𠒇接御史王道純上疏爭之云如萬年者宜贈
以尚書侍郎之官又云今之為尚書侍郎者非有殊功異
能優于萬年者也不過累資而上今日陞侍郎矣明日陞
尚書兎及其考終牖下乞請卹典反君執券責賞者然人
人以為應得奈何死事之臣而不得以一例論也又云
遼按張銓加贈尚書人以為宜今萬年之死不與銓殊而

生前官品視銓尤高宜何處焉此疏大有感憤之氣而票
擬與部議俱不從也賈村之敗本由催促盧總督象昇感
憤出戰自分死之有大帥力挽焉勤盧以鞭擊其臂帥哭
痛既于盧遂縱馬直入死焉時死者萬人互相枕籍皆褫
衣暴露歷日既多了不可辨盧死尚帶一白細巾人以為
忠孝之報也盧既死千總張國棟塘報至兵部武陵閣以
事之終始欲緣飾逗怯之狀擬以上聞國棟不肯武陵大
怒矣至五次卒無變詞但曰死則死耳忠臣而以為逗力
戰而以為怯何可誣也吳峻公曰國棟不知為何許人此
即士大夫有不能者矣曾二雲櫻為福建兵備不知以何

事為鄭芝龍所深感以己財入京為之謀陞一旦緝獲上
命逮之未至而芝龍疏稱係為侄納監之銀又列其在閩
治狀其事得解會曾逮至上夜手傳諭刑部曾櫻免入獄
由是得釋未几陞登萊𠒇撫也櫻事詞連吏部主事萬含
馨萬上疏自辨後指同部來方煒來浙人而鄭所謀之缺
乃浙缺也故萬疏稱曰一斃浙江人作浙江事有不總其成
于浙江之吏部予末又引來一事為証盖数日之前本部
考定選官來曾以片紙書大結一語託萬寘前列也來由
此提問萬得免人多非與萬者初吏部前後輩相與無閒
言至是而雅無存戈矛競起矣曾素有清名其為登撫也

不甚得士民之心以其偏聽衙役也凡為衙役未有不貪者
也不貪而縱衙役之貪可乎是清者一人而貪者不啻數
百人也曾舊守昆陵當魏璫用事之時宜與師曰曾有一
詳申撫按內有十餘欵皆稱體上公又毛而門士龍論戍
遺跡因禁其子多方苛求以此言之曾之品未定也御史
揚新期頗著清素歷資多年不得遷陞所用冠服皆二十
年以前者每朝內衣袖大外衣袖小塞積其中擁壓外見
上望見深厭之以為無才也故內轉及年例皆不允以丁
未進士至丁丑壁資之久無出其上者鬱鬱不樂以至
疾篤家人或慰之曰已陞陝西參議新期悵然曰爲得有

此越數日卒矣揚慕垣世芳亦以久次不遷疽發于背爲
續之日乃報陞少詹也官職何物乃至于死生相連二公
皆山右人秉性傾剛直不耐推折非盡從名位起見以其
身爲殉也固安縣知縣秦士奇一日公退在衙有撫按所
遣推官帶從人叩門而入則都察院咨行奉旨搜察本官
私宅者也將婦女驅至閒處據室傾倒筐篋搜得銀七百
兩坐贓論戍究其所以乃士奇得罪于本縣大璫入毀言
于上故出其不意而爲此也無論七百非重貲但以所有
坐贓亦非法甚矣是時上親誅魏忠賢而後用璫言如此
丁丑復有潘益達白慧元事傳中旨令巡按御史參奏御
史廹于上命遂臚列多欵不知縣官果貪巡方所何事乃
待上之傳諭方登白簡若其未然而唯諾當同使縣官銜
冤莫訴則亦大負巡方之職矣自此識令不務職業專以
調停大璫爲烹阿封即墨者不當爾以余鄉試房師綏
德劉公諱彝鼎壬戌進士將門之子晉撫才也爲大同左
衛僉事止以性剛不受請託爲監視所惡一旦從府公薦
疏中批云劉某貪污狼籍著會同監視據實參來重處遂
具四欵以進逮入獄刑部問官于元煒任子也復不能執
持硬坐而欵論戍此與秦士奇并事畧同初上立名監視
但令監其欺不令掣其肘今稍弄机關撫按刑部便不敢

與異同此非掣肘必如何而後掣肘也監視之設止多一
扣餉之人監視之欲滿則督撫鎮道皆有所恃矣故邊臣
反祟于監視功易飭敗易擠也上性多疑有監視又有視
監視者多一人有一人之貲窮邊士卒何不幸一至于此
張若麒既考得刑部高起潛即討作餉司極其稱譽若麒
令盧龍相與有緣也監視所司者兵馬錢糧而已吏治何
與焉而留心藻鑑若此其故不問而可知也後叙徑武陵
乃上疏自言不願夫以戶部易兵部宜乎其不願也路人
知其心事矣揚顯名總理淮鹽驟入課銀數多皆透支各
商而爲之鹽法自此大壞而上以爲能益復見目前有多
金耳就中事理稍有識者未有不私以爲憂者也巡鹽御
史諸公乃多添服之既已見之章疏值余過廣陵後津津
譽之不已余曰年兄此言對小弟言之猶可慎勿向他人
再言之矣余尋還自武林則無一人不笑且訝者冬盡內
祭以不謹處分歸而卒也顯名治衙宇于揚內起高樓落
成之日巡按御史梁雲構自泗州製扁如樓之廣大書迎
恩樓字加以綵繪鼓吹導至懸爲梁素好大書所至多留
題額若此事似可有也雲構有子羽明甲戌中式廷試之
日雲構牙牌及羽明縣緜皆奮起懸張見者異之良久復
故人以爲羽明且爲狀元揚出在三甲尾二三名選得行

人而已意下体所佩迫尾之象也馮留仙元颺以運判署滑爭道值戊寅之警守倫空廬拮据戎務宿城頭六十餘日時高起潛有遊兵數十人掠滑爭擒而斬之起潛大怒命人責取不用援兵甘結焉即與之一方卒賴以安當其與之也人或疑焉而焉不顧蓋此城不守身與俱亡此城能守雖起潛將如之何無非見到識定而已此等方足與斷大事西長安街有僧爲泥塑大佛在席棚之下爲日久矣辛未上出夕月其佛正當除道之地將撤毀之忽傳佛頭自動觀者以千萬計皆以爲實動由是老幼婦女絡繹奔走經兩日未已余自往視之未嘗動也會期已迫御史督兵馬司官碎之了無他異也人之休咎有兆于數月之前者要亦不盡然也辛未秋宋森斗鳴揞騎馬在途馬驚墮深溝衣冠汚盡乃就道旁人家使人取衣冠易之尋以武闈吩考降浙江藩幕丙子元旦余具朝服出至大街馬驚不可制一役持轡前行爲馬衝倒碎踐之亦使人取易然而無一事何也揚慕垣世芳劉士徵必達既下獄兩人共牀一室每日論講古今至夜分乃寢頗有憂戚援經之風部撰貢舉非其人二十餘日而後出揚仍再起至京劉歸而即卒吳曹欽程以逆案論死十餘年來逆案諸人正法畧盡而欽程獨存遂爲牢頭每一搢紳入獄欽程亦

如例需索成犬忍拳擊之數百一無所得而身負重傷月餘乃愈一時搢紳在獄者莫不快之也凡緹騎有所逮繫須奉駕帖其駕帖先經由刑科姓名之下以墨筆乙之防增入也辛未以草場火逮巡青馬思理并錦衣以科員在內徑接駕帖而行之事訖乃送科已越二日矣刑科以職掌上疏爭之乃復故矣艸場之災上以爲必有奸細故震怒而逮諸臣至後乃知其非也大抵木能生火加以陰雨連綿鬱氣入草薪蒸既久火從內熾此物理之常無足爲異乃以挂誤獲罪諸臣之不幸也刑部決單乃上所自勾當日始下其而知也庚辰秋決御史魏景琦將未勾諸人一丸一誤而死者二十餘人景琦降調回籍未幾爲劉超所殺全家無遺得非諸人含冤有以致之歟景琦即是年進士召對而用者其鹵莽至此先是楚中秋決亦有此事乃一節推爲之忘其名余同年也節推不經事容或有之御史何得亦爾舊制限年三十以上方許考選道蓋其慎也禮科胡周鼐上疏請加恩鬱安既處分而去兵科宣國柱于朝時以武職二人干職方張若麒若麒竟以疏參蓋徒知兵科能制兵部而不知若麒之爲兵部非兵科所能制也豈惟不能制之將借此不詢情面之狀以受知于上是明〻自關破綻爲他人功名地也此必無知班役慫臾

為之向使稍歷仕途萬〻不至如此以書生不諳世務之人忽而超擢黃門忽而沉淪黑獄不惟國體可惜人才亦可惜矣劉半舫榮嗣能詩好書畫門人多遊客山人既為總河以駱馬湖運道潰淤乃創挽黃之議起宿遷至徐州別鑿新河分黃水注其中以通漕運計工二百餘里費金錢五十萬皆用門下客議也其鑿河處邳州上下悉黃河故道淤土尺餘其下皆沙每挑濬成河經宿沙落河坎復平如此者數四迨引黃水入其中波流汛急衝沙隨水而下往〻為淺為淤不可以舟明年漕舟將至駱馬湖之潰決適平諸舟惟領入泇不領入新河劉自往督之以單法

恐嚇諸舟閘有入者大都苦于淺澀費力甚艱于是南科曹大吉景參疏論尋被逮也余在儀真初聞此議即私計之曰自古治水無過神禹禹之治水行其所無事也曰疏曰決曰瀹曰排從不聞曰挽〻之一字豈行所無事之智乎况黃河非他事之比挽少則淤挽多則潰誰為此公畫此策者及過邳州見所為新河者已知其功難成旋向劉語曰老公祖創開此河行且為國家畜永賴矣劉曰安得永賴黃河性本無常只行得一年足矣其意以為行得一年便可開銷錢糧了此局也夫三空四盡之時費五十萬金錢僅行一次已非計矣况丄次已非計矣况一次亦不

可行乎劉初為諸人簸弄冀有偉功之心及親見河底多沙乃優悔之惟一意節省每夫一名每日工食六分扣處二分又派夫各府余在揚州見里下派夫一名官給銀五錢以充安家路費其里中帖費乃至五兩既至邳州日食四分邳州野外四五十里寂無人烟皆遠出買米于沙中埋鍋炊飯隆冬挑浚驟遇風雪因而致死者多矣原估五十萬金止費十四萬金可謂省矣而僵屍滿野分毫無益劉之坐贓入獄父子俱死蓋天罰也河工之興為中河信地即中胡璉分工獨多坐贓亦多至引監收律坐死嘻亦甚矣首事不由璉侵費不由璉獨何罪而至是也庚辰秋

以魏景之誤竟殺之璉滇人弟璇亦進士為吏部冤横至此豈盡無因然不可得而知也曹大吉為南科論年值烏程被論紛紜乃出疏為兩請之辭使輔臣而當去也則宜從衆議而允其去使輔臣而當留也則宜排衆論以安其留于是緋為程者轉而攻大吉遂至無辭以應其辯疏支吾不足觀也未几以年例陞廬州府知府曹本二甲第一授禮部主事以改授得南科舊例禮部無陞府者乃上疏自鳴有天子門生等語按唐末宦官用事稱定策國老天子門生謂天子為之門生非為天子之門生也曹之引此亦不倫矣五度廷畧者監生許某之所轉也自嘉靖至天

啟故曰五陵其持論頗異如以葉福清爲娼猶之尤當謚
謬醜之類又世廟績封誠意及郭英配享等事或稱誠意
爲鄉人擁戴大都或因舊論而詮次及之乃爲誠意伯孔
昭所深忠至倪學士元璐爲祭酒再四旋使劾之倪遂旭
末果劉遂上疏劾倪及許以倪出妻陳氏爲辭倪甚懼俾
母上疏陳氏之出以姑婦不和之故倪實有所難處于其
間也故登科錄中序列二人而請封則并其王氏而虛之
或待陳之歿以王爲繼室或待母百年後更圖完聚皆不
可知謂其牽制無斷則有之其實無大錯也如果嫡妾不
明即當如例改正而罪不止于閑住矣部議曲徇誠意之

請果何心也倪望甚重峻ゝ手大用矣時方民本紛紜有
卿黃者不知何許人謬薦朝臣數人而倪與焉倪自陳不
欲爲黃所辱薦與誠意上疏相去旬日耳昔不爲人所辱
薦今乃爲人所辱劾矣王撝公昌時沂州人丙子春以大
行俸滿入京宋氏父子在朝即以吏部許之時吏部有東
西互替之議西府更無他人王得之不爲倖也未數日僉
憲辛給諫憂去延至戊寅方預考選後以書卷之誤授南
戶部歷淮安府知府值陳啟新奉差里居欲昌時紹須憑
見吏科跪禮昌時移文各府閱會凡見里居科員並無此
礼乃上疏下部得平調贛州府余謂王即得爲吏部不如

爲淮安知府此一事大堪吐氣何止知府雖吏部尚書不
得與爭貴賤也會場房考與鄉場不同鄉場或至盡斂會
場惟初次呈卷斂得一二卷故往ゝ以不甚佳者先呈至
于先後次第大約與本房商定惟甲戌烏程主科魁卷皆
自定多從後列拔之至庚辰韓城主考自用益甚有一房
全斂者或斂至再三不知如何而後得當漫取克數塞責
而已文氣委靡名爲稀少得非以此之故然可以窺二公
之用心矣凡元魁文字各自有體元須渾成閎雅魁須鋒
穎逼人無論鄉會未有能易此者丁丑元卷羅小遯初以
相示余曰局緊而氣勁此魁墨也後乃爲元人不盡許也

壬午余已閱定元卷小遯得次卷因欲易之余曰此卷英
才駿發但首作以從周立說畢竟是個偏鋒不如元作多
矣小遯曰然遂不易也文至今日飯飣滿紙几于無處著
眼惟博雅好古之儒足以振之其光氣一望而可知也余
每閱卷不須由首徹尾不拘何處偶覷一二行果係佳卷
自然與人不同然後從頭看起場中搜察落卷多用此法
即數百卷可以頃刻而畢無能遁者宣城一沈人ゝ尸祝
者三十餘人至今日而横加詬厲几爲戎首今以平心論
之接脉摩神落勢養局之法在今日爲之但苦其易薄耳
若行以沉入之意瑰瑋之辭何嘗不是名手假使生宣城

于今日斷不爲當日之文不須以後人而苦誚前人也湯宣城居鄉大有物議或云凡親黨婦女宴會必徽服往觀一有屬意千計謀之必得而後已許子遜亦類此文人無行遂爲千古通例然許之文吾亦未敢服省義畏聖人之言持三畏中一事耳起中突用非言無由尋非畏無由入于書意題脉有何干涉而謏者以爲變擒直入余不能昧心附和也乙丑以後多苦僞子至今又苦僞經論者曰僞子可言也僞經不可言也不知一涉于僞無一可者皆學問無本苟拾唾餘之過非作者之過也大要壞自戊辰至今日而變雜極矣劉士徵必達壬戌掄元年已暮矣起語曰天佑人國必祐之以敵勝之主心天字有何來歷不過門面語耳主考竟以作程至庚辰已經二十年吳揚瓊芳復用入孟義曰必佑之以爲國之大臣盡屬無謂而又以作程兩人年齒相近則又奇而又奇者也文章須分真贋昧者見之如烏之雌雄具眼者見之猶烏鵲也獨怪以侃鴻寳主考而有丁卯江右之元以黃石齋主考而有庚午浙江之元皆贋物也彌楮餖飣了無餘味而倖售于法眼吾所不解豈場中真有鬼神二公亦有所不自主耶丙子吳駿公爲湖廣主考首題煥乎其有文章先是戊辰張采有此義刻行場中有全錄其文者吳弗取歸語余曰世乃

有此愚人豈有主考同州人文字主考有未見者爲何全寫庚午浙元表破中天憲初申日華先甲二語乃石齋鄉墨而石齋不以爲嫌何也四川乙卯鄉試最號多奇孟義及其闈一善言四句有易爲柱者末一段云言一善也行一善也舜一善也野人一善也深山一善也木石一善也鹿豕一善也真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也議論滑之蒙莊而不離本色是以爲奇卽中以爲破碎文體語後荒唐罰至三科今且與正言孔子所云參前倚衡亦可謂荒唐否耶熊于庚師旦亦以是科耕第品尤孤貴無一時語人傳其年十九始學爲文入學卽中鄉試甲子與試山西二篆及序俱不可句大率取材于古而採用太玄及逸周書尤多其中幾言魏禧而文字古奥少有喻者明年春以試錄魇分正副主考八人熊獨免爲旋出爲督學卒于任年未及四十也庚午福建試文無及取者獨七名徐明彬較爲簡捷而卽甲磨勘者卽此人也摘其毛詩文徽彼桑土爲二一云有木在山一云有地盈野指爲背注而不知載在大全未始不與朱傳相通也罰科已過而革去舉人竟矣文南英江右四大家之一中甲子鄉試刻歷試草稱已備歷諸生之苦何人不然何足爲異至其自比古人締造艱難將述以貽子孫比擬非倫其器量可知也甲戌會試

入項水心煜房中搒後自刻其卷痛詆主司項甚恚之而無可如何嗟乎得失偶然耳八股活計中誇甚英傑即居然一夜即王不足道也况未必乎首善書院鄒忠介公所建以講學者當時葉臺山作記董玄宰書石一時號爲雙絶然書雖名蹟猶可及也葉記中有僞學一段君逆知有後來之禍者今用爲曆局徐玄扈又以其半與西洋人作天主堂至今十餘年無有議復者余謂學可以不講而書院不可以不復也栗陵宋侍郎槃以古道自居余初第謁之語甚久大率戒以儉約爲事業功名之本如衣服一節須用一件方作一件未用不必預作此真先輩之言視後進如子弟余深感之今無復作此等語向新貴者假使有之未有不以爲迂矣張玉笥國維爲總河侍郎塵懷惠政近年所未有而非勘亂之才辛巳冬李賊破東平寇汶上警報甚急時漕舟衆阻者上自濟陽橋下至石佛寺銜尾十餘里張出兵于漕舟上下各結一營余謂之曰賊之不爲漕患恃有濟城在也何不結營于城北二三十里使賊不敢近城則不必護漕而漕無患矣今分兵以防漕不慮賊之衆盧以窺濟乎即濟城萬〻無虞而賊從中段掠漕誰能禁之竊恐十餘里閣聲援不及聞風奔潰將奈之何張以爲然而逡廵未及改其不敗亦幸耳寄圖一事祟擬者

宜加酌量二字方于事體爲便想當日未曾深慮漫然决策無論一下一上車脚所費皆未也漕卒衆機私鬻瀕河百里無不食漕米者大侵之後此于地方甚宜而拖欠盈多追賠無路亦大可憂矣又有阻凍在曠野者即于岸上作窖貯米不知此等奇圖將爲用之建文帝以僧歸北相傳葬之西山不封不樹非也今葬處去景帝陵寢不遠有石碑題曰天下大師之墓天下二字用得絶奇其碑不知何時所立與駙馬鞏永固疏請追謚皇帝上謂輔臣曰建文無墓何悉追復尊號遂止未有舉此以對者何也墓之有碑古者或以下棺或以擊牲後世加以文字今諸陵惟明樓一碑題曰某帝之陵其稜恩門內皆有碑亭〻中有碑而無字以木栅閑之又似非繫牲者豈所重難著述之意耶至于大璫墓碑有文皆輔臣所撰其爲假借與否未可知矣中國之山莫高于峨眉西域之山莫高于雪山峨眉絶頂半夜能見雪山至日出則不見矣其中佛字以振爲之謂之古木皮殿不復用瓦以其高而多風用則飄去也山半有老僧樹其樹先枯死而中空有僧坐化于內其樹復活積久漸長數年之間有隙罅尺許露僧之面今罄處且欲合矣衛紫菴胤文讀書龍門山中每雨後山水大至則往觀焉其水未至一二里礀壑之石無大小皆奔

騰而前或十餘步或五六步俄而水至蓋水未至而氣先至有以使之也太白武功諸山往〻有積雪在深澗冬夏不消其中生雪蛆大者長二尺通體皆孚肉味極肥美以療痘毒及熱病甚効秦地松樹獨望山中尤多其小者謂之松羔以其木而稱羔與羊羔之羔義同余聞之土人云然不知者以爲中篙之選將書作篙字則誤矣古人以鹿心上脂膜吹作鹿鳴以其類相召也物自有好音者獵人取熊吹笛管以誘之每尋聲而至專聽如癡則以計取之也保德黄河之鯉肥美甲天下所出之處僅〻三十里志以爲魚食石花而肥故又名曰石花魚也欒州之鯽與此相類又食臭物而肥余以爲地氣然耳鯽魚大者絶少此乃有四五斤者大或過于鯉魚杭州重湖鯽視此不及遠矣菌之美者以滇之雞㙡爲第一然道遠而值貴也孔林楷樹生菌鮮者亦佳摠不如青州之松傘生老松下類傘而色紫其味乃諸菌所無惜不著名以其少耳京師花卉瓜菓之屬皆穴地熅火而種植其上不時灌溉無弗茂盛結實者故隆冬之際一切蔬果皆有之每正旦進牡丹芍藥自歷朝以來沿爲舊例今上悉其不時罷從禁絶惟冬月所藏蘋婆葡桃尚如故也萬曆初有進赤鯉二種鸚鵡者嘗出示輔臣命賦詩余適入西苑百鳥房惟有一白鸚鵡首有圓毛每鳴則毛開如白蓮也又有三四綠者别無餘鳥虎城有三虎四豹後虎皆死無復更進上之不重翫好如此吳越錢鏐求以金印玉冊封吳越國王當時言者以爲玉冊天子所用中國境内無有封國王者朝廷以時方多事曲從其請蓋有所不得已也今楚藩新封有興國王不知何人所擬竟爾用之豈未見前史吳越之事耶彼謂興國州名無妨于事楚中郡名可用者何限乃必須用此亦不知大體矣有竊經歷者陜西人爲濟寧衛候缺經歷父子寄居寺中已五六年戊寅冬覔至一府署有多人繕寫造冊閲其所以則城陷死籍也偶拈一冊僅見有一濟字其人亟拚之驚而寤父子相與謀曰濟寧不可居矣遂求差往會城明年正月二日城陷父子俱死而濟寧圍無恙也使欲避濟寧之濟字而不訣濟南之濟字爲何則知定數所使不可逃也建文帝既諱允太子名文奎年號又爲建文雖至至燕成祖曰何重復如此懿聖太后何謚爲孝定皇后神廟之陵曰定陵今上皇子復封定王得無亦近重複耶向使畜心豈無一字可易者執政之憒憒至此今上外家劉氏原籍河間人故孝純皇后之父贈爲瀛國公以河間爲古瀛州地也要之原籍自原籍封邑自封邑亦何用切〻如此曩孝定皇后之父贈爲安國公不聞鄚縣

為安州地也按宋德祐皇帝降元封為瀛国公雖與戚畹無涉然襲稱亦屬未妙天下國名儘多何苦而不避也

玉堂薈記一卷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國朝楊士聰撰士聰字朝徹號鳧岫濟寧人前明崇禎辛未進士官翰林院檢討入

國朝官至諭德是書成於崇禎癸未之十二月距明之亡僅百餘日自序謂古來正史所闕或得之雜錄漫記以補其所不足亦識其小者之意也自余叨史局不廢記存且積有年歲壬午再入春明感興時事乃取舊所編輯更加撰次不拘年月惟有慨於中則書之彙為一帙凡十餘年來世局朝政物態人情約畧粗載於此而戲笑不經之事亦往往而在今觀其書於當日周延儒薛國觀溫體仁王應熊諸人門戶傾軋之由政刑顛倒之故頗能道其委曲多正史之所未及然士聰為延儒門生筆墨之間頗為回護而於黃道周倪元璐皆有不滿之意至謂道周不坐宦官之房不以通家名刺與宦官皆為太過其記張溥試詩亦詆譏已甚皆不免於恩怨之詞又孔有德之變乃新城王氏所激毛霦平叛記言之最詳而以為由於誅袁崇煥失遼人之心殊非實錄至於鄙諺穢語皆備載之

尤爲猥褻又非歸田錄諸書偶記俳諧之例矣是書自序稱一帙而書首題卷一字則當有二卷中間癸未九月經筵以下舊本別爲一頁與前不屬疑爲下卷之首傳寫佚其標題也

庭聞州世説六卷

〔清〕宮偉鏐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庭聞州世説無卷數》提要

庭聞州世説目之一

庭聞州世説　目之一

庭聞州世說目之二

通三百年來
三元 會狀 解會 儲氏三元
父內閣 揚人物 論三元 文定画玉
張江陵 張羅山 陳泰阜 泰阜墓
儲文懿 儲量徵 儲太父 林東城
王心齋 王喻盜 黃楠開科
文𡒉承仁 棣山宅
徐北屏 北屏婚 晉得士 徐墓石
徐大節 徐戲籠
韓評事 華南晥論 火星
華論劉六 劉七 華識袁林
林見城 沈鳳岡 進士坊 大享宅
儲會墨 凌中丞 凌廷杖 黃竹岡
顧直齋 顧售田 文介公 文介弟
優犯 貰木匯 還價錢 周陽岡公

溥又一周 猩紅布 凌公墨
九里坐 潘母孝
種德食報 陸滄浪 李科第
李試錄
三餘二則

庭聞州世說目之三

慈楊三事
李先坐 李進呈 輿言財 狀元報
宗子相 李曲江 張鳳樓 蔣瀛洲
蔣被盜 蔣公子 城角 公子獄
佳公子 陳藍嘉 吉水陳 陳宗系
陳附記 太倹樓 蔣氏第 丁溪口
凌陳 圓山 全公苑 重清觀
外家袁 劉陽岡 務劉 南北劉
劉仁齋 宇章 愚公 頭顱情
盧事 劉韞石 韞石亾 顧冲菴
顧實刀 顧行邊 唐荊川 能文章
明經公 公豪邁 公風木 公象記
公焚券 文公在中 歐陽公觀
明經夢 明經祀

庭聞州世說

桃都漫士宫紫陽述

序一則

而今乃以余爲文獻也何以處夫今之人且所貴乎賢豪間非多聞見效簪筆之用而已余媿焉而及余不爲言兒輩罔或知追論其他顧欲遍焉則有遺以兹所及半是中憲公晨昏橋衡共緒論又念明世說未有集成者稱庭聞而繫

以州既以備流傳又俾予後人知所嚮亦當世得失之林也甲辰花朝前三日記

以上序一則

人皆詳于近而畧于遠畧遠則湮詳近則襲人事皆然兹亦不能多遡于人則首紀查周自科目者以爲學子觀感他如呂定公督軍封番禺侯胡安定布衣對崇政殿志載彰彰不必更贅于事亦然

査周世德國史州乘亦已備載而一二事跡爲余幼時中憲指述筆之簡端者必欲輯綴存之其有關政治史乘所詳茲或畧焉何則存乎其人雖不免重複遺漏之議要非欲高下其人亦各從所好爲云爾

舊鈔本粲陵誌載宋代登科姓名提舉權州事陳垓記云粲陵在南唐號多士査道以十六歲中進士入本朝又中賢良方正渡江初周麟之

中傳學宏詞麟之及張巖皆叅大政科目之盛如此舊誌謂雍熙前登科記不書貫莫考所自雍熙二年梁顥榜至嘉定十六年蔣重珍榜幾百餘人査周王三族累世相繼宣和元年王俊乂對策第一紹興三十年丁時發第三習進士者誇慕焉大比以十一人應詔紹興二十六年添西北流寓一人

雍熙二年梁顥榜　査盛

兄道　侄拱之　孫埜

曾孫應辰　來孫琛　晜孫[illegible]蕃

端拱元年程宿榜　査道

中賢良方正科

端拱二年陳堯叟榜　周歸貞

弟嘉貞　安貞　子孟陽

孫定詞　安民　濤　渙　泌　注　裕

曾孫重　稹　穜　秩　措

元孫方崇　方雄　際可

來孫麟之　晜孫端節

宣和元年王俊乂上舍釋褐狀元

紹興十五年劉章榜　周麟之

中傳學弘詞科官樞密

紹興三十年梁克家榜　丁時發廷對第三名

乾道五年鄭僑榜　張巖

嘉定十六年後

端平二年吳叔告榜　陸象南
淳祐四年劉夢炎榜　蕭谷　阮霖
查陶字大鈞祖文徽南唐工部尚書其先歙州
休寧人歸宋徙家衆陵遂爲縣人初事李煜以
明法登科補嘗州錄事參軍太祖時詔大理寺
評事試律學除本寺丞志稱爲太嘗丞與諫議
大夫李符爭議事符屈由是知名太宗時除監
察御史知南雄州俗雜夷夏陶至風俗爲變謂

庚領遠踈諸朝罷南安軍領北以便輦運遷秘
書少監知審刑院陶與從弟道相友愛自江南
平士族流離多貧困失職惟道兄弟盡力收恤
聚食恒數十百人得任子恩皆與族人以少長
爲先後無親疎之閒異姓亦分給之時其婚姻
因是嘗苦貧而查氏至今爲衆陵望族(南唐書文徽傳)
年七十子實之石埭令拱之淳化三年進士後
爲都官郎中慶之太子中舍

查道字湛然陶從弟也父元方文徽長子元方
事後主爲水部郎建州觀察判官王師平金陵
盧絳據歙州(志曰福建)遣使傳檄至郡元方斬其使
及絳擒太祖聞元方所爲優獎之拜殿中侍御
史知泉州道幼沉嶷不羣罕言笑喜親筆硯文
徽特愛之未冠以詞業稱年十六中南唐進士
第性至孝母病思鱖時方冬道禱於河鑿冰得
鱖啖母病尋愈後數年母卒絕意名宦遊五臺

將落髮爲僧一夕雷震破柱道坐其下了無怖
色寺僧異之咸勸以仕端拱初舉進士高第解
褐館陶尉俄以秘書丞徙知泉州王均之亂賊
至城下既而相語曰查泉州以仁義撫此境得
衆心未可攻也竟宵遁道追諭之於是散遣數
千人皆還農畝史又稱知泉州時寇黨尚有伏
巖谷依險爲柵者其酋何彥忠集其徒二百餘
止西充之大木槽彀弓露刃詔書招諭未下咸

請發兵殄之道曰彼愚人也以懼罪欲延命須臾爾其黨豈無詿誤耶遂微服單馬數僕不持尺刃間關林壑百里許直趨賊所初悉驚異持滿外嚮道神色自若踞胡床而坐諭以詔意或識之曰郡守也嘗聞其仁是來害我者卽相率投兵羅拜號呼請罪悉給券歸農加賜袍帶驛奏璽書褒諭咸平四年代歸賜緋魚俄出知寧州會舉賢良方正之士李宗諤以道名聞策入

第四等（志稱舉賢良方正第一）拜左正言直史館遷龍圖閣待制 子奉禮郎隨之遷大理評事 道性淳厚有犯不較所至務寬恕胥吏有過未嘗笞罰民訟逋負者或出己錢償之以是頗不治嘗出按部路側有佳棗從者摘以獻道卽計直掛錢於樹而去兒時嘗戲畫地爲大第曰此當分贍孤遺及居京師家甚貧多聚親族之惸獨者祿賜所得散施隨盡不以屑意與人交情分切

至廢棄孤露者待之愈厚多所周給初道未第時夜坐讀書忽覷外光彩非恒於竹間見麟蹄金道曰天閔我貧而錫我耶然取之無名亟掩之後從鸞輿祀汾陰上賜金如竹間所棄者嘗游許蔡間夜宿村邸見皮囊緘甚密爲留一日暮果有客泣而至道詢之客云昨抵此遺金叙四十今悟而返道以囊付之封緘如故客請分半道曰吾利此則挈以趨矣何留爲客拜謝而

去初赴舉貧不能上親族裒錢三萬遺之道出滑臺過父友呂翁家翁喪貧窶無以葬其母兄將鬻女以襄事道傾褚中錢與之且爲其女擇壻別加資遣又故人卒貧甚質女婢於人道爲贖之嫁士族搢紳服其履行好學嗜奕恭深信內典平居多茹蔬或止一食默坐終日服玩極於畀儉嘗夢神人謂曰汝位至正郎壽五十七而卒年六十四論者以爲積善所延也有集二

十卷

按誌先陶後道宋史陶附道傳以見詞有異同至志稱道麟蹄金事還金敘事史不書而史稱道性敦厚所至頗不治書地爲大第裒錢贖女摘裒掛錢年位積善所延志俱未載

今志陶初應舉至襄陽逆旅見女子端麗詰所從來乃故人女也遂以行囊求良謹者嫁之因而罷舉又嘗於旅邸床下獲金釵百隻留待求者其人至盡以付還此與道或一事

以今所傳查丞相事丞相諸生時自查家莊入東城輒服小驢道經萬壽觀輒有黃冠遲觀門因以驢付黃冠竣事歸亦如是習爲恒一日經過無是公心訝稍詰責曰某安知公來神者告丞相至趨相候耳意公所爲有虧損盛德者公宜三思公曰無之日前代鄉人寫反婚文書一紙意即此矣趨歸索書焚却而往返不期迎如初丞相者道也或曰黃冠即徐神翁史與志俱未載

太僕志稱查丞相墓州治東北三十里查家莊橋西有大土壟存而查家橋下太僕志原未注今志注宋尚書查陶墓北墓稱丞相又稱尚書陶是一是二未考

盛爵行舊今志俱不傳而查盛下亦不注陶名

舊志宋科舉始查盛雍熙二年梁顥榜終蕭谷阮霖淳祐四年劉夢炎榜而陶在南唐以明法登科

查許國字匪躬贈兵部尚書陶之後也父應辰中奉大夫孫籥受學於許國廷對中首甲乾道中擢貳夏卿典大藩

舊志稱雍熙以前失載則南唐亦不止文璥元方今不記但就雍熙二年查盛下所注應增入云在南唐文璥文徽長子元方孫陶元方子道

道陶從弟陶子拱之進士後為都官寶之石塘
令慶之太子中舍道子隨之奉禮郎遷太理評
事盛曾孫應辰中奉大夫應辰子許國志有傳
許國孫籥廷對中首甲擢貳夏卿與大蕃又得
六人
周孟陽字春卿其先成都人曾祖儆述太宗時
以秘書丞知泰州因家焉孟陽登仁宗景祐五
年第為屯田員外郎潭王潤王宮教授嘉祐末

英宗辭大宗正之命前後十八表皆孟陽為文
又從容論古事以諷英宗悚然起拜命三子出
拜神宗在焉及仁廟以英宗為皇子遣中使宮
嬪趣召且令宮長宗諤往請英宗猶堅卧不起
宗諤曰召周教授宜可動孟陽至為勸入侍意
乃決及即位除直秘閣數對隆儒殿遷集賢殿
修撰兼侍講孟陽尸遊徂山賦詩地高多興風
雲會天近長為日月鄰人以為遭遇英宗之符

神宗居東宮詔兼說書上表力辭有親奉堯言
躬承禹拜之語神宗即位孟陽奏事上望見大
慟左右皆感泣拜天章閣待制
周種字仁熟敬述五世孫少有遠度王安石一
見奇之熙寧九年與弟秩俱擢第調江寧府右
司理持身謹廉元祐初蘇文忠公舉為鄆州教
授種上疏乞以王安石配享神宗朝士愕然蘇
公即自劾舉官不當議雖不合然識者猶取其

拳拳師表之地久之擢著作郎兼崇政殿說書
陳瑩中力薦於上權起居舍人會咸陽民獻王
璽朝議欲因以改元哲宗於講筵語及之種言
所獲者秦璽耳以之改元甚無謂哲宗曰卿其
與宰相等議種退為别白言之卒不能奪因是
忤政府因鄒道卿之出陷以罪貶寧衆軍僉判
子方崇紹興中歷三院御史擢禮部侍郎
周秩字重寶歷官有能稱紹聖中嘗國者華元

祐政痛以法繩下文潞公之子及甫與劉唐忞語及時相有族誅之語讐卒告變上遣朝臣覆實命下郎以兵防二家悉囚其子弟召秩爲京西轉運使俾推治之當國者遣人謂秩還朝當以大司寇相處及奏對哲宗面諭曰彼欲盡誅大臣以下則將置朕何地秩到洛察其實無他乃一時憤語譏時相耳即釋禁防召二家子弟慰諭之具奏其語元不及乘輿非有異意事乃

寢大忤時相意終集英殿脩撰贈徽猷閣待制

初五世祖敬述仕蜀爲膳部郎中歸朝授上蔡令因論事藝祖識之改太子中允時初平江州朝廷怒其不順命敬述知州事至則撫定遺民辨其罪否聞於朝得免誅者二千人又葬暴骨萬餘作大塚廬山下江人刻石紀德後子孫累世自科目進爲卿監郎曹持使節佩守符者甚衆人以爲敬述陰德之報云 葉夢得衆陵太守周公陰德傳

周麟之字茂振敬述四世孫也登紹興十五年進士第調　武進尉未赴中博學宏詞更教授宣州需次間從太學錄歷學省兼外制公碩學多識讐校弗怠詞章溫雅得代言體滿二歲出貳徽州　除內翰知制誥兼侍讀會顯仁太后上僊充哀謝使先是金主暴虐將命者以酬對爲難公往使言辭敏捷音吐洪暢金不能屈爲之加禮上嘉羨之還兼吏部尚書累官左朝

奉大夫同知樞密院次年夏遣使賀遷復命麟之會天中節慶使至持嫚書且索兩淮襄漢地中外忿之麟之因奏嫚書意可卜宜練甲申儆使不當遣上曰卿言是矣彼將割地何以應之對曰講信之始分封書圻應有載書願出以示請將自塞使者果無語麟之又上疏極諍曰臣聞事必有至理有因然背日之和戎今日之渝盟不待上智而後知矣若彼有速亡之形我有

恢復之興在陛下審處而應臣當竭智畢力贊成事幾云云疏入謫秘監分司南京居瑞州孝宗立復左中大夫

舊志稱周孟陽其先成都人曾祖敬述太宗時以秘書丞知泰州因家焉而周歸真下不注敬述名按敬述仕蜀爲膳部郎中

周秩熙寧六年余中榜而政和二年莫儔榜又註周秩必非誤書太僕志及今志竟刪去特表

出之

進德坊在登僊橋西北以奝尚書昫所居兄弟子姓皆有德故名西叢桂坊在登僊橋西南以宋侍講周孟陽舊居名東叢桂坊在登僊橋東南以侍講族居名見余家所藏舊鈔本棄陵志此本爲新志祖述新志載未備

泰周數家今俗稱洗白周最爲望族余曾大父文介公外家也以吳御史中丞處爲始祖歷晉武威侯浚尚書僕射顗宋濂溪先生惇頤詞科拜相必大至二十五世綸爲遷泰始祖三十世爲文介公外家陽岡公則洗白周爲宜興長橋周正系于叢桂又另一周也

舊志稱查周王三族累世相繼又有一學許查
周之句又相傳查周許吕四姓科名最盛
王維熙子覲姪觀孫咸義俊乂曾孫岐元孫正
綱按府志維熙如臯人
如臯縣晉以前其建置無所考義熙中分廣陵
爲五縣如臯其一也隋初省入寧海縣唐析海
陵地置如臯鎭揚吳爲如臯場南唐陞鎭爲縣

屬泰州宋元因之迄今仍爲泰州屬併隷揚州
府
狀元坊在大寧橋新志稱大寧橋河西王右司俊乂所居
右司宣和元年第一人州爲建坊久矣寶慶二
年太守陳垓重建弘治間移建八字橋南
王之純曾孫諶弟孫億又之純前有王彭年王
松年諶後有王濤王億後有王獻民王彥存府
志俱泰州人

又有王伯起字興公父綸太嘗博士伯起至有
高行人稱葫蘆河王先生仁宗英宗賜粟帛郡
人王覲誌墓未詳系所出
志載金藍橋昭明太子同邵陵王綸爲樂眞人
立觀取易二入同心義太子港王僊翁上升昭
明太子同邵陵王綸由此港往天目山致禮港
久湮積淤輒溢乃是前五代梁武帝子蕭綸封
邵陵王非王綸也

志載王惟熙尉鹽城州嘗有羣飲獄甲斃乙
抉之久不決州以屬尉惟熙脫械勞酒食如平
民問曰汝用左手而死者傷右尚何辭囚曰俛
此人久矣幸其醉抉之官得其情死不恨擢大
理寺詳斷官
宋志科名許不見惟許元子春傳序人太僕志
今志俱不載
許元字子春先宣人父司封遺澤兄弟相遜久

之乃以元補郊社郎稍遷太子中舍知如皋縣徙居象陵養母盡孝元喜修廢壞長於治財先時京師粟少而江淮歲漕不給叅知政事范仲淹謂元獨可辦以殿中丞爲江淮等路發運判官就陞副使已而爲使賜進士出身待制天章閣已而乞守郡乃以知揚州越州又徙泰州許氏居州城北有南園歐公爲之記謂君之美衆特書其一節以示象陵之人取其孝弟著於三世與周氏查氏俱爲郡望族三家子弟多遊鄉校故有一學許查周之諺云

宋史又稱在江淮十三年以聚歛刻剝爲能又稱發運使治所在眞州衣冠之求官舟者日數十輩元視勢家貴族立權巨艦與之卽小官惸獨伺候歲月有不能得人以是憤怨而元自以爲當然或不盡然

吕于宋有吕之才吕安仁吕安上吕洙而吕岱爲漢末入事孫權遷上大將軍志未載之才等世系

國朝有吕傑吕懷健吕志伊志伊懷健孫也萬曆丙子科中北畿鄉試

鬥魁坊在崇明橋以東乃丁左司時發所居左司紹興三十年梁克家牓第三人寶慶三年始建坊

崇明橋南水門入第四橋舊近稅務俗謂之稅

務橋新志謂之太平橋

宋有甲科乙科詞科卽博學弘詞科有賢良方正科嘗選之外又有制科卽大科王鞠劬公曾云朱文公宋八甲進士

按宋史蘇文忠傳軾試禮部主司歐陽修得刑賞忠厚之至論欲擢冠多士猶疑其客曾鞏所爲但置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殿試中乙科五年調福昌主簿復對制策入三等自宋初

以來制策入三等惟吳育與軾而已除大理評
事簽書鳳翔府判官

通三百年來
三元自貴池黃侍中觀洪武甲子乙丑遜國畫
節最著後商少保輅正統乙卯領解浙江乙丑
會試廷試俱第一商公年二十二發解十年成
進士四年以修撰入閣七年以兵侍歸十年
復入十年以少保歸歸又十年尤爲奇也
會元狀元吳宗伯寬成化壬辰錢修撰福弘治
庚戌倫官諭文叙弘治巳未內文叙鄉試第三

人韓修撰敬萬曆庚戌
解元會元弇州所載黃子澄後共十一人就稍
近者王少傅鏊成化甲午乙未儲吏侍巏成化
癸卯甲辰汪宗伯俊弘治壬子癸丑李太史廷
機隆慶庚午萬曆癸未內王廷對第三李廷對
第二
倫氏三元諭德文叙中會元狀元通乘以諒中
解元矣而祭酒以訓復以解元及第第二人是

父子合三元而廱共二也

父見任內閣而子及第者弘治乙丑謝文正子丕正德辛未楊文忠子愼萬曆丁丑張文忠子嗣修庚辰懋修按成化戊戌楊少師廷和少師十二歲舉鄉試十九歲舉進士又三年辛丑父僉憲春謝公遷以解元會魁中狀元而子丕以解元會魁及第

吾揚狀元宰相則興化李文定公春芳宰相則

李之前有高文義公穀後有吳公甡皆興化人首甲儀眞景公暘棗門崔公桐會元高郵董公璘吾泰儲公巏林公春解元吾泰張公文前儲公巏崔公桐儀眞王公大化江都王公納諫勲爵則吾泰泰寧侯陳公珪江都鎭遠侯顧公成定西侯蔣公貴儀眞豐潤伯曹公義江都咸寧侯仇公鉞通三百年來文臣受封爵者開國時中書左丞相韓國公李善長以開國輔政功封右丞相忠勤伯汪廣洋以輔政封廣洋高郵人御史中丞誠意伯劉基以籌策封廣東左布政使東莞伯何眞以降附封何本武臣而受文階永樂時兵部尚書忠誠伯茹瑺以迎附封正統時兵部尚書靖遠伯王驥以平麓川封天順時禮部尚書興濟伯楊善華蓋殿大學士武功伯徐有貞以奪門封楊起家守城生員成化時都察院左都御史威寧伯王越以邊功封正德時

南京兵部尚書新建伯王守仁以擒叛王封吾揚理學則吾泰朱胡公瑗之後王公艮經濟則江都曾公銑通州顧公養謙節義則泰興茅公鏞朱公景科名中負物望者則前儲公巏崔公桐行誼則前林公春王公納諫吾泰王公相說先中憲公繼蔭文學則江都趙公鶴寶應朱公應登子曰藩前鼎公暘儀眞蔣公山卿至于諫南巡疏逆瑾議大禮劾分宜以至居官以廉稱

以能著居鄉門無雜賓庭絕干謁者吾揚不一其人昔稱廣陵七先生歐禎伯傳十先生今合二王公及先中憲爲三先生前者所列雖以文章升降而品行卓然皆堪爲世砥柱今三先生雖世遠于何李王李諸家而理學文章師表當代抑亦斯文炳蔚爲世羽儀故敘而傳之以昭廣陵一代人物之盛爲後進取則抑亦有裨世道云爾

自商文毅木菴後未有成三元者然終宋之世王孝先曾宋公序庠爲名宰相馮當世京爲名執政三人皆不負科名

句容崇明寺爲李文定公留玉處公諸生時讀書寺僧房有題壁詩年年山寺聽鳴鐘匹馬西風憶遠公異日定須留玉帶題詩未可著紗籠公狀元及第僧持綾素求書未幾公賜一品服僧持詩候謁公解所賜玉帶付僧鎮山門

相傳張江陵讀書僧寺江陵大拜後相業至赫灼或以問僧相公未遇時有何奇異僧曰無之但無冬夏晦明就書室省視必正衣冠危坐鮮有脫帽弛襟帶時意崇明僧必有窺其微者

先是張文忠公孚敬年二十四舉于鄉後公車屢上爲羅山書院聚生徒教授或曰此去秀才寧幾張曰秀才獨不當書院耶後年四十七舉進士以議禮六年大拜任師臣者十二年有旨

下所在官司重修羅山書院故士貴厚自待

陳泰寧侯名珪開國功靖難奔九門洪武三十五年論功進都督同知封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泰寧侯食祿一千二百石與世券贈靖國諡忠襄子愉嗣曾孫良弼崇禎間見任少傅泰寧侯

侯祖墓在淤溪河岸浮水面水有時淺深小大墓與之上下不沒有謂欲時不能具棺以二盆

器合而瘞之近庄人稱其年啇豚蹂躪露出棺
一角
儲文懿公瓘先世毘陵人宋元徙吳陵相傳諸
生時元旦偕一僧行街市約遍經過記宜春帖
子儲記及半僧恐識不謬僧曰天下個半秀才
或曰丘瓊山謂文懿語也公成化癸卯甲辰鄉
會試俱第一廷對二甲一名相傳公官少司農
時逆瑾用事偶公謙瑾奉卮酒致慇懃公卒爵

有項中風仆地遺溺舁歸歸數年起南吏部侍
郎而府志亦稱逆瑾專權公卿奔走瑾前瓘愧
憤引疾求去大學士東陽與瓘善得致仕詔瓘
有才望行且起賜馳驛歸無何瑾誅詔起戶部
左侍郎瑾雖誅諸佞幸繼用事瓘益不樂明年
又乞休去七年改南京戶部又改南京吏部
文懿瘞後數十年夫人瘞合棺四圍皆梅花竹
石若圖繪趙叔鳴顧東橋爲記其事亦生平不

盡文章流形者有然
大而千駟萬鍾細而一介執道義爲衡量而王
佐出乎其中甚矣金之移人也而冥冥者亦或
以此試人前稱查待制還金敘事尚矣陶又同
之余閱柴墟集有寄侄平甫登第書諄諄以曾
大父一傳屬李西涯相國翁名宏字仲文嘗中
鹽遼陽載布數車值邊騎環城兩雪浹旬僵凍
者道相屬宏探囊中布散給焉衆商止之宏曰

此何時尚利計耶比歸所得息無幾矣又道拾
遺金坐候遺者至即還之此傳西涯自書卷亂
後有持售者惜中缺一幅人皆棄不問余數金
購存以待延津之合合則歸文懿祠以文懿特
拳拳于此也又吾泰陳氏宗派至多而今科第
皆秋江公派秋江名鳶還金事載泰誌不以存
亡易念尤人所難至足爲貪昧隱忍者戒嗚呼
昔人不隳行于冥冥況肯爲白晝之攫哉至覿

查湛然汾陰所賜宛若竹間人當懈然悟矣俗
稱色與財色亦若是則又有北屏太翁事至宜
深念
林東城公春其先福建福清縣方城里人以從
戎隸泰州守禦所因占籍焉少孤力學恒以竹
筲注膏繫衣帶間惟所適則出膏于筲燃火讀
書嘉靖戊子鄉試壬辰會試第一選戸部主事
歷遷吏部文選郎東城受學于知州王臣先儒

王艮二君故王文成弟子歷官行蹟志載彰彰
一州守縣而虐力請于部尚書黜之起官泊淮
淮守以次謁諸過客始及其舟供帳又薄後淮
守入覲考下當遠調春獨薦其廉靖懇留之雖
院洪垣見所居湫監欲代為門新力辭曰學官
春發跡地也修之愈于春室矣洪高其誼發二
千金修學只此三事真可為學古入官者法
相傳心齋公舟行舟湫監甚自卧舟閣板上而

令僕卧其下僕夜嚶嚶不休早起呼之晚舟次
令脫履置項上問僕如此可看得亦冠履不容
倒置意或曰東厓公事
又相傳心齋途遇盜盜按刀相向公曰吾何畏
于刀所畏者刃耳試卿之吾將恣所欲則推刃
其兩頤盜血肉離披曰好道學亦足見道學非
無用至今俗語嘲刺人有云王公祠倒了墻賢
老兒走出來

黃榜開科坊為張存簡公文發解中成化羅倫
榜進士羅公艸奏劾南陽未有題句張過訪閣
者辭張投詩羅狀元及第才三日扶植綱維世
所希我亦與君同志者特來相訪莫相疑羅見
詩遂以扶植綱維為題句存簡夫人雙蛇夾女
生公名女盤龍擇佳婿不輕許人既相攸議納
幣禮夫人以寒門子重不憚公自備禮物令婿
家羅致其門婿即徐北屏公也北屏生小石父

子同時成進士官俱中丞爲雙此夾生之應存簡成化丙戌榜進士官憲副州治前黃榜闕科坊爲公建父頎宣德乙卯舉人官助教贈刑部郎中同丙戌榜張公獻官瑞安令以子椒山公承仁封主政承仁弘治乙丑榜進士官御史泰志有携沈錫艮才登泰山詩沈少司馬母夫人獻女也見誌傳誌稱泰甲科自公始則獻亦嘗爲黃榜闕科後隆慶戊辰榜張公桐官南兵部郎中爲存簡從子姓而獻又一張近鮑售俞鐘樓巷前宅前張椒山後黃竹岡黃亦張售

相傳徐北屏公太翁故州掾見盜情實究必計出之其人御恩甚無以報餙彼婦夜奔至太公秉燭達旦數以手畫胸作天理字北屏生有天理字在其胸北屏盛德又多端方新婚入學如學官升書中道遇蕩婦誘致其家相持不放北屏脫冠儀金簪爲質約返學務來自是必循他路行太翁事頗與世傳商木菴誕生相類

北屏新婚未浹月偶盥濯夫人投帨公公不言出就書齋宿焉夫人不知也事聞舅姑再三詢方悉率其夫人詣齋陳請然後歸歸而好合如初自是無閒言白首諧老北屏官給諫以疏論逆璫被逮夫人撤床帷草土臥事平始復寢合前後觀之此爲有大家之風

北屏爲晉方伯時錄治中所得佳士文作家書寄小石時小石爲孝廉家書云呂柟康粲冠世奇英馬理之才百發百中小石方奕棋用碁枰壓書笑謂來仵三人自高魁但我先一科後果驗皆於制舉業有精鑒

相傳北屏官保定守後巡撫順天時小石復官保定守以刑重北屏欲疏劾同官請得免又云小石署中生長有耳鐶遺署壁至啓得之若羊

公事余家所藏北屛墓石爲小石公自誌字滅
沒不完北屛似未出守保定小石爲保定守後
巡撫順天北屛巡撫卽襄爲侍郞提督易州厰
似亦未官順撫
北屛官給諫疏論逆瑾被廷杖小石初授部曹
與議興獻大禮忤旨廷杖
先中憲公年十七以臺取第一入學方州試已
第一矣而徐君文孺年稍大道是徐公後譚公

援而扶之得同入嘗爲中憲道其家先世凌替
之故自父子相繼每日輒有戲筵子弟日未晡
聚觀館師亦如是後人遂未有繼起者
韓公鑾讀書必徹夜臨卧必向天大號呼曰老
天餓死韓鑾後成進士官廉州太守婦女皆圍
珠而歸
華南晥公湘精天文時火星麗貫索曆家知大
臣有下獄者公問以何事曆家莫對公曰五行

於禮勵火因議禮後果議興獻大禮杖朝臣
劉六劉七之變本兵皇遽詣南晥公公出迎適
猝死墮地碎謂曰公所問已死解矣曰吾問非
他謂劉六劉七何得便死解後報至果以是日
沒于江
南晥精天文亦善識鑒或云數學與蓋從城市
行見童子散館歸下輿引一童子大稱賞以女
許焉時夫人以門第見至不懌公必許其童子

郞袁公魏也又一日詣林東城公公適生子
南晥异之曰舉人郞見城公
林見城公曜紹東城家學于舉子業特精熟比
臨場溢流途遇所習友戲作牛揖曰莫教文字
倘了出來是歲獲雋泰誌見城官刑部員外
郞贈尚寶寺寺丞乃是萬曆時六部疏請建儲
後追贈
沈少司馬鳳崗年十六入學家貧甚時富民劉

欽出粟賑諸生公獨却不受直指李東試士奇
其才檄學官備禮婚冠方行聘至婦家婦媼哭
聲聞外曰好羊肉落狗口公自是絶婦黨不與
通而夫婦諸老無間言
一前輩諸生時向醫彭取藥彭不禮送其怪責
彭曰待公成進士記取此地建公坊即今王家
橋坊是也成進士得矣尚存憶一醫士之曾相
輕者哉或者議其監必酬志其心始下

大寧橋河西既爲王近山公故居新志王家橋
下註舊不載嘗爲王建又進士坊在焉然考狀
元坊志稱大寧橋河西爲狀元王俊乂所居或
其來已舊
王後人貽予儲文懿元卷較相傳刻墨全非殊
不解亦可見先輩文多有膺設者
初時州季考得行等凌大中丞兼樓公儒爲諸
生時季考州亞其等得扑教時天大雨太公立

州外出即毆之加以蠟屐橫擊凌歸討自奮思
州公黎故名進士何不即讀習其稿未半載錄
科州亞貫重拔第一自是府臺皆首錄州起送
賓興集諸生謂曰予因廉於取然尚有無碍官
銀三百金留貯將藏作坊資以待新雋之士若
二人當分之若三人另設若一人則當攪之矣若
因屬目凌曰子勉勵厚望子是年公果得雋而
三百歸公

時太平無事言官致以廷杖爲榮亦時蹈不測
凌慷慨負直飾素不善於奄寺疏上廷杖幾殆
一同官牽生羊候朝門外即時剝取其皮覆所
創後遂合爲一血漬紙襪屑叠者以數百計積
爲一箱每三伏曝庭中爲直臣遺事
黃吏部竹岡見萬花是年名生女金蓮又云曾
見雀子步行來
相傳顧直齋與昭陽李石麓相公特交厚相公

如泰值顧方治第曰我有梁木可令人將至一
木通三間又桃木也至今顧弟售張張售潘潘
售陳問桃梁曰無之或以傳聞之誤然有狐以
與居則前此未聞顧以前戊午登賢書成進
士諸生時與兄曾文介公同筆硯後因爭奪塋
地大相傾中憲年六七歲時聞其事卿之誓必
報期復其地公慨推而遠之以爲無預而中憲
以後戊午登賢書里人謂天報施不謬後里

人公呈爲顧請鄉賢先大父明經公述其事直
指事乃大復顧巡按江西中邪咒卒見府志方
一傳顧後人凋落無餘而支族猶存至今能道
其事不爲怨
顧田售朱顧二家朱顧不受知中憲欲復之而
中憲以文介言尚遲迴然必得中憲言乃售
文介公重贇十年復明乃在癸丑歲時明經公
于舊宅搆廳事公似見兩匠作在櫓端是年劉

仁齋公登第歸又于家聞辨劉名刺中憲狂喜
非視初開幾一線俄頃全開雙瞳炯炯如漆志
稱明經公孝感則何事不可感
文介公以弟不謹傾危者嫁禍公至蒙峨志未
竟客有齒歲薦者中憲方十餘齡曰若大父不
蒙峨且旭進賢矣公作色退語曰汝忘汝叔祖
在側耶尚恐弟踧踖
島夷入犯文介公父柩在堂人盡竄橋畔老嫗

被殺對宇方氏既入城復出疊門亦被殺公子
身居守曰柩存與存燬與燬耳時比間焚刼獨
得免厨下米盡用赤豆作炊竟日不熟客兵過
門知篤孝刀斗貯米爲餽
文介公嘗喪父家貧從舅氏貸木後償半而弟
應償之半未也歷五十年疾革召明經公前亟
取篋中書若衣代償曰吾詒吾父安寧計所負
屬誰耶

文介公門人顧四教以明經公初入學持緡錢
五餽公已稔公需之狀倍之公不得已暫貯後
補納顧坳矣家人不復記憶請辭曰若不受當
掘置遂左強留而去
文介外翁周公之槙外太翁山甫卽膠岡公宦
學久閣屋工相術者謂鼻太露歸教鄖州血浩
涔臥被中有謂晨起呼童婢致損氣宜敲鑿金
石聲則毀大衣鏡取一角懸臥次翁向外孫明

經公假外衣則置衣井不欄棒擊千餘下每棒
下作退祟語數聲擊未完而衣碎裂膠岡公手
錄書至多無嗣續衣物憑増任分取文介書外
無取焉佘家藏舊鈔本吳陵志公手錄也
中憲就外傅日周太孺人嘗言六七歲時猶于
父家見曾公石塘謂中憲貌極似文介禁勿以
爲言翁葬城東竇家莊周太孺人遺命寒食致
酒脯爲饋歲以爲恒並識之俾後人得勿替

俗稱周湖中舉汉事想亦以貲官物望相輕而
謗遂有匭轍爲贄之說言不雅馴按湖弘治已
酉科官餘杭縣教諭白餘杭得婦科方書歸至
今後人業婦科乃又一周
文介公與凌棐槜公同時凌歸里日約爲詩酒
會一日在凌坐坐客甚衆有致狸紅布者客傳
玩不休而文介公若不聞凌曰宮恒山可謂介
士時中憲十餘齡歸謂曰介之一字誠足以當

之卒謚文介先生
中憲十餘齡時患頭重不克舉夢凌公與曇一
踒覺少差日明而凌過文介公語所夢愕然凌
幼時曾有此夢以爲此建言廷杖之兆歸致程
墨敗其識凌夢與曇者或爲耿楚侗述自中憲
時已不記
文介公九里莊塋地初中憲以形家者言每每
乖反遂輟舉業學地理自相度適地師袁祥宇

寧州人從江右至語中懸宜做舉業進場欲講地待渠代相度袁所畫地甚多而中懸以文介言樂此地高阜而近袁快快謂中懸云以君人豪尚宜用稍大地此不足酬中懸不從開壙得瓦鐏葬六七坐製俱前代後余奉中懸共母安人窆合則磚壙有紫蕨延護狀似紅染燈心條極長而多枝節〇余初問中懸袁有何大地中懸云俱畫爲圖以不用故亦不記初究心此事

欲先人魂魄安若云邀福非儒者所當寓意老母潘安人當文介公暨周太祖妣八十外中衣襦具皆手自浣濯不令他人代〇文介公八十外時一日呼家人問果曾有所見俱曰無之亟召母潘述所見謂所居屋三楹皆通達自上下皆結綺流蘇項汝行來適自綺蘇下行

或以種德食報之說有驗有不驗儘有父祖薄德子若孫成科名居高官世其家者中懸曰不然凡英物之生或自星分或山川秀氣鍾毓原不擇地擇人但富貴自我於盛德或有損則其後衰落可影響卜相傳石麓誕生與陸滄浪同日是夜陸氏夢神人羽葆旌幢擁一兒金冠紅袍至其家索賞錢尋曰賞不足送至李其家即石麓公也公狀元宰相陸布衣以文行稱

十年不見陳文讓今日相逢兩鬢霜記得濯纓亭上坐與君握手話滄浪濯纓陸滄浪亭子名

也先時陳文讓偶在亭子上有道人自外來訪滄浪俱不遇道人指地上草語文讓曰此草可治其疾後十年有患此疾者乩卜之乩書陳文讓能治此問陳陳漠然延至則乩書此詩相傳陸有仙骨呂公三過其亭此其一也

李石麓公辛卯舉人丁未進士狀元宰相相業載國史者不具論聘張江陵子婿科第甚盛子姓以爲言公曰汝輩遲數年看不十年張削奪

而李科第世其家家搆祠廟以兩榮孜學宮明倫堂製扁額二留爲鄉會試題名初公居昭陽未有支族或以爲通至今題將遍則其生平居心應事必有可自信者矣

石麓出昆湖門昆湖典南闈試以程屬石麓公初時不一言暨子姓入闈後則曰是科目大難家人問故巳無及後來科第之盛即此一念至可卜〇此道本自已力量做成從天降下然後

快于心但以余同時暨後子而子目擊者論此事倖成者多不享（此語聞之中憲公）可歷歷數後生不可不知

錄李映碧廷尉三餘璅述二則

吾邑楊侍郎巢少讀書拱極臺忽一夜聞哭聲苍楚乃臺下一老婦與衙蠹有私欲以子媳獻媚託言于出買已欤者媳不從欲自殺公乃詐爲書托人抵老婦所云以某日市某貨得金幾兩將以某月歸先寄回銀若干乃楊所自歛東金也老婦得書見銀遂不敢强媳比夫歸期日皆與書合但未知銀自何來乃反疑公與媳私礪刃上臺欲殺之忽聞鬼語相呼曰天帝有命今在東嶽下公文耳因言楊秀才當以諸生老今夜欤目下救一節婦特與侍郎夫人驚同婦即夜叩公書室兼謝公公披衣啓牖忽大風雨陷檞後一墻僅得免其子乃以鬼語詣公後果

至侍郎

山東新城王科名最盛每諸老致政歸則聚子弟課之得南人所選房書讀竟方已不汰也初觀場但彙十三省試錄讀之後場便裕如其子弟飲食皆以文之高下爲豐殺旁造一魁星樓三場通貫者方讀書其上是科無不中夫登鄉榜方許妻着紬裙不執炊婢嫗皆解讀四書兒能言即口教故未經師授已精熟其盛如此

三餘璅述資人觀感者甚多予首錄此三則以示後人其義不外修德讀書二端修德如侍郎則何啻侍郎讀書如新城則何啻新城亦以見映碧公家世昌大厥有自來非泛設者

諸生時愛徐仲光翰編坊刻甚所謂春水春花雲委波屬者夾項得所寄懸榻編載天上十科記首孝弟次正直再次陰德世稱善行者以文章致爲皆換心記汴州雷記木中瑞像記鬼助中式三則藍彩鬼拜主司冢宰鶴商邑趙南星房師非陘令鍾退齡大鶴來降其翮蔽天因字公儕鵠夢中丞虎山右和順王公雲飄苻甚莊夫八祝之則虎也號而走遂自號虎谷方伯龍臨川曾公銘西誕前一久父夢魘事左棟有物盤桂鱗甲嫌日知其龍也因以棟名甯翁牛同時同里王翁耆浴妻見之與夫忮人自厄皆于士子進

取有裨而最著爲史狀元王給諫二則予合爲一以時書後許葉羅張三事以時書前

靈寶許氏中州大族也其先許翁家貧借媼結草舍中衞飯客客遺橐千金翁坎地瘞橐待十年後客重至飯罷若重有念者亾何大哭翁問故掘還封識宛然孫進爲吏部尚書謚襄毅襄毅公六子詔舉鄉試誥南戶部尚書贊少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詩工部尚書詞郡太守

論兵部尚書國朝官秩之盛無如許氏
福唐葉臺山相公祖翁微時歲暮過縣見數人
被械愁嘆問之皆逋糧不能完者翁自度囊中
金足了此遂盡與之是夕夢神告曰上帝以爾
盛德令爾生臺閣子孫然爾家墓地故不佳明
旦視爾羊所在卽吉穴逾年生臺山先生
張文僖昇羅文肅玘兩家夫人兄弟也文僖及
第歸文肅行酒次怪其應稍慢杯擲之後文肅

第北闈歷二卿贈大宗伯與文僖略相當而名
加著焉
右見懸榻編略節錄之
相傳邵陽李相公大父家句容曹尚書山莊傍
習聞山有佳地向曹乞塋父許塋卽挈家走邵
陽時僅載一兒卽相公太翁也後曹聞地師言
果大悔然已無及其揚州西山塋太翁地原葉
侍郎所卜相公秀才時館侍郎家侍郎約獻歲

至生壙看梅花偶有乞兒經壙樹葉大怒令杝
綱實却地相公固勸不從云若今秋得賢書當
相付相公果是歲與賢書葉貲地務爲賀李氏
發祥至昌大葉繼卜地大不如後亦不振然葉
亦淸白吏也
李石麓公榜下集諸同年飲邸中僉班役耳語
李不爲動如是者數囘衆問故李徐云道拙卷
在進呈之列

相傳一前輩榜下集飲坐客言手指排之得不
漏者發財犖引視輩正色曰才成進士如何言
發財却手席底引手自反覆揣驗同年惠黠者
從而捉之不放問何事
相傳石麓公臚傳隔夕有傳大元李姓者石麓
不爲動而此前輩狂喜大歡叫竟忘耳語者亦
李也于此已卜宰相器
石麓中狀元時宗于相尚做秀才每晨起必令

傳姊呼名宗臣李春芳已中狀元速起讀書

李曲江公存文最工書但未多見每會文成輒自署尾曰馬上扶歸李翰林後果成進士與庶吉選

張凤樓公桐少任誕不羈善騎射時公車患響賊公戎粧救釋賊行中途被執解至京巡御史幾不免移會州得帖文方釋成進士不耐官職而清尚彌著工書倘亦以書為寄者歟

蔣瀛洲公初爽士質至鈍積磁磯盤底跽讀書必成誦方起起便終身識不忘文會光孝後廊諸友文飲畢尚塗稿似奕棋諸友戲謂此時還在此下瞥暮後官南臺外升覇州兵備道所積阿堵用木桶收貯樓間樓板多折有盜入其家扶公中堂坐恣所取取未及半曰至足矣叩謝去

蔣被盜事與所傳徐氏同徐父子家北關外至今徐家橋徐八老家巷皆其地也野營田百頃接連昔稱上上子弟至莊扛山轎子弟會食惟一牛而今盡他業田亦釜庾沈亦至見每口關係民命徐公家嗣至拆府第梁柱鬻錢為活而蔣氏更奇

蔣潤宇蔣公冢嗣也上舍補縣尉尚數年後寫詞度活少讀書書舍最精雅糊壁用紋綾或曰太滑則不能凝香氣雜命童子打作如茵毳初

時一二少年勾引擲錢必避迹待其訪求來比入門伴不許強再四方可初起出息貸三金償所負錢而家遂大破若沃雪積累負注應幾千約如木桶所貯不暇開視以衡衡之而人挐之去蔣乃大喜趣杜門人問故則曰喜未割除木桶斤

相傳城樓角聲有云創業難守成更難士夫家嘶起繼序亦如是如徐氏父子相繼可謂盛矣

世謂以中材守成業有餘是不然直須上焉者自期待

俗稱公子敱又稱書敱人能移公子之敱爲書敱則于書必大有得而以敱有得于書愈于不敱者多矣蓋敱故深于道味必淡于世味亦云市氣而此中培植者厚也視彼智數相高移天換日手段誠哉不如正使此輩生長吾門吾慮方長耳其道在教之勿失而愼所習遡而上之則又

以所生者處懷行已爲斷此則人所不得知

以余所聞未知小石爲公子時若何而以北屏公爲人應有佳公子陳新河公篤學成名致損于年以是貽謀可以興矣而方正迂濶如藍臺至今人稱腐儒誠哉佳公子

陳藍臺公父汲澄瀹丙辰榜進士監旗日郡倅咸集其家公齒尚幼却閉書室門坐讀書有老僕急敲門問何得不一往觀公曰待我自爲之則可觀耳年十三試童子州府前茅學使夾庸題公直書云童生年十三歲中庸尚未講解比見黜大慟泣父多方解免挾之任讀書父卒于官扶櫬歸益自厲年廿二入學坐卧小樓去梯傳餐上歷諸生未嘗下樓卒繼父汲成進士諸宦蹟不書督學兩浙所識拔皆相繼成大名深於舉子業於書卷竟成癖每入姬妾房閣但勿見案上書一見必展觀觀必達旦不寐或出與

人事坐諸姬疊衿袖爲記

吉水陳氏自上望遷馬田道新公避陳友諒之亂自馬田遷泰州馬田科第多人而在宋代者陳執中嘉祐進士拜相又有前五舉後五舉皆以同胞五兄弟同榜舉進士稱前五舉淳熙丙子榜後五舉淳祐文天祥榜

泰州陳氏宗系四則

西安教諭公滌景泰爽子舉人子二長相字子

鄉號管竹成化乙未進士官至廣西叅政壽八
十一叅政公子三聰睿第次佐字子輔號西圃
即百歲翁翁子四鸑鳳鵬鷟
鸑字瑞卿號望巖一子沐沐三子長應雷次應
詔三應雲應詔即次山公嘉靖乙卯丙辰與叔
汲同聯第次山公三子次于藩于藩子元昺歲
鷟應雲即王鞠劬太公三重岳翁也
鳶爲秋江公百歲翁少子也秋江公子三人長

淑號曲塘次汶號達泉三汲爲新河公曲塘歲
薦江陵丞治春秋教諭汲任應詔同登進士達
泉恩貢廣西南寧府通判新河與任次山同聯
第
淑子應旌汶子三應揚應旂應徵汲子應芳應
旌生王揚王舉王業王賓應旂爲文郊公壽九
十六生王道王謨王猷王烈王道子允謁允昂
允昂子十餘人忠靖行二王謨即友荀公出繼

太僕公後子繼昌拔貢繼昌子四長伯龍應徵
生王度王章王經王度子凝祉凝祉子志紀應
芳隆慶庚子舉人萬曆元年甲戌進士即太僕
藍臺公

附記

西安教諭公祿自太公塋蓮花池西安公同⊘
叅政公相塋戴家庄○百歲翁佐塋馬家庄正
穴壬山丙向秋江公鳶同○望巖公鸑塋寺巷

口
近六兒岳翁子明兄祖孫父子所居即太僕公
舊第樓在廳事後猶存此屋秋江公自建造有
工用數簿存複壁中修壁得之戒子孫善守成
業其南文郊翁一宅原韓評事故居門俱西向
郟驥山改向南合兩爲一而乃郎得儁
陳雁峯所居稅務橋東宅爲蔣瀛洲故第自乃
祖二式時巳屬陳然多狐二式言于中憲其歲

曾擒數狐殺之置厠中近或無之

陳太僕舊志丁溪秉口閘萬曆十年巡按姚士觀命知州李裕建以洩泰州境内蓄水與興化白駒秉口閘同時而建

凌陳二公之有功於泰也爲錢糧計至周悉而後乃有因之爲利者當事每過訪余余附勃之不知此爲與二公易地皆然東施之顰不足效也況其内心多有不可問哉正不知數百年後謂我視若輩何等

圖山在大江之南屬江陰州然泰州與江陰相植圖山出雲泰州未嘗不雨如他方雲起山雲不接兩終散也英以此山地脉與泰山接連古人望祀之典當舉也俗呼圖爲徐圖爲音屬垂

丙子正月初一日英記

全公英成化丁酉舉人同丁酉榜胡玉呂僎前此甲午爲陳公相呂公政後此癸卯爲備公璧也英父夢走馬摘杏而生係東軒雜識自記今志稱登庸坊在南門外濟川橋北爲全英中鄉試建

靈濟廟在城西北四里一百步紹興二十五年建相傳昔有遊龍自仇湖來居郭太保潭祈禱輒驗會運河決守王揚英以禱神蜿蜒水面河尋塞事聞於朝賜廟額淳熙十一年詔封敷澤侯又亂後不記何年兩澤應時僉云今歲我家龍見來家即志所記仇湖龍也人于雲脚或見其蜿蜒湖心

予外家四世科名初有袁公杉字予才與宗子相齊名後有巍巍子文字公世科夫人凌秉樓公女世科予九淼公懋貞爲凌甥夫人林見城公女即予婦大父也四世相沿皆以雄才卓犖著九淼公刻因多而文字公省嘗要畧一書甚益後學余嘗合王漢恭閱史約書付兒麩

劉陽岡公壯年無子將買妾從客家酒樓匱匣得包裹白鏹五十金下樓問主人曾否潔除者至再知非主人物也坐樓頭俟三日而人泣至悉付之是夜夢有神人抱兒送與曰將個舉人與做兒即念陽老外翁也翁名時雍清操盛德表裡如一嘗署門曰存心要可對天地作事須當念子孫歲以為恆然身後門祚衰薄西華葛穗至不能保其故第豈天道亦間有不可問者

然而君子道其恆

泰同時有二劉北劉南劉皆冠冕清白而此為務劉著姓益傳翁官龍泉令又曾與湯若士同官風雅蘊厚自不相為而翁述其取檢絡索一事最可發粲遂遇矍者問何為具答取數事回約日明詣縣領價比至則曰汝尚不知汝偷雞事發耶或以其製可作騾施之用

二劉公余猶及見之一皆直道而行如仁齋公固也忠孕公之為人在今日亦不多見豈不令人有江河之歎

先輩交道之厚中憲初公車時劉仁齋公官部曹有家人自家至接家書亟問曾否與其宅帶家信來曰未也公大不快眙中憲復以為言

仁齋與先大父明經公世稱莫逆長公字章于中憲為爾汝交與余巳卯同科貢

子于愚公兄至有深契曾為予言尊人忠孕公從不曉等子為何事

一前輩落第以首觸墻父諭何用爾云外廂好田好地都被他人買去語亦喫着而刻苦如見卒成進士

紂之不道曰淫酗無論內亂未有淫而不招禍者亦然相傳鉅富盧居大寧坊第宅時每日大治酗具速客傍晚設銀錯扃鐍門令客不得散至越墻出逃盧則偃臥地上雜罵席上賓胡乃

爲人所棄抵明率未醒此後遂有惡客致不堪
言而此屋乃售劉此可爲沉湎涸雜者之戒
又劉韞石公有光自選貢中萬曆甲午科鄉試
致有才譽其緣事出亡特一二機兵發難故君
子謹微
韞石之出亡也相傳顧冲菴公匿其家公如泰
謁撫軍白其事時中憲爲諸生猶及見之
顧冲菴公之誕生也移時不娠似聞有人相爲

言五官俱備但未有鼻一人曰須到大聖廟用
大聖鼻公有僧伽鼻印記卽此也或曰大聖者
禹也
公有行邊時所用寶刀一口至今天風雨輒有
聲躍出嘗數寸元善公少懸書室一夜天大風
雨刀盡出兩館童自相殺死後元善成進士官
給諫以是年戊午與中憲同賢書
公行邊日明當莅陳呼一妾侍寢妾趨寢失迸

公軍法行公歸田後日與陳中丞如岡爲維
社飲一晚飲稍散與子泥醉顧覓黃蓋不得爲
輿子送酒家質酒賞百文贖取散歸
唐荆川公勦倭寇至泰軍法頗嚴厲軍士誅索
甚州守共進謁及門上問來者何官欲責以供
應不備守荅曰會魁唐曰你是會魁我又不是
會元從來以能文章居尊官必有不同守窺其
微而唐果爲之霽顏

從來能文章居尊官者固多而中道躓者亦不
少在人者文章政事實未必兩兼而天亦若爲
之限不令兩得制科用舉子業實是消磨英雄
一法此道獲精而靈臺已悉爲所用俗稱書獃
後生須知未獃時於書未必有會
思之思之思之思之不得重復思之思之不得鬼神
將通之余幼學比偶時大父明經公舉此數語
勉勵先時文介公夢謁闕聖賢有伏虎抱回之

符而明經公生兒時極穎異年十餘齡質轉鈍
遇帖括多不得通夜夢甸水河干攀龍直上河
水皆沸而心大開悟故云
明經公負英敏之姿加之學問里中咸以大物
相期許性豪邁芥視一切僅以明經老
明經公抱用世才領甲寅歲薦親年八十不忍
離親入官迨親歿風木抱悲竟忘情仕進
明經公有光明正大爲人小象印可以知其爲

人
余尚有兄乳名歷先余一二歲同時中痘獨殤
而余得無恙明經公則對天焚箭中若干券遇
災而懼側修應如是
文公在中陝西三水縣人進士自禮曹謫泰州
同郎太青之父太青時十餘歲公督之甚嚴屬
先明經公遂坊刻授之偶忽于成誦或屬文未
工欲付訊刑銙與堂官搆鬪輙云我不濟我不
濟我兒子是个書櫃太青名翔鳳成名進士文
章學問爲一代宗工
誌稱宋歐陽文忠公父觀大中祥符三年自綿
州軍事推官移監泰州軍事判官時文忠公甫
四歲觀卒于泰襄庭蕭然夫人扶櫬歸葬吉水
縣龍岡苦貧守志嚴督其子遂爲宋名相焉○
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我與死者之心
俱無負矣此歐陽公父語也仍與夫人云他日

以語其子然則督其子者母也而厥父之廉與
仁貽謀遠矣
明經公臨終似夢非夢命价官旅往鄭方木公
家取梁木歸斲爲扁額顏曰兒範堂鄭原中憲
戊午大座師後大拜傳學負儒林重望爲人方
正不阿○又夢中自輓是處青山可藏骨到來
綠水總堪杯然前句見蘇文忠不知何諳合
公以明經崇祀鄉賢故封誥有云貴雖不滿其

德沒而有祀于鄉祀典載王言以爲重尤異數云

高郵三垛至興化下河相去七十五里嘉靖中忽從三垛逝見興化城石麓公大拜尋復隱不見崇禎中復如前則吳鹿友公大拜之徵或曰亂後亦曾見則未知所徵

寶應朱公夌溪閣在湖中必舟楫方可至文士之居自不同于俗近王鐵山亦于高郵爲園湖中名曰桴園或亦髣髴于朱者正淡自此而下以園爲驕奢中一事不復擇地而蹈安問其立

足耶

高郵珠湖原有珠珠出時人從城樓竊視蚌殼半晛若小船泛湖上以一翅豎起若船蓬李公淮南鄉薦時出現人見之李後成進士官通叅負物望

李大中丞世臣中憲戊午同年先是太翁組修公至上虞山中卜地夜夢天妃娘娘賜墨一錠曰此汝家一卷月夜步至古廟見香案塵積中

有墨一錠再拜取歸金陵八月八日將往場前小寓默祝曰先入吾房者授以墨世臣公先入以墨授之第三場忽大病小有聞之踰垣入號捉其手勉完五策世臣指墨曰此神所授也小有收盤盤中抵寓覓之不復見而世臣是年獲雋遂聯捷仲兄少文乙卯戊辰福建巡方伯兄小有負才名顧艱一第以保舉任大令

先輩李孝廉維凝宗伯碧澥公冢壻奉嘗容齋

公孫相國文定公曾孫也博學高才演于制舉業每為後生講說文竅文訣映碧廷尉幼孤維凝撫育教誨如己子映碧偶不來則撻其子俾知感悟辛酉報至維凝久困闈屋𣪘然自任報子棗賞荒始出映碧名是年其家茶窩稍穰生芽蕃芝類也後映碧公郎倚江登賢書復如是又碧澥公季公維宸云公郎雨商登賢書亦然然聞龍潭塋佃云塋岡上開蓮花一枝事更奇

倚江中己酉京闈

映碧三餘述楊扶山卜五世祖封翁龍潭塋地云君家科第綿綿矣又云外沙甚秀必有以門楣連掇巍科者解公石帆張公鍾山皆李氏壻映碧遂以大兒娶仁與二公並稱

三餘述李文定公未生時腹中聞哭聲解石帆公亦然一仕至大學士一仕至太子太保刑部尚書

三餘述張鍾山京元督學江右有狂傲名一日盛夏其縣令入見跽揖于庭鍾山正衣冠南立忽左手持烏紗以右手扇其光頭又一日一年少太守入見連罵畜生不已太守驚問故則曰君年未三十已官郡伯吾子不肖猶碌碌予衿自晉子耳非晉君也

相傳鍾山試輒前茅而何公麗泉南金輒蹶決科同赴白門詣貢院張嘆曰此地不可不到何

應聲此地不可多到二公皆以文章取高第張庚子甲辰何丁酉丁未朱丁酉戊戌

鍾山公上世張公羽弘治壬辰河南布政使翀弘治壬戌御史翾正德丁丑兵部侍郎羽翀俱翾同母兄

鍾山有樓居顏曰問天樓

何公就督學試劣置之乃是大結用莊子風日守河句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

焉而河未嘗損者恃源而往者也因記中意述一督學試士文用顏苦孔之卓劣置之行案日詑詰士抗聲曰出楊子督學取閱云道劄是本院空疎即刻改前列衆共服其虛公或曰即徐文貞公督學浙直事

何公會試出場一士以會元自任同輩亦咸服口誦闈篇何大不然笑曰還得傑家作會魁衆問故曰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須句句對丈人說才得此可爲後生粗率者對針○是年公車諸公有乩卜者問會試題目書丈人章衆大笑問次題又書丈人章衆以爲妄比入闈次題君子依乎中庸見丈人章外註

王翀劬公不以書名嘗云少喜鍾山公書當年論書未知崇尚宋元書于顏米亦然張正兼顏米二家而成亦可知二家似相反而實相爲

書法擅長以余同時所尚史公啓元范公鳳翼

家大夫稍後而實兼二家之長

泰興季因是公自云爲諸生館通州與包禪修有文字深契戊午李公維凝與季俱副車嘗自述少時受知文琅琅堪聽至爲罔耗觸發書畫精能富於收藏近又精於鑒別諸公郎多促爲之家園鉅麗正如金谷藍亭無分優劣亦三十年來人物之盛

吾揚士紳泰興稱豐厚朱公一馮寀生生時家

夢鶴當世至故字明京當年稱敵國亂後不稱余嘗笑問季公何道可致計然術頓則亦不知其然語至可味要其與人交有古人風晚近士夫遠不能及

自袁公了凡著立命論先輩行功過格誦太上感應篇者甚多然必驗雖感格之道當如是亦所以收束身心使無踰越文章德業出其中焉

中憲戊午同年貝宗起公起宗幼持誦感應篇

歲戊辰館師羅先生寄書云元旦夢遊其山境見異人講論感應篇註解至見他色美起心私之云此是如臯貝其所註該中該中而公果是年成進士

先進父兄之教必先貝公爲諸生時飲親友家夜歸及更定太翁門已閉立門外不敢自推敲

中憲嘗云大王父文介公有室時高祖妣孫太夫人至嚴亦有是事

貝之先貝公政字有恒泰州人成化壬戌進士官副都巡撫寧夏忤瑾逮獄削任瑾誅復其官貝公鸞字廷和如臯人弘治癸丑進士累官福建左叅議分守建寧道有治績

江都閔和陽汝梅父士選名會魁和陽以丁酉登賢書越三十五年至辛未始成進士君子易事而難說五句文直書貝公嵩少坊刻後貝官山東曹州道閻官暘觳令陝碧尚爲書與貝云

此老師非直老大人也然貝公在時從不聞言及此事亦先進用心之厚而蘊藉處正可思

中憲戊午同年朱公泰符眇一目乃是太翁夜課讀投燭簽所中卒舉於鄉

蔣先輩羽公館吾泰時負才氣不許可人而於中憲有淡契嘗謂進賢冠何定正如天上落饅頭聚犬一羣搶得過便是郝也要有這許力量搶得過

中憲述一士子應試至其縣開遊其士夫園見桂樹花開爛熳甚時正春夏因摘一枝納巾篋中是年秋獲雋嘗語同人有此興有爲士夫道者遍問園丁俱不聞士子轉向巾篋取驗雖經月淹閣而花猶在記是華南畹公事

李維凝公于中憲有深契余嘗謂若以此等爲朋友今朋友之倫絶之久矣戊午中憲應試秦淮遲一客而童子報李相公至中憲以爲同州

鹿鳴先士也趣迹則維凝佇視不揖曰我爲大哥發一兆神出桂花一大枝且云大哥良苦先中罷中憲感而受之因問遲何客荅以其意大不然曰此浮名之士且非遠當有物議勿親之而中憲遂以設具酌維凝諭童子其至須謝却今交道中有此等人說此等話爲此等事否

中憲戊午報至之前數日聞桂香盈室家中人皆聞之逾數日報至

中憲公謂應制文元取高華嘗誦詩天上碧桃和露種日邊紅杏倚雲栽芙蓉生在秋江上莫向東風怨未開中憲生王太安人夢自天墮一大杏取得之遂爲中憲小字後中憲有倚雲印記刻搆書屋東堂乃是王太安人手自拮据文介公有搆書屋成勉進詩余撿中憲所書倚雲書屋爲之額

北門外白馬廟舊祀聊子文中憲諸生時自舊

宅至東書房輒經過一日王太安人夢神相告語謂經過時神輒起非所安如是夢者再太安人請於明經公命匠作作小塞門門至今在東書房初成隣近數被火中憲夢火神載火一箕坐簷端又夢神告語公速來此宿我且行火不數日四週俱火而書屋無恙

徐氏居第既壞餘椽尚可容納大厦有餘歸吾外翁潘氏時安人許中憲可十餘齡外翁夜夢

徐氏送來寶物一件呼玉人斵之得玉算二枝
仍令外翁與壻宮氏泰稱父子進士未有同時
者以此爲同時成進士之符至兒輩興起雖予
冶有承而父祖意不存乎急就千磨百練等于
嗣起可也後此續緒又視此嗣起者之培護何
如余故必欲分而著之此意未可忘
先中憲看書用蒲團踞床後每五鼓構思晨起
完文稿一篇始櫛盥早膳與文會一題必素三

四藝
曾于西書室門背見題句富貴路人合貧賤親
戚離
中憲乙卯元旦夢一小兒坐木桶中昂首謂中
憲汝那得不我救我當遲汝一科黎明聞則旂
价溺所生兒卒如夢
戊午元旦中憲夢當得雋安人戒勿言尋又夢
州送賓與不與天未明趨白明經公欲援例入

成均時家無宿舂致難其事而中憲決計行候
至八月初北谷不到適兩總裁慶千秋遲至攸
首場于十二日而初九日北谷到荅其誠至必
孚天道入事類如是
谷未到時投呈大司成求試周公如磐見其呈
試第一卽有撫郡富家子持百金求代所作中
憲固辭有楚孝廉王存初特相契謂此何害乃
辭却中憲曰我之來此破釜沈舟而來我非天

之愛子天之孽子也得百金天謂足以償而我
生平大事去矣王嘆服至艤舟石城候同公車
行
中憲戊午旣聞捷余年方八齡是夜中憲語安
人所夢指余曰元來此兒還要發安人戒勿言
遂亦不記爲何
中憲自幼赴闈家人牲醴賽神爲發軔之祭輒
有鳩鳥飛舞翔集階除鄉會皆然余午未行鳩

烏至亦如是
憶辛酉賢書余年十一顧公樞錫山顧年伯與沐子也中憲舉示問何故不如顧公子余爾時亦黙知自勉劉中孚公原中憲同時共事懇公兄複儁則余年已十七矣舉示更厲後余壬午上春官而二公咸與故余于二公有深契
博野李公守泰時富民張太平致傷人命度無解活者中憲爲孝廉絕干謁李特敬重張頫尊親宋持五十金求尺一牒活滑安人聞其事立屬事後力止之且云公來此已有被屈冤魂尾之至矣宋拂袖去笑曰欲邑後應如是不數日李以免一農民逆來五十金數恰相符所謂飲啄前定而得於已無所損
余生也晚而與相公鹿友最早違亂後益少有相通者近始見其憶記辭言二書憶記內一二事以類書內辭言多見道語不悉書存四則令

後生知所勖先生又述鄉闈房師喻蕎徵工科致知戒以勿爲人囑託公事比入京又戒以別父母來須保重此身而公謂多非分之得者因而喪廉鮮恥滔蕩失身既損名節且壞陰德至引所見爲証皆名言也因記中憲絕干謁敬錄吳先生語書四則于左
教子弟有三種人不可令近孫佞之人不可近邪僻之人不可近貪佞之人不可近
人無志趣便俗無志趣人自不肯學問故俗病最難醫入幽谷曰俗以其間溺深入須向上
人生自齠稚以至衰老中間盛壯曾幾何年隙駒易駛振策長途日征月邁猶恐不及而悠悠忽忽自安苟賤徒爲天地間一蠹甚不可哀
今日言乖戾難近者必曰是人有性氣將性氣二字錯認了不知天命之謂性孟子吾善養吾浩然之氣所謂性氣乃如此若世俗之人恣肆

忿爭妄言躁動此乃惡習所染血氣用事可謂之性氣乎愼勿以惡習爲性血氣爲氣而流于乖戾也哉

中窓嘗云有謂幼年了了長大必不佳此不然仍是早慧者易成觀黃宛懷冑㒷少公皆以髫年爲文宗大期許間亦有以行奪者強半如所期

王鞠劬公六歲時太翁新製一大布衣留爲入

塾之用至遲迴王自爲句父親疑惑兒子心焦新做布衫幾時穿着見墓誌

鞠劬有室時每日明爲大父執溺器出暮復執入自謂恭敬擧持若捧盈然豈無可代而已以爲至樂

王鞠劬公世家寒士有名家子延共講習公預爲規約侯門不便出入必肩與行戒館地毋得吏胥牙直溷雜居無何東君不耐乘館職歸致

館餼却不受強再四俯納竟賫僧寺矣讀書萬壽觀攻苦自刻厲嘗爲余言夜讀之樂每向晚挑燈景界一新又是一番朝氣更深枯渴書齋沃酒具輒用臥榻所藉稱穰適供腸月迄寒食之用

王嘗云秀才要中兩榜如一日定于兩餐少一餐便饑決不可耐中後做官如飲酒與會所至不妨多數行或主人意懈又席有罵坐客便可

拂袖去亦不少個甚

鞠劬幼時同學三人言志王曰辨今生決要完兩榜事業一友曰我四十爲期彼時中便中不然當治財若有人負我一文便脫巾幘趍至橋市不爲辱一友曰二者皆非吾願吾所願閉戶著書蕭然自樂後三人皆卒如所志

有場前意氣揚揚好爲大言鞠劬曰此謂掀鍋葢問故曰葢道若烹飪然生熟關火候做工夫

有皆不間斷如下廂不任火卻上廂又不可掀鍋蓋洩了氣下不任火上不洩氣庶免半生漫熟之患此言致可思半生不可漫熟更不可」

鞠劬公久於闈屋夫人相戒家人不可言無有爲有若無則反云多夫人內家有叔高年從下莊來城糴薪行遠力憊先遣奴子至柴河視有無奴子反命多甚而叔直趨至河行愈憊歸責所對非實語故至今傳爲笑

王諸事儉約獨臨場買舟覓寓必原値俾寬然有餘若謂此身有所用之所以奉之者應無所不至

王公素操積誠之說嘗謂忠信可孚豚魚何況主司

中憲謂王會試時儒巾青布衣如舊制有相謂必售者逡巡退抑如不敢當以此知必售

鞠劬公壬戌會試爲林公鶴胎房相傳卷在低昂將林閱卷中作金石聲故力拔後王官臺中彈烏程相聲動一時亦其應然批句原有聞金石聲語王公積誠感格之說觀此尤取應如響又中憲道其進場時謙抑韜斂甚知能作得此聲

中憲自明經公見背遂忘情仕進毋公車不過勉應故事後王鞠劬公謝巡方歸聚同人爲文會丙子鄉試王覓寓淮清橋余及同人咸集寓

有蕉花一枝而中憲實以送余鄉試至秦淮有動於中爲八股業王大稱嘆云余爲文會欲得一新舉人特未見轉見一新進士謂中憲也果以春明成進士噫若王公可謂與人爲善者矣而亦精識鑒求之後並逸若河山

中憲登第鞠劬公寄書述所夢中語云兄一第不足奇獨於吾泰大有功德老者聞兄之提而志不衰其少者亦曰此信貨也不可不勉

中憲丁丑春成進士闈捷日余値文會期余應接移時仍整筆石赴會所屬文壬午秋季師及余同舉於鄉而余癸未聯捷冠本房中憲天文地理經世之學至兵占象緯方伎無一不洞悉詩歌古文詞書法無一不擅場余童年就外傳即以一物不知儒者之恥厚期勉而余幼日習勤乃過於所期憶余初婚鄉俗三日廟見廟見畢余旋就宿書齋聘議琴瑟式不

叶如是十年成進士而夫婦乃益恭每夜讀太夫人縮其膏則積取祖母飾首油筒爲繼晷用太夫人夜起偵視則匿燈床下去復燃之不達旦不休歲服油綠布袍垂十年一更製釋褐時仍服之謁廟
季師問業中憲公中憲命余受業爲余述徐兼菴幼年序所讀坊文不是一番寒徹骨安得梅花撲鼻香爲進一語欲得梅花撲鼻香須是一番寒徹骨
余婦大父九濛公以南康守覲京師際中憲公車過視不遇公見襆被蕭然曰有道之士時孺人及笄多有媒妁相爲言婦翁家書馳問公公曰必歸宮又於封識外書之時大家以女許云色甚華余大父戲謂余余曰婦貴在德豈以色哉大父大喜謂皆前定而婚約遂成
時孺人有妹許聘沈少司馬後人少司馬孫道一

降承父廕官別駕歲時聘問甚周而余家館餼至不充媒氏相竊笑九濛公意不然比余年十六七時讀書屬文大攻苦而九濛公大許可曰此子非凡勿凡遇之
時婦翁家優僮甚盛余十七八時至其家暑不寓意非所好見女婢中有色殊服華相經過輒他視翁家稱余宮夫子
出見紛華不悅固然然寧弗見至婦大父爲圖

則意甚樂之歸乃在文稿背書園亭粉本
杜公濬任揚道時爲言少時從一師每日抪教必數次率以爲恒遂從來文士才思必如此磨厲始出據後事似無庸不知實以此得力
予年十六七文思平平無所加中憲見童蟫孫所爲藝大稱譽謂予何得遽不如延其切磋而文大開闢一日見新貴文大書批駁中憲大不快謂先輩見試錄題名必拜拜訖跽而讀之于

新貴逢年文亦如是余髫年至不相下閒言厚自抑而器業稍優然彼時從無以倖得者
余丙子與金沙于君明寶共寓見案上制舉藝一帙計百篇外裝釘極精簡閱乃皆所自爲稿于出闈極滿志首題畏天命三句乃其夙構又三四題皆有作而于得雋簡練揣摩取效如響此說先輩不肯自言顧言之亦非工力未優者所辨後生可知所從事

中憲爲孝廉時徐公蓼莪已自大令擢黃門數年丙子閒余隨中憲至安豐弔季師母夫人舟泊兼安鎮夜上岸詣徐氏門門徑蕭然中憲大稱嘆謂賢者不過如是人但知蓼莪彈烏程官總憲要其軼事有足多者總之未背以鄉黨鄙猥自期待
余庚辰闈貢進京傳聞老母潘安人病危五內崩迫柴病幾殆蓼莪公每進朝出必過余邸舍

省視時天灾流行人皆遠避公桼方書用麻油塗鼻孔而來至今感其意
甲戌會元李太青兩顏壯其茂猷以五經題請中式因欽定遂列于會元之前自後丁丑揭年伯萬年庚辰不記癸未同年三人謂元孩貞艮馮眉仙元颺趙平符天麒
予家三世單傳至余贊最弱十餘齡時中憲相習書必正本復一日復未半畢仆地延醫沈小

舁眕視服滚痰丸而匙中憲欲余就成均應試得稍逸便予意不然旣余爲諸生困場屋中憲官夏暘存積百金決計爲余援例謂此家世使然予固不爲季師問故曰做秀才猶有一文宗繩束其心離却此個更無繩束處而此生不可知矣時季望賢書至迫過中憲道故遂百金持贈而以季入成均壬午秋予與同擧于鄕而予已卯副榜改貢中憲所謂家世却如此牉合

相傳皿號不得領解以未必本省人余不入成均亦此意但自未道破已卯貢入北雍人以北于南較易余却自北改南寧爲其難到南又不赴雍試却具是文宗隨諸生錄科因卷面寫選貢生書記仍印入皿號牛師欲取寇本房以此亞其名中式後大司成監領有缺致與文宗大爭執牛師始悟余不樂赴雍而春明寇本房大司成王公光復爭執時但以爲襲取其號京

兆金公楚畹習余名謂此非襲取號乃志必欲致解額王意更不快謂那得鄙夷至此笑諾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

余壬午卷面寫揚州府泰州選貢生書記云因選貢字入皿號只應寫學生亦不然科考册自是從學臺起送

余得僞過謁王王云兄尊公尚服官又至懶入事兄宜努力聯發去不然家事外事日繁而擧業日踈不是做擧人的事至今念其眞摯

方舟上春官爲愚公天木一路相聚極歡將抵京愚公們議各立千金約以遇者爲未遇兄弟設處之資予書如例各袖二紙去余二紙乃皮船額端至張灣齊來裝入京城有老僕欲簡歸行篚予謂不須僕不悟必欲簡歸予謂果不須至今未簡歸

癸未之役分校各以所識拔爭前茅李師不一

言直至第十八方及余名李師戊辰第十八名
宋人衣鉢心印之義
丑榜陳我恂年伯名裔誦其大兄我愚名裔銘
余癸榜同年余午榜吳玉騶文拔自余房牛鶴
沙師房師命玉騶叙同門比余癸榜玉騶與大
兄玉鉉俱登第又余房李二何師力薦梁嵴林
公尤李同鄉同年同咨命叙同門午榜四兄玉
隨名在副車稱同年後同昌兒拔貢入大學成

進士大對探花三兄玉林已卯壬辰余已卯科
貢稱同年爲言太公博學弘詞以不得一第爲
恨垂死捬腹嘆曰一堆黃土葢文章玉隨玉騶
學生太公曰對讀故隨名對騶名龍余送玉隨
詩叙數番譜誼至悉亦以見文字之契不期而
合如是
余文會王公囦適一日傳道公當至公倘冠服
枷櫳間公以他事出余上下着之諸同人更爲

余整束得當而公適至同人端坐作拈思無聊
解免者公轉却以命館童及余登第歸冠服適
公公笑曰正如文會時所着
余與季師公車王公署會所壁端云自宮紫陽
行而會中完篇者少自季大來行而會中講話
者多甲申後季屏迹砥志歲寒兼善後余聯捷
冠本房會中李爾孚亦聯捷冠本房陸吳州冠
本房嘗日先後共事如丁漢公劉膺公陳爾猶

張桐仙俱得雋公次子凡馬三子參馬相繼方
舉於鄉而參馬與徐公孫綉奕又俱同已酉科
於公大集同人課習奬譽初心爲不負云
中意丁丑公車家人從後井汲得一金魚余壬
午鄉闈前井復如是至癸未則展期八月于四
月間大雨時行而北圍石盆內飛躍一金魚
余諸生時問王公酉戌間有何兆夢曰兆無之
夢日日皆是無三日不夢此外雖妻子無從知

余午未間夢境正如是然無他但覺五色雲橫亘天宇而余在其中又若名花燁煜上下圍繞仍是文筆絢爛心目間

壬午余讀書西堂一日硯中湧出疊花圓結成瓣芒色奇甚或亦猶葬所成然前所未見癸未春夏余坐西書房筆石咸在硯中復如是顏西堂與雲書屋西書房疊花莊

慶曆至丙辰世代消長往來一大關係也無論其他以余學為制舉業自丙辰先後始有不雅馴字句浸淫士子心腕間而無能振脫如是十年至乙丑而風氣大變亦風氣大開王之變而伯乎雖純雜不侔昔人云卑為雄伯無為雌王者矣子變而經經變而大家史漢六朝古人文章與時高下制舉業亦如之其間名家輩出各乘乎風氣之自然治及癸未絢爛極于無可加

一時名輩亦蒐采幾盡以予童年及壯中心燕悅者不一其人而乘運而出能使景界一新者俱嘗存其稿笥中近三十年來則史君獨步

近三十年來諸世事山中不具悉而制舉業不可不極論若史公大成可謂有功制舉業者矣嘗語兒曹士人既還讀書須要具此文章占此科名才稍稍自慊開浙鄞有者僧名大成精勤了達為時所重示寂日見夢其徒日明日予史

家問我我當生彼一笑爲期次日其徒至史宅偵探夜來果舉一子遂以夢告而其家咸夢亦然故仍其名曰大成先是公車王孝廉鐵南遇雨向村庄投宿至人前一日夢神語來日王狀元至善遇之主人有女年未笄意欲歸孝廉而未露孝廉故年少私與目成情至繾綣爲數日留連主人覺屬隣子通伐請爲次室且告以夢訂於登第日迎致孝廉會試中式比殿試閱中呈卷擬第一偶中官送閱從牛中析爲二所拈取適得史君大成遂眞第一而孝廉當中式後亦感夢以是女故若有所謫眞二甲選入庶常改給諫或猶以主人意得輕謫並識之爲能文章志科名者戒

尹潛如張肅之(康伊煌)三科三解元皆毗陵郡人也相傳某一科原該惲香山作解元才亦相敵主人述所夢始涕泣悟有所謫

壬午捷元沈時霖會霖述其同年李兄初學閱中義者宜也文元宿名歐陽刻也房師擬中歐陽以李易置出闈向歐大嘆息得無行事有所失歟曰無之李云年兄何言無元且夢魁星至年兄家有血衣婦人推阻出因而我家祖宗迎至我家盍奸一婦人未遂而夫殺之

二事遠矣覩及超尤信可畏哉以類紀之

余癸未揚郡同年七人今世相傳包燈剷自包年兄穉修包乙卯得雋予方五歲後予試童子科寓西方寺包過家大人猶於廡間竊覷中年又爲余叙鼎社文癸未同予成進士

王年兄螺山觀濤公仲子也觀濤公解元進士官吏部有四書翼註行世世稱學者○觀濤公翼註可謂至矣戊寅巳卯間鞠劬公評次會文少可甚余謂何不一四七說書公因買高頭四書一部先自逐章書數行于上屆期說之余成

名歸而書始完此宜與翼諟並行得此亦可麽
從前諸講義
是科虞山王名曰俞王名澧父子同榜成進士
豐城壬辰榜湯惕菴公來賀司理吾揚太翁名
紹中以癸未榜成進士
鄭宗梁三年兄做孝廉時下公祖父母中各認
定一家故于時有三杰之稱後鄭宗皆可以無
死而梁從容就義尚作時文數十篇附家書內

此不可不傳〇聞小鄭年兄天玉亦慷慨崛強
而死
楊氷如年兄德器端重如其貌幼受學張公二
無庚辰間二無患病京師楊與朝夕至爲諸前
賢所重大魁後尋遭亂鄉士皆責以余平心論
只以交道言亦二十年如一日其他心迹正相
類〇余飲楊年兄家見外衣內緣褒甚華顧之
更外衣乃是新繒尺餘從褒口接續而成者每

與兒輩言如此爲有道
問黃坤五當年何所揣摩云我輩所學寧取高
一層俗學卑之無甚高論以爲迎合見者易之
欲躍出儕人之上難矣須使見者先知其有異
不敢易視闕之而意蘊益層次出非妄作者
焉故所取必高第然則所謂高一層乃反爲捷
徑揣摩者所不知〇此論自坤五來三十餘年
不變盛名高第俱出其中近文章一洮于正又

當爲立極之文包羅奇平濃淡者百輩然非易
言矣
予自幼學爲大家之文非爲大家也實欲自成
一家爲此道立極而爾時風氣趨盛又以老母
蓍蕙貶技投時以期速售正黃公云高一層爲
捷徑也成名從以臙脂名其篇同人笑之予不
欲自沒所學云爾
姚公永言丁卯讀書金焦太翁廣唐孝廉就而

覩之見案上制稿一冊乃永言揣摩之作也大詬厲問誰爲此者若入試將不免蒸緣所作稍出入而太翁去此道日多故云是年聯捷

王楚先壬午臨場讀書僧寺太翁喜甚就覩見案上所爲制稿但略開卷幅看一二行便云中矣其義自破題便要一字可着數圈是年楚先聯捷喜甚同登春闈

李維凝公戊午副車辛酉自知必中或問故云往年入闈多矜慎戊午以抱恙振筆書之反被識拔此亦爲火候已到者言也李四是公亦戊午副車同辛酉得雋遂聯捷

〇故闈卷必宜許士子須看北闈不之禁而南闈秘之舊無此例不知何所見

辛酉前數科江右一生甘胤驂夢得雋座師名王相說同人以爲笑及辛酉南錄見王名甘大喜王聯捷爲袁州推甲子分闈而甘得雋乃在

本房壬中間自家而泰自泰而家皆若或使之然則師弟之誼固可沒乎哉

王幽岫公嘗言諸生時數以會文質林公見城初猶丹黃稱意比暮年但書好好爾時才思盡矣

李應鳴先生能文章中歲特交厚讀書維揚書院一夕文飲畢同步月遐矚許甚及富貴毋相忘便下拜中歲亦旋拜之約以文行共砥礪李所志未竟後數年仍于亂書述所夢中窗曾夢同大對公外無知者

小試文與大場不侔乃在浮與沉沉之爲義正如晉人所謂若柯揚之高華按之沉實小試不爾嘗使清通之氣浮出紙面甚者爲尖纖犀利偏側皆浮之類也若所謂鬱鬱葱葱佳氣浮則浮又未可少夏三四兄在浮沉之間予日望其售而儲爲甚矣楊程一小試輒冠軍子延至課

見漸以予說爲然比楊數見黜予亦攢眉請焉知非予貽誤昨歲破的而予意始怡程一鶴謂予方知未奉教益時眞于此道河漢

杜殷公才思高妙余猶見其會篇非諸學究比故于王公深契王爲援例北闈未竟所志王每大嘆惜只一懶字致貽誤一生後生須知懶大不可直要勤勤不足盡之直是安逸不得要勤苦勤特勤所業苦有若天降大任節皆以我身歷歷受過許乃自造得蔗境

童蟬孫赴試夜暮無所託宿飲青樓不得已宿焉遂染黴毒不救近陳木公羅公倬皆受此患後生安可不愼

甲申後家居尚效耆英故事王鞠劬公共中憲同歲次則楊公贊皇成公石生陳公友荀子明父子劉愚公陳抑如念共父子屆期咸集春雨草堂余侍中憲周旋主客酒蔬各有攜取適飲

而已意不在酒集必歡笑談論竟日或旁及奕棋中憲公篤嗜奕棋鞠劬公不問余不知而中憲朝初時奕棋乃王公所教

成石生述一先輩致大位者年近八旬尚速客大勸酬歡笑終日坐有紅裾笑語客他還未厭我老其和易如此至其仁心爲賓眞如詩南所稱驕虞以知致大位者如是或子弟于坐中諳涉譏刺便作吳語云我一生再弗喜歡直懲予劍削元氣話

石生相聚猶存直諒風爲余述恭經畧語成云快心事做不得其日豈但此快心話也說不得此不但論涉世亦有道者自處當如此

余于高郵因大人舉充府歸司李李公大人同年也又列入計冊王不一察余以此示大郄不自怡王亦以疎于所事至不懌辭國變遂爲宮人說天寶遺事而王相遇特恭每于邸第延朝

士數十人南北面必推予對値如此不一以爲嘗朝士戲謂余今日方知舊人之尊以視近月新進少年特有間或曰王亦舊人也而彼一時名貴致尊位者此意猶存然亦以此卜其名位焉

中意在南雍見劉貝嶠廂聯自家意思一庭草天下文章五色雲

王鞠劬公謝巡方歸署園曰好好園署齋閉讀書學陶淵明不求甚解飲酒似邵康節最喜微酡曬事兩如之何可以無大過矣三必自反豈不有餘裕哉

王公於文會處署趣園署義聚堂署嚴心室署眞工夫在戰兢惕勵好光景是師友父兄又肅

上聖賢堪晤對庭中天日是存心又千秋事業新裁富一日工夫俗務稀又鳥飛知客到花發見文成又避損友如虎遠閒書若仇又開軒對酒怡天性啓箧窺書識父心又因逢勝友開軒早爲賞奇文載酒多又署損者三樂樂佚遊損者三友友善柔

又會應有知已惟恐不好名天餘課子日入慶得朋時事業每懷年旣壯工夫嘗惜日初高攀

中猶習先人訓坐上須閩長者言又入間白髮
存公道門外春風遠世情
中憲東書房聯千秋事業千秋志一寸光陰一
寸金學知不足日有就月有將遜志無如時敏
過寡未能仰不愧俯不作存心只在幾希子丑
間遷城中堂成際余初婚爲聯示開眼做人直
從初念提醒作狂作聖爭此幾希留心進步須
防片刻偷安集苑集枯懸於敬肆式穀有良謨

日忠日厚守成無難事克儉克勤先時論交爲
詩示會題先脉繫取勢尚機圓後先當影射處
實更周旋詞肥妨冗贅意複厭牽纏發軔與終
局當關莫放寬又意翻往局方爭勝字譜新聲
始見奇更有一端難說處彈丸脫手許謳詩
一年計在春一日計在寅古語豈欺且所得爲
已多士讀書自寅至巳直可當一日工是較同
人多其半豈獨士爲然繇服官迄宦成皆若是

或曰宦成後又何工是不然至入翁失昧且之
義其下何所不至
知在春在寅而不知一生之計又在童年在成
童後二十年
晨省昏定視之若繁重行之極簡便何則晨必
出昏必歸就其時爲其事非有他務凌遜至不
可行也而親或于其出日今日何所事於其歸
日今日何所見何所聞則得失可自考且得所

教得所學也日學其一積一年而所學何限卽
不日相爲教而恂恂焉修弟子之儀罔卽所以
檢束其身心也至於夙與夜寐視此爲節懿戒
所稱何加焉
晨昏冬夏相接也凡屬文以及修行皆然所貴
恒而不變子之于親及倫理內人亦如是隔則
不入故俗曰離間惟離而始得間亦未有離而
不間者

後生凡事必令父母知劉氏二少至可鑒
先達厥子多不克紹者子十三四後念年賢者
恒於斯不肖恒於斯觀教學半而爾時正若父
宦遊時教斯失焉此[illegible]兼矣其有不肅而成者
既難以槩外是不以[illegible]易此寧赴官與俱
又縉紳宦成歸得[illegible][illegible]矣而多姬妾樂園居則
若子動靜罔聞知學之不殖毋論也以此敗德
禍及宗祧者多有歷弓冶慮者宜兩端擇焉

賈生教曾不可廢于家或自子弟及僮僕且律
書未通籍者但用傭工人安得有僕譬若子弟
馴則教曾可廢推之僕亦然而今世大家子崇
是子弟撻僮僕先年[illegible]家失德皆緣此即一下
人不足惜而心粗氣浮自于學無所得于學無
所得他行事何不至
子之所慎齊戰疾今齊與戰士人若無所用然
祀外[illegible]所有祀必誠必敬皆當齋文塲決勝亦

日賀戰勝是亦戰也況大而治兵詰戎亦士人
所有事故子曰戰則克祭則受福今士人要克
要受福安得不慎二者皆兼先事與臨事至於
慎疾尤慎未然事不外起居飲食之間調護得
宜自可無疾猶恐一時不虞又謹於將然余偶
患小癤便自作贊存篋笥臨深履薄爲孝子者
用心當如是失此不圖日從事草根樹皮何益
嘗與先輩論本草食物曰大抵不可偏勝凡物

益一臟必損一臟驗之果然食物尚爾況藥物
乎至血肉之藥亦恐不潔能爲害金石尤不可
用
爲人子者不可不知醫匪獨事親即夫子告孟
武伯孟子守身養志意已俱寓其中視于無形
聽于無聲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備知醫
而無所用是能爲人子者矣
守身爲事親之本曾元詎不卒而孟獨稱參正

從酒肉養志推極于啓予足手以爲有別于養
口體而孝義始全推斯志也橫天地塞四海皆
臨深履薄一念爲之也
婚嫁在士夫家尤宜從簡一切紛華正不欲少
年人漸積而靡至喪禮祭葬一祭殺數十牲似
先人以口腹爲事者中宼遺言不爲無見比葬
尤多無益之費俚俗不堪俱禮文所不載至爲
可笑此在暴富家或矜誇以爲勝在士夫行之

未有不爲有道者竊笑
耕讀相兼非若士工商之不能相爲也故爲學
先治生則耕亦不廢以讀廢
午飯要飽肉食早晚雜菜蔬半素食非獨省約
亦寓調理
其兄之獄成也乃其妻悍妬大撻婢而家六破
至身被刑辱不堪近某事正相類雖日用三牲
何益然亦緣內人致足爲之晨戒

人終其身至掌惡聲不克自振拔者無他當是
其初不立○爲諸生如何有婢故某事發訴于
劉劉有久當杖斃之言
時平溫飽之家或以僕婦爲可近所謂彌省以
珠即無失亦于淸德大有玷又不若自商奏

熊大司空思城爲掛道時中憲諸生以文字受
知因從講學所刻集載中憲論難著述至多曾
云以此才華學問兩榜是分內却也該留意天
下事時尙太平公總總以束事爲憂比中憲戊
午公車僕名寬者從天長驛路遇一官轎驛路
行乃是公以尙寶寺卿典試共省復命者寬云
好像掛道熊老爺公轎中云我是熊老爺你是
誰寬荅以中憲公車約同驛館聚話相見喜甚
云昨在棘闈有傳南錄至者亟問泰幾人即舉
中憲名出問詢知一人曰必中憲也已而果然
遂于棘闈誇譔甚因屬驛官沽好酒夜酌中憲
記公語云公昔以留意天下事勉勵屬今多事
公方大用正馳驅共矢時公云切莫言比昔太
不同囑中憲此行到京切不可談兵問故則云
此後去一個壞一個後俱如共言
見吳相公憶記云辛巳葢州之役督臣調集各

邊鎮兵七萬餘救援意在堅守不肯戰命兵部
差司官往察情形公語尙書陳新甲曰此遣頗
有關係得老成持重者庶不辱命大早以職方
郎中張若麒往公力持不可張故謝相公同鄉
卒進行比至力主戰疏一日數至陳信之晝夜
催督臣進戰以至大潰
書影述吳梅村語曰大司馬白谷孫公代州人
長身伉爽材武絕人其用秦兵也將憑巖闘爲
持久撤趣之戰不得已治出天滛雨糧糗不繼
師大潰潼關陷獨身橫刀衝賊陣以歿從騎俱
散不能得其屍公之出也自念必死顧語張夫
人夫人曰丈夫報國耳毋憂我西安破率二女
六妾沉於井揮其八歲兒以去兒踰垣避賊墜
民舍中有老翁者善衣食之二年公長子世瑞
重跰入秦得夫人尸貌如生老翁歸以弟相扶
還見者泣下葢公素有德秦人云公死而天下

事遂去然敗由趙戩且大雨糧絕此固天意未可專責公公叅佐惟監軍道喬公以明經奏用能不負公潼關破同日死名元桂定襄人〇按坊刻亦有述覩此小興當以後事論定爲正

萬曆間吾揚一少年官樞屬不記爲誰親識就之從屏後見一人素服角帶偃傲入執禮甚恭此少年高談闊論傲岸甚意何許甲官却於坐次一深恭稱成梁不敢時封伯矣昔右文乃如此

任丘邊氏世家邊公其官泰中李自成逆形已成邊掘其祖墳數十丘不知所在一族人領去其丘內有黑碗者是掘界得之且得氣有異形見公虎口餘生一書

余甲申脫賊歸載日記者不述歸數日呼州禮吏削去憲綱名籍自挈家客江南或曰江南事當更烈余不顧不獨張解不堪正不欲於父母邦着此名最後棲息遠鄉發難者蜂擁出

子挈家江南里中事宜咸視王一新時至難爲意猶苛責索州官州印事既平王語所知佇歎宮乃益謂行有見

余寧家當無所有事時爲小園雖草草不工亦欲小興時賢所爲因爲小園詩輞川詎足倫栗里覓何關此情更無可共論者

曉影四幀一釋褐二貴萊儀三官閣讀書四歸僧此辛卯春所繪也已酉秋客泰淮爲午影四幀雖情事如見感慨係之矣一抱甕灌園二釣魚三騎牛栽花四伐檻卷幅有餘又爲修禊則文酒友朋外欲何事延期晚彩無嘗番書耳愚公不應山公之教季既厚自刻勵憶王公兩餐之說謂得不少一事曰不然若設之幅焉適當完此一事邪多事並偷事也無豈非自點落今不自點落者寡矣余豈不存乎見少要非不偃爲之刈後生則不必如是論

癸未一榜當文章極盛時多負才譽亂後出處懸殊遂以地遠近爲限以予氣誼篤厚至多而聞問不隔則北鄉王公敬哉梁公玉立山東陳公巽甫南中央公玉騧姚公若矦稱莫逆余挾長次兩兒北遊史亦報年兄尙爲詩寓規勸意余荅詩並刻春雨草堂集中此誼不可不存近聞大兒冠南宮詣敬哉年兄敬哉自屏後出迎大喜笑曰世間何處求忠臣何處求孝子只今

便是益徵知南中物態多涼見大兒世其家學爲此語也覘古人求忠臣于孝子之門更蘊藉有致

每大奇書敬老輒爲興已者竊見敬老遂如是之疎是不然或正欲其見耳要之我輩立言非講張反側亦無不可告人者

天木之亾也行道不爲意于重哀之至形之夢夢中向予云有所負于持之痛哭當年構𨶹同

人祖天木者至多今皆誹之誹固無庸祖原非實總之世事至是重可嘆要之天木同輩中恐未有親厚若予甚者

余初爲先進風格一書亦有一二涉天木者而所覩原不深于書謂予駡人不知天木外能更有幾人當駡近天木亾此書遂爲一時尊重始輩奉爲金科玉律關係人心世道士夫不可不讀之書

古人記事必有作已酉庚戌意有所觸各爲數詩附歷來小集釆山外紀之後則非㸚爲一書駡人可知中間叙時事之盛衰懊姻舊之榮瘁因及人情物態之朝夕變更要期于可法可傳此輩亦但曰駡人耶欲予不爲詩記事耶將謂予詩尙爲小小駡人設耶竟不知著述爲何等事

著述者千秋之事也從前正人邪人合同已異

已之人有何許堪附于千秋曰罵人人可千秋乎罵可千秋乎而廢寢忘食篝燈枕藉濡毫禿額頭岑岑然胸怦怦然而不憚煩必不然矣總之諸公亦不知筆墨如此之重

懸榻編校人自厄辛卯闈聞一少年夢中四十一名覺語其師師疑有所關遜護已闈中文完碎題紙少許書今科四十一名有關節溷冥監臨案下追合簾至四十一名監臨出袖中帖遂以他卷易冥比榜發原擬者其師而易置得之者固少年也

書影述陳後村云蘇章本布衣交子厚當國乃竄坡公於海因及子厚謫雷坡公書云聞丞相高年寓跡海隅此情可知且勸其養丹儲藥君子無纖毫之過而小人忿忮必致之死小人負丘山之罪而君子哀憐猶欲其生此君子小人用心之所以不同歟

書影謂蕭何與參不相能及病舉參自代參聞何卒告舍人趣治行吾將入相何益棺後一[illegible]公忠被參托出告千古古人眞相知處即在不相知之中如此見偶然錄

三餘述田雄人面瘠宜矣先年陳伊巷李竹君馬培原皆名進士也一事之失報應彰彰可畏哉而況事關經義之大乎吳之榮正近事又姑蘇人呂忠于書肆中獲陳皇士所刻啓禎遺詩有吳相公履序勸詐不遂則出首弟若諫不從忠出盜諸讞而焚之啓[illegible][illegible]然一人頭也鷙[illegible]山後果出首燕京以光棍勒詐斬于市閭[illegible]快之

泰舊志有張士誠傳亦太史公爲項羽作本紀
意而新志顧不存不知去此者爲誰
舊誌載列仙祠在香嵓南奉與陵十仙又舊誌
稱十仙堂在起雲山之下雖香嵓起雲前代久
廢而十仙之名宜存陳漫翁有詩新志不載志
傳內載陳毬皮唐先生徐神翁樂真入王仙翁
周處士王鹿女七人而遺其三陳悟真風尚書
咸端公也尚有高存附陳悟真亦不書列而存

之
行修僧之火化也在乙巳年十一月初一日辰
時千萬人目擊僧巳巳年十一月初一日辰時
生年三十有六而以乙巳年火化月日時皆自
定又季大來師謂心齋時安豐場僧火化踪跡
正同僧素善心齋心齋就而拜之今相傳老僧
今年六十六不分青紅與皂白卽此僧留偈
靖遠武功威寧各有軼事可愛新建尤甚在入

見聞者不錄威寧大對時值風大起試卷乘風
上吹至朝鮮踰三年朝鮮入貢乃以卷達上前
以爲此萬里飛騰之兆授臺臣此事至可愛
威寧詩獨有此心猶似鐵又百練難消鐵漢心
亦可愛
三餘稱其士子先作金壇縣丞罷官歸後本邑
王損菴（肯堂）赴公車見縣丞着孝廉巾服於馬
上拱揖驚問其故則云罷官無事復讀書入泮

今登賢書矣
三餘稱錢御冷（士升）于萬曆乙卯以貢考縣丞
銜將送吏部過堂一過則僉缺之任矣自悲讀
書無成草草小就倚市几冗坐几有穴舉一指
出入于中亦無聊極思耳及冢宰啓門赴者紛
紛而几穴中指牢不可拔若有繁之者遂不得
過堂友人慰之曰而猶未老何不姑應北闈且
候秋選是秋竟登賢書明春丙辰狀元及第仕

至大學士

天啓時有爲東林黨將錄者內黃國賓號黃石揚州籍徽人上舍奏立儲被廷杖官京卿武曰疏乃汪善卷季舒太翁筆屬黃上之遂以成黃之名又汪文言徽人上舍任內閣中書見三朝要典文言同時開書李可灼要典內進紅丸者吾秦有沈生素狂放稍爲詩與魏裔與世誼魏招致欲厚遇之適李至魏問衆瞻李云適才從

大內胗脉來沈知爲李便云汝醫死他家一個不可又醫死一個魏大駴不敢留薄贈遣歸此事頗不狂卽謂深于詩亦宜

崇禎壬午間有爲二十四氣之論給諫姜卿墅因召對疏上被廷杖先將八公黃東厓吳鹿友三人同時大拜堅是以吳爲首黃亦與名二公申救因云兩臣名亦與其中以匿名文書不必窮詰云云此豈有道之世所宜有故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王清卿鍾麗字慧生萊臺山相公在事任內閣中書昌兒入直尚在任政府但有疑難必咨而行加奉嘗子原膴以任子官方伯慧生余同年梁公玉立潤陽也

王金吾鵬冲字文孫余在孫北海公坐中猶相晤時猶爲大金吾保文蔭印威寧伯孫枝

三餘述儀令王吾軒伉斷金事姜卿墅球斷布

事江令軒轅汝湄胤斷彩事皆可爲書生決獄觸發才思至辛未王玉繩序曾于書影見之其爲孝廉時着女衫歌舞于市遇邑令宋玉河作婦入拜云奴家王玉繩是也赴新姻席蕺崇金寇塗朱滿面揖讓周旋如禮據上坐看演劇中席解冠盥面扮小旦與郯閔登場令滋陽閔邑紳衿出迎則朱面跨馬手執大刀自言學關公單刀赴任書影未載王辛未進士所刻戊辰副

卷論用李慧娘敵衆生之門杜麗娘入柳生之
室是年論題正入君子所深願中三段情願酒
歲詩願詩願則引鬼童賦詩酒願則引鄭泉命
葬陶家之側作酒臺上二事則情願也同時如
皋令王子京時生山東長山人庭嘗數鶴愛觀
鶴舞飼以蛇有罪者罰取蛇以益舞一日兩進
具陳各有申訴都于狀尾揮毫作判斷不休退
食取觀但書鶴舞可喜鶴舞可喜覺幅覺不知

申訴爲何事其玩弄略似
歲丙子閒淮安三科武舉陳啓新上條陳疏跪午
門旬日得上達授黃門內言取士不當用時文
有士子呼爲敲門磚之語一時士夫至鄙薄然
亂後蹤跡不聞雖無家可戀以營逐者論亦干
進矣訊焉云入廬山祝髮爲僧
同時有臺中張名任學上疏談兵事改總兵官
顧年伯珠巖過家大夫夏陽笑謂此又棄文郎

武可對武舉授黃門
淮安胡北襄任胡公祠祠屋宇有殊時出現則
舉室有光丁亥先一年天大雨數日不止雷震
震不休是日一大蜘蛛張皇出沿屋宇走益不
能自藏一霹靂破屋取之
三餘述如王修微嫁許霞城柳如是嫁錢牧齋
楊宛嫁茅止生俱工詩以余所及見楊書亟太
曾因田貴妃入宮亂後同平陵止生及宋如圖

年伯同時而楊女舊適其武故相依後平陵亂
楊亦不能存
季玄衣名靜妹因是吏部閻秀也適提舉李維
章生兩商一人同時徐幼芬名爾勉石鐘工部
閻秀也適李孝廉名元豹爲司農維晏公公郎
二閻秀皆工詩有集行世有寄題春雨草堂詩
寄旬日數寄間大兒曾否付梓人可見文章家
名心士女有同然大兒李塙也

曰狼王仙佩孝廉二妹皆工詩一適馬孝廉杏颸才思悉敵又仙佩齊年仙佩曾爲予賦春雨草堂而杏颸暨二名媛咸與

泰地形前高後下若旋丘故俗有官不到尚書官不滿三代之說又云科第以此不首甲然亦存乎其人宋不有查尚書乎不又稱查丞相乎周春卿不官天章閣待制乎韡之不官樞密乎王俊乂釋褐狀元丁時發廷對第三名獨非首甲乎豈泰於宋特泰丘乎大抵形勝之說宜與彼修救與復修救之勿狃目前其一成不可變而曰是限於地無可爲則人定勝天之謂何想

來前此諸公子未必不旋丘自解先中憲論文率正推廣此意天人交相爲所謂善易者不言易也不明斯義爲前此諸公子明斯義也爲之自我焉可也

天之中有人故士食舊德讀書而後成名農服先疇勤業而後致富人之中有天故讀書者當修德作家知作德

中憲公以戊午登賢書是時王公鞠劬刻苦舉

子業以泰科第寥落議於學宮西南建文峰墖
甫掘地得宋舊墖基宋科第鼎盛公及共事諸
君喜甚是時中憲上公車未回回時笑謂曰墖
基誠宋矣而宋學宮正今時道署諸公愕然不
信檢舊志果然欲改築公曰無庸巽辛二方俱
爲天地文章之府當年設望魁樓文昌閣俱巽
隅即此矣而學宮移東南文峯於泰爲巽將來
有應者王果以辛酉壬戌聯捷請泰寧侯陳南

橋公良弼玉帶爲之鎮
舊誌東門城望魁樓紹定二年以貢院青龍建
設望魁樓未已也而又設文昌閣則此樓爲學
宮暨一州形勝不待言矣癸卯甲辰間杜道相
邀明倫堂俞年兄諸公俱在尚存積大楠木數
十圍後邵州移爲州治建亭之用邪呼之聲達
于察院舊撫張猶下令命邵修復如初有爲邵
解說寢其事至今樓未成大楠亦不知何往

樓畢修復嘗改稱朝陽樓
治有中市河東西市河如川字形南北水門交
會而橫亘其中者爲玉帶河在州治在察院爲
玉帶橫腰在道治爲水經元武鄭中丞官揚道
三市河開通此河開止東一半以西爲黃公
宛懶書室未開時黃宦京初無中撓意亂後又
籍入官一杜姓冒領竊踞上官屢檄行輒買圖
丁許爲居民多方梗上令

乙巳閒修府志杜姓巳物故不知誰何徑將玉
帶河幷入市河滅其迹而舊志不可滅
新志劉公增刪固也而亦有宜存者舊志市河
南水門入北水門出實不然予猶記廖玉嵛地
師云此係誤註嘗改正劉公則于南水門外築
小壩插柳其上俗云水忌南流既知水南流則
劉公非一家自爲明甚
風頸之說見新志余初調劉公一入雖變亂後

東鄉掘汪王鞠劬公謂宜修復予問中意曰是何庸且言不雅馴卽如所論東鄉田糧旣倚爲上流不以彼易矣公謂王於地理素不大寓意而以王立論如是必有前聞居無何水無益于東鄉而鳳頸修復如故
○後余問形家云水流高橋則爲環抱水流鳳頸則爲反張中寬言所謂善易者不言易耳二公謂有關風水元有傳聞

志稱鳳凰池在州治南舊貢院內舊貢院在南山寺西

新志劉公增刪多子虛烏有西山寺創自丙戌而劉乙酉卒志已載方誌建他可類推

放生菴卽泰山岳祠後僧舍亦非鄭公建西偏有水一匯武卽小西湖餘波水中有墩可屋爲陳氏名夢日者故業劉公欲以放生菴務置其上志刻在小西湖

有西水門時有小西湖乃在泰山東北志載皮中丞詩殿山連郭小西湖是也方洲圖建自南宋李公駿後五年陳公垓建起雲樓泰山上皆與小西湖接連舊誌方洲乃在經武橋東

樂眞觀在經武橋西以樂子長故宅爲觀唐大中移建州治東南卽今萬壽宮宋大中祥符元年天書降詔建天慶觀以樂眞觀爲之崇寧中虛靜冲和先生徐守信赴闕有詔展修大觀三

年賜今名予按宮內當以三楹奉樂眞人而樂故宅在經武橋西者尙巋然獨存不宜廢

壯瀨灘頭一艇橫夕陽西下待潮生與君不負登臨約同向金鰲背上行徐神翁赴闕高宗滯邸召問書此詩後泥馬渡康王問經過地則壯瀨灘金鰲背也廟壁題此詩墨蹟如新

舊志金鼇橋在市河西南王公謂卽今伏龍橋不知何據新志又別載伏龍及撿陳太僕舊志

止載代謚。而金藍失載。新志載金藍。乃余家賸
周陽岡公鈔本。補錄。武卽此橋。○又舊志金藍
橋在市河西南。跨太子港。港在橋東稍南。而此
港復自崇禎初年。
大通橋。在州治北東壩。○便民橋。州治北東壩
之南。見太僕舊志。
廟名白馬。按揚州圖經。鍾山蔣子文、廣陵人。嘗
乘白馬。故云。子文自謂骨青。死當爲神。後吳王

祀之鍾山。鍾爲孫諱、因號蔣山。
火星廟。在州南。其在北關者。爲廣胤大士菴。陳
潛仙知泰州。天亢旱者連數歲。城中數被火。陳
以居丙丁、移置北關壬癸地。而以其地奉大士。
卽今潮音寺也。○舊志文孝廟。在城西偏。新志州治西
紹興十二年。建梁昭明太子嘗至此。州入謂
之郭西九郎。以其掌火政。故祀之。
天目山王仙翁諸仙。嘗隱是山。陶隱居云地鉢。

福地在臨淮東。今天目山卽其地。又眞誥五陵
穌陵其一也。
城東外徐侍郎墓。舊東、山、寺。小石移寺東偏中
窓謂徐野塋祖墳最吉。開壙得小龜。爲靈龜朝
朝北斗。此地葬後。一傳而斃。不宜。舛寺宇。
凌公第旁。舊有五、顯、廟。凌移置光孝後。卒爲厲。
晝日有見之者。

泰山敎多鐵錢。較之開通大數。規童豎時挖得之。
晉書食貨志曰、吳興沈充、鑄小錢。謂之沈郎錢。
李賀詩、殘縣曲、榆莢相催不知數。沈郎靑錢夾城路。
五代史南唐世家曰、李景困于用兵。鍾謨請鑄大錢。以一、當、十。文曰永通泉貨。○鍾謨嘗得罪。而大錢廢。韓熙載又鑄鐵錢。以、一、當二。煋嗣立。

乾德二年。始用鐵錢。民間多藏匿舊錢。錢益少。商賈多、以十鐵錢易一銅錢。出境。官不可禁。煋下令。以一、當十。○陶岳謂鐵錢大小一如開元通寶。文亦如之。徐鉉篆其文。比于舊錢稍大。
洪遵泉志鐵錢。南唐李煋、蜀孟昶、南漢劉龑、楚馬殷、閩王審知、王延曦、王延政皆有鑄。又鑄鉛錢。文用乾封泉寶。永隆通寶。天德通寶。重寶。
五代史雜傳唐末劉仁恭令燕人用墐土爲錢。

悉歛銅錢。鑿山而葬之。已而殺工以滅口。人皆莫知其處。
靑彤謂唐開元通寶錢。燒之。有水銀。可治小兒急。驚。甚驗。見無顏錄。開元錢惟金陵最多。又謂周元通寶錢。愈瘧。此錢乃周世宗毀天下銅佛所鑄。其却瘧。或亦仰藉佛之靈歟。金陵人傳此錢難産者持之。卽下。亦不知何故。
按此卽周通元寶錢。李孝美所謂大徑寸。重五

銖。文曰周通元寶。形製精妙。與唐開元錢同者也。
唐高祖入長安。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徑八分。重二銖四參。積十錢重一兩。歐陽詢制詞。其字含八分及隸體。其詞先上後下。次左次右讀之。自上及左。迴環讀之。其義亦通。俗謂之開通元寶錢。鄭處會粹曰。初進蠟模。文德皇后掐一甲、跡。故錢上有掐文。亦有兩甲痕者。記中憲公謂

難産者持之即下正開元錢亦以文德賢后搯
文

十年前後以重價購求正德錢一二文可値銀
一金云正德爲游龍佩之渡江河無波濤之厄
近遂有僞爲求售者甚或于錢背鑄一龍前此
俱未聞

預備倉東水一匜名鐵犄廠或云鐵砲相傳尉
遲恭鍛于此時有鐵脚出若山石狀

菴字庵字以說文未載改用闇奄大謬書影引
用漢書圖當亦艸頭广頭奄字有非應說賢于
天聖所造諸字

王鞠劬公素曉星學幼科試錄遺行國中無可
共者得中憲公方舟甚歡此爲定交始中流大
風浪中憲曰誤矣我兩人皆獨子冒險失守身
義公曰無傷我兩人非同時葬魚腹者兄年最
高當至八九十我年七十六我墓誌兄作同人
杜殿公沈殿甫覲詩我作後沈杜終明經先王
不祿公及中憲先後成進士公年七十外時笑
謂余草公懶於筆墨墓誌事毋至相煩我自草
有年譜略悉生平此時稍加首尾數語足矣終
七十六遺命墓誌屬中憲而中憲八十壽
然余暨同人間業王公時志科名至迫文飲間
輒微以所生相叩公亦無所言可知此事亦存
乎人天定勝人人定亦勝天

壬午秋過吳門謁本房牛鶴沙師徐勿齋公招
飲同坐爲吳玉驎陸孟閗坐有星士問所生日
明造星書一小冊余酬一金其本頭置寓所床

項稿不一視亦不携歸至今或猶在平時不問命臨場尤不當問亦以此時決策春明亂後王公暨中憲效耆英事盡期集春雨草堂一日傳備年伯中游病劇王曰此其時矣盍以命言而備果卒一日傳老友王眞如八十病故王笑曰此老自二十時久當如此矣亦以命言眞如翁幼多病恐方藥導引寡慾又攝甚蕭然無所厚資於世竟似於世無足爲有無者王以

爲然此亦天人相爲之說

凌公子致有才譽與劉蘊石同筆硯曾檝所課文就正郭青螺郭判劉此子可造判凌氣斷處可憂凌果不壽終劉以高才舉於鄉

先是凌公官浙中偶小恙泊有脉太素脉者呼至診視曰公無妨夫人恐有不虞公大怒欲笞之逐之去夫人以是時卒於家比公子先公卒遣使求其人年八十餘矣忍記不謬曰公性急

彼時還有許話說惜未盡言今亦已事此來當因公子物故來是無傷公有長孫送終者皆數十年前診視時看定亦奇中也

鄉賢非文學不與若心齋以布衣聞則不在此
例吏考郡邑心齋外無是
鄉飲酒禮之必嚴也所以為重先民謂舉失當
賓主皆自席下蹣跚行即刻跽階下宣讀肯治
如律有玷樽俎且然況黌宮何地千秋俎豆何
事得褻然免于罰

庭聞州世說無卷數（兩江總督採進本）

題曰桃都漫士宮紫陽述不著其名亦不著作書年月核其書中所言及卷首自序蓋前明崇禎癸未進士而是書則成於
國朝康熙甲辰檢江南通志崇禎癸未進士有泰州官偉鏐官翰林當即其人矣所記皆泰州雜事故曰州世說又皆聞於庭訓故曰庭聞目錄分六段似有六卷而刊本則不標卷帙未詳其體例云何也

玉劒尊聞十卷

〔清〕梁維樞撰

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清順治賜麟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玉劍尊聞十卷》提要

玉劒尊聞序

史學之失未有如今日者也吾嘗与
之說曰難言史天下無史矣从
天下亦無史矣夫謂難言史而無
者何也祖功宗德日月不刊國家
獻琬琰具在周官之六典如故〻
之三世非遐不於此時考求掌故網
羅放失備漢三史作唐一經將使
跡夏鼎弗克配天文謨武烈于
地唯我昭代文不在茲豈蜀史之無
官抑籍氏之忘祖故曰難言史則無
史也謂易言史而無史者何也史記

遠稽世本通鑑先纂長編張衡合三史之枝條陸機定晉書之限斷莫不遠述典章近刊蕪穢今以匹夫庶士徒手奮筆典籍漫漶凡例蹐駮定哀之微詞誰正建武之新載無徵此一難也編年之有左氏也記傳之有班馬也其文則史其義則經三國之簡質班之末子也五代之條暢馬之耳孫也今一旦祧班墠范昭左而穆馬東觀已後夷諸席薦足取步目言以足志雖師契而匠心恐代斵而傷指又一難也故曰易言史則亦無史也

眞定梁愼可先生規摹臨川王世說撰玉劒尊聞一編余讀而嘆焉愼可少負淵敏博學强記下應奉之五行識安世之三篋其才與學可以史世食舊德胚胎前光漢世稱公卿子孫諳曉臺閣故事者於當世無兩其家世可以史少游高邑之門壯入承明之署曆昌已來九變復貫南北部之壇墠大小東之章牒絲綸之簿籍邊陲之圖志莫不取諸腹笥得之目論其閱歷可以史滄桑貿遷陸沈郎潛塡膺薄胷裂吻蜇鼻躊躇回顧吮毫

閣筆退而採集斯編臚陳瑣碎踵附臨川之後塵其可以史而不史者艮於國史難易之故精而求之熟而之未敢以嘗試而漫爲也余少讀世說嘗竊論曰臨川王史家之巧人也變遷固之史法而爲之者也臨川善

師遷固者也變史家爲說家其法奇愼可善師臨川者也寓史家於說家其法正世之君子有志國史者師愼可之意而善用之無憚笲舍無輕奏刀子玄有汗青之期而伯喈無髡鉗之嘆豈不幸哉余悲世之讀斯編者不深維史家難易之故而徒取其長語瑣事供談諧代鼓吹猥與語林說郛之流同部類而施易之也爲論著之如此

順治丁酉仲春二月望日通家眷社弟虞山蒙叟錢謙益謹序

梁水部玉劍尊聞序

往余客京師好擷拾古人嘉言軼行散見於他籍流傳於故老者以增益其所未聞迺有笑余者曰甚矣子之勞也今以子一日之内出入禁闥公庭之論列私家之晤語誠筆而存之

皆足以爲書迺必舉數世或數十世凋遠而荒忽者整齊而補輯焉雖用意之勤其人與其事則固已往而不可追矣不亦難乎余心韙其語退而爲歲抄日記有成帙矣久之朋黨之論作士大夫所聚訟而爭持者黑白

同異紛糾龐雜既不足取信而飛言微辭咸目之以怨謗余之書雖藏在篋衍不以示人恐招忌而速禍則盡取而焚之未幾天下大亂公卿故人死亡破滅其幸而存如余者流離疾苦精神昏塞或於疇人廣坐間徵一

二舊事都不復記憶於是始悔其書之亡而不可復及也已水部眞定梁公愼可別十八年矣今年春再相見於京師出所著玉劍尊聞集以示余曰子爲我敘之夫古之立言者取其講道論德用口語相傳授自典謨以

降至於孔孟左丘明穀梁公羊諸書皆是也聖人不作諸子迭興乃務為文章競著作假借緣飾不必其中之所欲言即得失無所攷正家乘野史則又屬之稗官史家之所不取遭兵火易世代散亡放佚百不一存兎園

之小儒據事直書鮮識顧避病在僻陋而寡聞其稍有聞者忌諱疑畏輙逡巡勿敢出無怪乎書之不就可勝嘆耶梁公之祖貞敏公為名太宰大司馬致政里居者二十年自公為兒童時習聞先朝掌故長而與趙夢白

先生游先生一代偉人其緒言遺論可指數而述也既而子弟位卿貳備法從出入兩朝百餘年來中外之軼事皆耳聞目給若坐其人而與之言無不可以取信而公為人又忼爽軒豁少年好攻獵聲酒馳逐燕趙之郊

折節讀書官禁林被黨錮志氣不少挫歸所居雕橋莊杜門著述且十載家世貴盛修勑醇謹踰於素門寒士而聽其論辨則恢奇歷落滚滚不休噫公之書其本於為人者如是是足以傳矣余既論次是編而因以告後

之人使知一書之成於斯世不爲無
助各宜愛惜其所聞遵公之所以得
而毋蹈余之所以失也

順治乙未秋日年家弟吳偉業題

序

士君子著書立說匪徒資謏聞閎博
覽也盖將多識前言往行以爲蓄德
之助俾徵文考獻者有所折衷得以
尚論當世斯足述爾世說一書人但
見其嫺婉新粲足以鼓吹休明而不
知點染生動能使讀其書者如親承
樂衛之韶音躬接殷劉之玄緒神明
意用躍躍毫端若長康之貌裴令頰
上三毛識具頓現非擅化工之筆者
其能之乎是故義慶以降雖代有排
簒終鮮嗣音而何元朗至規模前范

廣爲語林自漢迄元庶幾該矣然猶以事詞錯雜不雅馴爲憾求如元美先生所稱造微単詞徵巧隻行因美見刺因刺通贊者莫若愼翁梁老年伯所著玉劒尊聞一書可謂無間然矣公爲大冢宰聞孫生負異稟家讀

賜書其淵源固有所自入官中秘存歷水衡立朝忼直明典故樂與賢士大夫遊則其所聞所見更有非尋常耳目所能及者公與先相國爲同年友壬午之役余小子復附令嗣少司馬後塵以通家子得時時拜床下因

習知公爲人豈弟眞篤外和內介蓋古之有道君子也若乃稱説往事徵討故實片言瑣趣有得必錄一年所積遂成巨典而又搜亡三篋問富五車博引旁綜隨錄隨注今古貫串尤爲前脩所未有夫酈道元之於水經

裴松之之於三國以及劉孝標之於世説皆作者一人註者一人故能標領義味各臻玄勝今公之成是書也雖類列義例一惟劉氏之舊而研尋演繹直合義慶孝標爲一人豈非近古所希覯者哉方今史書曠軼汗青

無期稗官野乘既淆雜靡所考信而秘府實錄又不過具日月列官爵生卒已爾微言大義罕或有存者昔洪武初脩元史遍召海內耆碩爲之而故事放失危太素至以餅餌啖老兵徵問軼事以資編摩吁亦陋已今公

方立交戟下具史才爲人倫模楷而是書悉玄鈎要又出國史家乘之上當事者而不欲徵文考獻則已當事者而誠欲徵文考獻舍公曷適哉雖然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意之所在言亦餘響然則公之爲是書也豈第以

佐清談揮麈之萬一乎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我知公之意其惓惓於是編者益不勝異代之思也已

年家子錢棻頓首拜譔

玉劍尊聞引

樞少為祖父母所愛父母不忍嚴督總角以後日事蹴踘馳馬頗曲近婦人年近弱冠趙州趙先生黃園秦先生謬相器重始感憤讀舉子業書年近壯幸登科乃蒲古詩文涉獵百家無何選授鳳閣舍人掌綸演誥若無暇日適因中堂黨論削籍家居乃益涉獵竊見自元以來數百年間雅言韻事幾同星鳳凡有聞見畧類世說新語者分部書之簡素未敢參一

意隨所聞見即書亦未得序時代之先後名位之崇卑壬午起復原官漸經患難此書遂置高閣今年兩見慮其日久散失少為删益刻之都門非樞敢如昔人所云寡學好名也至樞性量疎放不無漏遺當徐續入之順治甲午長夏梁維樞敬識

玉劍尊聞卷之一

常山梁維樞撰　男清遠清傳校

德行

徐駿 常熟人 少偶畜鴿 鴿唐明皇呼為飛奴其定呼為甫鴿暮合凡烏雄乘雌惟鴿雌乘雄逐月有子 父捷之後父亡遂鴿飛鳴必思親訓涕泣不已時人稱為泣鴿先生

陳茂烈棄官養母灌園藝蔬太守憫其勞遣二力助

汲閲三日往白守曰是使野人添事而溢口食也還之 松窗寤言曰茂烈字時周莆田人舉進士官御史以孝顯

李秉 曹州誌曰秉字執中曹州人累官吏部尚書 王竑 字公度河南衛人為戶科給事中太監王振致麻皇帝陷土木景泰皇帝監國百官慟哭劾振錦衣指揮馬順叱百官令退竑奮臂起曰順前黨振今叱逐百官敢無上如此即捽順髮仆地衆因蹴

踢死後總督漕運諸郡大饑發糧賑濟居流之場
舉安謫門生我者父母活我者巡撫四年不荒軍
民安圻累官兵部尚書乞休以歸玆督漕時清河
衛指揮單姓者行不檢嘗折抑之玆免官過清河
指揮具飲致慇懃發之則皆糞穢單恭藉紟夙恨
未幾玆還官人有仇指揮者訟于玆玆竟不較前
侮平其訟而遣之淮揚間至今語曰王都堂不較
單指揮不念舊惡 俱致仕居鄉玆高自標致非其

人不與交秉出入閭巷每與市井人對奕 市井釋
別兒 玆曰李執中朝廷大臣而與閭巷小人游戲
何自輕之甚秉曰所謂大臣者豈能常爲之在朝
在鄉固自不同何至以驕鄉人哉
楊翥醇謹清約與物無忤隣有作舍溝注水於其庭
者則曰晴日多雨日少又有侵其屋基者則曰普
天之下皆王土再過些須也不妨 翥字仲舉吳縣
人楊士奇引拔累進官禮部尚書士奇洛新第成

邀翥登堂曰今初成得賢人首臨之
黎淳性耿介取與不苟門生尹華亭以雲布寄淳不
受即書封識上曰古之爲令植桑拔茶 別兒 今之
爲令織布添花吾不用妖服也 黎淳字太樸湖廣
華容人舉進士第一累官南禮部尚書子民牧民
表皆舉進士
薛遠 字繼遠無爲州人 歷官大司馬家無長物食無
兼味室無媵妾曰少吾事親不足今安忍有餘

唐詩慕道煉丹道流勸之出家入山唐曰家有老母
世間無不孝神仙
徐益孫 字長孺華亭人以文章道義重天下 少孤事
母至孝母死結廬墓側昕夕悲慟郡邑大夫請上
其事以旌其廬曰益孫既賴母以成身當立身以
報母不能揚名以慰母何忍借母以竊名未能從
殞已是偷生莫可抒哀敢希幸進反覆三思只欠
一死讀者比於陳情表云

徐歸德萬伋有象傲若不敢歸當路欲除之泣請曰與其無弟吾寧無家 萬伋浦城人

秦愍王 諱樉高皇第二子國西安府 會宴出弄觴行酒一坐縱觀王廉獨端首正視王問故廉對曰昔李白 別見 止聞其聲今臣得見其面為幸多矣何敢縱觀 廉會稽人人稱交山先生

陳繼官翰林歸省母抱甕行灌甚恭母入以壺漿來繼趨而前奉以進母嚼之乃拜而飲 繼字嗣初號

耕樂吳人楊文貞薦授國子博士改翰林五經博士直弘文閣陞檢討天性淳篤履行修謹書多滄誦為文有思致子寬完皆有文

杜瓊以生未識父嘗竊絲見之且徵其狀於母遂肖貌之母泣謂得其生平 瓊字用嘉吳縣人博綜今古為文必本於理性至孝門人諡曰淵孝先生

李賓之 東陽別見 嘗中夜飲酒歸其父猶未寢候之賓之愧悔自是赴席暫不見燭

詔梁材司徒還都有屋一區價三百金崔銑嫌其敞陋材至即居之 材字大用南京金吾右衛人登進士累官太子少保戶部尚書謚端肅平生廉直終始不渝為廣東左布政使一日右布政林富市肉數多召其僕誡勿過豐富聞之大怒短衣露頂跟蹡而出詈不已材頻視簿書端坐自如富慙而退 銑字子鍾更字仲鳧安陽人父陞參政銑登進士選庶吉士明經修行毅然以洙泗為師仕至南京

禮部右侍郎贈禮部尚書謚文敏所著士翼讀易餘言洹辭松窗寤言諸書多行於世天下學者稱曰後渠先生銑為南京國子監祭酒歸橐無一物惟攜古書數篋自笑曰人言金祭酒我今若水矣少師夏言贈句一字不曾通政府十年始得見先生

陳大科 大科南通州人登進士仕至總督兩廣兵部右侍郎贈兵部尚書在省九年上議省侃侃持大

體居鄉抑抑下人圭撮之能尋咫之善往往揄揚不容口時奮力爭是非立然諾雖賁育無以過也

撫廣右以父 陳堯字敬甫舉進士累遷刑部左侍郎少從高陵呂先生游旣仕以文學飾吏治嘗就里中築紫薇園 舊爲廣右左轄來訪藩司不敢行中道居中坐

許太宰締婚舊文學一馬一輿爲送一襲一笥爲裝 許進字季升河南靈寶人舉進士累官吏部尚書

家業饒裕而自奉儉約子孫蕃衍科第不乏

客有謂海豐楊公忠厚太過楊曰忠厚無過哉患不及耳 海嶽靈秀集曰楊巍字伯謙山東海豐人舉進士累遷吏部尚書事母至孝朝夕上食粥嘗以進母當冬月病思食西瓜走使覓致至則不及飯含殮大痛終身不食西瓜

楊公常云吾未嘗跡人之所爲爲者自爲未嘗耳人之所言言者自言

嚴太宰不受人幣獨不却書旋卽報荅數必相衡 嚴清字直甫昆明人成進士仕至吏部尚書謚恭肅初除富順尹武以詶此未淬之劍而輒斬蛟斷犀耶嚴謝曰小子何敢抑余劍也乃方在冶中惟工之所鑄而揮利可乎至則能聲大騰

董朴 麻城人少魯鈍日不能誦數行鄉父憐之謂其父曰郎君不慧柰何苦之朴不令牧耶朴聞之憤習工書牧豎置座右苦心力學比長而慧成進士

仕至參政 過岳州造謁劉忠宜 劉大夏字時雍華容人父任按察副使大夏歷官兵部尚書年八十一卒贈太保謚忠宜常言居官以正己爲先所謂正己不特當戒利亦當遠名吳廷舉贊之云憂民如有病對客若無官嘗治河方祀神所焚帛灰結成人形 忠宜留之設麥飯糟蝦更無它具朴因感省持雅操至終身不變

陳祚與人語若而不甘其操行其讀書皆攻苦人[illegible]

三吾先生 祚字永錫吳縣人歷官按察僉事乞休居城東杜戶養高徵布衣邢量淹博日攜書徘徉林就質之邢不設茗祚每過必以餅餌或魚羹勞飯自隨邢終不一報時人兩賢之

王璡 字器之昌邑人以儒士舉 作寧波知府操守廉介故事日有堂饌用魚肉璡謂家人曰汝不見我食草根時命瘞之人呼為埋羹太守有給事來訪為客居間璡不憚曰吾意若造請有利於民也而

厲民耶茶至大呼撤去不必奉給事慙退人又呼撤茶太守

張昉見妓必郤避客詣之曰是何傷我於女子不能癖不能遠譬如黃鳥逢鮮花蔭木輒稅羽施聲須臾便翩然數領心境兩忘昉曰子不知鳳凰非梧桐不棲肯自辱桃溪柳徑耶 昉字元昜華亭人力貧嗜學性不脩葺

李成梁封伯時餽江陵公 張居正字叔大江陵人舉進士所為文務刻子史百家言而其學一本之躬行根極理道歷官左柱國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贈上柱國諡文忠公性淡泊遇事有執持居官伉厲守高不植黨與暨入政府以身繫天下輕重操心堅正風節稜稜苟利公家專行一意不以遠嫌自累然已利一法人稱不便輒罷之竭誠體國至抗精弊神或勅其省思慮謝曰吾欲舉吾分安得恤吾身諸所建設修舉皆萬世之計也故

疆守寧群生遂 銀萬兩金千兩為謝江陵公郤之語其使曰若主以血戰功封一官我若受之是且得罪於高皇帝其母再瀆

何良傅 字叔眺華亭人與兄良俊齊名舉進士官南禮部正郎即罷歸以文籍花鳥自娛 弱冠得疾醫診脈謂無生法配宋氏誓不獨生及良傅沉痾已絕宋遂自縊明旦良傅復甦久之病愈念其妻與節誓不更娶

太原王相公王錫爵字元馭其先從太原徙吳太倉
州遂爲州人錫爵幼工屬文爲禮部舉首賜進士
及第累遷少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贈太保
謚文肅時人重其清峻 既貴抵家未嘗乘明轎曰
鄉黨當如是也
蔣子徵終歲課農語人曰此不差強遨郡邑居間候
伺顏色者耶 子徵名夢龍長洲人由進士仕至叅
議

郭應聘字君賓莆田人舉進士累遷南兵部尚書贈
太子少保謚襄靖 開府時有道糖結十斤曰知公
不愛金珠敢以清物貢郭曰此亦尤物吾聞墨者
名臭其寧以香博臭 伽南香一名奇南占城國有
之有生結糖結虎班結金絲結不同生結國人最
重不以入中國入中國乃糖結瓊州亦有土伽南
卽所謂鷓鴣香入手終日馥郁
張振之字仲起太倉人舉進士仕至按察副使少有
篤行方躁處隣有美女來奔以詞諭遣之畢身不
以告人 與王文肅同載金陵道中讀殷荊州傳至
水儉食纔五盌嘆慨然太息曰豈有一刺史當儉
歲食且五盌而史尚稱廉者乎文肅曰足下自挾
藜莧腸而薄屠門禁臠之味異時及之而後知爾
張曰僕嘗夢浮海得符有文曰浙江副使殷荊州
不難爲也子姑操券待以覘僕二十年後藜莧腸
亦有味乎否後張再爲二千石每食果未嘗至五

盌 殷仲堪陳郡人能清言善屬文每云三日不讀
道德論便覺舌本閒強父病積年衣不解帶執藥
揮淚遂眇一目孝武帝召爲太子中庶子仲堪父
嘗聞床下蟻動謂之牛鬭至是帝問仲堪曰患此
者爲誰仲堪流涕而起曰臣進退惟谷除荊州刺
史先是仲堪遊江濱見流棺接而葬焉旬日間門
前之溝忽起爲岸其夕有人通仲堪自稱徐伯玄
云感君之惠無以報也仲堪因問門前之岸是何

祥乎對曰水中有岸其名爲洲君將爲州言終而
沒至是果臨荊州仲堪在州食常五椀盤無餘肴
語子弟云貧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後爲
桓玄所收逼令自殺仲堪奉天師道不吝財賄而
嗇于周急及玄來攻猶勤請禱
王問 字子裕無錫人登進士歷廣東按察司僉事遂
不復仕進以隱操名天下大夫士爭購其詩若畫
寶藏之稱爲仲山先生門下客謚之曰文靜 念父

春秋高疏改南主事便養而父雅不欲行問則爲
繪扇三十握握書一詩日月日一易之如吾日侍
也
趙司成 趙永字爾錫長陵衛人登進士歷南京禮部
右侍郎乞休隱居都下不出戶庭 過喩文恪 魯鐸
字振之湖廣景陵人舉進士歷祭酒謝病歸作巳
有園閉門讀書卒謚文恪 邸持二帕爲西涯壽魯
入索帕不得家無他物會里中餽魚食過半矣持

以祝西涯烹魚沽酒即事倡和 李東陽字賓之金
吾左衛人方三四齡輒能運筆大書中外稱爲神
童景皇帝召見抱置膝上命給紙筆書賜果鈔送
歸舉進士仕至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吏部
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贈太師謚文正天下稱爲西
涯先生東陽天資英邁讀書一目數行下成誦不
忘少入翰苑即負文學重名比柄用感知遇力持
國是值權奸劉瑾用事解紛調劑天下陰受其賜

樂汲引人才門生半四方多有時名每日朝罷門
生群集其家談文講藝殆無虛日風流儒雅前代
宰相中亦罕見其比操貞履潔卒之日不能治喪
著懷麓堂稿字書精絕逼古
吳嶽 字汝喬汶上人舉進士仕至南京吏部尚書卒
謚介肅平生清操絕俗歸自留都廳事不備至借
僧寺接客 守廬州王廷 廷字子虞號南岷四川南
充人舉進士歷左都御史有小璫以事詬御史[illegible]

學道李執而笞之群璫控李於午門外痛撾之遂
列狀以聞詆於徐階戍其首惡發給事中張齊除
罪給事中周芸等爲所訟冤廷鞫杖爲民萬曆初
還故官卒謚恭節 守蘇州以公務會於鎭江與折
東徵王爲金山之遊載酒一瓶米數合肉斤許蔬
一束於舟中屏騶從趨王同舟往王熟視其具笑
曰具止是耶曰吾兩人自足用多具何爲比至泊
具相與論心盡歡竟日而還

陳眉公 陳繼儒字仲醇華亭人少負異才援筆萬言
立就偶有所感念遽棄去諸生石隱華亭市縱讀
天下書閉戸著述學士大夫聞而高之自號眉公
嘗嘆天地間殺人最多者有三件曰死於刑死於
兵死於歲集古來爲吏不酷者數卷爲將不殘者
數卷救荒不倦者數卷總題曰種德錄

許應逵 字 嘉興縣人舉進士仕至按察使 爲東
平守甚有循政而爲同事所中得論調去吏民哭
送不絕應逵晚至逆旅謂其僕曰爲吏無所有只
落得百姓幾點眼淚耳僕嘆曰囊中不着一錢好
將眼淚包去作人事送親友

屠丹山 屠滽字朝宗鄞縣人舉進士仕至太子太傅
禮部尚書兼左都御史掌院事卒贈太保謚襄惠
滽能詩文尤精法律例自謂掌刑獄惟恐誤殺一
人掌銓衡惟恐誤黜一人事親備極孝養父好治
魚池滽將鑿池以悅其意夢神詒獻乃郎池山名

曰天賜巖構亭池前曰樂親亭體貌魁梧秀整鬚
長及臍自稱髯翁 生平敦朴不事機械既老益簡
直與人立談輒見情實家人嘗笑之曰乃翁腹似
無腸胡直乃爾

劉崧 字子高泰和人以明經薦官至國子監司業 有
誌行家素貧及貴未嘗增產業居官不以妻子榭
隨清苦如布衣時

陽明 王守仁別見 封拜家居時道遇父執下馬執

板櫬躬道左其父執捫手揚櫬而去

明制不得兼封本生父母諸大綬修撰滿考疏請貤封情詞懇惻肅皇帝特許之生母卒例又不得服大綬衰絰蔬水不赴闕當事者矜其情爲請於上得服本生嗣是廷臣凡爲人後者咸得貤封及服本生人推大綬爲孝能錫類 大綬山陰人舉進士第一授修撰在講筵一寺臣侍經幃者忽癇發唾皺豕視滿廷愕然大綬講迪如故咸云有養官至吏部侍郎贈禮部尚書謚文懿

陳繼少孤貧就學於俞貞木每歸飯斯須輒返俞異焉竊視其所之至寄廬中懷出一二糖餅啖之即行俞自是留食於家 貞木字有立世家於吳以薦授縣令政舉惠行

吏部議陞郎中劉大夏爲太僕卿大夏曰郎中轉京堂固人所欲但吾窮居時見府縣政事未善曰使我做時某事當如何行某事當如何罷今幸登朝不得一親民官非素誌也況郎中一出非知府即叅政官階崇重何爲不可但恐人負官耳乃陞大夏福建叅政後官大司馬嘗曰我能至今日叅政之力也

金幼孜 別見 温裕有容不伐善不矜名名其燕室曰退菴

宋潛溪 宋濂別見 臨財廉嘗大書於門曰寧可忍餓而死不可苟利而生君子以爲名言

楊廷和宦遊歸爲鄉人建一惠局通水利灌涸田萬頃鄉人德之號爲學士堰 廷和字介夫號石齋新都人父春提學僉事廷和舉進士選庶吉士累遷南京戶部尚書召入內閣辦事加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毅皇帝親征宸濠欲稱威武大將軍命爲勅廷和力爭毅皇帝崩翊運扶危功在社稷廷和少嘗夢天門開見卓楔題曰際昌辰逝之日復夢天門開二幡委地若神衛相迎者莊皇帝即位

贈太保謚文忠弟廷議兵部侍郎子愼狀元官修
撰惇兵部主事

文徵明 別見 性不喜聞人過有欲道及者必以他端
易之使不得言

景暘母目盲萬方療之不愈旦夕禱於神一日雙眸
烱然舊疾如失 暘字伯時上元縣人舉進士第二
人授編修嘗以不獲裨補時政作自罰篇官至中
允管南京司業事以母憂去位服除北上行至眞

州病卒暘少産於眞州易簣之地即其懸弧處也

劉東山 東山大夏號也 爲廣東方伯時廣中官庫有
一項羨餘錢不上庫簿任者取去以充槖餘相襲
以爲固然劉發庫藏庫吏以故事白劉沈吟久之
乃大聲呼曰劉大夏平日讀書做好人如何遇此
一事沉吟許多時非大丈夫也命吏悉附簿作正
支銷毫無所取

許道中爲學士家居路見族叔負米一囊叔曰汝爲
我負之學士欣然肩負隨行送至其家而去 許彬
字道中寧陽縣人登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歷修
撰大理少卿太常寺卿英廟北還迎駕主復辟進
禮部侍郎兼學士入閣彬坦率不修邊幅一日朝
退上東閣階峻雪滑失脚傾仆匍匐復上徐有貞
俛首側項噱然而笑卒贈禮部尚書謚襄敏

徐文靖效古人以二缾貯黃黑豆每舉一善念道一
善言行一善事投一黃豆不善者投一黑豆始黑

多黃少漸積參半久之黃者乃多 徐溥字時用宜
興人祖鑑瓊州太守溥登進士第二授編修累官
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卒贈太師謚文靖

商文毅致政歸劉文安 劉定之別見 見其子孫多賢
歎曰吾與公同處未嘗見筆下妄殺一人宜子孫
若是 商輅字弘載淳安人早擅三元六年即登內
閣錦衣指揮盧忠妄言南內事窮治不已輅言不
可輕聽獄遂不竟英廟復辟除名成化中召起原

任累加至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汪直開西廠
大肆羅織輅極言之遂革西廠由是見慽於直會
故大學士楊榮曾孫曄有罪赴京避不就逮為直
所發語連輅致仕輅與錢溥不和能溥為禿婦傳
議之其再起也黎淳以景泰中易儲事歸咎於輅
上章攻之卒贈太傅謚文毅子良臣翰林侍講良
輔刑部主事孫汝謙尚寶司丞

曹鼐為泰和典史因捕盜獲一女子甚美口

以片紙書曹鼐不可四字終夕不及亂　鼐字德恒
真定寧晋人舉鄉試中乙榜授代州學官疏辭不
受改任泰和典史益肆力問學督部工匠赴闕疏
乞就禮部試文詞宏潤中第二人廷試宣廟策以
義取河洛象數鼐對稱旨擢第一授修撰累陟吏
部侍郎兼學士入閣學勝行端內剛外和識達政
體才量出人扈從英廟親征也先死於土木贈太
傅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謚文襄改文忠官其

孫棨錦衣世百戶

楊鼎座隅書十思以自省曰量思寬犯思忍勞思先
功思讓坐思下行思後名思晦位思卑守思終退
思早　鼎字宗器咸寧人會試中第一廷試第二授
編修清修若學嘗語諸子曰吾平生無可取者但
識廉恥二字耳官至戶部尚書卒謚莊敏子時暢
翰林院檢討

有以王華同年友事誣毀華者人謂王當速白王曰

若白之是我訐吾同年友矣是焉能浼我哉竟不
辯　華字德輝餘姚人四世祖性廣東參議峒苗為
亂死之曾祖與準精於易嘗筮得震之大有曰吾
後再世其興與其久乎華登狀元氣質醇厚議論
風生官至南京吏部尚書後子守仁功封新建伯

大司馬郭宗皋家居甚貧　宗皋字君弼登州福山所
人父天錫刑部郎中宗皋成進士改庶吉士授主
事改御史上疏中指哀冲太子廷杖四十復官累

遷兵部侍郎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失援大將張達
逮坊一百戍邊起刑部侍郎位至南京兵部尚書
剛方嚴重清節絶俗龍歸三遇有問出入里門不
設車蓋時行田間常有小兒數十輩隨之譽自保
攝骨氣强健子孫朝夕環列左右卒年九十贈太
子少保
其長子學書不成無所資賴故人同里咸
薄其落魄乃走宣大軍門求見吳兌自劾吳憐而
收之存䘏甚至每與諸將大會面命曰若等毋以

郭公子㱚故不相提挈視之當如吾子諸將皆更
提挈之士大聞之咸稱吳公長者　兌字君澤會稽
人少英邁不羣舉進士授兵部主事座師新鄭㱚
於華亭能去無一人祖道者兌單騎送之累遷宣
府巡撫營築垣屯於宗俺答貢市制度咸信著闢
陞總督摧兵部尚書負氣好施俸廩所入緣手散
盡請骸骨歸貲用乏絶嘗言吾總六鎮錢流沒纍
為富翁易耳每思多財則多田業衆僮僕徼責訟

怨歲且百出守之甚勞居之甚若今雖稍貧然循
事少爭其樂去勝耳家居十餘歲未嘗入郡郭就
見長吏

成國兄弟並為三公成國恭靖善守其家　朱希忠字
貞卿懷遠人七世祖亮從高皇帝起義授燕山中
護衛千戶六世祖封成國追封東平武烈王能五
世祖平陰武愍王勇曾祖祖父俱嗣成國公爵希
忠襲封章度秀整肅皇帝南幸道衛輝以身衛上

出于火遂被恩顧忠慎始終一節飲酒至數十主
殁追封定襄王謚恭靖　錦衣爵達交遊甚廣成國
時時分金錦衣成國病臥東第錦衣第相去遠則
列羽林於道直至成國臥內成國欠伸飲食及何
人侍左右頃刻傳報有不安節應時而至及成國
沒日夜號泣每上食几筵即取坐飲食其旁若與
相對　朱希孝字純卿定襄同母弟也歷授錦衣衛
百戶明習國家典故累秩左都督掌衛事凡緊急

遲情重大工作輒下客諭俗詢孺孝乎自裁谷[illegible]
不稱肯疎節潤日非極惡大憝不赦以淚告訴洗
風爲之一變士民晏然與人交忠信不欺情意周
巾勳德位望與兄埒稱一時游加太保卒賜太傅
謚忠僖

倪涑字霖仲上虞人稱日姣好如畫磊落有奇抱蒙
事多中成進士累官瓊州知府戸部尚書兼翰林
院學士元璐之父也爲荊州太守相居正病卒群

張居正子弟也慓甚屬所親乘間言倪笑曰卽往
者令傴僂致恭事餌不可知苟云强項又何虞乎
待群張有加許不籍口如千頃爲勢家所侵悉徵
予之人以是服倪厚德

丘楫字懋貫諸城人夙有大誌動以古人自期歷給
事中剛直敢言杖發爲民隆慶中召起官至南京
吏部尚書子雲肇成進士領詞事　力却餽遺多頁
國稅縣令積所却上官餽遺數百金抵其逋稅[illegible]

清方然好爲名高不近人情在省中時湖廣巡[illegible]
方廉倪之五金疏發其事方以此去人不直之[illegible]
歸里梁太宰薦之江陵江陵曰此君怪行非經[illegible]
也終不肯起

常山梁維樞撰　猶子清寬校

言語

高皇帝帝朱姓初諱興定諱元璋字國瑞本濠州鍾離東漢人世居沛徙句容渡淮居泗濱累世積仁厚隱約田里至帝起兵爲右丞相封吳國公尋爲吳王北取中原即皇帝位建國號曰大明改吳二年爲洪武元年都應天府二十六子建文君即位謚高皇帝廟號太祖命周元素畫天下江山圖於便殿壁元素曰臣粗能繪事天下江山非臣所諳陛下東征西伐熟知險易請規模大勢臣從中潤色之帝即援毫左右揮灑畢顧元素成之元素曰陛下江山已定臣無所措手帝説

楊豫孫字幼殷華亭人進士仕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與徐學謨學謨字叔明嘉定人成進士官至禮部尚書爲人强毅有執與之談理徵事響應提出雜以諧語工爲詩文直攄自得當世詞人樹壇坫者不一置諸睥睨元成嘗稱爲孤山獨樹著海隅集歸有園稿世廟識餘錄在禮曹俱爲大宗伯吳山所倚重山字曰靜高安人登進士及第授編修官至禮部尚書兼學士贈太保謚文端一日侍飲吳曰聞二君守官甚清苦吾歲受朝廷大俸及厚貲故外來書帕一切謝絶二君祿薄一家俯仰所係凡饋遺無害於義者亦不宜峻拒徐曰郎中不受饋遺豈專畏老先生知耶楊曰官有大小人無大小人以爲徐語露圭角不若楊之恬穩當時語曰禮曹二清郎前徐後有楊後皆至顯位皆以富厚敗名

陸文定陸樹聲字與吉華亭人舉會試第一官至禮部尚書賜告乘傳歸皇太子立遣官存問於家時九十五歲矣跨馬郊迎詔旨觀者夾道指目以爲天人卒贈太子太保謚文定初試南宮時郡守坐

華夢謁帝庭庭下數百人羅拜口舉善人曰陸樹
聲守覺而異之語人曰此君宾行通神明他日祿
位名壽必皆第一至是果驗居恒言士大夫於世
法中惟廉取薄享可積壽命之原何從更慕長生
爲也故遐悉服食諸術一切謝絕而坐享期頤學
者尊之爲平泉先生弟樹德子彥章皆成進士歷
顯位父子兄弟以遠聲利樂恬退爲家法　稱說古
人成敗得失及本朝掌故即二三百年官爵里居

歲月姓字滚滚不爽毫髮使聽者慨然踴躍若撫
其會

王履吉能爲雅言言不及猥鄙　國寶新編曰王寵字
履吉吳縣人貢入太學文學藝能卓然名家清夷
恬曠與物無競人擬之黃叔度

文皇帝　帝諱棣太祖第四子封燕王國北平建文元
年起兵靖難建文君遜位去改明年爲永樂元年
二十二年征胡崩於榆林川謚爲文皇帝廟號太
宗嘉靖中改廟號成祖　召楊士奇問東宮果何如
士奇以孝敬對帝曰此子道當然士奇曰古聖賢
亦皆盡其當然者耳　士奇江西泰和人以文學以
編修入內閣典機務歷少師兵部尚書兼華蓋殿
大學士卒贈太師謚文貞士奇性廉介樂簡靜居
官好獎掖士類論事必當大體或問士奇平昔所
行曰不能爲善亦不爲惡也

陸純孫彥先問陸龜蒙　別見　散人傳有心散意散形

散神散可屬對否幼于　張幼于名獻翼字救別字
幼于長洲人自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因號可一
居士以布衣老任俠好奇率真獨詣嘗攜妓令乘
馬手自控之　應聲曰不聞元結殊亭耶　唐元結字
次山河南人德秀弟舉制科蘇源明薦其可用擢
金吾將軍代宗立辭去侍親樊上自稱漫郎　人殊
跡殊才殊行殊又曰三才天地人可對乎爲間曰
四詩風雅頌曰尚有可對否曰六脉寸關尺

雷何思　雷思霈字何思夷陵州人登進士官檢討閩

鍾伯敬　鍾惺字伯敬景陵縣人登進士官行人儀

仰郎署衡文閩海善屬詩文愛奇尚異爲當世師

法

膽識孰先鍾曰膽到處亦能生識雷曰恐當是

識到處方能生膽鍾曰初無先後但到處自能相

生耳

成祖欲易儲召帷幄重臣決之諸臣未對解縉曰好

皇孫由是仁宗　帝諱高熾成祖長子改元洪熙謚

昭皇帝

儲位遂固　縉字大紳吉水人年十四登進

士授中書庶吉士上封事萬言又上太平十策素

與兵部尚書沈溍不合溍奏縉入部堂與胥吏嬉

慢非體除御史爲夏長文作劾都御史袁泰疏又

爲王國用草雪李善長寃疏得罪歸高皇帝崩縉

非詔旨赴臨謫河州衛吏建文初召爲翰林待詔

文皇帝正位授侍讀入內閣辦事拜大學士坐廷

試讀卷不公罪出爲廣西叅議旣而禮部尚書李

至剛奏縉怨望改交趾入京奏事時車駕北征皇

太子監國縉謁見徑歸漢王高煦譖縉私覲儲君

無人臣禮上怒逮詔獄死初縉與黃

淮兩家俱有孕文皇帝命指腹爲婚縉生子淮生

女後縉子戍邊淮欲離婚其女斷髮自誓曰薄命

之聘皇上所親定也誰敢易之縉子赦還遂爲夫

婦畜德錄云縉應制題虎顧衆彪圖曰虎爲百獸

尊誰敢觸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文皇帝

大有感卽命迎太子于南京

世廟登極之日　帝諱厚熜睿宗第二子初封興王正

德十六年入繼大統卽帝位改明年爲嘉靖元年

四十五年崩謚肅皇帝廟號世宗

御龍袍頗長俛

視不已大學士楊廷和奏云陛下垂衣裳而天下

治上悅

太祖問朱善卿家豐城鄉里人物何如　善字備萬明

初授教授召赴京師廷試第一授修撰奏對失旨

還鄉復召赴京授待詔擢文淵閣大學士答曰鄉
有長安長樂里有鳳舞鸞歌人有張華雷煥物有
龍泉太阿 晉張華字茂先范陽方城人學業優博
圖緯方伎之書無不詳覽贊伐吳功成封廣武侯
儀禮憲章多所損益詔誥多所草定進侍中卒之
日家無餘貲惟文史溢几篋耳所著有博物志煥
妙達緯象晉武時斗牛間常有紫氣華問煥何祥
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在豫章豐城華即補煥

爲豐城令掘獄得二劍自佩太阿送龍泉與華後
煥子持劍過延平津劍躍水見二龍各數丈長而
去煥子曰先公化去之言張公終合之說其信乎
弘治中遠使舉一語曰朝無相邊無將氣數相將無
能對者李西涯聞之即口占令應之曰天難度地
難量乾坤度量
肅皇帝在西城召太醫令徐偉診脉偉進殿蒲伏膝
行上坐小牀龍衣曳地偉不敢以膝壓衣奏曰皇
上龍衣在地上臣不敢前上遽以手掘衣出腕爾
診偉出上賜內閣手札曰地上人也地下鬼也偉
適稱衣在地上足見忠愛賞賚甚厚
王廷陳語人僕上不慕古下不屑俗爲疎爲嬾不敢
爲狂爲拙爲愚不敢爲惡高竹林之賢而醜其放
晉竹林七賢嵇康阮籍山濤向秀劉伶阮咸王戎
懷三閭之忠而過其沈 屈原名平別號靈均仕楚
懷王爲三閭大夫謀行職修王甚珍之同列靳尚

輩妬害其能共譖踈之乃作離騷冀君覺悟襄王
立復用讒謫原江南原作漁父諸篇見志遂自沉
汨羅江
智鴟夷之逝 范蠡吳人爲越大夫事勾踐
滅吳霸越遂變姓名扁舟五湖號鴟夷子皮之齊
爲陶朱公後不知所之 而汚其富 廷陳字稚欽黃
岡人生有異質不甚讀誦而搦管爲詞賦汨汨千
餘言不報少舉進士改庶吉士出爲知州罷歸性
踈弛豪蕩少檢制語不類爲人其巧飾矯附若此

政事

富平孫冢宰 孫丕揚字叔孝陝西富平縣人登進士累遷吏部尚書高亮清正有識鑒 在位日諸進士謁選齊往受教孫曰做官無大難事只莫作怪

文文起 文震孟字文起長洲縣人高祖林溫州知府曾祖徵明翰林院待詔祖彭國子監博士父元發衛輝府同知俱有高名震孟生有異質廷試第一歷官禮部左侍郎東閣大學士端諒易直與弟震

亨辭章書法冠絕當時 嘗語陳明卿曰圖治之道察於事則愈察而愈細研於理則愈研而愈精蓋細則煩而精則簡用形用神之別也若然不必左顧右盼曲防塞敵之虞而坐致蕩平 陳仁錫字明卿長洲縣人廷試第三

章楓山 章懋字德懋蘭谿人舉進士累官南京禮部尚書卒贈太子太保謚文懿性寡嗜欲辭受取予出處去就一以道義斷無官歸家讀書講學學者稱曰楓山先生爲編修時與同官黃仲昭莊昶上章諫朝廷張燈左遷知臨武縣府修撰羅倫亦以言事坐貶時人稱爲翰林四諫 南監祭酒日姑蘇允樹母病據例不得歸省晝夜涕泣楓山許之歸或以爲言楓山曰吾寧以違制獲罪不忍絕其母子之情

庚戌寇變九卿及部屬分守九門上使人密視皆張燈呼覘獨萬恭守地無燈 恭字肅卿南昌人官至

兵部侍郎 上使問何故萬於案下揭籠燈示之曰凡人目於暗中能視明明中不能視暗臣慮寇有梯城者故藏火於籠令守者從暗矚之非無燈也萬由此見知

陳寧 初名亮茶陵人仕至御史大夫高皇帝吳元年自中書省參議出知廣德歲大旱奏免租弗允寧躬赴闕上言天災民饑催租太急是爲張士誠驅民也上曰爾膽大敢爲此言耶竟從之爲松江知

府嚴烈人呼為烙鐵

夏忠靖 夏原吉字維喆湘陰人鄉薦仕至少保戶部尚書卒贈太師謚忠靖平生與物無忤遇事明敏奮發歷事四朝始終四十餘年未始一日離計相之任內難始定多事紛紜國無乏絕之憂民享和平之福其間兼他官釐別務總理諸司之事與聞機密之政隨事獻忠一時大臣稱兼德量氣節學術才能者以原吉為第一

云處有事當如無事處

大事當如小事若先自章皇則中便無主

郭南作常熟令民獻軟粟南食而甘之乃亟命種者悉扳去云異日必有以此進奉害民者 南字世南鄞人時推能吏

徐文貞 徐階字子升華亭人廷試第三位至少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卒贈太師謚文貞階舉甫一歲婢抱墮眢井出之絕矣越三日蘇五歲陟括蒼嶺復墮深壑衣絓於樹卒得不死既長短小白皙秀眉目善容止議論語言不虛誕不固陋刃迎縷解應答無滯令人注神傾意在政地當天下多故比有嚴嵩在機右舞卒以忠誠恭謹御曲委蛇于棘刺鋒刃中終令獲餘再收隧風斯挽嘉隆之間天下如濯焉文有根柢嚴於法度孫元春舉進士階戒之曰無競之地可以遠忌無恩之身可以遠謗咸謂名言

語馮元成云吾於六部不與權耳寧有不與議若不與議則聖主所簡在者謂何而

徒餔歠也 馮時可字元成華亭人父恩大理寺丞建言樹節名聲震動天下時可少舉進士勤學工詩文仕朝獨立耿耿歷廣東嶺西道僉事

丁賓為句容令當歲大歉輕輿簡從徧歷下戶噢咻勞來至一舍進麥飯棘口賓飽嘗而倍酬之比過其鄰出白粲新韭賓歎曰胡不均乃爾責其人分五斗遺進麥飯者 賓號改亭嘉善縣人舉進士官至左司空寡欲少私清淨寧一

王元敬　字廷臣山陰人成進士累官兵部右侍郎卒
正元春一時應融者名者　李淶　字原甫贛州人進
士擢第初仕賛應令父至實應視淶橐無金市肉
父子共啜菽而食累官中丞撫江南勵冰蘗如實
應郭相李常言今天下稱清德者不乏而情貌相
副始終一致則惟李中丞彭方伯為之領袖方伯
者彭應時也　前後撫江南王持重安靜不擾李精
敏沈毅人謂王為祥鳳李為神龍

王百穀　王穉登字百穀晉陵人流寓姑蘇舉諸生入
太學右相袁文榮薦直史館貧性卓異鑄辭務去
舊常砥礪節義袁文榮死客多匿避穉登獨為之
經紀其事遠近慕之五十七載先治生壙自撰誌
於是自號廣長菴主　嘗譏陸太宰好用嚼菜喫菽
之流何以弘濟時艱陸不與辯　陸光祖字與繩平
湖人祖淞光祿卿父杲刑部主事成進士初為濬
縣令白盧柟冤物論稱之後至吏部尚書推進賢
才培植善類大被一時物望之格曰何可使進士
科獨重使他途懷才抱德者不得自表見耶留心
內典得其精髓卒贈太子太保謚莊簡
劉綎　別見　為監察御史按閩民有隨母出嫁者刲股
療繼父疾有司以孝聞綎判曰棄本姓而冒他姓
義已不明虧父體以濟父讐孝則安在衆服其明
識
馮元成云梁公為大司馬使四司郎中各舉幷鶚十

五人以備推擇賈堯年等　堯年字唐衢鉛山縣人
衆進士歷太僕寺卿　皆謝不敢時可口占十餘人
梁甚悅曰君真豪傑哉吾輩以實心事主何形跡
嫌疑之為昔溫公作相欲除諫官問於伊川　程頤
別見　數次伊川終不為對溫公對人歎曰薦賢為
國豈為私伊川過存形跡如此若明道　程顥別見
則無此事矣於此感君相信後數日次第陞補俱
盡　吏部誌曰梁夢龍字乾吉號鳴泉真定人少有

詞藻舉進士歷吏科都給事中浙鯁直聲什至吏
部尚書倪元璐稱夢龍爲太宰銓綜爲流無睽有
鑑及卒趙南星表夢龍在國則爲忠臣居鄉則爲
善人贈少保夢龍性至孝居喪過禮有文武幹略
事務質儀容峻整風彩照物談笑則聽者忘倦能
知人好獎拔士友得其延譽率多顯名請帹歸得
雕樹莊水周舍下花塢竹洲嘯詠終日
王忠肅 王翱字九皐鹽山人舉進士官至吏部尚書

太子太保卒贈太保謚忠肅翱端方清白任吏部
推轂北人爲多至姚夔反翱往往右南人清譽卒
不及翱居第三十餘年不改於舊
治訟專行贖罪
法雖人命亦然曰償命無益死者之家而財或足
以濟其用有指揮因漏關鞭戍卒至死其妻女相
繼哭死他卒被鞭者訴指揮殺一家三人王曰卒
死以罪妻女死於夫非殺也令償葬埋費
舊寧王府 寧王國南昌宸濠謀逆國除 鶴皆有紅牌
繫頸常飛出爲民間狗齧死送南昌府問罪笠一杖
守批云鶴雖有牌狗不識字民得免罪
于謙爲兵部尚書寇時時犯西北邊貴州苗大起二
廣四川復用兵警報旁午謙目視指屈口爲奏二
吏從旁錄錄常不及 謙字廷益錢塘人登進士授
監察御史章皇帝命廷數漢庶人罪稱旨擢兵部
右侍郎景皇帝陷於寇郕王即位進尚書拜總督
内外諸軍加少保謙感上知遇盡忠報國睿皇帝

復辟石亨張軏徐有貞誣以迎立襄王罪死田畯
行伍無非哭者且曰鷺鷥水上走何處尋魚嗛
皇帝立復爵謚肅愍贈太傅立廟子孫世爲千戶
勿絶
伍袁萃 長洲人成進士位至廣東副使登籍五十年
强半里居好譚時政出已見爲衆厭以此獲譏於
世
與楊公言做人須看得人重做官須看得官輕
輕其可重必決道義之坊重其可輕必蹈貪鄙之

敝楊曰爲一已極富貴當看得官輕爲國家持紀法當看得官重　崗論錄曰楊漣字文孺應山人登進士第爲給事中總皇帝優疾力擁佑太子貞皇帝前後趣李選侍移宮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劾奏逆閹魏忠賢二十四大罪拷死詔獄崇禎初旣僇閹子之黨請闕訟寃辨左都御史諡忠烈漣少與陳愚結交以豪傑相期許常倚柱而嘯畫地而書狂呼慟哭人莫能測其爲人孝友廉潔公忠誠

篤風裁峻投明白洞達及身登顯列高亮慷慨守正擊奸致命遂誌之死不悔

陸莊簡令濬縣盧柟　柟字少楩才高好古文辭時時大飲飲酣輒弄酒駡坐客王世貞治獄大名把臂爲布衣飲恨相見晚竟用嗜酒殉卒　以得罪前令冬論死柟故人謝榛走長安白柟枉狀　榛字茂秦山東臨清人一目眇工詩賓搜苦索至徹日夜不寐自號四溟旅人爲詩攀龍王世貞輩所重十餘年無敢任者陸立出之御史故難陸曰若不知柟寃耶陸正色曰獄果當也陳仲子無生理不者石尉何避焉

周文襄閱一死獄欲活之無路形於憂嘆使吏抱成案讀之背手立聽至一處忽點首喜曰幸有此可生遂出其人　周忱字恂如吉水縣人登進士自陳入翰林讀書歷刑部主事員外郎長史工部右侍郎巡撫南直隸陞左侍郎尚書在南直隸凡二十

二年盡心職事謀慮深長善采衆論徵輸皆有常度貢賦未嘗稍欠爲士民所懷汲諡文襄

章溢　溢字三益龍泉人天下亂結廬匡山上自號匡山居士高皇帝東帛召溢與青田劉基麗水葉琛金華宋濂同至建業擢溢僉營田司事歷僉事副使拜御史中丞兼太子贊善大夫　爲御史中丞務存大體不屑細故或以爲言章曰憲臺百司儀表居其職者當先養人廉恥使避而不犯豈直恃搏

擧爲能哉

何喬新曰一日不讀書便覺於政事閒有窒　喬新字廷秀廣昌人父文淵吏部尚書喬新少穎敏過人登進士歷官刑部尚書自初仕即自誓不營利不阿權貴不以愛憎爲賞罰守其誓終身問學深邃聞人有異書輒假錄之視事公退手不釋卷卒贈太子少傅謚文肅

陳有年典選　有年字登之餘姚人父克宅右副都御

史有年登進士歷官吏部尚書卒贈太子太保謚恭介爲人正直細行必慎清節聞於天下好讀古書

趙公爲主事　姚希孟誌曰趙南星字夢白高邑人成進士歷推官戶部主事入銓司剖露臣心直陳時務主大計精心叅酌有蟲巢於耳癰成而不自覺捐出時人稱其公明以彊執忤貴人褫逐家居三十載閉戶著書悊皇帝初起出關擢都察院左都御史遷吏部尚書督力任勞以澄清爲已任

升引善類所斥皆壬忌若魏廣微傅櫆張訥之黨附魏忠賢誣謫戍死于清衛外孫王鍾龐皆遭痛抑崇禎登極贈太子太保謚忠毅生平循舊德急獎交引見寬抑塞拔後進若驅胝哉胸有益同志進躍從之精舉業工古文詞歌詩能以文相人一日陳問趙曰僕不敏必多過失幸教之趙曰人惟清淨日夜一日安得有過陳笑曰是謂我不作事也因議起用海瑞何以尚諸公　瑞字汝賢瓊山人

以鄉舉歷南平教諭謁上官止長揖平立曰吾師席也可屈膝乎兩訓導夾瑞而跪時謂筆床博士進淳安令奉法字下陞戶部主事條說言天下大計下詔獄莊皇帝既立出獄還官累官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卒贈太子少保謚忠介瑞嘗論欲天下太平惟有井田一法世人以爲迂濶瑞撫三吳竟以奪富民田府怨何以尚隆慶　四著鳴泉齋

毛伯温　字汝厲吉水人祖超知府父槃布政司經歷

伯温第進士歷推官御史練習智達激揚有方天
下婦人孺子談希奇事必曰是山毛御史累遷兵
部尚書善任人有所咨詢虛已相下氣宇沈毅剖
疑折奸聲氣不露嘗言兵貴精不貴多又言兵不
用命以法令太寬上無節制故也人以爲確　按楚
廉察民害自矜無遺類而往往有漏網者有諷之
者云洞庭昨夜浪滔天處處漁翁罷釣船今日鄰
家邀我飲盤中依舊有魚鮮

高新鄭掌銓吏呈鴻臚序班十條當遷高曰都與倉
大使吏白無此例高曰我今日是例　高拱字肅卿
新鄭人祖魁籍部郎中父尚賢光祿少卿兄捷僉
都御史拱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累遷
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務兼理吏部
事拱行誼剛方事業光顯視吏部事賢否不淆黜
陟允當儲才備邊籌畫封貢疆圉晏如進中極殿
大學士卒贈太師謚文襄

朝鼓敝禮部欲移文淮安造鼓而難於措辭時况鍾
爲郎奮筆曰緊綳缺釘晴雨同聲一時傳播　鍾字
伯律靖安人禮部尚書呂震舉爲禮部主事歷郎
中蘇州知府鍾爲知府數吏除弊賑農免攙敘差
置簿綜理周密簡約易行廉潔方正士民悅感留
蘇州七年卒市巷哭送其喪立祠以祀有鄒亮者
獻詩於鍾鍾極稱賞欲薦於朝有以匿名書數亮
過失揭府門鍾曰彼沮吾薦正速成亮名耳遂奏
亮才學可用後亮爲御史果以剛直致譽

何文淵守溫州有兄弟惑於婦言爭財構訟何判云
祇緣花底鶯聲巧致使天邊雁影分兄弟泣謝退
修親睦之行　文淵字巨川年七歲群兒竊瓜果以
遺文淵曰童稚之年詎可習爲盜哉識者歎其不
凡登進士拜御史考四川吏治時四川旱所臨郡
邑輒雨人謂御史雨歷知府擢刑部侍郎上封事
者言民之盜竊者多被剌之刑不足使之懲創自

今犯者宜扁其門曰竊盜家文淵言律有常憲況
在京及各處爲盜者多若盡立牌額門方往來之
人觀瞻貫傷治體乃寢其令終吏部尚書晚號鈍
菴者近多行於世

徐有貞好習兵法及刑名水利諸家言於天文風角
占驗尤精究不倦人或謂公職業在文字事此奚
爲徐笑曰此孰非儒者事使朝廷一日有事用我
輩而後習之則已晚矣 有貞初名珵字元玉吳縣

人短小精悍目光炯炯注射顧欽絕世舉進士選
庶吉士歷編修御史諭德久不遷改今名乃進僉
都御史治河嘗欲築一決口下木石若無者沉思
竟日而始悟曰此其下有龍穴龍惜珠鐵能蝕珠
於是鑄長鐵柱同融底貫而下焉龍一夕徙而決
口塞進左副都御史迎太上皇於南宮進兵部尚
書兼學士直文淵閣華蓋殿大學士封武功伯御
史楊瑄札石亨[illegible]訴於上謂有貞李賢實使之下

獄讞務攻亨復訴文述歸置獄窮極鍛鍊無所得
而摘其詩詞纘禹神功詩謂爲有貞自草坐大逆
不道當死以雷震奉天門有爲黥首發金齒安置
放浪山水間以詞翰著聲棒法絕倫

周文襄有一冊記日行事纖悉不遺每日晝夜陰晴
風雨亦必詳記人初不知其故一日民有告糧船
失風者文襄詰其失船何日何時東風西風其人
妄對文襄語其實詐遂不行

刑堂審囚中有毆妻死至大辟尹直曰人以無子娶
妾遭妻悍忿毆死初恐絕嗣今顧絕其命耶世之
妬婦陵夫以絕人祀者且長氣矣衆翕然書可矜
得不死 直字正言泰和人生七歲馳馬折肱宗伯
蕭仰善見之戲曰折肱緣墮馬直應聲曰舉步便
登龍蕭奇之舉進士累官吏部侍郎翰林院學士
入內閣加兵部尚書長身雄辯熟於典章與方士
李孜省謀起大獄所著瑣綴錄人謂是非謬盩

耿文恪爲太宰除進士六人爲王府長史 耿裕字好問盧氏人文九疇南京刑部尚書謚清惠裕登進士選庶吉士授給事中累官至吏部尚書器度弘曠卒贈太保謚文恪 六人不平同詣部堂爭辯不肯就耿安慰之衆愈侵侮侍郞吳文定 吳寛字原博長洲人試大廷第一授修撰好古力學於所居治園亭雜蒔花木退朝執一卷哦其中良辰佳節爲具召客分題聯句爲樂累進禮部尚書兼學士卒贈太子太保謚文定 正色曰諸子亦聞董賈乎

二人曾爲王傅名高百世諸子厭棄斯職詆毀主司豈仕可從人自擇耶因謂耿曰諸生恣肆甚傷政體當奏處之明日疏上爲首者戍邊餘發充吏於是紀綱大振 漢董仲舒廣川人少治春秋下帷講授三年不窺園圃以賢良對策爲江都相稱漢醇儒賈誼洛陽人爲博士時年二十餘一歲中超遷至大中大夫出爲長沙王太傅文帝召見宣室因問鬼神事至夜半帝不覺前席拜梁王太傅上治安策

鎭化民巡按山東詢訪境內民間八十九十者召至面加存問繪爲一圖中間九十以上者幾十人有三代召見百年之遺 化民仁和人官至僉都御史巡撫河南

甘肅鎭 甘州即漢張掖郡肅州即漢酒泉郡 缺總兵官會推恭順侯吳瑾 瑾字延璋西涼人祖永誠永樂中以戰功封恭順伯父克忠嗣爵洪熙初以戚

里恩進侯禦寇戰死追封邠國公謚壯勇瑾英銳閑武藝嗣爵率兵剿殺逆賊曹欽陣歿追封凉國公謚忠壯 睿皇帝 帝諱祁鎭宣宗長子正統十四年北狩景泰元年還京居南宮八年復辟改年天順八年崩廟號英宗 以問王公 翺也 如何王以爲不可帝遽曰老王執拗外廷皆道此人好獨爾以爲不可何也王曰吳瑾是色目人甘肅地近西域

撒馬兒罕天方黙德那　多囘囘雜處豈不笑我國之人帝撫掌曰還是老王有見識即命另推

王端毅 王恕別見 知揚州有二人爭牛王曰一牛而二人爭之吾將焉歸盍以入官命左右曳出一人黙然一人喧爭不已王以與爭者曰此已物也故悋惜如此人稱神明

范質公 范景文字夢章號質公吳橋人父永年南寧守景文善屬文成進士清貞端亮內行醇備爲吏

部郎奬恬抑競旁求舊德時相魏廣微芟除異己景文侃侃與爭以病請歸起太常寺少卿擢都御史開府中州寇薄都城景文不待詔命帥師入衛立解京圍歷兵部侍郎工部尚書晉內閣大學士甲申流寇之變京城失守慷慨死節贈少師謚文貞 爲東昌司李署其門曰不受囑不受餽人呼爲二不公

宋勝清守蘇州嘗言吏貪吾詞不付房獄卒貪吾囹不下獄隸貪吾杖不輕決

丁忠肅 名爲家字舟次濟寧都水主事法以先後序過閘雖貴官不得越僕夫怪之王曰彼立法安敢壞之至部調爲考功

王象乾 象乾字　新城人祖重光貴州叅議父之垣戶部侍郎象乾具文武才弘厚出於天性成進士累官兵部尚書敭歷多在塞垣兵民愛若父母擴寇制勝天下倚重宇內稱名家則新城之王爲

宜府叅政知塞上粟將踊貴先借帑金二萬糴而息之凡再三得息金三萬兩羨粟萬六千石朱國楨曰此所謂治國如家者 國楨別見

屠義英 義英字淳卿寧國縣人位至光祿寺正卿督學浙中持法嚴按湖時一生宿娼家保甲昧爽兩擒抵署門無敢解者門闢擕以入保甲大呼言狀屠佯爲不見聞者理文書自如保甲膝行漸前攡兩纍可數丈屠瞬門役判其臂曰放秀才并倡去

門役潛趨下引出保甲不知也既出屠易首曰秀
才倡安在保甲回顧無人大驚不能言與杖三十
荷校保甲倉皇語人曰向殆執鬼諸生咸唾之而
感屠曲全士

王晉溪總制三邊時每一巡邊打中火費百金燒羊
數頭凡物稱是晉溪用不數欝盡撤去散與從官
雖衆頭目亦皆沾及故一有警人人效命

湘陰縣丞劉英以生革爲鞭長三尺中夾銅錢撻人

至皮肉皆裂高皇帝聞之曰刑者不得已而用之
聖人常加欽恤英酷虐至此獨不聞蒲鞭之事哉
漢劉寬字文饒華陰人司徒崎之子性度寬仁桓
帝時守南陽吏人有過蒲鞭示辱嘉平中拜太尉
後封逯鄉侯 且律載刑具明有定制乃棄不用是
廢吾法也逮戮於市

郭子章字　號青螺泰和人進士終於兵部侍郎
有文義政績蔫者夏良心 良心字宗堯廣德州人
進士仕至巡撫江西兵部侍郎贈尚書生平綜覈
沈毅言笑不苟雖閒居燕處父子之間儼若朝典
同爲左方伯郭得閩夏得江西郭問夏曰何以從
政夏曰予有三速速收速給批速放夏問於郭郭
曰予有六字一錠收原封放

陳善字思敬錢塘人 爲滇右轄昆明旁山陽有田五
千餘頃地高苦旱善視石崖有泉可引溉而爲橫
山所隔議欲鑿山通渠衆咸難之陳力任之矣衆

爲天經晝開鑿橫山水洞遂通民受其利名其洞
曰忠濟立祠洞旁肖像祀之

王劍尊聞卷之二

常山梁維樞撰　男子清標校

文學

王陽明王守仁字伯安南京吏部尚書華子母鄭孕十四月而生將誕之夕祖母岑夢天仙抱赤子乘雲而至與之名曰雲生六歲不能言一日出戲於門有老僧過以手摩其頂曰有此寧馨兒却被名字叫壞了改今名遂能言幼聰敏性豪放不羈喜

任俠登進士為兵部主事上疏乞宥給事中戴銑諸公宦官劉瑾怒奏廷杖謫龍塲驛丞毅然有學為聖人之誌講究體察良知之旨累遷左僉都御史撫鎮南贛平溪洞諸賊剿宸濠陞南京兵部尚書封新建伯卒謚文成詔天下從祀孔子廟庭陽明守仁號

倡明良知之學海内賢士信從羅整菴潛心體究不茍附和著困知記以明其所自得羅欽順字允升泰和人賜進士及第累官至吏部尚書致仕居學古樓窮探理性言議精微衍與卒贈太子太保謚文莊整菴欽順號

王文肅為史官時趙文肅呼與講學不應趙曰子薄講學乎王曰小子何敢然是故惡夫以氣禀嗜欲駕學問而行顯客不相權者趙曰何謂顯客王曰勝人之謂顯自勝之謂客語未終趙起躍然曰孺子可教趙貞吉字孟靜内江人舉進士累官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兼掌都察院事貞吉剛忠英

偉稱其氣貌銳意聖學持論以二氏學通吾儒必出世乃可經世家食居玉溪兆為從遊者講學蓋贈少保謚文肅

陳濟博學強記時稱為兩脚書厨濟字伯載武進人有文才永樂初以布衣召修永樂大典為總裁書成授右春坊右贊善被命隨侍五皇孫授經著通鑑綱目集覽正誤

與夫問明卿云文字如何做明卿曰有題目就做文

章輿夫曰若要文章字字在題目內眞若殺人吳
國倫字明卿輿國州人登進士官至叅政善屬文
與李攀龍謝榛王世貞宗臣徐中行稱有譽齊名
時稱七才子
楊椒山渡江 楊繼盛字仲芳號椒山容城人爲諸生
讀書僧舍諸僧病疫且甚同舍生俱亡去獨爲之
親爨事問醫調藥餌僧以次愈時人異之爲語曰
疫無鬼以爲不信視楊子舉進士除南京吏部主

事師事韓邦奇通其天文地理太乙六壬奇門兵
陣樂律之學遷兵部員外郎疏斥仇鸞馬市議詔
逮訊貶狄道典史累遷兵部員外郎嘗獨居深念
至夜分妻張夫人問其故楊曰思報上恩耳夫人
曰嚴相國方用事豈君直言時耶楊不應疏論嚴
嵩十罪五奸請召二王問狀詔逮訊杖百刑部當
詐傳親王令旨絞死西市莊皇帝御極贈太常寺
少卿蔭子應尾爲國子生謚忠愍 訪唐荊川因登

焦山戲題亭壁云楊子懷人渡楊子椒山無意合
焦山地靈人傑天然巧瞬息神遊萬古間示荊川
荊川讚述 唐順之字應德武進人祖貴給事中父
瑤知府順之登進士歷僉都御史善詩文尤精曆
算居官尚節槩厲廉隅所言多奇謀偉畫學者稱
爲荊川先生
吾詩憲公云自愛其詩文者貴少愛人之詩文者貴
嚴必嚴而作者之精神始見必少而觀者之精神

與作者始合 蔡復一字敬夫同安人登進士仕至
兵部侍郎巡撫貴州謚淸憲忠孝友愛出於自然
事功詩文名貴不俗
陳眉公道楊崑阜詩 楊守勤號崑阜慈谿人中會元
復登狀元授翰林院修撰累官右庶子其人淸雅
溫潤酷似其文 金石俱鏗廉肉相準藹然仁人之
言粹然盛世之音
王弇州 王世貞字元美晚自稱爲弇州山人太倉人

祖倬南京兵部侍郎父忭總督薊遼右都御史世
貞舉進士仕至刑部尚書性弘厚恬和博極羣書
才氣雄偉著四部稿續稿別集 在爽鳩署中爽鳩
氏司寇也 日與于鱗李攀龍字于鱗濟南歷城人
成進士肆力文詞斐然成一家言歷刑部主事員
外郎郎中出守順德擢陜西提學副使乞骸骨歸
構白雪樓觴咏其間起副使終按察使爲人素巖
頓耻爲色澤簡貴高亢操槩凛潔 手抄史記文選

各一部舉觥抽誦以記否爲賞罰
陳肖公嘗與山中友人談曰吾輩詩文無別法但最
忌思路太熟耳昔王元美論藝止拈易所云日新
之謂盛德余進而笑曰孫興公不云乎今日之跡
復陳矣故川上之歎不曰來者而曰逝者人能覺
逝者爲槧曰爲糟粕而肯戀戀於已嚇之腐鼠不
靈之芻狗爲哉天馬拋梭神鷹掣鞲英雄輕故鄉
聖人無死地彼於向來熟處步步求離刻刻不住

此謂眞解脫此謂眞喜捨此謂日知其所無右軍
萬字各興右軍別見 杜少陵千首詩無一雷同杜
甫別見 是兩公者非特他人路不由即自已思路
亦一往不再往晉孫綽字興公太原人博學善屬
文少有高尚之誌居會稽遊放山水作遂初賦嘗
鄙山濤曰山濤吾所不解吏非吏隱非隱若以元
禮門爲龍津則當點額暴鱗矣所居齋前種一株
松鄰人曰樹子楚楚可憐但恐永無棟梁日耳綽

曰楓柳雖復合抱亦何所施耶嘗作天台山賦成
以示友人范榮期云卿試擲地當作金石聲范曰
恐此金石非中宮商然每至佳句輙云應是我輩
語綽性通率好譏調嘗與習鑿齒共行綽在前顧
謂習曰沙之汰之瓦石在後習曰簸之揚之糠粃
在前累遷散騎常侍領著作郎大司馬桓溫將移
都洛陽綽上疏諫溫不悅曰致意興公何不尋君
遂初賦知人家國事耶

辰玉王衡字辰玉太倉州人大學士錫爵子也擢鼎
甲授翰林院編修攻文翰天下稱眞翰林請終養
歸嘗有遊仙之誌　毎讀書自首逮尾矻矻丹鉛雖
數百卷中苛細箋註不輕放一字　眉公曰孔明畧
觀大意淵明不求甚解　陶潛別見五柳先生傳云
好讀書不求甚解　而子胡自苦爲辰玉笑曰卿用
卿法我用我法雖然讀書與立身相似要須有本
末非可苟而已也

陸文定嘗謂眉公曰細閱後生眞有道欲談前事巳
無人此東坡贈文潞公詩也　蘇軾文彥博別見　若
必欲尋往人談往事彼此俱作無口瓠耳眉公曰
然則晚年何以爲樂陸曰危坐焚香手不釋卷誦
讀融液流而爲詩若文此亦晚年最樂之眞境也
徐文貞語陳眉公學而時習之何義陳對以不敢文
貞云如國家有荒事即就荒時察考荒事如有兵
事即就兵時察考兵事如有大禮大獄亦然此眞

所謂時習也
王思任道　思任字季重順天府人大對年最少冠進
賢及其冠初日諸與齒或少之以御進思任坐移
日悶如焉諸與齒相視笑亡敢輕排調自取不優
者矣能爲古文詞詩歌自具爐錘　毎見眉老　陳繼
儒也　著作覺筆畫之外必有雲氣飛行又如冂瓊
淡月非塵土胃腸可以領畧
陳大士　陳際泰字大士臨川人登進士歷行人善屬

文　點次二十一史不踰三月
大士教人文云古削難者以爲泰山之巔非可成宮
室其若高危何大士云奚必宮室獨不聞龍文五
釆仰在天上
羅玘　字景鳴南城縣人登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
編修工文辭數見諫諍累陞南京吏部侍郎　毎有
撰造必棲踞於喬樹之巔霞思天想或時閉坐一
室客有於隙間窺者見其容色枯槁有死人氣皆

緩履以出

桑悅 字民懌蘇州人穎悟博学凡讀書過輒焚曰既能憶矣何所用之敢為大言年十九舉鄉試試禮部竒其文至闕道統論則曰夫子傳之我縮舌曰得非江南桑生耶斥不取調邑博士終柳州倅 請謁部使者書刺曰江南才子桑悅拜使者大駭已問知悅素迺延之校書而預刊落以試悅校至不屬即索筆請書足使者敬俯

李西涯有門生歸省兼告養病還家西涯集諸人餞之即席賦詩為贈汪石潭詩成 汪俊字器之弋陽人官至刑部侍郎 中聯云千年芝草供靈藥五色流泉洗道機衆傳誦以為絕佳西涯將後句抹去令石潭重改衆愕然不知何故以為未善西涯曰歸省與養病是二事今兩句單說養病不及歸省便是偏枯石潭請西涯改之西涯援筆書曰五色宮袍當舞衣

高皇帝召高則誠 高明字則誠居崇儒里博学洽聞仕元終福建行省都事弟誠字則明亦有文名時號兩難 以疾辭使者以則誠作琵琶記上進上覽之曰五經四書譬諸五穀不可無此記乃珍羞之屬俎豆之間亦不可少

孫慎行 字聞斯武進人進士及第官至禮部尚書 於天寧寺遇靜峰峰一日揭佛說四十九年無一字可說是第掃世人說見乎抑亦有不能說者乎或

說而謂未嘗說乎孫低佪荅曰眞無一字可說也峰急曰何不亢聲高言因曰思而知慮而解是鬼家活計莫恁低佪着

馮元成道瑯琊 王世貞也 有益世才而無得於道色澤雖妍名理未徹稚語累句不能檢鏡聾瞽易悅恐後世難欺耳

客問馮元成北地 李夢陽字獻吉慶陽人家大梁登進士授戶部主事倡為古文辭為天下作者之首

冠爲人氣高節挺孤立峻視故再貶頓蹶卒不能
起終提學副使著空同集行世子枝舉進士爲工
部主事崛起復古偉矣七子王世貞等離之悍然
鴟張以古自負何也馮曰彼知古而不知所以古
也古人之文語質詞簡氣外溢而神內儲今者巧
矣浮矣氣索而神泄矣何以古哉
張幼于所撰自敘多列縉紳上自宰執下至簿尉林
林也文子悱笑謂此可稱前後縉紳一覽不似讀

書人作用 文元發字子悱令浦江神明惻怛民尸
祝之歷郡丞歸築遠心樓衡山草堂位置閒雅陳
列圖史彝鼎誦讀其間暇則招賓客徜徉名勝素
不解飲盃杯沾唇及爲酒令能顛倒豪飲者至慴
然醉鄉以爲樂間衣褒衣行遊里社目豎若竈
張如戟口棘棘然無熱軟語里中服不束者學無
聞者皆走匿曰我愧見文先生既及陸宗伯粲曰
端靖先生

唐一菴 唐樞字子鎮號一菴歸安縣人登進士爲刑
部主事疏論李福達事免官奮志聖賢之學從者
甚衆見地高深飭躬實踐著木鍾臺集行於世遊
鴈宕雒漢洞與僧勝通談甚洽語次通曰別欲從
淨土唐曰莫淨於此通曰洞中滴水作業障唐曰
直徙到阿鼻地獄不肯住通便作禮而謝
楊維楨豪於文 維楨別見 天下爭奔走王彝常與忤
論議不相假作文妖誣之謂維楨文狐媚以黛綠

受行惑人 彝字常宗嘉定人行最高文最工明朝
徵聘未及馮時可目爲深隱
沈周晚歲名益盛客益衆造百客堂毎近暮必張筵
四方人各令述所聞書於簡曰客座新聞 周字啓
南自號石田長洲人務讀書不應舉精於書內行
甚備
宋登春吟咏無長篇 登春字應元趙郡新河人壯歲
鬚髮即白自稱海翁晚居江陵之天鵞池更

進生始慕俠能挽强馳騎聞爲小詩會一歲删書子女五人俱死仰大歎曰天乎將驅我於埃壒之外乎遂爇書遨遊大放厥詞挾二童子呼爲丹砂白石最後至江陵遍謝故所往來人斥二童子不知其所之　有少之者宋曰我布衣也安用滔滔莽莽爲古詩三百惟雅誦有長篇彼述先德陳侍事固宜然乃列國諸風里謡巷詠發乎情止乎禮義惡用長今贈送登臨諸作皆風也彼齷齪者窮護

極媚多其聲軛以羔雉媒介當路此豈我隱者事

王梨遊鶴城會周叔夜談學　周思兼字叔夜號萊峯華亭人舉進士治平度州有惠政終廣西督學副使著述甚富　王曰我字兩戈相向最不可有者我也最難克者我也叔夜躍然遂與定交

周萊峯曰吾於窮通得喪無復嬰情獨未豁然於死生耳王弘宇曰學如用兵須從險處設關據守然後可卜城邑予未悟死生則且以生爲樂於窮通得喪能不嬰情哉　王曾爲觀燈咏至六七十首忽成享年之讖遂咏至百首則亦未了然於生死矣

潙元成舟過石門潭艤而登覩蒼崖翠壁懸瀑數十丈飛珠濺雪令人神骨俱清魏居敬曰山中之氣正如夜氣令人將喜怒哀樂心腸蕩洗俱盡元成曰廟廷訟堂亦何嘗有喜怒哀樂心無所著雖喧亦寂心有所著雖寂亦喧清氣靜境在我靈臺不在山水

包子柳喜書聞有異本即僻巷環堵必徒步相訪得之則分命左右繕寫手自摘錄垂丙夜不休客至散帙縱横几案間幾無所布席而了不爲異　包檉芳字子柳嘉興人位至學憲孫鴻遠登進士爲湘潭令

陳繼儒嗜古藏異册每欣然指謂子弟云吾讀未見書如得良友見已讀書如逢故人吾性樂賓客而憚悔尤庶幾仗此其可老而閉戸乎

維倫毎下筆爲文章文思泉湧不能遏輙自作語曰還用你不著　倫字彝正永豊人領鄉薦赴春闈遭火患僅獲免成化中舉進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會大學士李文達遭喪朝廷留之倫上疏康起復之非落職提舉泉州市舶司召還尋以疾辭歸開館受徒日以註經爲業邑有幽名金斗在萬山中倫與從學者築室讀書其中未數月中嵐氣而卒

吳與弼　字子傅號康齋崇仁人父溥國子司業與弼倡明正學遠近尊信忠國公石亨上疏薦於皇帝禮聘至京授左春坊左諭德終弗就職所爲詩文積中發外清明峻潔　常以兩手大指食指作圈曰令太極常在眼前

馬敬臣　馬卿字敬臣林縣人登進士選庶吉士官至副都御史　在翰林與穆伯潛　穆孔暉字伯潛堂邑人登進士選庶吉士累遷南京太常寺卿卒贈禮部侍郎謚文簡　崔子鍾同業毎開卷二人方首讀

致思敬臣即指摘大義得言外之趣伯潛笑之曰君如奔馬看花焉得香色及二人有悟不出敬臣所見

李夢陽　讀書斷自漢魏以上聞人論古昔有不解事即曰豈六代以還書耶蓋不之讀故其詩文卓爾不群

蔣山卿　字子雲儀真人以進士授工部主事毅皇帝南狩伏闕疏諫幾斃杖下謫南京前府都事嘉靖初復原官仕至廣西叅政歸田博極群書文名最

著　見祝允明　國寶新編曰允明字希哲號枝山生而右手指枝因自號指枝生蘇州人舉鄉試學務師古吐辭命意迥絶俗界書法精工海內索其文及書者接踵或賫金幣至門允明自貴輙以疾辭不見然允明多醉妓館中乞文及書累紙可得玩世不羈嘗傅粉黛從優伶酒間度新聲憚近禮法之儒仕至應天通判著罪知浮物野記語怪蘇材

小纂諸書數百卷掇建康觀雲記吐舌下之曰文不在茲乎偏才曲學眞河伯未離龍門難與言水也顧璘賞其知言 璘別見爲歌詩與劉麟朱應登齊名目江東三才子

徐禎卿幼精文理不由敎廸著交誠感暮賦諸篇詞旨沉鬱長宿驚嘆稱爲文雄 禎卿字昌穀蘇州人舉進士貌侵善屬文著談藝錄與北地李夢陽友善歷國子監博士

文皇帝選楊相等 相泰和縣人歷刑部主事二十五人爲庶吉士與一甲曾棨等三人 棨字子棨永豊人授修撰博學能文章工書法有遠使至稱善飲酒有司推能伴飲者得一武弁猶恐不勝棨請往三人黙飲終日遠使已酣武人亦潦倒棨爽然復命上笑曰無論文學此酒量豈不爲狀元耶官至少詹事兼侍讀學士贈禮部侍郎謚襄敏 進學翰林日二十八宿周忱自陳年少有志進學帝特許之時人謂之挨宿

趙大洲 貞吉號也 見何吉陽 何遷字益德安人嘉靖間進士記聞該博喜談性命之學爲文章與邃可傳歷官刑部侍郎 吉陽問曰大洲這些時何故全不講大洲曰不講吉陽曰若不講何所成就大洲曰不講就是我成就處

陳嗣初以文章擅名翰林見同官於碑誌中敘還金事大祭曰使繼爲之則十二字耳曰嘗得白金於

道何其主而還之

宗臣嘗從吳國倫一再論詩不勝覆酒盂齒之裂歸而淫思竟日夕至喀喀嘔血 臣字子相興化人成進士累官福建督學副使

張昇 字啓昭南城縣人登進士第一在翰林劾奏萬安尹直劉吉萬喜詞甚激直左遷南京工部員外累陞禮部尚書卒贈太子太傅謚文僖 歸省彭敎郊餞以詩寓譏諷意云何用有才如董賈不愁無

命到公卿或謂去其上二言只作五言詩可爲敎
挽詞未久果卒 敎字敷吾吉水人廷試第一歷翰
林院修撰侍講

維汝敬文學有可稱于謙嘗戲汝敬閉於空室令作
詩三十韻放之旣成于與時賢共看咸服其敏 汝
敬吉水人成進士累官工部侍郎

王敬美 王世懋字敬美世貞弟也登進士累官太常
寺少卿能詩文工行楷尤爲倫理重名誼居官好

爲條教煩不至聘者閩部疏二酉委談學圃雜疏
等書 不諱言二氏學恒謂吾於兩廡饗亡所貪苟
陰用其實而陽詆其名或假竊其似而自文其陋
者俱耻之

何仲默在中書自館閣諸縉紳與四方學士人人願
見車馬塡門巷不絕仲默德性醇明言儀雍雅杯
酒談笑閒詩文便就 何景明字仲默號大復信陽
人年十九登進士授中書舍人敦尚節義每亢言
尊顯往學士家爲文自六朝後日益靡弊敝矣明
初尙襲元習至仲默與李獻吉始一變趨古時稱
何李或稱李何歷官提學副使

黃省曾走謁王文成陽明洞天歸而著問道錄自謂
得王氏玄珠 省曾字勉之蘇州人舉鄉試辭章有
重名

徐禎卿怪揚雄反騷作反反騷 雄州見

殷雲霄居常不談人過及論文則指摘疵瑕不以一

言假人 雲霄字近夫壽張人舉進士作蓄艾堂聚
書旦夕誦思多所著述集誌敎錄金僕姑雅好游
眺官工科給事中

孫紹先爲文每當意盡能別發義會旨聚辭轉相承
成 紹先字汝宗代州人舉進士歷翰林院檢討目
視不能及遠書經目不忘治經不皆用傳曰古者
以行爲言故其文簡而中後人以言爲行故其文
煩而憊昔孔子之作盛矣然及莫乃爲之爲之雖

歲而成彼爲傳注之學者自壯至老而見猶未定
也其皆聖人之意耶
上元日中使傳旨命劉定之賦詩却立以俟定之援
筆不停揮賦七言四句詩百首以進 定之字主
静永新人天資絶人廷試第三授翰林院編修數
上書言事官至禮部侍郎入内閣卒贈尚書謚文
安
胡松博古不倦 松字汝茂滁州人成進士歷官吏部

尚書其督學山西時上疏言邊事皆切中大計爲
文體格嚴峻卒贈太子少保謚莊肅 曰爲學如儲
積然所積既富雖水旱盜賊用之不窮 按胡松清
正此說未爲得也
御史聞桑悅名數召問謂曰匡說詩解人頤子有是
乎曰悅所談玄妙何匡鼎 鼎匡衡小字 敢望即鼎
在亦解頤 匡衡諸儒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語詩
解人頤

李于鱗爲作者冠王元美與齊名相爲鼓舞嶶美始
就草質于鱗于鱗擊節賞之呼爲小美曰眞才子
也伯仁不虞爍鬚耶元美曰是夫沾沾醉鄉否幾
及矣 晉周顗字伯仁安城人尚書僕射弟嵩字仲
智從事中郎仲智飲酒醉謂伯仁曰君才不如弟
而得重名舉蠟燭火擲伯仁伯仁笑曰阿奴火攻
固出下策耳
米仲詔 米萬鍾字仲詔以好奇石故號友石錦衣衛

人成進士官至太僕寺少卿居身儒雅長於書法
兼有詞藻以勺園景剪之爲燈山水亭臺纖悉具
備都人士以爲奇稱米家燈競爲韻語紀之呂玄
韜 呂邦耀字玄韜錦衣衛人成進士官至太常寺
少卿 按休文四韻各賦一章章皆玄諳 沈約字休
文左目重瞳子腰有紫悲聰明過人博通群籍善
屬文所著四聲譜自謂在昔詩人累千載未及
作而獨得其妙若凘入神梁武帝問曰何謂四聲

約咨曰天子聖將官至中軍將軍丹陽尹卒謚曰
隱
任少海惟瀚字少瀚衡充歟官吏部郎有文名意不
可於世而自負其符…日謂陳玉叔曰吾文可傳
於千百世之下乎陳曰卿能追古人於千百世之
上自可傳於千百世之下陳文燭字玉叔沔陽人
父栢井陘兵備副使文燭舉進士好文學有風流
官至大理卿

陳玉叔愛歷下李于鱗也蒼龍半掛秦川雨石馬頻
嘶漢苑風之句後過内鄉李子田病石馬不能嘶
風玉叔言華山舊誌漢陵靈異時作風雨聲子田
始然之李蓘字子田内鄉人成進士歷翰林院檢
討弟蔭並得世譽
宋濂嘗奉制詠鷹七舉足即成濂字景濂金華人自
稱白牛生元至正間入龍門山著書名龍門子高
皇帝徵至金陵授江南儒學提舉歷學士承旨上
嘗與濂飲濂辭上强之至三觴面如赭行不成步
上歡笑親御翰墨仍命侍臣成賦醉學士歌曰俾
後世知朕君臣同樂若此日本使奉勅請文得潛溪
集刻板國中上嘗曰古之人太上爲聖其次爲賢
爲君子宋景濂事朕十有九年未嘗有一言之僞
誚一人之短寵辱不驚始終無異其君子者乎非
止君子抑可謂賢矣卒謚文憲
玉泿小崑山濱暢法華陞宮保八十五矣扶笻藏閣
觀與和尚揄揚酬答麈尾所及如雷如霆緇庶讚

觀得未曾有
胡公胡宗憲字汝貞績溪人由進士宰益都餘姚擢
御史按浙禦倭寇屢奏功進僉都御史尋進兵部
侍郎總督江南北閩廣七省兵馬悉平倭寇加尚
書少保宗憲倜儻濶達臨事有成畫奮身先士卒
人服其氣燕將士爛柯山上酒酣作樂命沈明臣
作鐃歌鼓吹十章既就公看至狹巷短兵相接處

殺人如草不聞聲矍然起捋沈鬚曰何物沈郎雄
快若是直淣陳孔璋輩猶小兒 明臣字嘉則四明
之標社人舉秀才居恒風流自命東方兵興胡辟
置幕下雅見敬禮善談名理標格翩翩詩文居然
大家魏畧曰陳琳字孔璋廣陵人曹公愛其才琳
草檄文成曹卧讀之頭風疾愈

吳伯宗爲翰林院典籍高皇帝製十題命賦草成呈
上詞語峻潔上曰伯宗才子賜織金錦衣 伯宗名

祏以字行金谿人洪武初開科取士舉進士第一
人除禮部員外郎上書論胡惟庸辭甚剴切博學
能文章官至武英殿大學士

劉球文詞鏗鏘金春玉應人共寶之如月曠天犀 球
字廷振安福人舉進士爲翰林院侍講時應詔陳
十事王振怒令馬順殺之獄中球天性忠孝議論
堅正常依名節景皇帝即位謚忠愍贈翰林院學
士二子鉞鈛皆成進士球之死也餘姚人成器於
龍泉山嶺爲壇以祭而述古今權奸害正凡二千
餘言爲文哭之人名其地爲祭忠臺

陳白沙 陳獻章字公甫新會人身長八尺目光如星
右臉有七黑子狀如北斗自幼穎悟絶人嘗夢拊
石琴一偉人笑謂曰石音難諧今諧若是子異日
得道乎舉鄉試附門讀書數年乃遊太學祭酒邢
讓試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詩得獻章詩驚曰龜
山不如也由是名振京師歸益潛心大業四方來

學者衆布政使彭韶都御史朱英交薦徵至京師
授翰林院檢討得請而歸獻章德器渾成事母至
孝與人交一于誠修撰羅倫稱其覩天人之微究
聖賢之蘊充道以富尊德以貴天下之物漠然無
動其中也以爲知言進士姜麟目爲活孟子萬曆
中詔從祀孔子廟庭謚文恭 以周易疑義質之吳
康齋吳曰過清江可叩龍淵老人 陳海雍也 白沙
如其言往謁適龍潭雨中簑笠犁田乃延至家與

之對楊信宿辯析疑義白沙嘆服而去龍潭諸晃
輩曰吳康齋非愛我者
陳眞晟云 眞晟字剩夫自號布衣鎮海衛人年十七
入仰能自拔於俗務為聖賢踐履之學兩詣闕下
上書皆無所遇骨格高發神氣肅清望之非塵埃
中人 入學誠意為鐵門關難過主一二字乃其金
鑰玉匙也
賀欽為給事中見白沙論學嘆曰至性不顯寶藏猶

羅世即用我而我奚以為用即日上疏解官歸欽
字克恭遼東人世稱醫閭先生子士諮舉人嗜學
篤行終身不仕
鄒智字汝愚合州人登進士簡為庶吉士雅負奇氣
與人寡合處事慷慨星變上疏極論陰陽之理欲
退萬安劉吉尹直而用王竑王恕彭韶下錦衣衛
獄左遷廣東石城千戶所吏目卒於順德 居龍泉
菴貧掃樹葉蓄之然以代燭讀書達旦

用川篤信朱元晦一日倏云吾覺朱子解書無一句
是者 宋朱熹字元晦婺源人父松不附和議因仕
入閩熹穎悟粹美初從劉子羽居崇安後從延平
李侗學復徧交當世有識士遂得聖道之宗中進
士第主泉州同安簿累遷煥章閣待制侍講須鴻
慶宮祠平昔進疏忠誠懇切蒞職勤敏復白鹿洞
書院引進士子與之講論置社倉劾唐仲友為兵
部郎與侍郎林栗論易不合行經界法著述諸經

傳解四書集註及編通鑑綱目小學楚辭等書後
世學者宗師之自絕學以來集諸儒之大成發先
聖之秘蘊熹一人而已晚年以野服見客卒謚曰
文追封徽國公從祀孔子廟庭
方西樵子告南歸 方獻夫字叔賢號西樵南海人舉
進士為吏部員外郎引疾歸十餘年自家上疏議
大禮擢侍講學士進少詹事禮部侍郎尚書改吏
部敎兼武英殿大學士辦事內閣僉事冀大猷許

獻夫罪御史馮恩復論獻夫奸邪請歸卒贈太保
謚文襄
劉鈗往候之 鈗字汝中壽光人父珝戶部
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謚文和鈗八歲憲廟召見
文華殿拜中書舍人恐牙牌傷損以銀易之嗣後
不時召見門殿深遠非人相之未能自行時楊遂
菴先授中書朝暮引之出入楊方欲交友授徒彈
恭酌酒動爲所妨每手鈗太息曰此童累我年十
四五後性不喜華如戴新烏帽則著敝素袍不則

穿隔歲韡同列先至公署者爭相謂曰劉省長來
上新則中舊中新則下舊中下俱新則上舊已而
果然衆乃大喙陞大理寺副致仕復任陞尚寶司
丞楊石齋廌管制敕陞卿太常寺少卿卿御製朝
陵詩用康字群臣和者明康惟康庶事康之外不
能更道一辭鈗獨引遺塚存康事或問之鈗曰成
祖疏拓陵地惟留實康褚三姓塚聞者屈伏改兼
翰林院五經博士回籍卒家多聚書見命爲吏書
繳銀圖書疏止之曰大臣不以仕否異心公又受
恩獨隆林下有一得之見非此莫達前正統間三
楊曾帶之回矣 楊榮楊溥別見 遂口誦三疏斟酌
用之圖書得不繳及典籍呈原稿與所誦隻字不
差方但遇客卽稱鈗善記

劉鈗劉棨 字世信長洲人祖鉉少詹事贈禮部侍郎
謚文恭棨以恩生授中書舍人官至太常寺卿兼
翰林院侍書 辦事兩房 內閣東西列制敕房誥敕

房 博知傳典時人謂之二劉

呂文懿 呂原字逢原秀水人賜進士及第第二人授
編修官至直內閣翰林院學士卒贈禮部侍郎謚
文懿 修宋元通鑑續編考一事不獲不懌者累昕
夕一日考得之謂門人曰進我二階不若得此可
喜

陳白沙在吳康齋門下旣受業忽悟曰學貴自得苟
自得之則古人之言我之言也遂築春陽臺日靜

坐其中
周洪謨讀書偶有所得輙闡明剖析積久成帙名疑
辯錄自謂是發經傳之蘊正先儒之失破千載之
惑洪謨字堯弼長寧人占第一甲進士授編修在
翰林多所建白為祭酒議增孔子籩豆舞佾之數
及拜禮部尚書言璿璣玉衡蔡傳不得其制改造
以備占候卒謚文安維揚誌曰洪謨巾鄉貢日舟
泊邗江夜見一人謂曰吾郎子之前身也子終身

清要洪謨曰子何人對曰吾友鶴丁山人洪謨官
翰林日以詩訊太守三原王侯恕曰生死輪迴事
杳冥前身幻出鶴仙靈當年一覺揚州夢葬來歸
來又姓丁侯得詩訝訊郡之耆老雜文節曰友鶴
山人吾友丁宗啓之父以詩名家元末隱處沒于
成都儒雅有德人也侯以此報洪謨世以為異
倪鴻寶倪元璐字玉汝號鴻寶上虞縣人進士改翰
林院庶吉士今古詩文新潤奇崛名重士林舉體

無俗有誌道義事功所上陳時政疏侃侃孜孜畢
官戶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是時師旅繁興邊費
無藝加以水旱所在告災元璐出入有度一切濫
妄悉禁勿予四方租賦不加然而國用足於加賦
時流寇破京城整冠帶望闕拜復南向拜老母遂
自縊衆僕尚欲解之一老僕跪於旁哭止之曰此
吾主成名之日矣賊至驚拜相戒不敢犯其室順
治中謚文正
與黃石齋黃道周字幼玄號石齋福

建鎮海衛人舉南宮讀書中秘學問淵博文章瑰
瑋常以所著書數十卷進呈烈皇帝御覽手自鈔
錄極其精楷入仕二十餘年被服朴素儼然儒生
乃其忠義激發貫日垂天累遷禮部尚書兼學士
國變不屈與師恢復兵至執而殺之文章並麗金
暇妙天下而嚅儕易蘊切請復齊石齋則有黃圖
鴻寶則有兒易人曰兒古字倪也千秋關繼其為
倪易乎鴻寶曰未也通微取理觸象取兒正如杜

陵胥鈔 杜甫曰詩聽小胥鈔 樂天嫗問 唐白居易

字樂天其先太原人徙華州下邽敏悟絕人擢進士拔萃皆中補校書郎對制策一等累遷左拾遺事無不言對殿中論執彊鯁歲滿當遷聽自擇官居易請以學士兼京兆戶曹參軍詔可拜左贊善大夫有言居易母墮井死而居易賦新井篇言浮華無實行出為州刺史追貶江州司馬累官太子少傅進馮翊縣侯會昌初以刑部尚書致仕卒贈

尚書右僕射諡曰文居易以直道奮多為當路擯斥所蘊不能施乃放意文酒東都所居履道里疏沼種樹構石樓香山鑿八節灘自號醉吟先生常與胡杲吉旼鄭據劉貞盧直張渾狄兼謨盧貞燕集人慕之繪為九老圖與嵩山僧如滿為空門友平泉客韋楚為山水友劉夢得為詩友皇甫明之為酒友暮節惑浮屠道尤甚稱香山居士居易於文章精切最工詩每作詩問老嫗曰解否嫗曰解則錄之不解則易之初與元稹詶詠號元白稹卒又與劉禹錫齊名號劉白

使性道近如布菽棠人

說梏有時

康海 海別見 為文脫去近習嘗云古人言以見誌故其性情其狀貌求而可得焉昔人陶則陶 晉陶潛字淵明或云字深明名元亮尋陽柴桑人大司馬侃之曾孫少有高趣宅邊有五柳樹著五柳先生傳起為州祭酒自解歸後為彭澤令郡遣督郵至

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嘆曰我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解印綬去職賦歸去來辭以見意屢徵不就賦詩飲酒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潛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郡將候潛逢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著之嘗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坐久之江州刺史王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後歸不解音律而蓄素琴一張每酒適輒撫弄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

代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明書晉氏年號永初以來惟云甲子世號靖節先生其妻翟氏誌趣亦同夫耕於前妻鋤於後 杜則杜韓則韓 唐韓愈字退之南陽人擢進士第操行堅正鯁言無所忌累官博士才高數黜乃作進學解以自諭執政奇其才改比部郎中進中書舍人爲裴度行軍司馬平蔡遷刑部侍郎憲宗遣使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愈上表諫貶潮州刺史至潮以表哀謝帝頗感悔乃移袁州初愈至潮問民疾苦皆曰惡溪

鱷魚食民畜產且盡愈令其屬秦濟以羊豕投溪水而祝之祝之夕暴風震電起溪水數日水盡涸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患召拜國子祭酒鎮州亂殺田弘正而立王廷湊詔愈宣撫歸轉吏部侍郎卒贈禮部尚書謚曰文愈性明銳不詭隨與人交終始不少變成就後進士往往知名經愈指授皆稱韓門弟子每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楊雄後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原卓然樹立成一家言 柳則柳 唐柳宗元字子厚河東人精敏絕倫爲文章卓偉精緻一時輩行推仰第進士博學宏詞科累遷禮部員外郎王叔文得政引入禁近與計事叔文敗坐貶永州司戶徙柳州刺史時朗州司馬劉禹錫得播州宗元曰禹錫有母年高今播往復萬里如何與母偕行即草章奏請以柳州授禹錫自往播州會裴度亦奏其事因改連州

世號宗元柳柳州既沒柳人懷之妄以爲神廟於羅池而韓愈撰碑以實之 咸自成家今不能自立傍人門戶效顰 強學人曰效顰莊子曰西施心病而矉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亦捧心而矉 學步 莊固傳云有學步於邯鄲者 誌意性情畧無見焉無乃類諸譯人也耶 譯傳夷夏之言而轉告之也王制曰北狄曰譯東曰寄南曰象西曰狄鞮周官總謂之象胥今俗謂之通士 君子不鳳鳴而鸚鵡言

陋矣哉鶡鴠能言鳥郭璞云舌似小兒有白者赤
者五色者北鳥門指三指向前一向後此鳥兩指
向後
康德涵母劾鄠杜王敬夫爲誌銘王九思字敬夫鄠
縣人歷翰林院檢討劉瑾敗謫壽州判官北郡李
獻吉爲表皐蘭段德光爲傳段炅字德光蘭州人
進士歷翰林院檢討數公爲文稱子西涯呼爲子
字股

錢牧齋錢謙益字受之號牧齋常熟縣人舉進士一
甲三名授編修文才俊逸亮直有風力以是非爲
已任位至太子太保禮部尚書起禮部侍郎內翰
林秘書院學士與文太清文翔鳳字天瑞號太清
三水縣人進士官至光祿寺少卿王文水王象春
字季木號文水兵部尚書象乾從弟也進士累官
南京吏部考功司郎中譚文左掖門下左掖門大
內午門左魏闕各持所見斷斷不相下牧齋曰子

亦知道家結胎之說乎古之學者六經爲經三史
六子爲緯三史史記前後漢書六子周老子列子
禦寇鄭人能御風雨行莊周蒙人嘗爲蒙漆園吏
著書十萬言荀子卿字況趙人遊學於齊三爲祭
酒適楚爲蘭陵令漢楊子雄字子雲成都人好學
博覽爲人簡易佚蕩口吃不能劇談默而好深湛
之思清靜無爲少嗜欲成帝時召待詔承明之庭
除爲郎給事黃門以耆老久次轉爲大夫恬於勢
利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王莽即位投棻四裔辭

所連及便收不請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恐不能免
乃從閣上投下幾死有詔勿問年七十一卒隋文
中子王通字仲淹祁人父隆以國子博士待詔雲
龍門著興衰要論七篇出爲令退歸不仕通幼篤
學有濟蒼生之心西遊長安見隋文帝奏太平十
二策公卿不悅不用退居河汾教授再徵不至及
卒門弟子數百人會議謚文中子包孕陶鑄精氣

結轖發爲詩文譬之道家聖胎已就飛伸出神無
所不可令人認俗學爲古學安身立命於其中凡
胎俗骨一成不可變望其輕身霞舉其將能乎
高啓爲文精采煥發於詩尤工 啓字季迪長洲人元
末張士誠竊吳自王其上從饒介之羅致文學知
名士爲幕客啓首冠焉高皇帝卽位召修元史授
翰林院編修史成拜戶部侍郎辭歸魏觀守郡徙
郡治乞啓文上梁衛帥誣有異誌逮罹大辟聞者

惜之 與按察使楊基 基字孟載無錫人 寺丞張羽
羽字來儀烏程人元末領鄉薦授安定書院山長
洪武中仕至太常寺丞署翰林院同掌文淵閣事
坐事謫戍嶺南未至召還自沉於江 布政使徐賁
賁字幼文長洲人 號吳中四傑
朱平涵 朱國禎別見 與許敬菴 許孚遠字孟中號敬
菴德清人登進士歷官至兵部侍郎生平質直敎
牧惟以講學爲務嘗謁江陵問及馬政嚮應無遺

江陵深心契焉卒贈工部尚書 譚升沉事平涵曰
先生以銓部郎僉事聞報時意下若何曰也有兩
日不自在徐曰若在今日則否平涵曰先生前句
是眞話後句倒多了同坐者相顧愕然敬菴顏色
自如曰正是學問相長處
萬鹿園如京師 萬表字民望號鹿園寧波衛指揮官
至南京後府僉書好以醫藥濟人 趙文肅訪之邸
外與之談禪議論蠭涌鹿園不答文肅歸大喜語

人曰僕今日降却萬鹿園與之談論鹿園不能措
一語陸平泉聞而笑曰此是鹿園降却趙公何言
趙公降却鹿園也
陳勳拈筆造次必擇言不爲近語 勳字元凱閩縣人
魁鄉會榜歷文學博士戶部郎歸終日不出戶揩
揩筆硏閒闢客聲卽走其友董應舉嘲曰世皆如
子直須以環堵爲天地卽日月山川皆爲空設矣
勳笑不爲意多材字畫皆精妙 卷之三

常山梁維樞撰　弟維讓維品校

方正

文皇帝渡江至金川門百官皆出迎拜於江次景清直立罵不已命左右抉其齒且抉且罵噴之近前含血直濺上衣乃命臨之罪及九族久之上晝寢夢清入繞殿追之曰清猶能爲厲耶命籍其鄉轉相攀染者數百人謂之瓜蔓鈔　清本姓耿眞寧人洪武末登進士第二人入翰林改御史建文皇帝卽位擢左都御史初赴舉時過淳化主家有女爲妖所憑清宿其家是夜妖不至清去却復來女詰之曰避景秀才且日女告其父父追及清語之故清書景公在此四字令之歸黏於戶妖遂絕不至遊國學時同舍生有秘書清求不與固請得約明旦卽還書生旦往索之清曰吾未假書於汝生忿訟於祭酒清持所假書往見曰此清燈窗所業書卽誦徹卷祭酒問生生不能誦一詞祭酒叱生退清出卽以書還生曰以子珍秘太甚特相戲耳爲人有才器尚大節

王朴數與上爭曲直上怒命斬之反接詣市過史館大呼曰學士劉三吾聽之今日皇帝殺無罪御史王朴　三吾名琨孫以字行茶陵人兄耕孫壽孫皆仕元死節三吾爲儒學提舉洪武中薦爲左贊善陞學士上以洪武正韻字義音切未能盡當命翰林院重加校正三吾以太常博士孫吾與所編韻書進上覽而善之賜名韻會定正詔刻行之主考會試北士偶黜獲罪下獄爲人坦夷不設城府自號坦翁至於大節則屹乎不可奪

王振　寺人也宣府人睿皇帝卽位命掌司禮監擅權作威福一日張太后御便殿召振責之令女官加刃振頸上跪請免由是斂戢及太后崩振專決無所忌討麓川殺劉球枷李時勉降于謙他忤振者

悉收付獄自是公卿以父翁稱進見振者無不重
贄門晝夜不得闔往來如蟻趨腐也先分道入寇
振導上親征至土木賊騎四面衝突我軍大潰車
駕北行振死 專政召薛瑄爲大理少卿瑄字德溫
河津人父貞眞定元氏教諭瑄年十二輒講習性
理諸書曰此道學正脉也登進士提調山東學校
親爲講解不事夏楚諸生呼之曰薛夫子累遷禮
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直内閣致仕居家潛心理

學造詣益深四方學者從之甚衆卒謚文清著讀
書錄河汾集隆慶中詔從祀孔子廟庭 瑄初至京
不往謝振至閣問何不見薛少卿三楊曰彼將來
見也 士奇榮溥在内閣皆楊姓時號三楊館閣漫
錄曰榮字勉仁建安人由進士爲編修文皇帝初
建内閣簡翰林專典密務且兼稽古纂述之事榮
與焉旦夕承顧問累遷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
士卒贈太師謚文敏榮嘗從征北地車駕發榮

與胡廣金幼孜金純失道迷入窮谷幼孜墮馬榮
蓋裂胡廣金純不顧而去榮即以所乘馬讓之自
乘弱馬從夜至旦方詣中軍文皇帝喜嘉榮之義
榮遇事雖紛劇應之常若簡而精力有餘凡所論
建動協人心 溥字弘濟石首人由進士爲洗馬坐
金問事繋獄十年昭皇帝登極釋之擢行在學士
入閣推弘文館印位至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
士謙恭淳謹趨朝循墻而走卒贈太師謚文定 知

李賢與瑄厚 賢字原德鄧州人登進士由吏部郎
擢兵部侍郎改吏部兼學士入内閣進尚書與武
功伯徐有貞并下獄降參政既而留如故時太監
曹吉祥忠國公石亨以迎上復辟爲已功竊弄威
福上不能堪於便殿屏人問賢迎復事賢曰天位
乃陛下所固有景泰不起群臣表請復位名正言
順何至奪門奪之一字何以示後此輩貪富貴非
爲社稷計幸而事成儻景泰先覺亨等何足惜不

嵛陛下何以自解上悟未幾亨與從子定遠侯彪
敗置於法吉祥與從子昭武伯欽殺人事覺謀不
軌入內為亂擊賢傷首及耳且持賢請申救疏入
乃脫於難逆賊就擒下寬郵詔錦衣門達怙寵作
威賢言於上達始少戢賢復言少保于謙有定傾
保大功詔復謙爵丁外艱特命起復修撰羅倫論
賢上怒謫倫泉州市舶司提舉賢有志聖賢之學
立朝惟守一誠知無不言愛惜人才多所薦拔性

喜讀書作為文章不事雕琢毋以盈滿為戒蓋其
堂曰臨深卒贈太師謚文達　令致意賢道三楊意
垣曰原德亦為是言乎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吾不
為也振知其意亦不復問

馮時可拔禮闈陳懿德縱臾往謁新鄭弟已復馬上
謂馮曰君至心有餘吾請勗以務外馮笑曰媿卿
良箴　懿德字伯求華亭人登進士自編修謫光州
判歷尚寶丞斥歸為人倨傲自尊高視短揖欲往
茅山進香業已齋沐偶通一婢以此發狂先是太
原王相公初第時夢謫光州判至吏部領告身醒
而自解曰編修謫州判其以大計左矣及已擢南
司業往辭楊太宰太宰曰有陳伯求補官牒煩君
一帶取視之則光州判告身也始釋前夢之疑

汪國楠　國楠婺源人登進士工文辭有經國才策為
真定太守精心畢計規畫便利大得民和　為楊東
明所取士放榜後謁東明東明引與對坐曰閱卷

職也為主求賢寧敢借此為私交郄所投門生刺
而令稱晚學　東明字啓昧虞城人舉進士官至吏
科都給事中

邵藝賂司禮與臺諫請復大學士高拱拱既入薦藝
異才乞試以兵備張居正不可曰無此例拱曰太
祖時公卿方伯皆可不次得也何難一藝居正曰
在太祖時則可在今日則必不可乃擢藝錦衣千
戶　藝丹陽人知書史尚氣誼家本素封好結緱客

善籌度世事辯論不窮高斥爲民蠹亦退居丹陽

爲中丞張佳胤杖死

吳稷爲惠州司理忤直指坐遷長史歸隱於郊有司莫識其面里舉踐更役有以稷名報者令懸之榜稷親往注其下曰不能爲官豈能爲役令大媿稷

字舜弼華亭人

楊允繩抗疏言閣部大臣受餽遺爲邪敗國家政請禁之徐階曰君知閣臣之禁指未知閣臣之苦心

彌縫刺聽寧能無阿堵哉且君謂閣臣受幣科臣獨不受幣乎允繩曰彼人面而獸心者則然允繩則寧有此　允繩字翼少華亭人登進士性剛直爲給事中巡視光祿劾寺丞胡膏膏誣允繩譏訕玄修上怒甚坐罵父律死西市隆慶初贈光祿少卿方允繩入朝有妾白衣而送之遂加以檟楚妾遂雉經允繩嘗自言我目如馳電能崩不能闔口如決瀆能吐不能含氣有餘也寒暑雖正氣亢則爲害故以是立節亦以是賈禍

屠隆聞張昉名餽以金索其詩昉不與曰以吟咏寫性靈消歲月則樂誌以介軒冕媒錢刀則苦情　隆字長卿一字緯眞鄞縣人舉進士官禮部主事輕言肆行縉紳鄙之

應檟守常州偕他郡守謁御史檟居中獨遵憲綱不跪時稱山字太守　檟字子林遂昌人端方直戇會僚無笑容

人有持韓魏公像　韓琦字稚圭安陽人父國華右諫議大夫兄琉琚璩並舉進士琦天聖中弱冠舉進士時方唱名太史奏日下五色雲見初授將作監丞歷推官陝西帥朝廷倚以爲重嘉祐中拜相封魏國公卒謚忠獻　見襄毅襄毅謝曰後世子孫自我作祖　韓雍字永熙長洲人居北京宛平縣第進士累官右都御史總督兩廣雍才識高遠居官處事動以古豪傑自居每一出師必以曹彬不妄殺

為法故所至成功在廣平大藤峽功烈尤著卒謚
襄毅

讓者謂純皇帝 帝諱見濡英宗長子正統十四年皇太后立爲皇太子景泰三年降封沂王天順元年復立爲皇太子八年即位改元成化二十三年崩廟號憲宗 景皇帝嘗廢之 帝諱祁鈺宣宗仲子初封郕王英宗北狩太后命監國即帝位尊大兄爲太上皇帝景泰八年上皇復辟仍廢爲郕王成化

中追尊爲景皇帝 當別立嗣睿皇帝意疑之一日病臥便殿召李賢諭曰令庶事頗寧顧大者反據柰何賢曰此國本也力陳不可動帝曰然則此位竟傳太子乎賢叩頭賀曰宗社幸甚遂傳旨召太子至賢曰殿下事定趣入謝太子抱帝足對泣讒遂不行

高文襄夫人張司徒姑也 張司徒家傳曰張孟男字元嗣中牟人仕至南戸部尚書知幾識微恭素有雅望 文襄以閣臣攝冢宰司徒守散曹䆒交人事歲時起居夫人文襄置酒便坐歡燕諧謔終不及他文襄詰夫人卿家尚璽何爲疎我夫人曰天下事方在公掌握公不以委故暱委猶子猶子不敢以私請公委知免矣當爲公賀文襄笑曰卿言大佳又文襄姻家曹司寇與司徒抗誌清妙外絕榮競譽輯朝野標的當時謂之中州二室言其正體嶷然也 曹金河南祥符人仕至刑部右侍郎

章皇帝 帝諱瞻基仁宗長子宣德十年崩廟號宣宗 親征高煦凱旋 高煦文皇帝第二子封漢王國樂安招集亡命反章皇帝親征執歸京師賜死凱軍勝之樂 大學士陳山迎謁 山字汝靜沙縣人舉人歷官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 奏宜乘勝移師向彰德襲執趙王 王諱高燧文皇帝第三子國彰德 上命草制楊士奇不可曰事須有實天地鬼神其可欺乎制下何以爲辭楊榮曰君可沮國之大計

乎令錦衣衛責漢府人狀云與趙王連謀卽事因
也何患無辭士奇曰錦衣衛責狀何以服人心二
王皆上親叔一人有罪不可赦其無罪者當厚待
之庶幾仰慰皇祖在天之靈蹇義入以士奇語白
上上不懌然亦不復言移兵 義字宜之巴縣人登
進士爲中書舍人初名瑢高皇帝書義字賜之以
易舊名建文中特陞吏部侍郎文皇帝入正大統
轉左侍郎擢吏部尚書義沉深質實和厚簡靜熟

於典故達於政體孜孜無倦雖職務填委處之裕
如歷事五朝凡五十年無一顛躓卒贈太師謚忠
定

高皇帝召錢唐講虞書陛座而講或糾唐草野不知
君臣禮唐正色曰以古聖王之道陳於陛下不立
不爲倨 唐字惟明象山人博學敦古行舉明經特
授刑部尚書高皇帝詔孔子春秋釋奠遣使降香
曲阜致祭天下不必通祀唐言不可時修孟子節

文并議罷其配饗唐論之尤力上皆從其議嘗諫
宮中不宜揭武后圖忤旨待罪午門外終日上悟
賜飯卽命撤圖

客治地得藏石凡法帖十卷後卷爲趙吳興書 趙孟
頫字子昂歸安人宋宗室博通經史工詩能文善
書畫舉進士爲潤州錄事參軍國亡家居至元間
以薦入朝累官翰林學士承旨卒謚文敏夫人管
氏子雍海州知州皆能書畫 內千文歸去來辭西

銘各闕數行客謁文太史書補之 文璧字徵明尋
以字行更字徵仲父林溫州守徵明爲邑諸生父
歿不受賻溫吏士修郤金亭記其事徵明益孜孜
惇行不怠爲詩文書畫咸精絕巡撫李充嗣薦諸
朝拜翰林待詔滿考引疾固請致仕歸以翰墨自
娛二子彭嘉能精其業孫曾中多賢者吳中人以
徵明與朱恭靖希周並稱雖婦孺亦習知徵明名
至市井閭强勉爲善者其曾戲之曰汝豈亦文先

生耶年九十猶能作蠅頭細書　文固謝曰莫易視
吾不能爲後人笑端人謂太史勝束先生補亡遠
束晳字廣微元城人晋太康中舉請雨雨注歷尚
書郎後歸教授晳學博通著五經通論發蒙記補
亡詩文數十篇

劉儼爲考官　儼字宣化吉水人領鄉薦二十六年乃
得雋春闈擢進士及第授翰林修撰以古文名天
下累遷太常寺卿兼侍讀掌翰林院事卒贈禮部

左侍郎謚文介　大學士陳循　弇州別集曰循字德
遵太和人舉進士第一拜翰林修撰累遷學士入
文淵閣典機務進戶部侍郎再進尚書時　睿皇帝
北征陷於北四方多事循居中用事剛果能斷　睿
皇帝歸自北居南城　景泰皇帝無意返正循唯唯
景泰皇帝詔群臣議太子廢立循順焉加少保太
子太傅兼文淵閣大學士進華蓋殿大學士　睿[illegible]
帝復位杖循百戍邊循上疏辯賜歸用畢　王文[illegible]

[illegible]初名[illegible]字千之束鹿人爲御史[illegible]
右都御史掌院事加太子太保左都御史尋入閣
典機務加少保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未幾　睿
皇帝復辟斬於市成化間文子宗彝上疏白冤贈
太保謚毅愍文貌端重有威而善辯論爲右都御
史時左都御史陳鎰故巡撫關中薦文才文怪鎰
位已上數衆中辱之竟以計逐罷又附太監王振
見必長跪鼠伏奔走甚歡尤爲士論所薄　于不與

遴交章論儼閱卷不公因峻文巧詆必欲置之死
詔多官考覈時高穀以疾在告卽奮起曰貴冑與
寒畯爭進已不可況又以不得遴遂殺考官乎極
言於朝　穀字世用興化人以庶吉士授中書舍人
美姿儀性謹朴改左司直郎及陞侍講學士歷官
已[illegible]十年猶以新花樣補綴舊錦袍人謂高學士
錦上添花進工部侍郎入內閣　睿皇帝駕自北還
議奉迎禮穀上章欲從厚無所顧忌累進謹身殿

大學士始終以清節著義之所在勇於必為雖遭
衆不恤也
儼得免准循文二子會試 先是盧陵[illegible]
崇岳舉順天試第一以詭籍斥還學時人語曰[illegible]
有姓名還是學生榜無名氏京闈貢士

毅皇帝 帝諱厚照孝宗長子正德十六年崩廟號武
宗 南巡何遵諫杖五十杖者故視賄為重輕友人
勸令用賄何曰纍既無錢法不可枉杖越二日而
死 遵字孟循江寧人母夢赤葵而生方六歲見且

食郎跪以護之第進士拜工部主事遵被杖時有
烏悲鳴父鐸前鐸心異之比聞工部有以言獲罪
者鐸長號曰遵其死夫已而果然肅皇帝即位贈
尚寶司卿

魏驥為南京吏部尚書至京師請老大學士陳循曰
先生雖位冢宰然未嘗立朝願少待事在吾輩驥
不從退語人曰渠將朝廷事為一已事耶 驥字仲
德蕭山人由舉人訓導薦陞太常寺博士歷考功
員外郎太常寺少卿吏部侍郎改南京進尚書致仕
有德望好學老而不倦卒時年九十八賜諡文靖
論者謂自古大臣之最壽者惟宋文彦博而驥年
比之尤高

孫原貞以實錄事至杭屬學諸生給事筆硯時于謙
在列進曰學校之設將養賢以為用耶抑供事書
辦耶孫下席迎上坐謝過遂與定交 原貞本名瑀
以字行德興縣人成進士歷官郎中參政布政使

勦賊吳金八等陞兵部侍郎平浙閩盜進尚書居
官清慎自守多著勞效

有上萬言疏者高皇帝怒其迂衍群臣阿意者輒指
為詆謗罪且不測宋濂曰彼上疏本效忠無他烏
可深罪上復覽疏召罵阿意者曰若激吾怒何異
以膏沃火向非宋先生幾不誤罪言者 濂朝夕侍
左右知無不言補益甚衆

或諷楊守陳援有力者楊謝曰我幾婦抱節三十年

今老矣豈誌耶守陳字惟新鄞縣人舉進士選庶
吉士歷官吏部侍郎孝友方正諡文懿贈禮部
尚書子茂元刑部侍郎茂仁按察使維風編曰守
陳以洗馬乞假覲省行次一驛其丞不知其為何
官坐而問曰公職洗馬日洗幾馬守陳曰勤則多
洗懶則少洗無定數也俄守陳門人一御史至驛
而起居丞乃百狀乞憐守陳不較

敎文禎起家少詹事既入都見執政執政曰賓深尚

爾乘馬是一未了事文禎應聲曰天下事未了者
尚多文禎字嘉猷高安人由進士選庶吉士仕至
禮部侍郎

光懋以兵垣都諫將升京堂懋陽信人仕至河南參
政江陵謂吏部曰此人以爭妾私恨加毀蔡茂春
可鄙也竟外補茂春三河人舉春闈第一人成進
士仕至南禮部主事懋將納一姬茂春聞其美豫
得之會茂春自留都考滿至家踰年不赴懋劾其

違限并及其壻行茂春遂失官
或不信合歡蠲忿萱草忘憂趙公曰南星也蠲忿忘
憂自有別藥但以舊本草載之成灰和水飲之耳
或曰何也公曰藥性皆不足信留之何益人惟不
信則無事可為如有告子者曰讀論語可成聖賢
子必不信安能成聖賢乎
顯皇帝帝諱翊鈞穆宗第三子萬曆四十八年崩廟
號神宗一日御講筵語張居正曰昨日禁中花盛

開侍母后賞宴甚歡蓋指慈聖帝生母也居正曰
仁聖太后帝嫡母處多時寂寞惟皇上念之上遂
宮白慈聖即自駕往迎仁聖過大內賞花傳觴歡
飲

華亭計逐新鄭自太宰至臺省庶官交章保華亭劾
新鄭少司徒徐養正新鄭之同館也養正字吉夫
柳州衛人進士讀書中秘授給事劾嚴世蕃廷杖
七十謫典史歷官至南京工部尚書子秋鶚官副

使
劉自強新鄭之里人也自強字體乾扶溝人錦
進士仕至刑部尚書皆請太司徒葛守禮上疏葛
終不肯曰人之所見不同有者自有無者自無何
可強乎二人不得已乃爲白頭疏上之已而新鄭
推葛自推徐遷南大司空去其後二年新鄭再相
葛召掌御史臺時劉方爲大司寇新鄭從容語曰
當時公等作白頭疏一何忍也劉曰彼時若無此
疏今日安得在此新鄭曰葛公尚在此劉爲赧然

守禮字與立德平人第進士授彰德推官位至左
都御史掌院事器宇端凝風神遒勁被服造次必
於禮法世俗聲色貨利一無所嗜當官奉法孤立
不爲阿曲居常簡默及當大議大謀守經據古侃
侃指畫臧否人物依於寬大爲陝西左使入覲天
官課郡國治狀陝部小吏有署老疾當罷者守禮
請留尚書曰計簿出自藩伯何自忘也守禮曰此
邊吏去省遠徒取文書登簿今見其人方知誤註

過在布政何可使小吏受枉尚書歎服曰誰能於
吏部堂上自實過誤即此可爲賢能第一矣其掌
臺正持論不以流官易由阜令家居坐臥一樓撫
獵經史手自斷注于慎行日爲正直老成君子卒
贈太子太保謚端肅
倪文毅爲禮部尚書值遣祭靈濟宮倪岳字舜咨上
元人父謙南京禮部尚書謚文僖岳第進士選爲
庶吉士授編修父子同在翰林人以爲榮岳挺然

任事不少避忌在禮部議祧主不當祧　德祖又
議孝穆太后主別立廟及議孔廟從祀七十子漢
諸儒不必追論改正詔悉從之官至吏部尚書兼
太子少保卒贈少保謚文毅曰徐知證知諤唐叛
臣之裔也行禮寺官之職耳宗伯何與焉遂奏罷
遣太常寺堂官行禮知證五代時義祖徐溫第五
子仕吳至節度使烈祖李昪封魏王知諤溫第六
子封燕王好珍異物所蓄不可計嘗曰人年七十

爲修吾生王家窮極歡樂一日可抵人二日年三
十五其死乎至朞卒如其言明永樂十五年文皇
帝有疾夢二眞人授藥疾頓瘳乃勅建靈濟宮祀
封玉闕眞人金闕眞人十六年改封眞君成化中
改封上帝像機胎木體被衣衣各以時撤之動取
福州原像也
文皇帝召禮部翰林院官問曰正旦日食百官賀禮
可行乎尚書呂震對曰日食與朝賀之時先後不

相妨 震字克聲臨潼人幼穎敏人以神童稱之洪
武中鄉舉承檄如兩浙稽郡邑壤地以均貢賦還
授山西僉事累遷禮部尚書垂二十年凡禮樂制
度郊廟祠祭宴享賜賚朝會之事皆其擬定震爲
言笑聰明絕人嘗扈從上北狩見碑立北地沙磧
中上率從臣讀之後一年上詔禮部差官往錄之
震曰臣尚記憶不須遣官遂請筆札書之無一字
脫誤 侍郎儀智曰縱然同日免賀爲當 智高密人

由教官歷知州知府通政布政使坐累謫湖廣
都指揮使龔忠入見上問湖湘間老儒忠以智對
即日召爲禮部侍郎是是非非不肯附會帝顧問
翰林官古有日食行賀禮否楊士奇對曰日食天
變之大者前代元旦日食多不受朝宋仁宗時元
旦日食富弼請罷宴徹樂 弼字彥國河南人舉茂
材異等簽書河陽判官歷鹽鐵判官史館修撰爲
使報聘契丹呂夷簡當國變易國書欲因罪之而

弼受命不辭得家書不發而焚之曰徒亂人意爾
既至反覆陳狀契丹主氣折累轉給事中知青州
救災活五十餘萬人終以僕射判汝州加拜司徒
石介嘗奏記於弼責以行伊周之事夏竦使女奴
陰習介書改伊周爲伊霍飛語聞上上不信弼與
韓琦同爲宰相琦性果斷弼性審謹嘗議政事弼
疑難者數四琦不快曰又絮耶俗謂語多者爲絮
弼變色曰絮是何言歟歐陽修議追尊濮王曰此

與修琦有隙後弼致政居洛琦致書禮弼但答以
老病無書琦與修薨弼皆不祭弔宰相謂之禮絕
百僚見者無長幼皆拜宰相平立少垂手扶之送
客不下階客坐稍久則吏從旁唱相公尊重客起
退弼為相雖微官及布衣謁見皆與之抗禮引坐
語送之及門視其上馬家居專為佛老之學荅吳
處厚訪禪師偈人皆服其精詣卒贈太尉諡文忠

宰相呂夷簡不從弼曰萬一契丹行之為中國羞
後有自契丹回者言其是時罷宴仁宗深悔今免
賀誠當帝善之乃免賀及宴 夷簡字坦夫壽州人
進士及第補絳州推官累轉同平章事奏李宸妃
喪禮宜從厚令宋綬編次中書總例謂人曰自有
此例使一庸夫執之皆可以為宰相矣自仁宗初
立太后臨朝十餘年天下晏然夷簡之力為多王
洙修經武聖畧仁宗善之命用直龍圖閣夷簡曰
此特會要中邊防一門耳不足嘉賞出爾洙曰夷

簡以修經武聖畧欲用學士直龍圖閣而上謂[illegible]
會要中一門不足嘉賞故不果洙退歸會上使中
人奬諭洙具道欲用洙與夷簡以為不可者洙往
見夷簡因出所記中人語示之夷簡起立索笏曰
上萬幾事繁恐不記夷簡語進位司空封許國公
卒諡文靖子公綽公弼公著公孺皆有名

天順中空中有聲大學士李賢曰無形有聲謂之鼓
妖上不恤民則有此異因條不便于民者十事上
不從賢力爭同列皆為賢懼賢曰古之大臣知無
不言今利害繫國家安危豈可默默以苟祿位上
亦不以為忤
靳文僖卒繼夫人年未三十比老有司為之奏請旌
典吳山為禮部尚書曰令甲旌典為匹夫匹婦發
潛德之光以風世耳若士大夫之家何人不當為
節義孝順者乎文僖身為鼎臣夫人已受殊封宜
以節老寢之後大學士徐階為之言山曰相公為

處閣老夫人再醮耶階語塞靳貴字充道直隸丹徒縣人中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累遷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贈太傅謚文僖

楊遂菴一清別見歸田起總制三邊道經洛陽謁劉文靖公劉健字希賢洛陽人父亮三原教諭徙舉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積歷禮部侍郎兼學士入內閣參預機務累加至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孝宗臨御盡心輔政入告之謀多所嘉納海內晏

然稱治正德改元逆瑾恣横徒遂引年去位壽九十四贈太師謚文靖子東進士官兵部員外郎文靖出見辭色甚倨曰汝亦曾為閣老復出作總制內閣體統為汝一人壞盡矣楊云朝廷簡命不得不赴文靖曰進止由汝何得乃爾我老不能對客遂命二孫陪茶楊慙而出

武宗好佛自名大慶法王番僧奏請腴田千畝為下院乃書大慶法王與聖旨並內批禮部議尚書傅珪佯不知劾番僧曰孰為大慶法王敢與至尊並書褻天子壞祖宗法大不敬當誅詔弗問珪字邦瑞清苑人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強毅有執人不能干以私累陞禮部尚書因災異陳時弊忤權忽傳旨令致仕卒贈太子少保謚文毅

天順初石亨亨渭南人寬河衛指揮僉事方面豐軀美髯及膝爽直無機巧善騎射為大同參將敗績械繫錦衣衛獄賊也先犯京城景帝出亨獄令立

功贖罪大捷論功封武清伯尋進侯總京營景帝不豫亨與張軏徐有貞曹吉祥等定謀奉上皇復辟廢景帝為郕王殺于謙王文亨進忠國公從姪彪從亨有功封定遠伯諸弟子姪婿得官者五十三人亨生子彌月預兒英宗賜金鎖繫項封鎖定侯摩其頂曰虎兒御史楊瑄等聯章劾亨彪為大同副總兵其總兵為流言彪有異圖由是召彪還京棄市亨逮繫錦衣獄死從孫進士俊亦被赦死

曹吉祥怙寵擅權 吉祥灤州人為太監上皇復位
封姪欽昭武伯欽殺人事覺為御史所劾憤懼與
吉祥謀變都督孫鏜討之欽赴井死引出斬首下
吉祥獄而磔之京師有賀三老者欽妻父也欽聲
勢日盛賀絶不與往來及欽敗姻親誅竄殆盡賀
獲免

有投匿名書指斥時政者緝捕甚急英宗令
岳正撰榜格募能告捕者賞以三品職正曰為政
自有體盜賊責兵部姦宄責法司豈有天子出榜

購募之理縱欲窮治其事緩則人情怠忽事自覺
露急則人情危懼愈求韜晦不如弗究吉祥從傍
請募甚力上徐曰正言是也 正字季方漷縣人神
采秀發氣屹屹不能下物學奥文雄舉禮部試第
一廷試賜進士及第授編修每論大事歷修撰内
閣恭預機務正間為上言曹石勢太盛宜早節制
退語欽彪令自斂戢二人恚之會正草自責詔歷
陳弊政詞極切直遂有飛語指為謗訕内批降欽
州同知以私事逮繫獄戍鎮夷所曹石敗復官出
知興化府致仕正字法精邃旁及雕繪鐫刻悉臻
其妙嘗戲謔蒱衛遂稱絶品

嘉靖中寇薄都城趙貞吉盛氣謁相嵩嵩辭不見貞
吉怒叱門者會趙文華趨入 文華字原實慈谿人
進士累官工部尚書與嚴世蕃比周作惡朝野以
目 曰休矣天下事當徐議之貞吉愈怒罵曰汝權
門犬何知天下事

太祖問鄭濟汝家十世同居何以得此濟曰惟不聽
婦言耳太祖嘉嘆 濟浦江人太祖以東宮官屬久
闕命廷臣舉孝廉節義之士廷臣以濟對太祖曰
知之素矣召濟至京以為左春坊左庶子

呂柟乞養病歸 柟字仲木高陵人進士第一歷官至
禮部侍郎有誌聖賢之學踐履篤實搢紳學者慕
在師之稱為涇野先生卒贈尚書謚文簡著四書
因問涇野集

陸完祖道相送 完字全卿長洲人舉

博士弟子時方士王臣奉敕拷貨肆虐江南指揮
諸生鈔寫方書有司惴惴宼僕臣至蘇拉何黨毅
擊之事上聞下兩臺巡撫王恕奏列臣罪逮斬完
成進士擢御史累遷兵部侍郎霸州大盜劉六劉
七起勢不可遏完奉命統兵征之賊平進吏部尚
書逆濠之亂追論完在司馬時受濠賂復護衛持
兩端無大臣節論死議功謫戍泉州籍其家完嘗
夢至一山曰大武乃其死所也 曰公去矣余不知

何日得行呂曰如真心去我在三十里外候君
陸平泉宗伯議陽明從祀欲俟論定陶大臨曰 大臨
字虞臣會稽人廷試第二授翰林院編修累官吏
部侍郎爲人寬然長者卒謚文僖子允宜舉鄉會
皆魁其經 朝廷不難以伯爵酬之何況廟祀陸曰
伯爵者一代之典從祀者萬世之典卒不能奪嘗
國者竟以中旨與之
郭明龍 正域號也 作禮部銳然議欲奪謚改謚左宗

鄧素亢直 宗鄧南城縣人進士授行人考選四川
道御史好讀書矜嚴不交非類 對郭大言曰宋高
宗時 高宗名構徽宗第九子始封康王二帝北狩
渡江即位建康定都於杭改臨安府在位三十六
年傳位太子號太上皇 秦檜加盡美之謚今日何
嘗稱公欲以此定人品末矣郭怒甚欲有言大長
揖而去郭憫然曰不傲也罷
張永嘉入朝九卿約呂仲木往賀呂以不識面辭永

嘉卒約會祭乃不拒曰今自合從衆
給事中林聰 聰字季聰寧德人登進士仕至刑部尚
書恂恂和易身不勝衣遇事可否大義毅不可撓
晚示包荒按覈馬文升功罪跡涉浮況天下寃之
不無少貶卒贈少保謚莊敏 劾王文文衛之會聰
鄉人有事吏部聰爲囑之文遂郎中出其手書聞
上會官廷議擬大臣專擅選官律欲置之死胡忠
安曰給事中七品官也而擬於大臣囑托公事也

而擬以遝法二者於律合乎拂衣而出於是遂題
忠安歸卧病不朝太監興安以告於上旣而法司
論罪聰得免死

閣中何稱孝撰皇朝史書名之曰名山藏王損仲見
而笑曰王惟儉字損仲祥符人進士官至工部侍
郎嫩而好學修辭汲古好古書畫器物家藏皆名
寶與之遊易直無他腸久而不替古之爲國史者
記則記書則書誌則誌此何爲者楊君謙得姑蘇

誌見其標目不復開卷擲而還之豈爲過乎

張太嶽居正號也爲太史時曾奏記於華亭相君徐
階也士紳僉艷頌之耿天臺以請耿定向字在倫
麻城人魁南宮授行人選御史發冢宰吳鵬六事
及詣以賄進者累遷總督倉塲戶部尚書卒謚恭
簡定向麗肴戢羣目無流視坐無倚容天性孝友
主持正學反身默識範圍曲成一動一言皆足爲
學者法學者稱天臺先生弟定力兵部侍郎太

恚曰此余生平積靑偶一發耳天臺憮然

沈鏡宇官禮部沈之壂字飾甫以字行更字以安號
鏡宇烏程人成進士授禮部主事累官工部侍郎
子淙舉省試濯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贈布政
司參政高中玄拱號也爲尚書以事詰一主事甚
厲沈進吏白曰沈郎中在外說道不可高叟然延
入謝過

趙大洲在内閣日如楊虞坡冢宰王南岷都憲大洲

皆直呼其名或以爲言大洲曰昔微生畝稱孔子
之名則我豈得爲薄待二人哉

嘉靖丙午冬鳳陽人劉天叙與其黨三人擁一小佛
像歷鄉村募緣得少錢米至南京妄言有法術能
盡地地陷指天天開且知人三生事三生第一生
第二生今生也南中將有奇變天地昏黑者四十
九日大亂相殺且盡衛軍得其情告之内守備太
監外守備撫寧侯參贊尚書執三人併萊備四十

九人陳兵出入張大其事謂俄頃間定此大難封侯不足道奏聞得旨下法司則操江都御史兼掌刑部大理事丁敬宇（丁賓也）爲政守備恭贊盛氏來言謀逆大變不可縱丁曰賓不才事旣在我輕重禍福獨當之不以累諸公諸公毋動賓不難屈膝以謝皆愕不能對乃擬磔一人斬一人餘悉充戍

玉劍尊聞　卷之四

玉劍尊聞卷之五

常山梁維樞撰　猶子士濟校

雅量

白沙訪定山定山挐舟送之有維揚一士人同泛數十里士人素滑稽是日極肆談鋒盡袵席褻昵之事以爲二老困定山怒不能忍白沙則當其談時若不聞其聲及其旣去若不識其人（莊泉字孔暘江浦人號定山居士舉進士歷庶吉士檢討諫設鰲山燈杖之謫桂陽判改行人司副陞南京吏部郎夙慕講學與陳白沙雖一峰善草書自成一家）

顧璘（字華玉號東橋上元人歷官南京刑部尚書）精於吏理文學籍甚所至四方士輻輳日張筵令教坊樂工以箏簫佐觴高論雄辯音吐如鐘每發一談樂聲中闋談竟樂輒復作人以爲風流豪落（國寶新編近言顧氏七記四集）修贊造楊循吉楊報謁坐談移晷偶郡大夫邀顧吏卒促十餘巡楊

怒不揖而出登輿顧趨至輿前曰胡相棄若此楊竟不答次日使其子返幣顧謝曰昨隸也倉皇非我故尊公何以督過如斯循吉字君謙蘇州人爲儀部主事自劾能歸踪跡詭怪寡合好緣文章詣中傷人毅皇帝問伶臧賢誰爲善詞者賢曰故主事楊循吉上輒爲詔起循吉循吉韎韐戎錦見上每游讌令循吉應制爲新聲咸稱旨受賞然賞亡異伶伍又不授官秩間謂曰若媚樂能爲伶長乎循吉愧悔汗洽背謀於賢乃以他語懇上放歸卒

窮老以死嘗纂其異聞爲奚囊手鏡

孫得原出乘一蹇驢市有少年厭之每得原過必呼曰木驢囚何往得原後過下驢對少年深揖曰小子不才自甘徒步以足病不任行僭乘此物不意乃公日督過之恐不才有遺德敢請其罪少年羞自匿得原字本卿華亭人工篆隷

李西涯當國時嘗冬月五更入朝至長安街值崔後渠方在道上酣飲時後渠尚爲翰林院編修拱立於轎前曰請老先生飲數酌以敵寒氣西涯即下轎連進數觥升轎去

人問夏忠靖量可學乎夏曰何爲不可吾少時遇犯者必怒始忍於色中忍於心久之自熟殊無相校意即大事亦不動矣

徐子與遇事有不可意者未嘗見辭色客醉之以酒辭挑之始伉浪爲怒態作數不平語已復陶然醒

而氷釋矣徐中行字子與長興人成進士官至左布政使力爲古詩文自振居七子間最爲樂易好飲酒

楊繼盛劾大學士嚴嵩嵩字惟中分宜人長身聾瘦如削第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嘗奉使至廣西道謁李遂遂故御史司其省試而得嵩者嵩嘗宴鹿鳴月嵩貌羸鶉衣遂不復盼接至是投刺講鈞禮次日始修門人禮布幣再拜曰嵩非敢薄公也以公

向厭之恐終棄之耳其猖隘急戾恥如此累遷吏
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以警敏共謹得上意亦能
習國家典故曉暢時務間收錄知名士然縱子工
郎侍郎世蕃義子工部尚書趙文華刑部侍郎鄢
懋卿廣行請屬擅簸威福上知之方士藍道行以
示御史鄒應龍應龍抗疏論嵩嵩致仕去捕世蕃
及其子鵠下詔獄坐戍世蕃自戍所私歸御史林
潤遂劾世蕃與羅龍文有叛心下三法司擬謀叛

律棄市嵩并諸孫見任文武職俱奪爲編氓籍其
家挐送北鎮撫司打問受打之先王之誥之誥湖
廣石首人由進士官至刑部尚書送蚺蛇膽并酒
云可服楊曰繼盛自有膽何必蚺蛇哉
方希直嘗臥病絕糧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寧海
人父克勤知濟寧府事孝孺少從宋濂遊鄉人呼
小韓子後濂以罪徙蜀孝孺欲往省不得爲文籲
天願輸壽以延之居常以明王道闢異端爲已任

一洪武中召至京高皇帝見其舉動端肅謂皇太子
曰此莊士也當老其才以輔汝孝孺歸授徒石鏡
精舍若將終身後復召至除漢中教授昧爽至暮
升席講解由是山郡皆知向學號稱正學先生皇
太孫立召爲文學博士靖難兵起畫策堅守建文
皇帝遜去文皇帝召草詔孝孺持斬衰服悲慟聲
徹殿陛上親降榻慰諭之曰先生毋苦命左右授
筆札孝孺投筆於地且哭且罵上大怒磔諸市夷

其族八百四十七人家人以告希直曰古人有三
旬九食甑無儲粟者豈獨我哉
陳音性寬坦在翰林時客至陳呼茶夫人曰未煮陳
曰也罷又呼乾茶夫人曰未買陳曰也罷時人因
號陳也罷音字師召莆田人由進士改庶吉士授
編修歷侍講太常寺卿古貌古心邃於經學汪直
在西廠氣焰烜赫一日有廠校突入兵部郎楊仕
偉家收縛仕偉考掠及其妻屬衆駭莫敢問焉音

其鄉也登堀阿之曰爾何人敢爾不畏國法其人
曰爾何人敢爾不畏西廠音曰汝欲知我乎我翰
林侍講陳音也閽者縮頸

吳司馬兌也居塞上烽燧頻告檄書紛然將吏還集
門外方閉戶就睡意飽後起據案酬務應機而當
心定神暇

霍文敏劾楊邃菴削秩賜罷霍猶欲根蔓楊門下士
一網打盡楊鄉人太學生孫育受恩最久恐遭斥

逐錄楊居官事數條呈於文敏以求自解數日後
孫暴卒楊易服弔其喪孫之子跪泣曰悖德不祥
吾父負公而死願公毋弔楊曰爾父豈負我者我
為人陷波及爾父爾父欲保身家姑借我免禍耳
我不能諒之是我負爾父矣霍韜字渭先南海人
重瞳虬髯登進士告歸讀書山中起兵部主事上
三劄仍謝病歸不輕核地方官間有酬答簡書不
褻治生字謂已掛籍朝紳惟天子治之尊不可有

二上也大禮議起疏陳所見詳辨禮經為人後之
文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因議兩郊下獄會天壽
聊三日宥之歷吏部侍郎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
自筮仕至尚書風望凜然疏凡九十餘上皆關係
君德人倫國體世道者教子忠孝仁義不令服華
美飫肥甘亦不令受童僕尊大之稱晝暇則令耘
草灌園卒贈太子太保諡文敏子與瑕進士有文
風

劉東山當發戍氈帽布袍徒步過大明門匍匐頓首
策蹇驢至戍所被甲持銃與卒無異

張洪陽位號也曰我無是心而人疑之於我何與我
無是事而人誣之於我何憾縱火燒空何處著熱
風波洶湧虛舟自閒

鄧汝德為司成一蘇士禮幣中有詩扇受之則皆細
剖名人真筆合黏而成者有客請鄧授使觀之其
人歎賞不已鄧笑曰賓劒贈與烈士即以與之

京師惟內官婦人遇轎不下馬宋栗菴太宰經長安街一媼面衣不避隸人訶而觸之媼露面指太宰叱曰我五十餘年這些見了千千萬萬罕希你這蛾子官從者失色無如之何太宰到部笑語同僚曰今日晦氣受老婦人一塲大罵同僚問故語以狀又大笑曰也不是蛾子了 蛾蚍蜉之小者而有君臣之義

胡莊肅性高簡家居讀書講學不見他客有臺使者飲醉怒胡却埽爲嫚已遣吏發兵圍其第家人懼竄立盡胡不爲動讀書自如使者醒解懈而捨去或勸胡訐於朝胡但頷之曰吾内自反耳敢與較哉

識鑒

王襄毅成進士 王崇古字學甫蒲州人累官少保兵部尚書慷慨有奇氣勳名炳炳耳目莊皇帝時西酋俺答雄黠中國叛人趙全居古豐州星居僞作拓亡命數萬號曰板升導酋數入塞崇古爲宜大山西總督會俺答孫把漢那吉有所恨挾其妻請降崇古貰力略令之縛叛人定貢市約屬夷自此邊鄙晏然天下享太平之福者垂百年薨贈太保謚襄毅

鄭端簡蚤知之曰宜任鉅 鄭曉字窒甫小字阿文海鹽人少好嬉戲乘星絲木蹻提自喜入九歲時夏川猶被絮襖捕蟀久之讀書舉進士授兵部主事著九邊圖誌大禮議起抗章跪諫下錦

衣衛獄杖闕下累遷刑部尚書落職還家日探討經史著吾學編古言今言卒復官贈太子少保謚端簡子履淳尚寶丞以言事廷杖百削籍顯皇帝即位復官晉光祿寺少卿

文林自太僕出知温州 林字宗儒成化中進士風岸峻峭學術俊明意殊不得唐寅作書勸之 寅字伯虎一字子畏吳縣人有俊才博習多識一意望古豪傑其于應世文字詩歌不甚措意而佳者輙與

古今以諸生舉鄉試第一後以會試明主司事併累能爲吏謝弗就歸綠故去其妻貢初爲諸生嘗作悵悵詩允與其事合蓋詩讖也放浪形跡與寄遐邈壽品高甚在五代北宋間 林出其書示刺史曾鳳 鳳字鳴岐新淦人進士官至都察院副都御史孫亨工部尚書 鳳奇之曰此龍門燒尾之魚不久將化去未幾果中式

張瀚以南國子諸生不馴 瀚字子文錢塘人成進士

嘗守大名入謁都御史臺故事郡守無升都御史堂者都御史忽揖瀚上瀚甫上詹楹忽墮擊向瀚所立處官至吏部尚書謚恭懿 欲起董傳策少宗伯兼南祭酒江陵不可曰取師當以嚴正董但酷暴耳且又外廉內貪衆惡者多寧可以一節取也居數日諸僕忿傳策殘忍殺之撫按告變人以江陵爲知人 傳策字元漢上海縣人爲刑部主事上疏論嚴嵩戍廣西 聲望日重穆廟登極起補吏部歷轉南少宗伯同里南兵部主事張明化導里人以三百金謁傳策居間中丞傳策怒罵明化明化攘臂大詬遂歷數傳策過失傳策曰豎臭子我爲若推星運不過十年官今且盡矣明化曰若論星運汝不久且喪元因拂衣去蓋傳策最精命理嘗語人曰我生刑囚二星夾命官必犯天憲故明化云云有頃臺省論疏上二人皆聽勘傳策歸里日事封殖家人小過必鞭至百殞命者無算好羞鷩

䄼與粥相和每夜三更進食諸僕因婢取粥開門入戶以創洞其胸出於背傳策卒後夫人亦卒所藏金十餘萬夫人弟與門客攫取以去傳策喜佩金虎頭爲吏部時四方饋遺皆以金虎頭繫幣端至是妾婢爭相奪取有得數斛金虎頭者

蔡茂春在部曹大學士郭朴憐之欲使僉憲督學蔡不欲力求出守語人曰書生貧薄非作郡何以度朝夕郭聞之曰此子誌節如是不足憐也吾見其

敗矣後如其言 朴字質夫安陽人成進士讀書中秘授翰林院編修累遷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特簡吏部尚書進武英殿大學士入叅機務朴外樸而中辨氣和而節堅校士得人為盛兩典銓部行以大公惜人才捐細過肅皇帝每月諸大臣稱朴曰福人卒贈太傅謚文簡

嘉靖中廷試楊一清 一清字應寧號邃菴雲南安寧州人七歲聰敏絕世讀書過目成誦岳州同知胡

昇薦遂以奇童讀中秘書年十四抗顏為人師登進士授中書舍人為陝西提學曰吾得三士康海呂柟馬理也後果為聞人一清多才好問有謀善斷尤曉暢邊事督撫陝西賊畏威信得士卒歡歷官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謀去同列張孚敬桂萼不果詹事霍韜極疏攻罷一清嘗與太監張永籌除閹人劉瑾張永卒一清受金為作墓銘至是朱繼宗獄起事發削職卒復官贈太保謚文襄一清生而隱宮無嗣家鎮江武宗南征特幸其第宴飲賡歌兩晝夜安寧州有石淙渡故時人稱為石淙先生

得程文德卷以為此他日謇諤士 文德字舜敷永康人父鉦副使文德登進士第二授翰林院編修坐同年楊名封事下詔獄謫典史累遷至南工部侍郎會推南京吏部尚書上疏力辭因勸上享安靜和平之福上怒以為謗訕褫職歸卒為人少機械善執持萬曆間贈禮部尚書謚文恭

張孚敬 孚敬永嘉人貌傀傑有大誌二十四舉於鄉扃其讀書所曰羅峰書院其所持論慷慨中窾又二十二年而成進士時上以興世子入繼大統廷臣議所以尊崇獻皇帝后者久爭不决孚敬上書大畧言上繼統非繼嗣也復上所草或問二篇於是桂萼方獻夫霍韜輩推緣孚敬說而上之議定孚敬由南京刑部主事超拜翰林院學士遷詹事轉兵部侍郎反李福達獄領都察院遂以禮部尚

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輔政一意奉公守法卽怨讟弗恤也進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首揆楊文襄間孚敬爲歸侯川尋召復相初名璁字秉用至是上爲易名孚敬字茂恭卒贈太師謚文忠孚敬歿未幾子孫多假貸於人以食

得羅洪先卷以爲此學有淵源不止於氣節名者卒不爽 洪先字達夫號念菴吉水人父循山東副使侃侃著風節洪先年五歲夢至通衢市人肩摩自知爲夢呼曰汝往

來者在吾夢中尚自搶攘何耶拍手大笑遂覺舉進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拜贊善爲學力行論東宮朝儀罷爲民家居闢蓮花洞作正學堂讀書其間弟子四遠而至其爲敎恒主易所謂寂然不動周子所謂無欲故靜卒贈光祿寺少卿謚文恭

顧東橋巡撫湖廣行部江陵試諸生擢江陵公居首曰此公輔器也賜之金帶曰子他日且圍玉其善自珍

張居正爲主考羅萬化爲房考 萬化字一甫山陰人臚唱第一授修撰累遷禮部尚書謚文懿 羅得曹誥卷 誥休寧人官禮部郎中 進之張張曰此必輕狂淫蕩之士羅固請乃中曹赴會試行業不揀書冊惟戲雞鬼面骰子耳與諸舉子寓舍作僵尸令人搶走以爲樂聞者皆服居正之鑒

練子寧 練安字子寧以字行新淦人父伯尚洪武間爲起居注子寧舉進士第二授修撰累官御史大

夫文皇帝卽位縛子寧至語不遜斷其舌曰吾欲效周公輔成王子寧手探舌血大書地上成王安在遂族其家正德中江西提學副使李夢陽爲金川書院祠子寧

與金幼孜友善常謂之曰異日子必爲良臣我必爲忠臣 幼孜名善以字行新淦人由進士擢給事中改檢討陞侍講作春秋要旨三卷巡狩親征皆預扈從累官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卒贈少保謚文靖北征錄曰幼孜扈從北征

國莖開平上曰朕夢神人語上帝好生者三是何祥也㓜孜請班師上即回鑾

王濟之少遊京師 王鏊字濟之吳縣人父琬光化知縣善撫生鏊舉進士第三授翰林編修官至少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是時關璀毒流日廣鏊委蛇深至無所標明天下師其文學歸家士子請業屨常滿戶喜著述精持論能書嘗於內閣獲孫樵可之集手錄梓之所著有震澤長語紀聞等書

卒贈太傅謚文恪 吏部侍郎葉與中奇之 葉盛字與中崑山人舉進士授給事中累陞吏部左侍郎崇道謚尚名節言動思效古人有長才公退手不釋卷考古辨疑殆忘寢食謚文莊 時吏部尚書王忠肅新逝與中曰失一王翱得一王鏊

島夷入淮蠻運道議遣右司馬部兵出討簡二部郎以從許恭襄 許論字廷議吏部尚書進子也兄誥南京戶部尚書贊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詩工部主事論成進士累官兵部尚書卒以用武顯卒謚恭襄 首署汪道昆名人言郎未嘗談兵事公安取郎許曰是唯不談兵談者賢矣 道昆字伯玉歙縣人少聘吳氏女將娶而女瘵或語且勿逆婦道昆正色曰奈何生而死之令無所歸卒逆婦婦尋歿成進士歷義烏令戶部主事兵部郎中竭力于古文詞李攀龍王世貞極其推重出守襄陽擢福寧兵備憲副與將軍戚繼光决策蕩掃倭賊累遷

至兵部侍郎晚號函翁

羅景鳴久困諸生中走太學謁丘文莊 丘濬字仲深瓊山人登進士選為庶吉士博極群書尤熟本朝典故文詞雄渾壯麗著世史正綱大學衍義補家禮儀節皆足傳世議論高奇其論秦檜再造南宋許衡不當仕元亦前人所未發仕凡四十餘年產業不逾齊民性剛直不肯婣婭取悦翰林多憾之時太宰王恕有重望太醫院判劉文泰失職泰訢

怨科道言瀦嫉之以是尤爲衆所貶閣老劉吉作
一對書之門曰貌如盧杞心尤險學比荊公性更
偏位至戸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薨贈太傅謚文
莊文莊給筆札爲賦賦成得竒賞已而歎曰千里
馬常有伯樂不常有場中無伯樂耶何面目宴諸
生歌鹿鳴也是歲景鳴舉第一 春秋後語曰蘇代
欲見齊王王不見代代說淳于髡曰人有賣駿馬
者三旦立於市人莫與言及見伯樂還而視之去
而顧之一旦價十倍足下有意爲臣伯樂乎

鄒智爲詩不屬槀草操筆立成然貶譏大過内閣試
梧桐夜雨詩云未擬深潛魍魅影却愁盡濕鳳凰
毛 魍魅精怪物 石瑶見之 瑶字邦彦直隷真定府
藁城縣人父玉按察使瑶踰冠舉進士爲翰林院
庶吉士授檢討沉靜寡默以文學名諸先生多願
就交而瑶多引疾家居諸月講摩纂可梯遷者恒
巽其後進十八年乃瀰考擢翰林院修撰正德初

士風漸瀉類多巧宦瑶嫉邪憤世作姝說以諷之
累陞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其前後所上封事
要語云中才皆可用之人不必求備乎易有近民
之實不必務竒治有端緒不必責效於旦夕之間
事可包荒不必刻意於淵魚之察人謂爲救時之
藥石自嘉靖中内閣臣廉貧亡踰瑶者卒贈少保
謚文隱改謚文介兄玠爲戸部尚書 對程楷曰汝
愚制作可謂怨而怒矣有誌於成天下之務者固

如是乎後智以吏目終 楷江西樂平人官編修
靖難師入城胡靖 靖初名廣廷試傳臚更名靖永樂
中復舊名字光大廬陵人父子祺延平知府靖以
進士第一爲翰林修撰太宗正人統陞侍講居官
敬慎文翰獨步當世累遷文淵閣大學士卒贈禮
部尚書謚文穆官其子爲檢討明文臣得謚自靖
與姚廣孝始 解縉王艮 艮字欽止吉水人賜進士
及第授修撰飭身正色不可狎玩屢上書言時務

上皆欣然納之吳溥溥字德潤領鄉薦爲太學生舉使雲南福建舉進士擢編修歷司業宣德中陳璉掌國子監事設宴公堂酒闌溥忽得風疾卒寓舍連謚皆踰垣集溥舍縉陳說大義靖憤激慷慨艮獨流涕不言別去溥子與弼尚幼問溥向三賢孰能仗節溥曰獨王死耳語未竟隔墻聞靖呼曰外鬧甚可看豬溥顧與弼曰一豬不忍寧自忍乎須臾艮自鴆死靖與縉皆迎附

王振謂三楊曰朝廷事賴三先生然皆高齡倦瘁矣文貞曰老臣當盡瘁報國文敏曰不然當薦幾箇後生報主耳即薦陳循高穀苗衷等文貞讓文敏文敏曰彼厭吾輩矣一旦內中出片紙以某入閣則吾輩束手而已今數子皆是我輩人當一心力文貞嘆服衷字秉彝定遠人舉進士第二授編修累陞兵部尚書兼學士入內閣卒贈少保謚文康

儈子鏇爲御史

純皇帝好寶玩中貴言宣德間嘗遣王三保使西洋等番所獲無算弇山堂別集曰永樂三年三月命太監鄭和等率兵二萬七千行賞賜西洋古里滿剌諸國人謂之三寶太監帝命兵部察西洋水程時項忠爲尚書劉大夏爲車駕郎中項使都吏檢舊案劉先檢得之匿他處都吏檢不得會科道諫事遂寢項復呼詰都吏案卷安得失去劉在旁曰三保下西洋時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者亦以萬

計縱得珍寶於國何益舊案雖在亦當毀之以拔其根尚足追究有無耶項悚然降位向劉再揖而謝之指其位曰君有先識遠量此位不久當屬君矣後劉果至兵部尚書忠字藎臣嘉興人進士爲刑部郎從英宗北狩土木陷賊自拔走歸足刺蒺藜數百不覺歷官陝西賑饑濟渠撫陝人心揄揚虎貔平土達滿四累進兵部尚書卒贈太子太保謚襄毅

前世以爲璽爲寶得之者君臣動色相慶弘治間陜西守臣熊翀得玉璽來獻以爲傳國之寶復出 翀字騰霄光州人少業南雍從遊者十人許夕忽覩一美女立松樹上衆錯愕走翀略不爲意女滅以刀刮樹皮書曰作怪風雷折成形斧鋸分夜半果雷劈之翀登進士累官南京戸部尚書 禮部尚書傅瀚言以史傳諸書考之形制篆刻皆不類其爲贋作無疑即使非贋我太祖以聖德受命製一代

之璽傳之子孫壽昌之福萬世無極何藉於彼哉逈以其璽屬庫藏之 瀚字日川新喻人謚文穆

尹旻司銓日 旻字同仁歷城人父宏泉州知府旻舉進士簡入翰林累官吏部尚書素負學識尤精鑒雅記每經銓注雖稠人小吏閱數年猶識其名久掌衡鑒不爲私撓姦吏李孜省構成大獄削職歸卒復官贈太保謚恭簡 鬮士翁旻以貢就教職旻試之不許曰子終當科第發身後如旻言

楊石齋當國日一弟爲京卿二弟爲方面子姓布列中外甚衆子愼復舉進士第一人 愼字用修號升菴少聰明博學年十二石齋問曰景之美者人曰似畫畫之佳者人曰似眞孰爲正愼舉元微之詩以對石齋曰詩亦未佳汝可更作愼輒作至云會心山水眞如畫好手丹青畫似眞夢覺難分列禦寇影形相贈晉詩人石齋喜曰此四句大勝前人年二十四及第授翰林修撰議大禮跪門哭諫下

獄廷杖謫戍雲南永昌衛卒贈光祿寺少卿著述百餘種 貧者至楊頻蹙曰君知爲傀儡者乎 傀儡木偶戲唐段綸使楊思齊造傀儡太宗怒削綸階方奏伎時次第陳舉至曲終必盡出之場此亦吾曲終時已

顯皇帝在御日久習知人情每見條陳疏即曰此套子也即有直言激切指斥乘輿全不動怒曰此欲沽名耳若處之適成其名卷而封之于文定嘗稱

聖明寛度 于慎行字緝垢一字可遠號穀山弱冠登第入詞林不善臨池上命題咏詩成則倩人書之江陵敗士大夫咸推波助瀾慎行獨調護督救貽丘司寇書世傳而誦之累遷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所著集筆麈成一家言卒贈太子太保易名文定

宋太宰曰此反不是時事得失言官須極論正要主上動心寧可怒及言官畢竟還有警省今若一槩不理就如痿痺之疾全無痛痒無藥可醫矣同列皆服其言 宋纁字伯敬號栗菴商丘人起家進士歷官至吏部尚書剛方雅正縉紳鮮儔

會試當關中牘具覆發主者心冀知名如卜聽人懷鏡入市幸聞好語者時有聲舉則相叫歡吳瀞人名揭 吳禎字永錫號瀞人華亭人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 衆寂然倪鴻寶色頗愧忽方書田 方逢年字書田遂安人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仕至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温易有文才入清不屈殺之從西座闖離席諗衆曰吳禎者華亭吳天胤也衆乃詣謝同主者舉手賀得人

杜安道性慎密不泄動有法度遇要官勢人如不相識一揖之餘未嘗啓口隨侍太祖征伐朝讌未嘗暫違太祖常曰如安道吾知其心 太祖神聖凡進見者於容貌詞氣之間盡能揣其隱微

鄒穎泉 鄒善字繼甫號穎泉安福人仕終叅政 督山東學得邢知吾 侗號別見 曰異日當文名天下召

讀書省之司衡堂親行冠禮時邢年方十四

榆林柳樹會舊柳州也土人耕地得金僉憲姚文清問其所自 文清字廉夫陽曲人仕至布政使 土人云地下隧道數曲巨室三楹金銀堆積以千萬計僉憲請聞於朝發之以實庫藏鎮督姚鏌曰 鏌字英之慈谿人舉進士累官兵部尚書總制陝西三邊善於馭士屢奏捷功子淶字維東狀元及第官至春坊諭德 若是則人將謂我輩先有所獲何以

自明乃以金歸士人厚封其地以絕後議

世灼灼言河神王浚川曰正若無神耳有則上爲國

下爲民可以理禱取應

玉劒尊聞　卷之五　　美

常山梁維樞撰　　猶子士濟校

賞譽

王麟泉素貧王用汲號麟泉晉江人登進士歷推官府同知員外建言爲民起用官至南京刑部尚書

既與計偕以麥和菜根食之三年李卓吾曰能甘

麥和菜根三年宇宙更何難事卓吾名贄字宏甫溫陵人中舉外冷强力任性以孝廉爲姚安太守

政令清簡公座或與衲俱簿書之間時與參論又

每至伽藍判了公事人怪之致仕客黃安稱流寓

客子自是參求乘理剔膚見骨少有酬其機者至

麻城築芝佛院以居有三嗜讀書掃地淵浴其讀

書不以目使一人高誦傍聽之鼻畏客氣客至但

令遠坐一日搔髮自嫌蒸蒸作氣遂去髮獨存鬚

鬚秃而方巾著藏書焚書孫子參同侍御馬經綸

迎之通州著九正易因當道疏上指爲妖人逮繫

獄尋雉髮刀自剄

董玄宰 董其昌字玄宰號思白華亭人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出補外藩旋反初服遊戲禪悅積思文學以書畫見重海內官至南京禮部尚書 嘗謂陳眉公曰吾曹無他覬博得一活勝人足矣眉公曰公有三無筆下無疑眼中無翳胸中無一點殺機皆壽徵也玄宰大笑後玄宰年八十餘而卒

聞子將 聞啓祥字子將杭州人舉孝廉 問及伯敬友夏答之曰伯敬者不是朋友直是終日羣來受用者耳 譚元春字友夏竟陵人舉孝廉好學有俊才詩文與鍾惺齊名

明卿云卓吾高邁肅潔如泰華崇嚴不可昵近聽其言冷冷然塵土俱盡而本人情切物理一一當實不虛

劉元瑞云 劉麟字元瑞南京廣洋衛人登進士疏救下獄謫官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出守紹興以忤劉瑾廢爲編氓越人頌德肖像爲小劉祠謂媲美劉寵貧不能歸寓居長興與吳琉施侃龍霓孫一元結社論道稱湖南五隱楊廷和一日過麟之門見雙藤倚戶飄香載道驚問曰此內爲誰曰劉麟也嘆賞而去瑾敗起知西安累遷至工部尚書劉議建節愼庫致仕栖於坦上灌畦賦詩爲樂學者稱曰南坦先生卒贈太子少保謚清惠年八十有八

與太初對風神藻雅令人坐忘 孫一元字太初秦人嘗棲太白之巔於是稱太白山人此皆問而知之竟莫知其所自來爲何人一元膚學渥顏飄鬚望之如神仙中人世俗物一無好尚獨喜爲詩有超逸才四遊久之徑吳入越往來越湖閒善說玄虛又善說時事世務吳越人爭訪禮敬無何病作竟死

徐長谷見人詩文佳則曰此人肚內有丹 徐獻忠字

伯臣號長谷華亭人才高學博著書自娛山孝廉授奉化令時同鄉沈愷爲副憲獻忠與節推楊樞爲僞吏樞先謁愷侍坐獻忠入趨南坐不少遜愷意不懌獻忠怒曰而豈以我不能爲尉彭澤耶掛冠高隱

張褒 褒字允清崑山人登進士仕至通政司叅議强年坐廢惟務遊覽臨摹法書竟日不倦

目陳淳 字道復後以字行別字復甫長洲人以文學才藝

爲時欽卒業國雍大學士楊石齋冢宰陸水村欲薦留秘閣長揖辭歸所樓曰五湖田舍有茂林修竹花源柳陰鴨欄鶴圃酒帘漁艇極隱居之勝

有雲林之飄灑而無其癖同石田之高潔而通於和 倪瓚字元鎮無錫人處士强學好修性雅潔崇恬退見義則爲所居閣名清閟幽迴絕塵中有書數千卷古鼎彝法書名畫陳列左右松桂蘭竹梧樹之屬敷紆繚繞其外高木老藤蔚然深秀自號雲林道通容與詠歌以娛客至笑語留連竟夕乃已作畫蒼勁妍潤尤得清致奉幣贄求者無虛日卒年七十有四

馮元成云萬伯修以武節著而文最高以通才稱而操最固以勁心運而中最厚道最廣燕趙劍吳歈楚詞芬芳流風清美餘韻使我與叅下坐亦臭味耶 萬世德字伯修偏頭所人登進士官至右都御史總督薊遼

文子悱云馮元成能文不難其不輕爲文則難能施不難其不妄爲施則難

李子成告孫文融曰 李世達字子成號漸菴涇陽人年十二夢謁高皇帝授一明珠曰善自珍之成進士爲吏部郎品藻人群百不失一不以身格爲軒輊歷左都御史掌都察院事舉行回道考察例甄別御史臺中攸覩易慮且申明憲典俾撫巡下吏無得閒餽於時道路肅清苞苴屏絕人才臧否長

楷疏於臣册卿竊然下吏片長寸善無不知者李
謚敏肅
隆慶戊辰己巳時蓋三相江陵末也然凡
有大除授多待江陵而决孫曰豈以其勢方張乎
李曰不然此公有斷且藻鑑明所論多中的故毎
毎從之夫能長百人者必才兼百人者也豈不然
哉孫鑛字文融餘姚人祖燧江西巡撫謚忠烈父
陞南京禮部尚書謚文恪兄鑨吏部尚書鋌南京
禮部侍郎鋐太僕卿鑛成進士歷南京兵部尚書

情品孤高事業文章卓然當世
徐宗伯學謨也道周公瑕有三不俗口不豔貴要身
不及郡邑手不持籌算周天球字公瑕吳縣人弱
冠選隷學宮試輙高等居久之厭帖括一意修古
書名甚著求書翰者如市所受潤筆錢即斥以市
寶玩書畫性善楷拂遂宇靜室小閣疎窗位置閒
雅有山阿之致客至奕奕海錯粔籹餦餭咄嗟立
辦人目爲俠隱

耿文恪居太宰有譽公可繼端毅者文恪曰王公襲
可當之其在位吾夕過其第必見蒼頭沽酒王恕
字宗貫三原人貌豐而見骨啖食兼數人成進士
攺庶吉士出爲評事弘治間爲三吳巡撫常州監
生湯棨以中旨取其鄉人設銓家古書截江綱及
刻絲觀音羅漢恕奏免之官至吏部尚書以直諫
重天下凡朝事有所不可人必曰王公疏且至矣
恕疏果至時爲謠曰兩京十二部獨有一王恕公

卿大臣皆側目大學士丘濬都御史吳貞主使太
醫院判劉文泰奏恕矯詐强悍妄行遝補御醫吏
目非故事及託人作傳而鏤行之以彰先帝拒諫
之失恕辨乞休許之家居毎夜昔燈達旦不熄倦
則眠覺即誦讀卒年九十三贈太師謚端毅子承
裕南京戶部尚書有學行
時人目曾魯以舌爲筆宋濂以筆爲舌魯字得之新
淦人泛濫史籍悉能言之有叩之者如山川出雲

弊數屑見至正間天下大亂集里中豪保障一方
人號曰君子鄉洪武初起修元史遷儀曹主事超
月禮部侍郎

杜彥良授晉王府右傅陛辭上曰江南大儒惟卿一
人　彥良字德稱慈谿人洪武中應薦召授太子正
字擢右傅旣致仕條陳十二事名曰萬世太平要
策
對曰臣不敢當宋濂劉基　基字伯溫青田人應
進士舉授高安縣丞間閱書肆有天文書因閱之

即背誦如流歷江浙儒學副提舉移文去隱居力
學嘗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諸同遊者以爲慶雲
基大言曰此天子氣應在金陵時無能知基者惟
新都趙天澤深奇預識以爲孔明之流屢起屢歸
著郁離子高皇帝命孫炎聘基遂詣金陵畫定征
伐之計贊成大功爲太史令拜御史臺中丞棄劾
中書省都事李彬與丞相李善長大忤辭歸召赴
京師授弘文館學士進封誠意伯剛毅慷慨于建

江西參政

宋景濂稱鐵崖君聲光殷殷摩戛霄漢　楊維楨字廉
夫號鐵崖會稽人元末擢進士第仕至江西等處
儒學提舉洪武中應聘至京僅百日謝病還雲間
著書數百卷晚年曠達戴華陽巾披羽衣泛畫舫
吹鐵笛當酒酣呼侍兒出謌自倚鳳琶和之或加
詼譺亟罵曰昔張籍見韓退之退之命二姬合彈
箏琶爲樂爾謂退之非端人耶遠近皆知禎爲寬

厚長者

馮恩　恩字子仁由進士歷行人御史論斬母吳擊登
聞鼓訟冤子行可年十四刺臂血書疏乞代死肅
皇帝憐之命法曹再議詔免死戍雷州釋歸穆皇
帝即位即家拜大理寺丞　抗疏論汪鋐　鋐婺源縣
人舉進士仕至吏部尚書兼兵部尚書有幹局內
行修潔執意秉銓多所建論然善窺時好爲取舍
卒謚榮和　復倣范希文百官圖例悉品諸大臣得

失詞甚峭厲宋范仲淹字希文吳縣人二歲從母更適朱氏旣長泣辭母去之應天府刻苦讀書舉進士第歷司理參軍節度推官始迎母歸養還姓更名為秘閣校理每感激論天下事嘗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一時士大夫矯厲尚風節自仲淹倡之疏請太后還政召為右司諫權知開封呂夷簡不悅罷知饒州累進龍圖閣直學士知延州降戶曹員外郎知耀州遷環

慶路經畧安撫緣邊招討使愛撫士卒蓄威持重嘗立一軍為龍猛軍時人目為龍猛指揮使羌人親愛呼為龍圖閣老子邊上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骨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元昊大懼請和拜樞密副使進參知政事取班簿視有不才監司姓名一筆勾之以次更易富弼素以丈事仲淹謂曰六丈則是一筆焉知一家哭矣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知軍晁仲約迎勞劫

盜富弼欲正法仲淹爭于上前有之[illegible]宗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事柰何輕導人主以誅戮他日手滑雖吾輩亦未敢自保也及弼按河北還未測朝廷意比夜彷徨遶牀嘆曰范六丈聖人也行邊請罷政事歷數州遷戶部侍郎徙青州病卒贈兵部尚書謚文正仲淹內剛外和好施予置義田以贍族人語諸子弟曰宗族固有親疏然吾祖宗視之均是子孫吾安得不恤其饑寒又曰親

戚及閭里知舊見我生長幼學壯仕為我助喜我何以報之哉政尚忠厚所至有恩領浙西吳中大饑荒政甚備乃縱民遊宴又公私興造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是歲浙西晏然民不流徙汎愛樂善才俊士多出其門下在睢陽掌學有孫秀才者索遊上謁仲淹贈錢一千明年孫生復謁又贈一千因問何為汲汲於道路孫戚然動色曰母老無以養仲淹曰吾觀子辭氣非乞客僕僕所得幾何廢

學多矣今補子學職月可得三千錢以供養子能安於學乎孫大喜於是授以春秋孫篤學不舍晝夜行復修謹明年仲淹去孫亦歸十年聞泰山下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學者道德高邁朝廷召至乃昔日索遊孫秀才也遇夜就寢即自訐一日作奉之費與所爲之事果相稱則鼾鼻熟寐或不然則終夕不安眠明日必求所以稱者子四純祐蔭守將作院主簿純仁尚書僕射中書侍郎謚

忠宣純禮尚書右丞謚恭獻純粹徽猷閣待制

上怒逮下詔獄會審闕門汪以太宰執筆恩不曉辯甚强項汪怒推案下欲拳恩王廷相正色止之廷相字子衡號浚川儀封人第進士累官兵部尚書兼掌都察院事立朝當官奉公履正利害毀譽無能動搖既罷官歸閉門著述卒贈少保謚肅敏汪遂以上言大臣德政律署斬恩挺身出不顧觀者皆嘖嘖嘆曰是御史鐵膝鐵口鐵膽鐵骨相傳爲

四鐵御史

聞莊簡拜吏部尚書問諸郎曰先朝太宰孰優對曰無如蹇忠定王忠肅聞曰固也耿文恪方可否事少宰從左右贊一辭文恪宣言曰天子建天官一人耳安得二天官耶宰正百官文恪近之矣聞淵字靜中鄞縣人生八年夢一老父據石上授淵璽相曰爾文王子孫也幸勿忘弘治甲子舉於鄉將山陰人蕭鳴鳳爲舉首語淵曰文王既沒周以甲

子興嚮昔之夢徵矣舉進士歷刑部主事會部中失囚淵與同舍郎當坐同舍郎蕭服謁劉瑾淵委蛇自如瑾曰聞郎貌似夫子遇辱不驚於是朝士聞之皆稱聞夫子官至刑部尚書改吏部贈少保謚莊簡

楊中丞豫孫也多識前言往行弇州謂一部人物誌

陳仲醇目陸宮保短言可以晉紳長言可以補史

仲醇嗜古每見三代秦漢玉軸印而識之董玄宰曰

此可為群玉府矣 穆天子傳云群玉山先王之所
謂策府

阿魯台歸款欲併東西諸部落聽其約束請朝廷出
誓詞為盟 阿魯台元宗嫡本雅失理臣降明封和
寧王弒本雅失理而自立瓦剌脫歡襲殺之 衆議
且從之黃淮言賊勢分易制若併力一心後患滋
大不可許文皇帝善其言顧左右曰黃淮如立高
岡無遠不見爾等如立平地所見惟目前耳 淮字

宗豫永嘉人進士除中書舍人文皇帝命入翰林
備顧問每召語至夜分已而命領內閣累陞少保
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淮有識見正色直言人
目淮為太認真

胡世寧 世寧字永清仁和人進士累陞江西副使發
宸濠反謀權奸朱寧陸完等坐世寧誹謗妖言繫
問罪下錦衣獄謫戍四年宸濠果反釋之除湖廣
按察使官至兵部尚書土魯番劫曲先衛人牙木
蘭為將牙木蘭擁帳內徙歸明土魯番遣使來大
臣即欲縛牙木蘭與之以哈密世寧議牙木蘭反
正歸順哈密空城懸遠無益事實土魯番善賈多
巧術今欲以哈密為餌釣大利離貳我屬人正宜
厚牙木蘭以風遠邦報聞世寧朴忠直諒氣壯才
雄逝贈少保謚端敏

李承勛 承勛字立卿嘉魚人
父田都御史兄承恩郎中承芳評事承勛由進士
累官兵部尚書學有源委才無枝柱潔廉自守家

無餘貲贈少保謚康惠

魏校 校字子才崑山人進
士歷國子監祭酒兼太常卿贈禮部侍郎謚恭簡
校恬靜篤實其學主於立本研幾始博終約

余祐
友善相切磨問學時稱南都四君子 祐字子積鄱
陽人幼師餘干胡居仁胡以女女焉登進士累遷
徐州副使進貢內臣誣逮錦衣獄謫南寧府同知
官至吏部侍郎學務備體用兼大小

敖文禎云生平所見惟鄧以讚真道學 以讚字汝德

新建人成進士選庶吉士官編修以文章冠冕海
内冷冷抑抑如玉如金還里屢起屢不赴深坐西
山者三十年洞觀天人之際精密廣大高明篤實
或郎事賦言因人立教不數語耳有友問曰道何
似曰難言再問之曰知而言未晚歷官吏部侍郎
贈禮部尚書謚文潔
趙南星眞氣節王家屏 家屏
字忠伯大同山陰人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累
陞吏部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入内閣進禮部尚書

調護建儲豫教廷爭激切觸皇帝終不允
求罷歸家屏長身豐順魁然岳立忠誠體國操履
端嚴臨事有執贈少保謚文端子濟初舉省試第
一
沈鯉眞平章 鯉歸德人登進士改庶吉士授檢
討萬曆中以禮部尚書召入内閣進少保文華殿
大學士甘清苦重名行正骨嚴顏醇家搏體在内
閣與四明沈一貫不協妖書起言官因借以傾鯉
會訊時皦生光已承伏衆猶不決有御史沈裕曰
此事不決縉紳荼毒矣皦生光外無他人覆訊衆
遂署情眞獄乃決鯉與一貫同時去位脫屣尊榮
詠歌田野不與外事爲德於鄉文章高雅暢達天
下誦之贈　謚
楊用修博學梁文康嘆曰 梁儲字叔厚順德人禮闈
第一人廷對第四人翰林仕至吏部尚書華蓋殿
大學士加少師敦重慎默不爲矯亢故群邪用事
從容其間若履坦途贈太師謚文康用修之强記

何必減蘇頌乎 宋蘇頌字子容晋江人徙居丹陽
父紳翰林學士出知河中頌舉進士器局宏遠於
書無所不通累官右僕射兼中書門下侍郎務在
奉行故事以太子少師致仕爲時雅德君子卒贈
司空
謝文肅云 謝鐸字鳴治浙太平人進士授編修累陞
禮部侍郎掌國子祭酒事在國學律已率人嚴立
規約籍羨金構書樓贍貧生不私入一錢補從祀

楊時斥吳澄條上教人斂才之術致仕家居著
述收級方正學遺文行於世嘗曰明太祖有度越
歷代者五事攘克大都收復諸夏也肇基南服統
一天下也成加勝國鋒刃不交也躬自剏業臨御
最久也申明祖訓家法最嚴也卒贈尚書謚文肅
黃孔昭在文選每見其喜則知賢者之得進見其
憂則知小人之不得退 孔昭初名曜以字行改字
世顯太平人執友建寧守賀沚薦其賢孔昭嘆曰

士有誌用世乃藉人爲舉耶刻苦讀書舉進士歷
工部主事員外郎調吏部陞文選郎中常曰國家
之用才猶農家之積粟粟積於豐年乃可以濟饑
才儲于平時乃可以濟事官至工部侍郎贈禮部
尚書謚文毅子偁亦爲文選郎中偁子綰官生歷
官禮部尚書

彭惠安 彭韶字鳳儀莆田人第進士積官刑部尚書
林俊稱韶方不忤物廉不近名卒贈太子少保謚

惠安 作工闕贊云淡然無欲不識美姬而死也直
孰我敢施古三不惑 漢楊震子太尉秉曰我有三
不惑謂酒色財也 於公見之論者謂爲知言

石文介爲諸生時與兄俱有文名 石玠與弟同登進
士久歷邊陲習諳戎務人爭盡力累陞戶部尚書
忤錢寧賜骸歸 李文正每曰諸後進可托以柄斯
文者其石氏季方乎 陳紀字元方陳諶字季方皆
太丘長許昌陳寔子也高名並著每宰府辟召羔

鴈成群世號三君百城皆圖畫

薛家相云 薛國觀字家相韓城人登進士授萊州推
官奉職守法以公明稱考選給事中昌言義色風
采凜然而心存恕厚未嘗察察求人之過累陞左
僉都御史寅畏整肅寬度一新諸御史咸敬服烈
皇帝每召平臺議事國觀從容應對時有敷陳上
心重之擢禮部侍郎東閣大學士進至少保吏部
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因尊納忠隨材器使爲近世

贊輔督師大學士楊嗣昌建議增設戶部侍郎一
員督餉國觀日官期得人何必增設上怒詰責甚
厲國觀素與東廠太監　不協至是　乘
隙執內閣制敕房尚寶司司丞王陛彥嚴刑拷掠
使誣國觀贓私鎮撫司刑部皆媚軟竟不能雪賜
死寺中國觀操行修潔剛正足以任事以尚氣故
忤中貴人殞其身天下莫不悲之

天下無事所重
只一冢宰有事只一大司馬明朝兼長者前惟馬

鈞陽　馬文升字負圖鈞州人貌瑰奇多旅力與群
兒戲角之靡不仆者登進士歷官至大理卿憂去
固原土胡滿四反起都御史巡撫陝西討擒四尋
節制三邊召入為兵部侍郎出總遼東軍務制五
花營八陣圖訓士巡撫陳鉞誘殺貢人由是東人
譁懼為亂文升往撫劉汪直巡邊鉞乘間譖毀直
奏文升妄啓邊釁上遣直及刑部尚書林聰即訊
謫戍重慶直鉞敗得復官巡撫遼東仕終吏部尚
書年八十五卒贈太傅謚端肅文升性介特寡言
笑立朝五十餘年以身殉國不避艱險凡有大事
知無不言長於用兵而念天下方困用兵恐所以
休息之不肯輕議戰討雖位極人臣名聞夷夏退
然不敢自居

後惟楊蒲州　楊博別見

焦弱侯推尊卓吾謂及朱平涵不應弱侯曰兄有所
不足耶即未必是聖人可肩一狂字坐聖門第二
席

江陵柄國時用朱正色為江陵縣令朱倜儻有俠氣
相府家奴犯者榜繫窮治無所貸江陵深奇之為
延譽行取朱國禎與人書道江陵即此一節其賢
於前後相君多矣　正色南和縣人仕至右副都御
史嘗自言逢呂僊曰士夫踐清華者非佛與僊即
精靈也從仙墮者爽朗有幹濟從佛墮者慈從精
靈墮者貴而貪狠敗類

品藻

翰林目錢與謙爲馳馬 錢福字與謙號鶴灘華亭人
進舉省殿二元授修撰以文著 顧文僖爲看馬 顧
清字士濂華亭人家貧冏守宵書座右曰毋狥物
而爲所溺毋狎物而爲所乘登進士改庶吉士官
至南京禮部尚書諡文僖

王百穀評汪伯玉文如吳牛喘月畧無神氣衆以爲
善譬

王文肅論文推歸太僕 歸有光字熙甫崑山人年六

十始登進士令長興判順德府高新鄭以大相秉
銓拔爲太僕丞直內閣司制勅美風儀性淵沈古
文辭超然名家 其於弇州未嘗措意弇州亦謂文
肅不脫措大氣然文肅奏疏筆鋒迅利一刀見血
四部稿中無是也

何元朗 何良俊字元朗號柘湖選貢授翰林孔目更
心著作宴息處名四友齋四友者維摩詰莊生白
樂天與良俊也晚嗜聲伎蓄與必先奏樂著何翰
林集何氏語林四友齋叢說 嘗與趙大洲論及曹
操 操小字阿瞞字孟德沛國譙人奄宦曹騰養子
夏侯嵩之子冒姓曹氏自言相國參之後機警有
權數任俠放蕩不治行業舉孝廉爲郎累遷濟南
相國徵爲點軍校尉起兵討董卓擊黃巾賊迎獻
帝都許自爲大將軍進位丞相封魏公後子丕篡
漢稱帝尊爲武帝 大洲曰獅子是我西方之獸終
日跳躑無一刻暫休蓋其猛烈之氣不得舒耳故

與之毬以消耗其氣遂終日弄毬忘其跳躑曹之
舉動輕躁亦是其胸中猛烈之氣不得舒也 獅子
狻猊一名白澤似虎正黃有髯尾端茸毛大如斗
銅頭鐵色食虎豹

文皇帝書蹇義等十人名命解縉評各疏於下縉評
曰蹇義資厚重而中無定見夏原吉有德有量而
不遠小人劉雋雖有才幹不知顧義 雋字子奇江
陵人父夢天降赤幟上書雋字因以爲名登進士

累遷兵部尚書徃剿日南陷圍遇害贈少傅謚[illegible]
節
鄭賜可為君子頗短於才 賜字彥嘉建寧人擢
進士拜御史特命編次戍吏行伍衆皆感悅累陞
刑部尚書以憂懇請去位上勉留賜每旦出賜正
衣冠視事夕入則易服就位哭奠如儀遷禮部尚
書賜接士有禮御下有恩 李至剛誕而附勢雖才
不端 李鋼字至剛以字行舉明經授祠部郎中累
陞參議文皇帝正大統為通政陞禮部尚書兼左

春坊大學士為宋禮所間降儀制郎中終與化知
府 黃福秉心易直確有執守 福字如錫昌邑人洪
武中以太學生授縣主簿陞金吾衛經歷上書論
國家大計擢工部侍郎永樂初陞尚書討交阯郡
縣其地兼掌交阯布按二司事洪熙初召還兼詹
事交阯叛再命福往討之福至交人皆下馬羅拜
泣頌宣德初改南京戶部尚書參贊守備機務文
皇帝嘗命福與蹇義等爽稱不能帝曰何爲不能
福曰臣幼時父師嚴教臣讀書不令臣爽是以
不能 陳瑛刻於用法好惡頗端 瑛滁州人殘忍刻
薄洪武中以人才貢入太學擢御史歷按察使坐
通番郎謫廣右文皇帝召為左副都御史署院事
言宜追戮效死建文者黃觀廖升王叔英周是修
王艮顏伯瑋等帝曰朕誅其奸惡臣不過齊黃數
輩其二十九人多宥而用之瑛數人又不與二十
九人之數欲食其肉自盡其忍無間後坐賜方

孝孺等獄詞簿錄觀叔英等妻女皆淵給配妻女
俱自溺死陞左都御史掌院事帝定都北京值三
殿災言官多云建都北京不便帝曰遷都吾與大
臣密議而行因命言者與大臣午門前對辯瑛首
言官白面書生不知大計帝命左右呵罵言官夏
原吉曰言官應詔陳言不宜深罪帝乃兩宥之 宋
禮戇直而苛人怨不恤 禮字大本永寧人國子生
授按察僉事累陞工部尚書永樂初漕運江南[illegible]

自海運者踵元之舊由太倉直沽達京自河運者由江入淮至陽武發山西河南丁夫陸運至衛輝入河舟運達京海險陸費至是從濟寧州同知潘叔正言命禮濬復元會通河故道禮築壩汶上之戴村遏汶東流令盡出於南旺分為二水南接徐沛北達臨清南北遂通卒於官南旺建祠祀之以洪事刑部侍郎金純都督周長配

陳洽疏通警敏亦不失正 洽字叔遠武進人用薦歷文選郎中吏

部侍郎遷大理屢平交阯屢往鎮之陞兵部仍勅領交阯布政按察兩司仍參軍事宣德初參贊討叛寇黎利師潰自刎死贈少保謚節愍命子樞為刑科給事中

方賓薄書之才駔儈之心 賓錢塘人太學生授刑部試郎中改兵部革除中署應天府事坐累謫戍以茹瑺薦召復兵部郎中文廟靖難執尚書齊泰赤其族賓迎駕遂進侍郎尋進尚書以邀敏稱建議勑遣大臣分行各處選取民間爽健子弟二萬以備侍衛悉入府軍前衛立千戶所領之年至六十疎放仍於本處選補人頗苦之夏原吉約同諫親征上怒賓懼自縊上益怒戮其屍駔儈會兩家買賣者

高拱嘗與張居正相期約他日苟得用當為君父洪成化理居正曰若撥亂世反之正創立規模令下便有條理堂堂之陣正正之旂即時擺出此公之事吾不能也然公才敏而性急若使吾贊助在旁

效韋弦之義亦不可無聞者以為確論 董安于性緩佩弦以自急西門豹性急佩韋以自戒

馮元成云邢子愿盛節厚束絕不似屠緯真華浮薄恣肆 邢侗字子愿臨邑人進士歷太僕卿博識好學善書畫時人皆欽慕仰愛之

陳伯求燕京馬上詠一聯云九陌風塵消短景三江雲樹隔長安語馮元成此似高叔嗣否 叔嗣字子業大梁人讀書尚古官至按察使 馮曰桓溫之擬

太眞稍有所恨慨然而去 桓温别傳曰温字元子譙國龍亢人漢五更桓榮後父彝有識鑒温少有豪邁風氣爲温嶠所知累遷琅邪内史進征西大將軍鎮西夏時逆胡未誅餘燼假息温親勒郡卒建旗致討蕩伊洛展敬園陵𦆂謚宣武侯庾亮晉書曰温嶠字太眞太原祁人少標俊清徹英穎顯名爲司空劉琨左司馬是時二都傾覆天下大亂琨聞元皇受命中興忼慨幽朔心存本朝使

嶠奉使嶠喟然對曰嶠雖乏管張之才而明公有桓文之誌敢辭不敏以違高旨以左長史奉使勸進累遷驃騎大將軍

或問皇甫子循王元美優劣 皇甫汸字子循父録重慶守兄涍按察僉事弟濂興化府同知汸成進士爲詩文沾沾自喜好聲色而不能通知戸外事以故數爲言路所窘累官按察僉事 黄貞父曰 黄汝亨字貞父仁和人學憲 子循如齊魯變可至道元美如秦楚强遂稱王 魯周武王弟周公旦不就封留佐武王世子伯禽封侯於曲阜齊姜姓四岳伯夷佐禹治水有功賜姓又曰吕侯其後尚窮困年老釣于渭水之濵西伯遇之與語大悦曰吾太公望子久矣號之曰太公望爲文武師尚父封侯于齊都營丘秦顓帝裔孫女修之子大業所生栢翳名大費佐禹平水土有功賜姓嬴十九世生非子爲周孝王主馬于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孝王分封

爲附庸而邑之秦號曰秦嬴至始皇併天下吕胄嬴姓秦亡楚芈姓顓帝四世重黎弟吴回之後嗣重黎爲祝融之官生陸終有六子其六曰季連苗裔鬻熊爲周文武師曾孫熊繹成王封于荊蠻其後都郢國號楚

王暘谷云 王叔杲字暘德號暘谷居士永嘉人父徽恭議兄叔果副使叔杲明習天下大計衆進士歷力守官官至參政歸葺玉介園晨夕偕兄弟賓客

置酒高會自度曲爲新聲授童子奏之甘泉行部
湛若水字元明增城人自少知學從白沙遊成進
士選庶吉士累官南吏部尚書學者稱甘泉先生
平生足跡所至必建書院講學授徒倣大學衍義
補作格物通陽明行跡自二羅以後講學者措之
政行往往不滿人意羅洪先羅汝芳字惟德號近
溪南城人少從新城張洵水學洵水毎謂人須力
追古人于是一意以聖學自任舉進士仕至參政

師事顔山農終身不衰鬻田援梁夫山北面師胡
宗正人已物我渾然無間鄒元標曾疏汝芳云惟
道是慕功名富貴不入其心逢人必誨貴賤賢愚
不知其類門人私謚曰明德
李廷機爲祭酒廷機字爾張晋江人幼稟氣薄筋浮
晴露十一歲塾師以狀元宰相命題破曰名魁天
下之選身近天子之光萬暦中登進士第二授編
修累陞禮部侍郎署部事四年進尚書兼東閣大

學士有煩言乞身歸著皇明閣史方從哲爲司業
從哲錦衣衛人進士官至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
士
國子爲之語曰方中函方號中函函容君子李
廷機機械小人
馬昊好功名討松潘夷不勝逮下獄罷免昊字宗大
關中人長身驍捷善騎射舉進士爲御史謫眞定
推官再用前罪謫判開州吏士伏闕上言昊稱保
障甚宜眞定請勿謫詔許之擢按察僉事平蜀盜

進僉都御史撫蜀累進右都御史胡世寧撫蜀亦
欲平松潘夷曰昊長用兵輕用其長故敗臣短用
兵重用其短必勝
鄭曉曰山西三傑喬宇以德量勝宇字希大樂平人
祖毅工部侍郎父鳳兵部郎中宇中進士授禮部
主事累遷南京兵部尚書時烏思藏傳闡國西有
童子記其前生事以爲活佛上遣使迎之宇極諫
寧藩告變戰守之兵甚備都城獲安拜吏部尚書

為詩文不蹈襲自成一家嗜山水通篆籀晩精鑒
賞名書古帖一見即知 **王雲鳳以節槩勝** 雲鳳字
應韶和順人號虎谷父佐南京戸部尚書雲鳳舉
進士除禮部主事疏抄貢獅子歷員外郎中㕘天
下郡縣皆立名宦鄉賢兩祠爲後人式聖駕郊天
雲鳳駕後騎馬下獄謫知陝州累陞僉都御史清
理浙江鹽法乞致仕歸 **王瓊以才畧勝** 瓊字德華
號晉溪太原人舉進士額斂默識多計筭官至吏

部尚書瓊治漕理鹽督餉築兵精練明察鎮定制
變敷績足法先後平大盜劉六趙鐩藍鄢江西姚
源華林瑪瑙敗賊贈少保謚恭襄
世論梁谿諸人顧涇陽充養完粹學問深純 顧憲成
字叔時學者稱涇陽先生幼常私書壁曰讀得孔
書方是樂縱居顏巷不爲貧以白徹首應天試登
會試高等授戸部主事再入銓曹與天子宰相爭
是非可否當路不悦乘起王山陰遂削籍憲成歸

問學者日衆乃闢東林集同心歲有會月有紀硏
辨心體世以爲濂洛更生起光祿寺少卿不出著
十餘稿行世 **葉玄室恬淡寡營清修絕俗** 葉茂才
字㕘之號玄室骨法清削舉進士仕至工部侍郎
於世泊無所嗜而衣服樸整庭宇修潔堂設棹楔
榜曰三世無訟 **顧涇凡** 顧允成字季時號涇凡少
頗好弄已幡然下帷若老生曰恐傷兩尊人心弱
冠舉進士擊房寰仲海瑞削籍歷位光州判從兄

結社互證藁講翼正黜衺時稱顧氏叔季素王功
臣 **安我素** 安希范字小范號我素仕至吏部主事
上疏奪官歸居山麓喬木數百章碧流千頃當出
乘一畫舫列綺牕圖陶元亮張季鷹蘇端明米南
宮於其上恣其所之樂而忘返卒贈光祿少卿 **高
景逸** 高攀龍字雲從改字存之號景逸成進士出
高邑趙公門官行人適僉事張世則疏詆程朱欲
易傳註上所著書求頒行天下攀龍上崇正學闢

興説疏有關世教又陳時事降揭陽典史歸講學
東林書院起光祿寺丞位至總憲糾貪御史崔呈
秀竹魏忠賢因推山西巡撫謝應祥遂歸起大獄
坐逮赴水死崇禎初贈兵部尚書賜謚忠憲　劉本
孺　劉元珍字伯先號本孺爲兵部主事言事歸歷
光祿少卿　皆誌操超卓而直言讜論足以定國是

補衮闕

胡汝寧見京師食蛙太多上疏乞禁取世目爲救蛙

給事　汝寧南昌人仕至都給事中　同時鄭鍊侍班
一狗誤入朝鍊疏糾之世目爲豢狗御史　鍊南城
縣人歷官太僕寺卿

三楊在内閣各有所長士奇有學行榮有才識溥有
雅操

李贊常云宇宙内有五大部文章漢有司馬子長史
記　司馬遷龍門人父談爲太史令遷十歲誦古文
弱冠遊江淮浮沅湘涉汶泗過梁楚以歸太初中

爲太史令因論李陵得罪幽而發憤修史記劉向
揚雄皆稱其有良史才　唐有杜子美集　杜甫字子
美京兆杜陵人祖審言修文館直學士以詩名父
閑奉天令甫少貧不自振客吳越齊趙間李邕奇
其材玄宗朝數奏賦頌高自稱道使待制集賢院
命宰相試文章擢河西尉不拜改右衛率府胄曹
參軍避祿山亂走三川肅宗立自鄜州欲奔行在
爲賊所得亡走鳳翔上謁拜拾遺出爲華州司功

參軍棄官去客秦州流落劍南結廬成都西郭召
補京兆功曹參軍不至會嚴武節度劍南東西川
往依焉表爲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待之甚善甫
性褊躁傲誕嘗醉登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
兒挺之武父名武欲殺甫集吏于門武將出冠鉤
於簾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大曆中客耒陽遊
嶽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縣令具舟迎之乃得
還醉卒甫博覽群書善爲詩歌涵渾汪洋千彙萬

狀至陳時事律切精深世號詩史元稹謂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　宋有蘇子瞻集　蘇軾字子瞻眉山人父洵字允明校書郎學者號爲老蘇軾博通經史爲文渾涵光芒雄視百世器識閎偉議論卓犖舉乙科累官知湖州御史舒亶言軾作歌詩譏切時事詔繫獄宰臣王珪言軾有不臣意因舉軾詠檜詩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之句上曰彼自詠檜何預朕事珪語塞直舍人院王安

禮乘間救之遂薄其罪以黄州團練副使安置軾幅巾芒屩與田父野老相從溪谷之間築室於東坡自號東坡居士爲侍讀嘗鎖宿禁中召入對便殿命坐賜茶徹御前金蓮燭送歸院知杭州積葑田爲長堤葑田去而行者便復植芙蓉楊柳於堤上望之如圖畫杭人名蘇公堤官至禮部尚書兼學士提舉成都玉局觀致仕卒謚文忠嘗云性不喜殺生時不免殺自下獄得脫遂不復殺一物非

有所求覬但已親經患難不異雞鶩之在庖廚不復以口腹之故使有生之類受無量怖苦爾　元有施耐菴水滸傳　故老傳聞明洪武初越人羅氏爲此書一百回各以妖異語引其首嘉靖時郭武定重刻其書削去致語獨存本傳田叔禾西湖遊覽誌又云此書出宋人筆　明有李獻吉集或謂弇州四部稿較弘博贊曰不如獻吉之古

王大成侍坐唐荊川因問王陽明陳白沙優劣荊川

曰吾人於二先生且學他好處未可優劣少間曰白沙久在林下所養較純

陸樹聲云殷邁　邁字時訓南京人自筮仕至禮部侍郎更四十年計其在官之日僅十三氣貌淳靖學究本原　坐鎭雅俗似房次律　唐房琯字次律河南人父融聰慧好佛以正諫大夫同平章事琯少好學風度沉整張說奏爲校書郎頻遷憲部侍郎玄宗幸蜀琯馳謁拜文部尚書同平章事奉冊靈武

見肅宗具言上皇傳付意請自將平賊每咤曰彼
曳落河雖多能當我劉秩乎大敗帝有之此時兩
京陷賊車駕出次外郊琯爲相欲從容鎮靜以輔
治之但與庶子劉秩等高談虛論說釋氏因果老
子虛無此外則聽董廷蘭彈琴大招集琴客筵宴
廷蘭藉勢數招賕謝爲有司劾治琯罷爲太子少
師封清河郡公出爲邠州刺史終刑部尚書贈太
尉

急流勇退似錢宣靖 宋錢若水字澹成河南新
安人爲舉子時於華山見陳希夷與一老僧擁地
爐坐希夷謂若水有仙風道骨僧熟視若水不語
以火箸畫灰作做不得三字徐曰急流中勇退人
也舉進士爲同州推官善决疑獄屢遷樞密副使
以母老求退能爲集賢院學士尋判吏部流內銓
知開封府出知天雄軍拜并代經畧使卒贈戶部
尚書若水推誠待物輕財好施精術數嘗遇異人
傳相法其事甚怪後以傳楊億故世稱二人有知

人之明

洞明宗要則楊文公 宋楊億無爲人官禮
部員外郎自號無爲子 晁太傅 宋晁迥字明遠清
豐人舉進士景祐中爲翰林學士詔令多出其手
以太子少傅工部尚書致仕年八十一召燕太清
樓卒謚文元迥性樂易寬簡服道履正著翰林集
三十卷道院集十五卷法藏碎金十卷

高皇帝欲相楊憲劉基以爲不可帝怪之基曰憲有
相才而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爲權
衡而已無與今憲不然能無敗乎 憲字希武賜名
畢太原陽曲人少從父官寓江南上克金陵進謁
令居幕府累遷中書左丞美姿容有才辯熟於典
故而深刻妒忌同列張昶間暇言吾元臣也意不
能忘故君憲因謂昶謀叛坐誅欲市權乃創爲一
統山河花押以示僚吏觀其從違附己者即不次
超擢否者去之一日以示陳桱桱曰押字大貴所
謂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齊者也憲喜奏桱翰林

待制其專恣多類此教御史劉炳劾奏汪廣洋左
安禮等罪上覺其誣劉基發其奸狀伏誅 帝曰汪
廣洋何如基曰此褊淺觀其人可知 廣洋字朝宗
高郵人工爲詩歌善篆隸大書遊寓太平上渡江
廣洋入見留幕下爲元帥府令史官至中書省右
丞相進封忠勤伯爲人寛和湛酒色居相位容默
依違御史中丞涂節言劉基病胡惟庸挾醫往視
飲以毒藥死廣洋知狀上問廣洋廣洋曰無是事
上責廣洋欺罔貶居海南復遣使敕責之廣洋慚
懼自縊 帝曰胡惟庸何如基曰此小犢耳將僨轅
而破犁矣未見其可也 惟庸定遠人雄爽有大畧
而陰刻險鷙起家寧國令饋李善長黃金二百兩
得召入爲太常少卿累遷右丞相大納貨賂酬報
睚眦上以中書違慢數怒切責惟庸懼乃計曰主
上魚肉勳舊何有我耶死等耳寧先發毋爲人束
死寂寂約日本王令舟載精兵僞爲貢者及期府

中執上度可取取之不可則掠庫物泛舸歸日本
因詭爲弟中甘露降請上臨幸上許之中貴雲奇
告變上登城樓望其第藏兵甚衆發羽林掩捕之
考掠具狀磔於市夷三族誅其僚屬黨與凡萬餘
人罷丞相官
王忠文進平江西頌高皇帝覽之曰學問之博卿不
如宋濂才思之雄宋濂不如卿 王禕字子充義烏
人元末隱青岩山明初徵署中書省掾取故實爲
四言詩授太子累官翰林待制往諭雲南梁王不
屈被害子紳走求父骸不得遍滇南慟哭記正統
中贈禕學士謚忠文禕在史局一日渴甚謂宋濂
曰得非上所賜梨漿吾渴濟矣中官竊聞之言於
上即命賜之
客自滇至濟南濟南問金齒起居 金齒雲南永昌郡名
客曰楊用修繡口錦心孰如陳公甫光風霽月
濟南目攝客遂拂衣行

孫文融謂不論何事出并州手便令人疑非真

陳玉叔品圓眼 圓眼一名益智亦名龍眼 自伊荔枝
荔枝一名離枝又名丹荔樹似青木香熟時人未
采則百蟲不敢近人纔采之烏鳥蝙蝠之類無不
傷殘之也故采荔枝者必日中而衆采之一日色
變二日味變洪邁夷堅誌云莆田荔枝名品皆出
天成雖以其核種之亦失本體形狀百出不可以
理求也 質之王敬美王曰亶堪作奴耳客有以側

生旁挺比王家兄弟者玉叔謂坎公方並駕何堪
此語

董玄宰裁鑑通明書畫展軸未半便能別識好醜真
僞偶一品題懸筆立就皆駢胸銘心之語

楊文懿曰子房不見詞章 漢張良字子房其先韓人
家世相韓秦滅韓良爲報仇與客狙擊秦皇帝博
浪沙中誤中副車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圯上老
父授太公兵法一編曰讀此則爲王者師矣後見
穀城山下黃石即我也遂去良因佐高帝滅秦定
天下封留侯性多病從帝入關即道引不食穀杜
門不出卒謚文成侯良計魁梧奇偉其狀貌如婦
人好女始所見圯上老父後穀城山下果見黃石
良死并葬黃石塚子不疑代侯

喬孫僅辦符檄 唐
房玄齡字喬孫臨淄人父彥謙仕隋爲監察御史
終涇陽令直道守常介然孤立玄齡幼警敏貫綜
墳典書兼草隸年十八舉進士坐累太宗徇渭北

杖策上謁一見如舊爲府記室從征伐獨收人物
致幕府軍符府檄駐馬即辦累官尚書左僕射進
司空封魏國公居相位十五年夙夜勤彊任公竭
節不欲一物失所無媢忌議法處令務爲寬平李
緯爲民部尚書玄齡惟稱緯好鬚帝遽改之有男
子上急變告玄齡帝令腰斬其委任類如此治家
有法度集古今家誡書爲屏風令諸子留意薨贈
太尉謚文昭子遺直嗣次子遺愛無學有力尚高

陽公主公主誣遺直罪高宗誅遺愛公主賜死劉

誠意勳業造邦文章傳世可謂千古人豪

孝宗勵精圖治 帝諱祐樘憲宗第三子弘治十八年崩諡為敬皇帝 凡國家大事召見輔臣面議劉健確直李東陽敏達謝遷方質三人同心時人語曰

李謀劉斷謝尤侃侃 遷字于喬餘姚人舉進士第一累官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清白剛毅始終不渝卒贈太傅諡文正子丕進士及第官至太常少卿兼侍讀

于文定云楊端肅有德望楊襄毅有才望 楊博字惟約號虞坡蒲州人父瞻按察僉事博登進士授知縣歷兵部主事員外郎郎中故相翟文懿奉命閱邊博參幕府每過城邑山川輒登望觀其形勢險易問土俗好惡士卒多寡勇怯皆疏記之在職方六年賊數寇邊博懸度立斷悉中機宜累官少師吏部尚書博魁梧豐碩果敢有謀臨事敏達長於應變與人言無隱情談說古今品第人物敷暢該博聽者忘倦歷官四十餘年而親戎事者十之七及宰天官拔忠賢抑浮競勳名赫赫卒贈太傅諡襄毅男五人俊民戶部尚書俊士進士俊彥官生俊卿錦衣衛指揮使俊臣官生

陸文定有清望

倪鴻寶嘗論明文曰文章最尊在潛新安 汪道昆也 韶令近世說 世說新語宋劉義慶撰 有潛之態不如瑯琊宏恣近左國 左丘明因春秋作傳將傳春秋先采集列國策書國別為語 有潛之才又不如歷下典凝近西漢有潛之骨又不如北地高瀨近先秦有潛之體顧此數豪猶不如漳江 黃道周也 典清近六經者有潛之神性

天啟之季環節雲流南北二龍俱興於位二公之道異趨同歸趙公 南星也 救時而急事功鄒公 元標別見 正本則尊理學

張元禎語陸深曰 元禎深別見 余自少登朝見士大

夫儿三變初講政事後講文章今則專講命

李總漕 李三才通州人性驕恣爲總督漕運戶部尚書嘗討殺稅璫陳增爲衆正所宗 語顧涇陽云伍袁李輕信浮言借名博利

馮具區 夢禎號別見 築精舍於孤山買舟西湖二女侍歌舞不能飲惟焚香煮茗不甚教子毎歎曰人生自性苦苦督訓費物力供師友眞癡人也評者曰抛却富貴易并忘子孫難

太祖遴官慎重三儒者同赴召見於便殿上問在家何業一對曰臣業農上曰亦知禾麥之節有不同乎對曰禾歷三時而穫故三節麥歷四時始成故四節上曰是能知稼穡艱難者擢知州一對曰臣業醫上曰亦知蜜有苦而膽有甜者乎對曰蠭釀黃連花則蜜苦猿猴食果多則膽甜上曰是能格物者擢太醫院使一對曰臣業訓蒙上曰爾亦有好惡乎對曰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上曰是能明理者擢國子監助教

江陵曰武弁解爲三獸不解讀書股軍膏則虎而翼[illegible]當路則狐而媚至於遂大敵則鼠而竄耳

太倉與吳縣 申時行別見 同大拜吳縣逍遙太倉愁若人問其處安在朱平涵曰不見維漢坐中有坦腹哆口者有攢眉戾欲墮者各有相法各有趨向不得論異同也

左浮丘 左光斗字共之號浮丘又曰滄嶼桐城人成

進士善屬文累官左僉都御史草列魏璫忠賢罪疏謀泄矯旨斥逮詔獄坐妄議移宮又受逆撫及中吏金飛賦二萬厲刑追比與楊忠烈同日死世稱曰楊左楊左云崇禎初贈右副都御史太子少保官一子子祠謚

言李伯紀爭事不知爭人事失易救人失難回 宋李綱字伯紀無錫人舉進士仕徽欽高三朝官至宰相誌存强國條議鯁峭終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大使卒贈少師謚忠定綱負

天下之望以一身用舍爲社稷生民安危雖身或不用用或不久而其忠誠義氣藹然動乎遠邇每宋使至燕山必問李綱趙鼎安否其爲遠人畏服如此

林鏓爲撫州知府　鏓永樂間進士爲上猶令寧海州守有善政吳康齋大書金井玉壺水以褒之乞致仕歸共友戴弘齡素愼許可稱林有四知僉曰楊震故事乎　後漢楊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八世祖

喜赤泉侯高祖敞丞相安平侯父寶隱居教授震好學明經博覽諸儒爲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常客居於湖不答州郡禮命數十年有鸛雀銜三鱣魚飛集講堂前都講取魚進曰蛇鱣者卿大夫服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年五十始仕累遷東萊太守道經昌邑故所舉荆州茂才王密爲令謁見夜懷金十斤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故舊長者令其爲子孫開産業震曰使後世稱爲淸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安帝時官至太尉疏諫切至內倖忿恚遂共譖震夜收太尉印綬遣歸本郡震行至城西夕陽亭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奸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因飲鴆卒順帝即位內倖誅死震門生虞放陳翼追訟震忠乃

下詔除二子爲郎以禮改葬先十餘日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俯仰悲鳴淚下沾地五子自震至彪四世太尉德業相繼

知府又知足　戴曰更有進者知縣知州

黄諫　諫字廷臣蘭州人及第三人累官翰林侍講學士博學多藝工書尤長八分子琳吏部員外郎供事內閣　好品評泉水自京城論之文華殿東大庖厨井爲第一作記每進講退食必啜厨井水所烹

茶或與箸能講則飲數杯曰暫與汝辯

俟應璟 應璟字獻之杞縣人父于趙巡撫山西都御史有重名應璟少好學周覽百氏善爲文章登進士仕至真定知府以精敏立名舉措中和折節待士所至士就之如歸

初見吳興服食帖驚愕咋指謂遂能造此妙境既讀跋尾知爲臨右軍筆也愀然嘆佛菩薩地分不同若此 佛者覺也自覺覺他覺圓滿故教主尊極名佛梵語菩提薩埵此云覺有情欲界其文便於稱呼故云菩薩在衆生有情之中乃覺悟者也菩薩受佛教法未能盡絕情想故佛獨謂之覺而不謂之有情菩薩謂之覺有情而不得獨謂之覺

耿叔臺 定力號 侍郎謂其子曰世上有三箇人說不聽難相處子問爲誰曰孫越峰 鑛號 李九我 廷機號 與汝父也

一逵官遇王敬美曰尊兄 元美也 文字佳天下畢竟何如曰河下皂隸耳恭 謂隨便答應沒甚緊要關係也

玉劍尊聞 卷之六 五十一

常山梁維樞撰　甥劉元慧 王樂宅 校

規箴

陸尚寶（陸師道字子傳長洲人戊進士選工部主事改禮部直內閣歸工詩文習書小楷傍曉繪事歷郎中擢尚寶少卿）父好居間陸每見居間者輒曰此市井穢行（風俗通曰市亦謂之市井言人至市有鬻賣者當於井上洗濯令香潔然後到市或曰古者二十畝為井田因井為市故云）後有門生語曰公奈何以市井目尊人不猶謝胡兒人猫耶（續晉陽秋曰謝朗字長度小字胡兒祖裒尚書父據朗文義艶發名亞於玄仕至東陽太守）陸遂終身不指斥居間者

陳伯求罷官後舉止甚異莫雲卿（雲卿初名是龍字廷韓號後朋又號秋水方伯如忠大子有倚馬才工詩文長於書畫性豪舉不拘小節嗜奕終夜鼓不倦矜恤貧士傲睨富貴人）曰綠鬢歸田人生最幸而奈何以夢幻境亂靈臺此古人所以致笑於任育長也（晉任瞻字育長樂安人父琨少府卿瞻童少時神明可愛時人謂育長影亦好自過江便失誌歷謁者僕射都尉天門太守）

王仲山嘗書於屏曰訓吾以道德者吾拜而師之授我以文章者吾敬而受之貽我以清言者吾洗耳以聽之求我以詩畫者吾量已以應之告我以家事者吾既有人以任之語及時事者吾厭聞之語及公府事者隱几不應絕之

汪宗伯草疏乞休（汪鏜孫既貴去孫而獨以鏜行字振宗人稱遂峰先生進士高等為吉士累官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天性凝雅斤斤矩折規旋送余文敏之葬石嚙其足病作卒年七十有七）謂王文肅曰官味淡然何苦逐逐不止文肅曰先生試少嘗無味之味待知味後能放筯乃佳耳

陸莊簡大宰嘗向一老學究勸之勤讀書學究辭以無所復用大宰曰俟他生童子時得力

有一甲科問於蓮池曰世間何等人最作孽蓮池曰公等中甲科七篇頭老先生爲最其人愕然自揣生平未必至此蓮池喝曰誰說你自做諸凡倚勢作威者上帝降鑒悉坐公等於是縉紳之徒咨嗟太息不得其方明卿獨曰方寸不惡五官誰敢哉所患已實惡而藉口親戚反開脫罪之門上帝深

怒耳如士大夫果朝夕計過孳孳積德彼倚勢作威者明神有赫孰能逃乎

鍾伯敬往閩督學方孟旋送之 方應祥字孟旋浙江西安縣人 曰君此行須辦三十年精神使此三十年間所用道德功業文章皆出君門勿徒愛戀一榜中耀目也

湯臨川拗爲牡丹亭 湯顯祖字義仍號若士臨川人南京禮部主事才高學博氣猛思沉 張新建相國 張位字明成江西新建縣人官至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 語之云以君之辨才握麈而登皋比 虎皮也 何渠出濂洛關閩下 宋周敦頤字茂叔道州人用舅氏龍圖閣學士鄭向恩補官分寧主簿累官至廣東轉運判官以洗寃澤物爲己任因疾求知南康軍家廬山蓮花峰下取號濂溪爲學不由師傳默契力行所著有通書太極圖易說二程子從父官遊從受學焉李初平知其賢不

以屬吏遇之卒追封道國公謚曰元從祀孔子廟庭子燾官寶文閣侍制程顥字伯淳洛陽人父珦太中大夫顥生未能言叔祖母抱之行不覺釵墜後數日方求之顥以手指示隨其所指而往果得釵人皆驚異踰冠中進士第歷縣主簿晉城令所至視民如子專尚德化不嚴而令行治役人不勞而事集有稅官以賄播聞然怙力文身自號能殺人衆皆憚之顥至其人輒爲言曰外人謂某自恣

官錢公將發之某勢窮必殺人顥笑曰足下食君
之祿詎肯爲盜萬一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
其人嘿不敢言卒償所盜仁宗登遐遺制官吏成
服三日而除三日之朝府尹率群官將釋服顥曰
遺詔三日除服詰盡今日若朝除之所服止二日
爾尹怒不從顥曰公自除之顥非至夜不敢釋也
一時相視無敢除者改著作佐郎尋以呂公著薦
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前後進說大要正

心窒欲求賢育材神宗期以大用每與王安石論
事心平氣和安石多爲之動一日論事不合安石
曰公之學如上壁顥曰叅政之學如捉風安石嘗
謂顥忠信人官至監汝州酒稅朱光庭見顥于汝
州謂人曰某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召爲宗正丞
卒顥以道學鳴世稱明道先生後謚純公封河南
伯弟頤字正叔幼有高識非禮不動年十八上書
勸神宗以王道爲心生靈爲念黜世俗之論期非

常之功舉進士大臣屢薦授西京國子監教授力
辭召見擢崇政殿説書論議褒貶無所顧避文彥
博稱爲眞侍講一時人士歸其門者甚盛是時蘇
軾在翰林洛黨蜀黨互相非毀竟爲所擠管勾崇
福宮送涪州編管赴涪渡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人
皆號哭頤獨正襟安坐已而及岸同舟有父老問
曰當船危時君無怖色何也曰心存誠敬耳父老
曰心存誠敬固善然不若無心頤欲與言父老徑

去不顧赦歸移峽州權判西京國子監致仕頤與
兄倡明道學世稱伊川先生與韓維善約候韓年
八十一往見是歲元日因子弟賀正乃曰吾今年
有一債欲還春中當往潁昌見持國乃往造焉久
留潁川韓早晚加敬有黃金藥楪一重三十兩爲
壽頤不受游酢楊時來見頤一日頤坐而瞑目二
子立侍久之頤乃顧曰二子猶在此乎二子退則
門外雪深尺餘矣其嚴重如此卒後謚正公封洛

陽伯兄弟嘗隨太中知漢州宿一僧寺顥入門而右從者皆隨之頤入門而左獨行至法堂上相見頤自謂此是不及兄處蓋顥和易人皆親近頤嚴厲人不敢近也兄弟俱從祀孔子廟庭張載字子厚鳳翔郿人少喜談兵上書謁范仲淹仲淹知其遠器欲成就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載因讀書又及釋老反而求之六經嘗坐虎皮講易旣見二程子徹坐輟講共語道學之要乃曰吾道自

足何事旁求盡棄異學而學焉登進士第爲雲巖令政事以敦本善俗爲先遷渭州軍事判官召爲崇文殿校書與執政不合告歸居横渠危坐一室俯讀仰思窮神化一天人敎人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關西之士翕然宗之論治人先務以經界爲急召還舊職告歸行次臨潼卒所著有東銘西銘正蒙擴聖賢所未發後封郿伯謚曰明從祀孔子廟庭閩謂朱熹　而逗漏於碧簾紅牙隊闘

無爲青青子衿所笑臨川曰顯祖與吾師終日共講學而人不解也師講性顯祖講情張無以應

李廷機好厖在禮部日毎至部巧者攀輿援路李不覺色喜對僚佐强作不堪狀主事吳化曰老先生衙門原係教化之門李甚愧〔化黄安人〕

西涯子兆先好遊狹邪〔兆先廕國子生少有盛名〕一日西涯題其座曰今日柳巷明日花街誦讀詩書秀才秀才兆先見之亦題西涯座曰今日猛雨明

日狂風燮理陰陽相公相公

婁諒自負道學佩一象環名太極圈〔諒上饒人〕桑悅怪而作色曰吾今乃知太極匾而中虛作太極詠寃狀一時傳誦

胡孝思朴令王聯聯指孝思紀事詩爲怨望呪詛奏之上大怒捕下獄欲論死孝思了不怖懾取錦衣獄中桎械之類八曰制獄八景爲詩紀之衆爭咎孝思擧其筆曰君正坐詩至此耳尚何吾伊爲孝

思濟然詠不輟曰坐詩當死今不作詩得免死耶

胡纘宗字孝思後更世甫號可泉亦號鳥鼠山人

秦安人進士授翰林院檢討歷右副都御史賜閒

田里築居洲堅閉閣著書時與邑中薦紳燕會作

九逸圖才氣英發詩文篆草盛爲天下所稱

陸深登第謁劉健於安福里第深字子淵號儼山上

海人舉進士入翰林肆力館冊翰墨之間自庶吉

士歷國子祭酒充經筵講官值深講晨循舊規先

送講章於內閣閣看內𭧂更改數語深講畢面奏

講章詞義不浹非臣原撰乞自今容講臣得盡其

愚毋再竄易上是之深復抗疏言聖學事當路惡

之謫延平府同知累遷至詹事兼學士致仕卒贈

禮部侍郎謚文裕所著儼山文集傳疑錄書輯史

通會要同異錄金臺紀聞中和堂隨筆河汾燕閒

錄停驂錄玉堂漫抄玉章漫筆聖駕南巡日錄大

駕北還錄淮封日記南遷日記知命錄願豐堂漫

書科場條貫春風堂隨筆溪山餘話春雨堂雜抄

平胡錄蜀都雜抄古奇器錄詩微翰林記凡二十

餘種皆足傳世

健曰學問有三第一是尋繹義理

以消融胸次第二是考求典故以經綸天下第三

是文章好笑後生輩才得科第却先去學做詩做

詩好是李杜撇下許多好人不學却學李杜唐李

白字太白興聖皇帝九世孫其先客巴西母夢長

庚星生白因以命之長隱岷山州舉有道不應喜

縱橫術擊劍爲任俠輕財重施更客任城與孔巢

父等五人居徂來山日沈飲號竹溪六逸入會稽

與吳筠善筠被召白亦至長安往見賀知章知章

見其文曰子謫仙人也言於玄宗召見金鑾殿論

事奏頌帝賜食親爲調羹詔供奉翰林白猶與飲

徒醉於市帝坐沈香子亭欲白爲樂章召入而白

已醉左右以水頮面稍解援筆成文白嘗侍帝醉

使高力士脫鞾力士恥之擿其詩以激楊貴妃帝

欲官白妃輙沮止白益驁放與知章李適之汝陽
王璡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爲酒中八仙人懇求
還山放還白浮遊四方永王璘辟爲府僚佐璘起
兵逃還彭澤璘敗當誅初白遊并州見郭子儀奇
之子儀犯法白爲救免至是子儀請解官以贖
詔流夜郎赦還尋陽坐事下獄宋若思道尋陽辟
爲參謀未幾辭職卒白晚至姑孰悅謝家青山欲
盡焉及卒葬東麓元和末宣歙觀察使范傳正因

白孫女泣言爲改葬立二碑云白常欲一鳴驚人
一飛冲天彼漸陸遷喬皆不能也及其謫退乃歎
日千鈞之弩一發不中則當摧撞折牙而求息機
安能效碌碌者蘇而復上哉用是脫屣軒冕釋羈
韁鎖肆性情大放於宇宙欲耗壯心而遣餘年此
語足盡太白爲人白詩格高旨遠文宗時詔以白
歌詩裴旻劒舞張旭草書爲三絕

馮時可丁元復　元復長洲縣人進士累轉浙江參議

陸檄　檄長洲縣人進士爲山西提學副使　集徐獬
知誌樂園亭　徐廷祼字士斂太倉州人成進士注
滑邑擢儀曹分察參藩成以歸栽自樹園饒竹木
泉石之勝　賞紅藥適北寺富僧爲里民群掠喧不
已丁嘆曰時事若此富何殊貧仕何殊隱陸曰吾
以爲富不如貧仕不如隱

唐荊川云人有富貴氣於詩文必不佳

王元美傾貲造弇山園　園七十畝其中爲山者三爲

嶺者一爲佛閣者二爲樓者五爲堂者三爲書室
者四爲軒者一爲亭者十爲修廊者一爲橋石者
二木者六爲石梁者五爲洞者爲灘爲瀨者各四
爲流杯者二諸巖磴㵎壑竹木卉草香藥之類不
可指計山海西經云有弇州之山五彩之鳥仰天
名曰鳴鳥爰有百樂歌儛之風有軒轅之國江山
之南棲爲吉不壽者乃八百歲　初落成時有客題
其門云欲寫終天淚堆成滿地歡　元美父忬以罪

伏誅
周公瑕門客好事者喜撰新奇不根語以博公瑕一
笑公瑕毎信爲眞嘗與馮元成並篮轝山間所稱
引皆出理外馮曰昔魏收有穢史 北齊魏收字伯
起小字佛助鉅鹿下曲陽人少習騎射欲以武藝
自達滎陽鄭伯戲之曰魏郎弄戟多少收慚遂折
節讀書以文華顯與濟陰溫子昇河間邢子才齊
與世號三才副王昕使梁梁主敬異收在館買吳

婢其部下有買婢者收喚取遍行姦穢人稱其才
而鄙其行高洋如晉陽令撰禪代詔冊諸文撰魏
史收頗急不能平每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史
舉之則使上天按之當使入地史成時論言收著
史不直前後投訴百有餘人云遺其家世職位或
云妄有非毀群口沸騰號爲穢史帝重收才不加
罪僕射楊愔高德正二人家並作傳二人不欲言
史不實抑塞訴辭終文宣世更不重論其後武成

復勅更審收遂改換三臺成文宣曰臺成須有賦
收上三臺賦上賦前數日乃告邵邵告人曰收甚
惡人不早言之收毎譏陋邢邵文邵曰江南任昉
文體本疎魏收非直模擬亦大偷竊收聞乃曰伊
常於沈約集中作賊何意道我偷任昉收以賦非
溫邢所長常云會須作賦始成大才士惟以章表
碑誌自許此外更同兒戲收輕疾好聲樂善胡舞
數與諸優爲獼猴與狗鬭帝寵狎之見當途貴遊

毎以言色相悅官至尚書左僕射卒贈司空謚文
貞無子魏太常劉芳孫女中書郎崔肇師女夫家
坐事帝並賜收爲妾時人比之賈充置左右夫人
後病甚恐身沒嫡媵不平乃殺二姬既緣史筆多
憾於人齊亡之歲收塚被發棄骨於外 先生有穢
舌不虞三彭鬼計算耶 三彭者三尸之姓彭質彭
矯彭居僧契虛遇仙人曰爾絶三彭之仇乎 公瑕
夷然弗屑

金貢亭 貢亨字汝白臨海人歷江西提學副使以憲
人爲可學涵養純粹踐履篤實子立愛按察使立
敬府尹立相兵部郎中 應大猷 大猷字邦升仙居
人官至刑部尚書年九十六子存初評事存性知
府存卓副使 以道義相交善金既謝事家居應復
起用詣金言別金曰君此出他日回來要將一般
操應竟保晚節
岳正性不能容人或謂之曰不聞宰相腹中撐舟乎

岳曰順撐來可容使縱橫來安容得耶 睿皇帝甚
重正嘗曰好箇岳正只是大膽後正謫戍於邊自
題其像曰好箇岳正只是大膽從今以後再敢不
敢
白昂登進士時 昂字廷儀武進人初授給事中獻納
皆當世要務仕至刑部尚書昂性素厚斷獄不苛
嘗曰秋霜之肅何如春陽之和乎以律爲萬世法
詳定條例奏上須行 待人氣溫色愉言出如恐傷

之輿皂有過未嘗輒加笞辱人以急難來告盡力
排解如切於身致仕歸卒贈太保謚康敏子圻都
御史
往候胡忠安談間問處世之要忠安曰多栽
桃李少種荆棘 胡濙字源潔武進人生而髮白居
數日有僧至家索觀曰此吾師高僧天池後身也
命我求見以笑爲誌濙見僧卽笑聞者驚異白髮
彌月方黑弱冠登進士授給事中文皇帝察濙忠
貫遂命巡遊天下以訪異人爲名實察人心向背

載馳十七年轍跡遍天下還朝進禮部侍郎車駕
親征昭皇帝爲太子監國時有飛語上聞上屬濙
往察之濙以所見誠敬孝謹七事密疏以聞上自
是不復疑太子宣德間進尚書贊上親征漢王新
建禮部成命光祿設宴勳戚公卿皆往賀濙濙以
爲盛事立石廳事記之定議奉迎上皇儀注辦事
歸日與諸弟燕樂一堂扁曰壽愷逝年八十有九
贈太保謚忠安濙平易寬和廉靜寡慾居官數[illegible]

一毫不苟立朝幾六十年十知貢舉著芝軒集徽
生易簡方律身規鑑俱行於世
有學者病目戚戚甚憂陽明曰爾乃貴目賤心
人謂王陽明曰古之名世或以文章或以政事或以
氣節或以文章而公克兼之獨除却講學一節即
全人矣陽明曰從事講學一節盡除却四者亦無
愧全人
王文端爲冢宰時王直字行儉泰和人父伯貞知府

直以庶吉士入内閣書機密文字歷修撰侍讀學
士庶子少詹事禮部侍郎拜吏部尚書致仕方面
修髯器宇宏偉嚴重寡言笑終年八十四贈太保
諡文端嘗寓戴文進書云予愛執事之畫十年而
不忘戴進字文進錢塘人畫山水人物翎毛花果
兼法諸家馳名海内聶壽卿見之題其尾曰公愛
文進之畫十年不忘使公以此心待天下之賢則
天下豈復有遺才哉王聞之深自愧悔云老負此

累聶大年字壽卿臨川人父同文中書舍人成化
至京師以迎鑾暍死後五日乃生大年一目重瞳
穎悟絶人詩文知名兼善畫宣德中薦歷仁和縣
學教諭徵入翰林修史退卒
查應兆是永嘉同年一日置酒高會永嘉稱述肅皇
帝聖德查正色曰誠所謂有君如此者永嘉怒曰
謂我負之耶應兆字瑞徵長洲人累遷布政使嘗
爲水部郎分司武林鎮守太監驕倨見客每先據

上座應兆往見登堂禮畢太監直趨上座應兆笑
引却之謂曰君眞耄耶此客座非主人座也太監
倉卒無以應乃趨下座
夏正夫云此生不學一可惜此日閒過二可惜此身
一敗三可惜夏寅字正夫華亭人累遷江西提學
副使每試諸生日暮納卷畢則閲卷亦畢次早吏
胥抄案出矣藻鑑人才多在驪黄牝牡之外官至
右布政平生直道無黨援

陽明在西湖靈隱寺講學靈隱寺晉咸和元年建明初重建有塔四皆吳越王建寺殿中釋石長丈餘有花卉鱗甲之文工巧如畫力詆晦翁之說有一老僧在座問曰公爲秀才時曾依朱說作文否陽明曰此國家設以取士者安得不從曰當時何不自用已說陽明曰若自用已說則不得中式矣老僧笑曰然則文公講解是公寶筏苦海雖已渡豈可便棄耶

宋訥嘗附火爐脇下衣傷膚高皇帝鬪之曰脇者協也火傷汝脇將非汝居內相不能協助人主爲政神怒耶訥字仲敏滑縣人父崇祿元行臺侍御史追封魏郡公謚忠肅訥登元進士筮仕鹽山縣尹遭亂隱居明洪武初徵儒士纂修禮樂訥與焉四輔官杜斅薦勅召至京授國子助教拜翰林院學士進文淵閣大學士轉祭酒嚴立學規上恒謂訥骨格必壽命畫工繪其像肖焉喜謚天表獻安邊策上嘉納之學錄金文徵長其嚴馮嫉吏部尚書余熂移文以老致仕比訥陛辭上訊知其故以熂蔽賢擅權并文徵皆誅之訥居位如故卒年八十上自製文遣官致祭後每思訥舉爲教國子者楷法子麟監察御史復祖國子司業

楊文忠讀中秘書鄉司馬余肅敏歸老與別以大明律爲贈曰介夫當相天下熟此以助他日謀斷余子俊字士英青神人父祥戶部郎中子俊中進士

授戶部主事嘗有兩家爭田部檄子俊理之其地名偶與相爭者姓同執爲其家故産子俊曰然則張家灣盡張産耶卒爲直之仕至兵部尚書事事不苟有一事不當輙熟思之夜以繼日或對客猶沉吟未已或問之子俊曰官中一二事恐不當耳卒贈太保謚肅敏子俊巡撫延綏時徐廷璋巡撫寧夏馬文升巡撫陝西亦大有名稱關中三巡撫

章德懋曰大凡爲禮貴敬而和不必太促縮令人氣

索

劉野亭賜勅掃先塋 劉忠字司直號野亭陳留人少遊國子博士忠登進士改庶吉士仕至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方正嚴毅卒贈太保謚文肅 鄒

東廓邀別野亭握手曰吾歸不復來矣子國器也善自愛寧直毋婣寧介毋通寧恬毋競 鄒守益字謙之安福人父賢按察司僉事守益會試第一廷試第三授編修議大禮下獄謫判廣德州累遷祭

酒一意問學日與諸賢聚講卒贈禮部侍郎謚文莊子善太僕卿孫德涵按察僉事德溥太子洗馬

胡軫督學兩浙有士子懲以夏楚 軫字敬同豊城人持身廉儉風裁凜然 明年其人狀元及第設席款

胡以哥窑盤盞行酒 宋時處州章生兄弟皆作窑兄所作者視弟作色稍白而斷紋多號白圾碎故曰哥窑 曰此器世所寶也俗眼不識耳胡曰此器脆薄終不若良金美玉可寶也

竟拯楓山猶子致政歸俸餘四五百金楓山知之不樂曰汝此行做一場買賣回大有生患 拯字以道釋褐南宮官至工部尚書與人樂易不設城府天文地理醫卜百氏之術靡不研精得其肯綮卒謚恭惠

許文穆典試 許國字維禎歙縣人見時病七日不寐而蘇舉進士自庶吉士累遷禮部侍郎經帷進講儀容周慎音節鏗鏘託事獻規曲盡忠款上手書

責難陳善賜之簡拜尚書東閣大學士入贊機務累進少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贈太保謚文穆

出榜後約士聚射所戒厲之 射所在都門西長安街姚少師居慶壽寺址也寺後更名大興隆舊有石刻金章宗飛渡橋飛虹橋大大字嘉靖中寺災石亦燬錦衣衛都督陸炳請改爲射所尋以金鼓聲徹大內請移民兵教場安定門外移射所民兵教場而興隆故地以演象今人並稱射所演象

所云既至拜謁士切欲承其敎傾聽文穆六言曰
中後索賞賜者必多分毫皆不可與從我言者爲
好門生不從者反是聞者謂平平無奇朱國禎曰
國禎字　號平涵烏程人以清正名重於世仕
至少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　此卽是宋舉主
門生事之說不下帶而道存矣
永樂閒沈度爲學士　度字民則華亭人學問該博書
法尤精郡邑薦舉坐稽緩謫戍南詔時學士董倫

亦謫居南詔歸朝薦度召還未及登用禮部尚書
楊弘濟應詔薦之擢翰林院典籍歷檢討修撰侍
講翰林學士官子藻爲中書舍人卒賜祭葬　許鳴
鶴爲中書舍人朝中語曰學士不能文中書不能
書　鳴鶴江西人
閣試上死閒鳩燕吉士胡爟詩云　爟字仲光蕪湖人
抗疏言事名動搢紳　風日晴和欲醉人耳邊乍送
一聲新似將明主三推意喚起良農四海春花鳥
有情憐好景雨賜無補愧微臣聽餘忽動江南思
百畝沙田野水濱內閣以無補句譏巳黜爲戶部
主事　月令曰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
保介之御閒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
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
會講峴山寺列坐者甚衆或言妖書事語侵郭宗伯
郭正域別見神宗眞重冊立東宮之典外廷疑揣
鄭貴妃欲儲謀逆造刻飛書名國本攸關暗投中

外大學士沈一貫與大學士沈鯉禮部侍郎郭正
域有隙欲藉此開羅織之端賴神宗仁明恐爪連
蔓引獄得皦生光遂定妖書之獄又數年人皆曰
妖書是文華殿中書舍人趙士禎所作也　許敬菴
厲聲曰不必譚此等事決非讀書人所爲一座帖
然
李見羅　李材號見羅豐城人累官都御史撫治鄖陽
被逮　出獄戍閩道上仍督府威儀至福州城外許

敬菴出見勞問垂涕頃之正色曰蒙恩得戍猶是罪人當貶損思過柰何一路震耀見羅艴然曰迂濶

沈繼山問朱平涵曰外間謂我何如朱曰謂公口太很好罵人沈憮然曰信有之是我本色我亦自知其非然人要做成一片段不可改也後與孫太宰丕揚也大競孫一日過之好言請曰願與解開沈曰公解可我解决不可竟被攻而去

夙惠

李時勉甫成童 李懋字時勉以字行安福人歷庶吉士刑部主事四陳直言兩下囹圄召問不屈命金瓜士撲之肋斷脅折後爲祭酒平恕得士因除學內庭樹荷校學門諸生石大用等三千餘人上疏救解乃釋卒贈禮部侍郎謚文毅改忠文 每自勵曰顏曾希聖 周顏回字子淵孔門弟子十哲之首累封兖國復聖公明朝官其後爲翰林院五經博士曾參南武城人父點孔門弟子追封萊蕪侯參師事孔子得道統之傳追封郕國宗聖公與顏回俱配享孔子廟庭 四勿三省

王尚絅五歲 尚絅字錦夫郟縣人累遷浙江右布政使 讀孝經至立身揚名以顯父母謂其父曰兒長當如此 國史經籍志曰孔子爲曾子言孝道門人錄之謂之孝經

劉太中少而穎敏嘗過酒家取進簿閱而戲焚之便

呼筆更次第其數不爽 劉昌字欽謨吳縣人年十九舉鄉試第一明年舉會試第二廷對後大肆其力於學仕至廣東參政階太中大夫著懸笥瑣探行世

李傑數歲 傑字世賢常熟人仕至禮部尚書持已矜嚴待後進立崖岸 兄指紫微星令屬對 天官星占云紫微者太帝之座也一名天營一名長垣一名旗星 傑曰黃道日一座皆驚 黃道天文誌日循黃

道

神宗年十二時內史持申時行祛倦鬼文上覽而喜

灑筆改鬼作魔 時行字汝默吳縣人少從徐姓及第後始奏復之官至少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爲政援據典制斟酌物情從容應之曲中條理居恒恭儉好禮卒贈太師謚文定

孫文簡數歲聰悟人以紅燭請賦文簡即答曰色如朝霞光同夜月 孫承恩字貞甫華亭人父獻延平

知府承恩舉進士累遷禮部尚書翰林院學士沉默敦篤母以上元日生承恩歲張燈爲壽母歿不復然燈自少至老手不捉錢未嘗一問米鹽細小物價盈縮其心渾然赤子之初世廟嘗稱稀[illegible]小允卒贈太子太保謚文簡子克弘號雪居有高行善書畫

王華六歲戲水濱一客大醉來濯足去遺所提囊取視之數十金華度客醒必復來恐人持去乃投囊水中坐守之少頃其人號而至華迎謂曰求爾金耶爲指其處

倪鴻寶道琛鳴泉公五歲在父抱中輙請得即日就師學父節之云今破日不佳耳公曰以破吾愚豈不佳父大驚喜好語人吾斯知項橐 橐春秋時人八歲孔子師之

黃童非俊物也 漢黃琬字子琰江夏安陸人曾祖香祖瓊並有高名琬少辯惠建和中日食京師不見瓊以狀聞太后問所食多少瓊

思其對而未知所況琬年七歲時在側曰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瓊爲司徒琬以公孫拜童子郎時司空盛允有疾瓊遣琬候問會江夏上蠻賊事副府允發書視畢微戲琬曰江夏大邦而蠻多士少琬奉手對曰蠻夷猾夏責在司空因拂衣辭去官至太尉與王允謀誅董卓不遂下獄死

景皇帝召見神童李東陽程敏政 敏政字克勤休寧人父信南京兵部尚書謚襄毅敏政十歲隨父官

蜀巡撫槑綺以神童薦於朝讀書翰林院以進士第二人授編修疏議孔子廟庭諸賢從祀配享官至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主考會試給事中華泉同列林廷玉劾其嘱題賣士下詔獄致仕卒贈禮部尚書編著篁墩稿明文衡諸書因試其能使對蝤蛑渾身甲胄 蝤蛑介蟲爾雅翼曰八足折而容俯謂之八跪兩螯倨而容仰謂之二螯八足亥行隨潮解甲故名蝤蛑雄曰蜋螳雌曰博帶陸佃

曰尖臍者牡團者牝一名郭索一名無腸公子胄兜鍪也與胄子之胄不同 敏政曰鳳凰遍體文章 鳳凰羽蟲之長雄曰鳳一名鷗雌曰凰在天爲朱雀說文曰其像鴻前麐後蛇頸魚尾鸛顙鴛思龍文龜背燕頷雞喙山海經曰生於丹穴山首文曰德背文曰義翼文曰順腹文曰信膺文曰仁孔演圖曰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高二尺身備五色鳴中五音有道則見飛則群鳥從之

東陽曰蜘蛛滿腹經綸 陸佃曰蜘蛛設一面之網物觸而後誅之知誅義者也

韓邦靖五歲時與客奕背坐不視局以口對奕者始終不差一着

豪爽

胡梅林 宗憲 讀漢書 前漢書班彪撰續史記未就子固女昭踵而成之後漢書南宋范曄作 至終軍請纓事 終軍字子雲濟南人好學能屬文年十八選

爲博士弟子步入關關吏與繻軍問以此何爲吏曰爲復傳還當以合符軍曰丈夫西遊終不復傳還棄繻而去後至長安上書言事拜謁者給事中行郡國建節東出關關吏識之曰此前棄繻生也擢諫大夫軍自請願受長纓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往說越王王聽許請舉國内屬天子大說越相呂嘉不欲内屬發兵攻殺其王軍死時年二十餘故世謂之終童 曰男兒雙足宜從此處插入其餘

皆狠藉耳　狠藉草不編狼披雜亂也

厐玉與仲醇遊武林毎夜飲酒至醉互唱韻作詩舒匹紙寫擘窠大字唱絶而句不成者罰又遣一童子挈酒杯酒冷而篇不就者罰　墨池編論字體有擘窠書書家不解其義按顔真卿集有云點畫稍細恐不堪久臣謹據石擘窠大書此法宋人多用之墨札之祖也

劉玄子　劉黄裳字玄子光州人父綸重慶守黄裳習天官家言諳諸邊形勢機畧沈雄登進士授刑部主事遷兵部員外郎贊畫擊倭陞郎中　與黄仲子安小范遊西山仲子岸幘衣半臂紫袷衣坐連錢驄馬挾彈飛鳥應手而落遊人從之如雲郎以鳥犒遊人爲之語曰得山禽從舍人　黄道月字德卿合肥人行次居仲美姿態工文詞少好擊劍官中書舍人聞父訃嘔血立毀既葬號于墓而死

徐文貞過毛伯温過其舟毛呼侍者捧大盤四二盛

炙鵞二盛餕頭大如盌銀盌二注酒長啜大嚼傷若無人

解縉才名大噪時杭有王洪　洪字希範仁和縣人年十八舉進士歷行人給事中檢討進至侍講耿介忠亮嗜學能文負氣敢言爲衆所忌　吳有王璲　璲字汝玉善爲文以薦得侍從甚自矜許黄淮譖之遂論死　王達　達字達善無錫人爲文援筆立就以訓導入爲國子助教永樂初姚廣孝薦之授編修陞侍讀學士性不飲酒簡澹謙和　閩有王偁　偁字孟揚永福人父翰爲元潮州總管棄官走閩爲黄冠高皇帝詔起之翰自刎死偁甫九歳翰友吳海撫教之洪武中爲國子生永樂初授檢討氣節高勁文章雄偉移官交阯逮繫死　偁嘗謂洪曰吾五人者足以撑柱東南半壁

力士李金創入吳徐武功召試其藝與左右取吾棒來棒乃純鐵所爲重六十餘斤顧李曰盡試諸李

謝不習武功笑起運棒如飛

崔銑飲量洪亡可敵每酣輙歌劉伶能飲幾杯酒也留名姓在人間 伶字伯倫沛國人仕東晉爲建威將軍容貌甚陋性嗜酒嘗著酒德頌

倪鴻寶自以半生精氣爲帖括所拘持每向人云熊狠之罣桊縄何時出力乎 熊獸似豕山居冬蟄當心白脂如玉俗呼熊好舉木引氣謂之熊經美在掌狠獸似犬銳頭白頰高前廣後其鳴能小能大

玉劍尊聞　卷之七　三三

膏可煎皮可裘性善顧糞可作烽火煙直而聚雖風不斜性多貪故曰貪狠又蹂躪其草使之雜亂故曰狠藉

楊太宰 巍也 平生宦遊所歷名山皆取其一卷石以歸久之積石成小山閒時舉酒自飲一盃每石一種酬酒一盃亦自飲也

容止

陸宮保居朝高冠獨步令人凜凜不霜而寒

倪謙雙目炯然如電體有四乳 謙字克讓性極穎敏平生寬洪誠信子孫衣冠甚盛于時以爲盛德之報

張幼于年六十七有嬰兒色李本寧問何能爾 李維禎字本寧京山人父淑廣西布政得世譽維禎中進士選庶吉士好學有才廣通賓客風流蘊藉天下慕之官至南京禮部尚書 幼于笑曰我有嬰兒心故有嬰兒色我無嬰兒態故有嬰兒心 胸前曰嬰人始生抱之嬰前乳養之故曰嬰兒

玉劍尊聞　卷之七　三四

張元禎身不滿四尺爲日講官上命設低几就而聽之 元禎字廷祥南昌人生而靈異人稱奇童所在聚觀初寧靖王書元徵字名之都御史韓雍易之曰元禎擢進士位至吏部侍郎皙瘠纖弱而聲音朗徹崖岸孤峭數上疏論事人有過面折之

常開平 常遇春懷遠人賦性剛毅膂力絕人年二十三爲盜劉聚所得遇春欲擇所依棄聚歸高皇帝

先登拔采石磯授總管府先鋒自是從徐達征伐能遵守節制及自將兵運籌決勝不學而能開拓之功十居七八位至中書平章軍國重事封鄂國公追元君全師還次柳河川薨贈右丞相追封開平王謚忠武子茂弱冠封鄭國公以隸其婦父宋國公馮勝北征納哈出不奉約束削爵安置廣西龍州次子昇封開國公抗靖難師安置雲南臨安弘治中錄曾孫復錦衣衛指揮使嘉靖中封裔常

玄振懷遠侯狀類獮猴猴獸無脾以行消食猿之德靜以緩猴之德躁以翼指臂多修毫驍猛絕世

王太宰無髯老來生鬚盡白王國光字汝觀陽城人仕至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好談諧雅有吏幹爲當世所重

馬芳猿臂壯偉走及奔馬黃酋黃酋順義王子黃台吉也嘗與芳約日手搏爲壇塞上方廣五百步虎士百人立壇側芳結束登壇威容若神交手壁立意氣閒暇酋望見震懼不敢上拙矢三發而去

陳諤諤字克忠番禺人性剛直舉孝廉仕至順天府尹遷鎭江府同知犯顏敢諫屢瀕於危爲給事中奏事聲震朝宁上令餓數日奏對如前上曰是天生也呼爲大聲秀才

林尚書林堯俞字咨伯莆田縣人好學讀書有德行歷禮部尚書兼學士心淡榮利雖登顯列而抑降自守爲正人所重子銘鼎進士終參政母夫人鬚

長寸許有奇術卜吉凶

企羨

陸文定公嘗語人曰吾歷仕途見浙孫氏再世爲宗伯其列卿佐侍從者踵相接于朝閩林氏三世四尚書下亦爲郎署牧守而常與孫季泉孫陞字誌高號季泉賜進士及第授編修性資謹畏擇地而蹈覷屋漏如明庭對妻孥如大賓功名之際每退讓不敢居重義好施能容人絕口不談人短林背

泉林庭機字利仁號肖泉閩縣人父瀚兵部尚書諡
諡文安兄庭棉工部尚書諡康懿庭機成進士讀
中秘書授檢討涯撲光潔雍雍肅肅無繁縟之態
無枝葉之言官至南京禮部尚書諡文簡 對山林
爀字貞恒號對山庭機子也登進士官至南京禮
部尚書 遊言貌愿朴視寒畯無異詢其人人則約
斂檢括更過之天道忌盈鬼神瞰高兩家皆無虧
焉其子孫貴盛通顯根本確在於此

龔愷 愷字次元上海人 為直指當按粵西慘然不樂
往見嚴相國 嵩也 嚴曰吾嘗使粵所歷山川奇麗
快心駭目至今夢寐未嘗不在彼中適來雖叨黃
閣數年棠塵𩕔穢往來一衢何如彼中官司南面
芙蓉也龔後至粵每行得勝處輙嘆曰是閣老夢
寐不如者
王三原一日出有狂夫向之呼萬歲入部延僚佐議
之妻鸞部曰昔張忠定行軍三軍呼萬歲王曰止
勿言即反覆思得數策乃問曰忠定何以處之曰
亟下馬同呼萬歲衆遂不敢譁王歎曰吾輩安能
及古之人彼倉卒應變而有餘吾終日思之而不
足其好善如此 宋張詠字復之濮州人初科場試
詠賦自謂擅場欲奪大魁有司黜之詠憤毀裂儒
服欲學道於陳希夷希夷曰子當為貴公卿此地
非棲憩之所後果及第知崇陽縣民以茶為業詠
曰茶利厚官將榷之命拔茶植桑其後榷茶他縣

皆失業而崇陽桑成民富一吏自庫中出鬢旁巾
下有庫一錢詠命杖之吏勃然曰一錢何足道乃
杖我耶爾能杖我不能斬我也詠援筆判云一日
一錢千日千錢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自仗劍斬其
首申府自劾累遷樞密學士同知銀臺通進司兼
掌三班院兩知益州威惠及民料敵制勝人所不
及民間訛言有白頭老翁午後食人男女詠訪得
言者戮於市即日帖然詠曰訛言之興沴氣乘之

妖則有形訛則有聲止訛之術在乎識斷不在厭
勝賊李順黨中有避罪逃亡詠許其首身拘母十
日不出拘妻一宿而來詠斷云禁母十日留妻一
宵倚門之望何疎結髮之情何厚舊爲惡黨今又
逃亡許令首身猶尚顧望就市斬之於是首身者
繼至詠每斷事必爲判語蜀人鏤板謂之戒民集
詠發室中張燈炷香通夕宴坐郡樓上鼓番漏水
歴歴分明一刻差必詰之採訪民間事無遠近悉

得其實不以耳目專委於人曰彼有好惡亂我聰
明但各於其黨詢之再詢則事無不審矣李畋問
其旨詠曰詢君子得君子詢小人得小人自益州
歸復掌三班領登聞檢院瘍生於腦遂知昇州范
延貴爲殿直押兵過金陵詠問曰天使沿路來還
曾見好官員否延貴曰過袁州萍鄉縣境驛傳橋
道皆完葺田桑墾闢野無惰農及至縣廛肆無賭
博市易不諠爭夜宿邸中更鼓分明以是知邑宰

張希顏好官員也詠大笑曰希顏固善天使亦好
官員也即同薦於朝後皆號能吏遷吏部尚書知
陳州丁謂逐寇準詠知禍必及已乃延三大戶於
便坐與之博袖間出彩骰子勝其一坐乃買田宅
爲歸計以自汙卒贈左僕射謚忠定詠少學劒樂
爲奇節有士人爲僕夫持其不法事恐之且欲其
女爲妻即止詠知其事即陽假此僕爲馭出城斬
之遊蕩陰止一孤店一翁泊二子見詠負錢帛來

喜曰今夜好箇經紀夜始分其子推戶詠殺之持
劒斷翁首老幼數人併命於室至鄭州有一山人
氣貌甚古同宿旅中與之語皆塵外事不言姓氏
自稱神和子質明爲別云異日相會于西川詠異
之及知益州因患頭瘡龍興觀設醮是夕坐寐中
夢昔神和子謂曰頭瘡不是死病及覺語與道士
王文正文正云曾收得鄭韶州處士贈神和子歌
索而閱之益異其事乃建大閣上下十四間號曰

仙遊閣其歌刻石詠去蜀惜一卷實封文字與僧
正希白云候十年視此後十年詠卒希白請知府
凌策發文字乃詠畫像自爲贊云乖則違俗崖則
絶物乖崖之名聊以表德李畋苦疳既瘳詠曰子
於病中曾得移心法否對曰未也詠曰人能於病
中移其心如對君父畏之慎之靜久自愈
董玄宰家貧至典衣質産以售名蹟曰此正如異人
到門何論金帛若較量錙銖 黄鍾一龠容千二百

黍重十二銖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
爲鈞四鈞爲石銖兩斤鈞石曰五權八兩爲錙 便
是田舍翁教子豈能博尊賢敬士之報哉
傷逝
聶貞襄與陽明講學 聶豹字文蔚永豐人舉進士知
華亭徵拜御史官至兵部尚書歸建賜老堂以講
學終其身謚貞襄 往返質問然不肯執弟子禮至
陽明歿而始爲位哭稱門生故當時有生稱師歿

稱友者黄綰生稱友歿稱師者公 綰字宗賢承祖
廕弱冠即以聖賢自期揭座右曰窮師孔孟達法
伊周嘗官議大禮靖大同之亂充正使匿處安南
中外韙之
陳繼儒結茅小崑山之陽 華亭西南十八里有崑山
今既稱曰小崑山以崑山之爲邑故遜之耳晉二
陸嘗隱焉 廟祀二陸主 陸機字士衡吳郡人祖遜
吳丞相父抗大司馬機博學善屬文非禮不動入

晉仕著作郎至平原內史同母弟雲字士龍儒雅
有俊才容貌瓌偉口敏能談博聞强記善著述十
入歲刺史周俊命爲主簿累遷太子舍人清河內
史爲成都王所害 乞四方名花廣植堂皇之前 室
無四壁曰皇 曰我貧無以娛二先生請采花爲先
生春秋供蘋蘩名乞花場
沈萬山 山一作三名秀蘇州吳縣富人也 妻麗娘亡
山思之甚作恩鎖臺於塚上置離思碑其中有日

玉骨土融百形皆幻紅脂塵化萬態俱空構室見
其情牽樹碑由於恩結
雷何思卒鍾伯敬爲五言韻語十章哭焉付其家嗣
仍語之曰鬼不必時至家必時時誦之或令侍子
知書管司筆研者誦於所常遊息處以逢其至
孫蕡 蕡字仲衍廣東順德人表儀秀偉於書無所不
窺舉於鄉授工部織染局大使歷翰林院典籍補
平原主簿謫戍釋歸田里召拜蘇州府經歷爲藍

玉題畫坐誅 玉定遠人長身頳面臨陣突圍所向
有功初授充管軍鎮撫終拜征虜大將軍封永昌
侯擬進封梁國公適有發其私元主妃者上怒改
封涼國公玉素不學性很愎自恃功伐專恣傲悖
嘗占東昌民田御史按問玉擅逐之征北還夜度
關關吏以夜不即内玉縱兵毀關而入上益惡之
錦衣衛指揮使蔣瓛告玉謀反上集群臣廷議玉
展轉辯攀染不肯服吏部尚書詹徽叱玉吐實無

株連人玉大呼曰徽即吾黨遂并殺之族誅者萬
五千人臨州口占白鼉鼓 鼉音佗水蟲長一丈其
聲如鼓 三聲急西山日又斜黃泉無客舍今夜宿
誰家
陸子淵與何粹夫 何塘字粹夫懷慶人進士任編修
不屈於劉瑾出爲府同知官至右都御史篤道古
誼世尙變推而不受染卒贈工部尚書謚文定 盛
希道 盛端明字希道饒平縣人解元進士入翰林

爲檢討官至禮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謚榮簡進御
諂李文正於私第議及國事李手揮淚不已李卒
子淵以詩哭之末云白髮門生傷往事每看憂國
淚雙漣

常山梁維樞撰　孫允樸允桓校

棲逸

陳省公纂逸民史二十卷曰逸民如野燒草灰而根存亦復如夜書燭滅而字在此史之所由作也

馮元成素不樂仕進稱還家爲小三昧居山爲大三昧 道云貞一儒云致一釋云三昧一郎有二遯至於三言三郎昧在其間翰林誌學士毎下直出門謂小三昧出銀臺門上馬謂大三昧言去纏縛就

解脫也

鴈山五珍謂龍湫茶觀音竹金星草山藥官香魚也 鴈山在浙江温州府樂清縣龍湫之上有五湖秋冬鴈宿其上故曰鴈蕩

朱太守無宦情嘗曰豈以五斗易我五珍 朱諫字君佐樂清人登進士知贛縣稱神君累官吉安知府謝事結廬鴈山翛然有塵外之懷

都穆齋居蕭然樂奉賓客銜杯道古以永終日不殖生産或至屢空輒笑曰天地之間當不令都生餓死且晏如也 國寶新編曰穆字玄敬吴縣人成進士仕至太僕少卿乞休吏部賢之爲請致仕好遊山水所遊必撰一記著玉壺冰聽雨紀談周易考異史外類鈔金薤琳瑯

陳繼儒買舟載書作無名釣徒語人云毎當草蓑月冷鐵笛霜清覺張誌和 誌和字子同金華人父游朝通莊列書誌和唐肅宗時擢明經授錄事參軍

親亡不復仕自稱煙波釣徒號玄貞子李德裕稱其隱而有名顯而無事不窮不達嚴光之比云

陸天隨去人未遠 陸龜蒙字魯望長興人寓居松江甫里自號江湖散人天隨子甫里先生唐以高士召不至與顏萱皮日休羅隱吴融爲益友門有巨石乃遠祖績爲鬱林守罷歸無裝取以重其船者人稱其廉號鬱林石

黃姬水所居環以奇卉異石焚香獨坐當風日清美攜酒自勞 姬水字淳甫曾祖嚊比部郎父省曾以藝擅代姬水父母卒遂謝諸生徜徉丘壑所著篇什甚富研練精切書法遒逸 曰此亦令人駘蕩 駘蕩廣大之意又春色舒放也 居然三峩五嶽意 五嶽東岱南衡西華北恒中嵩

賢媛

姚廣孝 廣孝長洲人器宇恢弘性懷冲澹初爲僧名道衍字斯道居相城妙智菴師靈應觀道士席應真讀書學道兼通兵家言洪武中以高僧薦選侍文皇帝於燕邸深見親信與密謀永樂中以靖難功進官太子少師復姓賜名然終不蓄髮娶妻所居多在僧寺卒贈榮國公謚恭靖配享廟廷廣孝亦工文詞著有逃虛子集別有道餘錄則專詆程朱其友張洪嘗云少師於我厚今死矣無以報之但見道餘錄輙爲焚棄 佐文皇帝靖難歸省其姊

姊拒不見使婢語之曰做和尚不了可是好人 後趙石虎號佛圖澄曰大和尚此僧稱和尚之始

楊忠愍以諫死王元馭父慨然曰忠臣當如此矣母吳氏曰不然夫人人願死忠置人主於何地不聞古有諫行言聽臣主俱榮者乎

高皇帝御膳必馬后親調以進一日進羹微寒帝怒舉盂擲之羹汚狠籍后熱羹重進顏色自若 后宿州馬翁鄭媼女馬翁使氣殺人藏命定遠已而避地轉徙乃以后託諸好友郭子興子興妻張夫人極撫愛之遂以配帝洪武元年冊立爲皇后永樂元年謚高皇后

孫文恪妻楊氏爲詩麗而則 夫人仁和人福德兼備於諸子孫爲嚴師鑛嘗戒其友曰以札來者幸毋詭母詭歷吾母而後及我愼之也孫此子姓所交無匪人所聞無匪言 姓生也子之所生孫也故子孫謂之子姓

張敷華 敷華字公實安福人也父洪爲監察御史死土木之難敷華受蔭爲國子生登進士簡爲庶吉士累遷左都御史掌內臺事博厚純實剛介平恕嘗曰寧失不明毋爲不仁卒贈太子少保謚簡肅

爲楚左轄 左轄右稱尚書左丞杜甫贈韋左丞云左轄頻虛位近代稱左布政使 任滿檢羨金二萬餘兩歸見路夫人戲曰汝嘗笑吾貧今羨二萬不已富乎夫人曰願子孫得免饑寒常如今日足矣

于是謠籍錄之副在有司

沈惟炳母楊氏嘗訓諸子婦曰惟愼惟默可以處娣姒汝輩戒之汝輩腹能妊子難藏一語乎 惟炳字斗仲孝感縣人登進士官至吏部侍郎娣姒妯娌也妊孕也

謝元春母魏氏喜諸子讀書而不以榮進責望每逢下第輒置酒勞苦諸子曰此自有定分吾亦不須汝曹有此也友人輩嘗同飲至醉私相戲曰賀不

到門北堂傾尊 詩衛風焉得諼草言樹之背注背北堂也堂房半以北爲北堂房半以南爲南堂主婦治北堂故母稱北堂尊酒器

韓汝慶妻倨氏有詩才 韓邦靖字汝慶朝邑人兵部尚書邦奇弟也舉進士歷官參議性至孝父病殁側年餘 屈卒女與悲母集散失書貽康德涵文爲乞序 康海字德涵武功人於書覽而不誦甞曰上士恒逸下士恒勞經籍古人之魄也有魂焉吾得

其魂焉已矣譬之酒善飲者漉其醇不善飲者啜其醨其下則食糟醉焉耳其凡撰著惟靜而虛虛而意生然後操觚而揮數千言不竭狀元及第除翰林院修撰官官劉瑾用事重海是時瑾惡戶部郎中李夢陽代尚書韓文草彈文搆以他事奏下錦衣獄欲置之死海詭言救之明日瑾奏上激夢陽海親劾歸及順德遇盜而失有司追捕瑾敗遂以黨罷官家居不離聲妓曆數督卜無不克斷[illegible]

曉願藉皮爲楮 楮木名皮可爲紙 削骨代穎 錐錐
也以傳母集德涵感其誠爲作序表揚之且曰有
女如異足嗣矣何必生男哉

徐夫人教其子有曰財散可來名辱不復 徐夫人者金壇庠生周召詩妻也有士行生銓字簡臣進士上虞令鍾字介生進士庶吉士兄弟文章行誼之名噪天下

倪鴻寶在史局欲指陳時事方草未發親朋知觸威

貴色動舌出撓禁百端王安人聞群譁顧謂鴻寶
請得一涉指歸鴻寶示之草乃拍手大笑曰君語
平平諸君何事須懼卽如此遂爾驚天震地登爾
輩男子眞僵蠅腐草耶鴻寶決策遂上 蠅飛蟲好交其前足有絞繩之象亦好交其後足搖翅自扇故爾雅曰蠅醜扇也青蠅亂色蒼蠅亂聲

劉太夫人是商太宰母 商周祚會稽人曾祖廷試太僕寺卿祖爲正大理寺卿弟周初參議周祚成進士官至吏部尚書 一日廣會有尼突至陝方廣[illegible]
諷太夫人卽注干錢可恒河沙量福也太夫人搖
手曰吾何事福吾一九尼塞此善門既久矣麾使
亟去或勸太夫人誠云善門又可得福何靳少錢
太夫人曰吾避惡邦禍耳何善與福之有佛教其
徒布施而其徒顧乃責布施於人且使若等挾禍
福之說以簧閨媛凶而家矣吾亦以教吾子孫也 簧笙竽管中金葉也笙竽皆以竹管植於匏中而

竅其管底之側以薄金葉障之吹則鼓之而出聲笙十三簧或十九簧竽十六簧

寧庶人 宸濠也 妃婁氏 上饒人 素賢庶人驕蹇淫虐
婁苦諫至涕泣及敗投水死庶人旣就執見王陽
明以葬婁爲囑居囹圄中 囹圄獄名秦曰囹圄囹領也圄禦也言領囚禁禦也 每飯必別具饌祀之
言及輒曰負此賢妃

李希顏爲諸王子師 希顏號愚庵郟縣人牲行嚴戊

貫酬群籍洪武初薦徵爲春坊賛善大夫太宗北歸希顏歸隱夾谷授敎生徒慼時蹤念足跡不涉城市落魄顚頷首戴箬笠身著緋袍時臨盛會曰戴者本質著者君賜也一藩司騶輿訪希顏途遇一老枕袋側卧前驅蹴之乃希顏也遂輿班荊傾蓋而別

敎法嚴毅有弗若敎者以管擊額高皇帝撫而怒高皇后曰惡有以堯舜訓爾子顧怒之耶帝威用霽 霽雨止也唐魏徵傳霽威義如雨止也

用修七歲母黃夫人敎之句讀 凡經書成文語絕謂之句語未絕而點分之以便誦詠謂之讀 以筆管印紙作圈令用修書字於中曰即此自楷正可觀矣

術解

唐應德常云知曆數又知曆理此吾之所以異於儒生知死數又知活數此吾之所以異於曆官 曆歲時氣節之數也

王元馭始生身冷無氣鄭姬徐氏反覆諦視良久笑曰此名卧胞生吾能活之活則當貴趣使治之其法用左手掬兒右手摑其背百餘迥時啶而蘇

建文皇帝即位 帝諱允炆太祖孫懿文皇太子追號興宗孝康皇帝之次子也建文四年靖難兵入金川門宮中火起帝殂或傳遜於外 逼執周齊削爵爲庶人 周王諱橚太祖第五子國開封府建文元年竄雲南尋錮京師四年復之國齊王諱榑太祖

第七子國青州府土有武力恣肆不檢建文二年遇訐逮繫京師四年復國永樂中以反謀露削爵四西內國除 湘獻王自焚殺 王諱柏太祖第十二子國荊州府建文元年有告反者遣使即訊王懼闔宮自焚 事且至燕燕王懼謀靖難語未幾簷瓢瓦墜地碎王以爲不祥不懌姚廣孝曰祥也王罵曰子妄言若此何祥爲廣孝曰祥也天欲易黃瓦耳謀遂定 大明會典曰親王宮殿門廡及城門樓

皆覆以青色琉璃瓦

彌道人喜視人病令病人張口又張口噓即知病人可活否諸弟子置飯病人前道人出袖中鐵尺橫飯上誦大悲呪 大悲呪觀音菩薩所說 已起尺摩病者曰瘥矣脫不可活道人趨出病家問死期出其指示日數輒驗 道人蜀人也年六十餘始至慶陽不言凡所顧指色授故莫究所自來築土被衲無晝夜露坐子弟少年爭來事之道人善飲食以梳列諸案無問多少飲食之若更以梳列之不飲

食也李忠患頸瘍久不愈問道人道人曰此祟也汝往聘某氏謂其女輒將更聘女慚死此其祟汝李太驚伏地頓首曰奈何道人曰今遲我三日解矣瘍果瘥一日道人設几三層而坐其上諸弟子環守之夜半霹靂隱隱起屋脊若戈士甲馬戰鬭之聲諸弟子震懾伏地天明起視則道人死矣

文皇帝患瘕韓公茂治久不愈 公茂吳縣人爲太醫院使上甚重之 召戴原禮至 戴思恭字原禮以字行金華人學於丹溪朱彥修起死回生動若神助一洗拘方泥法之陋積官至太醫院使 問所用藥曰是也又問帝嗜何物曰生芹原禮曰得之矣投一劑夜暴下皆細蝗

太祖兵取江西天師張正常來覲京師 正常字仲紀貴溪人漢留文成侯四十六代孫也天性夷曠瀟而不緇自號沖虛子 上謂群臣曰至尊者天豈有

師也以此爲號褻瀆甚矣遂命去其舊稱俾爲眞人以領其教正常有道術嘗投符朝天宮井中飲者疾輒瘳詔作亭井上名曰太一泉 太祖於冶城舊址建朝天宮奉上帝

嘉靖中江以南競南音靡聲伎耆龔過金陵 龔休字人母夢龜入臥內遂有娠生龔會大父年八十命曰八十云大父以賈起家龔從父兄受賈少負意氣務上人時壽州鍾山琵琶最善故嘗師樂師

張六老雞奉千金爲山壽師事山盡得山法雞卧起服習居頃之過山遠矣當是時渭人李貫善技擊襄陽吳奇善騎射豫章孫景善蹴踘金陵馬淸善簫吳人張大本善琴皆獨步雞悉從之受業客曰變猶不免於窮吾惟吾子之力詘矣雞乃綴一切仍專事琵琶既託賀而遊所至人人親雞入平康里爲淸彈琵琶（琵琶胡琴推手前曰琵却手後曰琶居書曰自下逆鼓曰琵自上順鼓曰琶）諸美人無知者安氏媼聞之大驚曰此先朝供奉曲也國工張六老能之客何爲者既而知其雞也起爲按節相視以爲知音

曾義山善占卜（義山上高縣人）得異書名銀河棹山卒劉伯溫官江西經山家其子遂以授劉劉後占卜如神

周洪謨上疏請造璿璣玉衡純皇帝即命洪謨自造衆謂必不可成旬日間造成以進（璿璣玉衡舜[illegible]天文之器以齊七政者璿美玉以爲璣轉運象天衡橫簫也以簫從下窺望之占日月星辰吉凶之象漢世以來謂之渾天儀）

郭靑螺與蔡見麓同爲方伯（蔡國珍字汝聘號見麓奉新人進士居南都刑曹與名流講求性命經濟有四君子之稱歷晉吏部尚書素履嚼然死無千金之產贈太子太保謚恭淸）蔡有引去意一日坐弘濟堂指堂扁弘字曰子爲我拆一字郭曰公意將引去而數未能蔡曰何也郭曰弘字左爲弓而無丨是未能引右爲厶而無土是未能去蔡笑曰奇哉郭曰非徒如此也扁有濟字公將開府齊魯或操江又不徒如此也堂字尚書而後歸土蔡笑曰是太穿鑿後言一一驗

巧藝

吳偉臨繪用墨如潑雲旁觀者甚駭俄頃揮灑巨細曲折各有條理若宿構然（偉字次翁江夏人[illegible]）

直有氣岸與俗寡諧好劇飲或經旬不飯又好妓
畫山水人物入神品求者非人不應憲宗召至闕
下授錦衣衛鎮撫待詔仁智殿作松風圖上曰眞
仙筆也因以小仙爲號孝宗命畫稱旨授百戶賜
畫狀元印

文徵仲楷書 鍾王今隸謂之楷 極意結構疎密匀稱
位置適宜如八面觀音色相具足 觀世音自在菩
薩者古正法明如來也如來是其證果之實相菩

薩乃其行教之應權釋迦授記以圓通菩財遍參
其妙法消災救苦揭暗破昏被功德者無涯奉香
火者恐後

陳登 登字思孝長樂人諒直善文詞工篆籀洪武中
以薦召入中書舍人 精小篆 李斯刪古文作小篆
時滕用亨素負書名 滕權字用衡更名用亨蘇州
人永樂中被薦獻詩授翰林院待詔善鑒古器物
書畫 一日對大衆辨難許氏說文詞說鑿起登隨

問條荅考古證今百不失一 漢許愼字叔重召陵
人獻帝時舉孝廉惇篤博學馬融常推敬之時人
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撰五經異議又作說文解
字十四篇

劉麟嘗欲建樓以居無力文徵仲爲繪一圖名曰神
樓騷人墨客爭咏之

楊用修與陸子淵論字子淵云字譬如美女清妙淸
妙不清則不妙用修曰豐豔豐艷不豐則不艷

徐霖工篆法常語人有明以來喬宇篆法第一佗人
莫得望也 霖字子仁南京人補弟子員任放不諧
俗好遊觀聲伎築快園委曲有幽况或美其美須
髯呼之爲髯仙

袁中郎宿山寺 袁宏道字中郎公安人兄宗道左庶
子弟中道進士咸擅才名宏道登進士官吏部郎
中
坐客出宋仲珩書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卷同觀
宋璲字仲珩承旨濂之子洪武中官中書舍人僉

剛經佛在舍衛國中說僧强中郎書客曰仲珩必
屏處書子豈亦有此癖耶中郎曰彼工書畏賊名
耳吾亦何畏也乃書數幅
蹇忠定善書文皇帝授金龍文紙使書外國詔偶落
一字蹇奏曰臣敬畏之深輒復有此帝曰此紙艱
得姑注之蹇曰示信遠人豈以是惜帝復授以紙
更書之
解縉工行草書求者卽與之曰雨露豈擇地而施哉

劉伯昇小變楷書謂之行書張伯英法謂之草書
鍾伯敬寄譚友夏寒河圖友夏居門與寒河對多其
位置竹樹陂岸不寒河不已後偶作一古樹不覺
高出於紙茅齋之外不益一物空處忽露半舟曰
此寒河也題而寄之
邢子愿書模臨二王幾於奪眞而自運故佳晋王羲
之字逸少臨沂人導從子年十三謁周顗顗異之
時重牛心炙坐客未噉顗先割啗羲之於是知名

及長善書爲古今之冠從伯敦嘗謂羲之曰汝是
吾家佳子弟當不減阮主簿阮裕亦目羲之與王
承王悅爲王氏三少太尉郗鑒使門生求女壻於
導導令就東廂徧覯子弟門生歸謂鑒曰王氏諸
少並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東牀袒腹
卧若不聞鑒曰正此佳壻訪之乃羲之也遂以女
妻之仕至右軍將軍會稽內史雅好服食養生性
愛鵝有姥養一鵝善鳴將攜親友就觀姥烹以待

之羲之嘆惜彌日山陰有道士養好鵝羲之甚悅
求市之道士云爲寫道德經當舉群相贈羲之欣
然寫畢籠鵝而歸王述與羲之不協述蒙顯授羲
之恥爲之下遂稱病去郡於父母墓前爲文自誓
不復出仕王獻之字子敬羲之幼子少有盛名高
邁不羈數歲觀門生樗蒲曰南風不競門生曰此
郎亦管中窺豹時見一斑獻之怒曰遠慚荀奉倩
近愧劉眞長遂拂衣去與兄徽之操之俱詣謝安

二尤多言俗事獻之來溫而已既出客問安兄弟優劣安曰小者佳客問其故安曰吉人辭寡以其少言故知之嘗夜臥齋中有偷人入室盜物獻之徐曰青氊我家舊物可特置之群偷驚走工草隸善丹青桓溫使書扇筆誤落因畫作烏駁牸牛甚妙經吳郡聞顧辟彊有名園先不相識乘平肩輿徑入謝安請為長史新起太極殿安欲使獻之題榜而難言之試謂曰魏時凌雲殿榜未題而匠者

誤釘之乃使韋仲將懸橙書之比訖鬚鬢盡白裁餘氣息還語子弟宜絕此法獻之知其旨正色曰仲將魏之大臣寧有此事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長安遂不之逼問曰君書何如君家尊答曰故當不同安曰外論不爾答曰人那得知為中書令卒謝玄雅愛其父子書各為一袠置左右以翫

黃昭素獨操機杼而置古帖中亦不復可辨　黃輝字平倩南充人以進士讀書中秘博極內外典同館焦竑以宏雅名自愧不如詞翰流傳於世官至少詹事發歲批簪翛然玄遠

何主臣以篆刻重片石與金同價

用修謫滇中　滇池在益州　有東山之癖　晉謝安攜妓遊東山　諸夷酋欲得其詩翰不可乃以精白綾作裓遺諸妓服之使酒間乞書楊欣然命筆醉墨淋漓帬袖酋重賞妓女購歸裝潢成卷　裝飾也潢以漿染紙也唐六典有裝潢匠

夏昶畫竹石名擅一時　昶初姓朱字仲昭崑山人登第為庶吉士文皇帝課書學昶獨被賞改中書舍人命書宮殿榜額賚甚至遷考功郎出守瑞州入為太常寺卿直內閣其所守官皆無失名譽

劉長欽有碁癖　劉紹恤字長欽安陸人進士官至僉事好讀書嘗讀晉書掩卷曰詞不古雅當為改修復拂衣起曰生人不滿百何自苦如此世稱劉瀟湘博物誌曰堯造圍碁丹朱善之　終日與人奕所

對皆中下品無相抗者爽能常擲子於地曰人知屢負不樂不知屢勝亦悶譬之享大鼎遇噎食人何能暢

陳遇能繪事嘗寫高皇帝御容絕肖見者肅然其弟偶戲寫山水遇叱曰我豈他無一長汝乃習其下者 遇字中行家金陵高祖義甫宋翰林學士曾祖執中兵馬都統制祖文德元進士判溧陽父辛之淮南鹽課提舉遇自少篤學至正中授江東明道

書院山長遷温州教授因亂棄官歸隱署其室曰靜誠太祖定鼎金陵御史泰元之薦於上即日召見與語大悅引至帷幄征討機務皆咨詢之累授官至禮部尚書皆辭不就上稱君子每見必坐坐久必賜宴廐馬送歸年七十二卒遣官賜祭子紫仕至工部尚書加恩贈遇大理寺少卿

郡守汪滸欲圖儀門 滸陝西成縣人儀正也 使隸召畫師沈周周衣緇布服冠里老巾指示一徒[illegible]畫畢乃去未幾汪以計入都謁内閣李西涯李閣啓南安否汪大媿覲回造鄉訪之

倪元鎮厭世濁不畫人物沈啓南倣倪一九淡墨加釣叟樵客曰世固濁在畫何必濁畫如元鎮則將軼汗漫圖混沌乃得哉 汗漫渺茫貌混沌陰陽未分也

伯虎作洗桐圖左列高梧一株孤竦秀特枝葉間有生氣一童子捧盂一老人方袍鶴立灑指作洗滌

狀迎筆細潤幾同繭絲 桐木有四種白桐可斲琴葉三岐開白花不結子荏桐子可作油梧桐收其子可炒作果岡桐體重不可作琴

徐執菴 徐亮江陰人嘉靖中進士 邀客園亭陳沱江至 沱江陳淳子括也 主人未出手擊破其亭上珍石執菴意沮不樂沱江取案頭紙作大石圖奇峰突兀雜以幽卉風雨空濛顧執菴曰此石比君家石何如執菴大喜留酌竟夕人人呼為沱仙陳白

暘嘗云吾作枝頭括兒點花世間絕無寶矣

董玄宰揮毫掃素簇簇如行鬣閃閃如迅霆飛電

高廷禮畫山水極工客求之輒自戲曰令我作無聲詩耶 高棅字廷禮新寧人洪武初入翰林爲待詔遷典籍嘗總唐人詩爲品彙百餘卷

張益與夏㫤同年㫤見益作石渠閣賦出己上遂不復作文益見㫤竹妙絕亦不復寫竹 益字士謙江寧縣人永樂中進士授中書舍人累陞翰林侍讀

學士參機務死土木難贈學士謚文僖爲人溫雅明敏詩文雄健有法孫琮官右都御史石渠閣漢藏書閣名

黃諫博學工書著從古正文五卷藝林宗之

章皇帝文武全才遊戲丹青直臻妙境萬曆中顯皇帝取玄兔圖示輔臣史臣張居正而下三十有五人令賦詩親書並得自用圖記

華蟄以繪事妙天下每落筆輒題咏其上云空塵詩畫天下稱曰華空塵 蟄草丘人

侯鉞少年遊古廟見一翁步入自稱九華山人曰子必貴再益一骨必有殊巧揭脅衣若有所內微痛久之乃平遂能寫人形神嘗一識面者去之數十年能肖貌進士時榜下三百人皆識貌畫而誌之一日遇群盜返乃圖盜衣冠狀貌送吏盡獲諸境 鉞字義甫東阿人戟髯電目論事口如懸河官至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

寵禮

顯皇帝嘗命諸講臣書扇王文端 家屏也 書訖誤用私印亟滅其跡上問故諭文端復用私印而手擇十扇畀文端書每呼爲王黑子

高皇帝嘗及開濟所居曰大官人必得大宅第即與刱爲之制甚宏麗令有司以此爲式時人因呼爲樣房 國史實錄曰濟洛陽人初爲國子助教以疾歸訓徒里中御史大夫安然薦其材召拜刑部

尚書勤政有為令□司各置考功歷日書官員所
行事績覈其勤怠上信用之待之甚厚濟自負持
法淵肆殘酷立寅戌簿以限僚屬出入上聞切責
之曰古人以卯酉為常道今使趨事赴工者朝自
寅暮盡戌則奉父母會妻子能幾何時耶濟不聽
又執殺獄官奴使甥女掠取寡妹家財御史陶垕
仲等劾奏伏誅

燕王既定京師稱尊號拜姚廣孝僧錄左善世一日

上顧廣孝曰卿若有不豫色然何也廣孝曰臣朝
與吏部尚書言歷五階而上言已歷五階而下是
以介介耳上曰吾所以欲爵卿也輒拜太子少師

永樂中周述與弟孟簡同舉進士 述江西吉水人仕至左庶子兼侍讀孟簡歷詹事府丞 內閣奏孟簡
第二述第三文皇帝曰兄弟齊名古今罕比二宋
故事不以弟先兄乃擢述第二而置孟簡第三 宋庠字公序雍丘人舉進士第一儉約好學累官
翰林學士參知政事與呂夷簡不合出知揚州歷
中書平章封鄭國公卒贈太尉謚元獻弟祁字子
京與兄同時舉進士人呼二宋以大小別祁歷同
知禮儀院詔定新樂進龍圖閣學士與歐陽修同
修唐書官至翰林學士承旨奢侈多遊燕卒贈尚
書謚景文

章溢奏定處州七縣稅糧比宋制畝悉加五合 六尺為步步百為畝十龠為合十合為升 上特命青田

縣糧止作五合起科餘准所擬曰使劉伯溫鄉里
子孫世世為美談也

楊文貞在內閣時夫人已早世惟一婢侍巾櫛 文貞元配嚴夫人繼郭夫人即此婢也子導官太常少卿
一日中宮喜慶大臣命婦朝賀太后聞文貞無
命婦令左右召婢至見其貌陋衣敝重為粧梳易
首飾衣服而遣之且笑云此回楊先生不能認矣
翌日 翌日明日也 命所司如制封之

敬皇帝每朝罷獨宣劉大夏講論移時三學士咸大
閣門伺劉出問上所言有朝士賦詩曰當時密語
人不知左右惟聞至尊笑

任誕

汪道昆每飲大小尊罍錯陳以盞一一几爲率啜之至
盡畧無餘瀝嘗言善飲者必自愛其量每見人初
即席便大吸者輒笑之

王敬美好栽花果謂兒輩吾他無所溷汝異日日致

一花供我目足矣

鄭善夫好遊名山（國寶新編曰善夫字繼之福州人仕至南京驗封郎中）峻陟冥搜都忘內顧

祝允明黑貂裘甚美（貂鼠類出東北邊今人謂之貂零）欲市之或曰青女至矣何故市之（淮南子曰青女天神青娥玉女主霜雪）允明曰昨蒼頭言始識不市而忘敝之篋何益

姜寶爲宗伯（寶字廷善丹陽人仕至南京禮部尚書）大戒六院毋得遊行人跡無敢至者張幼于至自
門先入舊院盤桓旬日仍收所榜禁帖面宗伯曰
請爲先生開一面之網宗伯笑而容之曰吾故疑
有此（祝網者置四面曰從四方來者皆罹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解三面置一面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

張幼于每過四更殘月披衣起玩下拜曰麗人拜新
月居士拜殘月顧不勝耶

郟縉訪駙馬都尉（官名）不在家公主聞其名欲覿之（周制天子嫁女諸侯不自主婚使諸侯同姓者主之故謂之公主帝姊妹爲長公主帝姑爲大長公主後漢封縣公主諸王女封鄉亭公主）隔簾使人
留茶縉索筆題詩曰錦衣公子未還家紅粉佳人
喚賜茶內院深沈看不見隔簾閒却一團花公主
怒奏聞文皇帝曰此風流學士留他做甚

西涯晚年妣對碁酒何孟春以爲勸（孟春字子元號

燕泉郴州人祖俊提學僉事父説刑部郎中孟春
癸進士歷官吏部左侍郎嘉靖初議大禮偕百官
伏闕號泣以諍上怒奪孟春俸尋調南京工部還
鄉調理明倫大典成削職於書無所不讀曆數兵
法奇遁之術皆臻其妙所著有餘冬序錄閒日分
義軍中耳學文集奏議行於世 西涯曰將何消日
孟春曰詞翰熟自天成足娛日力既惠後生又垂
遠世西涯笑曰此後生計吾老不暇爲此一日西

涯在恭酒間乞詞翰者踵至西涯色弗怡大書一
絶云莫將性命作人情寫字吟詩總害生惟有圍
棊堪遣興客來時復兩三枰 枰棊局 孟春觀之悚
然知其前意之所在

謝木齋 遷也 致仕還家每日與諸女孫鬬葉子以消
日常買青州大柿餅宣州好果戲賭以爲樂不問
外事

用修在瀘州嘗醉胡粉傅面作雙丫髻插花門生舁
之諸妓捧觴遊行城市了不爲異

王稚欽少好狎遊黏竿風鳶諸童子樂驅不可馴父
母扑抶之輙呼曰大人奈何虐海內名士

方太古與黃省曾諸君遇於途誦近所爲詩値雨且
至咸匆遽欲疾歸太古愈益徐徐誦不輟已而雨
大濡浥明日乃謂客曰昨與洽吾乃徐步然諸君
前亦遇雨也奚擇 太古蘭谿人少有美名其性好
潔黃姬水嘗與徐縉偕造止之宿薦以新裀席余

潔之香氣乃自令解所攜白褚藉之寢迨明視之
猶故不爲動鮮若初置之無痕襞積者

莫雲卿好石又好畫或譏其無益則笑曰以無益之
事悅有涯之生阮屐嵇琴 阮孚性好屐或有詰阮
正自蠟屐嵇康善彈琴 所以小萬物彼奔塵途而
病夏畦者獨益哉

殷海岱縻歸里中同黨爲酒令遲勝微詩殆無虛日
常曰二三子毋以老而棄我我吟不後人醉不先

人殷稱嘉定人官至南京兵部郎中

官殿中憲臣者以嚴重寡言笑為得體李灌谿挾谿山風月器外坦中人或規之灌谿笑曰吾寧不稱御史其無失名士面孔 李模字子木吳縣人父吳滋副使模高亢有氣節舉進士仕至浙江道御史延按眞定吏民懷之

為元成云史稱韋蘇州所至焚香掃地而坐超然高潔 唐韋應物京兆人天寶時為三衛郎後累遷刺

蘇州少時扈從遊幸豪縱不羈玄宗崩始折節讀書工為詩 余半日閒居亦與蘇州好同古人稱晚食當肉緩步當車余謂焚香可以當栽花掃地可以當營宅

莫雲卿云世間奇書好山異人美女得常入目何必佩丞相印

歸德 其屬為宋 沈公年甚老甚健家有五愚公耐曰守株 韓子曰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折頸而死因釋耕守株冀復得兔 曰移山 列子曰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畢力平險操蛇之神聞之懼其不已也告之於帝帝感其誠命夸娥氏二子負二山一厝朔東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 曰刻楮 列子曰宋人有為其君以玉為楮葉者三年而成亂之楮葉中而不可別也此

人遂以巧食宋國使天地之生物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聖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 曰揠苗 孟子曰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弁公而五皆圖畫壁開門生故吏至則拉入杏花酒肆中或與鄉父老賭博餅餌勝負以為樂

陳眉公每當二分 春分秋分 前後月遣平頭長鬚移花種之犯風露廢櫛沐客笑曰眉道人命帶桃花煞也 眉公笑曰乃花帶驛馬星耳

曾棨能飲酒人莫測其量張輔欲試之圖其腹作桶置廳事後乃邀棨飲如其飲注桶中竟日桶已溢別注甕中又溢棨神色不動夜半歸第 輔字文弼祥符人父玉靖難功第一東昌大戰被創而歿封河間王謚忠武輔器宇雄壯顧盼有威弱冠以靖難功封新城侯四征交阯殲厥渠魁分畫疆圻建立郡縣一統之盛古莫與比定功封英國公子孫世襲進太師掌中軍都督府加光祿大夫左柱國

卒從北伐死於土木之難封定興王謚忠烈子懋嗣

徐昌穀搆別墅而後塚纍纍或曰目中毎見此定不樂徐曰不然見此正使人不敢不樂

屠隆謂其鄉桃花開時士女競遊極可觀粒臧懋循往觀比至祇見婦女椎髻布裳村野不堪臧殊悔來已而數輩至靚莊妖麗減閒為請屠云吾家兒女臧欲引避屠挽之云正欲君看不然謂四明無人懋循長興縣人官南京國子監博士

顧文康 顧鼎臣字九和崑山人進士第一條特有大誌嘗簡侍經筵日講因進講宋儒范浚心箴敷陳剴切上注聽稱說自註釋心箴及視聽言動四箴又製敬一箴從至少保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贈太保謚文康 微時讀書山寺逐得一犬剝之來薪不得走佛殿揖羅漢曰不得已煩大士因斧其像以爨犬熟即呼群兒環坐擘而

大嚼為之一飽

文淵閣下芍藥三本開七花李賢設酒邀呂原劉定之等八學士共賞惟黃諫以足疾不赴明日復開一花衆謂諫足當之咸賦詩以為盛事 大內皇極門東會極門南入曰內閣有文淵閣輔臣票本擬文脩禁處

徐武功遊林屋洞天其中窈窱幽黑久無遊者武功剝炬而入行至一處平敞宽崇壁作金色石乳滴

至地瑩如白玉中設石淋再欲進步則有流水阻絶題曰隔凡字勢飛逸疑非人間書也

錢鎮鎮字守中烏程人登第官武選郎子士完字繼修官山東制府過陸綸綸字理之仕終布政女奴杜氏遞茶錢歸謂茅夫人曰杜女孱紅生子必貴遂請於陸納之果育士完

玉劍尊聞卷之八

玉劍尊聞卷之九

常山梁維樞撰　男允杰允柟校

簡傲

何天啓爲浙江僉事天啓字羲占貴溪人里中夏相國召起過浙夏言字公謹貴溪人舉進士授行人擢給事中請親蠶議郊社議配享議禘禮多當上意進侍讀學士累遷武英殿大學士入內閣進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總督陝西三邊曾銑念河套肥饒地久棄之邊與寇共之欲以十萬衆逐寇因復故地言信以爲功必可成下兵部會廷臣議上惡之少師嚴嵩遂具疏稱寇之不易勝河套之必不可復力詆言之擅權於是罷河套之役而使緹騎捕銑當以交結近侍官員紊亂朝政律斬妻子流二千里捕言擬曾銑律坐棄市隆慶初其家上書白冤狀復其官賜諡文愍天啓偕群僚旅見無私焉夏目攝之天啓若不愉後致書云十畝湖

中不了蘇公之案九重天上空逹殷生之函殷浩
字深源陳郡長平人父羨字洪喬爲豫章太守都
下人士因其致書者百餘函行次石頭皆投之水
中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爲致書郵終
於光祿勲浩識度清遠弱冠有美名善玄言與叔
父融俱好老易融與浩口談則辭屈著篇則融勝
浩由是爲風流談論者所宗或謂浩曰將莅官而
夢棺將得財而夢糞何也浩曰官本臭腐故將莅

官而夢尸錢本糞土故將得錢而夢穢時人以爲
名言三府辟皆不就于時擬之管葛王濛謝尚知
浩有確然之志相謂曰深源不起當如蒼生何建
元初褚裒薦浩徵爲建武將軍揚州刺史遷中軍
將軍假節都督諸軍事敗績桓溫上疏罪浩竟坐
廢爲庶人徙于東陽之信安縣浩少與溫齊名溫
嘗問浩君何如我浩曰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也
至是溫語人曰少時我與浩共騎竹馬我棄去浩

輒取之故當出我下也浩被黜終日書空作咄咄
怪事四字甥韓伯隨至徙所經歲還都浩送至渚
側詠曹顏遠詩云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因而
泣下後溫將以浩爲尚書令遺書告之浩欣然許
焉荅書慮有謬誤開閉者數十竟達空函大忤溫
意由是遂絶　夏覽而笑曰夫既以蘇殷自況而欲
誰爲安石桓溫哉王安石字介甫撫州人位至丞
相左僕射封荊公追贈舒王

張之象間從諸貴人遊羅綺滿座褻褲褻褲衣破也
不借披襟命犀旁若無人之象字玄超常憤時俗
趨炎乃反傅咸意著叩頭虫賦以見誌四明豈存
禮讀之象文曰天生老豈何復生此子
宋鶩池讀書嶧山厭薄交遊嶧山即嶧陽在山東兗
州府鄒縣南秦始皇登此李斯刻石頌德乃作一
小戶非匍匐不能入署其戶曰狗洞縉紳先生過
訪者輒難之惟濮上李伯承徃來其中李先芳字

伯承仕至寧國府同知

吳獻臣爲松江同知有時與太守燕居捫一蝨置卓上周圍以唾作圈直視太守曰看你走到那裏去

吳廷舉字獻臣湖廣嘉魚人歷僉事忤逆瑾逮詔獄謫戍鴈門瑾誅復職仕至南京工部尚書謚清惠廷舉獨行自信不苟同於俗氣節稜稜若秋霜烈日

常明卿時過倡家宿至日高舂徐起或參會不及長

吏訶之赧然曰故賤時過從胡姬飲不欲居薄耳

常倫字明卿山西沁水人父賜陝西按察司副使倫舉進士授大理寺評事被謫不赴縱酒自放好彭老御內術自謂得之神僊可立致一日省墓從外舅滕洸馬飲大醉衣紅履雙刀馳馬塵絕從者不及前渡水馬顧見水中影驚蹶墮水刃出於腹死故人平陽守王溱爲收葬之

王稚欽爲翰林庶吉士故事學士二人爲庶吉士師甚嚴重稚欽獨心易之時登院署中樹而窺學士過故作聲驚使見

孫太初寓居武林費文憲罷相東歸

費宏字子充江西鉛山人進士第一初宏領鄉薦上春官也世父瑄以都水主事出治呂梁貽之書曰汝脫下第毋南歸宜入北監讀書瑄遂宏訊之曰伯父何以逆知宏之弗第而必令入北監耶瑄曰此爾遠到之兆也吾嘗夢汝入監領班鐵籤乃彭文憲公故物

文憲嘗遊北監中狀元汝第勉之至是果然人咸異之仕至少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世宗嘗御製詠春詩及四景詩屬宏和自序其端名曰詠春同德錄題其銜爲內閣掌參機政輔導首臣賜銀圖書文曰舊輔元臣卒贈太保謚文憲宏恭慎謙抑明習國家故事能持重得大體故三入政府以功名始終子懋賢官兵部職方郎中

訪之值其晝寢久之乃出了不謝送之及門第矯首東望曰

海上碧雲起遂援赤城大奇大奇文憲出謂馭者
曰吾一生未嘗見此人 赤城天台山名狀如雲霞
王元美與蔡子木徐子與吳明卿謝茂秦飲子木被
酒高歌其夔州諸詠甫發歌明卿輒歎復歎聲與
歌相低昂歌竟歎亦止為若初醒者子木面色如
土 蔡汝楠字子木年十八舉進士授行人歷遷兵
部侍郎上望見汝楠貌寢出為南京工部侍郎
楊君謙每以文示人其人曰佳楊即掩卷曰何處佳

其人不能荅楊便去不復別
王允寧謂王元美曰趙刑部治狀何如元美曰循吏
也且苦吟允寧大笑曰循吏可作詩何可便作 王
維禎字允寧陝西華州人舉進士官至南京國子
監祭酒性亢急於世少所推讓為詩文好深沈之
思而務引於繩墨
文彭為文學掌故構李士大夫過必謁之彭遣人持
刺城門授之云掌故報謁令之前則對云實未來

也人以其負當世名笑而已 彭字壽承貢授秀水
訓導擢國子監博士教直埏炀善書尤工古隸
李于鱗高亢有合已者引對昏旦不問不合輒戒門
絕造請數四終不一見之亦不自駕請謝
弇州主盟四方客輻輳門下點額暴鰓 三秦記曰江
海魚集龍門下登者化龍不登者點額曝鰓 辰玉
獨蜿蜒以通家子見不以北面見曰大丈夫豈肯
寄人籬落傍人門戶然弇州數數從他所購其詩

若文讀之輒曰才子才子
唐寅與客對奕有給事自浙來訪入其廳與寅揖寅
曰正得奕趣給事趨而出至黃昏寅奕罷始訪給
事舟人告給事已寢寅曰吾亦欲寢竟上給事牀
解衣卧引其被相覆給事欲與談寅酣寐不應至
明日午已過寅猶未起給事欲赴他席呼寅寅曰
請罷席歸而後起給事登輿去寅竟披衣還家
徐文長自稱曰田水月客胡總督野服具賓主禮幾

渭字文長山陰人能屬文爲諸生胡宗憲招致幕府管書記爲獻白鹿表人以是始重渭性通脫好與群少年呢飲市肆宗憲被逮渭慮禍及遂發狂引巨錐剚耳刺深數寸又以椎擊腎囊碎之不死渭爲人猜而妬妻死後有所娶輒以嫌棄至是擊殺後婦坐法繫獄宮諭張元忭力捄獲免旣出獄縱遊劇飲富貴人求與見皆不得也人以是多怪恨之渭嘗言吾書第一詩二文三畫四識者許之

渭没數載袁宏道於陶望齡齋中見渭集稱爲奇絶

排調

顧涇陽入京補官謁婁江相國 婁江相國即王錫爵蘇州松江分流東北入海爲婁江 相國曰公家居久知都下近來有一異事乎廟堂所是外人必以爲非廟堂所非外人必以爲是顧對曰又有一異事外人所是廟堂必以爲非外人所非廟堂必以爲是

錢夢臯 夢臯富順人仕至刑科給事中 是四明入幕賓 四明沈一貫州見四明寧波府山名 一日與山人汪元范共飲四明酒 元范字明生東郡人有文理著名 時 錢戲云昔之山人山中野人今之山人山外遊人汪即應云昔之給事給黃門事今之給事給相門事

王雲鳳爲陝西提學榜笞生徒同於考訊有至死者

劉瑾閹而善之 寺人劉瑾陝西人毅皇帝初即位瑾與馬永成谷大用張永魏彬羅謹丘聚張興八人以青宮舊侍日導上畋獵角抵爲樂戶部尚書韓文率諸臣上言請誅瑾等大學士劉健復上疏持之司禮監王岳剛直人也與其屬范亨徐智言於上謂文等言忠讜且衆議不可奪上從之擬收瑾等瑾等趨至上前伏地痛哭訴岳等交通外臣欲害瑾等上意動立命瑾掌司禮收岳等充淨軍

尋殺之瑾由是立成緹衆無復顧忌去留編民下
獄杖戍枷脰諸道惟視瑾所向背旨悉自擬百官
跪謁容稟填物其門遣閹鎮守諸省市井惡少年
為爪牙伺察羅網破人家如碎卵一日早朝有一
紙飄丹墀間拾以進則告瑾空名書也瑾疑群臣
所為悉出五品以下官三百餘人跪午門道上時
天暑甚至日中有死者遣御史括屯田人心憤怨
指揮何錦等遂挾安化王寘鐇起寧夏以誅瑾為

名殺鎮巡守臣上遣涇陽伯陳英內監張永都御
史楊一清往討之寧夏遊擊仇鉞襲執鐇餘黨遂
平寧夏既平永與一清謀誅瑾言於上曰瑾流毒
海內自知天怒人怨陰謀不軌上意決執瑾就獄
坐謀反死討所籍金以錠計者二十四萬銀以元
寶計者五百萬他物稱是

擢為祭酒及進謁瑾瑾
詫其多髭曰何物祭酒一簇豬毛

姜應麟起京卿 應麟慈谿縣人官至太僕寺少卿

愬特甚面恩瞻拜之際藏一杖於袖中藉而起立
時目為袖珍拄杖

王恭以薦起至京師 恭字安中閩縣人家貧為樵往
來群山中自稱皆山樵者善為詩文皇帝試詩高
第授翰林院典籍 年六十餘老矣同郡王偁戲曰
君無以會稽章綬故來耶 漢朱買臣字翁子會稽
人家貧賣薪自給行歌誦書妻羞之求去買臣曰
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已四十餘矣汝苦日久待我

富貴報汝妻曰如公終餓死溝中耳何能富貴買
臣不能留聽去適田夫其後妻與夫家見買臣飢
寒呼飯飲之數歲邑子嚴助薦買臣拜為中大夫
久之拜會稽太守初買臣免待詔常從會稽守邸
者寄食至是買臣衣故衣懷其印綬步歸郡邸值
上計時會稽吏方相與群飲買臣入室中守邸與
共食少見其綬守邸怪之前引其綬視其印會稽
太守章也守邸驚白守丞相推排陳列中庭拜謁

有項長安廐吏乘駟馬車來迎買臣遂乘傳去入
會稽界見其故妻妻夫治道買臣駐車呼令後車
載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園中給食之居一月妻自
經死居歲餘擊破東越有功徵入買臣爲主爵都
尉列於九卿坐法免官復爲丞相長史張湯爲御
史大夫行丞相事凌折買臣買臣遂告湯陰事湯
自殺上亦誅買臣　恭從容笑謝曰吾山中斧柯幸
無恙君毋深誚我爲矣

歐楨伯在虞部時　歐大任字楨伯廣東順德縣人博
涉經史有文學　置酒高會胡應麟劉紹恤在座　應
麟別見　初不相識劉問張幼于曰何人幼于答曰
胡孝廉劉猶未知也曰今日禎伯會同調如何濫
及衆人幼于笑曰胡亦云今日會同調如何濫及
評事　紹恤時官大理寺評事
郡尉貽幼于名花二本欲付三男恨不足一令三男
呼盧　盧瓊畟物象也　勝者得之曰此吾庭皓

棐盛爲禮部侍郎轉吏部禮部尚書姚夔治宴賀之
曰鄉里親友干謁者衆煩公垂意盛唯唯無何夔
進太宰盛治酒往賀曰今日送鄉里親友還先生
夔字大章桐廬人舉鄉試會試第一擢吏科給事
中累遷至吏部尚書贈少保謚文敏夔器識宏偉
言論侃侃每當廷議正色昌言人皆敬服立朝三
十餘年憂國之心老而彌篤
張弼嘗曰吾夢中得二恨語　弼字汝弼華亭人登進

士官至南安知府資稟靈異充以學問詩文成一
家言草書冠冕一代敦尚行檢慨然以風節自持
恨司馬子長早死史記之書不完恨蘇東坡早生
伊洛之道不信賀欽曰此何足恨也使子長遲死
史記得完先黃老　有土德之瑞故稱黃帝諱軒轅
以姬爲姓國於有熊修德治兵與炎帝偷罔戰勝
諸侯推爲天子往見廣成子於崆峒問治身長久
至道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楚國苦縣賴鄉人母

懷之八十一歲乃生生而皓首因號老子又有老
聃之號老聃者太上老君也周文王時爲守藏史
武王時又爲柱下史周衰遂去遊西極等國號古
先生駕靑牛之車徐甲爲御西度函關關令尹喜
求道法請曰子將隱矣彊爲我著書於是老子乃
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
所終

而後六經 古者以易書詩禮樂春秋爲六經
至秦焚書樂經亡今以易書詩禮春秋爲五經

退

處士而進奸雄貴勢利而羞貧賤能免之乎古人
貴親炙東坡見二程尚不信其道使生於後何能
信之乎

顧憲成母錢氏病里媼趨候問問有鬼乎錢戲曰有
之曰鬼何似錢指謂曰大似汝

劉昌揖僧不答昌問何禮僧曰我釋教不答拜是敬
汝 佛氏曰釋氏 昌取界方擊僧首僧問何故昌曰
我聖教打是敬汝

焦芳面黑而長 芳字孟陽河南泌陽縣人進士仕至
少傅謹身殿大學士吏部尚書芳素寡學性凶險
始比尹旻父子尹敗坐謫其爲吏部尚書時值正
德初元劉瑾等號八黨方以繁樂導上內閣九卿
率百僚伏闕固爭將除之芳潛通於瑾得先爲之
地由是大學士劉健謝遷尚書韓文楊守隨等得
罪去瑾遂擅政引芳入閣表裏爲奸其子黃中尤
狂誕恣睢累科廷試錄策止一甲三人黃中舉進

士二甲第一人芳請并黃中與三甲第一人胡纘
宗策俱錄之授黃中檢討遷侍讀時土官岑濬所
沒入家口妾有殊色芳求得之與妻反目後黃中
遂與亂芳腹心吏部尚書張綵檢討段炅發芳陰
事互構于瑾乃并其子致仕瑾誅皆褫職 嘗謂西
涯云君善相煩看我後日何如西涯熟視之曰左
相像馬尚書右相像盧侍郎必至此地位 以戲焦
之如驢

洗馬劉定之 洗馬官名 朝遇兵部侍郎王偉 偉字子英攸縣人隨父戍宣府年十四章皇帝北巡獻安邊頌命補保安州學生員舉進士官至兵部侍郎少保于謙引使佐已 王戲之曰吾太僕馬多洗馬須一一洗之劉荅曰何止太僕也諸司馬不潔我當洗之 太僕寺掌馬政以聽於兵部兵部周夏官大司馬之職也大司馬掌軍古者兵車一車四馬故以馬名官

徐有貞治河無成功于少保笑謂同官曰徐先生五墨匠耳柰何令脫土墼 墼音吉土墼未燒磚坯也

裴公無子而多女李本寧調之曰盜不過五女門君夜戶可不閉矣公笑曰此為多財者言耳若我雖一女盜過門不入也 大泌山房集曰裴應章字元闇汀州清流人仕至南京吏部尚書贈太子少保居朝與少司馬李盛春參政蔡夢説以名節相砥礪號曰三酸

江陵病王冢宰 國光也 為禱於神病劇冢宰醮如前 醮祭名而無酬酢曰醮 申公時行也 笑曰冢宰今再醮矣 婦人再嫁夫曰再醮

文皇帝嘗命東宮及漢王趙王皇太孫同謁孝陵 高皇帝陵 東宮體肥重且足疾兩中使掖之行恒失足漢王從後言曰前人失跌後人知警皇太孫應聲曰更有後人知警也漢王回顧變色太孫即章皇帝也

解學士 縉也 胡祭酒 胡儼南昌人經魁檢討入閣歷詹徙兼侍讀拜國子監祭酒加太子賓客致仕 同觀放進士榜解以胡出不由甲科嘲之曰大丈夫必得黃榜書名可耳胡笑曰彼固亦有儌倖得之

張希舉 希舉字直卿南昌人時為按察司副使 王遴 遴字愼徵霸州人仕至兵部尚書職業修舉聲譽卓然

王世貞遊泰山 山在泰安州北五里為東嶽岱宗亦曰兗鎮周圍一百六十里高四十里 至舍

身崖其缺處可三尺而下臨沓靄千仞希舉足縮不敢前遊亦縮不前希舉頤而曰若搤腕談兵無敢抗者乃亦不前耶世貞笑曰此自兵法夫無進生而有退生王君所以不前也

王元美從明甫所見夏太常畫竹 王道行字明甫山西陽曲人官至右布政壯歲歸田別業稱桂子園日與騷雅之士觴咏其中 曰晉人不識竹嘗謂是有節林吾太常里人也盡以歸我明甫笑不荅

儲巏 巏字靜夫泰州人舉鄉試會試第一官至南京吏部侍郎謚文懿巏簡重正直事親至孝好學老而彌篤著柴墟集 過訪王韋 韋字欽佩南京人父徵給事中直諫有聲韋仕至太僕寺少卿 因索其詩讀之擊節嘆賞曰絕似溫李 唐溫庭筠本名岐字飛卿并州祁人工為辭章與李商隱皆有詩名時號溫李然不拘細行多作側辭艷曲數舉不第上書千言執政奏庭筠攪擾場屋謫方山尉李商隱字義山河內人勤之裔孫舉進士調弘農尉試拔萃中選補太子博士遷檢校工部員外郎自稱玉溪子詩文瑰邁奇古世號其詩為西崑體 陸深時在座曰本是王韋 指摩詰蘇州以戲之唐王維字摩詰太原人九歲知屬辭開元中擢進士第一歷尚書右丞工草隸善畫寧薛諸王待若師友有別墅在輞川常與裴迪遊其中賦詩為樂

桑悅謂博士大學士丘濬贈之牡丹一種戲曰後當

遷洛陽令 牡丹出洛陽者為天下第一 故遺袁家紫 牡丹也 悅對曰明公知未形事豈巳飲上池水乎 秦扁鵲姓秦名越人少時為人舍長舍客長桑君知非常人語曰我有禁方傳與公公毋泄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以上池之水悉取其禁方書與扁鵲扁鵲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臟癥結

陳獻章會試作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題破

云物各有其等聖人等其等 等類也 考官戲批其旁云若要中進士還須等一等 等候待也

馮元成至劉園其花屏周里餘時薔薇及十姊妹花開遍望之如石家錦步障 晉書云石崇與王愷相尚愷以紫絲步障四十里崇以錦步障五十里敵之 有美人海棠與同遊元成笑曰一株海棠寧敵百丈薔薇答曰縱令艷色千群誰似芳心一點

酉陽雜俎云 酉陽雜俎唐臨淄段成式著 蠹魚三食

神仙字則化為脈望狀如髮卷規四寸許得此者夜持向天從規中望星星便立降可乞丹度世 道家以烹雅金石為外丹吐故納新為內丹 劉子威 劉鳳字子威蘇州人 聚仙經令童於他書中取蠹魚置其上每日檢視冀有仙名被食者皇甫子循謂之曰我當刻一印記贈子劉問上何題子循曰蠹魚弟子

伯虎嘗夏月訪祝枝山枝山適大醉裸體縱筆疾書了不為謝伯虎戲謂曰無衣無褐何以卒歲 豳七月之詩 枝山遽答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 秦無衣之詩

王元美招陳眉公飲弇園縹緲樓酒間座客有以東坡推元美者元美曰吾嘗敍東坡外紀謂公之文雖不能為我式而時為我用意不肯下之眉公時微醉笑曰公有不及東坡者一事元美曰何事眉公曰東坡生平不喜作墓誌銘而公所撰誌不下

四五百篇較似輸老蘇一着元美大笑已而論及高帝光武 漢高祖劉邦字季沛豐邑中陽里人隆準龍顏美鬚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寬仁愛人不修文學而性明達好謀能聽為泗上亭長好酒及色乃以竹皮為冠所謂劉氏冠也常繇咸陽縱觀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矣單父人呂公見高祖狀貌因重敬之曰臣相人多矣無如季相臣有息女願為箕箒妾呂公女即呂后也

送從驪山夜皆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
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經澤中大蛇當
徑拔劒斬蛇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曰吾
子白帝子也化爲蛇今赤帝子斬之後人至告高
祖高祖心獨喜自負陳涉自立爲楚王沛令欲以
沛應之掾主吏蕭何曹參樊噲與沛父老共殺沛
令立高祖爲沛公遂滅秦併楚而有天下在位十
二年崩上尊號曰高皇帝光武劉秀字文叔南陽

蔡陽人高祖九世孫身長七尺三寸勤於稼穡兄
伯升好俠養士常非笑光武事田業王莽末寇盜
鋒起光武避吏新野賣穀於宛宛人李通等以圖
讖說光武云劉氏復起李氏爲輔遂與定謀市兵
弩起於宛初騎牛殺新野尉迺得馬還舂陵時伯
升已會衆起兵諸家子弟見光武絳衣大冠皆驚
曰謹厚者亦復爲之徇昆陽下之莽遣王尋王邑
長人巨無霸將兵圍城數十重光武自將敢死者

合戰衝其中堅莽兵大潰諸部喜曰劉將軍見小
敵怯今見大敵勇可怪也更始將北都洛陽三輔
吏士東迎更始見諸將過皆冠幘而服婦人衣諸
于繡镼莫不笑之及見光武僚屬皆歡喜不自勝
老吏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北徇薊
王郎購光武光武趣駕南轅晨夜兼行至滹沱河
無船適遇冰合得過於是移檄邊郡共擊王郎誅
之得吏人與郎交關謗毀文書燒之曰令反側子

自安更始立光武爲蕭王是時四方背叛光武擊
銅馬賊悉破降之封其渠帥爲列侯按行部陳降
者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
故關西號光武爲銅馬帝即皇帝位於鄗中興漢
室故廟稱世祖謚光武皇帝帝勤勞不怠皇太子
諫曰願頤愛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爲
疲也幸章陵修園廟祠舊宅觀田廬置酒作樂賞
賜時宗室諸母因酣悅相與語曰文叔少時謹信

與人不欵曲惟直柔耳今迺能如此帝聞之太笑曰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 元美云還是高帝潤大肴公曰高帝亦有不及光武一事高帝得天下後有疾枕宦者卧光武得天下後却與故人子陵嚴先生卧較似輸光武一著元美更大笑 後漢嚴光字子陵餘姚人少有高名與光武同學及光武即位光變姓名隱身不見帝令以物色訪之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遣使

聘之三反而後至司徒侯霸遣使奉書使人謂光曰聞欲即詣造迫於典司是以不獲願因日暮自屈語言光不答投劄與之口授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霸得書封奏之帝笑曰狂奴故態也幸其館光卧不起帝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耶光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 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坐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卧耳除諫議大夫不肯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瀨

劉健曰丘仲深有一屋散錢只欠索子丘曰劉希賢有一屋索子只欠散錢

趙司寇 趙鑑山東壽光人仕至刑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謚康敏 乃贄閣老同年每謁投刺書年晚生屠應埈曰 應埈字文升平湖人登進士歷春坊諭德篤於友誼雅好文史 司寇真神童人問其故屠曰

贄蠶湖二十作狀元年最少今渠稱年晚生非神童而何 蠶湖贄別號

馮夢禎 夢禎字開之秀水人會試第一為文一洗時套官至南京國子監祭酒教敕諸生甚嚴而有恩義成均生祠之著快雪堂集 與賀燦然相會 燦然字伯闇平湖人為吏部員外上書言事革職一時仰其直節 馮善謔賀矜莊自律馮故以謔語挑之

賀怒愈怒馮愈詭賀且怒且罵至拂衣去馮只笑
詭致書曰果不出吾計中也賀無如之何亦一笑
如初
徐子與好客好少年美麗者一客醜甚自負能詩蔡
子木作書薦之子與私言客自喜可耆狀子與得
書大歡亟延入愕然笑不止吟詩曰自信金莖能
擲地詎知玉貌不如人
二月會試舉子重裘以進萬曆間裔壁星監試 壁星

臨城縣人仕至巡撫四川都御史以耿介聞 請改
三月用單夾衣則懷挾宿弊可清李廷機駁之曰
如此則殿試當在四月十五日日煖如何操筆又
其甚者不暴殺舉子耶
沈繼山 沈思孝字純甫別號繼山嘉興人進士歷刑部主事疏非奪情廷杖八十戍神電起故官後爲兵部侍郎理戎政 嘗背指李臨川 李棨字彥和號臨川烏程人仕至湖廣參政里居杜門養重 私謂

朱平涵曰這老者面冷鬚張乃近婦人納交妾見
此紫臉如何喜他李廻頭厲聲曰他偏肯喜你
黃省曾自號五岳山人田汝成 汝成字叔禾杭州人仕至廣西參議著炎徼紀聞西湖遊覽誌唐詩樂府等集 戲之曰子誠山人也癖耽山水不顧功名
可謂山興瘦骨輕軀乘危涉險不煩筇策上下如
飛可謂山足目擊清輝便覺醉飽飯纔一溢 二十兩曰溢喪大記朝一溢米莫一溢米 飲可曠句可

謂山腹談說形勝窮狀奧妙含腴咀雋歌詠隨之
若易牙調味口欲流涎 易牙雍人名巫 可謂山舌
解意蒼頭追隨不倦搜奇剔隱以報主人可謂山
僕備此五者而謂之山人不亦宜乎
敎宗伯銑 銑江西高安縣人官至太常寺卿管祭酒事贈禮部右侍郎 與吳宗伯山婣家敎豪飲大嚼
吳初度敎具冠服過祝之及門已苦饑矣吳戲出
句欲敎對就方具酒句云賜日宜看胸背花敎應

聲曰寒朝愛酌頭腦酒

武宗令内使下問翰林院注張爲何星諸翰林不能知楊愼曰注張柳星也注咮也鳥喙也漢書天文誌柳爲鳥喙諸翰林曰子言誠辨且博矣不干私習天文之禁乎 咮音呪

沈蛟門 沈一貫字肩吾鄞縣人官至少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制義卓然名家入政府後正値國本未定採使稅監四出一貫無所斡旋楚獄妖書

系與三事議論藉藉怏怏以去蛟門一貫別號與于穀峯在館時沈戲于曰有人問丈姓作如何書余答以作如是書其人云原來脚是圝的初不知以爲長的于嘗託沈邀一塾師一日沈生于于過訪因謬曰煩丈覓一塾師沈訝問向已覓矣于曰其人不識字沈曰彼孝廉何至是于曰沉竈産蛙乃讀作沈龜產圭

𤣥大年眇一目詞林有惜其不獲一見者童緣曰𦂳嶺天大興縣人編修不必見其人彼但多一耳少一目也

高中玄爲嚴介溪門生 介溪嵩號 好相談謔高往候嚴適其鄉人如墻而立嚴一自内亟同衆張拱以前高曰韓詩中兩語與目前事酷相類嚴曰何語曰大鷄卬然來小鷄竦而待嚴大笑 入素嘲江西人爲鷄

相傳有四喜詩曰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洞房花

燭夜金榜掛名時翁靑陽以敎官登進士第一 翁正春號靑陽侯官人官至禮部尚書協理詹事府事 王對南 家屏號 戲曰四喜只五言未足爲喜當添二字曰十年久旱逢甘雨萬里他鄉遇故知和尚洞房花燭夜敎官金榜掛名時黃平倩曰七言猶未了當于後再添三字衆問之曰第一句添曰帶珠子二曰舊可兒三曰選駙馬四曰中狀元聞者絶倒

輕詆
楊循吉好讀書嘗開卷至得意因起跳踔不休人遂
相目呼顚主事 跳踔行無常貌顚狂也
南京國子監日有鴟鴞鳴於樹閒 鴟鴞一名鵂鶹一
名鴟鵂又一名鴝鵒攫鳥子而食者其鳴有禍俗
云禍鳥可爲炙 祭酒周洪謨惡之令監生捕人目
爲鴟鴞公其後劉俊爲祭酒 俊寶鷄人探花仕至
南京工部侍郎 好食蚯蟥 蚯蟥一名竪蚕一名蜿

蟺一名曲蟺一名土龍其物引而後伸善鳴於土
中江東謂之歌女有一種白頸是其老者 監生名
之曰蚯蟥子以爲鴟鴞公對
陸深在詹事時同鄉陸樹聲舉禮闈第一深以樹聲
科名壓已不悅樹聲往見旣坐默不一語及送出
門駐足立忽嘆曰天下無人劉知遠 知遠改名暠
沙陀人後晉封北平王晉出帝爲契丹執去中原
無主乘時稱帝爲後漢高祖 遂爲皇帝 深氣高性

忌少時每試居首有二生試與相埒深耻之乃川
引二生飲酒博奕二生倦夜輙卧深獨張燈讀書
至四更于是二生試遂居深下
御史黃仁榮疏論弇州甚力有讒於弇州者此疏實
管東溟起草 管誌道字登之號東溟崑山人爲諸
生時尋師取友不憚竭蹶成進士官至廣東僉事
累上疏言事意常以西來之義客證六經東魯之
矩收攝二氏 馮元成爲之潤色弇州信之大恚書

與胡元瑞 胡應麟字元瑞蘭谿人舉孝廉罷棄公
車業以著述自娛詩藪筆叢行世 曰初謂禪侶中
有烏喙 烏喙卽烏頭有兩岐相合如烏之口者俗
呼兩頭尖取汁曬爲毒藥射禽獸故有射罔之稱
苗卽鴛鴦菊 不謂詞壇中有迷陽也烏喙指東溟
迷陽指元成葢刺草也
丘濬陞祭酒劉吉笑曰南豨止可爲敎官耳 吉字祐
之博野人第進士官至少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

學士贈太師謚文穆吉性沉毅喜怒不形於色處
事詳審凡善記憶在內閣恩遇最盛隱然有內相
之重然所與厚善者多讒諂而謏人不能間過廷
臣有不悅者使言官劾去之議者謂其之休休有
容之量

江陵既劾楊御史追劾之楊四知祥符人歷陝西道御史役累陵物逐犬吠聲謂江陵在位歸葬時途
中所司承奉五步一井以清行塵十步一爐以備

茶竈那得有許多井許多竈

韓雍巡撫江西每對諸生稱說詩書時江西科目方
盛諸生私相謂曰巡撫千字文秀才耳千字文梁武帝敎諸王書令殷鐵石于王右軍書中搨一千字不重者每字一片紙雜碎無序帝召周興嗣謂曰卿有才思爲我韻之興嗣一夕編次進上鬢髮皆白而賞賜甚厚安得稱說詩書雍聞之命提學
送諸生來考以律呂調陽爲論閏餘成歲爲策諸
生皆不能詳雍曰我輩幼時讀了百家姓便讀千
字文諸生做秀才如何連千字文也不知士皆愧
服

曾鶴齡會試鶴齡字延年泰和人兄椿齡庶吉士鶴齡廷對第一擢修撰累遷侍講學士與浙江數舉
子同舟其人率年少狂生議論鋒出曾爲人簡默
若無能者衆舉書中疑義問之遜謝不知衆笑曰
夫夫也偶然與薦耳共呼曾偶然已衆下第曾掄

大魁乃寄以詩曰捧領鄉書謁九天偶然趁得浙
江船世間固有偶然事不意偶然又偶然

章瑾以寶石進謀爲錦衣衛鎮撫憲宗命太監懷恩
傳旨恩曰鎮撫掌獄武臣極選奈何以貨得之恩蘇州人本姓馬宣德間入禁中賜姓懷累陞掌司禮監太監公廉直諒識義理通典故林俊之劾繼曉下詔獄事且不測恩叩首曰不可我太祖太宗
時大開言路故底盛治今殺諫臣將失百官心舞

失天下心上大怒曰汝與俊合謀訕我不然彼安知宮中事舉所御研擲之不中怒仆其几恩脫帽解帶伏地號泣曰不能復事陛下矣乃徑歸卧於家曰中風矣不復視事俊得不死晚罹讒譖司香祖陵孝宗即位驛召至京仍掌司禮監未久卒賜祭葬祠額曰顯忠

憲宗曰汝違我命乎恩曰非敢違命恐違法也憲宗改命覃昌傳之 昌字景隆慶遠府宜山縣人幼選入內廷累陞司禮監太監 時

余子俊爲兵部尚書恩諷曰第執奏吾從中贊之可止也余謝不敢恩嘆曰吾固知外廷無人

茅鹿門 茅坤字順甫號鹿門歸安人進士官至副使古今文皆足名世晚喜作詩篇自稱半路修行語多率易 子國縉登第 國縉仕終工部主事 鹿門喜而口占曰堂前正索千金賞門外高懸五丈旗聞者皆笑其俚然黄滔已先之矣 唐黄滔字文江莆田人第進士除國子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裏行

充威武軍節度推官王審知終爲節將滔規正有力焉論者謂莆郡文章家以滔爲初祖 滔放榜詩曰白馬嘶風三十轡朱門秉燭一千家御試曰九華燈作三條燭萬乘君懸四首題以古準今如出一手

假諭

靖難兵起周是修與楊士奇約同死後是修如其言士奇傳是修事謂其子曰當時我亦同死誰爲爾

父作傳 華除道事曰是修名德以字行泰和人內貞外和孝友忠信非其義不苟取經史百氏陰陽醫卜靡不通究平生嘗曰忠臣不以得失爲憂故其言無不直烈女不以死生爲慮故其行無不果舉明經爲霍丘縣學訓導入見高帝問家居何爲對曰教人子弟孝弟力田帝喜擢周府奉祠正改衛府紀善數陳論國家大計及指斥用事者靖難師渡江宮中自焚是修入應天府學縊死

高皇帝嘗欲戮一人皇太子懇求釋之太子諱標高皇長子卒謚懿文建文元年追封孝康皇帝廟號興宗召袁凱問孰是凱對曰陛下刑之者法之正東朝釋之者心之慈凱字景文松江人仕為御史明初詩人之冠凡有海叟集行於世帝怒以為凱持兩端下之獄已而宥之每臨朝見凱曰是持兩端者凱詭得風疾仆不起帝曰風疾當不仁命以鑽鑽之凱忍死不為動放歸田里凱歸以鐵索鎖項自毀形骸使家人以炒麵攪沙糖從竹筒出之狀類豬犬下屎溺布于籬根水涯匍匐往取食之帝嫌念之曰東海走却大鰻鱺何處尋得鰻鱺二魚名鰻魚無鱗甲有雄無雌以影漫鱧而生子遣使即其家起為本郡儒學教授鄉飲為大賓凱瞠目熟視使者唱月兒高一曲使者復命以為凱誠風矣遂置之

邵半江題陳圖南小像詩成宋陳摶字圖南真源人隱居華山寢處百餘日不起嘗乘白驢欲入汴中途聞太祖登極大笑墜驢曰天下自此定矣太宗召以羽服見於延英殿宋琪問修養之道摶曰假令白日昇天何益於世今君臣同德興化勤行修煉無出於此帝益重之賜號希夷先生求質於李西涯西涯紿之曰尚有一二字欠穩待予更之乃竊為已有先題畫上後邵見之撫掌大笑

唐子畏祝希哲浪遊維揚皆用乏絕謂鹽使者課稅甚饒乃偽作道士玄妙觀募緣鹽使者檄下長吳二邑資金五百為葺觀費唐祝更修刺謁二尹詐為道士闕說得金如數乃悉召諸妓及所與遊者暢飲數日而盡

唐子畏往茅山茅山在句容縣東南四十五里山形如句字初名句曲山後因茅君得道於此更今名道書為第八洞天第一福地道出無錫晚泊河下登岸閒步見肩輿來女從如雲中有丫鬟尤艷唐

跡之知是華學士宅桂華華察字子潛無錫人官至侍讀學士華氏富累世察推潸華乃矜孤介寡逢迎以此被讒遣歟不究宏施謀爲傭書傭雇役於人也改名華安因得此婢居數日逃還久之華偶謁唐見極類安稍詰華安始末以挑之又云貌正肖公唐但唯唯華起欲去唐曰少從容命燭導入後堂召諸婢擁新婦出拜華愕然唐曰無傷也拜畢因攜新婦近華曰公言我似華安不識桂華

亦似此婦否乃相與大笑而別

聶豹爲蘇州時納賄無算嘗封金於甁爲李通判所見佯云以菜寄父李曰拙妻正思菜遂取十二甁去豹不敢問

陽明十餘歲時苦繼母不慈乃密囑巫以鬼神事恐之母懼而慈巫祝也國語民之精爽不攜貳者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

萬曆中元子出閣元子貞皇帝也諱　泰昌元年

崩廟號光宗講官六人郭正域正域江夏縣人累遷禮部右侍郎妖書事起波及正域但但以歸贈尚書諡文毅唐文獻文獻華亭人廷對擢第一仕至禮部侍郎贈尚書諡文恪袁宗道宗道少有奇質會試第一歷官左庶子爲人恬澹不競時趨弟宏道吏部郎中中道歷官亦至南京吏部郎中蕭雲舉雲舉廣西宣化縣人官至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全天敘天敘字　鄞縣人祖元

立工部侍郎天敘官至少詹事焦竑竑字弱侯南京旗手衛人廷對第一仕至南京司業生平振勵身心性命之學學者稱爲澹園先生家居二十載如一日擁書數萬卷日哦咏其中著筆乘類林國史經籍志獻徵錄玉堂叢語竑獨纂養正圖解欲進覽郭聞之不平曰當衆爲之柰何獨出一手謂我輩不學耶焦寢不復理後刻之於南中陳矩取達御覽矩字萬化安肅縣人弟萬策進士矩寺人

掌司禮監印太監存心敬慎每向人曰我只守八箇字曰祖宗法度聖賢道理

適皇貴妃姪鄭國泰國泰大興人錦衣衛帶俸都指揮使刻呂坤纂閨範坤寧陵人官至刑部侍郎焦又爲序衆恚大譁謂由他途進圖大拜焦以此謫官

開濟朝罷上召與論政事畧無建明但稱曰眞聖人眞聖人

隆慶中考選庶吉士在金水橋南設几北向几上各

帖姓名沈位几案當在日中位字道立吳江人歷檢討不久遂卒以爲不便顧見張位几案適在廡廊陰處而身就他案閒談遂走據其案除其紙帖以巳姓名帖之張望見急走還與爭沈據案不退曰此吾案也相持久之竟不能奪張但顧同事曰試看此作何解

屠長卿自言在泖湖戲儵然霧作已而舟在城東門矣居民言見龍扶一舟在雲中有人向憑闌之道此閒之曰勿聽他他多說鬼話

玉劍尊聞卷之九

常山梁維樞撰　孫允嘉允潔校

黜免

萬安 安字循吉眉州人儀觀甚偉爲人外寛内深位至少師吏部尚書華葢殿大學士是時指揮萬通爲昭德内妃兄通妻王氏翠兒妹翠蓮爲安妾於是安以同姓結通爲族而江西人李孜省鄧常恩時以左道獲寵安陰厚之因使爲助自是安勢益

株固不可動凡才賢勝已者持正不趨附者如王恕馬文升輩皆妬嫉之相繼斥逐吏部尚書尹旻得禍尤著敬皇帝即位有詔不許言官風聞糾劾衆謂詔草乃安所爲以自爲地安語御史湯鼐曰此裏而意也鼐因奏古之大臣善則歸君過則歸已今安過則歸君無大臣體而庶吉士鄒智御史文貴等極論之即日致仕時有御史倪進賢習猶内衛安上其術疏末署臣安進歸一載卒贈太師謚文康子翬官兵部侍郎孫弘璧官編修 勢窮之後敬皇帝諭之意猶不肯去至今内官遏奪牙牌不得已始告去途次猶夜望三台星明否冀復用 三台六星在人爲三公在天爲三台

儉嗇

侍郎江公 江曉字景曦仁和人父瀾禮部尚書謚文昭曉清愼孝友仕至工部侍郎子圻提學僉事孫鐸都御史 嘗爲客設一鷄而客卒不至時正暑遂

懸之井中幾七晝夜京師爲之語曰經年不請客屠文伯 屠應埈字文伯平湖人官至副使 七日尚懸鷄江景曦

陳察撫南贛 察字原習常熟人守御史臺久屢上書陳大議王邦奇誣大學士費宏給事中楊言糺邦奇上怒謂爲大臣遊說詔置獄訊察大呼願以獄易楊言上乃寛楊言獄累遷都御史撫南贛 有二子攜官邸延吳中一師至命吏市一鴨邪剖分爲

四以二棋師以二自嘆以一嘆二可

汏侈

沈萬山衣服器具擬於王者後園築垣高澗上植四時花及時花開望之如錦號曰繡垣垣十步一亭以美石香木爲之飾以綵帛縣以珍珠山挾妓遊覲于上周旋遍飲時人謂之磨飲垣内四面累石爲山内爲池池内起四通八達之樓樓之内又一樓居中號曰寶海者珍異皆在焉宅在周莊

胡惟庸畜猢猻十數衣冠如人客至則令供茶行酒能拜跪揖遜執朱戚舞蹈吹竹笛聲尤佳稱之爲孫慧郎

丘濬嘗以粳米淘淨入水粉之瀝乾計粉二分白麪一分和團爲餅其中餡隨用模熟爲供輭膩適口上食之嘉京師傳爲閣老餅

鄒彥吉鄒迪光字彥吉無錫人官至提學僉事精舍甲三吳三吳吳郡吳興丹陽是也卜夜開尊長廊三十六楹盡縣珠燈一望燁爍恍若攀星踏月

王天華用錦屬織成骰位曰雙陸圖雙陸魏陳思王曹子建制孤則易死玉子京有雙陸格別飾美人三十二衣裝緇素各半曰肉雙陸以進嚴世蕃世蕃繇蔭敘累遷工部左侍郎每對打美人聞聲應在其骰位則自趨站之

林誠豪侈誠莆田人天順中進士暑日易紗衣數襲烹茗鑵以紗一幅封其口用畢即棄去燭大如椽

使童子執之動即與杖

忿狷

大司空雷禮禮字必進豐城人官至工部尚書宦履所至皆有聲稱著大政紀列卿年表行世始因緣分宜得九列其後世宗不悅分宜司空即去事華亭一日分宜在直司空侍坐分宜歎曰近日華亭遽作驕腸何其不廣司空大聲曰徐公自是高義相公未可厚非分宜罵曰若吾里子尚書誰所乞

與何敢爲他人乃爾

王司成 維楨也 自南都還關中行過河南河南守遣吏以刺迎之王怒其不敬即笞所遣吏守大怒閉之傳舍不發吏卒送又不給食下令城中無敢賣食與客如是三日王大困大司馬王鳳泉里居 王邦瑞字惟賢號鳳泉宜陽人凝靜剛毅起家庶吉士累遷吏部侍郎庚戌寇變僉謀用邦瑞巡視九門已而提督團營更十二營曰三大營設文武大

臣各一總其事戎政攸觀遂特命爲兵部尚書卒謚襄毅 聞狀請守爲解乃得去至里第華州守來謁王以病謝守語其僕欲求一見僕入言狀王叱曰已謝何白也僕不敢出報守候良久大怒而去其後王往謁守守欲辱之使門者延之入即反閉門守故不出王久立門下不得出入即大罵守守因持王短長王亦摘守不法皆白兩臺事未竟而王以地震死

人謂蔡羽詩 羽字九逵吳縣人高朗疎俊爲詩文奧雅奇麗以太學生赴選謁授翰林院孔目 雖長吉不過蔡乃大恨曰吾辛若作詩求出魏晉之上乃今爲李賀耶 唐李賀字長吉七歲能辭章苦吟每旦出騎弱馬小奚奴背古錦囊隨後遇所得投其中暮歸母探囊見所書多即怒曰是兒嘔出心乃已憲宗朝爲協律郎一日晝見緋衣人駕赤虬持一版書云上帝成白玉樓召君作記遂卒時年二

十七

元美起用過于建公于京口 于業字建公金壇人官嘉善知縣 建公留飲甚懇元美峻卻之建公怒曰年兄讀王裒傳未了耶何急急也 三國王裒字偉元營陵人祖修事母至孝爲令膠東曹操徙爲奉常父儀安東將軍正直不畏權勢司馬昭斬之裒少有誌操慟父非命隱居教授累辟不就廬墓側旦夕拜跪攀栢悲號涕淚著樹樹爲之枯母畏雷

母歿每雷輒至墓曰裒在此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為廢蓼莪之篇家貧躬耕計口而田度身而蠶及司馬氏篡魏裒終身不西向而坐以示不臣于晉元美父忬總督薊鎮寇犯伏誅而元美急急起用物議貶之

孫紹先狹中少容有不平厲於言色不恤其人之弗能堪也嘗曰應物能化聖人之神也鴆中飴外憸人之忍也吾上不敢望聖人而下恥憸人之為鴆

毒鳥大如鴞食蛇以其毛瀝酒飲之則殺人

羅倫疏李賢奪情賢怒甚欲貶倫於外王翶勸賢倣文彥博故事留之賢謝曰吾不能矯情如此宋文彥博字寬夫汾州介休人及進士第知翼城縣轉殿中侍御史知益州拜樞密副使參知政事貝州王則反命為宣撫使監諸將討貝州至貝牢城卒董秀劉炳請穴地攻城許之遂擒王則拜同平章事御史唐介劾其在蜀日織燈籠錦獻張貴妃緣此擢為執政上怒介謫英州別駕彥博罷知許州遷知永興軍復以吏部尚書同平章事與富弼同拜士大夫皆以得人為慶因召還唐介判河南府數求退許之入為樞密使九年為宰相王安石所惡力引去知大名府初選人有李公義者請以鐵龍爪治河宦者黃懷信沿其制為濬川杷天下指笑以為兒戲安石獨信之遣都水丞范子淵行其法子淵奏用杷之功水悉歸故道退出田數萬頃

詔大名核實彥博言河非杷可濬雖甚愚之人皆知無益臣不敢雷同罔上疏至帝不悅復判河南以太師致仕居洛陽司馬光薦彥博宿德元老乃命平章軍國重事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恩禮甚渥封潞國公居五年復致仕卒年九十二謚忠烈八子皆歷要官彥博德度絕人接物謙下幼時與群兒擊毬毬入柱穴中不能取彥博以水灌之毬浮出遼事四朝名聞遠人元祐間契丹使耶律

送晉來聘望見彥博却立改容曰此潞公耶問其年曰何壯也蘇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綜理庶務雖精練少年有不如其貫穿古今雖專門名家有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異人也彥博平居喜遊宴擊毬夜久不罷嘗宴鈐轄廨舍夜久從卒輒折馬廄爲薪不可遏軍校白之座客股栗彥博曰天實寒可折與之神色自若飲宴如故在洛與富弼司馬光等十三人用白居易九老會故事置

酒賦詩相樂序齒不序官爲堂繪像其中謂之洛陽耆英會好事者莫不慕之

陳智 智字孟機湖廣咸寧人永樂間進士官至都御史 性褊急躁暴撻左右之人無虛日洗面時用七人二人攬衣二人揭衣領一人捧盤一人捧漱水盆一人執牙梳稍不如意便打一掌至洗畢必有三四人被其掌者或諫以暴怒爲戒乃作木方刻戒暴怒三字掛之目前以示警已而怒其人輒取木方以擊之

沙頭亭長人憎之或問亭長何渠能得一沙頭人憎曰不爾吾亦能憎一沙頭人

周天球與王世貞相善嘗在潘允端席中 允端字仲履上海縣人父恩都察院左都御史雅正清峻兄允哲按察副使允端有才學成進士累遷布政使 有少年傻自金陵來語潘曰吾日與王尚書起居幾兩月周聞而怒目指髮曰王公禪寂已久寧與

孌童伍哉手批之至數十

有少年上書王司寇稱元美先生司寇艴然曰若豎子胡以元美我徐宗伯笑曰 學謨也 誰使汝開輕薄之端 古者名以正體字以表德子弟稱其師子孫稱其祖皆以字近世有號則字多所避不以加於尊行至文字間猶以字爲雅而號爲俗

倩書人蔡臣爲子毆訾屢訴張枚固請鞭之因誘子入命童草兩杖齊下效五代劉銖合歡杖鞭至百餘

自是稍悛救笑謂人曰是亦爲政

豐坊性最暴 坊字存禮鄞縣人父熈一甲進士翰林院學士坊解元進士才質卓詭然而性不諧俗行或盤中士林以爲誕罔 朋友稍拂意卽命幹人毆殺之其人應命必陰以告友友卽僞爲中毒仆地坊見之必大笑盡訴其胸中之怒良久命舁出次日此友復來駭問所以不死狀佯應曰家中急救得解坊卽與歡好如初

高公拱也嘗引鏡自照曰吾殆神龍乎 龍鱗蟲之長能幽能明能細能巨能短能長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潛淵八十一鱗有鱗曰蛟龍有翼曰應龍有角曰虬龍 學士瞿景淳老儒好戲曰公以爲龍吾直謂蚯蚓耳高大怒擲鏡碎之詬而出 景淳字師道常熟人工經生業故相王文恪經業爲明冠獨景淳繼之顧試輒不利提學御史楊宜識拔景淳以第一人試南京領薦明年遂用會元及第授編修官至禮部侍郎卒贈尚書謚文懿

莊昶卧病不起入定山鑿地引流種樹賦詩爲樂士大夫過者無不造焉丘文莊深惡之曰引天下士背朝廷者昶也吾當國必殺之

南京給事中王讓 讓上饒人 剛愎自肆大臣中有少忤之者掊摭其過立見論列每會必與六卿並坐遇於道不爲禮或二卿肩輿行策馬從中左右顧而過之縉紳側目無敢與抗由是兩京科道不避

部堂祭酒劉俊不能平剌得讓爲出繼之子登科錄旣書其所後父母爲父母又書其本生白氏爲生母而不及其父因揚言讓以母爲所後父之妾當具言於朝讓乃惝屈詭疾去官

鄒元標 元標字爾瞻吉水人剛果有氣節弱冠通籍直言再貶仕至都察院左都御史林棲多年求友聚徒著書講學 奪情疏上受杖申文定調護甚至鄒感之文定歿爲之立傳羅大紘故論文定奪職

與鄉同鄉相厚聞之大怒幾欲出揭鄉懼爲停其
傳不行乃止 大紘字公廓吉水人歷行人禮科給
事中

黃輝好佛延齋持頌若老僧其同省范醇敬 醇敬四
川嘉定州人官至禮部侍郎 先二科入館黃以小
范呼之用文正故事以爲戲 言行錄曰范仲淹守
西夏賊曰小范老子胸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
范老子可欺也 范大不懌遂有違言一日僧萬餘

人來造自宣武門至黃寓可三里肩頂相接皆曰
黃公所招黃實不知久之始散黃知所自來亟注
籍歸不出

高穀夫人悍妒無出偶陳循談及夫人於屏後聞之
即出詬循循揪案怒數之曰汝無子又不容妾是
欲絕高氏後也吾當奏聞置汝於法自是妒稍衰
高得生子

嘉靖中景王之國 王諱載川封國德安 當除長史[illegible]

戲中書舍人劉芬曰吏部將以爾爲之 芬字世[illegible]
眞定人進士有文才而淸狂不慧每爲人所弄至
躍空拳天投淵見寶顚溺幾死亦不悟也 芬大怒
馳往吏部尚書吳鵬家裂冠毀裳戟手大罵而去
鵬以聞詔逮送法司拷問黜之 鵬字萬里秀水人

譏險

諸吉士解館宋儒得禮部主事 儒貴州麻哈州人 能
敦朴得兵部主事 敦朴四川富順縣人官至叅議

敦朴怏怏不平有飛語敦朴欲論楊太宰江陵召
儒令往以私問敦朴有無論太宰狀儒以故隙思
中敦朴請敦朴弟謾語不言所欲問而還白江陵
云敦朴不獨論太宰且欲論相公江陵亟報太宰
太宰馳過大司馬趣使具疏劾逐敦朴居二日有
言敦朴枉者江陵召兩人面折則盡儒所爲也於
是言官交章劾儒儒謫按察司經歷 敦朴父過選
庶吉士授部爲宗伯所劾外補其後四十年敦朴

亦以吉士授部爲堂官所劾

尤悔

方國珍起兵時國珍名珍以字行黄巖人世以販鹽浮海爲業長身黒面頗沈勇元至正中同里蔡亂頭嘯聚惡少年行刧海上國珍怨家誣搆國珍與寇通國珍怒殺之官兵捕急國珍遂與兄國璋弟國瑛國珉亡入海中得數千人刧掠元主招降授慶元定海尉兵不解勢益横久之張士誠據姑蘇

常湖等郡元授國珍江浙行省叅知政事令將兵討士誠七戰七捷士誠降元命國珍還開治於慶元兼領温台累加官至太尉江浙行省左丞相賜爵衢國公國璋累官行樞密院副使國瑛國珉姪明善俱累官行省平章政事吳元年王師旣破張士誠乃遣叅政朱亮祖將兵趨台州御史大夫湯和平章政事廖永忠向慶元國珍知不可爲約其弟姪浮海以避王師追之益急國珍乃降上厚遇之授廣西行省左丞官其二子其叅[illegible]赦丘楠仕爲知府　造天台山隱士周必達問計天台山在天台縣上應台星八重視如一帆高一萬八千丈周八百里　必達曰當今四方雖亂君舉義爲天子除盜斯名正言順富貴可致耳餘非我所知也國珍不别而去後事不成爲兵所困方悔曰不意黄毛野人能料事至此

予鱗因酒踞謂元美曰夫天地偶而物無孤美者人

亦然孔氏之世　先師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生魯昌平鄉陬邑父叔梁紇與母顔氏野合禱於尼丘得孔子生而首上圩頂少嬉戲陳俎豆設禮容及長長九尺六寸人謂之長人而異之爲司空已而去魯適周見老子自周反魯弟子益進適齊景公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沮之退而修詩書禮樂魯定公以爲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進爲大司寇齊懼爲好會會於夾谷孔子攝行相事遂

歸所侵之田還墮三都誅大夫少正卯齊人以女樂文馬遺魯君孔子適衛歷適各國復歸魯晚而喜易因魯史作春秋弟子三千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卒年七十三魯追謚尼父漢追謚宣尼公後周追封鄒國公唐追封文宣王宋加至聖元加大成自漢以來皆封其後明益尊崇之世封其後爲衍聖公擇其後之賢者世知曲阜縣乃不有左丘乎

左丘明魯人杜預云仲尼爲素王丘明爲素臣

宋元豐中詔從祀封瑕丘伯　元美瞪目不答李遷曰吾失言吾失言向者言老悖耳

劉瑾持中權諫臣戴銑等數十人下詔獄　銑字寶之婺源人舉進士授給事中言閹宦害事廷杖落職　嘉靖中贈光祿寺少卿　御史任諸懇諸僚草奏署其名已實它出不與也牟斌曰　斌字釜之以錦衣指揮領鎮撫性清正不爲威惕不爲利疚瑾令復獄詞去疏首權閹字斌不肯瑾怒矯旨廷杖垂死

瑾誅復任鎮撫知府劉祥與內臣相許下斌拷問司禮張雄令曲祥斌又不肯雄遂陷之安置武昌疾卒　古有恥不與黨人名者公爲忠悔耶　漢末黨人皆名賢皇甫規自以西州豪傑恥不得與上言臣前薦張奐是附黨也

董潯陽　董份字用均號潯陽烏程人進士官至禮部尚書兼學士　孫嗣成釋褐報至　嗣成字伯念多材藝官至禮部郎中建言爲民歸淬礪名檢反以賈

禍　潯陽攜杖往視子舍時嗣成父道醇不獲第道醇妻方按几大慟潯陽慰之曰汝子幸已貴何哭爲吾子不第是吾慟耳不覺涕淚交下其後道醇亦登第　道醇官至給事中

王雅宜　寵也　病已甚時時偃臥以指畫腹曰祝京兆　允明也　許我書狎主齊盟卽死何以見此老地下

張永明掌臺篆　永明字鍾誠烏程人登進士累官都察院左都御史卒謚莊僖永明天性峭直正色不

阿附大事毅然有不可奪者 給事中魏時亮劾去
時亮字舜卿江西南昌人 魏後副院席永明于天
德行取至京深慮舊郄魏引見謝曰少年入流言
誤彈尊公終身為恨今乃得補過遂薦入臺 永明
為蕪湖令天德亦令蕪湖父子並祀於縣天德累
官湖廣副使征苗有監軍
太倉 王錫爵也 入謗言朱平涵再候不交片語後太
倉來訪留飯深譚意遂大解執手再四曰人言豈
足信朱曰先生何出此言復厲聲曰我眼是肥皂
核去去不必言
鍾復 復江西永豐人舉進士第三 與劉球約偕上封
事劉如鍾家鍾他往妻大罵曰汝自幹事何得累
及他人劉驚走嘆曰事乃謀及妻孥耶遂獨舉球
死未數日鍾病死妻悔之每號輒曰早知至於此
曷若與劉侍講同死耶

紕漏

明卿遊浙途遇一人執裾問云公何地上任曰非也
其人云看命麼曰不會其人云然則何來曰看山
水其人呵呵曰是一位堪輿先生 堪輿天地總名
堪天道輿地道
周道登成進士 道登吳江縣人官至禮部尚書東閣
大學士 過吏部堂令通大鄉貫周誤以為大鄉官
乃對曰敝鄉有申瑤老 時行號瑤泉 吏部知其誤
麾使去出謂同人曰尚有王荊老未言 錫爵號荊
石 適堂上色頗不豫想為此也同人莫不撫掌大
笑
莫廷韓屠赤水 隆號赤水 過袁太冲家 袁福徵字履
善號太冲華亭人才名籍甚官至府同知 見帖寫
琵琶四斤屠曰枇杷不是此琵琶 枇杷果名 袁曰
只為當年識字差莫曰若使琵琶能結果滿城簫
管盡開花 簫管樂器 相與大笑 六書正譌曰後人
皆以枇杷字為樂器別作琵琶非

徐舜和徐穆字舜和吉水人進士第二人授編修才性明敏博極子史每稠人廣坐中議論英發警無諱避官至侍講學士以生朝設席邀諸同年會飲門生穆伯潛徐子容在座徐縉字子容吳縣人進士歷仕至吏部侍郎謚文敏舜和以次行酒大聲呼徐穆二生坐此公名徐穆

臺諫江東之東之歙縣人進士仕至都御史上疏以草示于文定內有竊鈇三字葢以鈇為鈇也鈇莝斫刀也鈇音秩俗作臧筆鐵字于曰此字莫是誤

寫江錯愕不答及奏牘已成却又寫作鐵字

陳師召有文行而性恍惚多誤浙江楊文卿為刑部郎中山西楊文卿為戶部郎中一日浙江楊招飲而師召造山西楊坐久師召不見酒餚乃謂曰觴酒豆肉足矣毋勞盛設文卿愕然應曰諾入告家人使治具俄而浙江楊使人至白以主人久候師召始悟曰乃汝主耶一笑而去

師召淸旦入朝誤置冠纓於背及覲同列垂纓俯覰領下駭曰公等冠纓而吾獨無何也李賓之持其纓而正之曰公自有纓獨無背後眼耳

師召自院中歸語從者曰今訪某官從者偶不聞引轡歸舍師召謂至某官家矣升堂周覽曰境界全似吾家何也視壁間畫曰是我家物緣何在此既而家童出叱之曰汝何為亦來乎童曰是家也師召始悟

師召考滿誤入戶部見入稅銀者驚曰吏部賄賂公行至此已極

戚溺

戚少保戚繼光字元敬定遠人世襲登州衛指揮僉事舞象折節為儒以經術著旣冠上勳府襲世官平浙倭蕩閩寇遁進鎮南粵光祿大夫少保左都督文武具足一時名將纂紀效新書練兵實紀止止堂集內子出王萬戶累封一品夫人驁而張先

後有子皆不祿少保陰納三姬舉祚國安國報國昌國輔國御人露諸姬多子狀一品日操白刃願得少保而甘心少保束甲入寢門號咷而愬祖禰乃大慟一品亦棄刃抱頭痛哭乃攜安國子之安國殤一品解體褰括其所畜犇而歸諸王少保得謝南粵還登州即延醫治病且無資

吳中 中字司正武城人以鄉貢為大寧都司經歷燕師起以衆降為守北平拒破南師累遷工部尚書

致刑部尚書中貌豊偉如冠玉聲若洪鐘性勤敏多計算事四主造北都城隍宮苑曹署皆出指授片木隙瓦各得其任與人處謙和寬厚愛護僚屬而頗貪縱金帛財寶充牣若山膏田甲舍徧於都邑坐受人賄為保舉事發下獄半載始釋之加少保再進少師卒贈荏平伯謚榮襄 妻嚴正中憚之不敢犯關誥迎於家其妻拜畢呼子弟曰將吳中一軸誥來宣之我聽宣畢問左右曰此誥詞是古

上自言歟左右曰翰林代草也乃嘆曰翰林知人吳中一篇誥文正說他平生為人何嘗有清廉二字 禁中優伶承應為中長內狀上輒一舉杯

新建多姬妾自詭知字學語姜仲文曰 姜士昌字仲文寶之子進士官至參政建言降典史 婦人口液名華池神水吮而嚥之可不死故活字乃千人口中水也

李九我年五十未有子丁改亭切切勸納妾其夫人悟納妾生二子孫越峰亦無子改亭亦切切言之孫方續娶不應後漸厭不復見改亭固求一見則自後門潛出避之其自言曰釋迦 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兜率天降神於西域迦維衛國淨梵王宮摩耶夫人剖右脅而生放大智光明照十方世界分手指天地作獅子吼聲姓釋迦號牟尼佛小名天中天年十九踰城出家學道勤行精進禮定六年成道號天人師教化四十九年天龍人鬼

並來聽法弟子多有得道證果後於拘尸那城娑羅雙樹間入般涅槃弟子迦葉追其撰述其教爲十二部 不以羅候傳 羅候佛子如來成道之後往度羅候出家得道共佛揚化 仲尼不以伯魚顯 孔鯉字伯魚孔子子也 終不立嗣

仇隟

豊人翁嘗要沈嘉則具盛饌結忘年交居一歲而人曰是嘗笑公文者卽大怒設醮詛之上帝凡三等

云在世者宜速捕之死者下無間獄勿令得人身一等皆公卿大夫與有睚眦者二等文士或田野布衣嘉則爲首三等鼠蠅蚤虱蝨 坊初字存禮爲禮部主事以無行黜歸家坐法竄吳中改名道生字人翁

王允寧念母老病歸省道經華山 華山西岳 爲文祭之大約以母素敬神而不蒙庇卽愈吾母病吾太史也能爲文以不朽神否則無何允寧以地震死西安李愈素恨允寧假華山神爲文詈而僇之

獻吉下獄時璡欲殺之急乃書片紙出謂德涵救我家人往告康康卽上馬馳至璡門璡撟衣迎康康遽上坐談笑睨璡曰昔桓温問王猛 符秦王猛字景畧北海劇人家於魏郡少貧賤以鬻畚爲業嘗貨畚於洛陽有一人貴買其畚而云無直家去此無遠可隨我取直猛利其貴而從之行不覺遠忽至深山見一父老鬚髮皓然踞胡床而坐左右十

許人一人引猛進拜之父老曰王公何緣拜乃十倍償畚直遣人送之猛既出顧視乃嵩高山也猛博學好兵書氣度雄遠細事不干其慮士不參其神契畧不與之交通隱華山懷佐世之誌桓温伐秦入關猛披褐詣之捫虱談當世之務温異之曰江東無卿比也署軍謀祭酒賜車馬請與俱南猛還山咨師師曰卿與桓温豈並世哉在此可富貴何爲遠乎猛乃止 秦王苻生酗虐不道群臣得保

一日如度十年左右説東海王猗堅早爲計堅以
問呂婆樓婆樓曰僕刀環上人耳不足辦大事皇
含有王猛謀畧不世出宜咨之堅因婆樓招猛一
見便若平生語及廢興大事異符同契堅悦謂如
玄德之遇孔明也及堅弑生僭位累遷尚書左僕
射權傾内外進封清河郡侯留鎮冀州俄入爲丞
相稍加都護中外諸軍事猛宰政公平拔幽滯顯
賢才外修兵革内崇儒學勸課農桑教以廉耻於

是兵彊國富垂及升平性剛明徵畤一餐之惠睚
眦之忿靡不報焉時論以此少之　三秦豪傑何以
不至猛捫虱而談世務三秦豪傑咨猛其誰何溫
闇若此哉瑾面發赤疑其譏巳因問曰於今三秦
豪傑有幾康屈指曰三人爾昔王三原秉銓衡進
賢退不肖今則有審勿親信秉大鈞者意蓋指瑾
也瑾轉發喜色因復問曰尚有一人其先生乎毋
謂王猛在前而吾不識也康曰公何謬稱海也[illegible]

一人乃今之李白海何能爲役瑾固問之則曰海
不敢道海不敢道瑾俯首思曰先生豈謂李夢陽
耶此人罪當誅康即起辭出曰海不敢道者此也
瑾謝曰敬聞命矣明日即赦出之其後獻吉反嫉
害德涵馬中錫撰中山狼傳以刺獻吉　中錫字天
祿故城人父偉處州知府中錫舉鄉闈薦第一登
進士拜刑科給事中遇事敢言兩被廷杖累遷左
都御史督軍務征劉六齊彦明楊虎等賊中錫招

撫之賊過故城獨不入中錫家遂被逮瘐死獄中
中錫慷慨尚義揮金如土置博學工詩文尤長四
六著箋經寓言

梁儲論士東南歸而言之程敏政云所與來唐寅今
無比也即太常籍奏未足盡生萬分一敏政亦推
賞寅從儲請其文寅立奏幾萬言遂大被賞寅懷
梁深會其當行亦請敏政文適敏政被命都諸奏
上者都穆嫉寅潛譖之謂有賄請給事論敏政罷

之且斥寅爲椽寅由此發而人亦尤穆稍狠甚
馮元成讀弇州王文靜祠堂記稍有擧舌有一客飾
其說以語弇州弇州曰彼尊信冀大口頰宜其鄙
我如是莫大指雲卿也已而弇州致荆石書屬元
成元成以詢徐大宗伯徐曰此非美意弇州患公
林中日久甚信且著成一家言與彼爭雄耳他人
仇公惟恐公仕弇州仇公惟恐公不仕
華亭昆弟 徐階弟陟字子明 並以進士位至卿相谿

失歡成隙相公柄政處少司空落落相公遂致司
空逆諸江上素服而泣
沈鍊 鍊字純甫紹興衛人成進士爲令有惠愛擢入爲錦衣衛經歷贈光祿寺少卿 疏劾分宜徙保安
爲民 保安城宣府東路所統衛名 至塞上從游者
衆相與指天畫地日夜談議至刻木爲嚴嵩宋秦
檜江寧人登第㸃中詞學兼茂科歷太學學正㑹
康初金人攻汴遣使求三鎭檜上兵機四事一言

金人要請無厭乞止許燕山一路二言金人狙詐
守禦不可緩三乞集百官詳議擇其當者載之誓
書四乞館金使於外不可令入門及引上殿不報
汴京失守二帝幸金營百官軍民共議推立異姓
張邦昌留守御史馬伸議乞存趙氏檜時爲臺長
以伸言爲然即進言之金人尋取檜詣軍前金主
以賜其弟撻懶爲任用撻懶攻山陽檜與妻王氏
及婢僕一家自軍中歸行在自言殺監已者奔舟

而來入見拜禮部尚書首倡和議除參知政事拜
右僕射金人敗盟檜盡收諸將兵召韓世忠張俊
岳飛並赴行在皆除樞府而罷其兵權使諫官万
俟卨論飛及子雲舊將張憲俱殺之兀朮求和遂
進表稱臣契丹梓宮還至行在太后還慈寧宮進
封秦魏兩國公檜趨朝殿司小校施全刺檜不中
磔全于市子熺舉進士以秘書少監領國史孫塤
試進士舉省殿試皆第一修撰實錄院宰相子孫

同領吏職前所無也檜擅政以來屛塞人言凡一
時獻言者非頌檜功德訐人語言中傷善類則僅
論銷金鋪翠乞禁鹿胎冠子之類以塞責而已加
封康節郡王卒贈申王謚忠獻檜兩擲相位倡和
誤國忘讐斁倫忠臣良將誅鋤畧盡開禧二年追
奪王爵改謚謬醜

與其徒角射總督楊順 順字子備山東德州人以兵部左侍郎兼僉都御史總督宣大軍務 巡按御史路楷 楷字子中汝上人 承分

宜風旨刺錬起居劾之當錬不道論死隆慶改元錬子襄上書訟華亭故與順有隙逮順楷下吏論死順在獄少司寇洪朝選 朝選字汝尹同安人成進士累官刑部左侍郎 阿華亭旨因順令死其後數年朝選家居爲巡撫勞堪所劾 堪字仕之德化縣人 捕繫獄中縊死其狀與順正同

高中玄王思質 忬字民應號思質 同年也思質貴盛時相待甚薄比及總督失事被逮世貞兄弟往叩

高意殊少繾綣思質及禍世貞怨甚鼎革上疏求雪徐文貞因收之爲功故世貞首輔傳極口毀高非實錄也

長洲知縣郭波與尚書劉縉有隙 縉字與清蘇州衛人進士官至南京刑部尚書爲人精敏彊幹嫺於吏政能辨冤獄所至威愛並立而飾之以文晚歲家居益事嚴整性朴儉非祭祀賓客食不重味尤務晦德年八十餘篝燈作蠅頭字精楷不異壯歲

對客舉舊事如引繩貫珠纚纚不休 以謝罪爲辭造其廬連拜二十餘拜既出門號於衆曰我欲拜死老賊耳編其家糧長七名縉家立破

分宜爲大宗伯時貴溪爲首揆分宜欲置酒延貴溪多不許一日許以某日赴又曰自閣出即造公不過家矣至日貴溪薄暮始至就坐進酒三勺一湯取畧沾唇而已忽傲然起長揖命輿竟不交一言

歷城尹公素不善尹直禮部侍郎缺他有推舉上不

允以直爲之翌日直廷遇歷城舉笏謝之歷城曰
公簡在帝心者自此結怨益深

提悟闕

自新闕

玉劍尊聞　卷之十

玉劍尊聞　卷之十

玉劍尊聞十卷 左都御史張若淮家藏本

國朝梁維樞撰維樞字愼可眞定人在前明由舉人官工部主事是書作於國朝順治甲午取有明一代軼聞瑣事依劉義慶世說新語門目分三十四類而自爲之註文格亦全仿之然隨意鈔撮頗乏持擇如李贄常云宇宙內有五大部文章漢有司馬子長史記唐有杜子美集宋有蘇子瞻集元有施耐菴水滸傳明有李獻吉集之類皆狂謬之詞學者人放誕而失之者其註尤多膚淺如曹操李白之類人人習見何必多累簡牘乎至所以名書之義與偉業諸人之序及維樞自作小引均未之言今亦莫得而詳焉